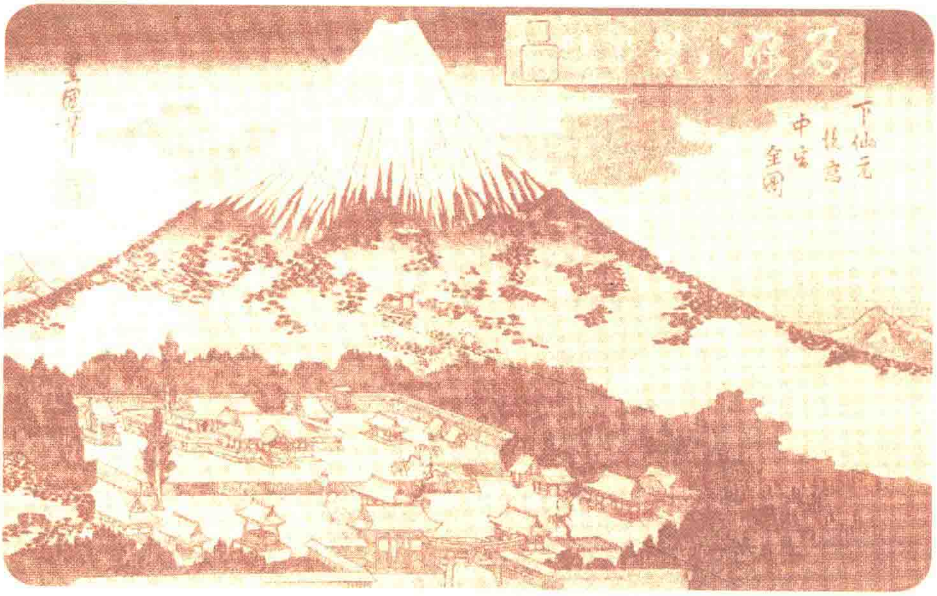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十一



第十一册目錄（總第131册）

安田義方 撰

朝鮮漂流日記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謄寫朝鮮漂流日記序

高木元敦謄寫薩人安田義方歸自沖永良部嶋役値颶漂流至朝鮮日記事由巨鐘待撞之次得讀之迺擊節嘆息曰確虖不拔哉漂流日記也始記所以顚䀿失水路以自然終記其歷先公戰蹟所以感慨述情以自敬而其間時月殊但歲亦云改無朝鮮各地諸官應對論議歷舉不遺圖以詳悉焉讀之未嘗不知其人察其志也若迺於學識文藻也雖有所未瞻而於臨厄不知所畏處急不誤所斷則非所執維厚所守維固所不能也宜矣元敦謄寫之曰非視吾所亦視聞吾所不聞喜而備一夕之談資但識官路世事險岨艱難有不可量而已矣夫事也者達於習熟情也者安於尋常亦猶漁者於水獵者於山是以九萬里而鵬不以為遠一枝棲而鷦鷯不以為小自他人視之以為難而一旦臨變處急造次顚沛而不失所守者幾許有之由是視之安田氏所守實如元敦所感矣予雖濫竽題一辭於卷端賛其志之可以賛者告之同好安田氏風采雖懦夫可以不立志

歲甲申孟秋　　橫塘有則書

書漂海日記後

浪華高木君章袖一冊子來示余請叙其
首閲之則吾藩安田元方洋海漂流之日記
也余驚然曰吁是何爲到乎此也往日元方
從役于仲永良部島帰路遇颶風漂洋
數日遂到于朝鮮國國人因法致之長崎
其漂流之際元方自謂今時
國家於外國之禁殊嚴其輩幸而得帰于國
有司驗問亦應嚴也乃所經歴前後失言
遂誤事乃自洋中艱難以至於此測應
之事人物器財一一手録之已至于長崎
鎮臺前陳說之應對歴々不失毫有司感
賑車達
官廳賜　命而帰于國吾國之有司又驗問之
畢而再命曰於方有禁其子不許漏也所
録悉焚之於是火之今高木氏所傳燼餘
之故紙安人剽竊至乎此者是何爲傳
焉君章曰然僕亦當可禁雖然安田氏此
役萬死一生天幸亦至矣而其與韓人應
接酬答雖多卒然不失其對可謂以
足使四方專對者也今其事以秘之巾箱
以示兒孫何不可之有然而以見剽竊每本
流傳示之世上所謂不恐
官禁也僕豈敢把之雖是吾儕去於都門中
浴昇平澤飽食煖衣未知有世如斯之
辛苦也是以竊藏于書於家令兒孫遍居
者知彼廣國從役之士有如斯之艱難裁
論吾子孫將莫就切專故於務之爾豈敢

洩之人以供談論之用邪余慨然曰嗚呼君章
其志實篤矣且夫高木氏於吾藩自祖考
臣從我公無有與二焉我公亦世賓待之
寵禮亦厚以比閣臣然則如高木者其家
以為子孫之懲喻亦必可深答歟唯時升不佞
有職知其法為其禁謾飾文辭冠篇
所敢不為也暫記其所由謂之卷端云爾
文政甲申夏六月薩摩新納時升伯剛
書於浪華客館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一　自六月十四日至七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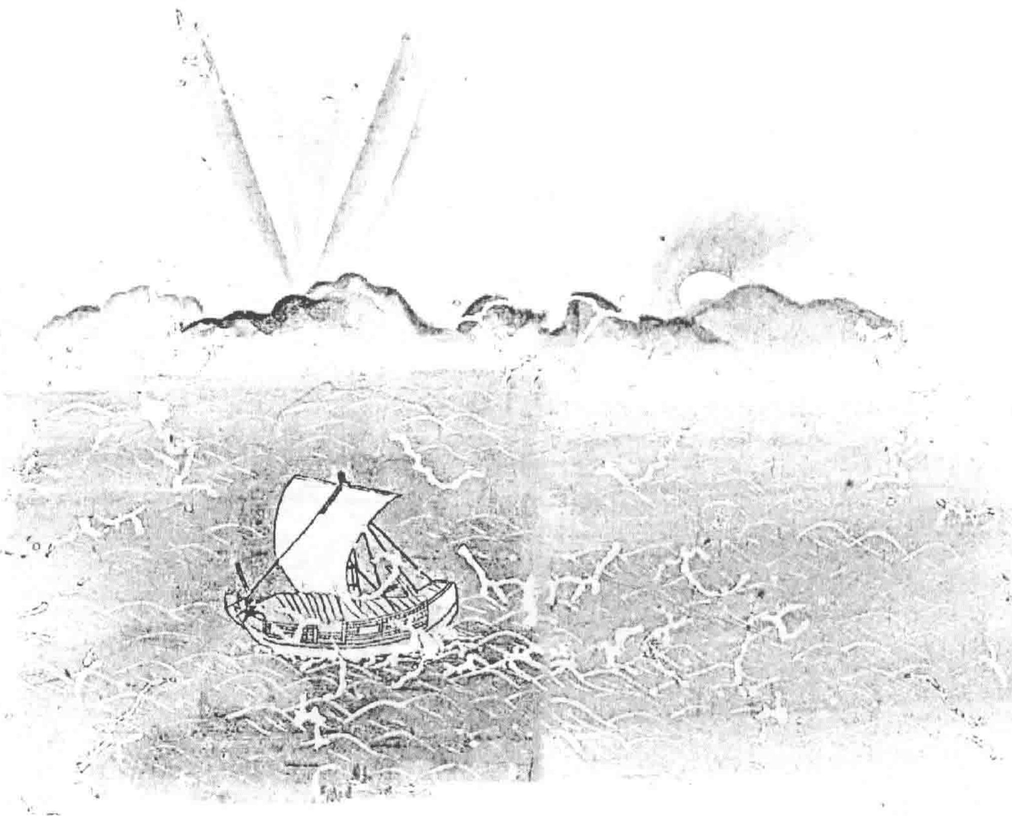
文化十四年丁丑春、為沖永良部島代官附役奉職
之島、島在薩摩南海三百里、蕃之附庸、琉球之
屬也、居三載、職滿將歸越　文政二年己卯六月、与
代官日高義柄、余之同僚川上親詇、同駕官船龜壽
於伊延津、津口挾小、水淺、石數、滿載行李輜重、則船
不可維、為欲直至于大島之洋、而得順風、以渡七島
大洋、十四日午間、得東南風、開帆、余問船長松元其
曰、以誰為船前望候雲物者耶、船長曰、不必定其人
也、而更代之、又問司鍼盤者誰某耶、船長曰、是亦更
代之、已而余凭欄扳、而縱觀、琉球在南、如黛如雲、鳥

島在西、髣髴如泛鷗、徳島在北、隨舟進、而奇勝出焉、
顧永良部、如假山三島、各相距十八里云、過徳之西
灘、而日已没、終夜向大島、十五日朝、近于太島、可一
里、黒雲忽起、不辨咫尺、風變正東、驟雨來、左帆向東
北、常時東流之潮、此日去西流、不得至大島、漸抵尾
神嶼之南洋、終夜上下于此、十六日、輕塵不飛、纖羅
不動、潮水但西流、十七日、如前日、初距尾神可一里、
從潮流西、三日于此、今將十里餘、十八日午間、南風
生、舟中欣卽向太島、海水猶逆、大島將四里許、而日
投、風微、東海雲横、赤氣經天、望之如川出、洸少、彩
雲吐月、月與赤氣相距可一里許、月上而詭暉、隨銷

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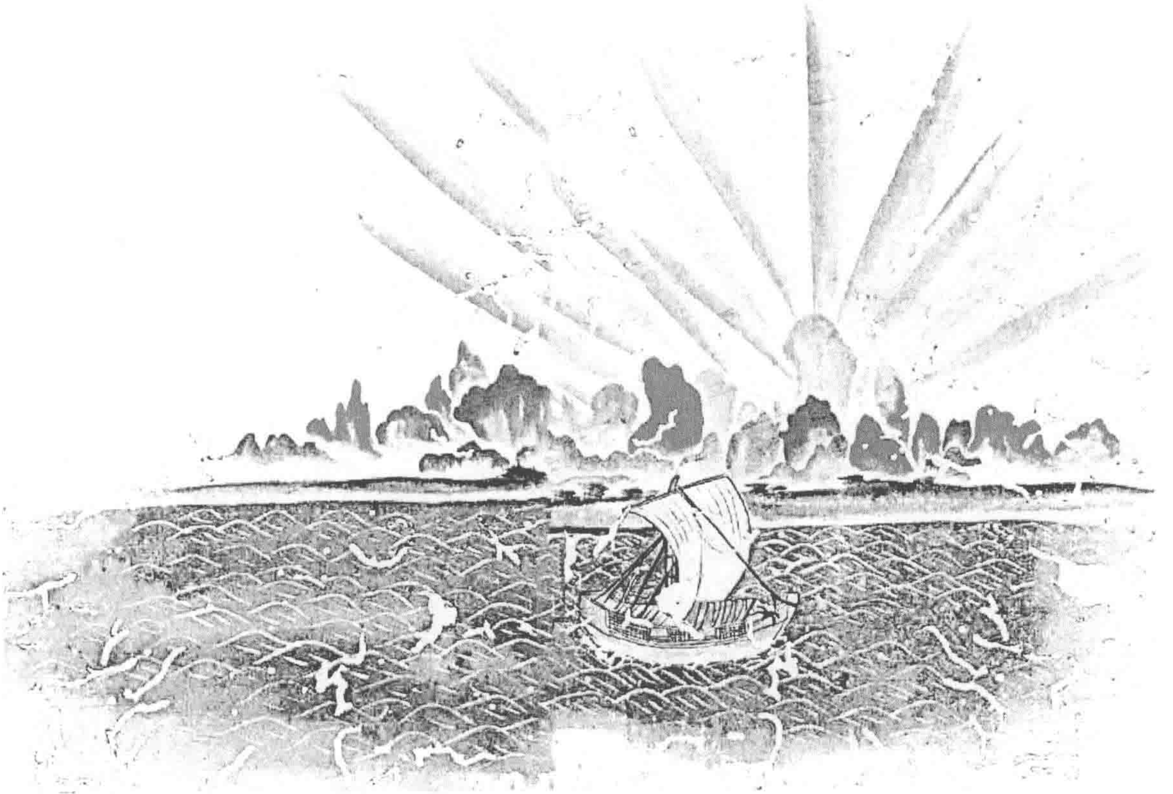
自前夕至明宵、如斯未人定而就眠、夜時半覺、省鍼
盤燈微、船人卧眠、為乃上舵接人、皆寐矣、唯舵工若
眠如醒、仰觀風雲、則東風習々、大海無涯、孤月高懸、
碧霄寥々、呼船長曰、風似異乎、昏時舟人悉眠、胡其
怠惰也、船長忽覺、攪傍人、遽轉左帆為右帆、余見舟
人之覺、為、而又就眠、爾後不知其所之也、災厄之端
始於此

十九日、東風、與四面水合矣、余謂人、以夜來西
流殆四五十里也、昨日大島將三里許、而日没、而
終夜揚帆行、若可謬風勢、則當至於大島也、欲後、南
風又至、即飽帆、覺大島而避、遂不見前日之島洲、我
一人坐卧于船梢、雲月朗、夜將四更、船長來曰、風
復東來、不能向大島也、宜飛帆直到于山川港、衆議
如是云、我輩曰、不可也、宜碇于太島、俟順風而後開
帆也、船長退矣、少間、又來曰、再議此事矣、風勢逆乎
六島、而順乎山川、其將如之何、我三人議而許焉、舟
直向北、於是乎嚴令、而定司鍼柁工之更代、乃以線
香一炬為一更、限二十、十日、天徹雲尽、不見島洲、日傾



又変東風、側帆竪柁、倚向鄉國之方、將暮、納日在舟之咫尺、余立於船梢、而觀之、雲氣如角之尖、如鞠之圓、如玉之耀、如金之溶、如橐駝之屈、如龍蛇之蟠、如洲島斷續、如樹木並植、其色或丹或蒼、波瀾紫黃、衝与天色変、心神悚然、恐近于所謂昧谷也乎、二十一日、茫茫積流、風浪稍怒、余謂應過七島大洋也、問諸舟人、舟人不悟所歴之処、或西或曰七島之西也、或曰東也、但以磁鍼北向山川地卜、既夜風濤澒洞向明、風勢益怒、疾雨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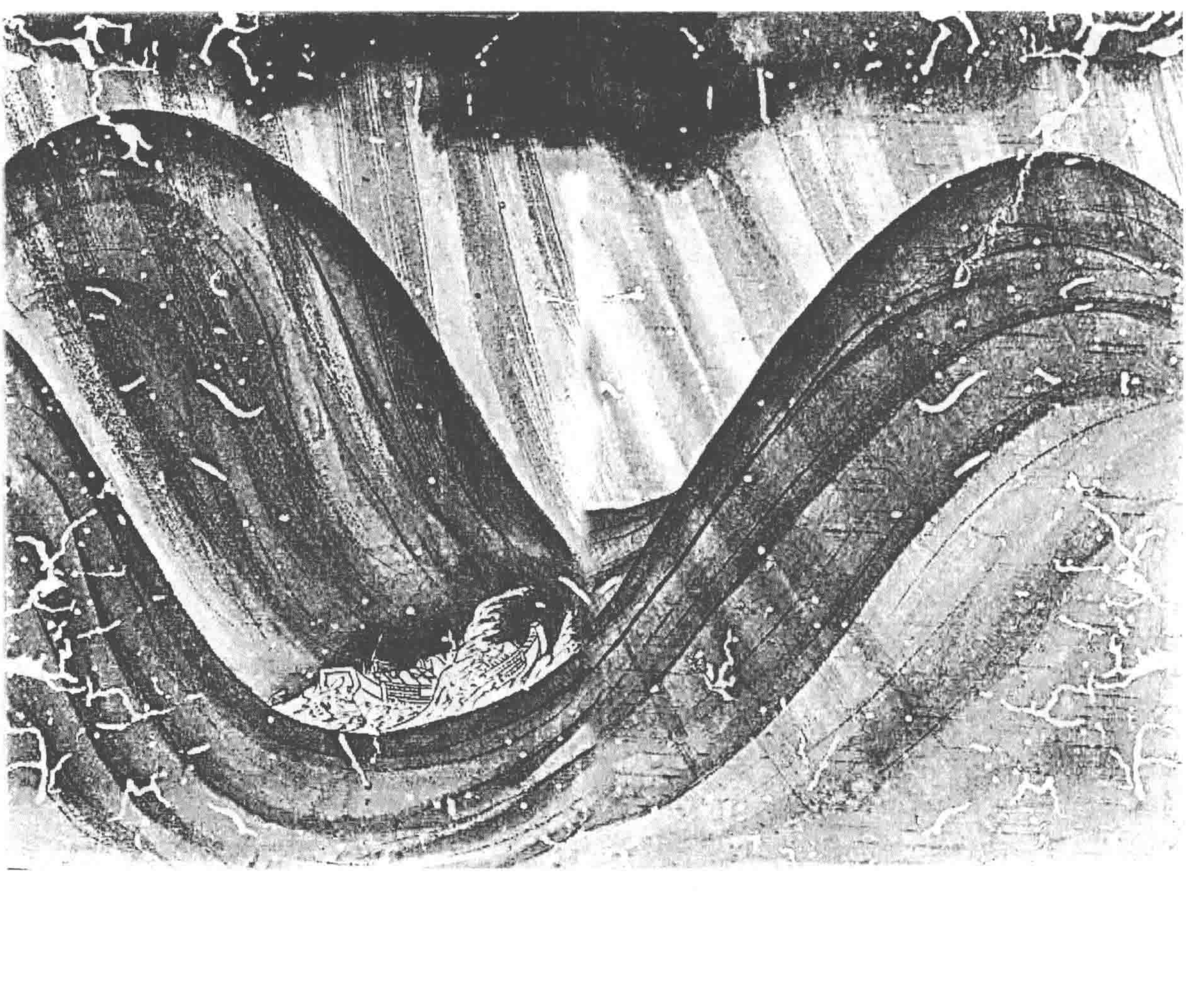
二十二日、戕風將決、帆巨浪撞舟、不能向鄉國也、帆不及檣半、而向西北、壯風飛沫、舟疾如箭、至不能掛帆、但既柁從風浪、而西向暮、浪騰樓上、終夜驚濤雷發打擊艫戸、舟中喧動、防禦之、二十三日、天地晦冥濫浪飛板、激浪破尺、殆將顛覆、相議剝載、乃令曰、投私財勿投貢物、將于風愈起、悪岑嶺飛騰、所載於艇梢之脚、艇以三大索繋之、二索既絶、一索亦危、艇枝在艇之側、長數十尺、飛揚過船尾、而墜于海、若飛一羽也、舳艫碎裂、架棧毀零、以蘭席防風浪、余懷神符此是吾 家君之所賜、 家君受諸大森院義顕法印、元是出自



禁闥云、曾聞遇水難泛之海、則免其難也、乃泛之盤水以禱焉、而還納之、使船長投其盤水乎海、以禱矣、余自天窓引領窺、則風勁於矢、石浪作萬丈之山、仰之則船如在九泉之底、忽焉為千仞之巔、臨之則身如在九天之上、船長船夫五六人、執柁搏揚聲號呼、風濤難敵焉、既而臣從船人、皆截髻誓祈、且遂決意而伐檣、怪風撃面、怒濤倒人、無能起伐之者、且斧不利日高藏斧數及、卽柄之以伐之、檣動搖于左右、折聲時徹、且有知覧邑三四郎者、稱船夫中第一兵來索利刀、余有截胃短刀、乃出授之曰、汝慣斫帆頭索、非答曰、未也、而當一危急、去哉其誰也、持之挾之腰間竝往船梢、船梢已沒于水中、三四郎挺然卓立、仰察其機、檣根斷、將倒、拔刀斫帆頭索、檣戀聲倒、破右欄极直入海、鳴動三轂、人々銷魂、舳艫既破裂、浪從而殺入、柁羽動轉于左右、船將崩敗、因以索繫柁而放之、若柁半脱、受巨濤則往々船破裂、是以舟人皆立柁樓、戰兢為此術、幸得濤間、以放之、更以大綱繫之于船梢、鍊錠二大綱一同下、諸船梢為船不盪也、爾後船首受風、雖盡全舟之術如此、然怪風猶未止、層浪騰天、潮水溢船、衆人恐怖、或有如死々者、或有欲游者、或有唱佛名者、雖少有英氣者、張傘被席拱手、恾然焉、唯助勞而代汲滲水耳、俄頃壯濤折右檻日

高自初駕船不能起此時遽起防之川上之僕平助年富力強足以横行于一舟中矣同起防之時船夫三四郎獨立于船揖船長問之三四郎曰釣魚爲船長比之答曰不食肉久矣欲得魚以潤口腹也其自若可知也少焉汲滲壯者三四人失色出曰滲水已及頸矣汲之而不盡精力不可及也將奈之何吾輩揺臂叱怖伏者曰若欲止則須汲滲水不起者斬首於是舟中人皆驚起作勢汲之然水猶不盡乃思補缺隙人舟人察之舟人議起于前倉有秋月邑仁助者船功絶倫時在樓上即來曰聞前倉不可也怒濤之所破必船尾也仙助魁首東嚮入船底須臾撈嚴見拔破滲漏如瀑水即裁布帆以茹船滲水得稍減雖然船逾破風濤益烈精力既衰余乃復出神符直泛之海以禱天祐舟中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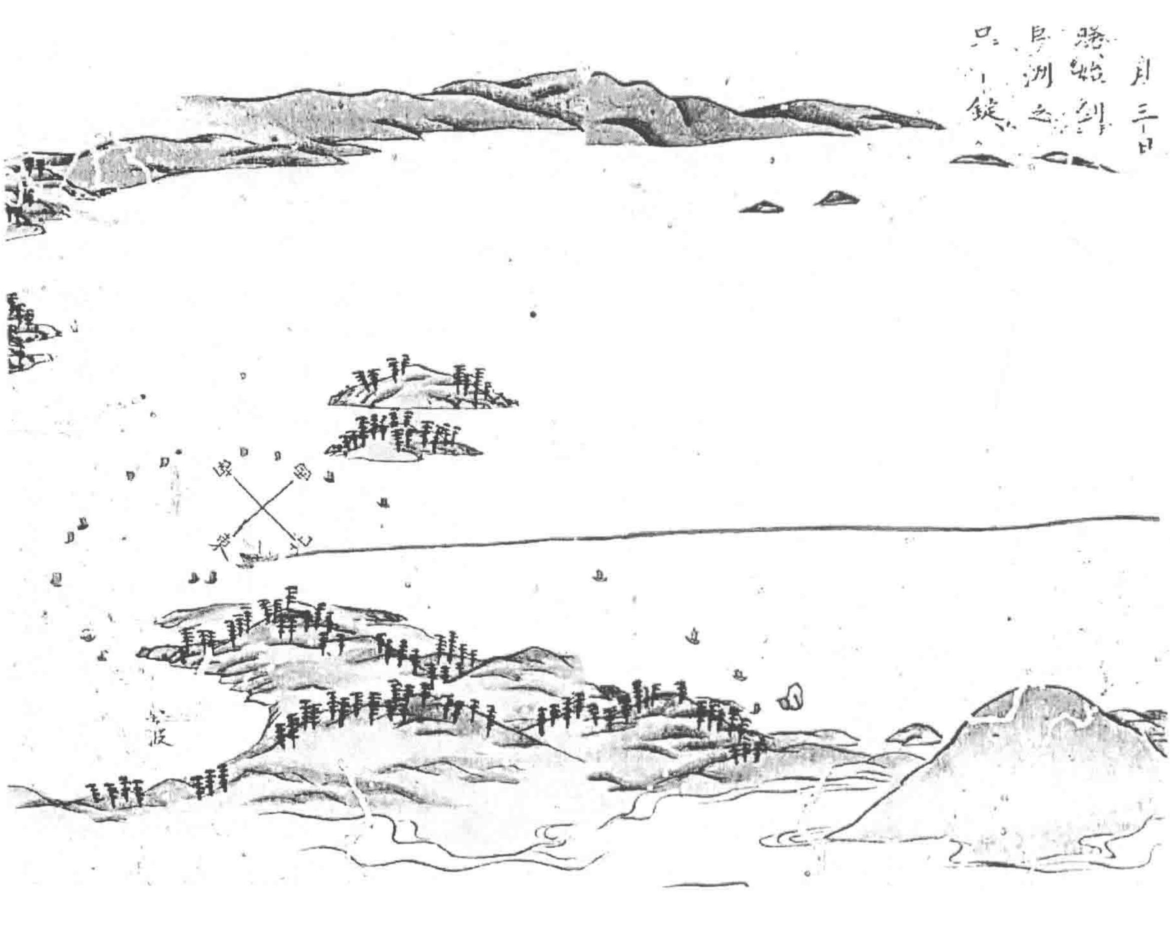
天子之御符也天地曷不有感應哉夜將二更風濤覺少穩二十四日餘波猶時騰于船樓漸而聞浪聲於欄下乃舟中喜可知也風歇浪靜始知船偏重篷章欹側于左欄而錠柁皆流失焉是故復下錠鉸二枝於船首舟人曰西流蓋數百里也余登樓四望海水黄濁靉靆雲布日色朦朧舳艫互不辨水淺泥深不知何處之濵渤皆曰若晦朦不如此則唐山應在眼中也既夜無餘波二十五日南風徐來波瀾未起漢



霧猶深、船人掛小帆於船尾、相與謀曰、無柁無檣、何以濟渉、宜竭力而造之也、舟人議之、以柁桿為柁幹、綴板為柁羽、或索或鑿、或斷或補、蟻附蠅聚、而造焉、形雖小、亦足以用矣、即以甲篙為檣、其梢作繚升能通繚縄、巧工最妙、減布帆二十幅、為十一幅、作之帆之、信風向北、頗得生路、雖然遇颶時、流失水桶三、唯存一桶、是亦動轉、水米減、不可救、三日之渴、艱難已迫矣、焦米而食、飲水亦限以小盞、乃相議、使炊人正次郎守水桶、護飲器矣、而謀獲水之術、於舟中、船長曰、往歳遇如此之難、而煎潮以得水矣、其方一如煎酎方也、使舟附名舟職仲助鍛練工同善之巫者、造其器、撤以桶為甑、桶底通一竅、桶中覆下釜、蒸氣無洩、桶底傍以小管導蒸氣、以大釜煎海水、加甑於釜上、蒸氣上到桶中、之釜為水、而自小管滴出、受之以一桶、山川邑與兵衛者掌之、毎夜不眠、昼夜而得水一斗許、僅可炊飯、而不足救其渇也、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廿八日、猶以南風向北、此日午間、密雲南起、雨忽及船、擧船上咸喜、捧四器受之、得水一斗餘、衆咸涼飲焉、自翌日而為之泄痢者過半、廿九日、日光始朗、海色斯澄、衆欣然曰、即是如　日本海、余初在永良部時、安霊神於枕上矣、至駕船、藏諸刀筍中、船中混雑、未知其所在、此日探得之後、以安枕上、敢謝怠慢、壹禱歸國、晦日午間、南風漸西、船長卜之、以得東南吉、即向東南、晡時上樓遠望、前面有如島者、余指示舟人、舟人自始覚山也、晨夕不息、咸曰、窮海多日、眼勢疲勞、山乎、雲乎、未可辨也、余恃不疑焉、酌酒獨賀、七月朔辛酉、平明舟人曰、有二島、將十里許、余登樓望之、舟人曰、應　日本肥之五島也、人々見山、思得水、而不覚涙出、其欣躍不可言也、使舟直向彼島、船長乃祭神、献酒、徹而賀飲、有魚躍船、平助投魚叉、得冰漁二尾、長尺餘、以潮烹之、衆咸開顔、食焉、味至美、此日也、風微、從海水東流、而近于彼島、可一里、二島相距數百歩、徑各可一里、巖石峨々、船人又曰、曾聞五島西海四十八里、有男島女島、蓋是也、船老正右衛門曰、不然也、異乎　日本山勢矣、漸近其島、而日没畏石瀬、故不得至焉、既夜西北風生、終夜從風、二日平明、樓上騷呼曰、昨日所見、恐非男島女島者、島嶼許多、碁布于舟前、及未時、又曰、東有二峰、如箭括、南有大洲、如黛色、南者、肥之五島、而東者、比時歸山也、其他異位二島、大小不齊、坎位二島、如凡笑、頃刻過二三島之側、船長曰、肥之男鹿島也、或言、繪島也、而船老弗敢言矣、晡時得一山於東北、高大衝天、隆然蟠雲、船老曰、　日本西北海、未見大山如此、恐是朝鮮國也、東北海涯、皆山、微茫没天、衆人嚬蹙懼怖、

余為之辭曰、不見山、日已久矣、歷艱難、且不寢、而況晩霧晻曖、小亦如大、近亦如遠、雖漂流失據、然以磁鍼向東南、三日于此、未聞朝鮮在東方也、且夫雖蠻夷國、亦何憚焉、祗當直進、終夜猶東南、七月三日、曙至巨洲之口、四顧山巒蒼茫、舟中且驚且疑、但欲救數日之渴、而不忌戎狄之國、落帆下碇、備弓砲浚脚艇設櫓棹、以候動靜、頃刻小舟出自東西之岸、舟皆二席帆連聯、二十餘艘、近於我船、數百或向風行、或落帆而停繞圍我船、見其船而卜其國、船人曰、曾聞朝鮮舟皆二帆、其檣則斜後、頗似釣鰹舟之檣云、蓋是也、舟中咸喜、頃間小舟二隻來焉、

余自少小不慣文辭、雖然、自出永良部以來、於舟中聊叙漂字護錄、紀行、自顧堪捧腹矣、且漂到于此異域也、不得已而与異邦人筆談、慚其文之顚倒、而不成語、韓人益察余意、量事情而解之也矣、漂到既二日、而後日高川上、以病、不接客、故臆識特斷、與群谷筆闘強為歸舟之討矣、若有過於筆語、則余之罪也、至若彼問國事、乃議於二子、而後敢答焉、夙夜勵其心、按刀咬牙、勉不屈、　薩士之膽焉、自祈請、日本通事再三、而京譯官來、譯官言語不少通、舟事隨多、韓官隨倍、左應右答、無暇立稿、或得間便謄寫之、或使人臨寫、是故闕文誤字亦多焉、歸路滯留於釜山



浦數月、於是乎繼次往日筆談之書、以編入于日記之間矣、閲余之書、則不可讀者過半、雖然其情既通事既濟、故弗敢換一字云爾、

彼小船已至茲我船、其人皆白衣、見其貌、則不問而知朝鮮人也、我本藩有朝鮮之遺種、即豐太閤征韓之日、我先公擒韓人若干歸而居於苗代川村、今猶不變其服飾鬚髮、中有長袖冠者、以書示我、其書曰、

你們以何國何地之人、緣何事出海、漂到於此乎、

余書答曰、

大日本國奔、逢逆風、而多日苦於大洋、今日得天幸、以漂到于貴國、不知貴邦何國也、舟中水尽、將渇焉、伏乞慈恵御顧、垂愛憐、拜首敬白、

須臾韓舟多載水來、慇懃贈之、舟中頓見清水、如遇甘雨、人々喜躍、取器飲之、乃相稱為天下第一之水、水性亦極美、彼又書曰、

此地朝鮮國公清道庇仁地也、然你們以何事出海耶、海人幾許、略詳書告、余答書曰、貴所示此地朝鮮公清道庇仁地也、始聞　貴邦之名、舟中開愁眉、多謝々々、而見問小舟以何事出海耶、海人幾許也、小舟　日本薩摩國之舟、而以順風附屬之支島出本國、以東方之逆風西流、而今漂到于　貴國也、海人二十五人也、大雑書以報酬彼、又書問曰、

祗見書示、謹知居住、而持舟具人之由、出於商賈耶、津船耶、詳示、而自　貴國何月日離發、何月日向何地方耶、亦為詳示焉、余書答曰、以順察薩州屬支島、六月十四日、得辰巳之風而出州内、小島永良部島、而洋中無風三五日、二十一日、以東風向子方飛帆、自二十二日、而東風暴逆、荒濤將壞舟、故向西方而漂流、伐檣而倒之、捨楫而流也、二十五日、得午未之風、假掛帆、假造楫、至于二十九日、以同風向子丑之間漂流、七月朔得申酉之風、至昨夕、以戌亥之風今朝到于此地、

彼見我之書、与船之破壞、而益知其無異谷、上我船棲中、有衣冠殊於衆者、是馬梁鎮僉使李東馨者也、我輩在船内、彼以書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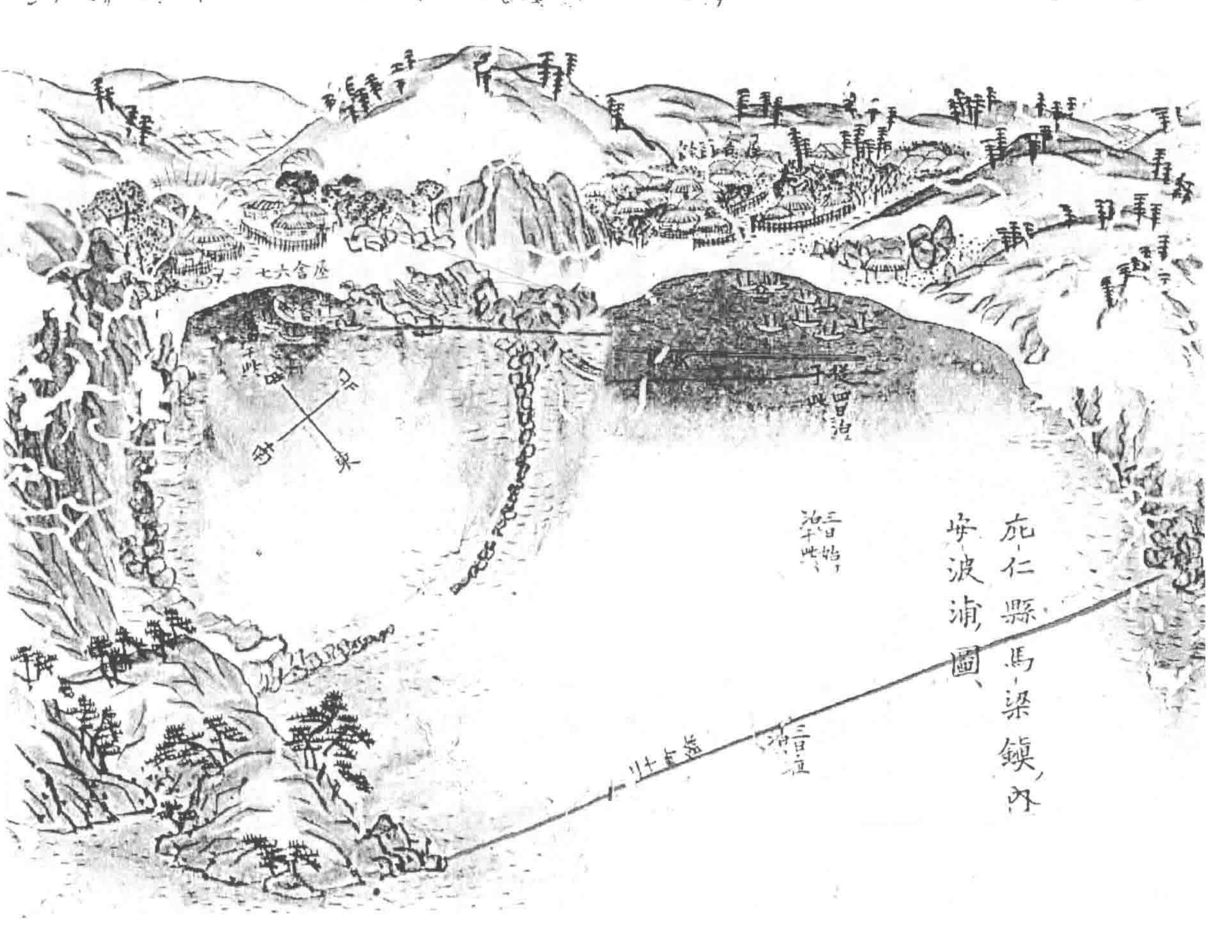
以朝鮮小舟繋　貴舟、曳入安波之地為計、　貴意若何、

余譯此書以議事於舟中、咸曰、幸移舟於浦内、而憑彼以造柁擋修破壞、貯水潤　本邦方位、則不憑彼、而自當歸也、余乃書答曰、

良久苦於洋中、海人疲労甚矣、伏願繋小舟於津内、以得休、則多幸、彼又書曰、今則以風水之俱逆、姑未行舟、而若當午未時、則水勢稍順、然後我以大索繋　貴舟、入于安地、姑待如何、余答書曰、任　貴意、空待午未之

時。
待風便潮順之間、船内船上、來觀者若干人、喧囂甚
於市、半是奴隷舟子、彼等見余硯匣中有朱錠、形語
請得之、即截而與三四人、其後請者不得焉、硯匣中
有印泥池、彼等竊取而爭嘗焉、余書毒字以示之、人々
驚而急返之、朱肉既盡其半、又有廣袖者、蓋下官人
也、余書問曰、
公清道所行之地、在貴國之西乎、在東乎、在北乎、自此
去王都里數幾何乎、彼答書曰、在西南一隅、余書曰、是
此地之所在乎、王都如何、彼答曰、距王都四百四十
里、余書問曰、自此地到于　日本則以何方之風發舟
帆乎、彼書答曰、自戌地若向　日本風勢未能詳、知余
書曰、貴國日本通辞之人無否、彼書答曰、通辞之人在
於都城而多矣、彼書問余之姓名、其書失之、余書亦曰、姓源
氏、安田、字喜藤太、名義方、余亦問彼之姓名、其書失之、彼書
曰、姓金、名始基、字子由、
我舟中有琉人六人、即永良部島人也、曰田儀名、曰
次郎金、曰也麻、曰中里、曰麻坐、曰簑里初、韓舟之來、
匿六人於船底、既而韓人滿船、六人匿既移時、不敢
欬嗽唾涕、伏不動、屈不伸、前水至時、聞他之飲、渇益
迫、其辛苦可想也、欲使韓人盡出去、因託事沐浴、而
書以示官人曰、
舟中陝陋、無所安膝、且多日水竭、今日以　貴意而得
水許多焉、故欲沐浴乞　君等去櫓下而上于樓上、暫
時希外出、
官人指揮而韓人皆出去矣、於是乎嚴閉船窓而出
琉人、田儀名也麻麻坐、變其縮髻為蓀髮、次郎金者
素琉球童子也、變作　本邦之童髻、中里簑里者猶
在船底、而剃髭鬚出為蓀髮、韓人自間隙窺之、乃使
僕及舟人擊窓欄而禁之、六琉人緘其舌深藏焉、我
輩亦剃鬚髮、韓人復窺我、又禁之矣、事卒而開窗、韓
人復來船内、既而過午時、彼書曰、
時當午未風雖逆水甚順、借　貴舟之完索則繫於我
舟、曳入安地、為計、望可曳之索出給、我等若何、余答
書曰、風雖逆水以甚順、所乞借小舟之完索、牽小舟有
完索出、以須繫　貴舟、欲乞曳入安地、彼又書曰、貴舟
格軍與我等、并力行船甚好、伏願完索及格軍悉為飭
出、若何、余書問曰、格軍之二字未詳、乞再繹、彼書答曰、
我國稱舟中之人曰格軍、余書曰、小舟完索及格軍可
急飭出、而并力但專憑貴船之力耳、
少間韓小舟數艘來、牽綫於我船、我起錠處之、彼擧
手而形語、似示揚帆、余乃書問曰、
揚帆則舟流於風下、不能行、且舟楫不完、是故不能縱
横也、彼書答曰、貴舟則不必揚帆、但於碇後以索繫于

我船則我船或沉或艪勿慮之
小舟挽我船而進水路半里許而到浦距村百歩許
而下錠晡後浦上有樂蔎因使舟人設席於船樓上
我三人裝旅服使童子持佩刀整威儀臨席而待焉
有頃一隊出自村巷頭蹈植矛鹵簿調樂乘轎張青
蓋攜弓箭持佩刀行列凡五六十人而至水涯下轎
將駕舟有白衣者立其舟尾左右叱捕之引伏于沙
上管之既而進舟發鐵炮數蔎猶音樂而及我船因
下梯禮迎其豊頰微鬚鬑眸端正來坐于席溫恭
肅雅綽綽然有[illegible]定庇仁太守尹永圭者也童子
立左右太守書以使童子傳其書曰
地朝鮮　清道庇仁屬馬梁鎮也你們以何
國之人緣何到此　涉河水路多日艱苦舟中之人得
無損傷間騎者幾人顛末其由余乃書答曰我小舟郎
日本薩摩國之舟也以順察乎支島之于永良部島交
代而歸之時自六月二十一日至同二十三日東風橫
逆代檣折楫苦艱而西流者三日也假造檣楫而自七
月一日至三日之晨得戌亥之風而漂到于　貴國也
舟中之人二十五人無損傷也依問尋聯書其大抵太
守又書曰曩叩險海舟中之人無所傷甚可喜幸而今
此舟泊處灘險風逆稍進沙邊穩泊為好余答書曰辱
所示今小舟之所泊灘險也須近沙邊也雖然時刻下



朝鮮官人抹頭圖

抹頭以馬鬣造之、耳上有玉環、即庇仁太守所用



韓人紗帽

官人上下皆戴諸抹頭上、耳上有金環、即古群山鎮嘉善太夫所用、其他雖官人、用歩鍮環、如戒指者、



韓人戴冠圖

此所圖即庇仁太守尹永圭之真像也、朝鮮人皆抹頭而加紗帽、而戴竹皮冠、其冠漆塗、其細如織、而其纓貫[illegible]、其黄如琥珀、其[illegible]



上官人全圖

水營虞候、蓮幕從事、折衝將軍等、皆如此、而纓紫水晶



縄而試其深淺、自是入于浦内則深大凡三尋許也、不知有深處乎否、若於潮退之時、深三尋則宜近于沙邊、伏乞教示其淺深、彼又書曰、你們亦有長幼之別、二十五人中、上而長者幾人、姓其名誰、倶是薩摩之人耶抑亦聚集各處之人歟、其年歳姓名、一一詳示焉、且今般泊處、適値水退難進、明曉則潮水大張、恰遇三尋、待時入去為好、余答書曰、如貴問、有上下長幼也、二十五人擧薩州之人也、非所聚會也、姓名年歳、待明日詳記、非不好乎、彼又曰、你舟到泊、事状登叙、　上司時急、燈下暫記以示、

舟事紛擾、日既暮、韓人益責記年歳姓名、余倉卒書號姓名年歳、船長松元以下、則松元從言而余書之、且以萩坐為三助、以呻里為中右衛門、以因儀名為田右衛門、以次郎金為次郎、以也麻為山助、以麻坐為政右衛門、皆是松元從意而變名也、如年歳亦然、妄誕可知也、其書曰、

舟中人年歳及姓名、記如左、上三人、日高與一左衛門義柄二十五歳、川上彦十郎親訣二十八歳、安由喜藤太義方三十歳、中三人、松元勘右衛門四十歳、猶野仲助二十歳、吉村善之丞十九歳、下十九人、正右衛門五十歳、仙助三十歳、庄次郎十八歳、長次郎十八歳、覚兵衛三十五歳、長市三十四歳、三四郎四十二歳、利助三十歳、與兵衛五十一歳、安太郎三十一歳、丑次右衛門六十歳、權左衛門二十五歳、平助二十八歳、三助四十歳、中右衛門二十八歳、田右衛門十七歳、次郎十三歳、山助十五歳、政右衛門十八歳、彼見此書畢而又書曰、與船中標文以示焉、余答書曰、標文之事、支島之順察以義柄為上司、身自以駕此舟、別無標文、彼書曰、二十五人欲為計數、而更来顧你們次第聚會列坐為好、

余促之、人皆不欲聚會、彼又書曰、

便船人計數詳示也云々、余書曰、示何事、彼書曰、數上司事、

彼屢言聚會、其書不悉記之、輒令舟中人各出于樓上、而余書示曰、

士吐一言、更何疑之有矣、況書以與之、雖不計數、如前書也、然而欲貴國之觀者乎、故不辭速聚會、以入鑒覧、

令二十五人列座于樓上、而余以前書、順呼姓名年歳、人々應之、而拜焉、太守書曰、

下坐三人、年幼兒耶、失答書　又曰、上三人、誰也、答書曰、日高与一左衛門、川上彦十郎、安由喜藤太、又曰、指示也、余指示之、又曰、中三人、指示也、余又如前示之、而余書、曰、計數濟則欲令去聚會之坐、若何、既而令退坐、彼之答書失焉、太守書曰、日高誰也、有職名耶、余答書曰、日高非職名也、

姓也、太守曰、日高之為姓已知之、有職名否、答書曰、職名則曰永良部島代官也、太守又曰、川上安田亦名有職名否、答曰、有職名也、二人諸同代官附役也、又曰、代官義品職耶、答曰、代官職大凡當第七品也、一品之內職名有許多也、又曰、官是大板城所屬耶、馬島所屬耶、余答書曰、大板城及馬島難解、故不知其所答、太守書曰、大板即皇帝所都也、馬島即島主所居也、余乃答書曰、薩州即　薩州侯之封國也、故官職都屬於　薩州侯也、（大板城、馬島、余問不知其所指、故所問如此、而彼亦答亦如此、余以為韓人以帝都通稱大板城、以諸侯之國通稱馬島也、故余所答如此、他日見韓人之書、則以對馬稱馬島、然則大板城者、蓋謂大板城也、恨不審其所稱、而怨浄以答之）屬官書曰、夜來好睡、明日再看、太守亦書曰、明宵更相見、余答書曰、仰待光來、

薄暮潮退、船膠沙、二吏韓人已歸、而舟人咸曰、此處不可維舟也、因相議而待潮來、為鷄鳴潮滿、乃移船浦外數百步而碇宿、

右　文政二年己卯十二月十六日、　薩摩

安田喜藤太義方、書於朝鮮釜山浦、

七月四日、平明韓人群集於浦上、直進小舟數隻、而來起我之碇、繫彼之索、而挽我舟、以語不通無由禁之、卒挽進到前日之處、而彼下我碇、且小舟環我船而衛焉、太守尹永圭、僉使李東馨來、我三人出而面、太守書曰、夜來太平、余謝曰、多謝多謝、同祝、

日高曰、予病瘡不堪坐、欲安坐云、故余書以示曰、日高義柄見傷雨濕而發小瘡、改其踞、伏乞赦之、太守書曰、貴痾奉慮、自便起居、

昨日乞入浦內、夜來不告而出浦、今晨彼又挽復于前處、松元曰、歷險船半壞、且居之沙上則崩敗、猶指掌也、余因欲諭之、因書示曰、

幸得天助、出十死、而復蘇、小舟漂到于　貴國、舟中二十有五人、如置枕於泰山之安也、事無不　恩惠、而繫舟於安波之沙邊、不謂浦內水淺、而舟底到于地、舟殆危、六人在舟上、而所知也、君不知乎、我小舟積載重物之日、若居于潮干之地、不日而破壞也、今也得恩惠而就安、將為逃遁乎、乞勿慮、昨夜以舟底到于地、故今晚不告而轉移碇於安舟之處、為多罪而書以欲告其故之處、貴舟來而擧我碇、又曳入沙邊之淺處也、恐舟又居于地上、乃神心實不安矣、伏願賜寬恕之、患繫舟於無難之處、以安我舟人、若事不可、則乞詳其故而諭誨、太守答書曰、貴國之於我國、既是修好間、則無論彼此、當此水難、豈可坐視不救乎、今晚轉移之事、果出安舟之計、而我　國下隷不知本意、錯告所致、何謝過之有、何疑慮之心、曳入沙邊、為其灘險風急、舟在地上、雖當潮退、不侵不溢、則破壞之慮殆近於

受天之僕安意自在焉、
舟中薪水乏、余欲乞之、而作書、爲書未終、小舟載水
來、故供謝之、曰、
我舟中、水菜魚肉俱竭乞、速贈當之、我中今朝水乏、加
令余曰々賜之、幸甚、既而載水來也、喜歡、菜肉亦乞惠
投彼書、答曰、僉們俄請水菜魚肉、而我　國法例禁
上司、稟題後許施然、而水菜則暫時不可無者、故如于
菜物及井水先已送之、而魚肉難以擅便、姑俟　司、處
分爲好、余謝曰、以艱難故、急乞水菜、忝見惠、不毅　上
司、而既賜水菜也、芳情何以謝之乎、但仰慈憐、多謝　々、
韓人以我稱僉們也、余甚不憾之矣、故書以問曰、
僉們之字、我　國所常不用、故不知其訓義、品第如何
也、乞詳記而見示、爲好也、彼書答曰、僉們卽對己之稱
也、稱者則曰吾們、稱君則曰僉們矣、
朝飯具爲、余書告喫飯、太守書曰、喫飯後更語我、三
人退于舟內、飯終而余又上擡、太守將飯而立在舩、
我席上有一封書、題曰簡帖、字閑視之、其書曰、
庇仁太守、敬以酒肴、仰志
爲謝于
日高
川上
安田三代友案右、幸乞
笑留、
乱魚二尾、
燒酒二罐、
大鰒二級、　鰒之代以鳥魚五箇、
己卯七月四日、尹永圭敬首、
贈物四種、韓人備之席上、太守又坐余、飲謝之、太守
方歸、故余書以謝於金始基曰、
緩賞味之也、乞言於　太守始基書曰、緩字徐々飲之
之意耶、余書答曰、然矣、
太守歸則其屬官來船門、而書以請酒、其書失爲、余答曰、
我不知酒有無也、舟人賭之乎、此亦不知也、
余答雖如斯、然已使舟人出酒、且以太守之鹽爲肴、
金基昉、張天奎、嗜　日本酒甚矣、天奎乃書曰、
方思酒之際、多酒飲之、感謝不已、余書曰、飲如長鯨吸
百川、基昉書曰、有、余答曰、肉菜俱盡矣、彼又曰、此魚肉
從何處出耶、余答書曰、庇仁太守所見惠、
午間太守又來、余出而接之、余書曰、
貴國之下隷等、自昨日至今日、以觀遊之故、或傳舟楫
之繩、而欲上舟、或依欄檻、而欲上舟、沒自舟尾、漫投入
砂石也、呂等光來、而在舟上、則不然也、我小舟卽自
永良部島、所貢於我
薩州侯之品物、重荷載積之也、是故我輩太爲重之也、

而制之、不可形之、不覺漫乘舟上、我
日本船積重物、則不居于沙上、或如今日居砂上、則步
船上揚盡、不高蹈之、極輕踵伏望、以 貴國之尊威、制
止之、則見多幸、前既聞所加制止、雖然衆多之下隷、未盡
止、伏願有用人之外、乘舟之者、嚴禁之、敬白、太守答書
曰、我國下隷、若就 貴國所操、義人物之盛、觀改路(?)
惱不安之、陪臣(?)貢、彼之物、豈敢不嚴禁、移(?)爲加申
飭安焉云云、
日高後、而出來太守、乃書曰、
踝疾奉函(?)、奉拝中、心鬱陶、已既、足我心所陳、
余書、問對馬及釜山浦、鴨緑江等之方位及里數矣、今
之、太守答書曰、
釜山距我國地方、而未詳其里數、何問情官、下末可問、
爲鴨緑江、細問其名、未知居在何面、地方對馬在我
國東萊府相對之地、此去千有餘里耳、又曰、此地則有
石、有嶼之地、舟不安之地、稍入近浦如何、
依太守之問議、決於船長松元、松元曰、宜近於浦邊
也、而請彼澤掘沙地、舟半埋沙中、則無損傷之憂云、
是余答書曰、
恩恵多謝云云、速擧碇、宜近浦邊也、我小舟殆苦逆風、
事無不艱危也、故欲近 貴浦之口、而安心意乞、或入
浦邊、彼曰、然則指揮船人、彼又曰、移碇所爲便於出入
汲水矣、
乃起碇而入于内浦、繫舟、太守書曰、
尊舟人絶去、下碇此仍事也、余書答曰、爲便於出入及
汲水所移碇、實芳情矣、且舟人依前下碇之事、非此舟
而已矣、日本船皆如此、下碇則依舟表、而下之也、下
碇於前、則風自東南、則船向東南、風自西北、則舟向西
北也、衆船皆然矣、且我 國之船泊、則以艫向地、是亦
皆然也、非可異也、今也風自申酉、然舟不向申酉者、以
繫纜於艫之故也、下碇之前者、是非異事、乞勿慮、太守
曰、下碇法、若然則然之、不必進前退後、此地宜好矣、
彼書曰、以國法點撿舟中之物種、失爲、余諾之矣、而
舟中異論終不合、爲余乃書曰、 日本通辭、而難應
書、非以不通也、然而有慈恵、而召 日本通辭、快應
對我舟中之歡情、何以加之、伏乞召、
對彼曰、行中什物點撿後、啓達、可能通事者來、
問時、奴僕之如何、余曰、不點撿則通事不來耶、如何、彼
曰、通事之來不來間、先爲點撿、即我國法例也、若不爲、
則兩主官生事、余書曰、兩主官生事、難解乞、詳彼書答
曰、生事云者、即獲罪於上司、然則不可不點撿、幸即許
施也、太守亦書曰、點閲後、騰狀 上司、但一時忽忽(?)、
若或稽後、則吾們兩人之罪、不知止於何境、豈不可笑(?)
乎、乃看其寄情於速閲、亦望云云、余答書曰、從 貴

意而閑示也、松元勘右衛門者、將軍之長也、令松元勘右衛門應對也、太守書曰、非欲貽嘲於　尊等舟中所在物種詳細列錄、數人然後可以告達、
主上、我国法例從古即然、幸勿待難得即閲示、
余不省舟人之議論、直呼家僕而余閲示、且給船長松元掌點閲、為言語不通彼不知之屬官人亦書曰、
日已向暮意〻為之、余答書曰、前已命之君等閲之、家僕船長誘金始基等將往舟前倉、太守書曰、
為荷、芳情述命閲、本日已向晩矣、
屬官人起往前倉、僕等閲櫃箱以點閲、以為彼來而書曰、

有物不知名、有書不知字、伏願　尊勿勞偕往、詳細教示、又書曰、合其箱并名亦示之、壹番即人名耶、箱中物品、以國字記而納之、其櫃箱中、且以壹番貳番記其蓋、彼不解故、請余親教示、余不背、但書曰、書即國字、壹番者即其箱櫃之次第也、彼書曰、
是故不知、彼又書曰、若不盡閲而上官與課等皆抵重罪、尊其不矜乎、余答書曰、既承聞之、故從於意也、
彼又往閲之、太守、余使及屬官人等、在樓上、日高書以問太守曰、
庇仁　上司所居里數、幾許有之耶、太守答書曰、書法善也、庇仁上司所居、自此三十里、所居即郡州也、曰、

高文書曰、以志為魏物、　此國非禁制耶否、彼書曰、此中豈有盜乎、
日高初書示余、余曰、可也乎、日高即示彼、彼書答焉、再書行草、以示余、余答如初、日高即示于太守、太守不答、屬官人、即書以咎之、書中贈字不正、彼益以贈字為賊字、為余即解書、以示于彼曰、
嚴書約語、弗然矣、太守書曰、背負暴陽、腹暑忽作、英肥當副更絵華、諾余曰、日熱如此、雖裸體勿咎〻〻、自便也、太守曰、然則脱衣裳、從意焉、
太守減去表衣而凭右欄、殺至容但吸烟耳、金達秀書曰、我吐則尊前不敢吸草、上官人来、禁則屬余書答
吐國之俗書敎
官人不敢吸烟草

曰、此乱也、我　國亦然矣、愚謂達于天下歟、達秀曰、君中有吟咏耶、余曰、吟咏則曰歌謠耶、達秀形容以示不然、余又書曰、然則作詩賦者乎、達秀曰、然、余書曰、有吟咏、小子有新著也、達秀書曰、願見之、
余之永良部紀行中詩文草稿之冊子在焉、出而示之、金達秀觀之、必問而書曰、
集閲、和答可也、余答書曰、伏乞和作、有和作則多幸〻〻、
太守又觀此冊子書曰、
頤妄盛速、敢不早起、戊り行　恐有排悶、又曰、佳佐明可奉洸耶、
余所答今失其稿矣、太守有留筆話之意而後從對

生暴暑殊甚、余命冷酒勸之、太守書曰、
不敢啜之、只沛抱脹、
金達秀席上書絶句以贈余之冊子、首有江亭夜作
之詩、彼次其韻、
謹次江亭韻
弄春花島暖、　閑卧無塵累、
撫叙雪霜寒、　清風入畫欄、　韓人之書詩、往〻如此、
庇仁人金達秀稿
余賞而謝之、余失其稿、點檢物種之韓人來而書曰、
半開之箱、既不知物名、書字下識、易知之物先見如何、
余答書曰、君等如意彼問、曰、我國則君字周昇、幼余答
書曰、我　日本則不然、聞等輩奈又書問曰、自前日於
我舟之頭人、姓名如何耶、有官職則官職品第如何耶、
屬官人、書答曰、一是庇仁太守、尹姓永圭、一是馬梁僉
使李姓東馨、俱是三品官也、
日將暮、點閲物種之官人等、自前倉來、而問蘭席之
數、其書失焉、余答書曰、
船中所積之風席、韓人以我蘭席為風汎、席固我亦所答如此、百束許也、以
小船之故、於船中而不能數之也、伏乞所有之風席、借
貸地而下之於沙地、終不許下于沙上之事、韓官彼書、曰、昧
盡閲者、明日更為之、余書曰、伏乞如貴意、多謝〻〻、今失其書、
既夜、歇點閲矣、韓官書以問曰、

薩摩國自日本為幾許里、而在於何方、支島永良部
島自薩摩國為幾許里、而亦在何方耶、
所答之草稿失焉、雖然、國事則与二子相議而答
之、是故臆記之、余答書曰、
薩摩國即日本國内、距
帝都一千百九十餘里、而在西偏、永良部島距薩摩
國海路四百八十餘里、而在於薩摩國之南、琉球屬
島即在薩之南海三百餘里、稱沖永良部
島即在薩之南海三十餘里、稱口永良部、即以比為答
彼又問、薩摩島之說、其書失焉、余答書曰、
所傳聞、　日本有薩摩島者、實傳聞之大過也、夫
日本六十六國也、當西位、而有西海道九國也、薩摩、
大隅、日向、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稱之曰西海
道之九國也、　薩摩、大隅、日向三國即我
薩摩侯之封國也、更勿疑矣、太守書曰、明朝更相見、余
書答曰、仰待光來、
五日、太守早來焉、日高川上曰、我儕疾病、不能對接
上之韓人、余出接焉、太守書曰、
日高代官、爰病在家如何、而一例總臨、奈賀〻〻、謝稿失焉、
今朝精米之矣、挑箱包總得炊、朝饔矣、而無可炊夕
飧故、欲使我舟人下陸舂米、而乞諸太守、其草稿失焉、太
守書答曰、
搬机而炊可知耳、認若、舂米事、結網入鍋搗杵及米于

我船上、　先舟人曰、五卷煙多好、　先舟人亦陸然
九上日、實負不得拋綠、故耳、余又書曰、我　國之人
朝晝夕三喫飯也、如前言、今朝撰求而飯為晝飯、已無
白米之可炊也、雖不到于平沙上、而於舟下之海中干
渚之處、而欲舂精之、伏乞垂　慈恵而許之、以救我之
晝食、以令無乏、則多幸、前以潮滿之語、雖蒙　赦亦然
後許之、願寬容、太守答曰、先之晝炊、則名不可無、況擢
々道筌而逆舂、毋為上国指弾执決之地、為好、余又問
曰、已以擢道學見　恩許舂搗也、於舟下潮干之地為
之可耶、更復詳許之、太守書答曰、舟以潮干々地舂精
好矣、

於是下拵曰、於舟下使舟人舂米矣、余日々接韓官
必裝束旅服、而使次郎持刀於背後、太守書曰、
從者刀者姓名誰、年齒幾許、精詳可書、余乃因前
日之座位疏名之、以答書曰、在日高義柄之背後奉刀
者、曰田右衛門也、即日高義柄之家童也、生年十有七
歳、在川上親訣之背後奉刀者、曰山助、同家童也、生年
十有五歳、在田義方之背後同然者、曰次郎、生年十三
歳也、由問聊書以奉告、童子皆無姓、奴隷之類之故也、
太守指次郎字問其音、余以日本語傳之、太守數歎
之而遂得之、（爾後太守來而無及船、捌次以上船、以日本數仰呼次郎、執手而）席上有
烟管、太守書曰、

先烟臺可得其銘否、（韓人以烟管為烟臺、）
余出烟管三箇示之、且盛國府烟草以与之、因書曰、
三管同小子所持、
太守玩烟管、吸其烟而返之、且与烟管於余、吸其烟
草、管長三尺許、大概似唐山烟管、太守書曰、
三嘗有佳烟茶耶、　恩清香、鄭筊及烟茶後上耳、（韓人以烟草擬烟茶、）
太守使金達秀書詩、達秀書以示太守、太守塗抹下
次字、為田次、以見贈余、其詩曰、

謹呈

縱有衣冠殊制度、　扶劍侍童左右列、
好將紙筆論詩書、　大夫風彩鮮君如、
此韻忘苗　　佃次祠何也、

余書謝曰、
君達才詩、則格調英風流暢高渾也、達秀亦書曰、昨日
詩或答之乎、（見贈前詩、）余書答曰、多端勞傷、六心神如夢也、
詩興終絶、太守書曰、依已、其笑依文話、
余將辭下樓為、太守歸矣、午牌、太守復將點撿物品、
之數人來為、乃命出接我舟人、以布帆前晒諸被沙
上矣、彼曰、還收之、其書為余書以乞曰、
多日布帆所濡于雨水、乞曬于乾、而後上於船上、願赦
之、彼答書曰、非不為從、而但我國之人煩多、欲覘為之、

君而無也、太守書曰、漂舡點閲、國法也、然屢懷妨
況吾大藩紀律哉、點閲時、吾邦人有雜物、包匿之、
以相敬從法之義、今日吾須依例包藏吾意點示之、
乎、勿以何く
韓人以國法、欲點閲我舟中、妄意拒之、太守之言如
斯、雖言語不通、然舟中破綻甚可愧矣、且岸上水面
看人如市、奴隷幽蓊、或飲或狂、余乃從彼之言、悉點
閲下藏之箱笥、又應其需而書衣裳布帛器財之名
以示之、閲余之刀筒、彼閲之、余書曰、
此人謂我自無一宝物、只是書家詩家之具
有嫁鴻在刀筒中、彼細見之、余書曰、
我家人所贈於永良部島品牒也、喜左衛門即小子之
父也、喜次郎即小子之弟也、
金基昉、張天奎、金始基請見白刃、余書曰、
禁、
三人頻請脫刃於是、余又書曰、
禁、雖然懇望則當拔之、
先示其外飾、三人喜焉、余警童僕等曰、火災可畏、傍
人肅然、余從容執刀、起右膝迅拔之、霜刃電閃、衣鋒
在肩、鋒斜膝下、三人驚怖、天奎仰倒、始基失色張口、
歛身、基昉縮頸叩頭、合掌形語、速納、余即納鞘於是、
三韓人始生顏色矣、太守在樓上、不相見、半日子起ミ

太守以書賜余曰
有ゝ於揭、無米、割清閑、萍水相逢、叢錄從容、吾依趣
庶幾疎懇而法ゝ所生余仿芳識、吾在在右文房
佳品而今方點閲未了、如意乎、余答書曰、如芳意、無一
刻清閑、無一刻清閑者、公所見知乎、實多端、不暇闊
筆耳、欲近君子芝蘭而未可得也、但以點閲問答等之事
不任意、頓失佳境事、以餘則更應芳意耳、安田義方
頓首、太守復之曰、半日先晤、左晃郎各長卿獨唯一刻
三秋、指南同安水難ゝ後、又流へ苦、茫然未安而然
拜極幸今考察函ゝ、劍何ゝ、吉望進乎、更承清範
悉收ゝ廿、庶仁倖賜後、
點閲既終、而余上樓、太守猶在焉、日高川上疾病、因
書以請醫曰、
日高義柄川上親詇病疾也、舟中無醫、仰乞良醫、而
令施與藥、則於我幸甚、伏乞、屬官人書答曰、明日良醫
請來、欲藥為計矣、太守曰、日高代官、兩〻隊相穩、悠〻
亂乃能慰未知　意下如何、失之、余之答稿、
晡時、浦上有樂鼓行列、直到我船、官人上樓、其爲人
鷹眼白鬚、冠纓白玉、太守讓席、頗似長者、就坐揉
筆、顏驕而輕忽、筆不成語、蓋凡俗也、余問其官職姓
名於傍人、傍人不詳姓名、但以官名虞候答、余書曰、
謹告于　虞候君、我等小舟遇于橫逆之暴風、而漂到

于貴國自前日已蒙　芳恩也今日公亦光來炎暑之時煩　尊慮戀情實多謝從賀乎安敬白虞侯答曰我水營執事友也而個們幾千里海路漂到此處可矜可憐也彼又問曰大洋漂盪之餘能無疾病亦無溺死之人耶余答書曰見傷多日之危難日高義柄病臥床川上親決亦同臥床也故不能速出而拜謁　三公乞許其失敬而寬宥之多幸々々安田義方敬白

虞侯即李華男也彼使屬人書而問我漂流之次第余書答為其書前日所答留同故不記之彼書問曰船中揖物無損失耶余答書曰所斬之積載多未之海水也未知其所投捨之數也如前言伐帆柱而投同又損揖而捨之柱揖則乞　貴國之惠而更欲造之也多端而未及此事也彼書曰依示造之勿慮余曰謹多謝々々彼又書問曰此船官船耶私船耶余答書曰薩州侯之官船也非私船也彼又書問曰侯何謂耶余書答曰渦世之製有侯公伯子男也以此例之也薩州侯即薩摩太隅日向三國之封侯也彼答書問曰船中所載何許物耶余答書曰有風漂笠一笑多矣永良部島所貢于　薩摩侯之物也船中各所持亦有之其餘筥箱陶瓶之類亦有之以多未詳之太守僉使之下職手已閲之也彼書問曰帆一耶二耶三耶余答書曰二也前者小者也今有之也中央者太者也切而投捨于海中彼又問曰你船長廣左右於板為幾許耶余書答曰我非舟人不知也宜問船長而答也彼又書曰中央帆柱及揖修改木十三尋三尺之材擬難覓得吾輩報于上官以松木得給意向何如而舟中有能造帆柱木工耶松木外他木果稍長者故也余答書曰辱教諭今夜論議而明朝報之多謝々々

晒布帆於沙上矣韓人益計其長而所書如此坐上有砂罐前已勸茶新來人未啜見余之飲為彼問曰多食無傷耶余答曰多食即曰飲茶然彼曰然余曰雖幾許飲之無傷也代于食能養肝脾彼指砂鑵而之名余答曰土瓶所以煎茶也俗曰茶家太守書問曰喫飯耶余書答曰船中多端不能于日思食也但以其成而食太守書曰飯如已具[illegible]話好然通之華談浮闈悼々諒察仰乞々余謝曰某公之芳情多謝々々

燭戾數行而太守及二官人歸去問情官下之人尚在焉見余之所答於太守而書問曰以暑陽不喫飯云此必他鄉鬱疾之故耶余答書曰不以他鄉鬱疾之故神精俱勞也目眩而時暗嗚呼奈之何彼又書曰今此吾輩來問情即我國王前上達之事不計晝夜畢問情切急此意言諭紅中諸人也下舡喫飯後惟我更來夜內期於畢問情乃

己、諒之、々々、余書答曰、諾、彼書曰、下去、
夜將二更、問情行官人又來、余乃出接焉、余疲于課
日、筆談且向者太守等書曰、問情期明日、余厭下官
人之問、改書曰、
多日之問對、唯我一人而已矣、本來勞於大洋、艱苦焉、
續之以多問多答、々人精亦有際、豈可堪乎、伏乞、勿多
問、彼答曰、問情時急、以勿多問示之、我等之生事可畏、
此將何爲、余書曰、不在上官三人之問、而鄉等問之、而
事濟則雖勞勉强而答之、耳聾聽問情、則明日三人來
問焉、故有此説也、顧今宵乃偃臥筆談、而期明朝、則多
幸、彼書曰、我輩不來前以多勞矣、對答無用、而今來消
詳問答、則足無勞力、而　貴公以爲速歸之道、勿辭隨
詳答、爲好耳、又書曰、　貴公我此後、多日煩問、答不
知我輩緊切問之、而從恨我輩未早來、余書答曰、久苦
於大洋、唯歸于　本國之事、日夜望之也、乞、　君詳察
也、君等以問情人惡却、是多幸、彼書問曰、前亦中更代
二字、其義何也、余書答曰、更代即前職之人、以　公事
及在瀧之官舍、讓後職之、々而後人代于前人之言、而
前人即歸去、後人司其職之言也、彼問曰、船隻公船耶、
私船耶、余答曰、薩州侯之官府船也、私船所稱船長或無
姓也、又雖官、然不許佩二刀也、且有姓者凡三人、姓松
本者船長也、佩二刀、稱猶野者此曰船附、佩二刀者也、

稱吉村者、號曰鍛練、佩二刀者也、私船則船長尚不佩
二刀、而況其下者也、是　公船之證也、彼問曰、此既官
船、則有可標標文耶、余答曰、一島之上官所乘此船也、
標文何之有、彼問曰、何謂姓、何謂名耶、余答曰、日高川
上、安田及松元、猶野、吉村姓也、与一左衛門彦十郎喜
藤太及勘右衛門伊助善之丞、即通名也、如言字也、義
柄、親誤、義方、即實名也、所謂名也、其他許多之人名、無
姓無實名、只通名已矣、以素民之類無姓無實名者、我
日本通例也、彼問哉、　國姓皆其書、余答書曰、　日本
姓之大者四、曰源、曰平、曰藤、曰橘、其外次之者有許多、
未詳知也、日高、安田即源姓之流、川上即藤姓之流也、
余問曰、曾聞釜山浦近對馬島也、朝鮮往去對馬島幾
里耶、彼答曰、自此去釜山稍遠、不詳、對馬島又遠、亦未
詳、余問曰、釜山浦在何之方位乎、彼答曰、在東南、問余
問曰、對馬島在何之方位乎、彼答曰、亦在東南、間余問、
曰、貴國之紙似　日本國薩稱半紙之紙、謎對馬島之
産耶、彼答曰、不然、而我國産也、彼問曰、所備帆柱改造
則即歸耶、余答曰、造帆柱、退還則欲速歸也、待此一物
之改造、實一日三秋也、彼問曰、日高川上安田同乘船
何故耶、余答、不然、又曰、安田以順察永良部島所決歸、則
日高川上無故同乘船何也、余答曰、不然也、太過聞也、
今詳書之、如左、日高者、稱之曰永良部島代官職也、川

上安田此二人、即臣永良部島代官附役職也、三人同經緯一島之事者也、彼曰、如左上官之稱附役與官之謂耶、余答曰、然矣、彼又書問順察之事、其書余答曰、勸百姓以勤農事、令貢物無滯、順察乎島中識非常也、所謂以順路令島民向逆也、有忠信孝弟者獎之、告之、有惡逆者懲誡之類也、彼又問曰薩州去對馬島為幾里、而見之否、

余傳此事於松元、以議于二子、三人計之里數、書以示、答余、余以其里數書而答曰、

薩州去對馬島九百八十餘里、以對馬以其風揚帆、曰許而可見也、彼又問曰、二十五人姓名上中下、何以別之也、余書曰、有士農工商、而此亦首品、以我國之政法別之也、彼問曰、三人誰也、臣從姓名誰也、今書答曰、日高与一左衛門義柄臣從者安太郎、三助、此次右衛門田右衛門川上彥十郎親訣臣從者子助政右衛門、山助、安田喜藤太義方臣從者擢左衛門、次郎、中右衛門、

余指我輩三人之名、而首以問朝鮮字音、其稍失句、彼言之、

日高与一左衛門義柄
川上彥十郎親訣
安田喜藤太義方　吉村善之丞在余之側、

請聞其讀、余問之韓人讀其名曰、

問次郎字、彼讀之、次郎持余刀在背後、余次郎、以書問我、

公封內廣袤里數、其書失為、余書答曰、

徐々能按之、而後當書之、

既而草稿成矣、余又書、以示彼曰、

廣長及里數、今既稿之間、日高川上則又增詳須臾下去、

下樓議于二子、上而書答曰、

薩州封疆周廻一千里餘、薩摩國南北長二百七十次里程、東西百〇里程、大隅國南北長一百五十五里程、東西八十三里程、日向國封內南北長二百八十五里程、東西八十里程、彼書問曰、薩摩既屬於日本國、則薩摩又稱國、豈不訝乖耶、余書答曰、

日本六十六箇國也、薩摩國即其一也、彼又書問、我

公之尊號、余乃謹答書、下樓以示二子、出而答之曰、

薩州侯奉称

松平豐後守正四位上中將源齊興公也、一人而所封于三州、襲封六百有餘年、封三州而少為無間斷也、彼書曰、吾輩既與貴公細々問答無遺、上達於官為

計則船中各人物撿、不可不親閲、故明日來訪、勿厭如何、余書問曰、諾、既自前日、太守及僉使之下職、點閲之、更再可點閲耶否、彼書答曰、各使其所持主閲之、余答書曰、諾、彼譯曰、俄聞鷄鳴聲、能無船耶、余答書曰、勞于多日之苦也、雖然若有要用之則、見不厭睡眠之催也、

船內人皆眠矣、唯次郎山助、更持余之佩刀、余書曰、我背後之童子、精根甚強、彼書曰、奇哉妙哉、彼人曰、吾三人下去、安宿如何、余書答曰、直安寢、

五更韓官歸矣、乃收書畫之稿、而寢、將眠則舟人早起諠譁、竟不能眠、東方既白、

朝鮮漂流日記巻之二　自七月六日至九日

七月六日、夜来問答至五更、余将寝、潮水已満、滲入
前艙舟人騒動、而不得眠、即起而相議、将投私財、因
簡三官人曰、
我小舟従于　貴国之意、不得已所居、潮干之処也、我
国之船、載積品物、則不居如此之浅潮之処也、已自前
日数回所言也、不敢違我之所言、而船大痛損、故水入
于舟中、将如潮之溢也、不堪防此大難、乃以所載積之
品物、投此於海、聊書以告也、七月六日、奉呈　三上官
人　早下、船将損之患、則前日数言之、今将然、人不許使我舟遠瀬、不得已、而居于此、韓官
遂投私貨若干于海、坐来韓人、大驚駭、金基畊書曰、
所患加減如何、而舟中前無水入之患耶、舟中満水遥
入之患、始自何時耶、余書答曰、如今呈　三官人、自
前日唯是患之、此以居船、則止人之多乗者、数十回也、
始自大洋之難、而水入船中也、雖然一日一度汲之、則
又至于　明也、居于沙上三日、人之多乗亦三日、已而船
大損、故自昨日、而水入増倍于前日也、
数韓人来慰問浸漏之苦状、　書雖多、皆同意、但合文宗耳、因不悉録焉、
太守来而書曰、
俄去尋書承慰、　貴舟之見損、雖非人力所致、而為
主人之心、極為不安、猶有雜人之貽惱、亦在我邊、愧歎
無已、余書答曰、本無不煩、茲忘我等亦不得已而従于

識

貴国之情也、雜人之貽惱、何敢　公之罪也、但我輩之
微運耳、仰謝　労情、
太守有贈如左、
真瓜二十箇、
胡椒五箇、
紫茄十箇、
聊表微情、　余書以謝之、
太守書曰、
日高
以上両官人所慎、今日則何如、非常彼拘、何足謝焉、
余書以言舟破米乏之事、太守書答曰、
舟板之破損也、粮米之希精也、僕只是不可少緩之事、待
潮退、早為之、以便尊意、
太守又書曰、
貴国与我国、既是修好、今余之以永在一假了、暗安
言語不通、交契不従、則有事者難以相告、不相掛
便、難従、寛恕無罪、被此萬蔑、是丈夫心事、如何　尊
意如何、余書答曰、久修好之古、雖遇水厄、猶拠泰山
之安也、一時主客心情、如語謹焉、安又厄、不可不告也、
雖然今日之弊、則我輩已知、有前日之機、鉄宗尚不可
覊也、而況萬藤也、丈夫心情、従来従容、不迫也、　公亦
深慮也、

既而太守監尖物品點撿諸官來下船附中有新來
人、不納而顏深赤、其冠纓繫白玉、余書問姓名、且
所以繫玉、金基昉書答曰、
我國折衝將軍職號人所懸、余又問曰、折衝將軍之姓
名、願書示之幸、基昉曰、折衝將軍、即三品職號、姓李、
名宗吉也、
張天奎來、余又書曰、
夜來不寐、頓心情勞、天奎書曰、我亦不寢也、
天奎書問曰、
日高亨等箱皆為幾、余答曰、未知也、日高睡悟、則問而
記之、天奎問曰、川上所持箱數、敢問、幸望教示如何、余
聞諸川上、而答曰、身邊衣裳等之類、即有之也、於手中
投許多之品物、未知其餘數也、天奎曰、今日點閲、不必
逐物開見、欲為大綱書記、敢望勞力、指示箱數、至
使能人得戾於上司也、余聞諸川上之、而答曰、雖捨
于洋中也、即今召川上之家僕、問而知所存也、川上所
持之箱數大小四、天奎曰、各入何物、余又聞之、而答曰、
二是衣類、一是牒布類器等、一是陶器、天奎曰、日
高箱數、敢乞指示也、日高睡寤、余聞之、而答書曰、日高
所持箱數八也、天奎曰、各入何物、請示教、余又聞之、
而答曰、一是永良部島行役中之　公書同牒簿、二是
衣類、一是筆紙等也、一是尽素及日用之器也、一是
陶器、一是書籍等也、以上八數也、
天奎問船長及舟人之笥箱、余問其主而書示之、今
省其稿、
天奎指下倉而書曰、
此間雜物開示也、余答曰、宜開、以點見之、若有船
上之族而難積載器則投下之也、故以此事告于尊
聽、彼點閲則各記其數、余恐他日若有撥散而投海、則其數相違、因為答如此、天奎曰、然則請
示前間所載之物、如何、余曰不知其如何、今日如諸所
書則身邊之具、而不必詳答、又曰、問而示之、不問而不
可知之、天奎頗色怫然曰、雖過二日、若不點閲則不該
上司、
僮僕逆命、而太難開示物稜、是以點閲不果、二雀
之言、至如山、余陰隱之恥、而陽説一意以書曰、
誰而有難點閲者耶、如意開示也、若有詐而留此輩、
於理當道、則不厭千萬、且前者難點閲之語、終無之也、
何故及此語、更詳問其情也、天奎曰、船中諸人齊答則
書答寃、余曰容寃也、余未知之也、乞詳解釋、天奎曰、欲
詳察容貌之意、余以如所見捨之、而從無事、天奎曰、
今難齊曾、昨日出示姓名、記更示之、又曰、各書姓名年
歳、余曰、有要用、而舟中各聚會于此、乞君等輸去此人
余撰開示箱擅、而無有仔遺、他則難乎點閲、昨日太
守既咎之、泊今日天奎之公言如此、於定乎余切以

激然不顧卅斗之乖戾而豈尤天奎直一拳欲制天奎而悉居韓人先使天奎退席以議事於舌子及舟中議未決焉顧余不寢三日十益恐忿懷憂患不待其正乃躡避席上樓而更詳思其來由則悟事全非關天奎於是乎逆已矣時震怒金基畈來于樓上問舟滲之兼且聚舟人書容疤今失其數

自今朝至午時擇私財以投之李尚馨遂奔走於我船上揮手制止之然我舟人則守我令而不止寡馨亦問憂更使從人書以問曰

前向所往土器投棄於其故何也余即書曰此舟即我侯之舟也舟將破非畜財之時

於是韓官不禁投財數舟迴而拾採之以聚沙之筆談焉船長曰投財而雖為全船之計然貢物在上非謂之則不能投下載船之危乃議而簡六守朝太守來在擲上令以保物種點檢之事在樓曰下不得私見太守既帰而余簡之依積載貢物於舟上自今朝私物乃投捨之於海也雖然永良部所貢之物則不然矣貢物自有司所也於此貢物亦於載積則謹居船于沙上也伏乞貢物則於海邊之沙上而許置之也耶若許之則我輩甚蒙顧寛容

太守復書曰半日孤舟往徐逐從以依保人之怨只之年復告銘悍惆而回　導書時至可敲而驗官威　若情也來臨待以日臨而告之佛一聲少時留與於都

茵年授謝米針醫欲為看病今朝太守伴醫來而書曰今茲漦醫未得邀來已然比高川上不欲焉

有頃太守復來此時海水方退船膠沙上乃船周視船外指點其朽腐破壞而上船書曰

我者周視　貴舟所傷之処雖固生父朽敗為主人之道心甚不安且今此所泊處地形傾反沙石太多且四面受風之地若南風大吹易致全破此距西邊百餘步之地即好箇停泊之所山以圍水深且而風激維屬月停舟少無傷破之慮待今間潮漲移舟於此地甚便好　貴尊意如何回示也

乃欲移舟於西邊因請遣船長松元船老正右衛門視其好否太守諾焉今失其稔韓令韓平五人衛且遣船長船老乃往視西灣湊泊處而反命曰殊勝於此處

余即書曰

既及潮漲之時伏乞以貴國之船曳到于安舟之地之事以尊令速之也願垂慈恵韓官書曰此船浮耶余曰既能浮也韓官曰浮則移去

太守輙命挽船須臾小舟十五隻競来蹄出争挽其索綫或繋艫或繋舳船為之回旋不能前我舟人等立樓上擧手指揮韓官人等左右立喧噪殊甚韓官書曰

慣水理彼不如我一任此舟之人而　貴舟綿格使

煩擾也、
於是我舟人不指揮焉、彼中央之小舟奏樂而行、頃
刻到于彼四治處、即書以謝曰、
以惠情、即今 貴舟處徙移舟於安舟之處、繫纜安我
惠、欣喜欣喜、伏多謝、韓官書曰、水入比就少節、名問舡
格也、余答曰、即今潮来而舟浮也、故与今朝多少難朗
察也、及舟居之時、可知也、按自今朝而見之、必可減少
也、舟長如此言、彼曰、少減極幸也、太守書曰、欲射進問
病乎
日高
以上両官人座上未知、肯許否耶、 余相伴到于船内
太守書問曰、有船號耶不也、余書答曰、有也、號曰龜壽丸
太守曰、有妖象何也、余答曰、龜壽即象儒於家、雖未詳
之瀛海滄洲等之意乎、太守問曰、姻名云何、姻稱曰
多並苦耶、答曰、苦音之少遍也、邊土之人、或如此云、或
多葉粉、或多葉古、如此音也、坐中有画竹扇、太守問曰
画竹自画耶、答曰、不然、製扇者歟、不知其画人也
川上久病而無服藥、余齎人参、曰從無以服之、川上
枕頭有其未煎者、太守見以問之、名余答曰
或稱廣東人参、或稱洋山人参、皆一也、太守曰、甚麼取
否、切而服之耶、煎用耶、答曰、薄切而煎而服用之、太守
曰、舩中入水比多少減、答曰、水入殆減却、今則与今日

若比、當減三分之一、船長云、太守曰、多日在舩、右
漁国否、余曰、勉雖勵精心、前多不寝、今日少時安閑、即
如夢如現、欲曰不勞而不可得形極、似失敬、雖然書意
情乞 公等勿笑、
日将傾、下官人新来、余与太守同上樓、官人将及席
太守讓席而坐、其人温潤静雅頗、有丹大守之風致、
淡筆從容而書以示於余曰、
本道巡察使閣下、委遣隨帝從事官、問上三人涉海之
勞接伴之来、即奉令也、余答謝曰、蒙
炎之時、厚 光臨蒙得、面于 賢顔奉祝太平、併奉謝
慈惠、彼曰、誼出隣国相濟、何謝之有、余曰、大人奉 巡
察使閣下之令、来駕而見訪我輩三人之界情、實 巡
惠也、 巡察使閣下平静、泰祝我輩經危難、幸而漂到
于 貴國、日々蒙厚 公之惠澤、天祐而已矣、日高義拙
川上親訣患疾病、且見狂哉之色、 公体意不拒訪問
之厚、聊書以奉復、 七月六日 安田義方拜手、彼曰、悲
但駕海之勞、相切陟岵之情也、余曰、實如 公之言、彼
曰、居住前已聞知矣、年歳幾何、官職何居、 父母在堂
子女幾何耶、 余曰、依見問謹奉答、小子年三十歳、以
永良部島代官附役職、 日本文化十四年丁丑正月
出本国、三年職満而赴帰也、我 家君存焉、慈母乃不
子五歳之時、已没焉、雖然有継母存焉、猶生母也、有二

男二女也、余供彼以烟茶、彼書曰、西穗紫、刀々香湯以
備々箋於公、余曰、恐褻美之贖、故餘彼曰、留炎疲馳氣
甚不平、故至陸先歸、望頓徳令啻行、令稍當往来誤、
今朝之会　明之誤　余曰、労意多謝々々、仰待明日之光来、
此即忠清道巡察使裨将李膺粘也、既而太守僉使
裨将共帰矣、自今日至本月二十五日、韓平二人毎
夜直於我船、是日余始碁、次余之小冊子中詩韻以
見贈、

謹呈

一着舡頭且完、　依如天上坐、
幾経風雪寒、　何羨滕樓欄、　韓人之書詩、徃々如此、

余謝曰、餘味長妙趣、又曰、労傷故不至怨報也、始碁曰、
若有餘暇則顧、　下答也、余曰、君所知、餘假何以得有、
只欲睦也、

七日、張天奎及二三人早来、昨日余使彼退席而後
自省事之所由、在我而不在彼、彼則数日為我情尤
厚、何關之有乎、因書以謝曰、

一昨日不寝、昨日自晨而盡日問對、千應萬酬、心意甚
労困也、将如夢如現也、今按昨日怒気暴發荒辭頗失
禮也、久蒙慈恵之日、有此失敬、今恐入也、伏乞宥、
寛情寛恕也、安由義方頓首、天奎曰、失禮失敬之示、還
切不安、我輩遠地驅馳、而来連日不寝、労心修薄神精
昧、公果有失禮之多、責望、貴公諒情、而寛宥如何、張
天奎頓首、

天奎等将歸浦上、忽有樂聲、彼等書曰、

俄者三人以太守之下臨、故未言歸、今歸耳、余曰、如意
而可也、

即時太守處使裨将来、余出接焉、太守書曰、

夜由　両官人義病何如、而安由官人亦大至否、俺
等為卒穏来趂、

處使之屬官書以問漂流之状曰、

西流者、必是漂入西海、遠過我國境、然後得戌風漂到
于此也、不然則日本距此為南、自日本漂風者、戌亥之
風何以得到于西北之境乎、更詳言之、余答曰、漂到事
事、在前日問答者、故不必更答云耳、彼詰問、余不肯答、
乃謂余碁坊曰、後對則可答也、伏乞速以前書而告之、
於　諸公碁盼曰諾、然彼猶不休、於是問船長松元郎、
書其日記、曰、六月十四日、以巳午之風揚帆也、而向本
國、同十五日、比至于巳時、風同也、既而風歇、潮不揺而
舟在一所也、同十六日、同于前日、同十七日、同前日、十
八日、無風也、微自東方夜東風、風不烈也、潮流于西者
如何水之濺也、舟流于中國之間、十九日、日出而不見
本国及小島小洲之所往也、夜按屋久島之方、而行船
也、雖然不見屋久島也、及戌亥時、而風自寅卯之方也、

不能到于屋久島也。方側帆指亥子之方而行舟也。我
日本船側帆則舟行不疾也。今此舟横帆則不行也。減
他舟行里之半也。夜如本也。潮流于西方甚疾矣。二十
日、如前日。二十一日、如前日。二十二日、自辰巳時而風
浪漸々強暴焉。故不能向舟於本國之方、從于東風之
吹来、掛帆向申酉戌之方、而漂蕩既而大風危難、至于
二十三日倍甚矣。驚懼幾回、超過舟樓也。帆不能掛也。
舟幾處破壊也。危急迫于此時。此日午未之時、伐帆柱
而投之於海也。柁亦損也。故放捨之矣。至夜而如前也。
二十四日、雖風少歇、浪高大而難奈何也。風自巳午之
方、任風而漂流也。二十五日、風稍而自南方、假作柁立
帆檣、而向丑寅之方也。是帆柁不全、雖向 日本之方
依之故也。二十六日、如前日也。二十七日、如前日。二十
八日、無風也。二十九日、晦日、如前。前之二十五六日也。
七月一日、以戌亥之風、向寅卯之方而行舟。同二日、風
自子之方、向于寅卯辰之方間行舟。同三日、漂到于
貴國也。

自初漂到于此地、即以琉球屬永良部島答 薩州
屬以答于彼。故向者言其里數亦至近矣。而今為此
答也。自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洋上日久矣。則欲得本
島而上下於德島大島尾神嶼之間。若直行則當至
而得本國也。船中且有琉人、余必不安乃特本
島為屋久島、自欺而筆端欺人也已。書述終、虞侯卒
然而書曰、
只當答今所問之事。何必張遑畳説耶。余輒書答曰、所
問之事、即漂到于 貴國之一事而已。今所書之文中、
殊有漂流之語、未及到于 貴國之言。更何事只當答
所問之事。何必張遑畳説耶。更詳解釋乎此語也。虞侯
筆鋒殆吃、不能答、却轉意書曰、與勘右衛門何之問答
耶。余答曰、於書行舟之次第、勘右衛門曰、勘右衛門來
而却有妨矣。小子曰、不然也。行舟之事、則勘右衛門能
知之也。我過也、倘來而幸也。今暫可在此家云。虞侯默
太守乃書曰、勘右衛門、即昨日之人、則行舟次第專憑勘
右衛説拠為好。

此問答罷、而書終。前答、太守曰、首尾甚詳也。虞侯曰、
此書答中西流者三日云、三日間留何處耶。余答曰、在
大洋中、不知何處也。四望不見島洲、水色黄濁、波浪浅薄
也。太守問曰、大洋漂蕩、水天一色、則不辨東西南北。何
以知戌亥之風。余答曰、按方之針。太守曰、即指南鉄。余
曰、然矣。針尖所向于北、有二枝所向于南。太守曰、飯後
可得奉玩否。余曰、諾。太守曰、喫飯後更來。余曰、仰待仰
待。

三上官同歸、折衝將来、及屬官 猶留。折衝書曰、
防水之術、何不飭之耶。急々為之。余曰、嗚呼、誰奈之何。

竹皮冠圖

裏用藍色

小笠索





歩吏冠



表如哆囉絨之麁

裏如倭緞植孔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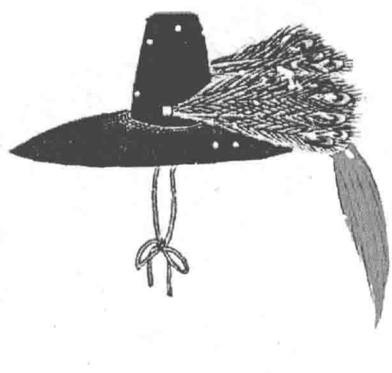
尾垂赤毛毛而象

毛紅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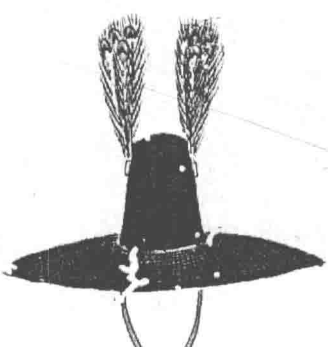
卒冠圖

無郡縣各異其形





同前



帽圖

用綿布或哆囉絨

山鼠毛皮類



也、既舟枝破、幹材折、嗚呼無奈之何也、云々　諸公也、
以书之問、假言也、

粢包多為滲濡、因書謂折衝李宗吉曰、

我小舟所積載之米悉濡也、以此濡沾之米、如今而措之、則朽糨也、願干乾焉、於舟上則此術難為也、故布敷風席於沙地、以欲干乾、伏乞許此事也、以此事速告于數公、則幸甚々々、伏乞敬白、　折衝答書（余失写）　折衝歸矣、

有頃、太守与巡察裨將來、余方飯、不速出見、太守贈書于船内、曰、

蒙懇昨日示、待因不延接、至送歸、以俄又請邀耶、

飯訖、終不能速答太守、又書云、

思來者相議事耳、　末云余乃出答曰、屡蒙來之告、以喫飯遲延、乞聞所議也、太守曰、醫已來、請邀看症也、余曰、承命諾、乃下樓語二子、而出謝曰、即今以　貴君之情、告二子、二子恭承　芳情、小子至船内之時、宜相邀也少時待之也、為甚幸、太守曰、　貴舟所濡米、使之布席海岸、潮入前晒乾好矣、（折衝前以此事告、故有此言）余曰、謹承　尊言多謝々々、

余命之松元、松元曰、今也潮將漲、余乃書曰、

今日既海水近于至満也、明日為之、乞如异意多幸、太守曰、諾、

裨將李膺祜書曰、

海濶東南一棹相見、做得兩日清談、無乃浮世之緣耶、

余与太守誘醫于樓、膺祜請余之紀行中詩稿、余曰、

下里之巴調、不成章格、調靡麗、但愧、　諸君之光覽耳、乞徐々見、

日高川上請余迎醫、余書、謂太守曰、乞召醫、則我亦僕　尊公同下船内也、　尊意如何、太守諾、起誘醫至樓下、太守書曰

兩官人病症如何、　日高患瘡、川上患痢耶、余曰、然、乃書曰高之所言、曰、日高非久患之也、今此舟中、雨水之湿傷耶、帰舟三五日、而發此小瘡也、體小暖則以搔之、甚為憮也、又厭當風、有時而痛也、含脳、而其邊赤色者、則痛患也、所謂濕氣之瘡耶、熟視而施藥、則多幸、太守曰、醫在座、請指示瘡処、日高即足示之、太守曰、醫言疥瘡、果然否、余曰、果然、太守書醫言曰、小暖則搔、當風則痛、非濕瘡也、即疥瘡症云耳、余曰、醫如所言、寧又是當疥瘡也、乞藥也、太守問曰、舟中有患疥瘡之他人乎、余答曰、小々者患疥瘡之四人也、太守曰、然則必傳染也、

余有從事而上樓、膺祜書曰、

覽詩雖好、我心未安、恐被從人之禁也、

韓人護來我舟、即使從僕舟人等禁之、而侵者則打擲之、權左平助為之魁、安太郎庄次郎亞之、故膺祜之言及之、

膺祐贈詩曰、
問君郁寓為天遂、一帆風、文隣今有道、交治欲相通、
余倉卒書答曰、
鄰好有道、只任水風、四海兄弟、文語情通、
余又下樓、太守書曰、
同症之瘡、同薬治之好矣、
疥瘡薬、
茱萸油二合、
石硫黄末二戔、
白礬　二戔、
右二種、入于茱萸油、黒煎、徐々温塗、以為效、
卽
余書曰、乞川上之按脈也、太守曰、川上使之按脈也、余書川上之所言曰、川上患痢已一旬餘、雖催泄痢、而便不快然、一晝夜便三十回許、所役血滑、而腰尻門張苦也、又堅于舟中之故乎、心氣常如醉也、性嗜酒、雖然無欲飲焉、不能久坐、坐則殆覺勞也、晝夜不能安眠也、乞施薬則多幸、醫診脈、而不按腹、余曰、不按川上之腹中乎、太守曰、既診脈則別無按腹之事、瀉川上之薬、劑地楡湯、益元散、太守書示之、其書、川上納之、
膺祐請至于樓下、余許之、膺祐至于船内、而書曰、
兩上人美痾、奉慮々々、問醫服藥、安心調治、則豈無不日平和之效耶、
余語之二子、二子使余謝之、乃書曰、即以此二子、各野嵩、余書之、

尊情多謝々々、痛雖似小、增而無傷、勞乞安、寛意也、
日高兼柄敬白、
川上親誠敬白、
謹承　高問、仰謝　恵恩、伏多謝、
太守問薬品之有無、余答曰、唯有硫黄耳、他則無之、
太守謂余以國産菊水酒、琉球泡盛酒、砂糖、勸太守、及醫而書曰、
日高川上疾病、故不飲、二子聊為表寸情、小子試以奉勸太守曰、本不學飲、小輒醉、不得如　芳情、代勸醫人、太守問琉球酒名、答曰、琉球國所產、而此曰泡盛酎、太守嘗一滴、而書曰、倍覺烈香、何謂泡盛、答曰、以小口之物、注之杯、則泡盛于杯中也、故稱、乃滴之杯、而不泡、余輒書曰、泡盛滴其品劣也、或堅于船中、以傷損之故泡不盛也、赤面寒顔、太守曰、面既赤、則顔豈寒乎、太守微笑、余大笑而塗寒字、以易汗字、
太守出煙袋、与其葛、余々書曰、
前日所吸之草木美、今此草香味又倍于前日、太守曰、此是劣品、而味佳、　尊口傾匣、吸之好矣、余曰、極是多謝、更傾之、當一吸也、若　尊情安、則更入日本烟、而易之可乎、太守曰、彼此表情、何必以些少之物、相換為也、
余謂、唯煙艸何易之為、當將煙袋易之、乃起探國分煙草盈袋以贈太守、太守亦以其煙袋見酬、且書曰、

我國稱之煙畫。今失其本書。太守且問我國之稱。余書曰、稱
煙入。而曰草畫。太守指之只稱煙。余書曰、日本別有
煙入曰多葉古。以日本語 太守口唱曰、多婆古衛利。
座右有陳笠李膺祜問曰、
尋求常著之冠皮耶。余曰、以牛皮鍛而造之。
太守問曰、
曰高品是七等。川上 安田俱是幾品。（余謂當以七）太守有此問、
品答也。而議於二子。（曰高曰八品可矣）余答曰、俱是八品。太守曰、貴國
品數自一品至幾品耶。答曰、有十五品。
太守問曰、
貴舟既有火藥、又有鉛丸否。余答曰、俱有之也。支島備
于非常、以三人之職具之也。太守曰、然則舟中之銃、用
於何處耶。（時余問曰、何處即何事、同時字其儀。）余答曰、船中無所用之
定底也。是所備于非常也。或支島中之者、有橫逆致戒。
洋上有賊船歟。如此之非常之時、用之也。不敢輕用之
也。太守問曰、既有九矢、而何以無鏃。亦有弓否。余答曰、
九矢。曰藏于櫝中矣。以之稱的矢也。習弓術之矢。而非
戰陳之具。雖然用之則可用也。有鏃也、非無也。稱彼之
鏃曰族頭也。即著于矢而有之也。此外有十有二本也。
是則戰陳之具。而鏃亦有之也。太守問曰、九矢之外、又
有十有二本耶。答曰、然矣。太守問曰、弓則幾張耶。角弓
耶、木弓耶、竹弓耶。答曰、弓有十張也。此内四張、或蟲蝕
而不足用也。六張能存也。非角弓、又非木弓也。我
日本弓、合竹木而造之也。太守曰、鉛丸有則幾許耶。答
曰、不點數。則以不臆記、難知其數也。若有用于其數、則
數而可詳知也。彼屬官二三人數之。僉基昉書曰、鉛丸
合為九十三箇。以示余。余曰、君等所數之數、我未知也。
太守曰、此是告達
主上之事。故雖知煩惱、不可不詳。太守指問曰、此名云
何。答曰、鏃砲篳笥。（又曰玉）樂篳篥。
日將暮。李膺祜書曰、
巡察使閣下、為慶遠方之人、有朝夕糧饌饋給之命、而
官廚只傳鹽梅之調、恐未合於貴人口。以生以乾、欲為
陳排、未知貴意如何。
此間筆語不悉記焉。此日也、以迎醫故、太守來坐于
船内矣。尋而數人來。既而向晚、船中人苦熱悶、不能
安居。避席於艪後、而私語。余常有眩暈之病。是時忽
發身心如醉。故不解膺祜之書。
太守書曰、巡察除云、有命則策應在我館焉。詳示之
也。余不答。太守又曰、以乾糧送呈耶。以熟饌進供耶。指
一從便。示破也。余終不答。太守曰、日已暮。書不盡言。
未詳其義。明日又當細陳其由。今姑告退。
太守乃与裨將歸去。余即臥床。

八日、問情之韓官數人侵曉來、余猶在睡褥、而謂予曰、今朝不幸而患眩暈、不能接客也、遂被衾臥、而至食時猶不起、韓官皆惟然、余雖不肖、專思不辱國名於異邦、且討速歸之道、夙夜勵心、弗敢厭勞也、不知者蓋謂好詞章誇翰墨、余豈好詞章哉、不得已也、若徒事詞章、則當和酬於數韓人之贈詩矣、而無一和酬焉、眼前客常滿船中、席不空、唯舟事是務、余豈若彼奴隸人之溧流然乎、若非對于外國、則余遂已筆談敝而甘心焉、雖然惡爲欲潔己、而自辱哉、輒應之、需諭其所答之文字如左、

韓人書曰、夜來有患、奉慮萬々、問答事不可不命他代之、然後可免、　上司之責、伏乞下諒、又曰、病症何如、早高書曰、無醫不知也、韓人曰、昨來云　安田君之病以眼眩云々、又曰、過夜兩尊病勢更何如耶、高曰、少快、韓人曰、昨日所見有差、多喜々々、又問船在米出何處乎、日高答曰、我國之所產也、韓人又問九州縣名耶、州爲九、而九州耶、日高答曰、九州謂所九國也、（余按謂所疑誤）韓人問、米既所產、則又有他穀乎、日高答曰、舟中無他穀、韓人曰、不問舟中物、問一國之所產也、日高曰、五穀共產也、韓人問五名、日高書曰、一米、一粟、一大麥、一小麥、一太豆、一黍也、（余所以曰謂即米粟穀麥、而日高何其誤之、）

折衝將軍李宗吉、與張天奎、金基晧、早來、見余臥病、問曰、　敬白

夜間臥病、不勝驚悶、何以則減差耶、　折衝李宗吉拜、

余臥答曰、今朝患疾、眩暈而不能答、　貴情願寬宥之意、仰乞、有頃、宗吉又臨余枕上問曰、敬白、　安田前儀問病勢有差減耶、未知問爵々耳、　折衝李宗吉拜、余謝曰、再回辱恩問也、芳情實厚重也、今朝眩甚矣、今少減其患痛也、安　貴慮、伏多謝、　安田義方拜、

比及食時、太守尹永圭來、而書曰、

安田眩暈之症、奉慮々々、暫面告退、

太守直至于枕頭、懇懃執余手、余雖託病、臥然所慍即在此、而不在於彼、彼固不知之、問憂問之矣、余以對于異邦人、故爲病態呻息、而面太守、余輒書曰、

今朝手足共寒冷、即今少暖乞、　公休深慮、多謝、太守曰、眩暈之症、似是傷勞所崇、又緣問答所苦、不勝貢慮、蘇煎服人蔘茶如何、余答曰、既以用獨蔘湯、似效、太守撫余手、余又曰、今朝脈微細、而如無也、太守曰、手尚寒冷、須　善攝也、余謝曰、伏多謝、不少息、

繼而裨將僉使來、余乃起坐、李宗吉、張天奎、金基晧、早來在坐、示余以上表一封、余以託病、故辭不能答、輒書曰、

今日我患病也、即今以有　三公之意、故起坐也、既疲勞甚矣、雖欲厚謝、而不可得也、更期明日、而奉復、乞寬

怒也、

李膺祜請余之永良部詩稿披之、便唱九月十三夜
對月詩、指點數句中有九月十三夜登臺之句、余語
曰、九月之句未穩、

太守曰、日高弓請看、余以語日高、日高張以出之、余書
其言曰、雖不足用、依見請奉示、太守曰、何不執其中而
用其兩端也、余曰、有術之妙、而射之以其握所為要、太
守曰、此幾石弓也、余曰、稱曰三人張也、不以石稱也、太
守讚之曰、不強、太守問曰、貴國尚文乎、尚武乎、余答
曰、尚武也、余又曰、
日本以孔孟之道為文者、亦有之、雖然
日本元來有國學、以之為文也、非但漢學也耳、二子不能
漢字應對焉、余欲使之無愧、因書如此、太守曰、尊掌三人、誰文誰武、余不
答、太守曰、安田不似武、余曰、小子非文人也、假學

日高曰、我有強弓、欲張以示太守、川上曰、可也、二子
起而欲弦之、弓反、不能張、余亦起而助之、終不可張
而止焉、余乃書曰、
未滲又被潤于水氣、故不可張、太守輒書曰、此弓名之
曰三人不張、李膺祜曰、弛而不張、非良弓也、
日高之弓、不能張、余甚慚焉、乃欲示之以佩刀、書曰、
以我曹之刀、而示之耶、太守曰、好々、余曰、先示其外飾、
太守為拔之形、余曰、宜示真鋒否、太守諾、余輒執刀謹
拔之、植而示之表裏、太守書曰、真寶力也、光射斗牛、余
乃納之、是我家寶鐵、行平之所鍛也、後日高又出刀、余書其言曰、日高
之刀亦示之也、太守諾、日高執刀拔之、瞠眼顰蹙、太守書
曰、撫劔疾視、是匹夫之勇也、余謂日高曰、足下今有使
勇態、故如此言、日高曰、欲示之以斬萬人之意、文法云
何、余示諭之、日高即書曰、我一刀當斬萬人、太守書曰、
壯哉、太守曰、安田文力精力、足當五石之弓、

日將午、李膺祜書曰、
我們明將還營矣、三日奉話、可謂浮世奇事、而臨別沖
悵、何論異國、猶願多謹布帆、順掛秋風、千萬、以飯後當
又來告退矣、是時有贈詩、載于卷末、太守曰、飯具告退、

余辭而退于寢席、此處簡之間、李宗吉、金基昉、張天奎、至
午枕頭、基昉書曰、
今明日內、問情官奉
王命來臨、點閱船中載物、前已簡々點閱之意銘心、言
及而事或差誤、則我等必有生事耳、余答曰、恭承
教示、今明日內問情官奉
王命來臨云也、點閱之事、貴國之諸職已點閱、而如
所記也、何差謬之有也、又如我三人身邊之品、安由義
方之所持、則一々示之也、日高川上之所持、則問情行
官中之人、前日聞以記之、此則其大數而不差也、且前
日投于海物品、則今無之也、皆諸君所見知也、敢告

此由敬白、彼曰、前日諸職点閲船物時、安田所持之
物見之、其他　日高川上所持物、及各人所持物開見
有難、但以箱子數及積數上達、則間情安來臨、或更閲
之儀、太守僉使已為点閲之意、固執一不開、亦伏望耳、
或有差措、則廛僕太守僉使三人必有大罪於身上、銘
心為之也耳、
前彼示上表草於余、曰、禁外見、云、余固辭、不敢謄寫
之、其他問答數言今省之、
午時太守及裨将又來、余猶在寝席、太守問曰、
午間、眩暈症如減、更如何、俺等為問、　病患更來而
未即奉可悵、蒸元散、令炤製來、此是　川上所服之藥
耳、　日高　川上、午間衛差耶否、　示之也、余答曰、幾
回奉　恩問、厚情不知所謝也、小子眩暈今也頗減、
公安慮也、但以問答之不果行患之耳、　公詳察之也、
且川上所服散藥三貼賜之、川上奉謝其恩幸也、川上
病少減患也、日高亦似少快實　恩惠也、伏多謝、安田
義方敬白、太守曰、　貴舟到弊邑已六日矣、一器之饌
尚未表情、心甚愧歎、故今日　以薄酒若餅、欲伸微情於
三代官人及諸船人、如強出　臨好矣、病未可風、俺等
當進去耳、余謝曰、以　尊情承聞、　賜酒饌之事、卽今
欲出而謁、以奉謝之也、伏多謝々々、太守曰、病且日熱、
不必具服、故太守云爾、日一々對客、則必嚴旅服、然尚嚴服、三人同出樓上、日高

川上　以病不接客數日焉、是日俄出接、將供膳、韓人書
問曰、船中滌水比前如何耶、余答曰、滌水十倍于前日
也、於此事則更有可奉告之一儀也、爲詳乎舟人之論
議、故未及告之也、日高書曰、我國好男色、　貴國如何、
太守曰、好色之心、人之所同、童子進供膳、乃應彼之需、
而使我舟人亦列于坐、因書、以船中之人、非同席之者
也、雖然、船上以席不具、故任　三公之情、令之列于下
坐也、故奉告之、敬白、
每人各供一膳、膳以高盤四足、陶器七箇、缶四雜糕一、一是
白餅、一是生蜜、一是麪、一是生水煎、一是牛菜羹、一
是紫茄、以土醬和之、一是西瓜、執著之前、燒酒一回
飲之、余曰、
信識厚情之至矣、而我輩元自不知異邦之食禮也、但
食耳、不合　貴邦之禮者、非傲也、殊以奉告、太守曰、此
果卽西瓜也、痢病多喫極效、幸多勸、　川上如何、又曰、
天涯相逢、這是樂事、
太守問、舟中歌乎、余答曰、無、太守曰、不為也、非不能
也、太守直使一童子歌、余乃促摘野吉村二人出而
發擢歌、稗将李曆祐　明日將還營、余勸之酒、而書曰、
為述一別之情、更奉勸酒、傾一杯、則多幸、曆祐謝曰、海
國見飲餞之禮、多謝々々、
余與日高川上相議、而贈曆祐以芭蕉布二匹、曆祐

固辭曰
以主贐客古之禮而以客贐主事反甚禮却雖不恭雖
希亮在余曰恭承示旨我輩為客而以贐則雖似非
禮而　貴君先我輩別焉暫留此地者我輩亦無辭而
汲微意則多幸然而物固非品非強之也但敢再述卑
情伏願受用也膺祜曰禮云〻〻豈在玉帛哉
尊等芳情已領受於無物之前何必在物願還収以安
此心余曰從芳意還收也
言語雖不相通素心共歡青眼同合幸此夕片月照
大海金波漾孤舟佳興亦多太守書曰
還家見此月能念今日事余曰月是家鄉月還家更為
貴國之月毎見片月之色當憶此清談之夕膺祜曰既
醉爾酒既飽爾德愛此情人不即歸之詩可謂今夕
題語也余曰今夜吟詠成則明晨當奉呈之膺祜曰我
行當在明朝一別後更無相逢之期海雲島樹無非助
余悵懷明日發行之跡當立馬船頭更伸無限此意也
夜間幸須安心調病焉
二更三十歸去是日膺祜贈詩曰
水市逢君夕天西火正流同文箕子國殊服隊摩舟珠
玉毫端落刀圭病裏慈神明隨處護鮮日照心行
幾種鯨鰐窟驚夢聽瀬寒碧海歸帆日紅樹霞井欄
歲在黄兔七月八日

朝鮮國錦城蓮幕從事駒城後人李膺祜謹稿
題其封上曰
步安田韵奉別
薩揚　三代官人
余問曰同文郎言同學周世比干箕子之文藝耶殊服
郎言異衣服之製耶膺祜曰然余又問其所步韻之詩
應童子清學之立下歸者膺祜曰一郎江邊閒行
一郎江亭夜作之韻也云
九日余晨簡三官人曰
今日平安恭祝〻〻前日所被點閱櫃箱則無敢有差
誤也　貴圖之諸職等未問之我臣從等昧開示之櫃
箱船中有許多也皆投荷於海沙海水之後所見得而
臣從等亦所未知前日危難之時投于海耶否也以不
詳記故　公下之諸職等未能知者非諸職等之怠也
敢以此言奉告也願以當然之計如　貴意則為好敬
白
李宗吉金達秀張天奎等呈来達秀天奎同書曰
眼病快愈幸也吾二人昨日未來者為　貴船櫓楫新
造米請得事作文報上官無暇不來也休咎也余曰眩
瘧也但頭痛耳無敢妨于問答也彼問曰船中水入如
前十倍云〻不勝驚慮終若此水入不減則將何為耶余
曰當以誠意而欲奏告于　諸公後刻更宜許言也櫓

楫之事亦在此史更詳記之、余問曰、巡察閣下之裨將寄于我詩句之中、有紅撥覆井欄之句、未解也、仰願解示教告、多幸〻〻、達秀曰、撥花應開時云、余問撥花貴國以何之月開綻耶、達秀曰、以　貴國云耳、我國不有、中國亦有之、余曰、未知清國以何之時開發也、達秀曰、未詳、余又問、有山撥花也、紅撥但疑耳、達秀曰、山撥即紅撥也、余曰、能解之、天奎曰、我同來虞侯公病發食飲全廢、臥不起、悶〻又悶、故更不來也、余曰、始聽　虞侯公疾病之事也、廢飲食臥而不起者、實尊君等之深慮也、病症如何耶、我輩奉慮頗驚痛、欲往問而不可得也、伏〻　二君以此言奉告、則多幸、願喘以加保養急療治也、二人敬白、宗吉曰、舟中入水加耶、量一我裂此事也、余曰辱　貴慮、水入十倍于前日也、故欲以此事之始終而奉告　諸公也、雖然以有議論未果也、余曰既欲奉告也、宗吉曰、船體詳見則傷處多焉、木板附改、則有可救之道乎、

船居於沙上數日、嘗以所傷於風波且載重物、舟板日裂貫木日弛、自前日潮大滲多、因議於船長舟老、及舟中有功者皆曰、初未嘗知舟材朽腐如此也、今朝剝包板、則既不以可釘焉、且夫舟形素仰尻也、而今也舳艫頽敗、却如俯覆、始此淪吾邦之舟工所不可修也、況異邦之拙工耶、畧者投私財又不得已而投貨物、然而船難保焉者、寔我輩之不幸也、不言火矣、我船憑于彼舟而歸也矣、衆議已決焉、俄有寄宗吉之問、故答書曰、

無以可救之道、舟體延直、而船形已敗、釘絕板破貫木脫去也、嗚呼無奈之何耳、本船小船及載積之物則皆燒火之、而更以官物三箱、及官廳之牒簿箱一、且各自邊具物、從　貴國之國法、自陸或自水路、而欲得大恩之送到也、仍如微細事、則往〻欲奉告之也、伏懇白、宗吉曰、持言太守前、

歎飭漲船內、席板浮動、韓人亦見而失色、金基昉曰、上尊三人、夜間病勢更如何、余答曰、日高病勢少減于前日也、川上亦少減痛傷也、小子眩暈癒並、但頭痛耳、貴問多謝〻〻、基昉曰、今見船中水入、大加驚駭、無論衣服器皿、粮米麁脆使從人下隷一併移置上陸也、余曰、今船人無濡也、　貴情多謝〻〻、乞安意、

晨李彥培者來、金基昉示余、余曰、太守之親族也、余問官職、則曰、同李君詩宗之也、蓋是亦折衝將軍也、余勸之酒、彥培告歸曰、

吾以國事偶遇此、多蒙厚賜、敢謝〻〻、今作還歸、不勝想趁、幸望平安以歸　貴國、　李彥培拜　今夫答謝

巡察裨將李磨祜、如前夕之言、來爲於船頭、上我舟而告曰、





今余將歸矣不勝悵然望須好々在好々歸奉別
三代官人
此日舟事殊繁恨不得酬二十之別悵矣宿禍又曰
人之利害榮辱無非天也幸須順受之此豈無苦盡甘
来之日耶余亦答彼似語不能讀余即點其句讀謝曰
利害榮辱皆天也宜安也
韓人曰夜来　三位差病如何舟中水患亦如何奉慮
萬々此問余人　余曰漲水十倍于前日也故今日更欲以
此患之始終奉告也未為其穩穩成則恭當奉告也
前日請而濕濡米秋陽方熱舟人不堪冒暑沙上蔭
以布帆韓人書曰
前帆竹檣茯次船格下陸云不為下云之宜分附如何
船長梓元曰粮米數為滲水濡不蒸則腐前日置早
鍋於沙上請持來而蒸之余書曰
大鍋今在沙上濡米不蒸則朽腐故用此鍋而欲蒸舟
格欲到則禁之又　貴國人無持來如之何則可涉彼
曰沙上所置之帆　貴舟人將持來何必費力使我國
之人輸來耳余曰已以　諸公之言許而撩帆而運
于沙上而更得　諸公之許擔帆而至于舟雖然卽令
又諸君之言實以叮寧反復也嚴命舟人而當令無下
也從之以　貴國之人勞擔大鍋而今到于我舟上則
幸甚不然則米將腐行然韓人擔鍋來彼書曰官物田穀

去納於
貴薩摩人之物邪、箱中之物、又何物耶、余答曰、官物
四箱之内、三箱即年年以我
薩摩侯之命官人調文之、而告之代官、代官令而所謂
之芭蕉布也、即代官在島中所治一島之諸書、及
記等也、彼曰、四箱既是官物、則今於報　司之際、不可
不點閲、願一一開示也、
於官物則固與二子盟、弗當開示矣、彼屢責之不敢
開示焉、因書曰、
以其箱示而當謐示之也、開封而示之、則不可爲也、
然出其箱、則五箱也、故又書曰、
前書以箱四箱而記、今見其現物、則五箱也、是島中
税法之数所入也、依忘失遺其數、多罪々々、今以其箱
數而奉示、彼曰、既示其箱、則何難開示耶、余答曰、我
侯之用物、而於永良部島代官與監職同封之也、所以
難開也、雖然以此言、將不可而強可令開之耶、以我
侯之用品、難開再奉告之、仰願察我輩情、則多幸々々、
彼曰、以貴侯之所用、代官監職同封之、故有難開、
則五箱必各調如逐一指示、以使報　司也、余乃議於
二子、概書其品數以示之、
午間、太守僉使來、余書曰、
郷依析衛李君亦來、我小舟既破壊也、而恭得

公等之光臨、更述其事、久被悩荒濤暴風之故、欲傾
而滲水增、今日正十倍於前日也、且舟體延直、而非本
之形、釘絶枝破、貢米亦脱去二寸許、令畫舟中之水、已
溢于舟前間枝席之上也、自前日至于今日、多煩　貴
情、此舉也、實恐又知　貴國之煩也、雖然今也我此小
舟絶不能用也、故以本舟及所積載之物火之、但以官
物小箱四箇、及身邊之具、二十五人同從　貴國之法
而陸行或水路、如其指示、而送我輩、而令到于其可行
之地也、謹仰　慈恵也、且至于微細之事、則曰、欲奉
告也、誠惶敬白、七月九日、屢官人分書曰、今且書示萬一
萬驚駭漂到之初、只以擄摘二物之改造爲言矣、今於
多日之後、省此破傷不可用之旨、何其前後之相反耶、
詳告其由也、余答曰、此舉也、　貴意亦恐、誤察識也、
一、是故以下二行、余問一答、紙端多、不以開誤暇写
然而今以詳記焉、是故　貴意
賤稿二子及松元等、從衛門不敢錯寫之、故此
多誤、余亦忘之、今不敢錯寫以下改此矣、我小船多日
嘗大洋之風波、辛苦而漂到于　貴國也、斬船長勘治
衛門亦曰、正天助之幸運也、今暫在洋中、而不能到于
此、則其災難計、始識舟之如此朽傷、我輩未來不知
其破傷之多少也、船長猶初驚愕、但始終憑此舟、而思
歸于我　國也、豈謂捨舟而火之也、二十五人無滲水
之入胸痛而媿悲懷也、如但據此舟、而雖少許官物及
我物載之而還于國也、故但欲擔撩得　貴恵而改造

多

之今又告燒火及積也、實如　貴情亦後祖友、
甚思其煩　貴情而議論此事者二晝二夕也、今也不
得已而奉告鼻情如此、伏乞明察識此意、稽首謹言、太
守即取筆書曰、我聞李君之言悉　貴意、今又來路
詳察　貴舟則造成已過十一年、忽付校改造、亦又
腐敗、大洋逢風漂到此地、而幸免全没之患、不幸之
事已至此、亦復奈何、從陸從水之事、此非自下擅使之
事、當以此意備報　上司轉達、
國王以待　朝廷處分　尊等安意調病、毋用過慮也、
余謝曰、謹奉　尊意實惠情、不知所謝也、我非爲此自
進退、正如窮焉、雖然以有　諸公之惠憐、故一十五人
以身就安也、今又聞報于　上司轉達、
貴國王之事、實是於我輩天祐神助而已矣、安意而待
其裁許也、伏多謝謹言、
此日　朝鮮王賜餅、太守書曰、今不記之次第餠
貴國之餅饗皆甘香、而我　國之餅、味太淡、能適　貴
口否、余所謝之、稱今共之　太守曰、不腆之物、何足謝、爲還用愧
恧、又曰、舟中之人、或有剃髮者、或有不剃髮者、是何意
也、余答曰、剃髮者曰二才也、不剃髮者曰合總、又曰總
髮也、我
日本有之也、又如醫人學道家之學者、皆曰總髮也、又
十六七歲以下皆總髮而稱若衆也、又曰若衆、即字

通俗如此也、舟中年長之三八、則我輩三八之從者也、
如前夜所言也、太守曰、十六七歲之人、總髮而謂之若
衆則舟中又有年近三十而不剃者、此則道家耶、醫人
耶、余曰、道家醫人皆總髮也、或十人之内、一人有圓頭
而所謂如佛家者也、是則稀也、故略而言耳、今舟中
之童子外、二人即非道家及醫人也、如我輩陪從之者、
有三五人、則其内一人則六凡總髮也、雖然以是非爲
例法也、適而大抵如此也、
日没、太守及屬官歸、
此晨金基晧告余曰、
有一七人、聞　尊公盛儀來此船、以禁人之故不入、
余答曰、君往而伴來、彼即伴來、其人贈詩曰、
謹呈
萬里基邦底事臻、涉然舟楫海南濱、何妨萍梗浮蹤客、
良常以沒失路人、數面男兒猶似舊、一盃余酒味多新、
回瞻日下鄉山遠、幾向白雲憶老親、　貴賞
余書曰、答　壽君以七律詩寄於我也、足君今過壽
學之年、纔二十三期乎、所作實以杜老之風也、長識讀
貴國之寶也、遂將衣錦繡矣、謾以詩賞、多罪、但寛容也、莫
遠曰、不敢當盛獎、而年今二十四耳、又曰、鄙稿拙錢不
宜掛眼、唱和之教、仰感仰感、倘賜酬唱、當奉謹以璞一篇、不以
百朋其感爲如何哉、酬之不許早晏、待之、何傳邪、

爲曰、七言律體、諸宗所爲難也、而今見王李之風骨、爲而
彷髴々々、次韻之事、則乞暫許之也、後日奉酬、貴惜
也、願勿罪也、
基渤又齎二詩示之、其詩曰、
敬呈、
君家有父母、朝晡侍側者、安知箕子國、孤帆涉滄瀾、
任應賢、
莫歎滄流千里身、天敎君我一相親、扶桑影下紅椒國、
泰伯雲仍幾萬春、
任應魯、
其八不來、基昉書曰、
不來八人二首詩、何以歸答耶、余乃誦曰、復二任君諱鼎之
懇摯之情意、但泰伯之字、不知其所由也、有所謂滇國
有泰伯者也、未知形樣體之字耶、更以便宜解之而待
見示、多幸、唯如其情、則多謝々々、敢以却寄、己卯七月
九日、　日本安田義方敬白、
午間又有依李宗吉贈詩曰、
敬呈、
堯日檀君國、殷仁箕子居、休論不孝於三力、得諸箕風
引三山下、客從萬里餘、童男成聚久、諸俗果何如、
七絶
即今天下澤腥塵、一片青邱禮樂新、知爾中心無去處、
風帆東自馬渠津、故[illegible]

擊劍悲歌起、西南大海深、推忠國意感、爾憶君心、
鎮江居士趙澤
余因宗吉謝曰、
辱　趙澤見示賛韻事也、堯日　腥塵尋劍之二章、俱流暢
高渾、不可敢不報也、然而今我於中懷千端萬緒、不暇
報于席上也、更得寸隙、則當奉復也、聊表微意、己卯七
月九日安田義方拜、
文政二年己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書於朝鮮釜山浦
薩摩　安田喜藤太源義方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二　終

朝鮮漂流日記巻之三自七月十日至十六日

七月十日朝、物種點閲諸官來問答許多、今舉其一

二、役書曰、

前日物種点閲時、以大體記録數目、不為昭々点閲、則驛官來到更為点閲時、或有違錯、前日所記冊持來示之、銘心見之後、以此昭詳答之、暸望々々、再、余曰、仰願以尊公等之所記、而辱被示、則幸甚々々、彼曰、昨日所示棄船請歸悵然、殊令惻也、諸 貴公萬里他國、歸思滿空一刻如三秋、期面速歸之道、而船裝器置之物、收拾聚盛一一兒、或二兒、或三兒、以風席堅對終為隨身領去、爲好、余曰、識察棄船而請歸之情、而辱殊惻之、貴恰也、實一刻三秋、歸與之歎如、 貴公之所言也、順教示被聚而盛之、盡力、而今減少、而欲今 貴國之煩少也、伏乞萬事鄰國修好之厚情、何之幸福如之乎、謹多謝、彼曰、問答修毅、谷種調記持寄一々謄出以老、 貴公實數、比見京驛官下來問答時、亦以違繼同生事之弊、如何、余曰、以問答修毅、各種調記而開被示之事也、多謝々々、京驛官下來偶之時、當今答辭亦以違于前日也矣、惟望 尊等安心也

午時太守來問曰、

三官人之次第減症、多幸々々、卑職遂已胃炎中暍患泄悶苦々々、余問其症、太守曰、即是朝夕鬱滯之症、過勿為慮也、多謝、情念余曰、以我之故及于此乎、太守曰、賤疾豈因 尊等而作也、此是暑滯之症、煎服數貼消滯滌暑之藥、自臻差可、幸勿過念、以安此心也、

童子次郎居恒勉侍側、太守特愛之、熟目之、而書問曰、

次郎之父母存乎、想切倚閭之望、為之憐悶、余答曰、次郎父存焉、母乃生次郎不月歿矣、

太守曰、

松元之為人通達錬熟、極為可愛、余答曰、能通錬于舟事、歎勞于舟事、太守曰、汝亦通錬于舟事、隨事熟解、又能好飲酒、人器不草々、太守問曰高之年、余曰、二十五、太守曰、 尊齡二十五、賤齡則倍 尊矣、余問其許、太守曰、五十、余乃祝曰、壯健也、太守曰、白髮星々、頭童齒豁、有何壯健也、太守乃傾冠開唇、見其齒髮、

太守書曰、

我 國法例、漂船到泊、則枚報 一司、後至承粮饌助給之題、則自當日計給粮饌、今番則初六日、有給粮之題、自初六至今日、為十日、每日三時、每時一人一升式、合計二十五人一日粮為七斗五升、合五日、合為二石七斗五升、今日則 領受也、

余乃諭二子三人同出謝、余即書曰、

以 貴國之國法、給賜粮饌、謹奉承 尊意、拜

貴王慈恩之厚也、恩澤深於尋、高萬丈、不知所辭也、
宜拜受而奉謝、國法之恩也、日高義栖川上親欲安
田義方誠惶誠恐謹言、
余又議于二子而書曰、
既蒙恩意而厚賜糧饌之事也、雖似湖失敬然而偶
以表卑情也、我小舟所藏之糧米、今猶存許多也、已識
國法之至矣也、雖然藏糧米、而又拜受今日之所給、則
實是重惠也、以是奉告也、我船藏之糧及小減而更欲
奉告之、願至于其時而賜之事、如何耶、未知其可否、若
以此言為然也、則伏望於待日以往待奉告而又賜之
也、雖然唯從貴意之所在而已矣、願教示也、太守答
曰、今此給糧之事、乃國朝交際之盛德義、義則卻之
不恭也、留之慢命也、不敢自下指使、更勿辭領受
毋使卑職不安也、余曰、恭敬貴意、我輩亦雖思不恭
之事、聊問貴情而欲從其當然也、今既被示其義、但
是此從也、不敢擅我情也、
少焉、金達秀小舟載糧饌來、以書捧于太守、太守以
之示余、其書曰、
己卯七月初十日、粮米計給、
醬二斗、
胡椒三箇、
石魚一束、

自今月初六日、至初十日、五日、糧饌
太守書曰、是也、今當升量領付也、命出我小舟領受
於是令船長松元領受之、松元將舟人出而領受焉
太守又書曰、已領付松元、而一石為十五斗、二石七斗
五升為三十七斗五升、
且書曰、
松元曰、給米領畢、既而載之我舟、我三人同拜謝、余
船長云、即今拜受其賜也、而今在于此、伏奉謝、貴國
之恩給也、誠惶敬白、
太守曰、
今日則頗泄氣、譲未可穩話告之、明日再會、余曰、當加
保養、太守曰、多感厚念、太守與矣、
十日、太守早來適余舶、因請、
前日繫舟之沙地、置我輩之楫及帆桁也、船中薪之移
之於此所、而欲用薪也、願以貴國之格等而移於
此所也、然因遠之沙以來、適斷折為滿殘、因以此請、一日太守曰、
楫與帆桁移之不難、而既入於捜閲之中、則譯官下來
前不可擅便用于火薪也、次俟之也、
此日、太守來坐於船内、余所藏之畫軸、適在坐右、
便掛之舟壁、一是浪華狙仙所畫、一是京師月岡雪
齋所畫也、先展狙仙畫、太守觀之書曰、
此是猿猴耶、毛勢生動、機變奇真、果是名畫、好個簇子

也、

便掛雪齋画太守書曰、

綽約嬋娟之態望之若一幅活畫耳、又曰、屈極工矣歟、是女子之擬粧而何皆散髮耶、游於翰墨恐非女工耳、

余失之答稿太守曰、

貴国大坂城有一十九歳女子善畫楊柳苗鳥者、今忘其名、為帝都之通辭、帝都之遊辭無益也、帝都有十九歳女子善画者、其名不知也哉、國女子之善画者、帝都及武藏國等許多有之也、若一一不臆記也、太守曰、許多否、一一不記名則安否、風流可謂泛然也、奉呵呵、太守又曰、朝服可以奉覽、余答曰、朝服之具出、則不必之也、有冠服示別種風今也、此旅中之故其略者、各攜之也、輒示余之朝服、太守曰、衣冠何以見與、仍余曰也之不同、身時之禮不在也、彼卽下裳也、太守曰、冠則無佩、余畫而冠以示之曰、此卽我輩之冠、胡拜所着、太守曰、尊亦一揖否、答曰、余未學、画太守曰、飯之與告良人、

太守歸、而品物點閱之、諸官之而數書以言物品建於前日、余答曰、

者、則少也之、而無敢意貴稿之數也、少者則欲足之、而無其物也、更若何、雖然我聽忠有大術也、休慮慮、彼曰、不眞吐者、都尊公之罪、我等亦有代罪之罪也、余曰、如意意、又不許、又非無尊公之罪同、陪其罪人、此當防萬人也、彼曰、任意為之也、

忽聞舟下喧嘩之聲、舟外大騷動、金基時書曰、

昨日我等下隷以執梳罪、尊公隷等今方羽之、欲何

昨日彼之下隷竊我僕之梳、而匿於其便通、第露轉其罪、余書曰、

竊之盜也、坑其梳而梳墜矣、是画也、何罪之有

其紀、次與曰、彼盜梳者之所為也、各子沙上、安太郎、平助、控在傍、所許作疾而逮捕之、余使李東馨在涉邊、欲許之人不可、擒捉上我舟、束手髮縛之、余自舟窗望之、則罪人望余而叩頭其眼遙奔亦、汗而舟、而大憂懼、且書曰、

卑等不得禁其下隷、吾等多罪罪、吾等下隷方欲嚴罪而貴小舟人不捨、請余捨之、今又堇治其罪計耳、彼曳縛而將還韓人進而將去、我僕三人遂捕之、繫地、號呼喧動、余書曰、

貴國下隷不動移、而宜置于我小舟也、而後更許示罪、示許之也、但如貴意耳、余之答曰、自昨日欲令無罪也、



然我下隷等不可、而如今之事已聞、貴情也、故令
捨之、而應于貴意小罪之則、為好、基昉曰、方欲赦
計耳、吾輩之憤、不可盡言、多慚々々、余曰、多愧、實知
貴君之憤、宜休遑怒、即令所令解捨之、又曰、殺不恥
死也明矣、勿強傷乞々、唯俟貴處分好、基昉曰、此事
令李君治之乎、
即令解去之、韓率直引之、跪于沙上、僉使大聲糾
問之、遂伏之于沙、韓率左右立、脱其裳露臀、諸老以
撤欄之棍者、笞之三四、罪人出所盜之布、以笞三四
而出布二三幅、又笞三四而止矣、便以杖作之、長五
厚五分、廣四寸五分、狀如此、此揩兩其椎、
方、全體小紋、前日所鞭笞者三四人、爾後無
此日之盜、即李宗吉之下隷、宗吉性素端正木訥、
乃有大愧色、而書曰、
羞愧無地、何面目見貴公乎、余曰、下隷之過也、雖然
然々々、貴情則實然矣々々、今嚴治其罪、其罪治而後、又
何之慮耻之有乎、乞諸君安慮也、宗吉曰、慎心擇宇歸
而更嚴治許矣、然顔愧不敢擧頭也、余曰、我輩亦知
貴愧之深而有憤也、但慚　貴情而可足焉也、宗吉曰、
厥隷罪不可畧治而止也、歸宗官而殺之、乃已下諒
々々、余曰、不知、貴國之罪之所法也、雖殺、治非我所
知、然令不至殺、則却是為好、

韓官皆已歸、滲溢舟人不勝炊且浴、因以小材架於沙上、以布帆覆之、炊于其下、於是乎舟人等不苦我三人、而竊飲酒於其下、且飲韓人、巳日將入、下官人持簡來、其書曰、

何其無禮之特甚乎、不識私等任意下陸者、極甚慨然、自明日為始、無一人下陸、無至致責如何、余書曰、上三官人之所言耶、彼書曰、然、余書曰、已禁下陸之事也、何其無禮之一章、則明日接待　太守公及六官人、而詳告其二三事、故闕其答也、

称吏李宗吉、金基昉來、基昉書曰、　敬白、

俄間平安耶、貴舡人等下陸從宿、為計云、聞不勝驚慮萬々耳、我国法、無如此下陸患宿、即今上舡、之戒嚴飭舡人、而若或下陸夜宿、則後有大責於三官人、今速上舡也、余答曰、船人等下陸之事、非敢夜宿之為計也、船上陝陋、不堪浴且喫飯等之事、故於船邊之海涘上為之也、今已畢、故欲上舟也、而既聞為嚴飭之、貴情也、速令而使各上船也、乞休深慮也、敬白、

昨日、韓人有以書問治病之法者、余書以答焉、今日又再請焉、昨日、余答以不知、然今日復問如此、　昨日之來書曰、

身為獨身、只有一子、年過三十、又無繼姓之可愧、而自大昨年秋、作寒作熱、尋常呻吟、間有苦歇、至昨年九月、大寒戰病、卧至今年三周、一樣苦痛、至四月、滿身浮氣而亦有間歇、今則一身全浮、甚至於臍闕、食飲全廢、語音且不分明、見今一縷殘命垂在喉間、若不保此劑、其中又以劑點全既黃者至七八日矣、蓋前後所用雜草藥湯劑、無所不至、而一無動靜、此何症病耶、居在大國者必有見於此等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毋惜一勞指敎良劑、至望々々、余乃復書曰、有以我為醫者也、呵々、我非醫也、何事耶、然懸慮其窮迫、嗚呼更加保養、得良醫而治之則為宜、後乃今日再請如左、

謹復為上、

鄙之病、出於無可之症、而年時痛還身浮之、到今死外無望、又毋侍下、死不瞑目矣、其間逆醫論藥非不細、而未得分效、病轉益沉、於昨日書告、非徒識見超凡、貴國藥亦異於　朝鮮、多有奇效、故果為仰告矣、　示中有我非醫也之敎、寔俺所望更加、　諒夜名藥下示、合望、罔訴病況不備、

乙卯七月十日、病人趙攄國　拜上、

余復書曰、所復之書、熟視復讀、已識心情之切也、君病而經年苦痛、正於我斷腸也、若知醫家萬分之一、欲竭心而指示之也、雖然、昨日如所言、醫事絕不知也、嗚呼無奈之何、憂患生死、四海實為兄弟之思、深憂滿悃也、欲援之、而不知所治之法也、我非以所知之事而措之、

也、唯懇慮之、察識其心、不知所言矣、我
日本醫法最勝于他邦也、若有我舟中達于仁術者、則
令君之齡當令壽也、我舟中無知醫法者也、實可不歎
息而悲乎哉、　日本安田義方拜復
十二日、夜來風雨、今朝天色非常、船長曰、風勢殊惡、
曩者放置鐵碇三枝、於前泊處、請使彼運致之、因簡
曰、
奉告　三官人閣下、驚濤將催、風氣雲色變于他日、危
舟殊慮々焉、前日所繫船之海中、放置鐵碇三枝也、無
碇則無維舟之術也、以　貴國舟及　貴國人、而以潮
漲之時、載三枝之鐵碇、而速令至于此處否、乃我舟又
倍壞崩也、伏乞、七月十二日、敬白、彼答曰、奉告
三尊公前、夜間病候快差否、日明即欲往慰、而我等亦
是客地也、而見爲難趣、未往見、可歎々々、以墻曝晒米、
亦不濕而以風席覆蓋耶、言飭匡從人、着實爲之、如何、
我等待雨晴即往計、而　貴舟什物中、所卸下者、鉛鐵
々之物、無遺箇々、使此下隷等收拾、善置勿慮焉、所示
鐵碇、依教、待潮進運致于　貴船下、知之可也、
見書吾否、此便
回示爲好、
七月十二日　李宗吉
金基昉　拜手々々
張天奎

頃刻而甚韓人既來、而告覆沙上所曝之米及船具、
余復書曰、
見復之書簡熟讀、　三公夜來平靜、依喜々々、暴雨更
無害、又幸甚、所曝晒之物、以　芳情蓋覆之也、多謝々々、
鐵碇之事、待潮進運送之　貴意、我輩安慮、得面謁而
宜謝之也、聊報呈、　三人拜手、　太守答前簡曰、
奉復
云代官旅榻早餘甘雲、今人欲蘇蓬宮　旅懇想一信
他時爲之奉念　示鐵碇當依　成命、我舟人使之遣
到于　貴舟、而貴舟既泊在海邊、則雖有驚濤暴風、有
何更慮須　安意自便、勿用過慮、而歇官進留、奉候謝
曰旱餘甘雨似蘇、　諸公旅懷一慰乎、更歡喜々々、
舟客不赤倍也、鐵碇之事至謝、　貴悟爲先、是安慮、歷
期而餘之拜謁、安田義方拜手却復、
朝飯後、雨少歇、李宗吉、金基昉、張天奎來而書曰、
京譯官方來數十里、未久抵到此處耳、余書曰、方知
貴國法則其速也、各欣喜々々、彼曰、尊公之定歸、在
驛官之問答、相對問答時、善言也、余曰、伏諾々々、彼曰、
譯官逕見時、　三公以章服見之也、余曰、元自章服而
欲見之也、諾々、彼曰、　貴公等歸　貴國、更爲何官、余
曰、未知也、我輩歸國、而其賞又其貶、不預之、即日高川
上、安田、三人同直于柳間及四節間者也、若有賞、則日

高者爲　本國之代官川上安田行役之前亦是爲照
官職也、又復之也、然而與褒賞或賜爵未能知也、彼曰、
諾々、而幸望褒賞高耽我等午夜祝　天顯望千望
萬望、余問曰、京譯閣下之光臨、在明白耶、若在明日、則
乞飯後徐々來也、彼答曰、姑未來、到而今日當來之耳、
彼又曰、此等問答記、并藏之、勿煩、而我等之問答專爲
尊公情厚秘密情談、勿煩爲好、余答曰、我亦專懇　尊
二公之情厚而秘密之談亦宥、　尊二公之心中、我則
能諾之也、乞　公等勿輕忽、多幸々々、彼曰、歸鄉欲從
陸耶、從水耶、審填大國之事也、不可泄言之也、爲　尊
公問憐之意也、余答曰、既豪　貴國之恩澤是多也、今
也我輩更無分望、水且陸之情也、唯從　貴國少煩之
亦而欲赴歸也、無敢乞望也、以無煩　尊慮爲乞耳、
伏尊意極多謝々々、使拜辭、彼曰、由陸則諸物勢當火之、
將何爲耶、余答曰、若由陸則當由陸也、由水則當由水
也、更無所乞也、若由陸則身邊之具及官物而已矣、然
則以餘物何煩之有乎、踏若由水亦無許多之品物也、
只所藏嗜之酒壺及豬肉等、增于陸耳、仰願但如　貴
國無煩之方而請歸而已、彼曰、昨日　貴舟下人下地、
故上舩之意、言告矣、有不安之意、我　國法外國人漂
来、任不得下陸、而前々不禁者、特有憐愛之情也、譯官
来此、更無令下陸爲好耳、余答曰、無敢不安意也、謹奉

貴國之國法也、自今日不下陸也、而況　譯官閣下来臨
之時、不敢下陸也、
彼戲書以請酒曰、
吾酒何不出乎、不毒者也、余曰、我物也不吝、乞之則有
不敬之意耶、彼曰、小無不敬、不恭也、彼又曰、吾等爲
尊公豈有小忽之情耶、余曰、　尊情不知所謝也、伏諾
也、彼曰、好笑談也、余曰、二十五人之内、嗜酒第一川上、
第二日高、三安田也、以疾患二子不飲也、故安田日々
曠言傲邁、驕于二子也、彼曰、貴杯不吝、許張君則拂
我無意耶、因彼行杯未及言天奪如此　彼曰、我國殺国之求、箕子
都于我國平壤、敎入禮義衣冠文物、皆遺制也、余曰、既
知箕子之賢至于今也
午間太守来問曰、
三官人疾病夜来漸差否乎、又曰、二官人之病尚無
差效、因然待雨歇更召前日看病之醫、更命藥以奉、昨
俟之也、醫在處此去二十里、又曰、問情官今夜入来云、
自今以後、　尊等通情似便於筆語、可幸々々、答余郁失稿
太守又曰、下隷亦下陸、　禁令而前日下之不禁、以其
或舂米也、或汲水也、其間不無顏情、風以權道而至於
下陸、而宿尤不可擅許、昨有送隷書吉之事、問情官来
後雖一人不可擅下、且前日我輩之問情、如或拘左生
事必矣、依前爲之可也、答亦失稿　太守又書曰、松元以一艘

之長不能操刮舟人之下陸、可憎々々、可合罰飲一盃、
飲而不知為罰以醉為好、亦倍可憎也、呵々々、余答曰、好
如貴公之言也、好如　貴公之言也、御不能操持者、
以醉之故也、
乃呼松元飲之、太守欣然、余曰、
見許其罰多幸々々、更罰之則、欲以金谷之數也、太守
曰、昨今兩日粮饌領來、　命松元領受如何、松元今飲
罰盃不知為我如欲飲酒之時、故把其罪則當用何罰
耶、
己卯七月十二日、粮饌所給物種、
白米一石、
硫朴四斧、
土醬一斗五升、
自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粮饌
余謝曰、奉賜昨今兩日之饋饌事、謹奉謝　恩義也、即
令命松元也、領受而更當伏謝也、
每受粮饌則船長出而領受、入而告為、我三人則必
章服拜謝于太守、是日亦同拜受之、余坐右有酒盃
示之太守、以書曰、
此器稱鸚鵡杯、小子坐右之珍藏、而又備琴劍之二器
空則立、半則覆、滿又立、與所謂聖賢之宥器變、是以又
有禁邱頃戒之象也、以備于　尊玩、太守玩之而書曰、

無其臺字、所謂之自警盃乎、
余乃盛水、過半而不覆、余甚愧、而盈之再三、終不覆
因書曰、
猶如偽欺、實寡汗愧恧乞宥恕也、
余藏之久矣、故知其能立覆也、而今日不立覆若此、
觀察乃小水勢、而徐盛之、即半而覆、滿則立、一如前
言也、余書曰、
今如初之言、實幸甚似欺、而甚傷心神也、太守曰、雖是
自己之事、自昨至今、如是用心用慮、可感々々、
童子三人有坐、太守問曰、
此兒輩即通引也、余曰、通引之二字未知也、太守曰、即
使令之任名、
日將斜、忽聞浦上樂聲、韓人曰、京譯官來也、我舟人
皆喜、有頃、青衣人來、方至梯下、船長松元扶之上舟、
摟其人以　日本語謂曰、波自迷底、彼自迷底、（謂相見始）
直下梯至于船內、其貌鄙俗輕浮、振眼睥子睨、卒然
坐于太守之側、太守及諸官人、皆肅然、我三人章服、
以國語為始相見之禮、彼亦曰、波自迷底、波自迷底、
余國語曰、我船洋中遇颶、幸免其危難、而漂到于
貴國、自初日至今日、辱恩幸、（余所國語今以漢字譯記之也以下倣此）彼
對曰、左樣泥御座利麻須、（也譯然）余國語曰、船經危險、
既破壞、故欲得貴國恩惠以遂也、彼對曰、左樣泥御

座利麻須、彼所答唯若此耳、其他之言語則皆非我國語也、我輩雖傾耳聽之、然不一通焉、我又有言則彼只答曰、左様泥御座利麻須云、我三人議而更為說辭、且使船長松元言之、京譯官亦屢言之、然彼此不相通矣、皆曰、非筆談則不以可通、故余書曰、

我小舟、既伐柱而投于海、捨揖而漂流也、此下六字不詳、松元見余手書、而自傷膽寫之、是故有不可讀、而今削之、不敢補正焉、暴風荒濤、舟殆危、幸得天助而漂到于　貴國也、而蒙　恩惠、而繫船於此處也、殆舟人謂改造帆柱及揖、則以其　恩幸、方宜歸于本國也、雖舟者已五六日、滲水浸漸多、入於船中、飯而舟破壞、欲所貫木脫去、鐵釘折、正此知洋上被傷風浪之甚也、今也滲水溢於舟前間、之抜席上也、故前日更乞蒙　貴國之大恩、而令我輩二十五人、各以身邊之具物奉　官物、而送我輩、以還　本國也、今也舟破崩、而無所用、故所載積之品物、則官物及身邊之外、大船小船悉火燒之、而徒還　貴國之恩惠之外、更無他術而已矣、我輩及舟人實情如此、為伏願無　慈澤也、二十五人望之耳、拜手敬白、譯官書曰、　貴國船到泊我境、則觀其船之所傷、隨毀修甫、即例也、全船造送、無例也、更示也、余答書曰、即今余于船長、而令論議其例也、委聞而當答也、

乃議之松元、松元曰、云々、余書曰、

或如帆柱及揖等之事、則有於異國、亦乞而為改造例也、修造全舟、而歸自異國之例、未有之也、如之我小舟破壞者、非些少之傷損也、船板延直而如前言、抜破而貫木脫、鐵釘已斷也、欲修甫之、而恐不可為也、實是大破也、且如前言、修理乎全舟之例、無之也、但得　貴國之恩慈、而願使以　貴國舟及格軍、送我輩二十五人得歸也、伏乞敬白、

問情官、譯官也、非惟言語不通也、筆談亦不能為也、且以不通之書、雜之以不通之辭、煩草可厭、彼書曰、

或船有汁物改處、或帆與揖物、有破傷則隨補、即是厚誼也、船無一箇傷則幸也、更示也、余答書曰、船所破傷許多、々々詳錄如左、船前間第三區之貫木脫去、中間底位之貫木脫也、船底一大竪體木、自艫至前位、凡十尺餘破損、根抜自前首至後尾、而倶委破而流失也、左右之欄窓下、皆破壞也、四抜戶雙方各崩破、艫棚後面左右壞敗也、鎹釘各方是疑折斷也、未能詳識、所見大抵如此、檣揖既前言耳、

問情官問答繁雜、不暇枚擧、彼懷中納一小冊時出之秘見、以為問、我舟人等自後覘之、則大河九、官即我船漂流數條之記也、

彼書曰、洋中見何國島也、余答曰、七月一日、近見二島、自我舟在子位也、而離其二島、而當丑方有三小島也、

同二日、當子丑方、而小島點々者三四、至夕、而丑寅卯辰之方、島洲許多也、同三日晨至此地之洋也、彼書曰、公居之地、所業何事、余書曰、我輩世祿之士、而有官務也、暇日修武講文、以之爲業耳、彼書曰、漂風時、船中粮米幾何、余書曰、漂風時、船中所藏粮米、思頗百包餘、以舟危殆、故投下之於海水也、漂著 貴國之後、點見則米包惣計六十五包也、過半濡沾于水滲而曝晒之、以既食之、故六十五包者、亦以濡沾之故、當減其半也、令所存則未詳知也、

問情官之問、固不貫事義、其言間有似我國語者、而益不達續也、而況問情官之書乎、自裂之、或自懐之、或紙撚而棄之於海、故今存者少矣、此問答自暮至初更、我輩慰之以飲酒、彼好酒、不辭而飲、醉顏欠醜矣、而太守特嚴然、不敢擧杯、余書曰、

庇仁公不嗜酒、故以糖奉勸也、

二更韓官皆歸去、

右文政三年、庚辰、正月九日、書於朝鮮國

釜山浦、

七月十三日朝、余簡曰、

謹奉告、諸公我小舟如前日之所言、柂破、貫木脱鐵釘斷、故滲水日々倍焉、始我輩及舟人、有 貴國之教示之際、終始欲起臥于船中也、然舟既壞毀如前言、爲、且日高義柄、川上親訣、患病、若不耐舟搖之苦也、加之以時節而考、則李已初秋、方大風揚波之時也、毎事雖奉煩 貴慮、願於海邊之空地、令假營一第舍、以得下陸而居之、以安我心慮也、便是幸甚々々、何福如之乎、若許我輩之所乞、則日高所臣從之内三人、川上臣從内二人、安田臣從内二人、惣計十人、各以身邊之具物奉我 官物五箱、而移之於其營舍、而就于容膝之易安、乃我輩雖蹇跼俯仰一環牆之間、以待 貴國送我二十五人而歸之時也矣、若或風忽起、波俄溢也、雖悔豈奈之何乎、至其時而乍乞下陸、或雖有許然無營舍、又無朝夕之具物、何以一朝得而堪之乎、又至風起波溢之時、而若舟人等以棄水上之事、故縱令有火風揚波、亦無墜命之畏也、我輩及童幼乃實是一大艱事也、又當風波之時、而雖欲載品物而下舟、而不可得也、若有變則惟坐而待亡之外、豈有他乎、是故不顧此彼而爲乞也、且舟陸有閑而往來、則一々告之、以 貴國人衞其道路、而使來往、則可乎、匪啻患危舟悶風波也、二病人之憂苦、亦憖之觀之乎、仰望速造假營而下陸得居之也、伏願許之、七月十三日、日高義柄川上親訣

安田義方、敬白、

自前日、風浪壯、加之以雨、此日午間、滿潮又溢、後會席板浮動、寛苦勿論、而韓人亦報書、故重簡曰、

已向潮大溢其足故今亦晝分之漲水大溢于板席之上也日〻雨水淋漓牀邊四潦惡氣雜出炎蒸徹體船中增痛懷倍疲愁也雖不識　貴國之國法而援患難恵疾痛則人心之所不可已而況於修好之久也以從于　貴國之法乎造一茅營而令居之若以勿外出則假令無環牆而於我輩則畫其地方而足也矣前既雖以下陸之事奉告不堪切迫更不耐待　諸公之設酌之久為詳今日之事奉再告七月十三日　日高義摘川上親訣安田義方頓首　太守復書曰朝者　恵書有事未答方以為悵即又承　書不敏〻〻　示造蓆下陸事當此天而潮漲之時　旅楫之恙苦想倍于前矣非不知患難之相救疾痛之相資而國有約条不相違越則情雖戚矣愛莫助之奈若之何方以此事有思所以好箇道理須念竿頭進一步之義處之危險視以安樂少俟之如何〻〻書不盡言留在奉悉

未牌潮漸退滲亦從而涸舟中頗得安居矣病人每苦痛欲魚肉屢貢余余書以乞曰

賜粮饌而辱　恩義也以其所給猶有餘也聊非乞餘汁也久在船中而腹中損氣力劣欲養之以肉也伏乞鮮魚鷄更贈給之則人〻欲服用之以保精氣除疾痛之機也非希其多也三日一隅應人數而賜之則足矣且上二病人好音菜也草韮茄瓜以其所在給之又是幸甚伏乞欲白

夜已二更潮又漲將及于艘席故指揮舟人而進船于沙沙斜船尾漸高哉三人便鞠躬于後倉而不堪其苦夜中簡諸韓官曰

舟中之水今夜溢我楫上故身邊之品物各移之於艪上又移于沙地也唯憤心自不休患慮滿臆降雨瀉水舟上不能居也故明晨乃我輩下陸也矣殊以奉告

余與日高川上相議曰雖下陸而無家則不可居也乃謀而閑造草舍之材船長曰云〻乃簡曰

草苫（貴小艘所覆雨水之物也）百枚長材五十本乞宜被　恩貸也借此二物以使我格軍等造假營也伏請借二物願速以　恩貸也

又議曰望沙上則似無曠地且雖有之而不告于彼而造之則非禮也於是又簡曰

我未知空地之所在也　尊等來而宜被指示也勿遅緩以煩我心情也伏乞

夜間三簡于彼彼終不答未方既白潮水已退憤心亦從歇夜來且進船于沙稍覺減艱苦

四日朝問情官趙主簿有復簡曰

口上

秋雨支離

金公連日船上平安，慰況何於漂履日作行之餘，困憊轉甚，再昨問情，未得穩叙，悵歎々々。下陸之示，本非絶余之誼，又此以金公船之隨毀修補事略呈
朝廷，修手本上送以待
朝廷處分。金公雖有船中難堪之事，姑俟之如何。
雨勢如此，齋後當進叙不備。
己卯七月十四日　問情官

明五

趙主簿

印文　韓山趙氏

趙主簿自陳其為京畿人，而太甚亢，韓官第一也。凡俗也，而無點多慾，殊設難事，且不解事，初諸官人見我船毀敗，而既有送我陸水之間矣，而主簿却言補我船，我輩甚不悅。余即答書曰，

貴酬

祝詞多謝々々。我輩不平安也，疾痛憂苦，艱危道途，雨水潮汐，屢濕襟衣，
尊公憊行，困云，屢問實多矣，答情未席尾，沖悵々々。下陸非約條之事，更何事也，言不必信也，行不必果也，而況於天事人事之變易活潑底乎。當理義以權，而製正非此時乎。若或無淩也之道，則大丈夫何以眩惑乎，不屢撓，不目避，而樂彼天而已。今日之事，乃淩之有道也，為之有理也。嗚呼奈之何。舟若或破毀，徒駕木盾在洋上而待，貴國之處分耶。萬潮漲則借沙上一區，而下陸而當居之也。公等勿咎也。三人同
拝敬白。

有頃，主簿來而書曰，

來見船中，則天雨水入船中。金公苦狀如此，心甚不悵然。下陸一事，僕等不可任意，自當啓稟，姑俟則不可多日，而當有劃道更分矣。姑俟々々[illegible]。
金公深思之也，不然則僕等當有死罪，諒之也。（余答失稿）

彼書以問江戶去薩州里數，余書答曰，不知也。又書問江戶之事情，余書答，問關抄，余書答曰，不知也。彼又書曰，唯聞都會之地也。又書問江戶壯觀，余書答曰，肖想撲消戲場。又書問曰，彼地佛經文書皆出，余書答曰，聞答之。書舉仕諸公之詩，宜見其書也。余又書以請鷄魚，彼書答曰，所請細見矣，當分付下吏也，勿慮如何。彼又書曰，可玩物出示之。余書答曰，可玩物少許藏之也。即今憂而滲而混雜也，更待他日如何。

既而主簿歸，午間潮將滿，韓人簡曰，

昨奉，貴示如對芳面，而思量貴公之情狀，矜憐之心，豈施乎暫時之間乎。京譯官同往問情，下船後凡百文簿多端，眼鼻莫開，抽身無暇，客地而具難供，數日更不得往慰，悵歎々々。且同來虞候公病患漸々危重，食飲全廢多日，故我等暫不離側，救療奈遑尤悶々々。

尊公下陸之事我等決不可擅便力不可施悵奈何
此事休咎我等千萬〻〻切仰〻〻此便或可回示耶
頓首謹告　余答書曰恭披閲　尊簡也反覆丁寧已
知我輩之情於不堪舟中雨〻滲濕也實如所量察艱
難自天又自地也一刻千秋百旅一足願速得　貴朝
之處分下陸而免我心痛病傷之難也以奉　厚情更
以欲凌艱苦堪危慮未知可堪乎否故不顧煩黷應投
品物於海水是凌滲水之一計也乞勿咎也京譯官公
來問下船之後文簿莫閑之事銘心腑而謀之為休應
〻虞候公病患增危殆之條　尊公等憂悶多慮也我
輩亦慮憂之耳願保養也此　貴簡奉復敬白　附文簿之數
諸非係本書由彼之向吾所禁言之
是日余閲舟底則積財尚多矣即命舟人座舟底而
投之日暮太守之屬官來而書問曰
即問長校之言船中污穢之物盡投沒壙云罪其病中
罥害而然耶余答曰污穢之惡臭雜出於病人欲難堪
之匪啻不堪之也投之則舟輕浮欲滲入之火故為此
計不得下陸一日亦在舟上則減滲水之計不可不為
之也故投之也
夜舟中皆眠鷄鳴前倉忽騷動余覺而視之則滲水
及寢處舟人僕等各裸而或移品物於櫓上或載於
小舟而到于海濱捕搏流失席板浮動不堪居船內

携童登樓則所移于樓上之品物已覆以苫風雨殊
甚無所可居也舟人秉燭來探視苫覆間曰有隙于
此僅三四尺可以居也余匍匐入之縮頭屈膝童子
次郎跼躬於余側日高亦屈于此共被苫以避風
雨川上則在櫓後為是廁便也余乃挑燈取筆以簡
于韓官曰
為除　尊公等之罪科我輩甚苦危險也即今不難實
迫矣　上官人等各來而臨覽也
而彼不來艴然又書示曰
官王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尊等於我等奈何〻〻不可擅亦當有義也守法亦有
道也背當然之道義而令人將死者人主之賞罰若何
也由道義而令人脫危則人主之賞罰如何也朝鮮國
之事我未知也更如何〻〻
彼終不來亦無答書夜將明雨亦微歇欲更簡之稿
已成而未觧其簿之書至
十五日其書曰　口上
惠書追慰夜回
僉公平安慰浣何極　示事公等豈有為　公[illegible]然也
但不遑任意為之耶待　朝廷　處分　公等勿責僕
等之虐教也進叙不備
己卯七月十五日　問情官　閔五　趙主簿

余答書曰、

伏惟、所出役之官人、即我漂到船之裁判、而隣國修好之禮、則至哉我輩乞下陸、而不許也、乞之三、五、四、三、五回從、等公等之意、而不下者、乃我輩之禮亦至矣、夜恐以有大難故乞、諸公等遠駕于我舟、而不來也、余朝少時雨歇者、實天祐而已矣、若雨則居無地也、然無處也、伏乞、公等各速來而視我之苦難也、見之猶無裁判下陸之事、則我等各自處有計也、莫為此計之時、而公等勿指揮言論也、即今告欲以此卑意也、已而辱示簡、故併謝之、卑意如此、三人同敬白、己卯七月十五日、

雨歇、潮退、余與日高猶在苫覆之際、如舟内、則席抜流盪貫不繼攙、時僉使李東馨、折衝李宗吉、及金萊昉、張天奎等來、望見我船、而贈書曰、

俄書見否、僕等來見舡中、則甚愧〻〻、　飃抜已毀、未得登見、故書示耳、　兩公今將來也、

頃刻太守、僉使譯官來于水涯、望我船、此日太守亦音樂、故余不知其來、忽見其在舟下、贈書曰、

即今、　三公來視我舟之毀、　幸甚、宜入舟内而熟覽也、

韓官等、熟視我船、酸鼻矣、時病人又苦痛、而欲魚肉頻〻、余因書曰、

昨日乞鷄及生魚也、給之耶否、昨日以可給、而被答示之、為未見二物之來于我舟也、若不可給、則直言不可與而可也矣、可與則直給之而可也矣、更勿踟躕、太守答曰、粮饌此是地方官擧行、而去邑治為四十里之遠、則不可即令即進也、昨令下隷使之待令、而姑未及來也、不諒這箇事情、責之以吝、則豈非情外耶、葷與蒜鷄與魚肉、待來即送、而菲茄瓜、未詳其名奈何、余復書曰、不知地方官去此邑、故為聞給否之情、而安舟人而及即今呈書也、更聞之、則非為吝也、以所有而與之、而還足為、菲茄瓜後日可詳之也、敢却復、

有頃、太守東于我舟、我輩猶在苫覆間、使令人開苫、苫下卑、而不可擧頭、太守大有慽色、余即書曰、

窮居〻〻、

太守進至余之側、自外執余之手、悶良久矣、而書曰、

天雨潮漲、　三代官、舟中之愁慘、令人鼻酸、而病症加減如何、（以上自趙主簿之書、至于此、太守之書、凡五章之正文、抜以與日高、）余答曰、好是如、　尊公之言也、實多謝〻〻、病憂與雨水滲水、同是多愁疲傷、乞憐之也、乞愍之也、太守曰、雖楚越之人、當此患難、猶不堪視、況修好　間、其中餘日、主客情孚、非不憐之、非不愍之、國禁所拘、雖不得如意擅便、見此光景、豈不心酸、而悲慽乎、

尊等不知這箇事情、徒咎官前之些、以諸訴之言責之、

遐為悵歎、、、余曰、雖似以情外之言、而責之然、誠實
此我輩之心事也、已知 尊公等不可擅也、雖然不有
無非理法權之格論也、故今以其權道而所許之者乃
我輩之實情也、既知 尊公等最憐之最懇之也、然而
未見其效也、嗚呼天哉、修好之義深也、厚也、欲堪艱危
而既不可得也、嗚呼、
太守熟視焉、金基昉張天奎自側見此書、基昉卽書
問曰、
不得而堪則當如何、余答曰、前已如奉告、我輩各有自
處之計也、更勿咎也、
太守書曰、
尹、勢如此、則朝鮮船數隻堅蓋還留如何、余答曰、堅蓋
遷留四字、更詳記之為好、太守曰、船上堅蓋、雨水不入、
而移去朝鮮船故也、然則其間有受分矣、余默然、太守
曰、移船之意、果出不得已之權道、 尊等之意何如耶、
余未酬之、太守曰、下陸之事、如可擅便、豈有此、苟且移舟之
計矣、 尊等既於事理可以 默諒矣、余答曰、 尊情
多謝〻〻、孟子所謂五十步百步者乎、地是 貴國之
地、舟是 貴國之舟也、雖無雨水滲水、而病人不堪水
濕之氣、舟上之窮棲耳、病日增也、其氣日衰也、太守曰、
地是我 國之地、舟是我 國之舟、則五十步百步之
說、誠明矣、下陸之事、非 朝令則難可擅便也、然則移

舟此與下陸有間、故出於不得已之權道也、 尊等之
病雖緣水濕之症、捨此滲水之破舟、就彼乾淨之全舟、
則必無添患之慮、又思我輩之不至罹病之地、是亦主
客俱便之道、 深量焉、
庇仁太守尹永圭、蓋朝鮮之巨擘也、其為人也、嚴毅
方正、以禮自讓、能恕以忠、能和以寬、厚情見面、余深
感之、今日問答之間、余偶成一絕、以譽之、其詩曰、
已知 太守庇慈仁、舟客仰 君恩浩蕩、天下久聞箕
子義、人間四海第兄身、
書以寘之於膝下、太守曰、
今見 所書絕句、自愧乎庇仁官名之不稱其人也、自
抑於割地之義、不能披肝瀝膽、是可歎也、
太守欲語以請之、余途之轉結、謂曰、未成語、更當草
直出其稿見之、太守見而冀之少間、太守書曰、
天下當事、無理外之事、則事不可難知也、若如 尊等
之意、而下陸則雖便於養病、安於容體、而以此之故、
使我輩當其擅便不職之科、死有餘罪、則是實由我也、
尊等之心、安乎否耶、熟論詳議、而為俱便之道也、
余答曰、熟論詳議於舟中、而後更當答也、 貴公慮
悶多謝〻〻、
太守辭去、乃與日高川上及舟中議之、川上久病、故
不欲駕小舟、日高苦舟動搖、議論不一定焉、船長曰、

彼阪塘下所繫之巨船、則亦異我大船矣、且衆同乘
則便利也、宜以請爲云、因簡太守曰、
下陸以不可擅便、而捨此滲水之破舟、而欲令就彼乾
淨之全舟之意、加之以主客俱便之道也、舟中議此事、
乃出于不能已之權道者乎、不可不量察焉、更如　貴
焚、而舟中二十五人、各携物品許多、聞欲移于　貴舟
也、初請下陸者、卽上人下人十人也、雖然已如所見舟
日々破毀、物品且粮餱、各濡沾無可置之處也、夜來舟
上板席之上、第一淺水之處尺餘、其外涵腰至胸也、舟
窓口箇在水底也、故二十五人各請移于　貴舟也、以
達前言、而勿咎也、是乃所以舟滲達前日、而其變異于
前也、且所移之　貴舟、未知何之舟也、仰願以阪塘間
所繫之巨船、而令得居之、則宜如　貴意而移舟也、不
然則日高從來不能駕舟、必動搖則飮食俱廢、或嘔或
吐、若眩若痛也、如從舟之小者、不可移乘也、彼巨船則
二十五人一處、而無事便利也、若許彼阪塘間所居之
巨船、則自卽令、而速使　貴國人以草苫覆蓋舟梁飾
床、而事畢則雖日沒迄夕、而速欲移駕也、由厚情之所
示、而奉復也、急速乞復告、三人及船中二十二人同拜
手敬白、
庇仁太守公机下、
金基昉、張天奎、前來且自船下、拾我所捨之一物來
而書曰、
此物名不知、故敢問、余答曰、卽鬱金也、基昉曰、此是藥
材、而藥局罕用之物也、然水沈可惜也、又曰、夜間物品
多投海水云、不勝驚駭、而所黑糖器皿多之云、然耶、答
曰、如　貴言也、不夜來也、昨日之畫也、未知何品多也、
李宗吉、金達秀等三四人來、而書曰、
今見　貴三公之狀、不如不見、涕淚塡咽、不勝多言、彼
此坐盡酬酢極難、未叙情懷、旋乃下去、下後以書字更
爲詳告、此蓋身運之不逮、可謂係關八字、苦狀豈無道
養之道乎、甘耐苦狀、安心調處如何々々、
金基昉、張天奎等既歸矣、金達秀書曰、
上陸下滲、何以堪耐、吾輩百事多端、種々未慰、多歎々々、
今始來問、反愧無言、幸乞諒察、休咎也、余答曰、問舟毀、
多謝、達秀曰、　貴人有大唐文章之風、故小子每接辞
也、雖不知音情如故舊、　公亦知小子之心乎、余答謝矣、
太守使人饋藥及粮餱、金達秀迎焉、而傳之其太守
之書曰、
俄奉寸心、可慢、以遥天遠則、朗可想　貴舟漂若
之悽、備覺舊新、爲之奉賀、不論尋常也、捨傷人悽、
未若先奉呈印、爲悲困、川上之患如何、今答一表、
亦遥去耳、所請隨禪隨書、隨送、此依之也、鶴乙尤及粮
餱餘識乎是、尊額如何、

己卯七月十五日糧饌計給記
米一石七斗五升、
醤二斗二升五合、
胡椒六介、
自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糸、
余謝曰、雨歇天霽、想思似稍治、賀祝多謝々々、地揄湯
五貼、辱見施也、川上剩訣、領受之、併明礬一戔、日高義
摘同饌、掌鷄三首、及糧饌録紙、谷使松元拜受、谷多謝
々々、聊由芳情奉謝、敬白、
韓人指揮二舟至於我船、而書曰、
敢告、
連日風波洸水勝多、爾等公等辛苦、不可形言、今則風
波漸息、天色明朗、可喜々々、而来夜或有如前風波、々々處
我国舡而使左右泊置、修席待之、謀甚、来夜風々吹哭
不吹、安心安身如何、余答曰、風皆、波穏、少消愁也、賀言
多謝、且以風波之憂、貴國之小舟兩隻被繫于我舟
邊、而修席之事、雖有慮閔之深、而我輩不敢可駕也矣、
無此設可也、却為我舟之煩也、小舟不可乗之事則
即今詳書、而告于三官人、抵下指役者之答也明矣、宜
熟讀彼所告之書、而答示則為好、敢謝、敬白、
彼韓人帰去、而其船猶在我船前、
余前簡以言移舟之事、今其報簡来、其書曰、

今承貴書、審念主客、謁便之道、良感、貴情識我輩
之心事也、第所示所塢間所繫之舟、此非常用之物、不
敢自下擅便、亦與下陸之事同、然則其不可許、推此可
知、如可擅許、既許移舟、而何擇此般與彼般乎、尊等既
明事理々々、思黙諒矣、且泛水之舟、雖曰體小、兩般結
般、則可以大用、而繫治於海邊稍高之地、則無動揺盪
漾之患、日高代官及随童二人、雖不能駕舟、何以
是為病之理、已命我舟人、使之併般覆蓋以為救援之
計、不須多言、待畢據移、駕客有捨危就安之喜、主有
免罪無事之境、幸甚々々、
三人頓首敬覆、

余謂船中曰、太守之情堪感、宜從其言而避水危也
矣、皆曰、雨歇起居頗安、但物種則移于彼小舟、而使
我舟人衛為、斯可乜已、余乃復書曰、
今承貴覆陂塢中之舟、非尋常之所用之事、亦不
可擅哉、故小舟兩隻結之而設席、所具于移席之計、更
厚情々々、雖然如前言、日高者被摘及二童、不堪舟之動
轉、故今者、並令舟人三四人移於彼小舟、窺其居所及
覆搆動揺之好否、而明日移之、亦不移、亦欲任其好悪
也、雖曰辱貴慮以前言之次第、今及此、與也太細期
明日而不詳言、敢敬覆、三人頓首、
太守手書復曰、

逆承徳音、無異面悉乎。如之何移舟事、既知我輩之
心裏、荷此、依前言之厚情可感。萬等之知事、禮也。今
宵令 貴舟人二三人試其動揺云、如欲試之、試則試。
矣。今夜潮漲之時、命我舟人、更令泊於無水之濱、豈
有動揺之患之事、勿慮々々。 爲草苫八枚、亦命助借而
熟牛肉三斤敬呈、 領受也。
樓上霧苫不往、而無障壁、因欲高擔、故先是請苫八
枚、故太守之答及此、余皆以對曰、八朝鮮苫細密廣長 八枚留我五十
連復合、 貴情更幸甚々々。欲使我舟人二三人試之、
任卑情之事、且所恩貸之草苫八枚、速辱被恵、而熟牛
肉三斤、併恭領受也。事々厚情也。殊以潮漲之時更
曳泊於無水之濱之義、此是知愛我輩之厚也。今也
知所謝也。明日更須詳之事也。敢謹復。
夕潮已漲、而又催時安波浦潮満潮満在中時也不順 韓官數人
來指揮彼二舟繫乎我舩之左右、余乃令臣從舟人
等覘其結構、蓋覆頗佳、即以品物移于彼舟而擧船
中皆殆何安、
十六日 風、余簡上官人曰、
今日未謁見、 三上官公、安康奉悦、我輩平安也、休慮
々々、夜來舟滲倍于昨夜、而舟檣之右欄上、潮水滿々、
左欄及于板下、但艫邊少出、自海水漲、魂寒肝消、雖然
以等 貴意、移舟兩隻、繫于我舩傍、此故自心持安矣、
然而潮以大漲、品物在舩 前間者、半流失也。雖至于破
舟也、由厚情今日欲移于 貴舟也。夜來令舟人窺之、
則結構雖好、然少々以不合意、且川上親訣久患湿痢、
之血泄、而使者日夜數十同之、欲造使用之所、又次
第配乎 上下居也。我舟人三四人來于 貴船、而爲
之可乎、敢請許之、以只潮之漲大也、若少增于前夜、則
樓上之品物、亦悉入于水中、耳以此欲令品物各移于
貴船焉、然則舟人亦擧而不移、則人々不安也。載此
品物是一船也、調進二十五人朝夕之食、且積品物之
餘是一船也、以身邊之具物、我輩將臣從而所駕是一
船也、雖曰 恵澤而似絶意之責、慈母伏願、增給 貴
船一艘、則實無煩意、而無慮悶也、仰望々々。慈恵更如
厚情也、而後如 貴示、而使得我泊於無水之濱、則特
貴朝之處分、亦是安矣、恩幸何以加之也。唯望 三
官公之憐愍、七月十六日、拱手敬白、
自昨夕至今朝、移載物種於彼小舟、結纜架篙、而設
席、我船一亦高擔、
太守呈示書曰、
日高瘡痫、川上痢症、昨已敗之後、加減何如、 安
田昨聞語音、似有患感之症、夜不添傷耶、余答曰、語音
患感、即以多事不任意、屢呻息已無矣、敬望勿念、
韓人贈魚、其記曰、

鮮魚三介、
蒜六十本、
葱三册、
太守又書曰、
今日則日氣清朗、 貴舩前岸之撑高比諸昨日之篷低縮頭時、光景太危勝矣、爲之奉賀、餽者三尾鮮魚盡記其名否、此非此海所産、買来於六七十里之外、自然日改、休勿以稽緩爲咎也、余答曰、如 貴情、天氣光朗、加之以高擔也、縮頭之難消、意氣勝于前日、 尊意被賀之奉謝〻〻、且三尾之鱗、未詳其名、始聞自遠境而來也、 尊慮實厚重、伏願詳其名、多幸也、遅緩以有慮乎哉、實知其厚也、太守曰、三尾鱗中、大者、我國所謂民魚也、二小者、曰巨口細鱗、其名鱸魚、松江之遺種也、太守又曰、 尊等之漂到我 國、今爲半月之久、舟楫折傷、尚未修改、回棹故國、杳無期限、一日二日、荏苒光陰、若過一月、則風高濤怒、難以駕海、當此之時、稽緩之尖、悔之晩矣、何不與 人熟論爛議、思其所以速還之策、以示我輩轉達、 朝廷以待處分也、實爲之泄〻也、余答曰、被 教示、感意也、多日唯眩惑慮悶、而大細失言也、且於中之謹譁、亦以將不任意也、 然示能銘胃隨諸、不敢輕忽也、伏奉謝、太守曰、覧 貴書、意似未詳、 書之旨也、余答曰、能通 貴書之一意也、所今書大抵而奈復也、以不詳書、實知踈、 貴情也、不然矣、更欲奉書告也、

家僕稟曰、細鱗以供膳、余書以謝于太守曰、 腹臟耳、京松江之遺種也、與小子等、以惟之一寶識、

太守曰、不掛齒牙、而俗以得此淸福也、余曰、以親老之故、雖安吏職、然本、鄕山水琴書之趣也、 尊意識察、也、太守曰、以親老之故、往於吏職、孝子之道也、不勝欽歎、偶之山水之變、於遂此水厄、則或智不足爲然耶、偶之琴書而書、則有餘、琴無有、或琴是無絃琴、卬奉呵〻〻、余答曰、不敢當也、雖然、欲力行而爲之也、

余乃研朱、點於琴無以下十字、太守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則 尊之逢此水厄、是智不足也、余曰、信然也、〻〻

韓人益一小舟、來繫于我船、太守曰、既用不得已之權道、以便 尊等調養之意、則一艇之加助給、有何難否也、當依 示意、勿慮安心、以待 朝廷處分焉、

太守見日高、於舟上書示、下余曰、見 日高代於氣緊浮力、孰足以横行於萬軍之中、而曰、不能駕一小舟云、則可謂爲長者折枝之類也、挾何其僞也、余曰、日高者可挾泰山、以超北海、不能駕一舟也、雖非折枝之類、自疑耳、

日高自船内上棲、腰䏿跛蹇、太守見之、而書曰、
今見日高代官之乘船、如騎馬、其不能駕舟、誠遍矣、
余答曰、如所謂賀妾章者、日高也、太守曰、海可起而舟
不可駕、則是與新之不見焉也、雖不能以、余曰、強
酒於不嗜者、猶曰勿醉乎、日高上即是也、太守曰、
強酒於不嗜者、可謂太守謂也、余曰、猶酒之不嗜於
貴腹也、今或有強酒於公者、彼曰、君勿醉也、是之
類也、太守曰、與　筆談娓々難捨、而日已晩、飯已具、
告退、余問娓々之字、太守曰、娓々不絶之意、太守將歸
余曰、前以所教示、達于船長也、後刻詳奉告、太守曰、衍
書不辛、宜待我之書示也、

太守歸矣、而後議於舟中、以贈曰、
日本薩摩國永良部島代官、日高義柄同代官附役、川
上親詼・安田義方、誠惶誠恐頓首、敬白、我
侯之官府船、久經太洋風波之難危、得天助、幸而漂到
于　貴國安波浦也、自　而當官職嚴公之助祐、而
厚　厚情置救於泰山之安也、有大洋中暴風怒濤
之時、伐檣而于海、損楫而放捨之、所載積之品物、多
投棄之、唯永良部所貢
侯存為荒浪超過於舟之時、悉濡治也、及至泊于比
浦内、而舟滲追日、饒矣、不得已、而至投此貢物也、官舟
與貢物其輕重不相當也、私物乃木白捨之也、無輕

則損亦少、故為然矣、雖然、以損傷暴濤、漸而舟板
破、貫木脱、鎹釘斷、右傍無下、而舟體殊開、體材延、落首
尾之幹木与體板、步離焉、往而知此、也、而初見木朽處
處腐朽也、今滲溢于舟、公光視此、初未知
如此、至不可也、且以此、舟歸于・本國、故乞得　貴
國之恩惠、而改造檣楫耳、所不私財捨之、豁而棄
貢物、而只存官物五箱、存身邊具品物、而已矣、今
也違于前日之言、甚愧之、議論數回、不知所言也、大乞
以寬仁之恩宥、諒前言之違約、而恕之也、貢
物棄私財、雖然、舟不可保者、天乎、命乎、我輩之微運也
涕泣不知所為也、此故不得已、欲以大小艇及船具
索縄鎹錠等、悉火之而為灰燼也、不可以此破毀之舟
向大洋而行矣、雖曰改造檣楫、以父母之遺體　國
之身、而不可駕之也、仰望以鄰國好之義、舟中倶二
十五人、奉官物五箱、各以身邊之具物、而令　貴國
之舟及　貴國之軍到于　日本國内對馬島
非蒙此　恩義、則二十五人無生國、而再拜
君父之路　歸實刻千秋也、非有愛憐、則無再生
之道也、誠惶誠　上公察此情、而轉達于
貴朝、而蒙
貴王之恩許、令二十五人速送而到于對馬島也、伏乞、
己卯七月十六日、

書終而日將没依韓李以贈之太守復書曰

薄暮　辱書圻緘奉讀足慰午間未盡底蘊滿幅

貴意多少領會而事未可一書所可列決日明後發船

遣面識都留声　希　三代以後來穩膽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三　終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四（自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七月十七日、川上泄痢日夜不休、今朝為之請艾、（草稿先爲）余誤艾字作苶、然彼贈以艾、蓋是以余之書中用灸之語、而知之也、午間、太守問情官來、太守曰、俄者所請白草苶、即川上所灸之物耶、試之否、

太守出艾示曰、此物、即我　國之蘄艾也、所以用於灸者也、　尊所謂白草苶、即此物耶、一級奉呈耳、太守又曰、　三代官病症夜來無添損否、　川上久未淡面、甚悵、余答曰、夜來我輩、日高、安田、無增痰也、唯川上痢泄無眠、甚悶之也、問情多謝〻〻、余又曰、鎡纍　惠示、而以　船二隻、被維我舟邊、已移物品於二船也、而如　舜等之所視我舟樓上無物品、堪設席也、故以所辱　恩借之草苫上粱覆蓋也、如今無風波則能堪之也、且夜來亦令舟人窺其動搖、動搖倍于我船、若有風波則此破舟不可得而居、伏願以　貴船三隻令在此舟邊、若無風波則如此、而非駕于　貴舟、則無煩事、而思　貴公之如意耶、樓上良遠于滲水也、若如此言、宜則如意耳、（此亦長）（松元自傍見余之所草、而所寫之也、故往推有錯簡、誤而不可讀也、今不敢補正）太守答曰、貴舟所載之物品、既移之于我二舟、則此舟樓上空虛也、覆蓋設席、足堪　尊三代官之居處也、何必移居也、我舟之動搖倍于　貴舟、〻〻輕之致也、潮水至明日大漲、其後則不然、可無風波之苦也、勿慮〻〻也、余曰、如今見　貴書、無風波則宜居此舟樓也、如格軍及臣從者三五人、為物品之守衛、當駕于　貴舟二隻也、若有風波、則我輩三人、亦須移　貴舟可耶、太守答曰、諾、

太守曰、破船之修改以給　國有其例、而新造以船給之、　國無其例、　尊等何不思其所以速還之策、以請其區畫之方、而一次可否、再費一晝夜在我、非但在　尊甚忙、何其悟嬉若此也、若如此、則日月如流、居無何自至風高波惡之節、其欲速歸其可得乎、此是為焚非為趙之筆、須熟思也、問情官趙主簿書曰、向於六年前、尖五薩摩州一隻漂到于我　國池境、而修治船隻、破傷楫桿、船體傷處隨補以還矣、今有到于此地、則無向時事、因何為則西郎、煩議船與人而來、則我等告達于

朝廷也、余將答彼又書曰、修補船事、修後更也、亦弗答、彼又曰、修船等事、舟楫從頭修理、船等事、余終弗答、

我自前日數乞依韓船而歸、譯官趙主簿每見其書、掉頭而不肯爲、惟言修補我船、太守曰、

昨書中有請以我　國之舟及我舟之格軍送到于　貴國之地方也、然此無其例、則不可擬、始我輩雖勝　尊等之情、而豈敢以無於例之事擅達　朝廷耶、雖憐

其情而擅達、非徒無益於事、我輩及坐無例擅禀之罪、奈何々々、
此一章非太守居恒之語意、蓋以趙主簿不能解彼此之書語言而妙之、故及此乎、
余答曰、宜爛識于舟中各人而受奉復也、
韓官各冠乃笠、昨日我船雖稍高檣、而架譎猶低彼、皆傾笠而坐、太守書曰、
貴舟覆檣甚矮淺、俄着我輩匕徠之時、衛卻而行、此是衛卻救之義耶、奉呵々々、余曰、衛卻亦大勝于前日之縮頭也、但尊公等之衛卻則吏我情外也、恐懼々々、
太守曰、尊等之縮頭、天使之也、吾輩之衛卻、人伏之也、
余曰、真然矣々々、太守曰、前之所製之絶句、何不書贈也、余曰、宜吟詠久復慊我意而後可奉贈也、太守曰、以好箇筆好箇紙、以真草放意寫書、以為寶蔵玩覧之地、是所望也、余曰、如貴意耳、
川上服藥劑中、有石藥、余問之、太守曰、
果是石藥、而性能利使之、作肘膩滑如粉、
太守常從童子四人、皆美色、余曰、
美童可愛々々、太守曰、顔雖美、尻々不美、余曰、顔美也、尻何不美、太守之言、我甚為不快也、余大笑、太守亦大笑、余曰、米包各濡沾也、乞於地上使 貴國人乾曝之也、太守曰、當依 示耳、使松元出給米包于我舟人、

松元出而指揮焉、太守曰、
松元見我不拜、甚無禮也、可罰飲一盃也、
余問酒有無、舟人曰、舟昨潮水入樽、即携其酒來、余謂太守曰、
酒桶中潮入也、故鹹而罰則好、太守曰、酒桶潮入、可惜々々、罰則好矣、
晩飯已具、傍人方食、余未食、乃代傍人書曰、
飯具也、雖知失敬、請食也、太守曰、主喫白飯、客飲淡茶、誰饒誰廉、呵々々々、余曰、不在貧也、不在廉也、我舟客似行任意、呵々々々、
既而太守問情官等歸矣、我輩前已乞依韓船而歸國、問情官以無例難之、太守亦有此言、余使船長考其例、船長曰、例有焉、庚午歳七月、松村良右衛門為船長、漂到于此地、船破、以韓船送到于對馬、十五六年前、船長中村彦右衛門、駕官船永壽丸、漂到于此地、船破、以韓船送到于對馬、是送我之近例也、二十年前、朝鮮舟両女數人乘、而漂到于我屋久島、送之于山川、而後使 本府士官花田源助船長榎並六兵衛、以官船送到于長崎、是送彼之近例也、今問情官之所指言者、丙寅歳船長山本善蔵、駕官船大川丸漂到于此地、是也、余曰、汝善聴記、即筆之、以蔵于坐右、豫備于問情官之詰問焉、更作書、而乞歸曰、

恭惟　貴王仁覆、貴國禮及於鄰國、其澈久轟我輩、聽也、我小舟辛苦而凌危難、漂流而到于此洋、當此時、水渴數日也、始見有國焉、舟中擧云、仰願朝鮮國也、然則以本船歸于我生國、冀莫疑也、亦雖舟破毀、而以有修好之道、送以令到于對馬者、亦既聞之也、朝鮮國舟至于我　國、亦送而令還之者、亦既聞之也、貴無慮也、水渴又無檣楫也、得恩恵而當還歸、既而聞　貴國也、二十五人更如蘇焉、泊數日、漸漸而舟破毀、如今也、雖加修補、而不可駕、以渡大洋也、竊惟以不可擅違貴朝而教示之者、即　尊等諸公之意、既重復其旨趣至也矣、盡也矣、不得已而許之者、即不在我輩之罪、而何直以所乞不及裁判慮外、聽情而轉達之於　貴朝者、益非　諸公之任乎、愿謝坐擅稟之罪、乃實難恭之何也、今日雖爛議熟論、如我破舟則我　國之船工而不能修補之也、每　貴國舟異、(爾舊來樒之、今不改補之、國此前)後是故知其難也、今也、若我輩猶舟破而失之、游而到于貴國者也、舟雖猶存而無其用、則非存也、故伏乞愛憐也、日高義柄川上親訣安田義方、誠惶頓首敬白、

此日、有贈詩者、曰、

日下江山海東國、中有千里大洋横、圓天所以南(南)北限
交隣自有弟兄盟、萍水相逢一奇會、藻鑑方照西浮情
扶桑下是　居歸路、何日金鷄報喜聲、

忠清道庶仁孫士人曹喜遠稿、

又有贈詩、曰、

鯨濤鰐浪遠扶邑、廣風東南少(南)會嘉、饒報我邦消息日、
衣冠文物小中華、(其姓名詩今忘)

右二首、各親贈之、余吟詠反復、日下詩初無後聯、余許其七律體而六句、曹喜遠即請其詩、添萍水藻鑑之二句、余書曰、

頗有盛唐八之風骨也、妙妙、曹喜遠書曰、盛奬過矣、何敢當之、悚悚、余曰、本詩其六句也、然而非無其詩格也、添得二句、更好好、余又曰、有二君之問、而原被寄合韻一章也、更厚情厚情、我漂到于　貴國而舟破、事饒在應右答、日夜労瘦手也、故非舟事問情之事、則以不答、已自誓也、欲直次韻、以奉復、雖然以此言、而答者、各人二三回也、故雖似失敬、韻以不爲酬也、乞恕之也、他日更終舟事之問答、則和　貴韻、當以復也、請詳識我渾意爲好、

彼頻乞席上和作、而不休、余不酬、彼乃訴贈詩、事或不可、余書曰、

我唯不答耳、或以韻事、或以文章者、不厭也、本問萬答故、不和作之、詳察之乎、伏乞耳、

余勸二客薦乎酒、二客賞玩、乃臨歸而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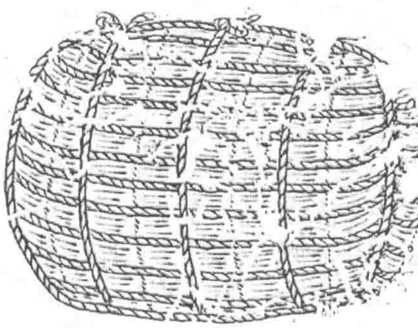
千里他國、多日滯留、客中情懷、以難堪抑、而且況　来

舟之日、所倭船若平安、切禱、　嘗伏惟了、逆、　吐旱晩、惟
然家之憂之、伏望平安返辭、保重　老雖也、終
種為、而國石於未能筆一之而通ヲ斷　了耳、且右
家伏參物諸情出河、貴華之佳味、一把一感、
以上、文政三年庚辰春正月十八日、書於對馬
島河内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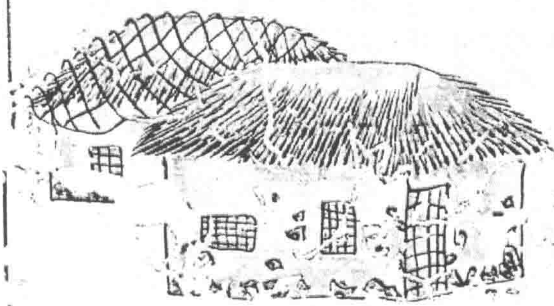
十八日、晴、席物品悉為霖雨滲水濡沾、因簡曰、
前日所投下之風席、韓人席曰風席　無濡沾之席八束、願贈
給之也、品物皆濡濕甚慘之也、故改包之也、又席皆
無乾處、更欲改布也、伏乞、
前日晒米猶在沙上、今日欲晴船前、宜包收之、因
簡曰、
前日或乾晒或蒸、而所置於　貴地上之米粮、欲改包
而還收之於舟上也、米粮或乾燥、或否乾、或有蒸、或有
温也、以腐乾蒸濕、而難自我舟上指示於　貴國人
而不可能撰包也、是以伏願、欲令盡潮退之時、令我
舟人下於海中之沙上、而點見其好否、而收包也、若混
雜則不能食之也、仰望許之、我舟人非敢到于地上也、
唯下於海中舟邊瀬干之沙上耳、伏乞、
午時太守來余書曰、
諸公太平奉祝、　虞候公疾病如何耶、太守曰、我輩穩
臨、虞候公病患一樣、問、多謝厚念、夜來　三代官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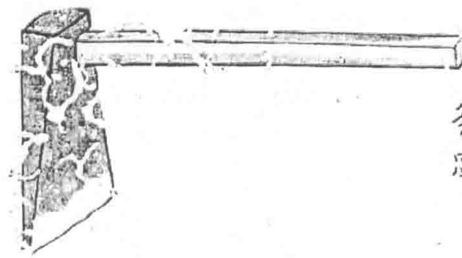
之太平、川上病症如何、奉慮切々、余曰、承聞　諸公穩
眠奉賀々々、虞候公病患一樣、我輩亦甚慮、日高小減
疾患也、川上病患一樣、夜來亦不能眠也、我輩皆慮悶
厚念多謝、
余違前、小舟載糧餅來於太守曰、
粮饌領來、命松元領受也、太守乃示計給記曰、
米一石七斗五升、
醬二斗二升五合、
胡椒六分、
　自十六日至十
令松元受納之、而　同日計之、太守曰、
川上病疾為處不詳　其状言何、月前卑職以
此症、月餘辛苦、竟以　熊膽以療至試之
川上適在席、余傳語之、太守露膽以見示、炎痕滿膽
川上拜謝、太守又書曰、
藥艾煎而飲之、腹中不痛甚安、
我須太守之侍童提小壺來、太守書曰、
卑職通引一童昨與　貴舟人、有私相與授之物、今朝
始露現先也、略治而不可無譴責、故今又　貴人所見
處又欲撻笞耳、　余答曰、始聞此事也、我輩亦大驚駭
余直使訊人問諸舟中、報曰、日高子之從者安太郎
昨日偶與砂糖一斤二斤、余乃書曰、

米[illegible]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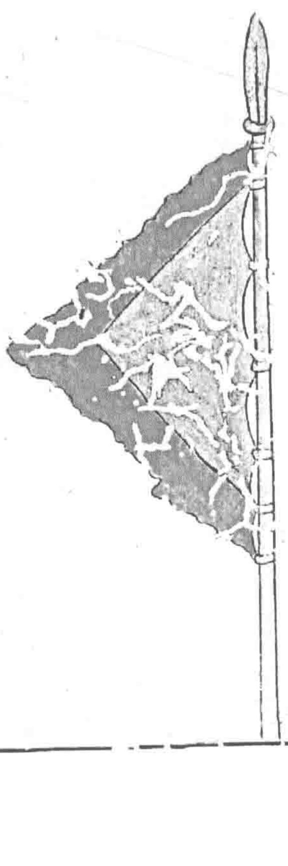


茅屋圖





斧圖





鉾圖

鐔下著旗章如圖

[illegible]圖

[illegible]將士人以上腰[illegible]佩[illegible]無鐵鞘黑漆

大小銅顆右[illegible]此形圖

銅鏤蝙蝠

今有與砂者之私未知之間旹而驚駭也即今命
船長而糾問
船長松元以安太郎之狀告余余書謂太守曰
舟人之內有以壺諸與之於童子者也賤者不意而與
此事視爭之亦有罪也雖出于於不意當治其罪也有
與者而童幼亦不意而受之聞已畧治也因請以童幼
無知之故被許其撻笞也伏乞之而非欲弛其　貴法
也我輩之乞而恩赦而宥其罪則我輩心意安矣次
曰以其童子無知之故請赦其罪實是我意也雖有與
之者當官而受之則其罪大　一切以善少而不至勿
以忘此而為訟兮　此訓　下筆不許畧治而正
宣勿止之於余曰漢此刻帝　說直當矣
余使呂松元曰太守不從護不須息也徒無故受
之耶此無故與之耶再詳之以示松元諾而退余書
曰
即今有令尉右衛門再問之事也乞少時待之
太守已促笞韓幸即相呼來砂之太守書曰
舟人之與之即愛之而浮之也之意何糺之有也幸勿
問
余乃呼還松元松元來余書曰
無與者則童子何有所受之過哉有與者而有受之
過也雖事問出不意與受之所其由來者仰在舟
人也以　公勿問之言余不糺問也　公亦以我乞恩
赦而宥免之則多幸　願不為撻笞也
太守於是乎諾而遂不撻矣太守曰
貴邦備破不可駕海之由今日已轉達
朝廷安意以待　扇分焉
余即告二子及船長而問所謝焉平日潮來時小魚
必浮游韓人臨磯釣之我童子等見之而垂釣於舟
上次郎獲小魚一尾余書語太守曰
見彼　貴國人之釣而童子等學之而效而釣得一魚
也太守曰童子學之釣而從可謂弟子何必不甚
師矣好呵々
次郎即在側太守曰
此兒容貌必不久為人下者
余乃使次郎揖太守太守曰
今日有事還衙明夕當來明日矣奉可悵夜来穩眠
余失答稿太守又曰
尊等之事我盡心為之　尊其知之否余答曰　尊公
之盡心也仰觀俯察已似知之也今見　貴筆能知之
也實大恩曠澤太守曰今方向衙告退
太守歸矣夫庇仁即縣也然明日趙主簿之者有太
守上郡之語然則郡是巡察使所營也蓋以許官府
事情故太守還衙館遣郡營而告狀以轉達于朝廷矣

乎、李膺祜亦應與之謀、故膺祜之書亦云云、具書失太守之情實可感矣、

十九日、天氣晴朗、舟人曰、昨請改色物品、且治席、而候來遣席、鷄魚亦至、因簡于譯官、具失譯稿譯官答書、曰、

四上

示物鷄與生魚、水邑太守上部、故明日當入送矣、諒之好也、不備、

即日、問情官趙主簿拜

彼又簡曰、

四上

序札殆慰、所示日前所投下之風席中、乾者八束、如示入送、水沉米之乾者、使船中人各則曝晒以給、寧須加念也、餘當飾諒後照進、不備、

己卯七月十九日、

明五

趙主簿、

印文在前

年間譯官來問答、彼之書則目製之、或鑿之、而捨之、故鮮存者、余之答稿存、一曰、

若不耐也、特以養氣而力之耳、而昨日已聞、正達也、飲情實有餘也、舟中把酒視焉、今也殆易堪也、諸公之厚情多謝〻〻、

最者、鱸芭蕉布二匹、李膺祜、膺祜固辭、弗受、其布猶在坐、趙主簿請而見之、再三、即有欲色、余與之、子謙而辭與之書曰、

以芭蕉布餘奉贈之也、尊公可領受耶否、主簿書答曰、以貴物表情甚感謝矣、何以忍過耶、余書曰、無妨耶好耶、奉表寸情而為好耶、彼書曰、好〻、即贈之、彼書曰、以資情多為表情多謝〻〻、

趙主簿歸矣、張天奎、金基昉、金達秀、李宗吉等來、因有新來人金基昉書、曰、太守之親族也、其人書曰、

敬白、

我郎、

水閣節度營之佐幕、而我節度公矜憐貴公之多日滞留、送抵慰問、其問能無添苦之端耶、送賜粮饌、艙無蔬粮耶、余書謝、曰、謹承水閣節度閣下、使尊公慰問我輩多日之滞留也、實是厚恵之情也、貴問之間、何敢添苦也、望安居而問訪、多幸也、三人同頓首敬白、

天奎、基昉、達秀、宗吉等書曰、

二尊公病患加減何如也、余曰、日高減川上一樣、多謝、

彼曰、夜則以風席代屏、四面遮風、然後可無觸風感冒之病患、果為之耶、答稿余失

彼等好日本酒、基昉戯書、曰、

我酒尚有餘耶、余答曰、君之酒、今不知其所在也、彼曰、
然則 尊公之酒亦無耶、答曰然矣、
余乃命酒童子携來勸之、達彦書曰、
我等無所贈情之物、而飲酒煩請、極知無廉羞愧、又赧
然也、緩
尊公慇護之道、及不勝不安慊歎也、
新來人書曰、
頃日辭歸不弛于中、其間爲日多、　諸公何以勘耐耶
余答基昉曰、
尊公常飢、腹空而不肥、瘦瘠之甚弱耶、可憐〻〻、余曰、
非弱也、是即天授而所受也、孚念則多謝於弱字即甚、
賞呵〻〻、基昉曰非弱、而乃強胃快、知、余一笑而止、
新來人書曰、
我
餘度公不知　公哥之安否、送我而苦待、故今以辭歸、
願　諸公平安行、平安歸　故國、則敢幸〻〻、余謝曰、
水閘節度閣下、平安奉祝、恭奉　貴王之大澤、而　賜
粮饌也、舟中二十五人、每拜謝其慈恩也、今也無苟艱
苦矣、伏奉謝基昉曰、奉答納于節度公下、善書可也、余
即楷書之、
二十日、前日太守還衙矣、而昨夜山上、炬火相列、湘
轂逞閘、即是太守、復來也、今已牌來于我船、余曰、

昨日不得謁、夕聞管籥之音、爲舟中各欣〻、然炎暑之
時、長途無勞耶、　貴容乾〻也、　貴家人亦擧無恙也、
併奉祝、太守答曰、昨日失奉、一般悵也、来徃冒暑、朝不
早起、今始來問、多罪〻〻、白問
日高瘡病與　川上痢疾漸差耶、歸視其家、衙容患捕、
瘡、児子患眼眥、愁慮多端、悶苦〻〻、三尾鮮又賀來奉
贈耳、余曰、日高瘡疾、追日有差也、川立亦炙治有差也、
貴慮休也休也、　尊公由我之滯舟、久役于此也、　貴
衙之兒容患背眼、奉諒也、且三尾鱗屬　恩給、伏奉謝、
太守曰、兩官人之倶有差、欲奉賀〻〻、我輩之久滯
國事也、有何貽慮也、又問、既以情贶、敢不領意多謝〻〻、
余座右、有周易大全、太守見焉、而書曰、
武職之人非關於彖曰象曰、余曰、卦文彖象即易之全
體也、非關之二字更不審、太守答曰、角弓木弓、分内事
也、彖曰象曰、分外事也云、余曰、與公之意或可也、嘗聞
左文右武曰之武也、若廢一則非我　國之本意也、我
輩武職也、雖然、於國天下、亦或宜經緯、即士之任也、故
坐右之也、太守曰、古語曰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又曰、無不識
字英雄、然則書足記名之項羽非英雄耶、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未聞子房之爲武也、經緯天下、即士
之任、則士與武、即相對之稱、不可相兼之名、則　尊公之
言過矣、我亦武職也、故於此等卦〻深奥之旨、不敢強究

也矣、余曰、
日本職外、公侯伯子男之國、唯士而已、是故士而兼用
二柄也、今聞 尊言卦爻深奥、不敢強究也、信訖好意
底若我輩、主文而決之以武、則是我等之一罪人耳、
尊意極好々々、太守曰、有稗官書否、余曰、稗字未知也、
太守曰、非聖經賢傳之書、所家雜記古談之書也、余曰、
許多藏之也、以 國語國字、大半書之也、太守曰、我輩
則見而難解耶、答曰、未知其難否也、雖然恐是難解、太
守口弟看、
余輙出二三冊、太守見之稍久矣、而書曰、
皆是兵書、而間以 貴國書、不解々々、余曰、小子久學
兵、頗究其與旨也、自謂之、呵々々、太守曰、不鮮、沒甚意味、
今曰、唯以 國書、却似煩貴肴、
時日高子、陽席獨飲泡盛酒、太守見而書曰、
日高代官、獨酌非酬酢之酒禮也、
余愧而為之辭曰、
即今命 日本酒也、今此耐則 日高兼日之藥用、乞勿
咎也、
太守問曰、
貴國女人漆齒何意也、余答曰、陰故表其陰、而誡箴之
意、太守曰、然則男子何不漆齒耶、余曰、本是陽、故以陽不
重九也、太守曰、宿醉未醒、明日討看、告退、余曰、穩眠而

待明日之光臨也、太守歸矣、
二十一日、朝、簡于太守、曰、
今日 諸公太守奉賀、日高病患有差、川上與歐一樣、
舟中無異也、休慮々々、我小冊所收之鹽、既盡竭也、
乞贈給也、且前日所乞于問情官下之風席、贈給未也、
且糧包改造、而運收于舟中之事、亦前日詳書、而同乞
之也、有許則幸甚、併請之、敬白、
太守復書曰、
夜來 日高、川上、病症漸差云、不勝欣幸、我輩與所下
旗塩與風席事、歸後當進、可以奉悉、都留欲擾、
食後、金、張、李等來、基吸吾問曰、
近日樣子不好、何也、余答曰、念情多謝、但勞疲耳、非病
也、彼曰、思鄉之心過耶、余曰、真然矣々々、彼曰、日前草
席八束、不給分付矣、入耶、乾米喜晒云、不分付耶、答曰、
下束即七枚也、未領受之也、前日乾米之席六枚、昨日
收之耳、米即今當收之也、今舟人三人、於舟下之海沙
上、而收之可耶、彼曰、今當我人、入給事分付耳、余曰、或
乾或朽、或前日蒸之、或不足用也、以此四者、若混雜、則
皆不堪食也、故今我舟人下海濱、而分選之、彼曰、好、
彼又書曰、乾席給云々、不受云、何而分好耶、余曰、非乾
也、即肉濡也、故不受也、
即受其乾者八束、彼書曰、

饌品、別無苟且耶、余曰、好意〻〻、鹽、醬、菜、魚、鷄、足也耳、
彼曰、鹽醬日入耶、答曰、鹽醬日而入好、
既而太守來而書曰、
貴舟中所入、自粮米至于饌物諸種、凡百所入、皆是主管於我身上、如有所請、直請於我可也、我非問情官之所管、則不可以其言奉行也、後勿如是也、鷄三首奉呈、領受也、答余稱謝、
此日、太守書言朝廷賜饌事、其書草稿、今失所謝、
太守曾曰、
松元呼之則來、不呼則不來、見我可憎矣、無情也、當罰以一大觥如何、
余即命酒、而酒乃至、而太守曰、
松元為人通錬也、則非不知不呼而來見之、而即拜之禮、以見嘆歡也、故傚律其罪、不知而故犯、尤極可憎、呵〻〻、
松元欲飲、余書曰、
松元權太早、是得雨也、太守曰、得雨猶歇後語也、即謂之逢甘雨可也、太守曰、日高又沈重、川上之淳朴、安田之精明安詳、可欽可愛、自忘累日疲勞之苦耳、余曰、川上之淳朴實當矣、沈重以形容、恐似少違、太守曰、内無所守、則必不沈重、所謂嚴而也、余曰、如尊瞻、
太守曰、當〻精明安詳、則近似取也、余曰、唯是以真直、而自力、而不息耳、然而未能盡之也、尊眼於我、乃我猶有餘也、太守曰、平日所謂精明安詳、何能加力、見直如此妙、當今不敢擔相矣、余曰、始知尊眼大矣也、更加力行勉強、而宜到于操地也、伏謝〻〻、
余側有刀子、太守玩之、而書曰、
此刀尖利不異、余乃藏之研匣、
有頃、小舟載盤饌來、太守即書曰、
饌已具、此舟甚窄、下十九人、命設饌於我舟、如何、
十九人乃設席於彼小舟、與我船有我三人、則章服而拜受之、韓壺供膳、行觴酒薄黄、味似琉球泡盛酒、有香氣、余書曰、
酒香味勝好、有酒名耶、太守答曰、
桂糖酒、上品貴種、余曰、上品貴種、寶於我輩、亦太為重之也、今也奉此語、增見恵情之厚也、二病人曰、病患若瘳也、奉謝〻〻、之余以二子書云、太守曰、危酒無足謝也、
無人食卓各一、陶器八、一是餅、一是麪、一是牛脯、一是柿片、一是生蜜、一是酥、一是鰻、一是西瓜也、杯即唐山西洋製、乃食飲傾數盃、與最饒矣、太守書曰、
一盃一盃復一杯、折花作籌興盡盃、未命何如也、余曰、小子若辭也、更給一盃、則幸甚、余玩其杯、而書曰、吉産中即銅也、器物名何、太守曰、盃杯、余食其肉、曰、非蛇耶、太守曰、鰻、余曰、鰻哉、國俗珍之也、極珍味、太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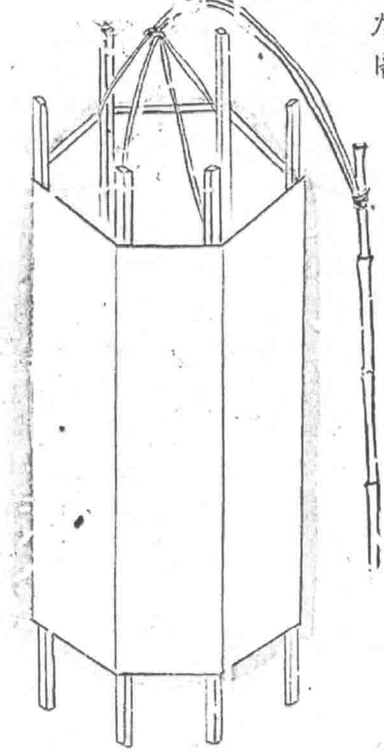
貴國之中、銅如此器様者、状如魚鱗、余曰、然也、有畫様、
即以吾之茶挽、而其酒飲、爲曰、是即我　國産也、太守
曰、擧酒白眼望青天、余曰、如左相之飲也、
舟人善之丞收其箱、箱中有戯場忠臣藏圖画十二
枚、太守請而觀之、問其故事、余未嘗觀雑劇、故不知
其所以画也、乃開諸善之丞、以爲答、太守指其一、以
書問余、書答曰、縛主之敵也、又問其花、答曰、賊奪釜
殺人、又問、答曰、子討賊、而輕女之即今主妻身於傾城
坊中、又問、答曰、忠臣之湯及娘、遂夫赴出、又問、答曰、
奴隷也、又問、答曰、駕也、又問、答曰、其兄欲殺輕女、亦
忠貞之婦也、以試其眞心之實否、
船中畜二羔、欲贈之、太守、余乃書曰、
我輩飼一羔也、自前日滲入、而無所養之也、以無所養、
而非奉贈也、玩戯之生物、在慰多日之　厚情、奉贈之、
也、莫以客而無贈防之也、不忍坐觀空見飢溺死也、又
不忍以所飼玩可殺之也、伏乞受領也、若無所受則放
於山野、而勿至死則幸甚、太守曰、厚意可感、亦可謂恩
及禽獣也、然羔雖畜物、今於風漂之時、萬頃滄波、與之
同死生、則棄之他國、雖出於好生之意、亦不無相戀之
情、羔之所食、當繼給、幸爲善養、與之同還、故國好矣、
須臾、韓人刈青草来、太守書曰、
俄使我人刈給飼羔之蒭、一束耳、又書曰、明日再輸宥、

告退、
太守歸矣、既而李宗吉、金基昕、金瑩秀、張天奎、監
林時亨者来、基昕等書言巡營上使將至之事、其書今失
焉、余書答曰、
尊等丁寧示之、巡營上司之来臨也、厚情々々、方欲
示、儼問而宜詳答也、多謝々々、彼曰、貴公必知他舡
借置物件之數、積幾何、給幾何、又他物幾何、歴々箇々
詳示之、伏乞也、余曰、諾矣々々、盡以實情答一也、彼書
曰、都不失元數、不必深究、而我國舟移置之數、不是夥
多、而何不指的、若是終夜詰亂、不較正乎、悤雁攪耐如
此者、夜内不畢、則彼輩不免論責多端、豈不悶且悶乎、
忽勞到於遠之斜正下去、伏乞也、余答書曰、前日之所
草稿、即今紀之也、一不違也、當以之而對也、如何、彼
曰、今夜更問者、但我國舡載時借置之物件、非元數照
點者也、不復多言、借他舡所置之稿、示之也、而左邊舡
所載數點記主人、右邊舡所載物數懸記主人、詳示夜
漂前下去修文之地、伏乞、余曰、元自知之、雖然、即今又
令勤右衛門更點、
良已深、令舟人記左右韓舟與我船之物品、余書其
全數、以示韓人、其書首云、余書曰、
盡宵奉勞、厚情多謝、彼曰、然此持難、想知相苦、而朝
於斜正者、上司往復文簿、一一亦在違尊爲、尊公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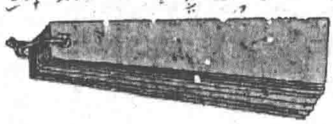
也、若是費精神、竭力深夜若我輩此何若状耶、今既明
軍、大設飽喫之物、勿惜多出之也、不然則更不来也、此
意宜布　僉尊公前可也、
今日朝廷所賜餅肉、猶有喫餘、因命煖酒、飲食之、余
陶然舒嘯、金基昉書曰、
唱嘯何也、乃歡洽之意耶、思故郷之意耶、余曰、非思郷
而亦猶、余又曰天令此瘦瘦一人勞何耶、張天奎曰、男
児天地、莫嬌此、
雞已鳴、更煖酒、共韓士飲、金達秀書曰、
酔紅顔於論情、飛羽觴於船上、余書曰、酒香餅甘口腹
已酔太守之酒、已飽太守之餅、大徳、
天奎請烟草、具昉達秀亦同請焉、各盛其管與之、天
奎基昉足将待自盛之、余不與焉、而書曰、
烟殆盡也、基昉書曰、何其吝、余曰、我舟中人烟竭已多
日也、小子唯有蔵烟也、分配之、而予舟中人也、今也我
烟亦殆盡也、何吝之有乎、彼皆叩頭謝之、
余書問曰、
巡営閣下官何品耶、明朝當来耶否、又今宵既彼不答、
彼等書曰、
我名知否、余曰我有瞭忘之病、今也此病發、故立而忘
失也、多罷々々、彼曰、無情可知也、
彼於是乎揆筆書其姓名、余聞其韓音、以國音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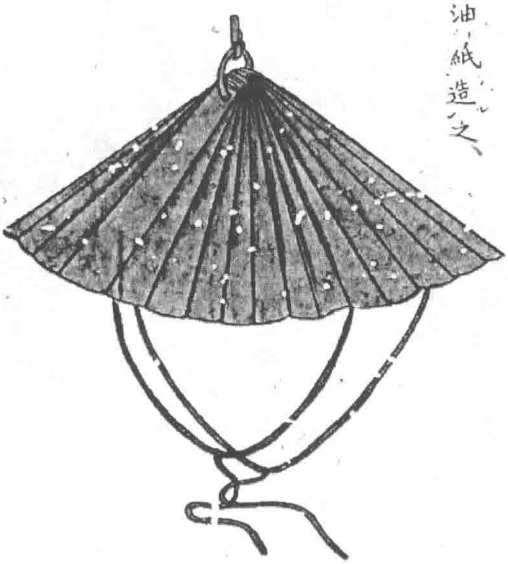
字記之如左、
金基昉、　張天奎、　李宗吾、　金達秀、
舟人煙草、往日既盡矣、余猶有為因如與之、達秀達
秀東筆詠煙草曰、
異草絲々出自南、非酸非淡亦非甘、炎帝嘗時何獨漏、
蒼烟吸盡破喉痰、　伏乞一竹恵賜也、
金達秀謹稿、
朝鮮詩書法　見于前、
林時亨贈詩曰、
風悪長秋岸、憐君千里客、
鴈回憶親處、何々到郷関、
又、
我君経袖闊、直得雲山接、
愧我寸衣寒、不知月上擱、
時亨書曰、
今夜一艇後、以太守之禁、更無接顔之望、一別之
後、海水滄々、雲山重々、又絶聲息之路、不勝悵然、業須
無恙回帆也、　朝鮮士人林時亨、
余謝曰、
一別之後、海水滄々、雲山重々、又絶聲息之路之数語、
方令余惆悵悲然也、今方別水風吹、與與生象徹容衣、
男児剛腸絶、涼日入杯飛、是亦天壊之一会耳、

提燈圖



雨笠圖　摺之懷之、以油紙造之、而竹皮骨、上之非上官人則不許傘云





韓客等乗輿而飲、鷄已頻鳴、彼書曰、
下去、安寝可望、
韓客皆歸去、余亦就寝、惟寤者童子次郎與山助也、
他皆眠熟、
二十二日、朝雷雨太甚、食後晴、太守来而書曰、
朝者雷雹大作、驟雨暴至、三代官何以堪過、為慮
不淺、而夜来　痾症加減更如何、奉問、
余謝之、太守又問前日問情官、何之問、何之答、余即
答曰、
一昨二十日、於舟下沙地、而我舟人伐所毀之材、而餘
分以為用薪、不然也、問情官下之下隷、告之於官下也、乃
以當制止之也、故即止也、問情官下曰、火木無之耶、答曰、
舟中薪乏也、官下曰、乃當給之也、雖小材勿伐也、謝曰、
伏乞給之也、官下諾、為前日之事如此也、依貴問奉
告復也、太守曰、然則何不告我、當以一時一冊、毎日三
冊計給、以此領受也、余謝曰、所以不告者、則多罪々々、
有寛恕而還辱贈給之事、實厚情也、伏奉謝、
頃刻、金達秀来、以書奉于太守、太守曰、
粮饌領来、命松元領受也、其計給記如左、
米二石、　醤三斗、　胡椒八合、　炊木三冊、
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太守又書曰、問于松元合計也、余曰、所記之品、領受之、

也、太守書曰、貴舟左邊、呂物所載之我舟、造成年久
舟底朽傷、而泊於海邊、不沙上、將有裂破之患、幸望遷
泊於　貴船頭下沮洳之地、如何、余呼船長而命其事
而答書曰、即今命船長也、如　貴意也、少焉太守又書
曰、今之所泊處、比前稍下無害、且更下泊、則出入非便
依舊置之、太守又曰、齊蘆真油調火藥末、塗之數三次
神效、、、余書曰、火藥一種、日高已下亦塗之、即療妙
妙、未用油也、當用油火藥也、彼示神驗、多謝、、、太守
曰、真油有否、貴国則称火藥何名、答曰、未聞真油之
名也、疑是胡麻油耶、我　國胡麻油、則達之舟中　不宿
也、火藥曰鹽硝也、

坐上有方松紙封之、太守見之書曰、
與我国南草尉一摸、余問曰、南草煙乎、太守問之名、余
曰、角挽、太守曰我国謂之才挽、太守將歸、余曰、日々有
來臨之恩、厚情無所謝也、太守歸、

二十三日朝、簡於太守曰、
今日未拜　貴容、夜來平穩奉祝、我輩各無恙也、勿慮
々々、夫舟中吸烟人、各所藏之草、或流失之、或滲治之
餘、吸之而又已盡、舟中渇烟數日、唯安田義方少許藏
之也、故分給之於舟中人、飯後一二管、令吸之而已矣
今也安田之烟、亦將渇也、安田有吸烟癖、一刻不吸之
則精氣若衰焉、雖然、今少許有之也、川上親訣亦吸烟
同、、安田已而自往日烟絶也、且癖病泄利每夜十餘
回、獨坐唯烟友之、而又惜安田之亦將竭、吸亦不任意
也、伏願以烟草惠賜之、則幸福何以加之乎、每事唯煩
貴慮也、且前日所乞之鹽、望隔日以一升三分之一恩
賜之、前日已奉告、故安意而待之、然以有烟草之事、故
更及此事、但非急責也、舟中鹽盡已多日、故併奉告之、
拜手敬白、七月二十三日、

午間、問情官來賀平安、而余書以問曰、
不履地已四十日也、唯苦于水濕也、仰俟　朝廷下陸
之處分也、未無下令耶、如何、問情官書以答曰、我輩為
公等究力周旋也、少待之外何、非人　朝廷處分有之
也、彼又書曰、米則昨日既入來、柴則今來也、
米醬鹽柴、則太守之所総饋矣、国非問情官所管也、
而趙主簿自衒其惠、賣其功、若斯可憎之甚矣、既而
炊木載來、其記曰、
己卯七月二十三日、炊木三冊、余謝曰、有芳恩、而今日
所炊之木三束也、即丹給之、即今全松元饋受之也、多謝
々々、己卯七月廿三日、三人同拜手敬白、安田義方印
報、
庇仁太守閣下、
太守饋蔦與鹽、其書曰、
奉謝　三代官案右、

今日病未奉撲方協聽詠之思、獲承情書、敬審夜間
僉起居安勝、慰喜沒量、示烟與塩、並依希副、而但我
烟比之貴烟味頗甚薫、人是可欠也、明日再看、卽恭不
悉、已卯七月二十三日、庇仁倅頓首、
烟茶十兩、　此二行字上押
白塩三升、　太守之官印、
彼所謂烟茶、卽烟草也、如本邦所謂絞烟草、而
草束編之、
余書謝曰、
奉卻謝庇仁太守尊前、隨及烟、舟中盡竭、故告、恩給
之事、卽時鹽三升、烟十兩辱贈給也、無事不由貴慮、
眞辱恩、且以烟味之不勝于我烟、而所慰爲渴求、懇擇
麼谷、而況貴國煙與我煙、元牛角更期、明日之拜謝、
又聞有採薪之病、願加養也、已卯七月二十三日、三人
同頓首敬白、安田義方執毫印、
趙主簿書問曰、
貴州次何州耶、余書答曰、肥後國、太隅國、次之也、彼書
曰、肥後、太隅、所產何物耶、余書曰、多品未詳之、彼書曰、
貴緞中與繒與紬、或有藍色縞、或有紅色縞、貴之則出
示如何、余書曰、非貴物也、而出示也、
出示紗綾紬之類、然書問昨日太守問答之事、余書
答曰、
所聞之事少也、但賜米餞之事、及器財之名、器、烟酒等
之事、問答之而已矣、
薄暮金基昉來、一童子從焉、此日雨、夜增甚矣、故欲
問下陸之事於太守及諸官人等、書曰、
夜來諸公太平奉祝、我輩無恙也、但苦風雨耳、因問下
陸之事、久待貴朝之往復也、處分如何耶、請之旣有
日矣、伏願告示之、不堪將有艱苦危急、故敢問之也、且
夫所移積我品物之貴船、無波浪動轉、船底到于海沙、
而繩斷纜絕、所駕之我舟人、繼續似得完也、舟人曰、甚
畏積舟之損傷也、處分若准許下陸、則兩全幸福也多、
三人同敬白、蒼給而呼舟下人金基昉側見之、而問焉、
余書答曰、當持遣于貴國人也、基昉曰、使下隷送于太
守前也、余曰、多謝々々、
基昉卽持余之書歸、俄頃而復來、余書問曰、
貴侯公病患有差耶、彼答曰、一樣不得來見、尊公之
事、恨歎々々、余曰、實慮厚情々々、但望炎熱中勿煩貴
慮、所願々々、基昉曰、來此多日矣、子兒去夜欲見我來
之故、欲拜於尊公前、方跪坐傍側也、余曰、眞是人子
之心情可感、容貌端正、基昉自懷出乾鰒一箇、而書曰、
爲我欲喫、但三箇得來、以二箇同來三人分味、喫之、一
箇切欲奉味於尊公持來、勿咎、略小、三公分味如
何、此是五百里外海島所產、而不可易得之物也、勿嫌

為小、將情、公味、伏望耳、余乃進一片於日高、日高不好食之故、以日高之言書曰、日高曰、以珍味故欲喫飯、同食之也、余又書曰、慈子欲、 尊公之喫、而携来五百里外産、而 尊公又賜于我輩三人、深憐々々、非為小也、為大其心情也、基昉曰、但遠島所産、故謂貴物也、豈敢曰珍味乎、味不悪耶、余曰、至香味、余勸酒於其兒、而問曰、貴兒名何、基昉曰、洪彦也、日高酌酒勸之、基昉書曰、居常不飲酒矣、日高尊公親酌、受盡飲、奇也、余書曰、貴兒不嗜酒也、已而紅顔、基昉曰、我不見飲酒、
公贈洪彦、以唐筆二管、筆中有琉球製圓盤、基昉見之書曰、
我国所無也、此真有價難買也、若有賣買之道、則献價一箇買持、而元非賣買商賈、則賣買二字、非所可論、但切欽羨而已也、歸家後眼中森々也、恨之奈何、（空字基昉自改）
基昉數玩之、余語之二子、川日高而書曰、
無敢論價也、尊公愛之、則當以一箇贈之也、幸無辭而受則多幸、聊以表寸志也、且如價、乃貴品之小物、以一箇更欲請之也、諒之為好々々、基昉書曰、大有不然者也、我受 尊公眷意、今受此物、而人心不淑、或者猜情覓疵、以我偷之為言、則随口發明之前、横被不測之過、十分可慮、以 尊公之親筆、贈情此物之事書給、如何、余曰、諾、基昉曰、太守前所請烟草、不知施不施、而我下去、求買此處多小間烟草、當献送耳、
彼又有欲使兒求買一品物、以贈余之言、今省其書、
余曰、以烟草、而辱可被送之事也、故前言貴品之小物者不乞耳、止之可也、何煩貴兒乎、且烟小許給之而足矣、基昉曰、命使公使人急請我、故物置之而下去、見僉使後、與子更来、姑俟之也、
基昉下船、須臾提烟草一編来、而書曰、
烟草只有此、故献之、 三公以為數日之資如何、張天奎聞絶世之事、見我持来、今方又求、明欲献之云耳、（失余）
答基昉又書曰、俄托書還、果書之否、所贈品物無書給時表後有碍聽聞也、厥跡以他外裹之他人不知其物、兼去似好也、余乃紙封之、以贈之、且書曰、
附紅外青夜食盆一坐、
右聊為表寸志奉贈之、非敢賄賂之儀也、乞領受之、己卯七月二十三日、 薩州三人僉白、
韓卒冠後垂赤毛、余問曰、
下隷冠上之赤毛、則所染塗耶、又元赤毛耶、又非毛而他物耶、基昉曰、象毛也、以染赤也、余問赤色久可保耶、赤色久不變耶、基昉曰、邦法表也、則改染、
作六言四句、以贈洪彦曰、
有一別數行涙、無再會同心期、別後雲山千里、多情唯在此時、
安田義方醉書、

此日金達秀見贈詩、（前日往ゝ所贈、今日改書於一紙以贈之、）

謹答江亭韻（江亭ゝ夜作之詩、則余在永良部島所作、達秀次韵之、）　朝鮮詩書法、見于前、

弄春花鳥暖、
撫釼雪霜寒、
閑日無塵累、
清風入畫欄、

詠墨、表情、

可愛爾身化栢油、
玄香治政無毫州、
鳳咪爲客指君友、
又是新煤即墨侯、

詠烟草、請得、

靈草蘇々出自南、
非酸非淡亦非甘、
炎天常時何獨涌、
香烟吸盡破喉痰、

謹呈、

釆伯扶桑日下云、
逢邊問答喜相聞、
初進香醪恭致禮、
更将華茟細論文、
如何談俗語音別、
大抵甚邦東北分、
八知有直臣節、
諫爲朝端幾輔君、

律詩書法亦如此、

又

酒榻人来今日面、
烟汀舟繋故園心、
爺壞千里別離恨、
前夜分明涙不禁、

今此五章詩、伏望回答、以太陽之光、壓此螢爝之影、如何、

朝鮮國忠清道庇仁縣人、金達秀、謹稿、

船頭望海色、拙揺謹呈、

銀海景光問白鷗、
一聲漁笛蘆花秋、
片舟満載江湖月、
帰路茫々雲水頭、

金達秀稿、

余書謝曰、陽春之高調六章、辱見寄之也、前日之稿亦明日當復入也、且欲以螢火而與霽月競光明也、期後日姑俟之、多幸、安田義方拜、

達秀書曰、

謹呈詩六章、初不許品而無以李杜風、過尊於小子之心、多愧、伏望別紙瀉豈八所見、以開愚迷之心、如何、余答曰、却我自愧、達秀曰、他紙論亦如何、余曰、如貴章也、再後日徐々評論之、姑俟、為好、達秀曰、後日則小子無暇、今日優劣間、以他紙論示也、毋援李杜之蓍也、詩體肩淡、以龍门爲蛇户、矸馬爲駑驂、如此而邪能免笑乎、撲攔之末乎、伏望論示也、余答曰、尊乞評論、貴詩而不息、我詩學固疎、不敢選論貴韻之好否、雖然、多日啟心以相歡話、豈不謂千里之青眼乎、不得辭評鏡而三之象、他日勿咎、安由義方、

彼需而切乞之、余乃書曰、

答江亭韻之作、起句得其體、承句不貫意、轉句頗得其真、結則有病也、以清風更用香風、輕風、好風等之字則為好、画欄則貴富或婦女所居也、詩意全體隱逸或慷慨之情、所謂比而興者也、少時撲敲而當得其趣、

七絶一章、往日諸有此之辭、而未詳其趣向、句言

則非盛唐之風味也、詠烟草一章、妙手得柬岐中谷之

氣象而席上走筆也、但感其英才、來自扶桑之律詩一意

興乃有餘、而吟詠未饜也、似得宋儒之詩體、酒掲人然

之一絶、眞情令人淚沾襟、克諒緝浮容之心、船頭望海

色之一章、即氣象豪邁、句格流暢、太可賞々々、但以鉛

地盡之三字（初此詩轉句沿此三字）再刪之、易以正風、雅體之

則不可以愧於李杜之門中也、金達秀乞評論、而

席上聯謾評、以贈之、後日知答某之不足、

日本薩摩州、　安田義方謾評、

二十四日、朝來風起、俄而波濤稍壯、我所乘之韓船、

滲漏太甚、我舟人汲之、而韓人僅所三人在舟、因嘗

曰、

貴舟多水、嘗于前日也、我格軍等汲之分處其積物也、

有貴舟之格軍及舟長急來之論、以爲煩、

頃刻彼舟人等來、且金達秀贈炊木來、其記曰、

己卯七月二十四日、（二行字上以次字之官印）

炊木三册、

余覆書曰、

炊木三册、令松元領受也、

己卯七月二十四日　安田義方執毫、（小印每如）

金達秀書曰、

此浦雖云平瀾穩泊之地、大風振作、怒濤不

過、爲慮萬々、

金達秀謝我船事、懇勤盍情、欲每來見今以勸酒然

之、達秀書曰、

小子來到則

貴人特命松元、每饋酒餅、以賀無地也、以此見之

貴人有君子愛人之風、尤爲致賀耳、達秀又書曰、

貴人欲吟風月、而緣於公事、不得遂意耳、余答稿

與來牌前太守之余携帶八爲、

太守亦曰、

以人　貴舟之朽敗、　迂處今以告入　國、然以格軍沿

海各邑各道次、替送之、　貴國地方交隣之

聖德、迴出尋常、萬々無窮界、知其感祝否、今則我輩

爲　余等卒喜萬千、聊於乃一壺薄酒、以賀其欣忭之心、

余書謝曰、

忽奉　德恩、伏欣喜々々、千幸萬福、偏因　尊公之懇

情、殊得還歸之道、奉謝無地也、以芳酒見賀、三人頓首、

謹奉謝其　恩義、敬白、

余書謝之、日高川二亦出、謀飲其賀酒、我輩亦以爲

祝賀、余乃書曰、

我遣亦奉謝　恩幸、恭勸一杯酒、又書曰、奉

國之　忠言、歡喜消餘、而更有別離之憂、將太守之可
太守書曰、速還。故國賀、則賀矣、悵別之情、彼此一般
也、瞻望海雲、我思當悠悠矣、
太守平生不嗜酒、此日傾四五盃、日高在坐、太守勸
飲、日高不欲、乞余書、余為之書曰、
日高患雨濕、亦含脳云、飲即發、故辭、
川上因以痢泄之患、自慎矣、獨謝歟、而書曰、
飲、川上魚、日高鯢、安田所謂小魚之類也、今也二子病
故、小子安田義方為第一、默之耳、太守書曰、可謂無席
洞裏狸作猜也、
童子次郎、紆鱗太　常愛之、太守書曰、
以郎置之而去、我欲之也、余書答曰、微臣可置之
也、於次郎則一刻不可離也、乞辭、又書曰、小子見次郎、
猶子也、太守曰、視之猶子則次郎、何不慮溝也、
太守之侍童五人、容貌不可寫其、一童偶至余傍、余
書曰、
童子姓名何、太守書曰、姓書、名繼承、余書曰、為之之
實種、太守曰、繼繼承承之意也、
已聞送歸之事、即裝包笥篋、採擇用舍、船中殆煩亂
舟車無大小、各問諸於余、余右手摭筆、對韓客、且答
盃賀此歸、左手指揮衆長臣僕、太守見余之拮据、書
曰、

暮、所謂一沐三握髮也、
酒數行、而太守等歸矣、右傾太守贈書曰、
俄奉歸、有餘悵、胡椒二十一分、茲呈領之、受閑…
我之日用茶鑵見破、無以煎、茲奉告、貴用士…
一件、惠之否、如無副件、置之無妨耳、明日更看、
庇仁倅頓首、
我之茶家、即我之俗稱、新者或破或傷、皆…而無損、
所…之茶家、適完潔之益二、其新者贈之、且我
者請…故有此饋、余失答草、
申前譯官趙主簿來而書曰、
暸喚朝廷處分不出、…二隻載船物件、
分定、若使貴次…余失答辭、
主簿又書曰、
何…前則　朝鮮船所見則有目録出、何為不好
郎今答書曰、我以當出耶、又、貴公以可出耶、主簿書
曰、我國漂民到泊江戸、漂民船不…則其船讓送
還歸、若其船破則　貴國船領來我　國地境、則駕船
價米五十俵受去、貴國人故從此例、以示目録也、殺
又書曰、貴國目録法、以金銀或銅爲出之、…今則消其
以船中各色出之好也、余書答曰、熟論可以答也、
趙主簿以非禮言、數貴於余若斯、乃与二子議曰、前
日所投之蘭席若干在彼地、雖所投下、然我之所國

有此別無一財金銭亦固弗所貯也宜以此所與
簿主簿不可為彼此令失之為書　明日余示主簿之書太守
太守見而書問曰
誰某之書耶余書答曰問情官之書也
明日主簿来奪其書去余寫其一二以備他日異問
之證是日主簿歸而太守之屬官問情行官八等来
余書問曰
此地以何方之風而發船耶彼書曰毋論東西北南風
俱好又患無船而行余又問凡幾次宿而宜到于對馬之
渡口耶彼曰凡十宿而可到此彼又曰次々轉運則不
待風之好否日々出船耶
余議之乎無中最成日明日不可得移船二十六
日發船可也余即書此言以為答其今撤彼又出一冊
子是注日點閲物種記也彼書曰
此搞上持去物以朱點以為而報　司時悪即速所之
幸望々々余答書曰三人及未元同點之也彼又書曰
可携去者携去可火者火之一從品物件記中遂打
點余曰諾彼又曰携去者以朱墨上圏之〇火者以墨
墨下點之可也
於是与二子及船長定論而圏點之至三更而終矣
問問答不悉記也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四終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五　自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七月二十五日、朝林時亨來、其贈谷則記、且小舟載
新肉來、其記曰、
己卯七月二十五日、　炊木三冊　生鷄三首、
鮮魚三介、　太守副書曰、
夜來、　三代官太平、昨惠茶家、多謝厚意、生鷄三首、鮮
魚三尾、炊木三冊、奉呈領受如何、飯後奉悉、
余書謝曰、
辱問訊、多謝〻〻、夜來　尊公太平、奉祝、我輩無恙、休
慮〻〻、炊木三束、生鷄三羽、鮮魚三鱗、令松元領受也、
己卯七月二十五日、安田義方揮毫印〻
食時、金達秀、領米、菜魚來、其記曰、
米一石七斗五升、　胡椒六介、　乾石魚二束五介
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已後、太守虞候來、太守書曰、
三代官夜來平穩、可賀、茅東壯裝多貽惱擾、奉慮、虞候公
病尚未瘳、為別　尊等今日強疾來會也、余答書曰、二三
人平眠、但川上病患不休、勞傷追日而甚矣、我輩太悶
慮也、且虞候公病未瘳、強來為別云、厚情、太守書曰、
川上之病、寔悶念、其或亦好男色、以此添損耶、余書曰、
昔日所給之藥艾、已用盡之也、更願恩給之也、伏乞〻〻
太守使人求艾、給之、余受之、以與於川上子、

日高此日始見虞侯、余應日高之需書曰、
日高與一左衛門義、病也、有疾病而未能面也、失敬、
日高示之虞侯、虞侯書曰、
備們舡隻、年久破傷、不得駕海、我國舡隻廻還、而萬里
滄海難進也、舡中什物、間多倘失云、甚亦悵悶極矣、
金始基亦來、余書曰、
三日不相見、太平祝賀〻〻、　始基書曰、我則甚悶無恙、
而但　君之起居珍重耶、余書曰、我亦平靜、余問虞侯
曰、未知　尊公之姓名也、伏乞記之、虞侯書曰、公清水
軍虞候、崔姓也、余問崔姓華冑　虞侯曰、然、
有頃、韓董來而供膳、太守書曰、
尊等明當發船、聊具饌餞、此是
朝廷優恤之德意也、幸領受之、余書謝曰、以
貴王優恤之德、賜餞饌、奉謝　恩幸、
前日所投之蘭席、擧人以茅茨覆于沙上、是前夜所
下點之物品也、而彼運送以積疊於我船下、斯爲穴
之也、余書曰、
草席總計、所移此地也、寔是念情至厚、
彼所覆蘭席之地、相距可二百餘步、命使李東馨誘
船長松元、至其地、以示其無遺品矣、
太守書曰、俄者　日高若　尊以國士老、余書曰、不然
也、

日高常呼余曰喜藤殿、倭名、其音鄙、盖似韓音、國士
老而亦爾乎、
李華男書曰、自漂到此地、今至四去、肯祭詳書示之、以
報 上司、如何、孫辭、太守書曰、自 貴舟漂到時、始
求、何月何日、漂到此地、留幾日、歸 我國、生還故國、皆
是貴國恩徳之意、書之、余郎草稿曰、
我 官府舟、辛渡大洋之逆風、漂流者多日、而已卯七
月三日、漂到于 貴國之洋、有救示而繫舟於安深浦
只焉、又有指示、而曳入同浦之泊内、而至于今日七月
二十五日、凡二十三日、萬事千態、有 貴國之 恩幸
矣、舟守二十五人、一日一人二飯、以米一升、鶏許多、菜
魚、鶏及燃木、 賜之、舟中安意休慮、而至今日也、且
舟破毀、而難駕也、以故、有鄰國修好之義、而今 貴國
舟送之、而得歸 國也、明日方發舟、終始實是 聖恩
之厚也、仁徳之深也、臨書而不知所言、但是俯仰、奉
其幸福、誠恐頓首、旅白、己卯七月二十五日、日高義柄
川上親訣、安田義方、余示諸太守曰、如此所可耶、太守
曰、好、太守曰、當押印也、余獨有石印、而二子則無之、余
乃書曰、安田義方一人印之而可乎、二人之印已深藏
而装包之也、太守曰好矣、
我三人共欲作 倭歌以留別太守、稿已成、余語之
太守、太守欣甚、余輒書短冊以贈之、

しらくものやへふるさとにかへりみる
きみかなさけのゆかしさおもふも　義方

太守見之曰、
可謂竜飛虎之書也、此是国書邪、余書曰、即國書也、
從美似過太守乞解、余書曰、白雲千萬里、貴國送我
而得歸也、得歸者實 尊公之情、深厚之所為也、
之二字、味深語勢有餘意也、
日高亦書短冊、

わすれてはゆめのまよ君かなさけ
よせてかへすをもあひやハせん　義柄

太守又乞解、余書曰、
別後無再會之期、唯所共見之月、須以戀思、今日之至
情也、やハせん之四字、語聲意思、猶有餘情也、
余不學 倭歌、故他人之詠歌、固不能解、為問其意
於日高、而書以示太守矣、
川上亦書其歌、

いつのよにわすれひとなけのやまの井の
ゆめかなさけとけふもしのはん　親訣

余為之解曰、
生涯焉忘哉、其深如千仞之水、真厚情也、何之時何之
世、豈得而忘其厚情、
太守更乞やハせん與かも之解、余重譯以示之、今失其稿、

太守書曰、宜圖書也、余書曰、
日本歌可圖書之例無之也、余又書曰、書姓名耶、太守書曰、刻姓名於角與玉石者、以朱紅墨塗以押之、日昨物標中所印之物、
余應其需押姓名表字屋扁、即引首印也、及遊印於短冊上下、太守見而書曰、
何不刻田字、答曰、一字姓、脫下一字、是通例也、太守曰、拾翠亭即尊之號耶、余曰、然、太守曰、佳名也、又曰、贈人之歌與書詠、即不相忘之意也、印其姓名居住或堂號、後見其印、可知其人、貴國則何無印給之例耶、高川上之一歌、無印、甚可欠也、余曰、然、貴答意也、無印甚念惜、雖然、如前言、國歌無印者、係國歌之例也、不忘之意、則實然矣、又曰、書古人之詠歌、則二行之歌、字頭後待一字下而書也、如自所詠、則雙頭書、而其下書名、如此也、是其例也、
於是太守悅焉、余偶書語太守曰、我
日本國人有菅丞相道真公也、我　國稱此人而曰聖也、已薨而一千有餘歲也、所述作之書、多存于今焉、歌詠亦存、德厚遺書亦顯然也、放勲玄德、我輩之國學、俟其流派、而國書亦同、私淑之於人、今日即菅公月祭之殯日、而以詠歌故、今思其人、尋及此日也、太守問其姓名之、於答曰、菅姓、丞相官、道真名、

崔華男年將耳順、且病尚未瘳、務坐于舟上、顏色稍衰、余書曰、
慶侯公、力病強來、實厚情也、慮切矣、無強而歸、假營而安臥加養如何耶、今彼答書失焉、
明日所駕船自舒川郡出之云、昨日既來繫于浦外、護送官人、即舒川萬戶名官也、韓人書曰、
舒川浦萬戶也、官長同船領去、次々遞付、余書曰、今方以人品物、欲移于　貴舟也、今以此事、命于　貴國人也、貴國人不許積也、故命舒川之人、而令許之如何、韓人書曰、舒川萬戶、今方到、示余書、曰、求來耶、來則命之爲移、
余又書、謂太守曰、今夜待潮漲之時、方欲以舟及磨也、更貶止遊也、貴舟消以炎之及也、故奉告之、太守答曰、可感厚情也、火之時與我人同火也、又曰、可移者、次々收聚、余曰、今命於松于、又曰、萬戶未來耶、來此處則移品物於　貴舟、命速來幸甚、
余收坐右箱箱中有吾友竹太寧之画數紙、余出之示太守、而書曰、
我友人竹下義岳字太寧、所画也、義岳號青溪也、諸公有意則携歸爲好、太守曰、画是名画也、既是尊友人所贈、則不可奪人之情也、不敢有意也、太守曰、就中不忍別者、曾繼承也、余曰、誠實然矣、
日將斜時、舒川萬戶來、余書示萬戶曰、

初見平靜可賀、舟行千慮多謝、（答書在鵬明日記中）
日既沒、不可移舟也、余書謂韓人曰、
日已沒也、舟中贖品物不可積也、明晨夜明而載積則
如何、彼答書曰、日暮不載、明日早々始載、而此冊所記
物種、一不違錯乎、符合違錯與否、詳示之也、此言稿給
受請、余乃書曰、移于　貴船而所携之物品、則昨日以
圈而記也、所圈則一不違錯也、雖然已箱之櫃之且至
包之也、箱櫃之所納、則其主亦一一不能識之矣、唯以
箱數物數而記、多幸為我願、如此也、
萬戶下公、太守（？）候、亦辭去、金基昉、張天奎、猶在舟
上、基昉書曰、
喫了、明日更來、而即今無月昏暗、下舟時、使臣從借燈
下舟、後燈還掛如何、余答書曰、諾、
終日竟夕、揮毫不已、心身甚疲勞、時二客如將淸（？）話、
余乃撫枕而書曰
勞々免許、
遂偃臥、基昉書曰、
明日多事紛擾、無暇書答、故今以忍喫如是、而尊臥
答不答也、臥以見、臥以書答可也、余答曰、臥已失敬甚
多、且臥而書答事、我不忍為也、若有問則不厭也、起坐
可以答也、基昉書曰、日日勞勞既極也、伏乞臥見臥答
也、一書太守公事、一書僉使公事、一書虞侯公事、忘（？）
耶、（彼太守及僉使虞侯向者曰、須分贈夜食、今失其書、）答曰、不敢辭、卻也、哀志
之事、何敢用他人之指教乎、其事則即答之也、不苟多
言、基昉曰、然則以　貴公之筆書之給我、則同（？）品物
即今持去傳納之也、答曰、即今勞倦甚矣、二人亦大勞
不堪、擇他書納也、幸明朝、明朝則令我復蘇也、不敬之甚、
望勿咎也、
余即臥、基昉天奎、敎如也、基昉書曰、
我奉　貴意進告太守公前、事未免虛謊、慨然也、答曰、
君進告太守公者、幸（？）也、何是虛謊、何是實談、君宜旨（？）敢
（昨夜亦贈以夜食、盒（？）彼強及受之、從甚畏強、獨（？）也、）
天奎則默然、奈書語天奎曰、
欲以志以贈（？）也、然已如前言、今疑不堪為之也、唯是
慨然、天奎曰、此則不欲請也、余曰、爾辭難禁之、何空有
我志而不采耶、嗚呼、天奎曰、非此之謂也、還切瞿然、勿
咎々々、又曰、夜深告歸、明朝難相逢、三尊公平安行、
今作永別矣、余聞至悵然、令勸一盃、天奎曰、食前腹空、
不堪飲、余曰、我輩亦甚勞、唯不強耳、
二客歸矣、余亦眠、夜將半、舟下忽有呼安田安田者、
余眠覺而應焉、則李東馨、李宗吉、既來在枕頭、日高
川上熟眠未覺、宗吉請紙筆而書曰、
太守公為　尊公等、別飲食設備、今方來計、而我等先
來也、此亦情厚之致也、余謝曰、為我之故、　太守公許

飲食之事、實是厚情之至也、雖已眠、臥而起坐相迎而
宜揖其恩給也、
余即呼起二子、設席待太守、宗吉又書曰、
我等多日與尊公等相語相樂矣、明日則當船頭相
別、其情不可形言、何時更相逢乎、余書曰、辱所送歸而
先喜、欲別而又悵々、實恨無再會之期、
頃刻而太守求曹繼承及三童子供饌、太守書曰、
午間饌饋、即朝廷之賜餽之饌也、我爲二月之主人、
尊等明將發行、我情淫淫、聊餞從者之饌、而自邑衙
內備來、則此去邑中爲四十里之處、輸來之際、自至深
夜、若待明朝、則恐饌物易致臭敗、故亦懷膽心甚不安矣、
余謝曰、至是太守情眞知　尊公愛我甚之深重也、自四
十里遠而備來饌物、明日之發行、無敢厭眠也、伏奉
共別情之切、多謝　（余之此稿、有闕誤、今不敢取補正之、）
太守命使衙對坐進饌、菜肉十二品、盛于磁碗碟、一是
半月餅、一是眞絲餅、一是黃清、一是雪糖、一是麪、一
是牛肉、一是鵞肉、一是海月糖汁、一是王瓜、一是水
雞卵、一是加里膏、一是猪肉也、味勝於午間朝廷所
賜者、（菜肉皆問譯之名、所不識、故而記之、）
香味十倍、自常日之餅、　太守之別意厚堪感、
余食鳥肉、而書曰、
鵞耶、太守書曰、然、余書曰、王右軍之所愛、太守黨鵝而笑、

太守書曰、
餘饌、命松元、多給二十三人、余即呼松元等、太守分與
之饌、
既食而我輩更勸別酒、太守平日不嗜飲、此夕乗興、
頃數杯、且太守乞余書前日之絶句、余乃乗醉書曰、
席上贈
庇仁太守尹公、
已知　太守庇慈仁、於客仰君恩若親、箕子恩波今及
渺、仍看四海弟兄身、
日本薩州、　安田義方拝、
酔後又賦五律一首、以留別、
蕭瑟秋江色、對吾離別情、星移風凄冷、雲盡布帆輕、
恩滿部山月、威宣錦水城、還郷仰他日、顧恨絶音聲、
己卯七月二十五、　薩藩士、　安田義方拝稿、
忠清道錦川郡有龍華山、即在庇仁縣馬
梁鎮東南、又本道郡中有錦川、亦稱錦城、
太守書曰、
此扇並書、
餘紙在坐、太守書曰、
餘幅公盡一墨戯、
太守鋪其紙強乞之、曰、高川上亦強之、於是乎染毫、
寫蘆鵝、太守書曰、

安田可謂道哉、太守指画曰、蟹、余逗筆而俟、太守曰、一六
卯一霜、又曰、有蟹然後可以付座右、余微笑而已、
画既成而題曰、
己卯七月二十五日、　薩摩安田義方寫
太守指寫字下而書于他紙曰、
寫贈尹使君、
余即加贈尹使君四字於寫字下、詩画共押引首姓
名表字及遊印、以贈太守、太守曰、
尊之書画與律詩留在我國、又曰、尊之賜我一不啻百
朋、又曰、尊可謂文之退之、筆之羲之、画之凱之也、
五更、太守辭歸矣、舟中就眠、
此日有依張天奎而寄書者、
章子李泰開明日發行、不勝悲憐之心、作書數字、
以寄之、
日暮秋邊滄色寘、　泠泠海水非世情、
不知何處向三山、　飄泊乾坤余惜憐、
天長海闊無前期、　舟中諸客莫深愁、
風帆何日繫故國、　男兒人間非第難、
金基昉持曺眞遠之詩來、其封上書謹呈二字、其詩、
萬里基邦度事殊、渺然孤棹海西隅、何妨蘇客孫家客、
良苦風波失路人、一面男兒情以雅、數盃茶酒味多辛之、
回瞻日下鄉山遠、發向白雲憶老親、
五言別章、
何處君歸路、扶桑日出邊、滄波千萬頃、無恙好回船、
歳在己卯七月下旬、忠清道月山曺眞遠謹稿、
又有尺牘、
暑時霎寒、送冷依、秋氣漸生、
旅中起居萬衛、清泠深仰、茅閣舟書尚未了、頃云、爲之
奉念、別章伏爲忌、撫拭得再書前、領律、以呈、
笑覧如何、語雖多而難以悉、伏惟下恕、暁然臨望、
返論平安、　　曺眞遠拝
本月廿日、金應賢、金應曾依曺眞遠贈詩、而應曾詩
中有泰伯二字、余甚不悦焉、世俗或以泰伯爲
天照皇太神、蓋應曾風聞其妄説而言及此矣、故余向
者答書曰、不知其所由也云、此日曺眞遠依基昉而贈
書曰、其文則雖非應曾自所言、然其書則
非基昉眞遠等之筆、蓋應曾所書也、
泰伯二字其詩至方朱到而論明其由、則右二字蓋書
而將改書入　云々、其詩出送如何、敬白、
余多事、且書牘堆案頭、不暇簡拔、因書以申實、示基
昉、其稿失焉、基昉書曰、
曺眞遠所傳並姓人詩、不得擇送之由、眞遠辭答書中
詳言也、

余詳言而答、算遂其樸基防書曰、
丘姓人之詩不得擇送之意、書算遂詳當傳奇矣、
有自舟下沙上贈詩文者、不知其姓名、詩文如左、
聞
君、日本國朝人、漂泊行装已自春、備盡滄波中險
忍、可憐窮海上風塵、語音各異難相合、動止有常得見
眞、莫恨殊方歸路遠、來兄天地久修隣、
登舟之禁、不得登覽、而不嫌調格之未成、謹作
一律、以慰漂泊之懷、伏賜登覽之、令耶、
林時吉、自沙上贈書曰、
士人林時亨來于舟下、欲上叙懷耳、余書答時亨及彼
贈詩者曰、明日當發帆也、故不能以接也、然而感其深
焉、少法來相見、多幸、
時亨與彼贈詩者來上船、時亨攜一封書至于 坐、且
書曰、
深聞 君之回帆在邇、欲為作別、而未矣、頃潛修書以
送矣、中間沈滯不得所送、好朴、閑失耶、
乃見示其書、題封紙表曰、
奉呈 朝鮮林士人 候状、
安田 漂泊所 案下、 僅封、
書其裏曰、
此書不及知於我之太守及我國之人、可也、
其書曰、

昨夜惟上、分手之懷殆有耿悵、仰惟漢田
起居動止、連得珍重、而 客中之懷、更如何哉、為之眷
々、且慰之、並時亨無援還壊、而姑依所據他何足仰讀
耶、第相別之後、不能忘 君之思郷之懷、旅以而行書
仰慰、而好朴三个奉呈、以助一時之菜用、而領收追之、
之埼耶、餘萬匪書可及、姑不宜状例、仰惟
尊照、而試不吝數字 答書耶、 君之回船之前、當復
一進、叙懷為訖哉、 賜接顔耶、
己卯七月二十二日、林時亨拜、
余答書曰、
承諭多蒙、分手後更摻無雨、貝不諳、今朝復接 貴顔、
而前日小贈書、滯於中途、深恨々々、得見其書、倍知念
情之深、且厚矣、寄 貴主之恩澤、而回帆近明日、千慮
萬端、不得寬話、眞是多恨、唯草々率書、以報謝、
己卯七月二十五日、 日本安田義方拜、
奉復 林時亨足下、
時亨又書曰、
秋風漸緊、寒氣侵人、萬頃滄波、何以回帆耶、幸須 平
安回帆于萬切企下去悵然、而方為 擧帆云、故不得
久留之、當攜巖邊以見明日 發船後我亦歸去矣、
張天奎亦有數語曰、
敬白、

與
君從此別離、期更逢緣、去路茫々、遠幸祝平安行、
朝鮮國張天奎讀稿、
右文政三年庚辰、四月十二日、書於肥前長崎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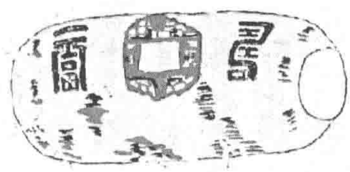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朝趙主簿崔華男李宗吉來、主簿座書曰、責出舟價、華男乃背席、往々操筆而書、宗吉在主簿之背後、主簿毎書多怨之語、則宗吉嚬眉切齒、形語諭余、以使勿答、余有意不肯、宗吉太甚、不快於主簿之言、乃以指頭書于余之掌曰、問情官以無理之言、尊公勿怒、余雖微笑、主簿見而問其所以書於宗吉、宗吉答以別離詩、自朝至食時、主簿問答倨遂終其決、不成而別、書言標文約條之事、其前所書者、則往々裂而或燃之、然問答之間、余膝下藏其書而不出、今記之、

彼書以責出舟價、余書問曰、
貴公所書、貴公之私而所言耶、以 貴朝廷之命或貴國法而所言耶、謀記以示為好、主簿書答曰、非朝廷之命、令論以朝鮮之法也、余書曰、然則朝鮮國法有令非價出之例耶、主簿書曰、我國人漂到 貴國則觀船價受去事、皆無理、故以成舟標受置事也、舟標書有僕字也、云我和例而貴國皆称書標中書僕字也、余書曰、非敢此事也、朝鮮之法則當有其法例書也、為聞其事也、主簿書曰、我等皆於時、以我輩書之、名踐以僕字書之也、余書曰、於奉我薩州公則以僕之字可書也、雖然別有國字、有國書而為之也、不啻漢唐之禮也、僕字不敢書也、主簿書曰、後勿如是之妄緒案此也、余書曰、非此之謂也、前刻貴書曰、金銀銅不有之於舟中、則以他物宜出舟價之目録、也、是故我言及 王命、與私言之分、君勿彷徨、主簿書曰、貴國人漂到我國則無價船價、而我國人漂到貴國則價船價受去事、皆無理、此漂民有我國人漂到貴國價船未一切勿論事、而約余書曰、所示約條之事、則以私而所言耶、以 貴朝之命或貴國法而所言耶、主簿書曰、此非 君命也、彼此約條之也、書之也、余書曰、貴公無 王命而言也、私言乃我輩歸而不可敢言也、非 王命而私欲為標文約條、貴公是犯禁踰之盜者、主簿書曰、一國我國人頷之 朝鮮漂人從受舊船價米五十俵受來事、極無義無理、以此意轉報于
江戸、自後則更勿受此等事、相約為證、余書曰、我豈足敢約條也、以 貴國法、貴國呈書、而傳達于 江戸、而無理之舟價受與授當止也矣、且我輩不得 君命而漫書標文約條、決不為也

主簿問答、至此相核、時忽聞浦上鼓吹之聲、是太守

花紋寮息

以蘭席造焉、落藁兩端用革、



花紋席

緣用木綿、似印花布、



庇仁太守每日來于我船、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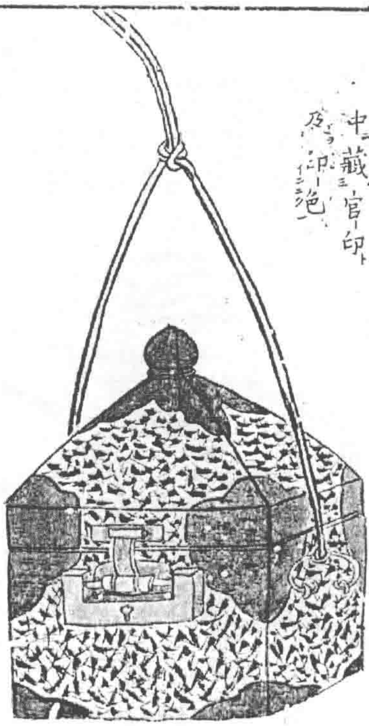


長油戴凸冠者、下人也、插孔雀尾、垂赤毛者、步使也、其笠垂耳者、奴僕、樂丁也、



童子四五人、陪扈下索、一童肩掛印綬、一童提唾壺、一童挾席、一童持烟管與烟匣、歯薄吹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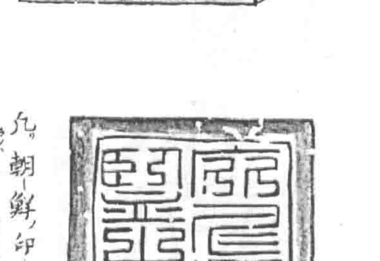
圖書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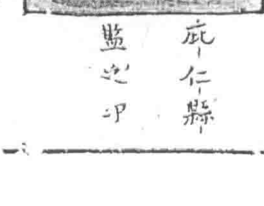
中藏官印及印色



印章圖

印材如花石





庇仁縣監之印

凡朝鮮印色黄薄赤、雖朱最下品者而然耶

繖匣圖

蕉匣鐵製、縁嵌以金或銀與傍有浮漚釘、推之則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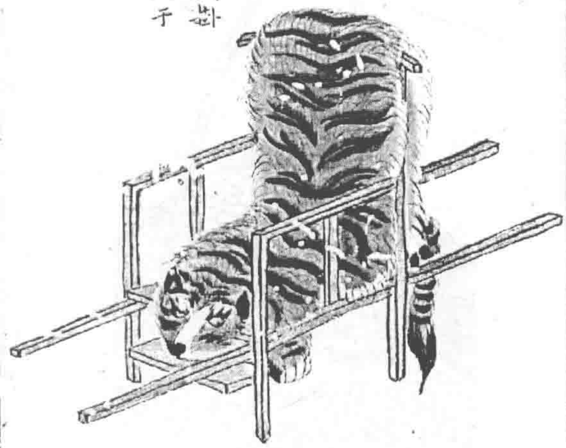


烟管圖

管似箭竹而漆塗草花紋

轎圖

以木材黒塗以虎皮全掛布之前有級以小索掛雙御無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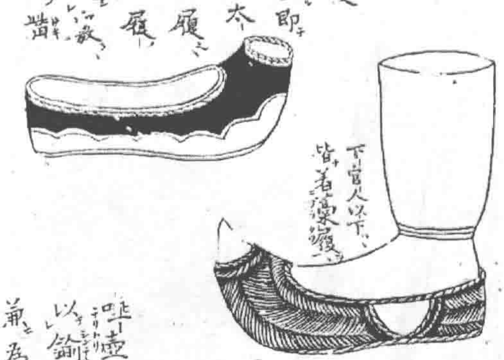
蓋圖

用青紙其端張青絹裏垂紫札若干枚加革以環其端竿飾以籐



革履

所圖即庇仁太守之履大抵履鼻通黻而襪出



足衣着履圖

襪之指頭加皆結脚腕足衣歟及襪帯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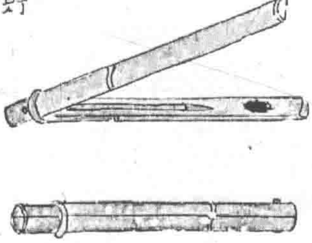
唾壺

以鍮造之以革色小苧索細之兼為便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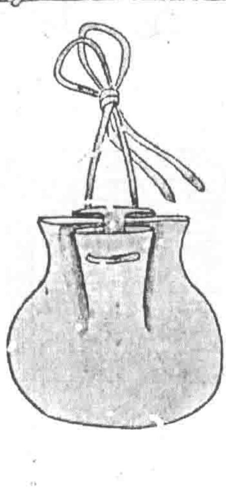
墨斗

竹製銅環中藏筆無墨斗唯推墨唾之筆鋒磨而書



桐油紙袋

韓人上下皆佩之燧貝艾或烟草類納之



之來也、主簿之答書自初甚於聞樂聲至節悵然失色、援筆書曰、

事當閒然、而臨發紛紜、恬置如此、余亦務舟事多端、倘人已收、半右之物、權旅裝既收、乃億主簿之意、息筆談此、間虞侯在傍、書以贈余曰、

贈別、

爾本江東人、
風緣到中華、
累日多辛苦、
今忽歳還去、
年寒巳卯年、
日之七廿七、
風起外烟險、
歸朝何杳然、
今日相送離、
遥想偶海波、

余見之書曰、語是五言、似所謂詩者、漫乎灰混韻字、斯是何物耶、虞侯書曰、戲書之、非詩也、

俄頃太守來坐于舟上、而見贈白紙扇一柄於余、暑路偶請太守之佩扇、太守曰、此是因我職所佩、且既損傷、更可贈他之新簡扇也、余乃贈日本扇二握、太守受之、於是今日有此贈也、余受焉而謝曰、贈太守扇為我珍玩、以永為家藏、每開此扇、當戀思 尊公文遊之情也、（問答及虞侯之書、余失焉、）

太守出尺牘一封、白紙十帖、而書示曰、

此是向日、 巡察從事李公別書、及贈物也、幸 領情而修答也、

題其封曰、

敬呈、
鶴壽主人、

其書曰、

己之初秋廿四、錦城病客、敬呈蜻蛉國 薩摩州上三人、

水國涼生、愈位萬吉、一別經旬、每當若朝暗悵、余懷雲愁波鳴、俯閻閱歸營備陳 貴人經艱之狀、從水之事、於 巡察閣下、為轉達
朝廷、幸以我
聖上天覆之仁、特念綏遠人之義、有此從水護送之 命、候風舉帆、東萊我境、不日可到、自東萊釜山距馬島四百八十里、自馬島距一岐四百八十里、布帆無恙、神明默佑、豈前豈後、筑前肥後歷歷可指、日向山前秋色未晩、庶兒無憂於駕海之勞、十幅衷情、一書奉賀、早晩鮮觀、行李慎旃、

余謂彼之所謂蜻蛉國者、蓋指言 皇國也、是節大和國舊都之稱、而非 皇國之稱矣、恨當時余甚多事、不暇辨之以示于彼也、

舟將發、乃倉卒書謝曰、

謹復　朝鮮國錦城李公

貴情旣遑轉、連壁衣上濺、薰風歸還之首途在

承

尊公及太守公幾許之情、而得歸者、實

貴注之仁德也、貴書中見具路程、有歸國之期、而無再會期者、一喜一恨、駕船到于東萊、則欲以鴻雁翼其到也、幸今得再見、則千萬幸、萬喜封紙十幅、辱表高志、謝之終始、欲有天神之祐助、以歸故國、愛憐厚情、餘感筆不盡言、安田義方、敬白、

乃依太守、復李權佑、

船長松元、欲急移物種、而小舟往復、韓官亦促移舟、

松元形語于韓船長、以諭移物種、余書、謂韓官曰、即今我舟長曰、貴船之官長曰、即今船未浮也、故待潮漲、而可載、不然則載終之後、船不能浮云也、故更如其言也、

將移物種、而姑止焉、坐中有環盆、欲以贈太守等、即前日所下點于人物中也、問情官趙主簿、太有欲色、向者既請而觀之、今又書以問曰、

朱黃木鉢盤十五、火輕、余書曰、前之与所見別耶、主簿書曰、俄者在物也、余書曰、火也、主簿暫時如安、而欲心遂不休、又書以問曰、漆盤十五、何言火、余書答曰、何物未火也、此問更何事、主簿書曰、前日所火物也、余書曰、所火即紅夜食盆十、其外舟具許多也、一未火也、漆盤抽一豈可火乎、萬種同火也、

巳時、舒川護送使萬戶來、令筆吏致昨日之問曰、

即見貴公書、乎辭可知也、昨欲答書謝、日暮未遂意、我奉我國事、領護貴君歟、

舟中見萬戶來、直指据、欲以移舟、韓艇即載物品、以移舒川船、時主簿書曰、

今方與水淺、舟不浮、搖舟多載、水多後移載也、余書曰、貴船之官長甚急促、故如此也、我輩亦所速則所欲也、

萬戶書、萬戶之筆吏之書、皆所書也、其曰、

我是奉我　國事、貴公船載之物、今欲急載於我船、願加此也、而堅包物件、即刻打朱點、載之我船焉、余書曰、即今以載于貴舟之事、而命舟長也、君等擅亦而令移舟也、幸甚、余又書曰、堅包之物件數點之耳、不點箱櫃中之品物也、萬戶書曰、見今貴書、則堅包之物、不點云、載之下去、移載他舟、將牽勿誤錯寫、余書曰、不敢錯謬也、

於是小舟聯綿、運送物品、往來紛紜、萬戶書曰、

載去之物、詳察執舡中詳載、後吏謁、企望也、

萬戶辭去、如于舒川船、又有筆談者、不知誰某、其文亦不佳、今省之、

虞候及問情官等、下船立于沙上、太守猶在船、時船上毀棟除席、舟人各提用器、載小舟以移于舒川船、舒川人乃周旋乎我船上、數點物件、我輩韓服在檣側、太守亦來于此、所毀梁材中、有杉幹長數尋、舊是所為櫂也、而向者假為梁材矣、太守見之、書曰、此是所火耶、余曰然、太守請之、余命諸松元、松元即聚二三幹、太守擧手為投沙上形、松元乃投之、太守直臨而使取之、先是與二子議曰、太守昧肯受我之贈、雖善說辭以贈之、亦應不受焉、幸有豚肉數甕、宜置諸水濱、以贈于彼、於是乎陳六甕於沙上、且前定欲題贈太守及僉使等之字於甕上、然舟事怱而遂不果焉、其他筆語、余失之、物種既移、終而余與二子率臣從、陳弓砲槍戟、下我本船、而乘彼小舟、太守僉使亦同乘之、將發棹、金達秀領米饌來、其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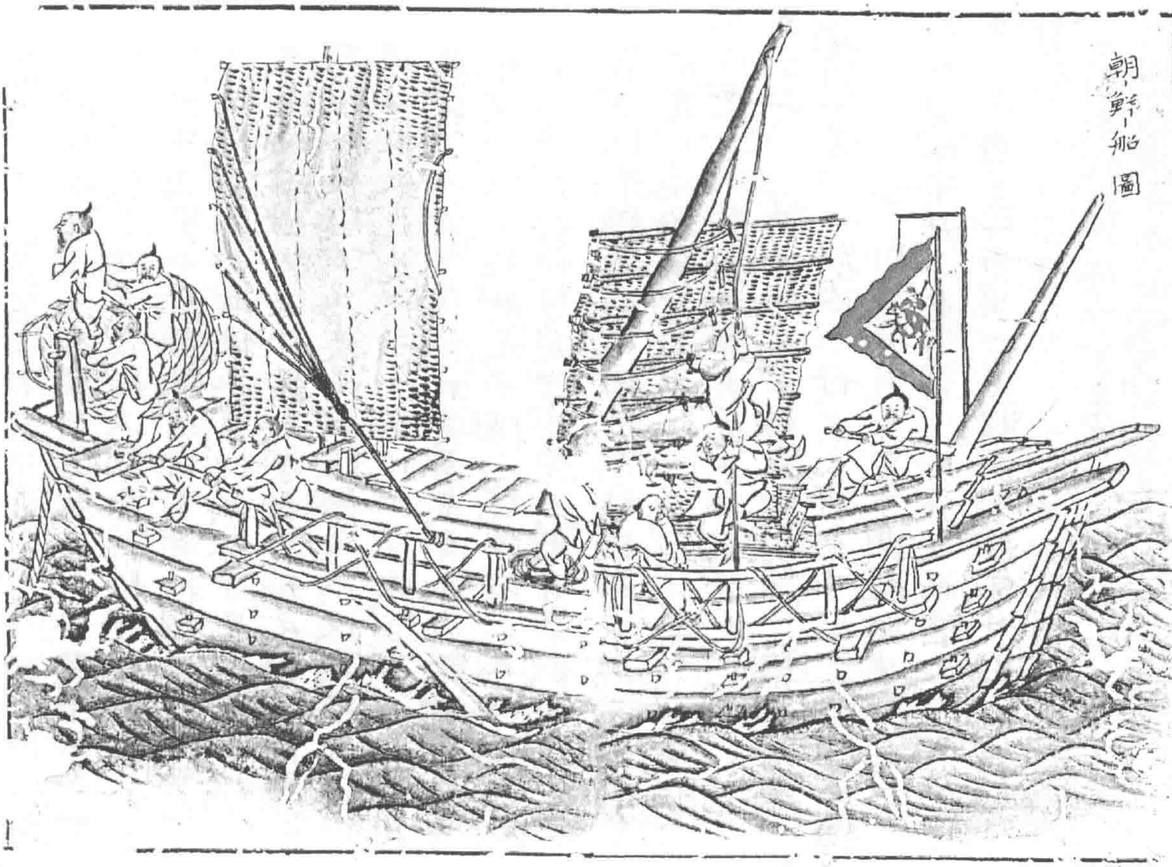
米一石、　鹽一斗、　胡椒二介、　加子十介、
土醬一斗、　炊木六丹、
　自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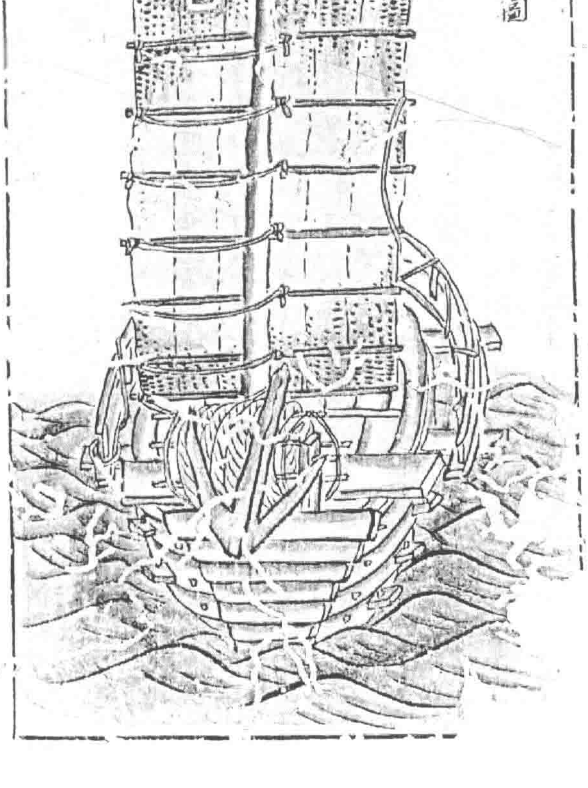
乃謝太守、太守書示曰、
至于全羅道一百里、一日程、而加給一日糧、其後次次計給、

前命我舟人仲助、善之丞、仙助、掌火三人、東草執火、乘我艇于本船側、既而我輩與太守僉使等同至于舒川船、回顧本船、則相去數百步、既放火、微煙裊々、須臾燒其艇、三人下立于沙上、市太郎、庄次郎、迎之於韓艇來、余與二子議、而贈太守及僉使環盆各二枚、芭蕉布各二匹、虞候環盆一枚、芭蕉布一匹、各表題封紙、且書所以表寸志矣、太守固辭、余強之、其間答存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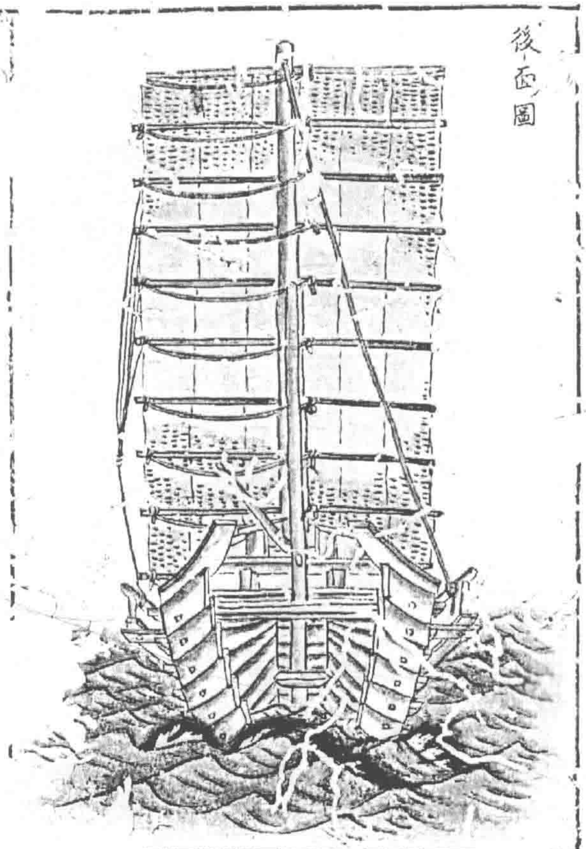
太守曰、
芳情可感、寧不安于心乎、余曰、諸公千慮萬端、是我輩之故也、欲謝之而無表寸志之物、幸領掌、強者我三人之罪也、太守曰、堅意贈情、可領之也、余即出所贈于虞候之品物、而託太守曰、願令貴下隸遺之也、
太守、僉使、令其僕持贈物、將辭太守書曰、
臨別悵々、無別語、萬望　三代官太平歸故國、余書謝曰、實無語望　尊公永長平安也、三人無恙歸于故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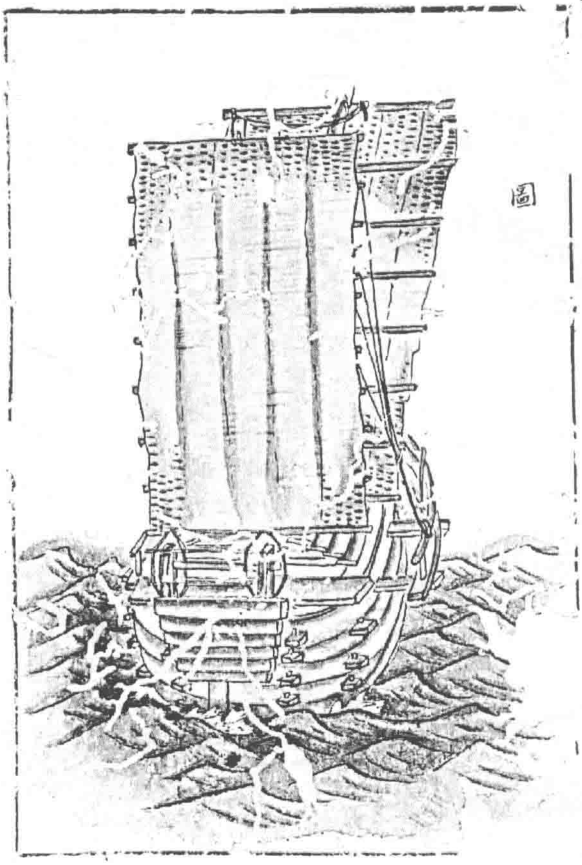
太守、僉使將辭、我輩起送之于艦、太守握我三人之手、戀々躑躅臨別、相共潸涙潸然、余黯然立棚頭遙望太守往々回看、擧手少頃、黑煙猛火擁我本船、太守等暫駐舟遠望之矣、日午、東風漸變西北、韓人即起碇、發安波浦、彼起碇之術、船梢搆一桌、形機如轆、大數圍、舟子三四人升其橫木、二三級、應轂踏之、則轆轉而絡碇纜、從其轉而下級者即降于舟板、其中者即憑級上者立于級、既下者還升、輪轉無端、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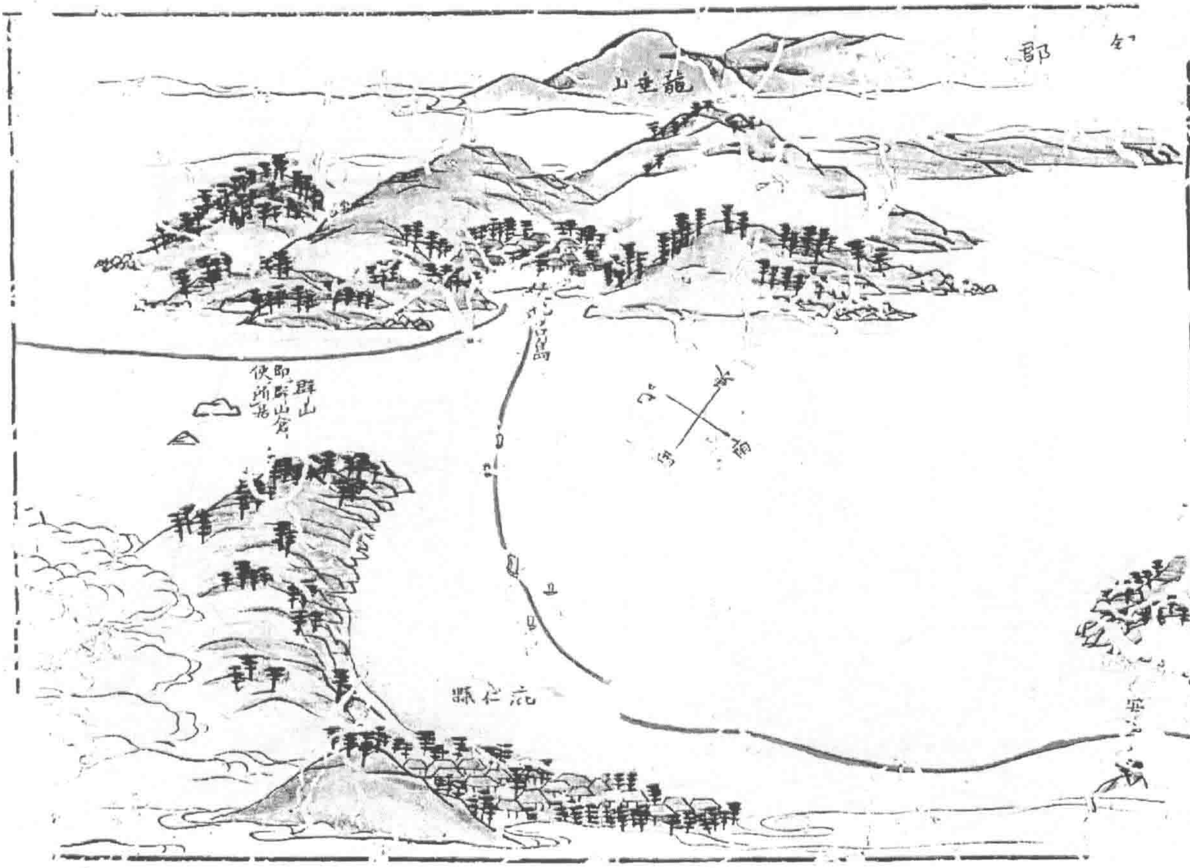


碇掛于船首韓碇都用木而無他綱索系維舟亦唯此一纜耳方揚帆其帆二前檣直立後檣欹其梢在棚頂上檣長於舟三四尺前檣長於後檣又三四尺席帆九幅以竹竿橫格之重〻如卦爻常日摺疊以收之牽綱揚帆半而二三人同攀上帆綱至其半時自下掛其綱餘於檻湘轂而挽上者應轂牽綱直墜于樓上即帆合檣梢其帆受風而不飽或掛檣面或掛檣背其銜鑿貫其轂喧耳錦川萬戶別乘小舟舟路緣庇行地共飛帆行海水甚淺舟師坐于船首把篙相水道而時〻有言我國不鮮其語已近于錦川半里程小舟五艘飛帆來迎我舟松元曰彼韓前乘





風猝還縱横、但逆風之一也、見其究如逆風、行
舟日到于浦口、萬戶先已到于浦、我駕船下碇、邵萬
戶來縱覽其屬官二十五人、而來迎萬戶書曰、
三尊公等駕船到此處、其間幸平安耶、余書曰、海上
平穩、多幸多幸、由惠恩耳、今下碇於此處、何故耶、而此地
何浦耶、受許記之為好、萬戶書曰、三尊公等燒火貴舟
於海、無悲傷耶、下碇此處事、所載之貴物、次次載
也、此地錦川地往也谷島也、余書曰、全羅道錦川之地
耶、欲移載而更向去何之地耶、海路幾里耶、萬戶
書、濟道錦川地也、而全羅道初境、遠而里數不古
至也、而萬 也古群山也、余書
物之事、命之於我格軍等也、公等宜命移載之事也、萬
戶書曰、此處舟體小、故以兩舟分載品物、貴公等之
意何如、余書曰、雖舟體小、然擇小體中之大舟而移載
之、則宜移舟也、品物許多也、宜諦計之也、更乞萬戶書
曰、三尊公等貴國來之舟、燒火而騎於他舟、到此處、
悲悔之心何可盡諭也、萬戶又書曰、海中心腸甚渴、
貴酒一盃惠給、則為好好、
余不書答、而直命酒言語固不通、益彼謂我藏樽於
船底、彼書曰、
深藏則姑置至可、余書曰、非深藏也、昭今命之於
我船長也、余乃出酒飲之、而書曰、有酒而無肴、甚愧愧、



君若有得鮮魚之術而給之則幸甚、余又書曰、萬戶公
送我而更到于全羅道萬頃之地耶、萬戶書曰、為三尊
公領護次借往于全羅道萬頃地也、
乃移物棲彼之舟我輩意者換物品終則彼應發舟、
萬戶書曰、
即今品物分載而舟後發船、欲向萬頃地古群山地、而
日暮難行、明日開霽即時發行計料、而貴下人分載而
船宿之焉、我則與貴三公同宿為好、余書答曰、思歸實
一刻千秋也、雖一日速到于萊地是我之情也、諒察其
此情則多幸々々、萬戶書曰、貴公思歸之情、其何異耶、
從其風順發行為計耳、我而書示紙割給企望余與之、
紙且書曰、從風順之意則然矣、未知古群山行舟以何
方之風耶、萬戶書曰、風則順也、而日盡故今不得發行
而風之方位西風則古群山水路為好耶、余書曰、唯以
思歸情之切、故及前言也、今以此事論于我舟長及格
軍也、舟長云、日暮昧暗不可行也、此故如貴意而明晨
東雲發船為好耳、公等愛我輩情可感々々、
既而船上稍得安佚、是日看人若干來、余自前日甚
勞於送歸之問答困、書曰、
我輩久苦大洋風波漂流而到于　貴國安波浦也、自
即時而舟中之事百端千慮、貴國之官職等日夜來
問我輩之情、左應右答、揆筆書一行之際、又前副後問、

舟中臣從格軍等事、亦獨裁判之、辛苦倦勞、今夜幸有
教示、泊此浦內、今也多幸、欲高枕安眠也、幸望非舟案
而登此舟之人等嚴禁之、而令我輩得安眠、則幸甚、更
前防、以此事告示有、貴諒則多幸〻〻、萬戶書曰、此
船既而受勞、故捨而執他船、設寢備於他船、為好、
乃移于錦川小舟二艘、一是我輩及臣從所來、一是
我舟人所來也、萬戶即來而書曰、
欲供饌物勸酒、未遂甚愧也、余書謝曰、為慰我輩之疲
勞、辱給貴饋物之意、真是至情、已辱其志、何愧之有哉、
感其志厚、多謝〻〻、休慮〻〻、萬戶書曰、時當日暮、故
我下陸、過夜明晨、偕往萬頃地為計、
　韓人各下去、舟中安眠、夜將三更、風浪起、雨芭、催余
起坐、指揮舟人、為防雨之計、適有韓客三人來、而書
曰、
其間、三尊公等幸為安寢耶、今夜天將欲雨、可慮品物
之為水濕、今方到此也、舉校紅邊、則太平為好也、又
為預備防雨之策、然後可無濕物之端、余令貴舟長及
格軍、於為蓋覆之地、伏望耳、余書曰、濕雲冥暗、將雨
也、舟中之人、念慮甚切矣、已論計之處、辱諭簡厚情〻〻、
任教示、而欲舉碇移舟於瀕邊也、君等亦以此事、令命
貴格軍等、為其計、為望、而防雨則在覆蓋也、草苫二十
二枚、宜令貴人遺之、則使我格軍以蓋覆也、但據書意
耶、宜計之也、
　彼三人見之、回舟載苫來、且放舉碇、余命臣僕傳之
於船長等之舟、同舉碇、近于浦口、彼又書曰、
蓋覆從雨來、即乃〻、而聞此我船格軍之言、則船錠紇（諺韓人索作字）、
不實哉、貴船錠與紇惠給、同下則無風浪之懼也、
余書曰、天將晴也、少時宜見其雨晴也、若風雨則所乞
之碇及索、宜下海也、彼書曰、天晴不雨、則多幸、然錠矣
紇期於惠給、則彼此為好、
　具苫錠索而後、黑雲南去、星斗耿〻、我心稍安、容亦
　似安慮、彼書曰、
我輩還為下陸、待晨上來、伏計、而伊時　三尊公更為
平靜、馬錠及索、依　貴教、若風雨甚惡、則惠給于我船
格、即為下陸、余答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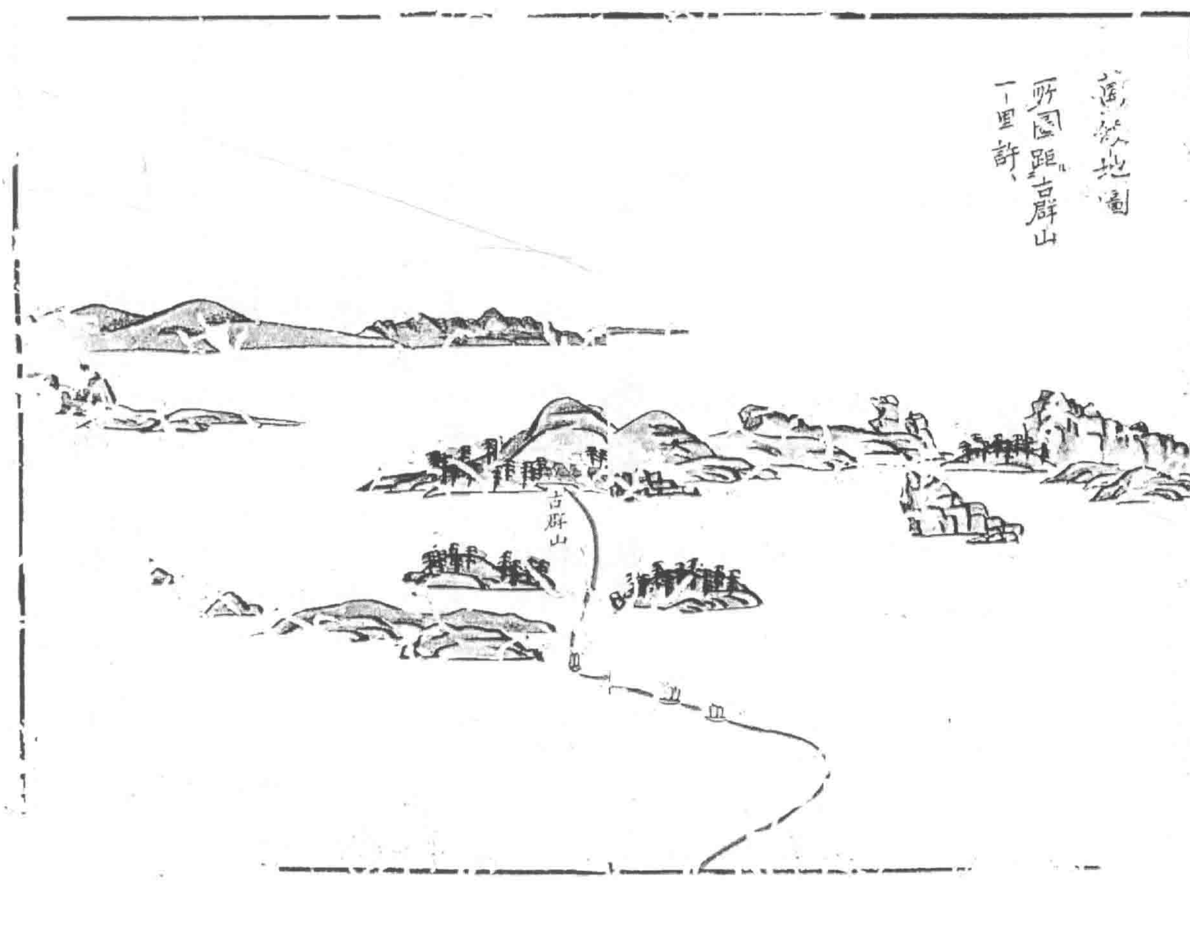
朝鮮漂流日記巻之六　自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七日

七月二十七日、朝、舒川萬戸率屬官載饌物及米包來而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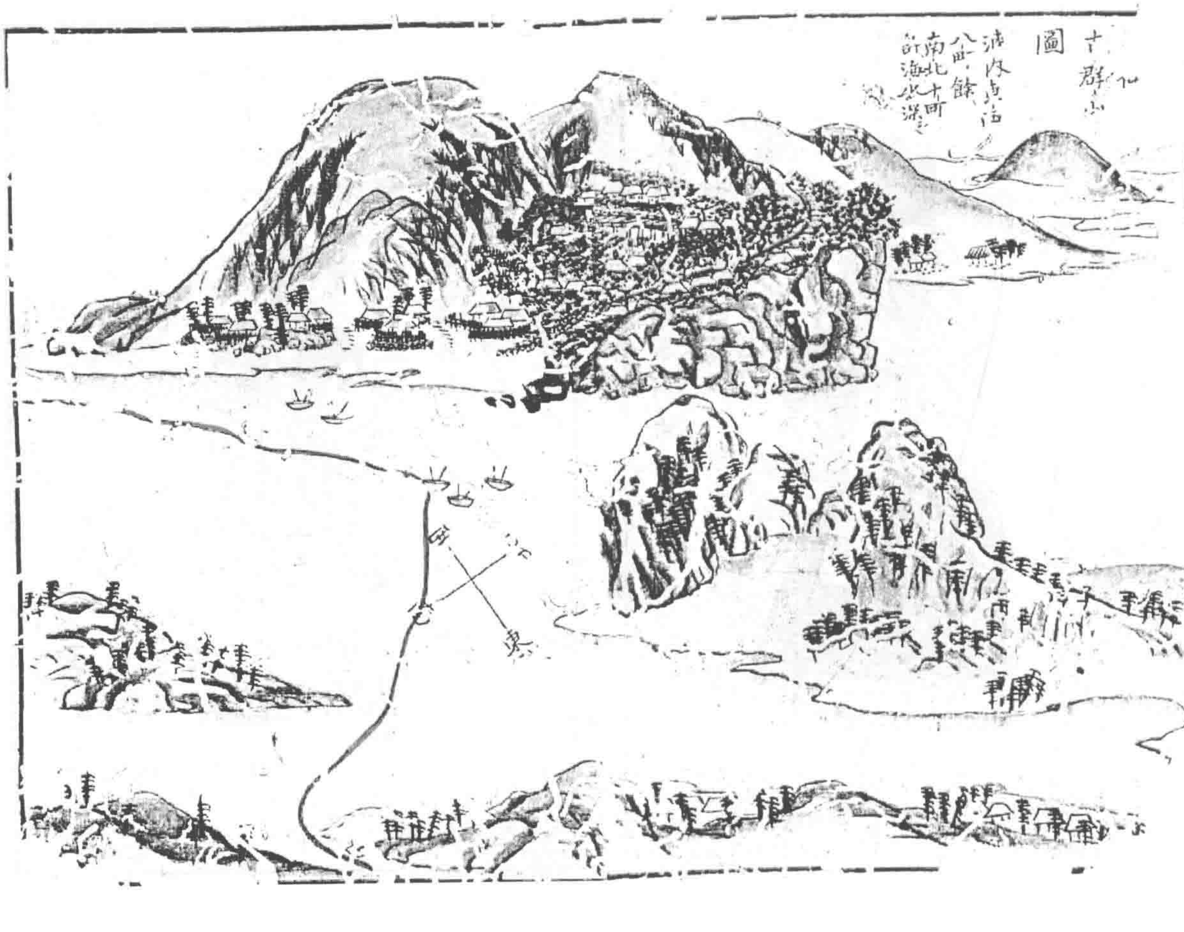
從聞平靜耶、我以風雨不順、憂思甚切、眠不甘也、彼又書曰、我持來粮米、只是五斗也、右烽局胡椒三分亦給之、又書曰、今欲粮米俵給、計料使其貴舟長考捧、如何、余答書曰、米俵十六包内二包、於安波浦所給也、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之粮米、則已領受之也、今日之惠給、若有餘給也、如何、今失為彼答書、彼書曰、今欲發行、而情甚恧、唔以酒肴進之、無可飲之物、下箸焉、今余失為饌五品、一是鴨、一是豚肉、一是西瓜、一是棗、一是柿、

給而辭發、言曰、

我官長各帶卒護送、次下從使仁、諒之、如何、萬戸及屬官等乘傳、于三舟共船纜揚、萬戸奏樂、而出浦、風自東北、舟南行過峽、所舒川郡、東是郡山也、兩岸相距可一里、群山節君山倉、使所居也、在北連庇仁地云、舟出峽、僅可一里、既離舒川地、君山東北、寸巒綿々、島洲相連、東南臨大洋、唯有二小嶼、回望舒川、則巨嶽疊々、帶雲者、郡之龍垂山也、舟向東南行、一里餘、我乘舟漸帆綱斷、席縁破、日高之際舟綱折、不可復用、舟子乃以爐上之、自繼搵篙、無戈舟人之乘舟即側帆、爲受風流之、萬戸高前然



我所附綱以代之舟子乃結綱腰外擁其轉趣
猿漢遂掛帆而行三艘互相先後已見萬傾之
地浦口通西南故轉帆向北入未牌後到古洋山
下碇自鄧川水路相距六十里云萬戸來而書曰
那間移漾之際幸無水疾乎云耶此地忍萬傾拱京群
山也詳知如何
浦內小舟連櫂看人如雲來且乘船余書曰
船底所積載之品物悉滲水之濡也無用之人亦禁焉
此船如何
萬
即畢禁之頃刻浦上一宮人之轎張青盖建
並行至余船來到乎凡五六十人樂人
孔雀尾步卒持鞭箇官人將數人至于此舟
而余已守余書曰
諸君初見多幸賀平穩
曰高川上病臥于傍余以日高之言書曰
二子一患濕瘡不能坐也一病濕藥不堪接也乞許
失敬彼書曰事宜先問君安乎而秉辱此書云云答之
道實甚不安然知君之一行示安到此慰欣而况今亂
以濕劑委臥驚慮萬萬自今日以後同宿同行其情之
敦篤一般難記余書曰所賀小子之平安云謝云云
子之病患深慮也多日有庇仁太守之惠憐而四
小識差也且答今日已後同宿同行我輩以漂到下



貴國故太厚遇恩也、倉卒不盡意、余又書曰、初見之辭
我輩之姓名、今書以示、曰高與一左衛門、秋柄川上彦
十郎、鏡訣、安田喜藤太、義方、船長松元勘右衛門、淇小
二十一人也、敢問　貴君官職及姓名如何、請記之為
好、彼書曰、欲問君姓鄉、而不及之際、厚示感、幸何言、吾
之官、姓名記于左、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行古羣山鎮水軍僉節制使、
趙大永、
余問舒川萬戸之姓名、萬戸書曰、
公清道舒川鎮萬戸、朴泰茂、　余書曰、敬承　申君等
之名、幸甚、　趙太永書曰、知姓名、幸甚一般
耳、余　太永曰、發帆與不發帆、乃唯在貴君之意、而
已矣、舒川鎮之一隻所載積之品物、許多也、移於此
地可駕之船、亦不啻一刻、速移之如何、是亦乞貴君之
教示耳、太永書曰、示事、非不欲即為裝載同行、而　貴
君載積之品物、移裝船隻、則他邑尚不來、待故送隷、督
促於合著、厥邑姑俟之至於此鎮、則善為護送而已、
諒如何、余書曰、承教示也、唯如貴意而是矣、安意俟之
耳、太永書曰、如即發之勢、則　貴君何為一時遲延於
鄙鎮乎、教以安意俟之四字、尤極感謝、俄已、
少為壯者携二童來、上舟而坐、余恐〔以〕與之而
書曰、



朝鮮人扶刀筆墨紙於
礒如今則不然、下
吏地官等乎士
伴々如此、



嘉善大夫中樞府事行古群山鎮水軍
僉節制使趙大永圖、
大永唯衣服是此初來見之衣
服也、裏衣
則常之韓人所服之煖袖、而表衣著藍色紋紗
而袖、即紅紋紗、衿衣水色紋軽羅、後以之問
對別官、則曰、非禮服、蓋照服而且韓服也、

日本曰、砂糖也、聊供之耳、太永中若逆風、積甚多、投海且火焚船、而無餘品、諒察之、太永書曰、曾聞貴國砂糖之品佳、非外今日逢 君恵賜嘗之、纘治唇齒、神遂快、多感多謝無已、

彼壯者童子共容貌頗似太永、因書問曰、非君之親族耶、容貌甚似 貴君、故問、太永書答曰、厥兒果是吾子、先見容貌知其倫氣異也、太永又使傍人代書曰、先見君顏耳、看君書通其情懷、可謂海外相逢情之交、無異舊親、此則萬言而筆二亂之所苦、慰憐之恵恩之示、何其果言也、吾亦病在眼眩、搖但只指於他人所欲言者不能盡記、可歎可歎、

彼贈酒、君來、太永書曰、也、是亦使人書之、以下倣之、有薄酒數盃、欲共嘗之、可謂受瓊琚而報木瓜也、余書謝曰、辱杯酒、謝之至情、味旨極美、猶迎霽月、逢清風也、太永書曰、以薄酒山菜恐汚 貴君之清胃、有此過獎、還切慚愧、且多有公務、事不得已、還鎮船便來、到則更為矣、々々夜來安過也、朴泰茂書曰、吾則還故本土、而品物不移載、故姑為留於陸地、次下去、諒知焉、余書曰、萬萬勞貢情也、千億多謝々々、而移品物之事、以不至日暮為乞、貴君亦為此計、則同幸甚、泰茂書曰、既而來此、則移載之速不遠、都在於古群山僉使之處分、而吾則撥載後告歸耳、

太永先辭歸、而後萬戶歸矣、我輩並舟而泊、有一韓士出而筆語、是前日自舒川駕我船來云、余乃勸酒、彼書曰、

貴君不幸漂到鄙國、對接不善、勿責焉、且飲貴國酒勝於千日酒、我心清欲仙、昨夜燈燭何物、終夜不煎可也、余書曰、非燭是種子油、故不煎也、實是菜油也、而余倉卒答以我國語、字而彼之意、今知子種字、似作一笑、問子字、彼書曰、不知子字之意、余書曰、子繼也、次也、彼書曰、子油我國無之、或有賈人行裝中還國後餘存者、二柄燭忘授、則進我兮北堂前、以蕉萬世壽伏望々々、堂郎我之父母堂、余書曰、君欲以子油燈而挑貴父母堂前也、實其情可感々々、我子油有餘計、明日當命下隷出之而贈之也、彼書曰、貴人感其他人父母之情、々々油明日當有下贈之意、百番謝恩々々、貴人順風啟區、忠君孝父傳之萬歲、我當祝矣、余乃圖點於忠臣已下數字、且書曰、忠君孝父臣子之分也、雖異國、同天地至理之經、但冀有道萬歲祝賀々々、余問其姓名、彼書曰、姓宋、名欽載、余亦書示姓名、欽載書詩曰、

駕蕉賀之訛

咏鳥、

寒聲半夜起、遥擬傳道、青騾到鈒州、頭白、恭中催鶴駕、
橋成河上送牽牛、南來影帶昭陽日、北去飛過赤壁舟、
長頸當年能愛士、始蘇終洗會稽着、



余曰、是實謫仙之才、作者何人耶、欽載曰、朝鮮進士人、宋益鎮、風白、余曰、妙々、極是詩人也、可愛、欽載曰、願聞貴國風月一二、余即書曰、我親友能文藝者若干人、所作不膽記之、偶記得一二、月夜聞琴、　春城明月照花林、何處高樓彈玉琴、聽得縂人曲中意、更深山水響清音、此泉閣田實賓字子德所作、子德弱年已歿矣、
同前、　少婦粧成情轉深、牡丹花下抱瑤琴、無端更向春城夜、彈盡哀別鶴音、　此是友人邨行本字敏德所作、

余嘗之砂糖、欽載以詩謝曰、
山河雖不同、藥物何有異、所食無貴賤、何妨共分味、

離別詩、　　　　　　　　　錦川人、宋欽載、
臨水惜別離、岱馬島雲萬里、日本人上三儀、字宙開奇男子、　願聞貴人答、

余即書曰
答朝鮮國錦川人宋欽載所贈作、
永別蕭分海岱間、高歌雲點古群山、愁情送我秋風久、無蹤布帆懸日還、
己卯七月二十七日、　　薩摩國士、安田義方稿、
又次韻卻贈、
東北遠促別離、水烟貫千萬里、奇偶倶有威儀、好文彩此男子、

欽載書曰、
萬里之路、安還國企望、答余稿、
二十八日、良前古群山僉使與錦川萬戶同來、萬戶書問曰、
尊公過夜幸爲平靜耶、答稿、余失、余謂僉使趙太永曰、夜來　貴公太平、恐祝、太永曰、前書與兩鎮守共問、貴三君夜間太平、或違於事體否、唯喜　諸公穩宿耳、余曰、不知二君之問、別敬問也、夜來　三人無違事也、所俟之貴舟來否、太永曰、昨日欲問　君之一行、緣何事、何月何日何時漂到、何處而水上多日憊勞之不無、故今茲敢請實狀、這間事、昭詳教示、船隻想必不久來到、

矣、
余卽隨筆速書漂流之次第、大永曰、
與初問今問毫釐有錯、則鎮將蒙罪、丁寧唯　君致神
勵氣、詳細録示是望〻、余曰、諾、大永曰、貴邊必有日記、
今録相準似好耳、余曰、固有日記、然昔狀不忘心、大永
曰、録後數三執着、如有闕漏之句、添書册、至先忘後失
永歎也、
余之答書不設稿、直書示之、其書、則日高自側寫之、其漂流之次第、與所書於安波文辭同、因今省之、且書曰、
由貴問書漂流、其文辭異于前日書於安波者、乃勿咎
也、事情卽毫末無異違也、
少爲韓人携幼兒來、大永曰、
此兒吾之第五子、隨父于此、以癯疾皮骨相連、情理可
閔、　君知當藥指示爲望、余曰、長生多子、可賓以慶賀、
但虚疾知　貴君之閔慮也、若知其藥方、則欲示之以
貺、萬分之一也、但不知其藥法也、實自可恨也、雖然、我
國庸俗於虚疾、卽炊焦川鰻而少加人參末、以醤汁調
之、或塗之鰻空腹之時、平常用之、而有效驗也、但以意
切聊書之、非醫家者流之所論也、余倉卒誤讀癯字以爲虚、因所答如此、
余圖繪鰻形以示之、大永曰、對父奬子、其父喜之、君必用
此言、且藥物畫之書之以示、罷其晦歎、君貽訂、必欲試之、
得差兒病、尤感無涯、余又繪鯛馬鷄、與其兒、兒甚喜、又

有一韓人書曰、九歳兒、初以驚風呻苦、而至今以脱驚
風、危至死境、或貴君意有用藥、則給之、以求人命、多謝
〻〻、又或有牛黄乎、答、余失搞、余曰、川上久患癇病也、故請
所灸藥、若有製法而直可用者、願惠給之、我輩甚幸
福、大永曰、船隻想必非久來到、則何以一時遅滯移
船耶、此非吾任意主章之事、諒悉少俟也、所請藥、以本
非土産、故未由施之、歎恨之外、羞愧莫甚、豈奈何、又曰、有
所干事、不獲已歸鎮、事畢後還來、唯望　僉君吉居、
大永泰茂谷歸、俄頃、小舟三四艘發棹競來附于我
船、韓人起立言動喧嘩、或上我舟、乃使僕隷等拒之、
而不息、余命僕擢左、曰、把彼棹打之、擢左應聲擧棹
奮勢強壮、韓人逃奔于其船、擢左逐之、立然振棹發
毅、韓人青衣廣袖者、咸竦縮於其船尾、韓舟盡退去、
午時泰茂持大永之書來、其書曰、
未知午間　僉君無恙、慰慮不淺、吾有点閲事、到此咫
尺水陸不得艘往、玆以略身寄數語字、悵歎厥船尚不
來到、啓程因此經夜、可慮、須認　僉君愁亂、而
非吾所干事、其與主客之道、豈無不安之心乎、唯望
僉君之安休耳、泰茂曰、其間幸爲平静耶、　貴公品物
速爲後載、然而此鎮僉使以船隻不備、事始末傳受交
付、可歎〻〻、又曰、待此處鎮長船隻備來、移載爲計、諒
知、而萬戸吾下陸俟之、船隻來、次下去耳、以聞平静爲

望々々、（余失答稿）
萬戸歸舫夜來、欽戴出來慇懃書曰、
今方僉使萬戸、即待此道汶溝縣船隻移載次、此地官
人水上長奔走也、余書曰、聞之心意更安也、多謝々々、
（余有筆語）欽戴曰、我家不遠、勿慮、而貴君等、水路萬里、
（今失稿）平安還國、永歳千秋、伏望々々、（余失答稿）欽戴退、余就眠、
二十九日、夜来風雨、今朝漸晴、薪木已乏、因簡僉使
趙大永曰、
諸公太平、可賀、我輩無恙、休慮々々、我破船在安波、既
無炊木、唯由 貴國之惠給耳、至于昨夕、其餘存焉、而
今朝無可炊之薪也、伏乞贈給炊木也、
俄頃、贈薪一束來、其書曰、
船上諸人平居幸賀々々、炊木一束、先爲送去、下知也、
余謝曰、炊木一束贈給之、令舟人領受之也、多謝々々、我
所駕舟二隻也、一日一隻以一束、可足其用也、更加贈
一束爲請、願有諒也、大永復書曰、修書之際、 惠札
忽墜、可前閲緘、誄半、善氣先聳、備認 僉君之安慰、欣
沒量、吾亦病如昨、兒故如一、無減是非、難 閭之嘉狀、
奈何、亦中、柴木先以付送、其數零小、 諒耶否耶、大
海圍天數三、短麓眉髮蒼立如于松木、自官禁法如霜、
嚴酷犯者斬之民、日用必由於三四百里之外、貴如桂
樹、零小俄送良由此也、諒耶否耶、掃事出往、多小説話、
都留不備、松木 一束如請、係鱗次覓送計耳、余復之曰、
具承 教示、貴君少有不豫耶、問慮聞炊木如桂樹、始
識其希求也、雖然、不炊難食、更覓得而贈給、則多幸、敢
請、
日既午、未聞移舟之事、且太永不問夜來風雨之安
否、大異於安波舘川之情状、炊木亦盡、尚不加給、爲
其情甚似疎、且夫大永飾衣裳麗、行列於我舟上、往
往出懷鏡、撫眉鬢、唇齒平常、唯容之爲、擧船上咸呼
稱婦女官人、余憎其事之不果、而又簡曰、
昨夜、少雨少風、毎風雨、其鎭長慮問之也、以少雨少風
故、不煩貴慮者、乃幸也、二宵留滯於此處也、我輩思歸
實一日千秋、已蒙 貴王之聖德、而欲一日半時速到
于東萊而歸于 本國也、以鄰國好修之義、覆下愛恤
之仁、而次治運傳、而送我輩、今到于此、徒然送日、既二
夜、唯以其鎭之裁判、與相送之順風、爲我之分、爲我非
以風逆強之、但俟駕船之來到也、已聞前日遣貴下隸
而召其船、未來耶否、乞諒思鄉之情、
己卯七月二十九日、　日本 三人拜々、
呈 古群山僉使足下、
少頃、朴泰茂來、夫泰茂爲人、貌寛且淳朴、自有邑老之
態、雖不手自筆語、然於我輩則丁寧盡心、我輩甚感
余書曰、

萬戸公多々曰、煩苦慮自焦悶々、移舟未言来、我輩之情
諒詳、多謝其厚念、古群山縁僉使情、應知難奈何也、泰
茂書曰、鷄及生魚等物、青菜想必盡竭、而事當盡竭也
前贈之、不暇、而此等物所載船隻尚不来到、致也、此物
所載船未到、即時給之、為許耳、余謝曰、貴君深情厚念
感之、謝無地也、餓者欲請于古群山僉使公也、故即今
書之耳、半、余方作書之、故言及之、
伏乞惠贈如左、
鷄三羽、　生魚三尾、
右於安波浦、則三日間給之、而所領受也、已而平口
無此贈、故請之、於舒川浦、亦糧米菜受之也、

青菜數品、
右日々、於安波浦所領受也、而菜既竭、故請之、
己卯七月二十九日、　日本三人、及舟中二十二人、
書之、以贈古群山僉使趙大永、
泳欽戴并歸于舒川、泰茂之屬官書曰、
舒川人宋欽戴無事護送、今方還、故次發行、昨夜所請
子油、命給、伏望余即命舟人、出菜油、欲予之、而無可盛
之器、彼書曰、非花油、即水油、故不得持去、可歎々々、余
曰、壺而歸也、即盈小壺、以與之、欽戴喜携歸、
是日晩前、僉使趙大永來、余書曰、
今朝、恵給炊米之書中、有下知也之字、未知其訓詁文

義也、願詳解以記示之、即出其書、大永答曰、先知二字、
誤以下知、致
大永之來也、必陪從數人、此日也、其從人廣袖者、上
後倉、既余之槍々掛于船梁紙袋、鞘之、彼將裂之、從
權左輒制止之、日高見而令禁之、余亦申令禁之、權左
乃形語嚴禁之、而彼遂破之、槍鞘露、權左奮然執材
木向彼、彼亦執材木相向、權左直進、打其頭冠半破、
碎、權左益奮、從川上之僕平助、援權左鬪争喧嘩、日
高止之曰、勿再三、彼捨其材木、我僕亦罷、彼輒來于
僉使萬戸之側、於是乎萬戸與僉使、爭論良久、萬戸
憤怒不息、大永書曰、

書間　僉君安頓否、用慮之深、大海雖淺、厥舟不逆之而
来可欣、即見貴卒隷驅打我卒、無禮莫甚、以此意、下諒、
嚴飭也、余答曰、念問多謝々々、各無恙也、唯川上親訣
久患痢泄、疲勞追日、見我輩悶慮切、所駕之船、亦不遠
而來到云、幸福如我輩除一患焉、且下隷喧嘩、貴君以
無禮責于我、亦非少違乎、貴卒破我之槍外家、故我下
隷制止之、貴卒不用、於是乎取擲焉、貴卒亦揚材對之
也、故及即今之事也、不可謂貴下隷有禮也、我輩之槍
者、即我輩之目標、而非可敢輕慢者也、於嚴飭之事、則
貴卒先冶之、我下隷亦宜示有禮也、大永口書意知悉、
而以我卒無禮爲言、即欲於船中打罰、元無此法、故還鎮

後嚴治、君章無過則唯在君之主章、余曰、我下隷
亦非無過也、貴卒先過也、貴公若嚴治則我下隷亦宜
誡之也、太永曰、有事還鎭、猶戀君席、韓人各歸矣、
八月朔日、自前夕至今朝、風雨漲濤盪舟、覆苫防之、
辛苦太甚、偶賦七律、寄趙大永、如左、
己卯八月朔、奉寄古群山鎭并趙君、
嘗聞十宿到東萊、三夕維舟對翠堆、江上寒風留遠客、
津頭寞雨鎖層臺、飛雲黃柳鶩霜雁、疎竹碧瀾依水隈、
自恨漂搓滯秋渚、異邦眺望日悠哉、
薩摩國安田義方拜稿、

太永答曰、
己卯八月朔、奉和
薩摩國　學士寄來韻、
靈之元是在蓬萊、八葉何由鄙業堆、寒雨挽留歸客舫、
好風吹掃主人臺、庸夫釣迹埋塵匣、雅士詩章拔海隈、
看至再三猶未解、揭于楣上仰瞻哉、
朝鮮國西溪明月主人謹次、
雅照、
又有牘曰、
惠來詩篇、珠玉玲瓏、掩遮鄙人之眼、方歎讀書之不足、
奈何不計精麤、欲爲追後仰答、仍問僉君夜來安穩否、
吾歸鎭逆胃病苦悶〻、厥船余總來泊、　貴君品物
即欲移載、如此雨中、未知其可也、田便詳示焉、
余復書曰、
俄者敬呈巳調一章、寔當却愧也、卽賜和韻、幸甚〻〻、
聞貴君夜來有病苦也、我輩唯倚賴于貴君思慮、不勝
情願、如蒼速減、且駕船來泊云、幸福猶有餘也、卽今雨
歇、故欲移舟也、若雨則便其時之宜耳、以移舟之事命
于貴舟移品物爲望、
有一韓人持白紙來、且書曰、
夜來風雨中平安否、貴君臨發、何時更見、貴君亦畫
筆奇妙矣、西法欲效畫鷹、移於此紙、伏望余輒畫一雁爲
與之、而書曰、應需畫以予之、彼懷而歸矣、

朴泰茂來而書曰、
貴君下人其何獰惡耶、以無端之事持挾打之、我下人
隨陪着冠破碎不用、可歎、貴君下人中打之者治之
如何、余曰、昨日已答僉使君、以嘗誡故已治其過也、事
卽如前日之言矣、前日我所言詳之、不敢多言、泰茂曰、
今以品物不卽移載、事遇四日遲滯、貴君不幸、我不
幸、不幸莫甚、余曰、自海波浦至錦川而又到于此、貴
君萬慮、實是厚情也、久滯于此處者、同是不幸莫甚、爲
已聞移舟來泊、故前已告可移舟之事於　僉使君也、
諒知、以久滯故不避雨而欲移舟也、貴君亦爲此計、
則〻幸〻、已有一韓人書曰、雨下如此、　三公皆爲

平穩耶、品物速載之事、請於古群鎮僉使、即為移載矣、
許耳、

彼古群山僉使輭弱若婦女之病、然事無苟果斷、錦
川人亦悶之、余請遷舟日、既久矣、因簡曰、
久滯此處、進舟之情實切矣、即今欲移舟也、願為此許、
也、伏為望、　日本三人、
呈　僉使公前、

秦茂書曰、
今日移舟則明日別、累日情懷何日敘也、余謝曰、多日
我輩敬感　貴情之厚、別離已在今明、再會無期、寧與懽
紛々、秦茂曰、貴君騎來、舡人告稟于我曰、舡住不寧、與遠
歸兵路、豈邊一代、請得云、依請息給如何、余答曰、船具
各是官物也、雖可欠之物、有用而携來、幸望容此、意悲
敢吝也、諒恙、多幸々々、

未開、僉使屬官等來、且二船來近于我船、彼書曰、
君之什物移載時、勿為眩亂、各其物件、次第移載之意、
團東似好也、余曰、君等如意而可也、彼曰、君之什物與
咸甫同耶、一々、考見後移載似好也、余曰、諾、以速為望、
又將雨、
於是速移物品、彼書曰、
此船移載之物、無一遺漏耶、若然則以此意、手標成給
如何、余書曰、前船所載之品物、舉移之於此船也、無遺
物、亦無失物也、依請亦告知此、己卯八月、朔、彼曰、移船
吾亦幸甚、自明日與吾並舟同行、是亦不少緣分耳、
秦茂曰、累日駕海、今當相別、悶然々々、移卜移船不文
成給也、余書失其與稿、

余偶作詩贈之、

古群山別錦川萬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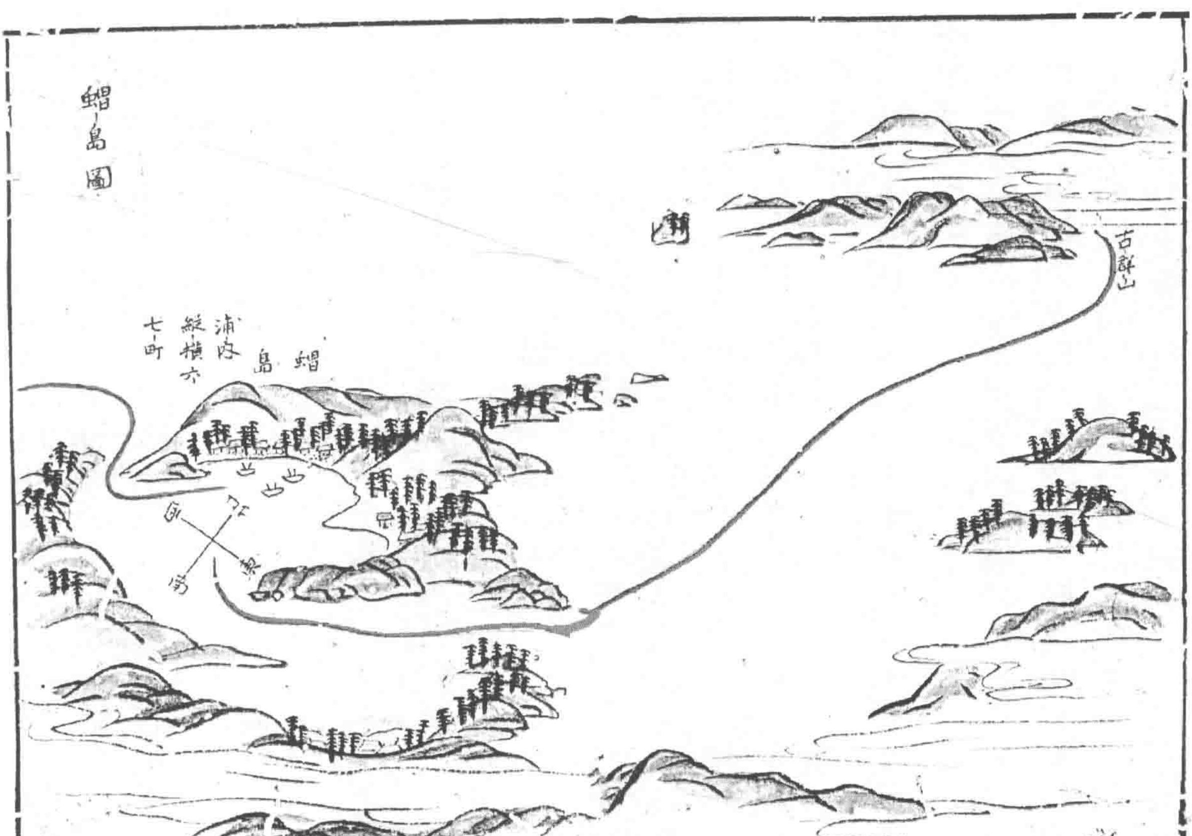
留去与君同扁舟、雲水中、離情千萬里、音信又難通、錦
帆歸西北、霜雁返南東、每見江山勝、應思此地風、

薩摩　安田義方拜稿、

物品悉移終、而我輩遷于古群山船、

二日、天氣清朗、西風徐來、數韓人早來、而書以請我
墨筆扇小刀硯滴、乃自其囊出纖疑及細具、欲以是
之特請以彼小刀換我小刀、余遂不肯矣、彼頻請而
不息、余與之、以磁硯滴一彼大喜、懷之而歸、金錫鼎有
者書曰、
累日情熟、今日相別、可歎々々、雖然不可不行、路萬里
倉波、平安下去也、
韓客各歸矣、少頃、彼受硯滴者、還持來、及之、硯滴既
破為二片、彼即垂袖躍、為下船之形、蓋下船時誤墜
焉、余唯微笑、辰時起碇艤船、我舟人之駕船半帆、已
出浦口、僉使船亦發至浦口側、帆而止焉、我輩船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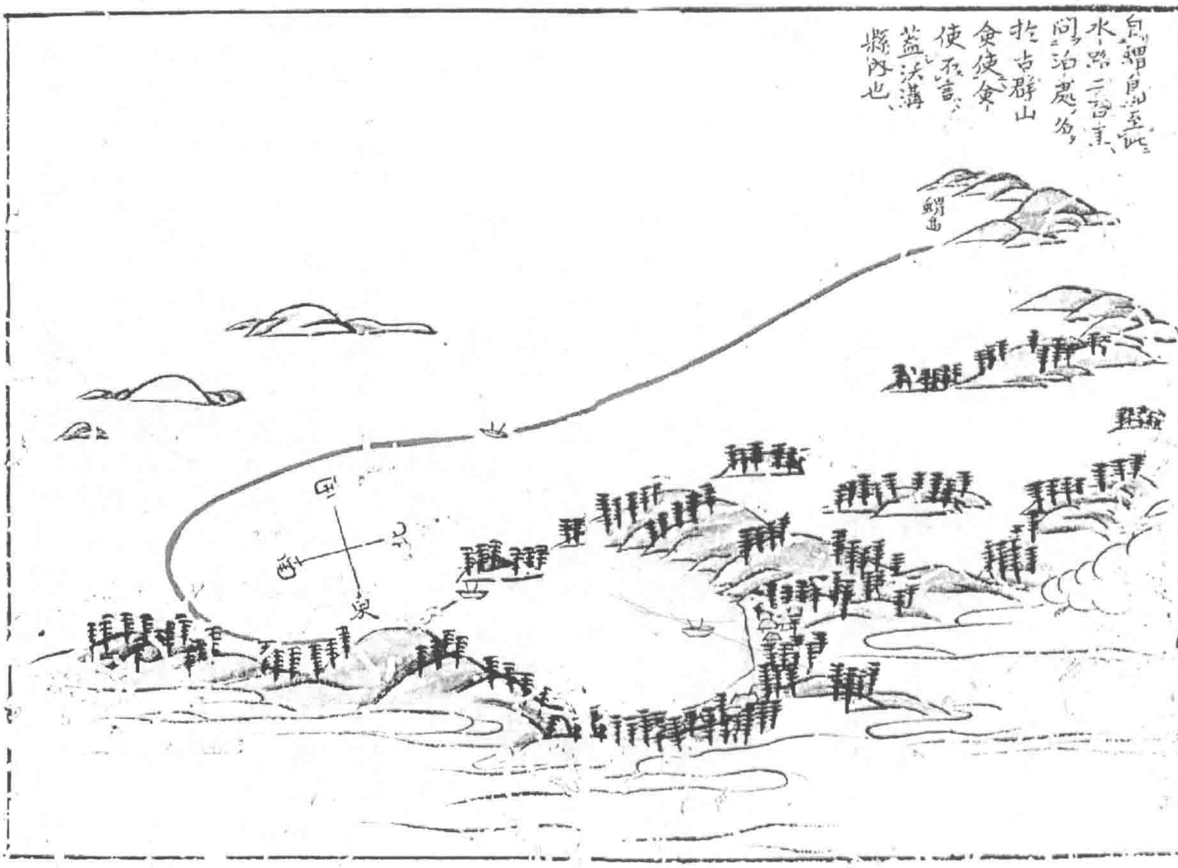
後發、比並僉使船、僉使皷吹、方船而出浦、我船捆頂
左建旗、画關羽馬上挾青龍刀像、右建白幟、船内鳴
大皷、從船長供二盤於船首、拜禮恭敬、感盛、以爇與
豚肉、既祭徹之、饋我三人及臣從等、西東山巒峨峨、
南連大洋、行八九里、午時、抵一島灣、小嶼環而無樹
木、人家亦不饒、僉使船先落帆、我舟人之船、亦尋至、
我船則後至、乃簡于僉使曰、
海洋平安、幸賀幸賀、而今日水路幾里耶、此地何道而
島名浦名何如耶、伏望詳記示也、僉使亦贈書曰、名曰
並搓同行、或先或後、無異各行、悵歎仍問、僉君平安來
耶、王水行出世為初、水疾轉甚、不省人事、茲以習伸之
余復書曰、並搓同行、恩惠殊深、先後不苟問也、我輩安
安懇問、伏謝伏謝、更聞　貴君水疾甚、我輩悶慮矣、
仰望保治也、唯安臥為望、
僉使之下官三四人來、余書以問地名里數、彼答曰、
此地名蝟島也、自吾鎮來此、為五十里也、全羅道中、彼
且曰、吾之　使公水疾大發委席痛臥、故未得來此
又曰、吾亦水疾難堪、補胃次敢請茶藥也、余乃出砂糖
嘗之、酌茶飲之、彼曰、船中無絶粮饑之歎乎、余答曰、無
絶粮之歎也、唯是青菜及生魚鷄恩給之、則幸甚、彼曰、
夜間癬患何如、而青菜海中難求、甚可悶也、鷄魚亦然
未得遂意、亦悶也、余曰、於古群山已乞之、味贈也、此地



亦無魚鷄菜耶、呵々々、
韓客歸矣、余所答于彼雖如此、而川上疾曰病無味
可助食、故飲食不進、藥力無助、因簡牛候使曰、
疾病患難相扶持則人情之不可已也、我輩多日苦水
居中之川上在痢泄之患、舟中無藥種、唯以韮葷蒜青
菜及鷄魚也、為藥也、前日於安波浦食之耳、絶此數
品已五六日、即今亦乞來駕之人也、初答以無後答下
陸可求也、伏願贈給之也、
僉使即饋韮蒜青菜、其書曰、
即見、君書、而君平吉、此則欣々、而一君之痢症、看如
無減、慮念萬々、所示三種中、二種艱辛求得、其數要皇、
以情受之、其餘一種韮此處所産故、難以得送、歎也、吾
水疾尚無少愈、悶然不計、此病即欲前進、而風濤不止、
今宿於此、明曉發船、未知為可、回示也、余謝曰、敬告蒜
韮葷贈給之事、是即川上親訣、不堪病患、而二人亦久
絶青菜、故強乞之、 貴君深愛、恕之、即時賜蒜韮之二
種、見此青色而病患如少差、多謝、寬恩之厚也、此餘一
種不産此地、則勿遠求、為望為望、且聞 貴君水疾無少
瘳也、悶慮不能盡於毫頭、且失風浪未止、今夜宜泊此
處、明曉行舟、為望耳、望穏眠也、三人同敬白、
少焉載米及魚菜來、移之我舟、韓船長悉取之、以藏
於舟内、俄頃僉使之屬官二三人來、而書曰、

米二苞、内一苞本船、
沉魚六十介、内三十介本船、
藿五注之、内二注之本船、
乾石魚十介、内五介本船、
胡樸五介、内二介本船、
茄芝二十五介、内五介本船、
小蝦醢五斗、内二斗本船、
火木二十束、内十束本船、
塩三斗、
土將醬器、如此分之好也、
余召松元問之、答曰、臣等之舟既受之、余乃答于韓
人曰、
一舟已領受之云也、此舟亦即今載之、貴舟人收之也、
一舟即贈之、一舟即不贈何乎、彼曰、一舟亦贈之云、此
則問于船長、余曰、船長已領受也、我駕船即雖載之、而
貴舟人收之於舟内也、彼曰、今去三舟盡受之、勿慮也、
余曰、更君携來耶、彼曰、非吾鎮之所贈、本國自有饋給
之前例、故自上司已為磨鍊、劃給於我隣邑沃溝縣、該
縣監色今來分給也、余曰、然則一舟所給、舟長所受、詳
記其員數、彼曰、勿多言、
韓官即告其職長糾問之、船長乃出其所藏米魚塩
菜醢醬新等若干、許韓官、即形語、而使我僕隸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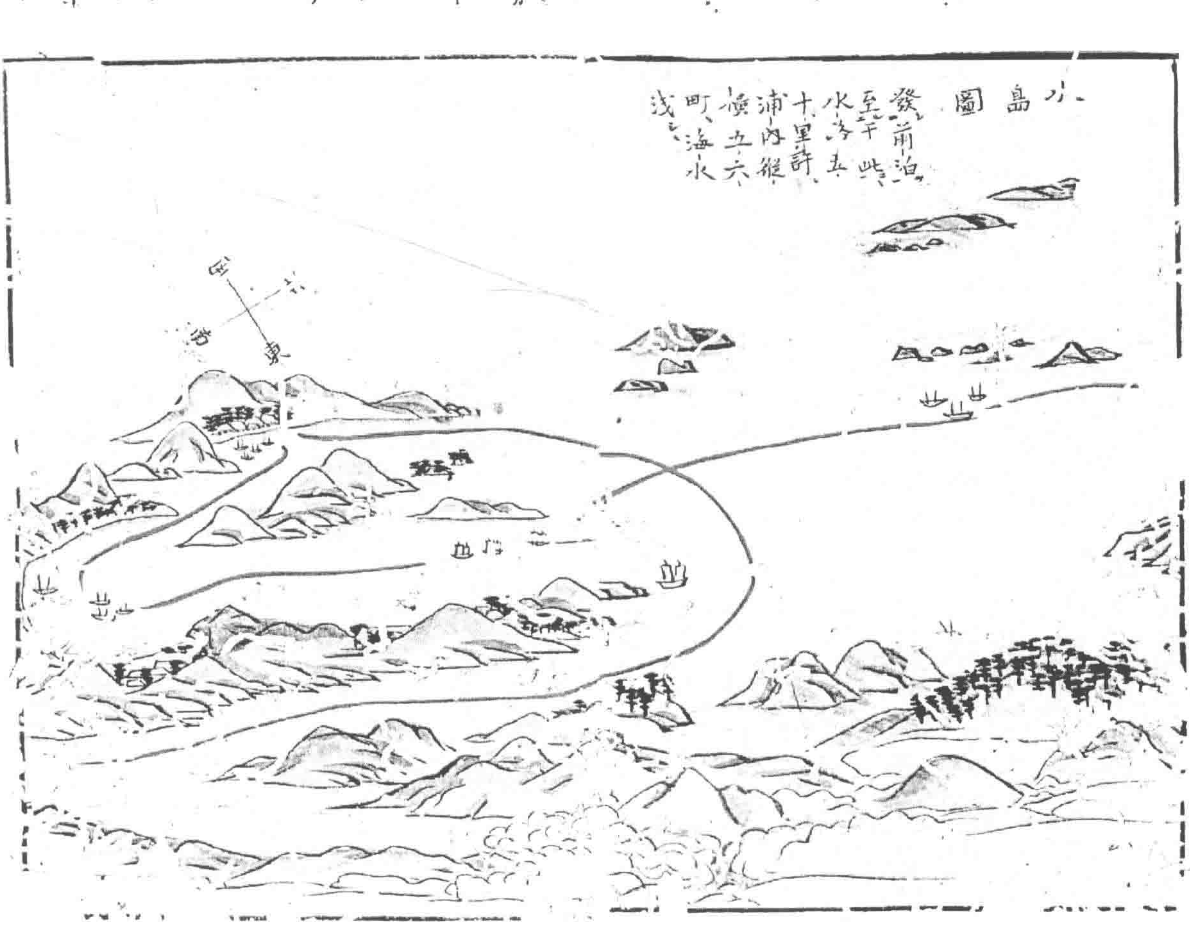
之、合于其記、而後與之、余謝之曰、
即今贈賜米魚菜薪等許多之品、使船長及臣從領受
之也、恩惠實深厚〻〻、更欲拜謁、以伏謝耳、書謝其忝
敬白、
三日早朝、簡于僉使曰、
貴公水疾有減耶、祝慶我輩、夜來穩眠、唯川上廟池不
得復問耳、今日發此處、而水路幾里而到、何地耶、請記
示也、彼答曰、示意謹悉、而　僉君安穩、廟患則不差、欲
念交并吾、雖不差病、為君黌行耳、向南可謂得風、至於
預乎
所住還頗難料度也、
辰時、僉使船將起碇、而過我船、伺隔水相面、暗既而
三船共揚帆發蝟島、已至于洋上、風微且不順、炎威
酷矣、乃使僕擔左張涼傘、有一韓人來代僕、執傘、余
賞以當砂糖少許、是以衆韓人更代持傘者、終日相
續、遂得避暑、着擔左便得閑暇、安眠良久矣、睡起放過
檣邊、誤蹈空處、而隕于船內、響聲轟轆轤、韓人驚駭
動、童子次郎、次郎佐船艦、將便韓卒白髮青衣者、見之遽
起抱次郎、次郎固辭、彼扶之、益叮嚀、少焉、彼過我席
邊、纔履席一人、直執扇、將打其腳、彼白眼顧、嗚其人
即起、兩手擡、倒檣下、彼奮起爭推、卒不能敵、而罷
焉、此人坐、猶懷憤、彼據艦抱膝、眼含血、日已沒、無記
搖櫓、遂僉使船而行、四望漸晴、不辨僉使船之行處、
對岸處々擧火、不知其地名、將二更、卒不得僉使船
我舟人之駕船、亦不知其所在、我船輒碇宿于洋上、
余形語欲以進船、韓人不可焉、余謂不宜泊于洋上、
乃挑燈作書曰、
貴君駕船能到于浦內乎否、我所駕之船、則下碇於洋
中、欲到于浦內、而不可得、我舟人等所駕之船、則遠在
此洋之西方、益退潮流于西南、風絕潮疾、而不可得到
其浦、宜速使其浦之小舟兩隻曳之、而得繫于浦內也、
夜中若風起波盪、則雖悔然不可及矣、不堪深慮、敢書
以告、望為其計也、
即使韓人促艇遣之、僉使船泊處、韓人不得已、而起
碇進本船、入于浦下碇、韓人時々々以患兼去時
六鷄、為僉使復書曰、
即見貴君書、其欲勝於對顏、且況　君船無事、到泊
於浦內、慰喜萬々、　船之尚不入浦、悶迫彼與一艘、即
令小舟送以為曳入、而尚無未期、不勝深慮、故連送
小舟、登山擧火、並待々、少俟、聚會東方候曙、而看發船
計耳、惟諒、　僉君少恕也、
夜將明、見此復書、余又簡曰、
貴君駕舟、疾泊于浦內、云我駕船、前宵既下碇於洋中、
故前書告之、貴將軍忽擧碇揚帆、晨鷄到于浦內也、欣
喜々々、貴君水疾昨日有減耶、海洋平穩、儀寬々、但



我舟人等所駕一隻未言來問之殊承聞本土之事然
幸既而曉雲向白彼人之船亦當覩聞苦也公須詳其處
也而昨日水路幾里而到于此處耶此地何道地名何
耶願詳記示之也僉使復書曰示辭悉之所揖相隔言
語既通幸甚　貴船一隻無漳維黃人所處也吾水族不
差問然昨自到此水路里數或云一百五十里或云二
百里未知其為幾地名此非吾住之處未知何村今日
亦向南而往宿處難料度也
四已昨日不前定泊處故終日徒漾僉使之船准上
而濟淨我人之船亦然矣今日乃不一不問其
所向也因省之曰

昨日不預當到之津浦故我兩艘紛然各岸
知背馳小艇問港浦相反顧日已昃而下
暗問處莫其也故問今日水路幾里而到泊于何處泊處夜
耶船未發前告示之為好
僉使亦答既而僉使船發浦我船亦從發我舟人之
駕船乃在洋上相去半里程見我發而彼亦開帆從
行初出浦風自辰巳舟向正南行數里日午風絕波
瀾不搖洋上小嶼怪巖連出三船過已落帆同駐東
南之涯有二巨船隨我船行我下碇即彼亦駐若護
之路者海水淺流急激于船未時潮滿益此地十
滿果常將舖纜雨西來風隨之即揚帆以一昏得下

島島口通峡、行敍百歩、潮流如川、田風吹至、船体滋
右撫衆沸、船長誡柁工、忌外柁、船即左旋、而復巡遙
峡、得灣圓如盥、水三船共泊、我舟人云、自前湊至于
此水路　本邦數量可七八里、余簡于僉使曰
海洋順風幸福、　貴君今日得無水疾否、遥見　貴顔
先知壯健也、賀慰之、浅輩平穩、唯川上一樣悶焉、而
今日水路幾里、而此處何道地名何邪、幸望詳記示也、
僉使亦有簡曰、今日役此一行、倶為利達、幸何可言、
汔水疾幸益難堪、自憐、今朝猪肉送之、領情耶、　貴
之下船　相去稍遠、可便饋之、而亦請之如何、余答書
曰、今日洋上平穩、如　貴意、順風倶幸、此幸福、恭
貴君水疾不堪自爱也、水上之疾如酔、速下陸、即得瘳矣
望加養也、宜今朝猪肉給之、幸疑中間為淹滞者歟、我
船中無領受之者、我三人亦未聞之也、厚志實多謝矣
謝我下船、亦宜傳達也、
川上病未愈、而無醫藥、余藏洋山人參五兩、曰初至
令唯斯之用、亦將盡、曾聞朝鮮人參之名、欲得之、以
補其元氣、因簡以請之、今彼答書曰、
僉君無恙、慰喜、而　川上貴君痢疾尚不快、悶憐、吾以
初見之顔、更看憐耶否耶、猪肉必中間闕失、此則搜得
還送、而若無則各別嚴治也、人參京中絶貴、况如此海
陽殘民、容易得食乎、以此之故、未副　貴敎、求恕耳、余





夜温宿後明曉而見為望、
此地曰水島後日余聞之于韓人其問答書係失焉、
五日、天朗波穩然彼無發船之氣且川上所當之羔
餘黨已竭余書以乞青草命使答曰、
夜間、僉君安宿、川上貴君劇疾有差勝用慮不淺、
今亦青草依數得送諒之也、吾之小疾雖有必減氣旺
眼昏不能長語姑此而飯後往見之、
余問地名已再三、僉使終不答、蝟島水島之名、皆聞
諸他人因又簡曰、
以其地名与路程示之於客令客安心焉、是即悲慮望、
之禮乎、若愛之則誌之而指示名山靈場也、唐山人之
於我國人往々如此焉、而我小子假學詞章不藝每逢
佳景採筆叙韻、安波馬梁庇仁鉛川萬頃等載其佳名、
与其光景詩画以慰其客愁也、自昨日而多見奇絶之
山水、欲記之而未得也、自前日而問地名、未見敎、夫貴
國地方莫大矣、海隅之島嶼、山谿雖詳記之、何慮之有
乎、但為吟咏以消客愁之助耳、仰望書以予之也、
彼又不答、余又書以促發船、且乞鷄魚、僉使不即答
已牌、韓官人々四人、來于我船、其一人書曰、
貴公連日船上平安耶、吾以沃溝粮饌持來供饋、監官
也、本以頭風病、百藥無效、何藥有效也、余書答曰、問訊

多謝〻〻、我輩舟行平安也、但川上親鉄久患濕痢、為之悶〻、聞貴君醫官、自側（此下有五字、不可讀、今姑闕之）診寫、當時用甘草乾姜、且以頭風病、百藥無驗、更可慮也、以小半夏加茯苓湯治之、無有效也、依有問寄告示、一人亦書曰、

貴公連白、船上平安耶、吾以古君羊山軍官、為貴公一行陪吾、使爺到此也、余書答曰、僉使君並舟同行、洋上無恙幸福〻〻、貴公亦陪行云、穩泰欣喜〻〻、川上泄痢、我輩悶患也、無少減差、但患無醫藥耳、

又有贈青草來者、其人書曰、病脏鼻血（其書失之）、余謝曰、

貴君眩暈之症、慮悶〻〻、俄贈青草多、賜之、伏謝、

其人將歸、余書以憑彼簡于僉使曰、

我輩舟上窮接、既五十餘日也、精氣將衰、養之無如肉也、鷄數羽贈給、併青菜給之也、伏乞（彼有復書、其言追後來呈耳、今亡去矣）（其全文）

一人冠繫白玉、從容書曰、

蒼波萬里、許多喫苦、不須提焉、僉君返旆、無事至此令人欣幸、然一君有病、揆以情理、想必悶然、為念為念、吾則昨日、地界守邊之將、護送後所當即還、而於意悵然、今始來訪、幸或領知也、余謝曰、吸喫乎雲水、濟渉乎萬里、訪問情念至感〻〻、得貴國鄰國好修之恩義、而我輩得還焉、實太恩曠澤、而今聞貴君地界守邊之將也、護送後當相別、悵〻〻、一般且憐川上疾病情厚悉諒、宜識我輩之悶慮也、但恨無醫無藥耳、一人亦書曰、我以詩未大人從事吏也、明日史吏喜拜為訪〻〻、

余予官人砂糖、而書曰、

即今所予、日本砂糖也、余又書謂於守邊將曰、

初見未知貴君姓名、幸望詳記之、我姓名、即前日告僉使君、故不記也、彼書曰、欲知姓名、後日記念是亦感也、吾之姓李、名東殷也、諒之也、貴君姓名、僉使許未暇問焉、幸示之、長日心記之地、如何、余書曰、姓安田、名義方、字喜藤太、一字元方、

日午、僉使簡曰、

昨夕留船於此、皆因僉君之困憊、任宿惹由此也、郎今一帿之場、方欲行船、諒知如何也、余答書曰、悉知貴書也、行舟本所願、多幸〻〻、而夜來惹我輩而留宿云、恩念餘感、

三舟同發向西、數百歩轉向北、得一村、輒下碇、行舟之間、不足一射場、僉使懦弱徒搖舟、而免我之責耳、

僉使簡曰、

移船之間、僉君佳勝、馳念何弛、吾病伏船上、氣力難以收拾、悶〻、貴之品物移載之後、莅子島僉使、智島萬戸、當為貴船護送官、至於饌物等節、兩官主章、而俄亦鷄菜二種、方亦得云、姑得此間、如何、在吾鎮則凡物何以吝惜於君、彼此客地之致、歎恨也、余答書曰、於

此地、遣移船耶、官吏念不弛云、芳意欣喜、而 貴君病臥
於船中云、勞苦閲諒、加養幸勿怠也、品物移載、餘物主
棄船路護送、在荏子島僉使君智島萬戸君前之條、悉
領其意也、鷄菜二種求得云々、凡物非為吝、吝地不任
意東西如此而已矣、由放示諾、俟之来書多謝々々、
初下碇遠于浦、後進船並僉使船、樓上相望互面、僉
使擧手、余揚扇應之、俄頃僉使簡曰、
俄者船上擧手相應、無異相面、喜不勝言、事當躬往一百
厳、倶痛未遂此意、悵懷與海無涯、 貴求二首、鷄一束
菜、自本官搜得而来、 僉君情旨焉、余書謝曰、擧手謁
貴顔、裕色平穏、賀情掛有餘、忽聞病痛、悶念不勝言、幸
望加養也、所請求之鷄二尾・菜一束、辱速贈給也、宜情
与山高、愛念多謙々々、
六日、風簡于僉使曰、
夜来 貴君穏眠、賀祝々々、我輩無恙、休慮也々々々、
荏子島・智島二君、到来于此處耶、否、事若果、則宜移舟
發帆也、回報伏乞、
平旦、筆吏来、以僉使之言書曰、
夜間、 貴公安穏、而川上病患何如、吾之所患、必有差
效、幸々、今午當為移船、則荏子僉使・智島萬戸、必差員
交付、後作別、還悵新々、悵缸之懷想必彼此一般也、余
謝曰、念問多謝、川上病患若少有差、欣情可知耳、而余
午約移舟也、幸甚々々、別離在近、更悵然、倶是海路平
安至禱々々、彼書曰、午間移舟時、與僉使公更来耳、
貴國有所要書冊、願一得見也、余書答曰、聞与僉使君
更同来、欣然也、而我 國之書冊多藏焉、雖然堅封裝
不可容易開也、幸々許其所望也、
少焉、韓人饋粮来、我所駕之船長、又藏之船内、如前
曰、韓官饋而来矣、書以言贈粮米、其問答省之、唯擧
其一二、彼書曰、
至於米則 貴下人紛不受云耶、余答書曰、非敢然也、
初於安波浦、以給米饋之事也、此時我米猶有餘也、故
辭之也、庇仁太守曰、朝廷之賜也、辭之則非禮也、是故
受之也、而後一日一人一飯米一升、合船長領受之
也、下人之傳穀則過矣、彼書曰、一日一人一飯米一升、
亦自朝廷定給之意、行文牒於外邑、故以此次々如此、
君須知之、今日各人各一升米、果是先給之意、諒之也、
此外如有 貴君求請、則無違速惠之言、屢々護送員
許勿慮、而如有求渴、即速備呈此、亦少無深慮焉、
此外筆語省之、即所贈則米四斗五升、藿二十二把、乾
魚十五尾也、
食時後、僉使趙大永来、見贈七律一首七絶一首、
歳在己卯仲秋上澣、謹示
薩摩國諸 學士、

鰲背相逢意趣宏、蒼溟萬里並搓行、護圜山勢含元氣、翻覆浪花類世情、訃我還洲途益險、念君歸國水猶縈、未燎甃舭因送別、男兒贐物酒盈觥、此別須難後日逢、悵懷湖海與無窮、船頭扶劍丁寧語、嵯望三君起踞同、

開帳送人必有贐物、以詩贈之、我國士大夫風流、

朝鮮國西溪明月主人安鷹

雅評、

太永又書曰、

臨別自有所感、以詩記之、恐或因阻狹之詞、溷瀆於潤達之量也、

余卽走筆、次韻以酬之、

水島船上酬朝鮮國明月主人見贈、

魚眼射波積水宏、漂來蒙澤共舟行、風清天地登瀛趣、秋斂家園歸鶴情、別路同看雲影霽、懷君為望月輝縈、佳期難再芳筵醉、分手殷勤侑兕觥、

薩摩國　安田義方謹稿、

太永書曰、

全篇皆珠玉、以洗鄙吝、感謝〻〻、余書曰、太良嘗賞之不可尙也、太永書曰掛吾堂、如看君面矣、余乃酌酒勸太永、太永書曰、是別酒也、又書曰、吾之前詩更欲見、搜出也、余書答曰、前舟之上、裝此舟、為下載、今聞頗在船底也、移舟之時、搜出示之、如何、太永曰、若為弊則置之無妨、余曰、不敢為弊也、深藏于箱內、而下裝也、太永曰、雖然詩章拔海隈、拔字多病也、余曰、當以何字代拔字而為好耶、請見示之、則移舟之時、雖繁雜、不可出得、而後日記之、於別紙、以補其病耳、願書示也、太永曰、拔字過是多病耶、指教也、余曰、更以一滴納于大海、可愧之甚也、但愚見漫書章句、照抽驚動、透一句之意如此之字、可乎、不知其好否也、太永曰、今敎若此、以透字改之耶、余曰、愚按以透字為善也、改透字而至好耶、太永曰、貴國人看之、免笑耶、余曰、透卽徹也、通也、詳乎此字義、則何人笑之有乎、若不知其字義、則雖笑何妨乎、太永曰、然則以透字改于鄙詩中、余曰、諾、後刻移品物之時、得之、則當以遺之也、若事用繁雜、不及遺之、則小子削除拔字、而為透字也、幸安貴慮為望耳、太永曰、透字以勝於拔字乎、余曰、拔字如貴意、猶有病也、透字極勝也、太永曰、更請詳示、以破吾惑、余曰、透字若置美薄紙於絹上、而見其縮之經緯也、太永曰、詳示以為夢覺也、又曰、然則以透字改、似好矣、余曰、諾、太永曰、我詩以君高手改潤、其幸當倍、如金玉、余曰、以　貴君所書小子所評、以透字易之、潤色在透字上也、厚意猶愧恧也、太永曰、君之文具何其過也、余曰、過猶不及也、我情未足也、太永曰、至於詩章論評、詳示為師、余曰、不知其所

辭也、大永曰、祀坐甚窄、為慮君之坐臥不安、余曰、休慮
也々々、是亦船中之一興而已、大永曰可謂詩人之
喜憂交耐、

初趙大永之來也、膚著白綾袖襲之、以藍色紋羅其
袖赤紋紗又複之、以青紋紗袷衣、以金玉紐其紐、紅
帶結胸下、每來于我船、衣服且變、此日乃衣毛裘、其
毛白質黑文、裏毛表絹、其色黧黃、大永曰
吾之毛裘外非 貴國之織耶、余曰、吾國亦產之也、名
曰琥珀織、色能似之、

有一韓人書曰、
僉公夜間一向 川上公病患、又如何、深慮不已、累
日海上親面如舊、今當分別之日、伏歎々々、好向長江
千萬里、故國奉父母、樂妻子、後必思我 使爺同苦之
事也、余問其姓名、彼答曰、李洛淳、彼亦問余姓名、余乃
書答焉、且賦絕句贈之曰、
朝々倚仰日華懸、正是豐蘆京上天、何日布帆還故國、
手親撫子慰淒然、

余書曰今日時刻已過午也、待于島僉使君、智島萬戶
君未來到耶、移舟之事如何、彼書曰、即今下人傳唱於
兩鎮將、而稱以行裝具也、所載船來到、不久移舟耳、
未牌二官人率數人來焉、一官人書曰、
問我以新任領護使到此否、 僉君萬里漂海、多日辛
苦、幸無疾病而眠食安穩耶、余書曰、僉問多謝々々、初
見旅喜、我輩漂流萬里、幸漂到 貴國、而 惠息如山
如海矣、漂流至于今、足不履地五十餘日、三人同有水
濕之患也、就中川上親缺久病、泄痢悶慮、諒察也、敢問
貴君官職姓名也、我輩則前告之於諸君、故不書姓名
也、勿咎、彼書曰、貴國君俱無恙、慰喜不淺、而 川上君
以泄痢不平、慮念々々、吾之職名、折衝將軍行水軍僉
節制使、姓朴、名國良也、 貴品物欲為移載也、余書曰、
聞 貴君之職名及姓名、歡情、而移品物之事、至幸々々、
速命、 貴將軍、我船人亦當命之也、敢請、

一官人亦書曰、
我亦以新任領護使到此耳、因問 僉君好來耶、余書
曰、始聞 貴君亦護我輩而行舟也、慮々多謝々々、我
輩無恙、但患水疾、而川上親缺久病、問情察諒之也、移
舟之事以速為望也、載舟一隻耶、又兩艘耶、書亦為好、
彼書曰、僉君中川上親決久病云、為之悶々、而未知何
病、而何日始痛耶、病之輕重、並示之也、我之職名、水軍
萬戶、姓名吳子明也、
余乃詳書川上之病症而示之、其稿失焉、
須臾巨船一隻來於我舟邊、其船亦從來韓人多乘、
我舟蟻附喧動、方將移物、擅我舟人等禁之、不息、我
船長松元來曰、云云、余即書示朴國良吳子明曰、

禁無用人。彼答曰、無用之人、依示已禁矣。勿慮也。
彼數韓人、郎退去、陣後移物品於彼巨船。我輩同遷之。自初發古群山、送我舟人分離數日。于此今日復得同船。而二十五人共欣喜焉。趙大永曰、
上下多寧、一使同去。吾意喜幸。若此不已、況　君意之欣々如也。余謝曰、眞是　恩恵之一年矣也。喜情難盡筆也。（余又書謝同船之事、其稿今省也）
韓官人各歸矣。夜方初更、太永・子明・國良來、太永乃爲筵、而供饌。惟洪子明以盤其饌、則許多饌物盛之碗若籠、而陳於席上。童子行觴、各傾數盃。大永勸餚、進食我輩。我輩唯飲其酒。彼強進食、日高郎下共喫。子明之盤上、而食其鷄卵若肉。次許日高、欲使令亦食之。余不肯矣。書謂大永曰、
一人供之於正盤、他各下於席上。故不食也。各正盤則正盤、各席上則席上、而君等各先喫、則我輩亦可食也。
大永郎下子明之盤於帳外、我輩輒與彼對食。將二更、韓官各歸。（余書謝酒名之稱、及大永答書、且問其焉）
七日朝、與韓船長筆語。余問地名、答曰、
已爲二船同行。彼此不順之人、各別相禁、如何。此處地名水鳥也。余書曰、所示地名、欣喜々々。而如彼此不順忒之人、宜以理諭之、以禮齊之、相禁而可也哉。日本人乃戾于理義之事、若或相加、則憤怒如蜂怒也。
諒知而可也。
食前將雨。余簡于子明・國良曰、
諸公平居賀祝、我輩穩泰、休慮也。即今將雨、而此舟草苫不足也。無由設席。故請草苫十枚、貸給之也。不然則物品濡、我舟人臣從無可炊、無可居也。請速贈給之。
韓人即饋苫、其書曰、
問僉君宵間安穩否。雨勢將急、故草苫十卷措備來也。
乃以草苫結架舟樑上。韓船長書曰、
人多船小、無邊大海行船、於中路若逢大風、則其勢可難也。君意分船何也。不然則君之坐席未安乎也。余書曰、聞人多船小、無邊大海若逢大風、則其勢可難之旨示也。我未知其水路行程。故無此慮思也。以坐席不狹乎、僴們慮之可感々々。於分船之事、則我輩一任意。更問于兩僉使君及萬戶君、而可定其可否也。僴們亦以此事語護送之諸君為好。
少焉國良・子明來。余乃書船長之言、以語于彼。（今省其稿）
彼書答曰、
我國船人則可謂　僉君之使喚申飭、貴船格葉勿輕薄也。或有所憚、言事告之。我當如法論罪、諒悉示之。
丁官人書曰、當初合船者、為君所宜者、非他慮。今聞危境可歎。諒宜區處。君亦察教以示也。余書曰、自古群山

至此地、已經八日也、路程纔是三四百里也歟、以處々淹留故太甚苦之也、而況川上親訣、病患日久、無奈之何也、非古群山僉使所爲而誰也、我輩久憤怨之、若有風波則固不可行矣、唯以無意滯在于諸處也、今日古群山僉使君到于此舟耶否、彼書曰、滯留或風日之不好、領護之相答故也、何憤同苦之、官負也、唯冀日朗風静、僉君苦狀、諸人悲懷不言可想、豈可歇後耶、一官人亦書曰、夜間平安、而沮病之人有小差否、今日々氣不精、風勢不好、趂不移碇、客愁想必難堪也、令謝于二官人曰、厚念多謝々々、自前日而久留滯于諸處也、川上病臥、其苦可知耳、而今日以無好風不發碇云、是非人爲也、天也、雖然思家貫一刻千秋也、　貴二君請諒察、

己牌、小舟載米薪來、而書曰、日供申飭持來也、余謝曰、日供持來、伏謝々々、若到來則令我船長宜領受也、彼書曰、明至二十日、粮十五斗當計給也、余乃使松元受之、而書謝曰、至明日之粮米十五斗、及鹽鯖魚十尾、藿四把、炊木三束、令我船長領受之也、伏謝、

既而韓官將歸、亦言分船之事、其書失焉、余書曰、請熟論而宜決之、我輩則無強所致也、

韓官歸矣、午牌、古群山僉使、解其纜、搖發、以遊艇贈書曰、

昨昏宴罷而歸、所示如夜間　僉君善攝矣、偶見此憑領護負所去　貴書、如對清範、欣々、吾病比前十層今茲歸去、惟望　君之一行無撓利達也、

西溪明月主人、

朝鮮漂流日記巻之六終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七 自八月八日至明年正月七日

八月八日、小雨、風稍似順、余簡于二官人曰
夜來、二君平眠、賀祝々々、我輩無恙、川上病患一樣也、
今日發船如何、風順耶否、出此地而水路幾里、到何處
耶、伏乞詳記示之也、彼復書曰、漢四　僉君平安、慰喜、
而川上君病未快、云不勝悶慮、今日風勢可謂逆吹、不
利發船、一般悶慮々々、青菜小許持來余、余謝曰、辱慰
喜之意、且承悶慮之情、更有青菜之給、多謝々々、今日
風勢逆、是以不發船云、於天為則無奈之何耳、
巳牌、屬官二三人來、筆語曰、
諸君共處一船、為好焉矣、擧所行船之日、多人或恐給
擾、故欲為便好、又定一船、分處以去、如何、
余答稿省之 彼又書曰、此船外貌體大完固、故僉君與品物
同載矣、到今聞　貴君侍船人所告、則此船左右無力、
況多人共舟、不利於行船之時云々、故欲以便宜為之
耳、今日分船為計、　僉君中幾人移去耶、並亦之而分
半、處之似好、亦諒之也、余答曰、貴書悉知諒察也、便宜
之道、分船之事、多幸々々、而我下人舟人、合十二人、各携
品物而宜移舟分處也、但以遂為望耳、
其舟即來、我船長及舟人下隸十一人、載物種而移
于其舟、頃刻、朴國良、吳子明來、彼之履在我席頭、余
書曰、
履勿近于貴人也、彼書曰、是々々、
直使其隸執履下後倉、
船長松元來告曰、今所移之舟小、樓上不可炊、乃欲
入舟內炊、而彼不許、將奈之何、余書謂子明國良曰、
以船體小、故難為炊飯、前船太凡於船內炊矣、彼一船
禁何耶、不食則一朝難保生也、實一難事矣、諸君宜諒
之、而為此計為好、若強禁之、則我舟人檢見之、令貴船
人而炊之、亦似可也矣、
子明國良諾焉、韓人輒向我船長等、形語、令炊於舟
內、時子明國良載清酒來、飲我曹、余書謝曰、
可謂美且好酒也、非藜糖酒耶、余前日飲此酒因為此問 彼答書曰、
此乃粘米芝燒酒也、
晡時、子明國良及屬官歸矣、此日迨夜、微雨不歇、
九日、天氣快晴、風簡于朴國良吳子明曰、
夜來二君太平、賀祝、我輩無恙也、今日順風耶否、
子明國良直來于我船、而書曰、
僉君安息否、川上泄痢有差效耶否、余答曰、川上少有
差效、敢起坐于席上也、彼曰、即今風雖無勢、日氣和、故
擧棹離發也、諒知也、
我船起碇、子明國良乃歸、巳時前、三船同揚帆、是日
也、天朗風微、水波不起、溫和宛如春、護送船往々奏
樂、初向卯辰行、僅十町許、出峽、正南山坼、水連天、船

直向于此行半里許右岸得二村水面有孤嶼距村
十町餘右岸得一村人家饒有高山松樹鬱葱鷺二
村之際又有二船自左岸來並行於我左右両岸相
距三里許船向辰巳行陳涯沓渺白沙相續四里許
千峯萬壑雲興霞蔚景象隨行舟轉變爭奇競勝過
此又入一峡右岸曰智島即呉子明之所居也子島
亦鄰于此邊去余問諸韓船長峡大抵向東通然往々回出
或南或北左右鄕山重疊怪巖奇石處々競秀風光
絶勝行已可十四里而出峡南行一里許護送船下
碇於北崖下我二船亦從而止彼使小舟先發不知
其所以為如何也海水淺巖石出晡時得一灣而下
碇灣中水淺沙皆出于海底余簡子明國良曰
今日海洋平安欣喜賀祝二君安静否我輩安意偃臥
敢問此處何道而地名何耶請記示之也子明答曰駕
海後先見　貴書乃知平安而欲為鄕従矣亦知偃臥
故不進然明日相從為計諒悉安息也國良亦答曰
川上剩症有差云實為萬幸而今則風勢不利潮水亦
登此前話乃是大洋若無利風則極難越渉故留此地
待風放船為計　僉君　諒悉也
余問地名彼不答因問韓船長曰
全羅道耶慶尚道耶船長答曰乃全羅道内而今日行
舟已百餘里矣風順波平每如今日則何患前進乎余
謝曰聞之歡情爲吾詩章之一助耳又書問曰此地名
何船長答曰羅州諸島又問島名何答曰八金島
余欣喜有餘乃出砂糖琉球酒食飲之既而舟中就
眠矣

十日鳳朴國良贈書曰
夜來　僉君共得穩眠而　川上君調節亦得漸差耶
恒念不已矣吾亦安息耳即今風又順來方此擧帆
諒悉也子明亦簡曰漢田　僉君安宿耶當為慰問而
風水似好行船在即未遂　諒悉焉余復書曰夜來泊
處穩而臥眠亦穩　二君平復云賀祝々々　川上痛患
小差欣情可知耳示揚姻多謝好意

是日也天氣清和平旦　三船解纜開八金
島一口通東南其際有二些樹木巖壁天工奇絶船
西南出于洋上右崤得二村其際緣竹青々岡巒相
連山腰多墳墓土塚不高徑丈許其上植細草鋪青
如苔塚外往々植矮松遶環之以為界塚前或建石
方可尺餘高五六尺塈以白土舟行一里言地大于
東南山勢廻迤遠聳山前一村屋舍相連方可一里
行四里許風忽西南來船不得前有小島王船維細
於其間似使我觀風景護送船輒廻崖下去而飄影
忽不見我二船漸抵岸邊小舟數艘迎來挽我二船
頃刻抵小灣下碇日已斜子明國良先至焉台介金

島至于此七八里許、爭明國良與來于我船、而書曰、駕海之際、無恙到此、而川上剌症如何、余答曰、前剡揚扇而拜、貴貌無恙、已而穣相見、平穩可賀〻〻、今日風勢有亦不順、雖先後而到此、我二艘各無恙、川上剌症消少甚休悶〻〻、

此灣水面徑廣四五百歩、北山淺〻、巖石〻疊、于每崖茅茨、枯樹木處〻點紅、西北地斜、沙洲繞樹數株、唯有二家、卻盡海涵於其間、其南山巒斷續、余偶乘間欲賦絶句、因書以問地名、屬官人書答曰、此島落在海中、我輩亦非船人、故未知也、余書曰、伏問貴船人、而書示也、

韓官等見余書、詔話問彼　白而學論　盜彼

之所答、不是矣國書白、

按船人亦當不知也、不強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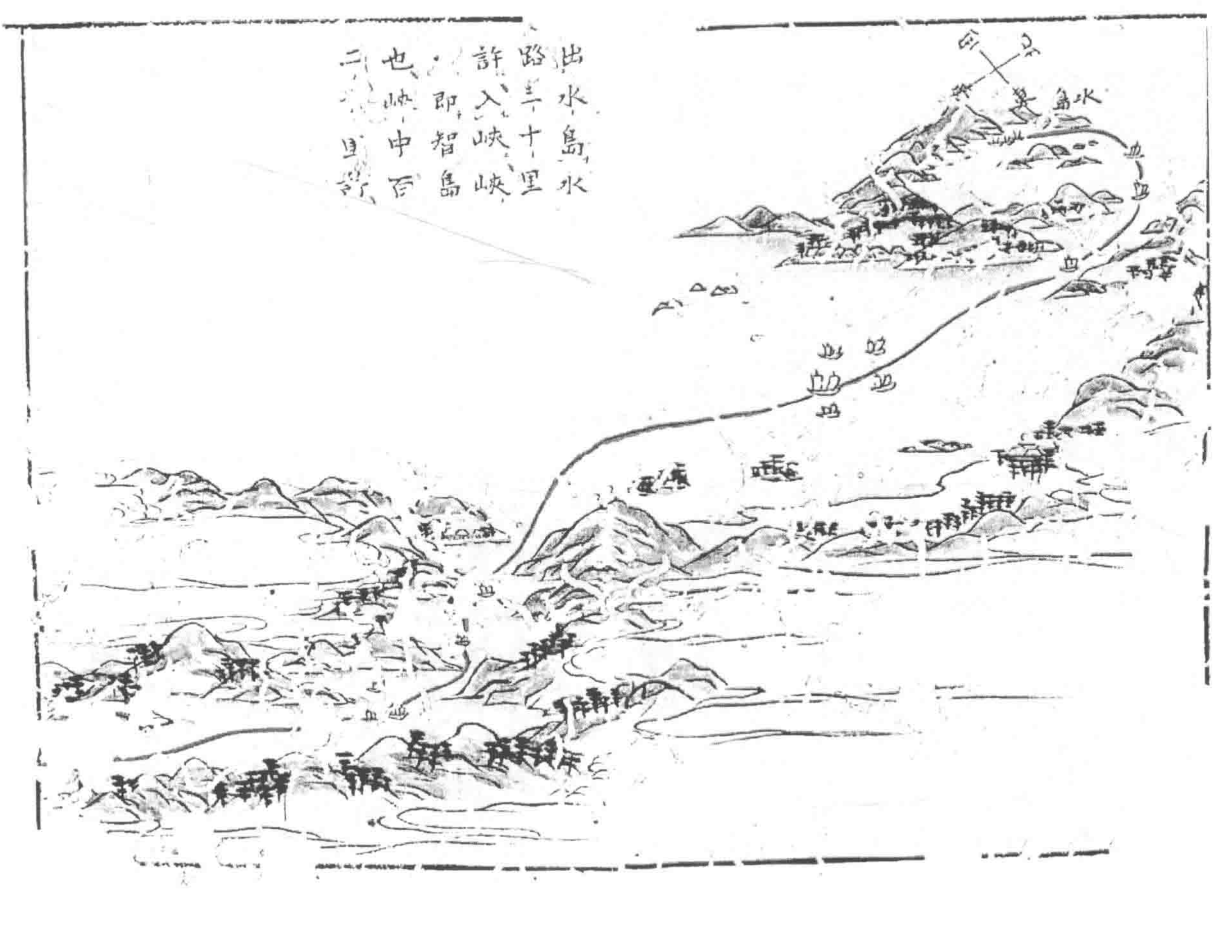
韓官乃閣筆、日既暮、余偶下筆賦得絶句三首、題曰八月十日、偶成於二家島、二家彼不言島名、因余書以示上者、

留於不疑情至哉、揚帆日々過雲煙、風潮留我留何厭、天幸自安歸去來、

懷古群山僉使、

順風維纜蝟洲天、过澗幾宵留客船、人物有情又有智、巧言令色自昭然、

懷乾仁太守、





每見風月憶安波，唯是庇仁、仁義多、禮救艱厳愛客、
別來光景獨躊躇、
韓官見二家島字，乃指渚上而大笑焉、余書曰、只其
地名可惜ミミ、官人各寫詩而歸舟ミ各就眠、余獨
覺而對海天月、船近北崖蟋蟀金鐘絶㪚之鳴千草
露幽懷不可言、
十一日、南風盪浪、雨色濵濛、乃滞于此島、昨夜乞
菜、鳳、屬官人領鶏三頭菜若干來、具守明贈書曰、
漢回　僉君共無恙安眠耶、我亦無撓過夜、幸也、昨承
貴書、今始覔得三首鷄入送、而菁菜則因其果、初亡
苗長處、故以他菜送之、而夜間川上親訣泄了、如得
差耶、爲念耳、今日雨勢如此、不能放船、亦爲悶ミミ也、
余謝曰、宵來我三人及舟客、安眠也、貴君亦撓、過夜
要云幸甚ミミ、所請鶏三首給之、多謝ミミ、如菁菜則
聞乾旱不毛、不能覔也、易之以他菜、厚意欣然ミミ、而
川上子夜間與昨一樣也、懇悶ミミ、今日雨下、故曰不
發船也、非人力所爲、我輩亦安居偃臥、具朴國良亦贈
書曰、夜來僉君俱得穩眠耶、今日雨下、而此風又不
利、未得發船、悶慮ミミ、昨暮貴請鶏三尾、玆以搜呈、
諒恙而菜蔬則此地跨因不雨、故未得酬應、還嘆耳、
余謝曰、夜間貴君穩寢、賀也ミミ、我輩亦眠、今日雨
零風亦不利、不發船云、是亦天也、鶏三尾搜得、所贈欣

喜々々、越月不雨不毛、以故菜蔬不能恵給云、諒恕
眞意多謝々々、其屬官書曰、粮餱或乏絶時自請也、自
鄙邊申餉蔵来也、余答曰、嘗聞粮餱、乃次宿運傳、以
貴國法給之也、自在安波而及到古群山、未違毫末也、
我輩粮米許多載之也、是以初固辭之、雖然、安波在役
之諸公不許之、故受其賜也、無乏絶矣、抵之舂之精白、
則可食之粮、當數日之飯、故不敢告請也已矣、但如
貴國法而當可也、

屬官等歸矣、是日也竟日徹夜風雨殊壯、

十二日朝、風雨不歇、朴國良簡曰、
昨夜風雨何以堪耐、想未得穩眠也、我亦違宿、慮尚
不安心耳、獰風怒濤猶此未已、今日發船姑未決之、奈
何々々、　八月十二日、節制使、　余答曰、
來諭悉諒、夜來風雨、船上窮棲、半睡半覺、貴君亦慮
閔達曉云、皆是厚意々々、今日以暴風荒濤未決發船
云、我輩亦思不可行船也、但如　貴情耳、

巳牌、天晴、風稍穩、朴國良吳子明簡曰、
夜間風波尤甚、驚心悶慮、尚此不已、　僉君何以經宿
耶、即今風波少息、故發船為計、所盖草苫使之鮮脱、如
何、而川上君病勢復何如、亦示之也、
行節制使、
行萬戸、

余謝之、直指揮我舟人僕隷、解益古船、已發矣、余自
今日而病熱臥於樓上、慵省人事、故圖寫地形亦已
矣、薄暮抵巨島下碇、自二家島至此、以　日本數量
爲二十里許、雖有彼此之章、余不能筆語矣、

十三日、天氣和胡、余病而食飲俱廢、朝韓官人贈書、
余謝之、其書稱今省之既發船、海上風猛浪壯、斜日抵一巨
島下碇、子明國良來見余臥病慰問、其書則今失焉余謝曰、
雖怒濤猛風平安得津、多幸々々、吾病勢以詳知所請、
至念々々、身自未知其何症病也、飲食不下、痰氣如嘔、
寒熱往來、百骸痛傷也、勢氣比之昨日、則如少減、
余與韓人筆語止于此矣、爾後日々兵行而本月晦
日、到于多太浦、其際余病不能紀行、今因松元之日
記以書、雨晴行程及舟事、併筆余之所聽記如左、

十四日、晴、以西北風發船、水路十里許、而船頭於一鳥
以無風勢也、小舟數艘索綫而行、夜方二更、得津泊、
余疾病、以不可風、乃臥于樓下、無逢佳景、僕等驚眼、
時擧頭遊之、其奇觀今猶宛然予眼中、

十五日、晴、朝以東北風閉颿、洋上無風、小舟數艘來挽
我船、晡時得港、韓人書示松元曰、此地左道云、余病
厚、不辨何日、僕等來曰、中秋月明、海天無雲、請見此
風光、余扶於二三人起、而四望東洋海門闊萬里、烟
波遙素、影西南重嶂、烟斂霜横、水涯白波散珠、東北

水村相連、林木蒼々、暫時回顧而還臥、
十六日、他官人代朴國良呉子明而船、自前日所駕也、東風徐吹、船不前、小舟七十餘艘連聯而來蟻附挽之、行二里許、傾于小島、
十七日、夙以東風發船、行可一里、潮流風勢共不利、暫時依小島而下碇、未時東風來、發船隨風上下洋上、漸前二里許、而泊于小島灣、
十八日、風自東北、小舟牽紋行二里餘、得津而泊、
十九日、風西來、晨發船行可一里、而得一峽灣下碇、未牌、潮順、小舟挽而行三里許、日暮頓于一島、雞鳴風潮共順、即發船、
二十日、朝得一港村落饒矣、船滯于此處、
二十一日、午間以東風發船、行二里許、下碇于小島灣、夜雨、
二十二日、晴、巳牌得西風、揚帆水路三里程、得一島下碇、護送官人又更代矣、駕船則依舊、韓人書示松元曰、全羅慶尚二道之界也、
二十三日、巳牌以東北風揚帆、水路可八里、夜猶行、二更得津、韓人書示、松元曰、慶尚道順天也、
二十四日、移品物於他船二隻、而二十五人亦遷之、余病倍厚、不能起、舟人抱扶而移彼船內、此日以移船故不發船、

二十五日、以東風發、順天風逆、不可行矣、小舟牽紋水路六里許、峽中得一灣而泊、韓人書示松元曰、此地王浦、王浦即所謂唐島迫門也、後日余問諸對州津吉氏、
二十六日、滯于王浦、
二十七日、亦滯于此、韓人如雲來、中有言語通者、
二十八日、以西風發王浦、向東二十里許、晡時維舟於陂塘中、
二十九日、以西風又向東、行可十里、得港曰加德島、船頓于此、而又移于他船、官人亦代焉、
晦日、夙以西風發船、洋中無風、小舟數艘牽紋而行、一路八里許、下碇於浦內、曰太多浦、距渡口釜山浦可五里云、而在釜山之西、浦落相連數百步、臨海構城郭、城壁不高、外郭[illegible]重、每郭有門、屋舍相續、此津往昔為日本之通港云、
九月朔日、滯于太多浦、日本通事來、謂松元曰、對州船恒泊此浦、其諸官明日當來于此也、言語能通、松元太喜焉、
二日、巳牌、自對州館飛船來、官船二艘踵來、以腳艇迎我、船長松元駕之而上陸、對州之卒長二人在帳內迎而入、問漂流之狀、松元以實對焉、且余使松元告川上及余之疾病、而請醫、



三日、黎明、川上之僕平助遽來告病危急、舟人皆走、至其枕頭、余扶於二僕而起、將往、腰脚不能動、無力進一步、舟人來曰、呼吸方絶、請勿強往、宜保貴體、余撫船欄而止矣、時川上在船頭、余在船後、巳牌、對州醫來、即迎之脚艇、舟人三四人、抱扶余上樓、先使診川上之病、醫往川上之、診出而語曰、庸醫不能執匕、呼吸已絶、脈亦斷矣、我輩強乞之藥、醫枉應需焉、乃尋診余脈、曰此是霍症、即風土之流布也、斯可治也、余謝之、且問其姓名、曰牟田隆敬、既歸矣、而使人齎川上及余之服藥而來、今朝撰營墓於浦上北山頂、晡時、對州步卒來曰、船長松元及船人五六人、宜來于營、松元盡與舟人四人同往、營中以屏風界爲二區、一區即對州士官所坐、一區即韓官所坐、對州士官問淡流涕之狀、船中各人姓名、年歲及武器等、松元以實答焉、薄暮還于船、夜、對州士官遣步卒謂曰、宜遷于對州舶、又叮嚀諭曰、川上今已沒矣、日本人歿於韓船、則韓之例法、都城之往復事甚煩擾、當爲病患之形、以遷船也、我使船長厚謝之、我輩乃遷于對州舶、曰正德丸、日高先遷而居于中間檣側、俗曰簡間、余乃於於僕及舟人等後遷焉、前間設廳、俗稱曰屋形、障席清且廣、比之韓船、則其平穩若坐于巨室、然自出永良部、百有餘日于此、我三人共一席、此夕始得異居、

焉、且与本邦之人應對、而無筆語之勞矣、船長松元最善説辭、故舟事之問答、則壹委於彼、而余特得安臥矣、爾後對州番卒一人、毎夜直于我駕船、對州官船亦並于我船、而衛護焉、余病臥于廳内、不顧舟事、至十一月、半病漸癒、於是乎復係舟事、而接對州諸官及韓人、然其与韓人言也、逆事譯之、而無用筆語、但有東萊府使釜山僉使之贈答文章也、故對州處分之事、則別以國字記之、而爲後篇、其与韓人所接者、則擧記于此篇、如左、

四日、

五日、朝、對州官召我船長松元曰、川上子之遺骸歸葬乎國乎、將葬于對州館内之寺地乎、松元還而告之、即議而答曰、萬里之蒼海、不能護柩、幸葬于對館之塋地、請爲造棺槨、對州官諾、午時、對州士官、國分氏、石田氏、陶山氏、重田氏來、余与日高接之、彼以幕府之法例、點檢我輩之刀槍弓銃、薄暮、對州官備棺槨衣衾以餽之、曰、川上子之柩、明日當護送于草梁館、（草梁館對州所置、）乃令松元謝之、

六日、東萊府使使僉知李德官來弔、餽布四匹、

七日、對州士官志田氏飛船來曰、以護送川上子柩、來、余即力病出而接之、乃謂曰、欲使川上臣從三人從葬、而七日夜、直于墓側、志田氏曰、理固然矣、然以法例禁漂人上陸矣、請止之、余不能強焉、於是乎臣從三人、旅服、而持川上之刀槍、從柩、而乘其船、及志田氏之發、而辭還、（葬禮弔祭之事、別記後篇、）

八日、

九日、東萊府使使李德官持簡來、其文曰、

舟泛桑濱、風泊槿鄉、處若齋閣、所存宜然、而漂蕩之餘、

啓居安迪、

聲光載邇、若將可接、書不盡言、畧修候儀、物愧菲薄、

希笑領、不備、

己卯九月　日、東萊、（印文 蓬萊 偲伯、）

禾花紬壹疋、大好紙貳束、唐筆壹匣、眞墨壹笏、

紫石硯壹面、摺疊扇參把、團扇貳把、香壹枚、

牛黃淸心元伍丸、龍腦安神丸參箇、花紋[illegible]

貳坐、竹瀝酒伍鐥、脯貳貼、粘米伍斗、小豆

參斗、黃粟貳斗、大棗貳斗、胡桃貳斗、柏子

貳斗、紅柿壹百箇、大口魚伍尾、際

余疾病故不能接李德官、且作謝書、李德官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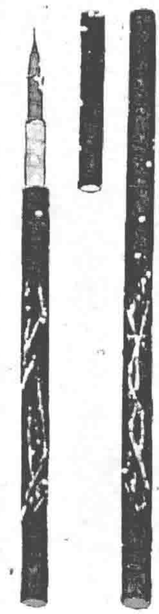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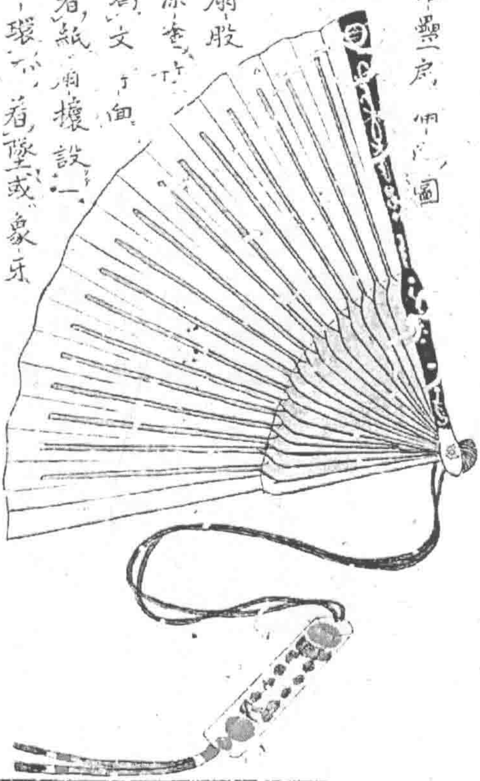
十三日、病苦少息、起坐凭几、作謝書、因對州館人贈之東萊、其書曰、

六頭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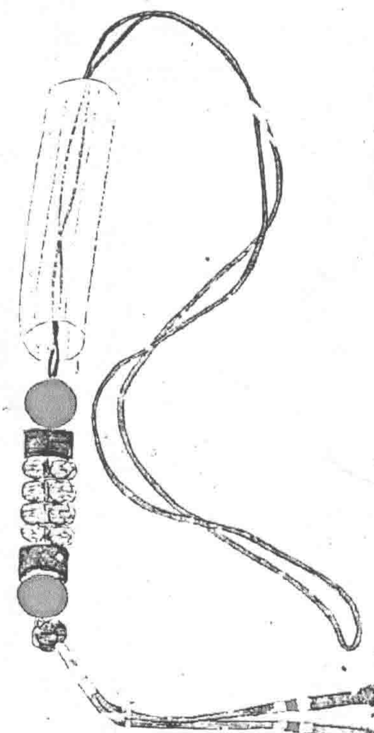
脫首尾之筆帽、即筆管在中、即兩頭筆也、又脫之即筆、又脫其小筆管、即兩頭筆也、首尾六筆具、

摺疊扇附圖



扇股塗漆、畫文于面、着紙、兩攘設一小環、着墜、或象牙、瑁或琥珀也、今所圖者香也、

扇墜圖



以馬毗為家、中有香、朝鮮人謂曰扇香、

團扇圖



柄材即木黑漆、兩面紙注油、其色黃、以漆畫表裏、加一柄、有鍮小環、蓋着扇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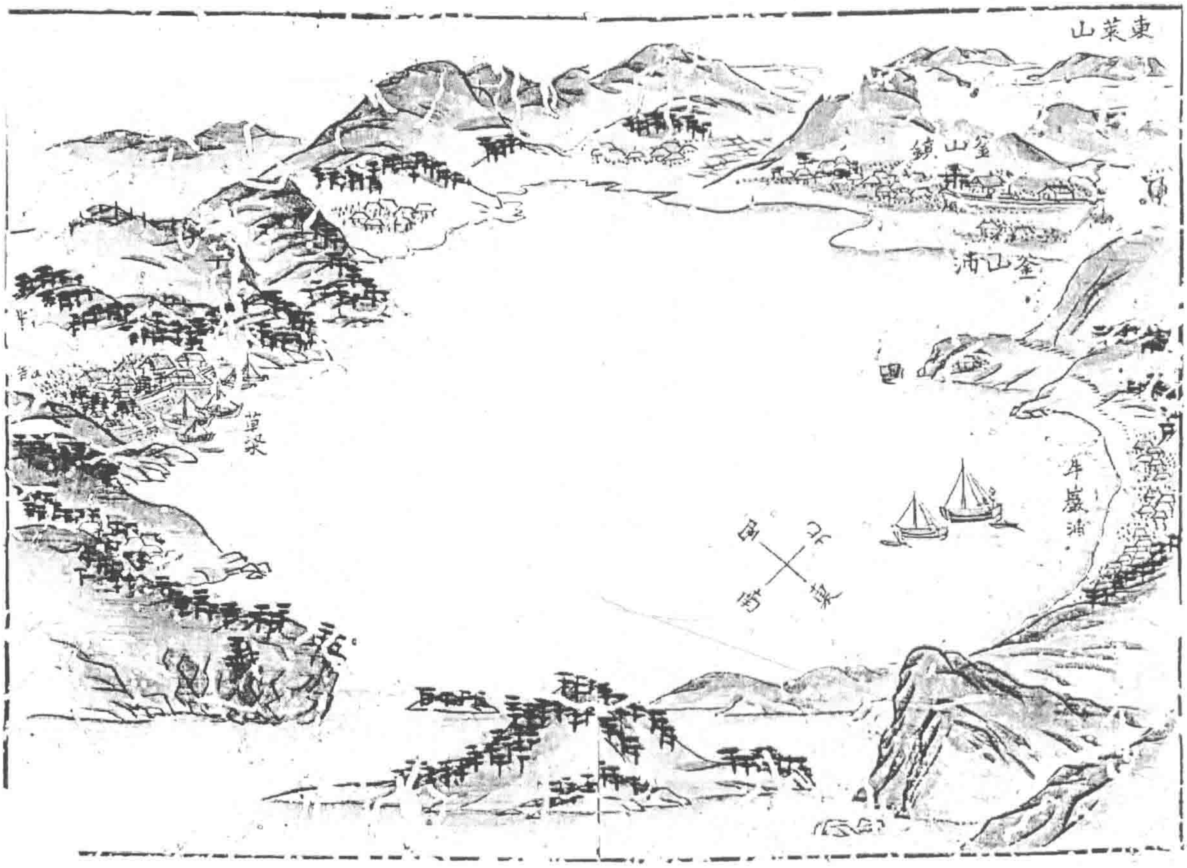
敬奉酬　東萊公玉几下、
雖未詳識而既忝示簡、深憐我輩漂流之艱苦、丁寧播
舊知加之紬、紙筆、墨硯、扇、香、藥、枕、酒、脯及、珍果、魚、共八
種給之、厚志不知所謝也、謹領受之焉、且夫我毋敗壞
不以可用、是故人必忝浴
貴王覆下之仁、鄰國修好之義、令勞　貴國人千里傳
舟護送而得到于此今也、以移於我
日本對州之舶也、惠澤實莫大焉、辯　貴舟後未」
所謝從來之光恩也、仰由　玉几下、伏謝之、恭罪無
答、幸甚叩首敬白」
己卯九月十三日、　薩摩國永良部島代官
日高與一左衛門 義柄、
同代官附役、
安田喜藤太 義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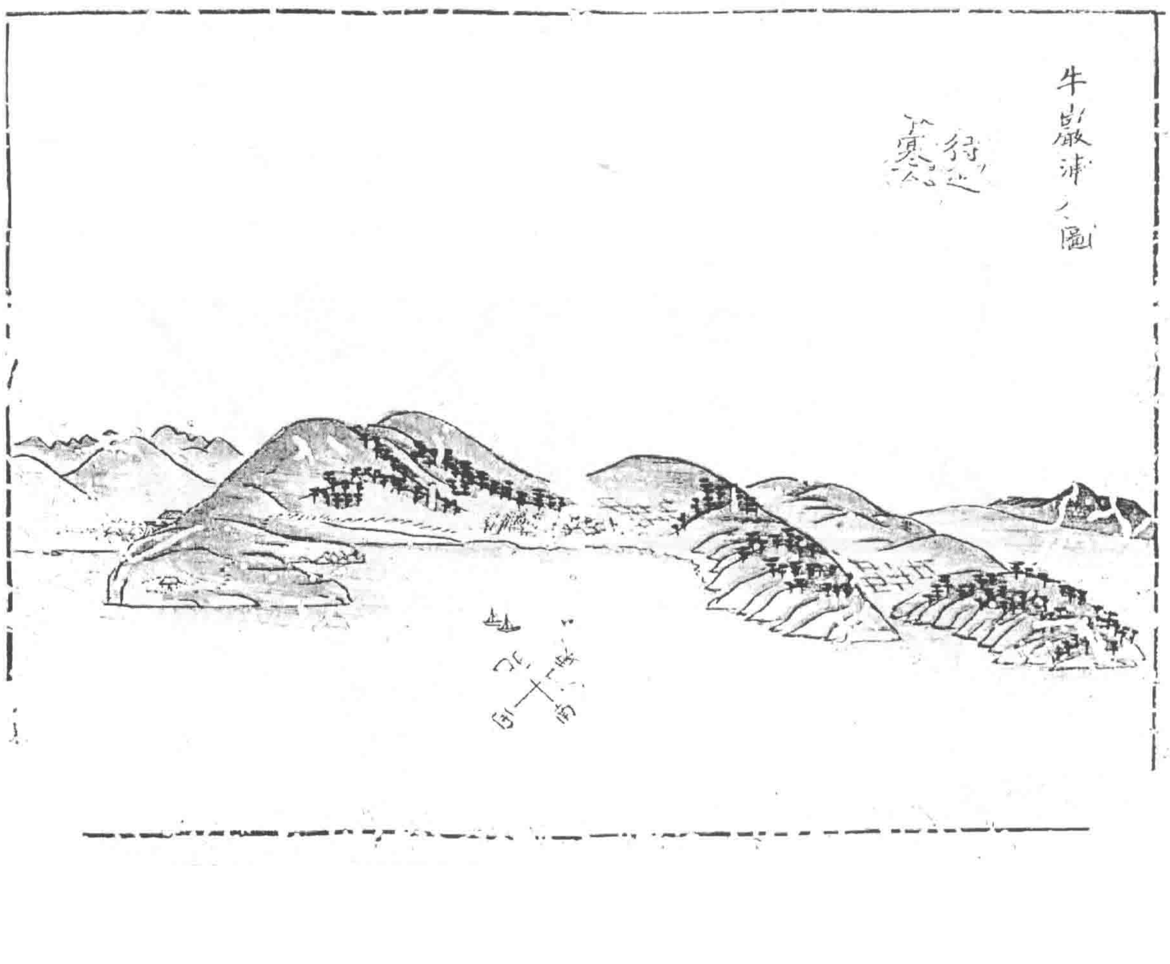
夜食盆五坐、内朱外青黒、聊表寸情、奉贈之、願笑領也」
十四日、釜山僉節制使、使其屬官人來、贈書簡及物
種、其書曰、
重溟涉險、
旅履安宕、
聲光載邇、奉接未由、書不盡意、物愧菲品、
照亮不備」
己卯九月　日　釜山　印文 釜鎮節制、

玉色詩箋紙壹束、牛黃清心元參丸、龍腦蘇合元
貳拾丸、紫金丹肆錠、播餅伍圓、別藿香貳兩、
別黃毛筆參枝、眞玄貳笏、團扇壹柄、燒酒貳鐥、
紅氈咪壹貼、粘米參斗、赤豆貳斗、生清壹升、
紅柿參拾箇、　際」
余病日愈勞、腰脚不起、不能面其人、且前日強作書
以謝于東萊府使、增痛傷、故不能謝僉節制使之書、可
恨可歎、
自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事詳于後篇、因不次日、于此
以下敍之」
二十五日、東萊府使又使李德官來、贈綿布數疋、德
官示其目録、且點閲其數、目録如左、
代官白木參疋、
附役白木貳疋、
從人及沙格等二十二人、各白木壹疋、
合白木貳拾漆疋、此是朝鮮王所贐也、以寒冷時汽贈之云、後日聞語對列官人矣、
其簡曰、
承拜　覆札、辭語懇縷、乃以海路津送、感頌
朝廷德意甚得體、援良用欽歎、石尤風借便、
芝字載近、雖未傾蓋、叙懽猶折簡、通情邂逅奇事、忻聽
實多、時當搖夏木道、漂流節過菊秋、水宿淹滯、天寒、北
陸、叵耐旅次之苦、日出東嵎、定勤鄉

國之望、至於副官沙滈黃、爲客地孤遶他人、聊猶怛中、同
舟當作何心、頃有助殘、想慇懃悉節候
僉起居清裕、菲品修儀、事出表情、本不足稱道、而答語
鄭重、又以木器五面投贈、製樣華妙、受言珍謝、但古人
云、禮在於有余、夫擡擢攙傾之餘、雖無田禮、庸何傷也、
數種些略、復此卑好、不備、
己卯九月　日、東萊、印文同前
王色綿紬伍拾貳尺、去核綿花貳斤、藥果漆拾立、
藥醪壹瓶、鷄伍首、鷄卵壹百箇、
余以病不接李德官、
自二十六日夜至二十九日、西風大吹、
二十九日、對州官謂哉船長松元曰、風知天晴、即當
到于釜山浦、船中皆喜焉、
晦日、天氣清朗、自前夕韓舟數隻來泊于此浦內、物
爽、用上發大銃二回、其聲如雷、響韓南天可二里、平
日山西北風發、太多浦令舟人仙助者質於對州船、
我駕船則韓舟八艘牽綫而行、其他對州官所駕二
三艘、乃揚颿而行、時得一峽、南巖疊々數百步、得
太灣、即釜山浦也、釜山即鎭城也、而僉節制使所居
焉、浦口有島、曰牧島、周回一里云、島之左海水淺、而
大船不可通、其右即巨船之通口也、灣左村落相連、
曰一谷、曰坂下、曰古館、曰蘇戍、曰釜山、釜山

城枕海、堞壁數百歩、而兵野相連、一里許而有浦口、
牛巖村居百有餘家、我駕船護送船共下碇于此浦、
自今日至明年正月十四日、即發歸舟之日也、留于此、
十月朔日、文祿中征韓之役、
先公苦戰泗川大勝之日、實當今日、二百年後、臣等漂
流而得至於釜山浦、其古戰場亦在近云、於是乎仰
慨懷感慨悲壯、拭刀拂槍、揮淚作詠、得七言律古
首、別錄之、
二十三日、李德官以東萊府使之命、與對州通事間
來、通事譯其言曰、昨日王使至于東萊曰、貴人當此
寒冷、得無傷、且盛夕之用無乏耶、東萊府使乃使
德官問饑寒云爾、時余病少愈、未沐浴、
之謝之、德官歸矣、
二十五日、對州官使人言曰、東萊使者亦至、余節導
服而、對州通事伴李德官而來、德官因通事而
謝接故、因通事謝之、自前日德官屢求余、以病辭
面接、故亦謝之、彼亦如奈々病愈、德官又曰、適軍曰、
以朝廷之命、饋粮米、其記曰、
料米拾參斗、
饌物價米參石陸斗捌升、
合米肆石肆斗捌升、
料太壹石五斗捌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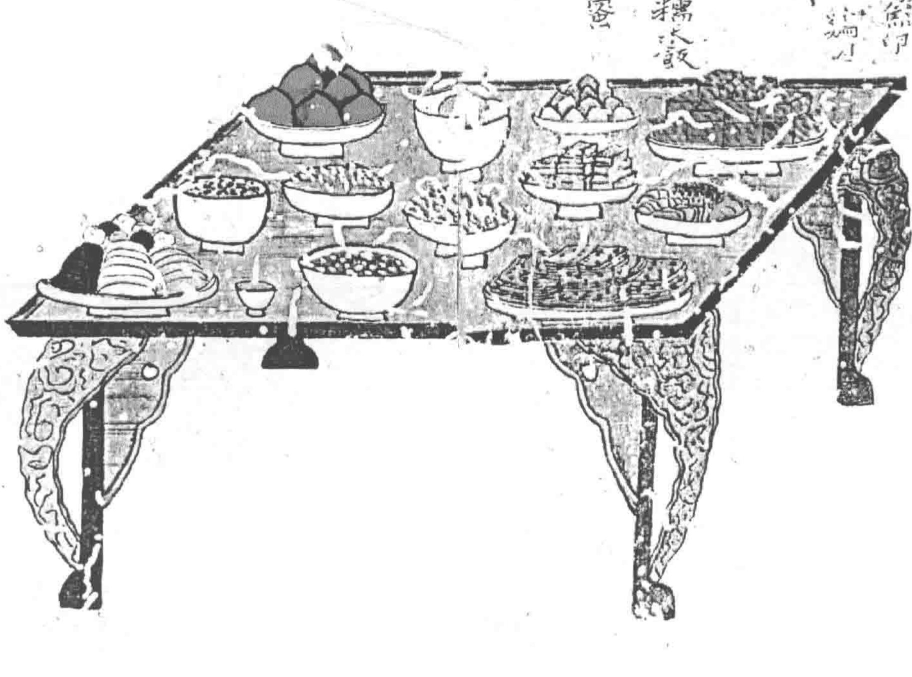

東莱山
釜山鎮
釜山浦
草梁
牛巖浦


牛巖浦之圖

己卯年十月　日、印文東萊府使兼守禦將印、
別有所贈、〔□〕高之目録、今省之、通事亦曰、東萊府
使饋云、余即謝之、必須韓菓子供豊膳二卓於我二
人、乞勸酒行觴者許、日本語、余詞問之、通事曰、常
來往於此館、故能言爾、卓子縱二尺許、横三尺許、
饌具如此、一云餅、青黄白三色、餡、麻形菓子、一
是清蜜、一是糯米飯雜之以栗棗乾柿、上著松子、色
赤、一是鷄肉薄切雜卵与麥粉蒸之、一是
魚軒海參鰒淸魚卵、一是菜菓、蜜與麪蒸之、是鳥
肉羹、一是煎鰒若炙、一是藥菓、以米粉作
油清蜜謹之、一是赤集米、一是生栗、一是梨、以蜜汁
烹之著柏子、一是生柿也、我二人賞之食之、且進之
通事李德寶二人、不食我二人、大半食之余亦賞
其糯米飯、因通事而問其製法於德官、德官曰、後日
當問庖人而記之、薄暮德官將辭使移喫餘物于我
器而歸矣、余退于船廳内、席上有一簡、即披閲之、其
書曰、
船中一行、當此日寒水上冷處、想多難耐、雖然、此時適
是初冬、日氣或多温和、越此未歸、若値隆冬大寒之節、
則必有疾病之患、且風勢甚猛、雖欲回帆、亦不可得
矣、留館人則不念事情、徒欲使之久留、甚可悶也、漂人

食卓圖

赤集米
栗　藥菓
梨　菜菓
柿　煎鰒　糯飯
鳥肉　清蜜
餡



送還書契、匪久從下來、須諒此意、爲速歸之計、如何
〻〻

二十七日、余以書謝於東萊府使曰、（書則二十六日所作）

尊公太平奉祝、漂客無恙、望休 尊慮、夫崔
貴朝數政、不遺使人能蒙其 恩義、且前日次 命問
寒饑、恭拜聞之、往日既給白米許多、使臣隷舟人豫得
防寒、昔日亦忝寒饑之問、殊米太之饋、敬受領之、如之
香味之給、齊膳正劉餅飯炙果、得醬醇乎美酒、既醉又
飽、甘露消內熱、溫氣退外寒、有餘置之、尚腸中大仞
墻高山仰、疊々徒是戀々耳、雖微進久吸喫、雲水然前
沐庇仁之慈兮、浴逢萊之德、擧是恩波之及也、鄉思一
日千秋、但因恩其時息竊愁、輕陰澌履霜、將至陰冬
猛風之節、甚悶慮之謂、日京之暖、斗北之寒、水居陋
棲、庶幾無疾痾、急欲促歸計、 高諒卑情、 惠澤不知
所言、聊以奉謝、恐惶敬白、
己卯十月廿六日、　薩摩國　日高與一左衛門義浩
安田喜藤太　義方、

奉呈
東萊府使 王机下、

又謝釜山僉使、（此亦二十六日所作之書也）曰、

嚴然壁疊、威名久轟、未得接 高貌、寒冷平靜、伏賀祝
前日舟從于於多浦之日、 恩幸遠至、紙筆墨藥楯酒
及數種珍果贈給之、欲謝 芳情之際、盈缺見移、今也
繫舟於此津、舟表望視、自愧息惰多罪、伏乞寬恕、贈答
亦不任意、仰 高諒、耳雖却以拒其罪、而不忍默、自負
罪、奉謝 惠志、頓首敬白、
己卯十月廿六日、　薩摩國　日高與一左衛門義浩
安田喜藤太　義方、

奉呈
釜山僉使 王几下、

十一月三日、東萊府使使李德官來、因通事問饑寒、
且曰、前日之款書至焉、而亦使謝之云、又問報書誰
作、誰筆、余因通事答曰、對州諸君之厚情、與貴國之
惠情、兩是有司之執權、合身心共安、敢謝其至德、作文
執毫、即鄙生之所爲也、以少病故、書亦甚拙劣、特自
愧呈醜可、德官曰、書殊善矣、向者余聞德官以糯米
飯之製方、此日德官請紙筆、而書曰、
糯米屢炊、蒸爛、生栗烹之、去皮、大棗亦蒸乾、摽合三種
果並細切、盛於甑、爛蒸、而盛於甑時、布米一層、米上三
色果鋪之、又布米一層、又鋪果、爛蒸後出、盛他器、清蜜
眞油注之、又以清醬少許注之、更蒸食之、
余因通事謝之德官、又執筆將書、通事見之、即疾言
似禁之、德官乃已矣、有頃德官歸矣、
十四日、余疾微愈、欲詣步行、而請下陸於對州官、通





事津吉氏、卽誘余、乘脚艇、到於牛巖之南浦、對州衛卒亦同舟、余則從臣僕四人、使次郎持刀、朝鮮通事出迎于浦上、郊行數百步、設席於麥田、有賤子數人往來、津吉氏曰、使彼相撲、余曰、實是一奇觀也、津吉氏乃呼彼而命之、勝負數回、津吉氏每以錢予其人者錢文曰常平通寶、

十二月二十三日、晡時、東萊府使使僉知朴惟清來、因對州通事慰問寒時滯留、東萊府使之簡曰、

頃承 覆札、情致諄然、且慰且荷、難以名喩、玄冥弭節、青陽載回、

僉旅况履玆佳勝、久已牛巖之移泊、尚未馬島之經歸、孤舟絕域、客裏送春、想應 思歸一心、如水東注、勢有牽碍、亦將奈何、卽聞飛船漂在右沿、到館日似當得向報、回奇也、玆將菲品、庸伸候儀、不備、

己卯十二月　日、東萊　印

燒酒拾鐥、　藥脯壹封、　鷄煎壹器、　藥飯壹缸、
藥饍壹缸、　乾柿肆貼、　胡桃參斗、　畫本拾帖、
別壯紙貳束、　西草參封、　際

余因通事謝之、惟清因通事曰、請必復書也、余曰、今日已暮、請待明日、爲謝書、惟清曰、固期明日、是所望也、惟請歸矣、

二十四日、余書以謝于東萊府使、且詠其所贈之十

幅畫圖、作五絶十首、以贈之、為謝、其書曰、
同寄逐白雪、春陽照案頭、父荷藹藹之恩、牛巖之氣
色、漂容增鄉思、烟雲雖碍山岱、風水自察舳艫、恭聞飛
船將到、猶洹寒之水、得與翠以濟也、歡喜頗添佳節之
景勝、仲之以酒脯雞飯饍沛挑焰紙及画、復加恵情、謹
奉謝、聊題其画、以螢爝、頓首敬白、

己卯十二月二十四日、　　日高與一左衛門義柄、
　　安田喜藤太義方、

東莱府使王几下、

題画十首、

老子、
出太函關、不閲書、似有禁、丹青飜紙上、仙氣入意輕、

梅樹宿鶯、
香經寒苦發、色逐首春生、鶯亦非無意、蹈花雙足輕、

鶺鴒、
鶺鴒眠花樹、好風春暖時、添來長日永、偏覺日行遅、

醉臥圖、
斗酒應傾盡、百篇詩自成、家童呼未起、醉臥石泉清、

歳星
佳氣東來日、歳星芽淑春、徐徐攜白鹿、眉壽映青蘋、

鳧鴨
垂巖牡丹發、顧没兩鳧鴨、花鳥終無去、幾春共相狎、

人書岩壁
彩毫題翠壁、應賦別離情、我亦同遊此、唫心學楚聲、

王母
漂泊牛巖浦、畫成王母來、瑤池非命駕、安得盪金盃、

月梅
春禽未知曙、兒弋宿香風、非啻仙郎夢、雙雙在月中、

皂鷗
浴景靜朝暉、皂鷗休翠微、自兼春節到、應向東嵎飛、

文政三年、歳次庚辰正月三日、大雪開颺之期方近、乃
因對州館贈于東莱府使、以朱漆層撞一具、而告別、

其書曰、
新歳瑞表、萬壑豐兆、
貴國太平、恭祝之、漂客無恙加年、望休尊慮、
對州公處分、近日促歸帆、卑情戴歡、伏以自去秋到
安波浦、數月于此、深浴
貴王之盛德、高仰
貴國之恩義、因尊公謹奉謝之、遂無傾蓋之期、長恨
東北之別、悵懷亦奈何、聊以朱器一層、表寸情、仰冀笑
領、多幸、不備敬白、

庚辰正月三日、　　日高與一左衛門義柄、
　　安田喜藤太義方、

東萊公玉机下

五日、哺時、對州官船遣卿艇曰、朝鮮王使李德官來、
我二人清席章服待之、乃對州通事洋德官來德官
因通事示目錄如左、
別贈雜物價米肆石拾壹斗參升、
料米壹石參斗、
合米伍石拾肆斗參升、
料太壹石拾參斗捌升、
庚辰正月　日、
別有贈于日、今首而不記焉、余乃因通事謝曰、辱
辱　恩惠、實高山深海、去冬十月、給粮許多、我輩藏
之、而今猶全存矣、豫所備渉海之用也、而今日亦
賜數石米焉、粮米若盈則何辭之有、藏米猶有餘矣、
請辭之焉、通事譯以語之德官、因通事答曰、別贈之
粮、即朝鮮之舊例也、勿辭受之、通事亦諭以不宜戾
其例、我二人議而令舟人點檢而受之、即因通事謹
謝恩義、德官又出一封書、將贈諸余、通事制止之、德
官姑已焉、而遂親贈之、題其封紙曰、
薩摩州漂船二十四人、
其書曰、
渡海糧米拾陸石、
際、

庚辰正月　日、有大印
夫釜山浦、即
日本通港、而韓人各能倭語、彼糧米拾陸石、既以別
舟饋來、韓人數人立于我船、説我船長及臣從舟人
等曰、疾藏諸船内、對州人制止之、我輩固欲辭之、余
閲此目錄、而因通事返之、通事曰、此是東歸舟之日
當贈之也、余曰、既有餘矣、焉為可受乎、對州人即指
揮其船而使移彼米于官船、於是船内諠譁亦從罷、
為德官齎一封書一軸卷、形語而總贈諸余、余亦形
語而閲之、即東萊府使之所贈也、其書曰、
歲前　屢煩深慰、且以詩題十絶投示、藻思韻發、甚可
愛重、不啻拱璧奉玩、再三居然至、衛東指、歲籥載新、仰
惟
僉旅、次啓居、茂膺休福、禮行飲餞、期臻解纜、經年殊域、
久詠旄丘之葛、逢春故園、復尋栗里之松、作伴還鄉、其
樂如何、顧此當罷之際、登山臨水之懷、不能自已也、拙
句猩似、而未免冗蕪、不成報章、永以為好而已、千萬惟
冀利渉、木道永嘉、不備、
庚辰正月　日、東萊、印
蓬萊
漂伯
乃披其卷、有詩如左、
奉呈

薩摩州代官公 命詞云、
東連滄海 國分區同軌同文、朱始殊萬有千年隣誼
篤惟誠與信乃元符、
風送東嵎遠客船、遐方淹泊既經年、來時水國黃梅雨、
歸趁梅花未落前、
危舟極濟幸全完、海路偏知行路難、況復吾人才德備、
薩摩州内長遊宦、
尋常饒廩有加豐、資之從來禮不同、口道
朝廷優恤澤、天高地厚頌無窮、
受命邊臣鎮海門、禮賓終始 聖朝恩、翩翩尺牘時
還往、猶阻盈盈接笑言、
瓊詞寄到足驚人、回相言襲新、絶篇皆絶調、
不論魏氏眾華珍、
徐市祠前碧海春、滄波舟楫送歸人、世間豈有長生者、
求藥佛山鮮笑怎、
鰲戴三山特地高、鵬搏萬里意何豪、知
君忘却漂流苦、觀覽茲行壯所遭、
熊野芒芒跡復留、半歲歸客駕長風、歸來不患迷方向、
鶴首扶桑曉旭紅、
霰雪經冬蓬海濱、新春發簡元辰至、天掛帆歸無恙、
風水開檣情有神、
佳辰行近上元宵、人去滄濱一葉飄、悵望中天新月色、
秋風兩地思迢迢、
滄海前頭問後期、人生邂逅復何時、美曾太古民來往、
令德昭明保壽祺、
庚辰上春　夢硯齋　印文　逢ム　僊伯

恭祥登說辭
日曉公、對州官伯諸官、復書吏等琉住人曰、
貴朝以餽贐之禮、賜米穀數石、謹領受也、伏奉謝之、且
舊臘奉呈短詞、和之以春雪、賠投珠玉、實歸緻之珍
寶也、殊感、卽讀其經年淹泊、時蒙憐得究之道、廩
給之豐、待賓之禮、感謝盃之繁、自憾無言不滿一
乘猶邀泰代求藥之詐也、其歎、大鵬
路難、鶴首仰旭日、方在至近歸帆無恙、而掛順風、兩地
之思望、戴令德、以禱壽祺、十有二絶聯環高調、皆盡
始終之意、併忝利涉之慰情、特思去留之事、則紛漂到于
馬梁鎮、來問 貴國法、助給糧餼、自初日、而一日三
時、每時二人一 式二十五人一日糧、以斗五升賜
之、夫大洋漂難 雖其逃漂、載之物纔然、不給米包、此時
向存許多之糧、敘同載之、為雖然、而恭辭
受之、爾來到于太多浦之際、日日以其斗升賜之也、固
有棄餘之糧、且有斗升之餘、如之自太多浦、而以五日
石式之糧賜、以其為朝夕之飯、而況去冬、以朱太郎

東萊府使官印并
釜山僉使印圖



東萊府使兼守夷將印



蓬萊港伯

山東萊府使之號印也



釜鎮節制

朝鮮刀圖

外飾同日本刀而上官人等太守公使萬戸等也兵卒員之我僮僕竊拔見之内無以鐵作之刀形長七八寸許全體而自柄頭至鞘尾長二尺五六寸許小刀稍短於大



并給之此時既遞別贈之而受領之頃以為渉滄溟之備今猶令停而抑有投棄之餘有助給之餘且有去冬之給也數月之飯猶忽餘矣而今日又敬拜受別贈雜物價米及料米舟人從等以之既足則鮮爲以何愚為前日已此對州諸公纔求足矣勿別以渉海之糧亦是以為之有今日之賜豈將以飲而可貨取乎既飽又以之分配之於臣從舟人亦足矣今茲竊視賜於舟人二十四人之題書料米拾陸石者也蓋為渉海之糧者乎而開餞飲之日給之也恩義既已矣如斯而存其餘亦如斯可敢忽從還京之給乎乞勿以其拾陸石者給則亦永感也矣

盛德仰乞勿賜之冀毋使敝生不安也實情真如此以不恭不敬而無咎幸甚前日雖奉告別情更拜承貴諭謹奉謝　貴朝之恩義誠恐敬白

正月七日　安田喜藤太

日高與一左衛門　義方

東萊公宗机下

此日對州官以點者入朝鮮王賜餞之事吏我輩上陸乃與日高爲之八上汁巖村而出而有欲營即往日對州官所講也而以暮色定差等初至一營舍曰休息所對州官亦揮氏亦前日李德官所贈之渡海糧米目錄于饋其之我輩同歸爲亦御氏強之

不得已而受之、津事即見後篇、而又至一營舍、見對州裁判內山氏、曰、謝朝鮮月萬宿之恩、內山氏曰、當以傳於朝鮮官也、乃辭而還于初營、對州官中村氏及某氏拱爲、必須辭、朴僉知、李德官來、並次席、對州官各立而相揖、惟清德官坐爲、我輩拜以吾　國禮矣、惟清德官因通事、示一封書於余、通事曰、二韓人所贈也、其書、

大口魚二尾、其他有一種、今忘其何物、

庚辰正月　日、此處各書四字、今忘之、德官　李僉知、各有印文、今忘之、惟清　朴僉知、

乃因通事謝之、東萊府使亦有贐、韓人持來、備席上、通事以一封書示之如左、

餅一封、乾柿三連、大口魚二尾、酒一陶、

庚辰正月三日、

亦因通事謝之、而前日、東萊釜山之書、箇數封有焉、則於船路、[illegible]

有頃、韓童供饌矣、我二人、對州官二人、通事二人、韓官二人、每人各一卓、十六味、盛之以碟若碗、一是焦糯餅、一是焦發餅、一是索麪、一是生栗、一是烹栗稀、一是白粔籹、一是赤粔籹、一是生清、一是醬汁、一是生羊肝、一是蝦、一是水烹豚肉、一是卵衣豚肉、一是鷄卵、一是乾太口魚也、而其肉各植綵花、以青紅白三色紙造之、所謂似做本邦禮飾、井折肴、惟清德官因通事曰、斯是國王爲餞貴人也、所食淡薄、乞下箸、余謹謝之、通事譯余言、童子須觴杯、用肥前窑、所謂煎茶碗者也、對州官曰、雖無可食物、生栗若卵、食其一箇、倭客或食之、一般韓人太喜之、我二人曰、固欲食之、吾薩摩、山發之國也、豬熊之肉、常食之、且琉球嗜豚牛之肉、我輩少在彼地而所嗜也、況朝鮮王所賜飲饌、不可不盡也矣、余病雖瘉、腰脚未健、扶於從人、而到于此、從深感恩德、而語日高曰、飲朝鮮酒無復他日、宜傾數盃、日高以爲然、乃因通事曰、美酒珍味、他日欲飲食之、而不可復得也、自進、自強、謝其賜、德官因通事曰、幸甚々々、乞傾數杯、乃炙食肉菜、余傾六杯、日高飲七杯、每飲韓官可膝大歡笑、對州官、即食埜栗一箇、酒則不酒一杯、飲食既終矣、余議日高而因通事謝韓官曰、淹滯　貴國、而忝動救自馬梁鎮送此津、泊米菜魚薪、受　朝廷之賜、　恩幸莫大、去歲東萊府使給米穀數石、領受而豫備渡海之料、前日　朝廷更賜別贈、今日申賜渡海糧米、前日之給既有餘計、故今日之賜、則固辭之、然對州官以　貴國例法強之、而不可矣、我輩亦不可拒其例法也、而領受

之文寧厚誼、讀、奉謝之、通事即譯之、我二人頓首、韓官將歸而立對例、諸官亦立、中村某氏謂我輩曰、請貴君等亦立而俟我輩之所為也、我答曰、我輩則以日本禮拜矣、彼又強之、余曰、請許之、於是對例官与韓官相論、俄頃對官、韓官皆坐、於是乎、我輩以國禮拜韓官、韓官亦倣吾禮而拜矣、既而彼又立、中村氏曰、貴君等之意已盡矣、不如斯則韓官不饜也、從之再三、余與高相謂曰、好如彼之意、乃立而如揖、惟清德官、進握我二人之手、余因通事曰、久在貴國、殊悵別、彼亦因通事曰、海上平安歸貴國、韓官辭歸矣、我輩亦辭席、對例官二人、送我輩而別於浦上、

朝鮮漂流日記卷之七終

前篇大尾

此書也薩安田君歸自永良部嶋
後詳中遭大風漂據到于朝鮮國
目記也文辭叢藻語意金石讀之
者誰不能戰慄感其戈識與實行
乎方彼韓人應對繁雜之時專不
外右文左武不辱國家之事於他
國之念且至詩歌之末枝亦不少
損令名不亦壯乎古來我邦人漂
着于異邦者雖多皆是船子商夫
之類而未聞如是有文武士而到
也今如此則天使此弋知於殊域
乎抑亦使彼國人不謂秦無人者
歟今安田君爲大坂邸監職亭亦
有藩邸事以故覩此書敢識訓以
感之爲耳

文政七年歲次甲申首夏

浪速令梁高元敦

曾根俊虎 著

南漂安南記事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南漂安南記事序

余夙憂歐洲之強暴凌侮我亞洲衰弱、於是與同志謀[?]立興亞會、其意在挽回亞洲之衰頽、壓歐洲之強暴、噫吁興亞之事、日夜關心、不安席食不甘味、[?]撫膺太息、血淚[?]或怒髮指眥、揮劍斫柱、嗚呼如今歐亞強弱之勢、何相反之甚、試觀中古元朝北伐東攻無不勝、南征西討無不利、竟席卷全亞、餘威遠及歐洲、何其雄哉、何其偉大哉、以今觀之、亞洲之數落々如晨星、印度為英所奪、緬甸亦為英之藩屬、西貢占城為法所踞、呂宋為西班所略、爪哇為阿蘭所取、阿瑪港為葡、香港為英所有、如波斯阿冨汗阿剌比諸邦、遺靡不振、名雖獨立、實為俄英之附庸、嗚呼自古之大國名都、要害海灣、盡為碧眼人種所侵略、豈不悲痛哉、如俄窺伊犁滿州也久矣、已奴棒太於版圖、逞毒鋒於土國、又窺高麗、如英不啻侵掠香港、以鴉煙殺害蒼生、何其不仁之甚也矣、凡歐人奴僕視亞人、甚至鷄犬視之、或馬牛視之、屈辱凌侮無所不至矣、豈可不慨哉、余狂愚不能甘受其屈辱凌侮、必將有以折其勢滅其焔也、無他唯在亞洲諸邦連合、共知艱難相救、緩急相援而已、如日清韓則同種同文同教、唇齒相救、固不待論也、夫安南地者、二万三千五百方里、土地肥沃、物産繁殖、戸口殆二千万人、亦我同洲同文同教、亞韓之一國也、南近在廣東西、雲南、與暹羅緬甸老撾諸國接境、亞細亞東岸中央之関門藩籬也、於是法國私逞意欲、既已略奪西貢、而多置兵、吐窺隙日久矣、竟今日開釁、遂襲迫國都、將闖入関門、窺覦雲廣、嗚呼豈可不慨哉、夫安南者亞之藩籬也、而我之旧交也、歐州者、我隣國也、而我之新友也、人唯知結好於歐、而不知修好於安、知遠親歐洲而不知近治藩籬、如一旦有緩急長駆闖突、防禦無策、而始欲治藩籬亦已晩矣、今邦人沈酔歐粕、而不知亞細亞諸邦之形勢如何、是失先後本末之序也、余所以慨嘆而不能止也、今譯此記事、聊欲使邦人知安南之可修旧交、而艱難不可不相救也、

明治十六年五月中浣誌於麻峰書屋

幕天嘯雲逝子

南漂安南記事

興州漁父　源三郎原書

幕天遊子　曾嘯雲譯評

寛政六年八月念三、（清國乾隆五十九年安南國景興五十六年）陸奥國牡鹿郡有舟師清藏者、欲輸穀諸品於東都、其水夫源三郎等十有六人、解纜於石巻港、廿四日投錨於寒澤港、有事淹留數旬、九月廿七日正午解纜、順風南航兩晝夜、廿九日、風轉南、晝夜北航、三十日上午八時、風轉北、申牌天如潑墨、颶風暴雨、咫尺不辨、怒濤侵舩、遂破梶折、只小舟風益厲雨益暴、清藏自知必死、勵舟子、以風雨未歇、状殆危迫、倒斫檣或可以免、於是舟師協力斫檣投諸海、念佛禱神、漂流浮沈三晝夜、

十月四日、雨已歇風少止、正午舩頭得一島、形似八丈島、舟子大喜、以梶當檣揚帆赴島、時逆風再與檣倒帆飛、鯨濤啖波、舟將覆、從是晝夜風候不定、朝變暮轉、風愈狂雨亦暴、波濤狂湧、出沒浮沈、或如天上、或如陷海底、既取火炊飯、晢嗟粒米、纔露舟中二旬有六日、

三十日辰牌、風歇天晴、方及有再生之意、然無水夜不能飲、雨帳渇如焚、苦不堪言、

十一月七日、清藏謂水夫等曰、我氣已竭力亦衰矣、果可為陳所倚者神力而已、親斷髮投海、遂禱国王、水夫等皆傚之、請雨徹曉、

八日上午、滿天潑墨雨大降、從辰至午、舟人初醫渇、耳覺再生、遂拜天照太神、（天照太神者日本開国祖）盡將函桶鍋釜之類、蓄雨水充炊飯飲水之用、違日尾檣討發石卷港、至今日已七十餘日矣、今雖得水醫渇、勝破檣折帆不能帆、唯任風濤漂流于大洋四十餘日矣、惟見漫々蒼天連碧海、夜月與朝旭出海沒浪而已、舟中不慣氣候、動起身體腫脹、色青黄眼深凹、以指推午足、指迹深寸許、無復藥劑療病、舟人悲嘆、禱天照太神、任風南漂九晝夜云、

十七日午前七時、初見一島於未申、相距里餘、然舩斷損、在水深六尺、不復能漕、惟任風、而下午達該島、登陸、細個不見一人、會天已暮、長風吹怒、孤月出濤間、影照客愁、舟人皆憶鄉悲嘆、或有淚下者、中有六旬老翁及十三歲童、病在卑相扶、曰我羅此

病疫不能起、願供身于神、以禱諸兄之無恙歸国間者、皆為悲泣、留四晝夜、氣候比之我陸奥殊覺暖和、海水濁而黄赤、

同廿一日正午、余當食西望、認一舟大聲呼曰、船来矣、舟人皆起、見一小舟從西而来、已近一丁餘、我輩大呼擧手請救、彼望見容貌醜悪、且発大声、駭懼轉棹却走、於是皆同聲揭紙擧手為悲嘆請救之状、舟人復進著陸、一漁舟有漁夫五人而已、巻髪而無鬚、會舟師清蔵有病、故余代而曰、我等是日本國舟人、為難風所漂流来此島、幸賜救焉、漁夫不答、余暁言語不通、把筆記曰、這國謂何、我輩係日本国舟人、為難風所漂流来此地、檣折舵碎失帆楫、舟人亦罹病、幸逢再舩、官如有情、幸救我危、彼亦筆曰、這島是安南國領也、日本所謂日下国也、吾等應救諸兄、宜安心、乗我舩、於是十六人、整行李、皆共轉乗、去島西行五里許、日暮到一小港、投錨、有人戸廿餘軒、云西山小邑、漁夫五人上陸而去、經數刻而二個官人與轎来、從者八人、三漁夫亦從、其中官進舩示一紙、紙中有云、舩主一人出陸、備語以難舩事情、於是余代清蔵出陸、拜官人、詳陳難舩之始末、亦告以同伴中有二人重病者、備請保護、官亦筆曰、汝等勿顧慮、不日奏事情於國王、二病者先須乗輿、無病者歩行以從我来矣、於是余與舟人皆上陸、從官人而行、途上両側畦畝、種東瓜茄子西瓜等、又見梅子竹笋等、如本邦四五月之氣候、更不覚寒冷、於是初知去本邦已遠、行一丁許、至一空房、官人筆曰、汝等数日當駐此、汝不幸逢難舩、身體疲勞、如直與食、恐害其身、故與以碗粥及粗菜、戒以無大食、

二十二日、長牌官又来筆曰、從此換粥以飯、厨夫會飯及菜魚鳥獣諸肉来、割烹甚可寧、我等淹留二十餘日、見土地風俗之樸淳、與官人待他邦人之厚、則國政之美自可知也、隣家有老翁、日日来往、為筆話、互序両国之風俗、得慰旅情、

十二月十五日、長牌官及與醫者及通辯、自從王城来、令我等同上船、而溯河五晝夜、

二十日、船達于王城川口、知蘭、廣東、阿瑪、諸国商舩如織、帆檣林立、不聞而知貿易之繁盛、御望高山聳天、碧樹凌雲、午後從官人上陸、乗輿進行、同行者有騎馬三人、中官十人、下官二十人、衛兵與夫等共六十人、合計一百餘人、毎街皆有門、商鋪櫛比、賣買之

狀恰如本邦東都、過數街行里許、而入故王城外郭之旅舘、途上集看者如堵、舘幅三間許、長八間許、有樓、清潔、有接使來所、前都是前庭、寬寬、繁盛、官府我等以下官二人、僕夫一人、厨夫一人、接偶奉勤、於是我等十有六人、初安眠、到曉、

廿一日、辰牌、官人來告曰、國王憐汝等、從今日日與以錢五貫文、米貳包、亦賜謁見、當在近矣、汝等如有不滿意者、當詳語下官、當給之焉、於是余謝曰、国王之恩、賜我輩銘骨、豈何為不滿、唯所願同輩六人、若已痊、無後医藥、伏望官府憐之、賜以一包藥、假令病者歸黃泉、亦無遺憾、官人諾而去、

廿五日、辰牌、官人來告、今日國王（王姓阮名福映）賜謁見、故吾當導汝等而進王城、於是遺重病者二人於舘、十有四人、乘輿至于王城門前、途上集見者滿街、無復餘地、然無一人遮路者、又可以見王法嚴、於是下輿步行、兩傍皆官屋、門多掛滃月形之額、街上濟濟、人亦不雜沓、屈曲而行三四丁、至內郭門、地似比外郭門、高三百六十尺許、門畔有望遠樓、高四十尺、有人常望海也、城不異、右方有製藥房、共蓄藥庫、已入內郭、至宮殿、殿柱塗以朱漆、又雜以金銀、構造之美、亦堪驚目、左右有椅子、飾以金銀、鋪長三百尺、從響導入別殿、國王裝以緞綾、皆黑色、坐金銀椅、有一童子把寶劍在王座後、又有二王子在側、衣裝亦黑綾、頭戴金櫛、左右官人、皆以青黃白赤絹包頭、或戴甲魚、水牛一角等之櫛、蓋氣窮之國王、年齡四旬許、寬仁之色顯于面、皇子皆纔二十歲許、美而威、一見知其丁回又通辨官進于王之前、奏日本漂流人之謁見、王使通辨曰、汝等須安心待便船、當送本國、好包藥療其病者、是我等不堪感謝、三拜謝恩、謁見已事、亦從官人還旅館、今日通辨官即前日至小西村者、而清国南京人、前在本邦長崎數年藝、故普通本邦言語、我等備告病者、以謁見之景況、悴憐懺之、願又包藥之請、皆被許、病者聞之相與感泣、這日暮、府當食門前喧鬧嚷、又數十人直入庭內、見我等食飯、而又含笑、我等不怒曰、我等方食可急去、彼等不解我言語、集者愈多、我亦能可食、亦堪怒、其中相拍倒數人、會下官回、告以故、下官大怒、執頭領五兩人、毆以二十杖、餘皆雲散、余問土人來集之由、下官曰、彼等來者非有惡意、唯欲見汝等風俗而已、故國食飯不以箸、而官用匕、小民用手、國風

侘椅而坐、今見汝等屈股而坐、以箸食飯、故相笑而
已、後無復可又至者、迎交又日多、聊以慰旅愁而
十二月三十日、辰牌官又来諭曰、今夕是除夜、故我
国王與汝等以豚子各一頭、雞一雙、茄瓜青菜六品、
我等再拝受之、時有病者六人、就中松頭清藏也重、
身體疲労、書部衛不能食、我等百方看護、晝夜不
離側、国王亦賜以醫藥、
安南国景興五十七年正月四日、即我寛政七年正
月四日午夜、清藏竟没、黄泉、我等悲嘆不
容言、他病者亦為増悲傷、三日不通食、踰数日葬於永

長寺、寺者禪宗、為国王之葬地、住僧名法雨、年殆古
稀、寛悠好禪、師寺中松柏楠繁茂、群鳥悲鳴、等天
蕭寥、寺之結構亦巨、本堂後部有座禪堂、佛殿、前
面有觀音之金像、佛殿北方有国王数代尊牌、南方
掲當時開山之図、別房又有法雨和尚自写觀音之
像、葬日、則王城之官人三十餘人来監、都從国法之
葬禮、我等十人及官人僕役百餘人護棺而行、衛
道家子之男女、皆出門拝揖、流涕或以線香焼
芳香或供菓類而行、棺同情相憐之誠、筆不能記、口
不能言、已到入寺、寺内有黒衣之僧六七人、導棺至本堂

法雨亦出迎、衆僧念經数時、木魚聲止、然後埋葬於
堂後墓地、棺以堅木製之、板厚三寸、外塗以漆、塞其
縫流通、製作之精、大小長短、毫不似本邦製、而頗清
國製、此後五人者、飲食不下咽、前後相繼而没、每
葬埋墓皆如清藏之式、鄭重甚至、我等已失六人、晝
夜悲痛、想郷之念愈切、而待便船之日如三秋、
二月十四日、官人来告曰、明日是釋迦寂日、故本邦
人襲衣到寺、賽佛、往來甚為繁、汝等滯留未知其
期、国王許汝等以御徊於各地、任意探勝地、慰客懷、
我等皆領謝其旨、從此我等日日詣神社佛閣、探古

蹟勝地、亦多訪交國之国人、交誼頗厚、愛憐備至、時
贈酒食器具諸品、以慰旅情、滯留日久、少稍通土語、
初聊得免憂苦、有一友語余曰、今有西山討伐之
師、艨艟数百艘、三月上旬出港、諸兄同行一看、如
何、亦一壮觀也、余問西山征討之故、彼答曰、民位百
里有一地、名西山島、有戸口万餘、為本邦之属藩、
本邦遣一將鎮之、視臣與奪之權、皆歸之、恰如一國、
且例以五年為期、當先王之時、五人以其寵臣某為鎮
將、某有異心、敢背舊例、作新法、寛賦税、収民心、諸民不
知其有異図、感戴之天、及至瓜期、島民不欲其去、竟叛

相扶陳其仁德、請延興寇王大喜、許其請、某益収民
心、後四年王薨、嗣某不赴航臣曵急衛城集兵而叉、
將襲本國、事聞新王大怒、亟傳檄于諸侯、皆率四月
送兵船三艘攻之、主客勢異、海戰不利、官軍多死、加
以官兵未集、後援不能續、於是十月収軍而還、今已
以援軍又集、兵器金調来、自旦暮數百軍艦、橋海將
發遠擧也、可以軍而山也、我等以来見刈國軍艦竟
銜同行、記其大略如左、
船之製造模唐船、其大如本邦東本願寺本堂、檣有
三十六本、船屋分為三階、上室兩艇、則備小車臺砲

十六門、中室兩艇亦備中火箭台九個、下室則備大
火箭炮九個、上艇有建鉾鑓數十本、揭五彩軍旗數
流、翩躚翻風、毎艇宜兵三百人、糧食亦適之、艦數前
後六百艘、其兵一万八千人、
四月廿四日、有官命曰、明早汝等當登城、於是翌日
與前辰牌登城、朝王、寃國王已在座、禮法總如前日、
王令通事傳言曰、汝等漂着已来、北風猶而不便歸
帆、今風將變南、歸帆庶不便、故朕意欲急使汝等歸
帆然西山之乱未平、國人多航彼地、遠航本邦者無
其人、遠航堅難、急不能製造、非乱平後不能將國船

送汝等、想汝等亦歸国之念切、可以功有阿媽港
之商船、不日將発、故汝等當乗該船東歸、朕已傳旨
于該船、汝等勿慮、惟須整行李、以待其期、汝等如有
所望者、須告通事、通事亦自以上意、如此汝等宜奉
戴上旨、以謝國王及大臣、於是吾侪衆謝曰、吾等
漂着已来、久蒙國王之洪恩、今亦被許東歸再生之
恩銘、衝不敢忘之、時王賜我等、以百備全書一卷、紗
綾數包、竹函數個、扇織數張、書画數十張、等百備全
書表題居家寳要、誤彈太史鑒定之五字、西鄰所
詳、記天文地理歷代帝王竹求兩法九歸莫法等諸

侍者也、竟、之將謝恩而退、家館前者親[illegible]
等携酒肴来館、不分晝夜、序惜別之情、餞以綾絹、
扇紙、書畫、筆墨、煙草、発火石、菓子、煉藥、膏藥等、
二十九日朝、通事来告以明日開船、且云平生汝等
所用之一書以聞於王、王欲見之、幸汝等以之獻王、
則王大悦焉、此一書即舟師清造所用、而題曰今節
用書也、我等與安人筆談中、如有字不解者、而之得
辨、故平生不離側、安人各以為一珍書、屢有請之者、
国辭不許、然国王賜覧者、是我所願也、故托之通事
飲納国王焉、此日亦諸友来餞、張宴夜夜不散、徹曉

嘯雲曰、按考西山洲之乱源、洲有一大酋長、阮文岳、文岳有二弟、文恵、文慮、托言爲先王武王長子報仇、起兵、勢甚猖獗、竟與清国不逞之徒相結、略取嘉定州而據之、而陷順化府、阮恵王逃而奔南入西貢府、我寶亀四年、即西歴一千七百七十三年也、恵王募交阯之土兵、又合弁順慶和二州之兵、討叛黨、不勝而敗、文岳自潜王号、建元光統、以文恵爲龍驤將軍、竟弑恵王、七十八年、王子晋政在樂嘉城、即位、此後十四回、四十五年、甲起乙亡、擾乱三十餘年矣、賊軍竟破暹羅之援軍、又犯東捕寨、此時王崩而郭

又即位、孤立無援、竟與僧正某謀乞援兵於法国、法国許之、約以十條章程、實安南嘉隆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西歴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其後一千八百年、竟得平定之功、想王之所以請援兵於外国者、果出于不得已也、余閲其章程、安有眼前之寸利、法國眼前得小利、安有後日之大害、而法有後日之大利、法之所在、利不在義、安知不有後日啓兵端之禍乎、今眼前之小利、而不圖後来之大害、所以不請援於清而請於法者何也、蓋安王意以爲賊與清国不逞之徒相結、必有連謀於清國者、故

今不掃蕩、再釀亂故、如其得失損益、有不遑顧者也、以余觀之、今請援於清、以所約於法、則清將赴其急、將如救火救溺、然則無後日之大害、而有眼前之大利、而計不出于此、何也、惜乎、

三十日辰牌辭館、到川口上船、諸友皆来餞、互禱平安而相分、直揚帆而向瑪港、我等適在王城、相識日國王恩恵、茲賜以東歸、其恩深於海、諸友深愛、訂交、其義厚於地、再生之恩義、豈可得而忘哉、余在安南前後六閲月、今録其所聞見之概畧、爲他日徴證云、

安南國亦稱交阯、其都會六、曰東京、外羅、儀安、尖華、布政、鎮州是也、嘯雲曰、按東京交趾相合之後、分全國作十六州、州有一等二等三等、州中有府、府有縣、縣有村、村有郷、蓋倣于清国之制者也、在日本之坤位、以往時日本人住居此地、猶有日本街之名、南北狹長、而西東幅短、有高山樹生焉、有大河魚類殖焉、東臨海灣、西隣暹羅、西北界清國、気候暖熱、萬物育焉、

王城有河畔、炮臺有十二、足以防外寇、城中有高塔、可以望數里外、河流通海門、水色濁渾、不可飲、市店

榔比、貿易之繁盛如本邦長崎、
風俗淳樸、好訂交、愛詩文、重義輕利、衣服冠不變明
服、與語不與清國日本同、上下尊佛、祭閑廟、不
崇外教、
産物金銀、銅、錫、炭、護膜、良材、樟、楠、肉桂、米穀、砂糖、塩
醬油、豆油、魚油、雀油、椰子油、茶、煙草、諸菜、牛、羊、豕、豚、鷄
鴨、
貨幣則有數種、一曰順天元宝、是係安南國太祖順
天元年所鑄、圓形而經寸許、中有方穴、以便貫穿、
又有太平通寶、是係太平年間所鑄、形如元寶錢、又
有景興通寶、是係景興年間所鑄、形亦如元宝錢、又
有貨以金或銀鑄之、圓形而薄、經殆二寸、如適貿
國內無不通用、由價大小權分量剪而用之、
法、應如清國通用銀、
嘯雲曰、今也護漂流人、是萬國公法也、安南國王
護送源三郎等之事、已在九十年前、我寬政五年、安南
國景興五十七年、不惟救護而其接遇鄭重、如待外賓、
士庶人之交情亦尊敬殊義、如見當時、可以見國體
及情狀、是十有六人皆為感泣、是非阮王仁政所致
而何也、及今十年前、我遣唐使阿部仲麻

○仲麻呂大欽慕華風改名朝衡、當代宗之時至安南役得化、竟我之二郡、曾任唐朝衡為安南都護

呂、逢颶漂着安南、王憐之、從陸路護送至長安、彼此
自古有交、我國初知安南之地、故商人航者每歲增其數、
竟至作一街於交阯地方、故今猶有日本街之名云、
而慶長年間、德川氏執政、以嚴防外教、竟禁外航、亦禁
華造船之制、而使商船不能航于外國、於是東洋諸
邦之貿易往來絕、亦失安南者、與本邦同在亞洲、
而我東諸國也、其國現與法国搆難、我邦何不遣一
介使而訪問其事情、修舊交、傳音問、然居者猶
可也、已至今日、其勢不可、最爲甚矣、歐洲各國承顚
垂涎於亞洲數百年矣、如英奪印度、取香港、魯蠶食
滿洲、可以為龜鑑、如法蚤欲延安南、已在一百餘年前、
景興年間文惠謀反、國內騷擾、至阮氏嘉隆主之時、
法國遂以助國王為名、迫以章程十條互訂之、於是
初得畧取西貢、而作取安之基礎、其意蓋在畧取雲
南、廣西、而窺清国之內地而已、如英、魯、普諸国、皆凌
侮亞洲、而略奪之念一日不能忘也、然則凡在亞洲
諸邦、連合協力、艱難相救耳、是我所以切望遣使、修
回交也、
五月七日、到媽港投錨、從安南到此海上八晝夜、順
風直航、其里程六百有餘里、蓋此地在廣東之南、

曾平安入港、泣船望陸城、抱高山、中有望遠樓、又疊
石為垣、処々開以砲門、港口亦有炮臺、高丈餘、築以
堅石、備以鉄礮、各有兵丁三四十名、荷銃往来于臺
上、戒其不具也、船長告以事情、請使日本人上陸、官
吏不可、曰、日本人不與我同宗、不得許、如則處以嚴
刑、我等相驚曰、安南如其護送媽港、似鬼域、何相反之
甚也、如不得媽港之助、又何以得東歸、且諸官不通、
無復可商議、又所頼者船長而已、於是告以情、船長
曰、我前受安南國王之托、假令媽官不能護送、我必
保汝等東歸、又須安心以待其期、我等聞之、卻慰苦

心、日夜祈神念佛、船居纔日、如籠中鳥、常思安南、敢忘
府之仁徳、誹議媽政府之無道、舟居七廿日矣、
七月十六日、船主告我等曰、明日有一個廣東船、將
回清國、吾告彼以前安南王之命、而請使汝等乘該
船、彼竟諾之、故汝等急收行李、以待開船、翌日午
前、我等告別船主、謝接待情義之厚、趁廣東船、則與
卓揚帆出港、船主淳樸、亦憐我等、如食事什意與之、
同廿一日辰牌、至廣東川口、投錨、從媽港至此、海上
三百五十餘里、午時從官人上陸、行里餘、至城門入
旅館、淹留五十日、屋皆煉瓦、路皆鋪石、来往絡繹、賈

買繁殿、環城以瓦墻、中有五重塔、又有諸街門等、如
本邦諸侯之城、
風俗則禮義正上下之分、於服衣裳與安南不同、髮
四面盡剃、如僧僅剃、髮中小部結以爲長辮、蒙于
背也、形屈異、吾問官人其所以與安南異、答曰、我國
風俗、則滿清之風俗也、安南猶守明俗、故所以異也、
且、道也通於日本之一港、故有通事能解日本語諸
事、能辨、如以官人時時來慰我等、不復覺苦勞、如食
物則殆與日本同、以諸品多油耳、
道地多祭關帝、其他有大道公、諸葛武侯、張太師、姥

神等、即大祭每年以從八月初六至初九為例、我輩
會得見此大祭、故記其概略、當大祭前日、各街各戶
皆掃除房屋、祭日則四十餘街、八千店鋪盡休賣買、
係五彩氈、猩々緋、金綾、銀紗、飾店鋪房屋、夜則滿
街軒上、皆揭琉璃燈、光明如晝、賓来則勸以酒、
相酬敵、笛鼓歌、絲竹互管、四晝夜間不絶聲、老幼男
女盛裝極麗、來往街上、如本邦淺草觀音祠前、亦為
熱鬧、道也可壯觀、
十日、水夫清之丞病革、勺水不入口、我等西方盡知、
卒、我等悲嘆不堪言、官亦憐之、翌日使我等營

埋葬送式、

八月十二日、官以與通吏共来、賜我等以文昌孝経、其他衣類食物、数多且告曰、明日當解纜由乍浦開船、須治行李、附以護送官注樹本、共通事一人、汝等知、有事、應與護送官、於是我等諾其旨、謝接遇之厚、翌十三日早天、護送官同上廣船、張牌鳴口出、揚帆向東北、航凡六十餘日、過閩、爲薪水故、入諸港四回、

嘯雲曰、余明治五年、清國同治十一年、初遊於山東、七年遊燕京、八年遊杭州、九年遊盛京、十二年遊福州、十三年光緒五年、嗣德卅三年、遊于香港、訪友人王韜等、留月餘、又到廣東、訪諸友、訪古跡、採風俗、浮西船於珠江、留旬日、往路(?)、交際賈買、盛(?)、殿可攻上海、而不似北方諸港、所謂源三郎之日誌、也、廣東者在清國極南之地、古越是也、其爲外國港埠也、實在道光二十二年、我天保十三年、其後英人猥破國禁、潜輸鴉片煙、時林則徐爲總督、大怒焼搗煙三万函、英船自退、英人於是英國政府大發問罪之師、艨艟(?)沿海、強暴殘忍、無所不至、清國防戰不利、竟結和、以償金二千一百万両、割有

清人陳某、詩記事、可以見當時之惨状、附録其詩、

瀕海烽煙逼女牛、連年徵調羨刀頭、艨艟破浪翻蛟窟、文武衣冠集蜃樓、世外陳平堪借箸、功無李廣願封侯、頽雲鹹雨腥風滿、蕭瑟横塘野草秋、

又

孤城飛礟劈山来、羌管聲高動地哀、一片忠魂蕭寺月、三更燐火玉階苔、義兵甲仗軍容麗、都護旌旗幕府開、竟使機宜付亭長、可憐羅綺徧塵埃、

又

蠻煙瘴霧鳥鶯樓、滿目欃槍過亂溪、十日壓沙爭逃竄、千家門巷不聞雞、無多金幣供搜索、零落詩篇甦品題、井里重歸餘劫火、九峰職照海門西、

又

銅柱天南憶伏波、酣傾玉斗動高歌、夢餘瀕狀鯨濤險、亂後長聞鶴唳多、誰繪流氏陳翻坐議、銷兵氣尚干戈、何當清宴空蛟鰐、日日江頭理釣蓑、

十一月三日午時、至乍浦港、從護送官上陸、至一衙門、謁移時、地方官又導我等、至城外客館、饗勸酒食、夜而還、淹留三十有餘日、過港比廣東稍小、而

城壁巍峩、民户数万、寺院佛閣極盡荘嚴、街衢衣
冠、商舶連貫、繁昌且畢現、竟如不讓于廣東者、港
中亦大小船舶数百艘、帆檣林立、稍覺如本邦小浪
華而已。
旅舘亦有楼、一回下瞰全港、風光絶佳、會見壁上有
以我国字書国歌、問之於官人、答曰、乾隆五十四年、
去今六年、貴国松前之漂流人僑寓此館、此地戍廣
東地位在東北、殊覺涼冷、於是請官以綿衣、官諾之、
即日送本邦様之綿衣九襲、蒲團九張、皆係新造、以
之可知此地實貿之盛昌也。官人待遇頗鄭重、出門
必命輿、今日導我觀演戲、明日伴我于酒樓、其他如
舘所食饌、懇篤無所不至。
嘯雲曰、余明治八年遊西湖、歸途經乍浦、淹留一旬、
看港景、又入城內、日本人漂到乍浦港內、帆船数
十艘、城內荒廢、草没身見、壁峭様朝年高閣亦為
狐狸之住、貴賈亦極衰微、源三郎手記亦相通用之、
一老翁答曰、此港與外夷為貿易、始於元朝至誠年
間、而其後咸豐年間、髪賊大起、所在戒嚴、曾有土流
言髪賊教万至、於是人民狼狽東西逃走、官不能
鎮諭、會有不逞之徒通髪賊者、放火城內、會南風發

熾、火延及城、以為賊大至、內外鼎沸、與復
故者、徒蹈藉躙死者、千餘人、屍壓通衢、燼
髪賊聞之、而蠭來、分血刃入城、由是遂館蹂躙民
以安堵之、故人民稍集、構屋營業、其後二年、亦係官
軍之收復、於是房屋存者、僅不過三分之一、如今田
顧往時之繁華、恰如一場夢、即遠遜昔時之一大原
也、而又別有一原因、係于上海開港、此港遂時之
泰、物產盛衰、有不能免者、於然則今日我亜洲所以
衰頽而不振者、由各國不同心協力、而袖手傍觀、如
見秦越人肥瘦、而至如使各國連合提攜、須然相起、
安知有不壓倒欧美諸国者乎哉。
十一月七日午前、與護送官及通事同至街門、謝接
遇之厚、皆別再上廣船、海上三十有餘日、而竟得達
日本肥前、今長崎時
嘯雲曰、我国始通清國、已在前漢之時、去今一千二
百餘年、其後唐宋間、来往不絶、於是制度文法、多以
漢唐為宗、至於元明之世、来往殆絶、及至清朝、商船
来往不絶、誤政府如護送源三郎、頗鄭重情義可好
焉、不惟源三郎、本邦漂人受彼護送者、往々有之、
又不為少、我国亦維新前、護送彼漂人從来有之、亦

於近時。我明治二年、智利國商船載清國人數百人、而來泊横濱。智人待之如牛馬然。本邦官吏譬智人以公義。智人曰、是非汝所知也。我已買得之耳。故吾携之本國、欲換牛馬以供耕耘之用者也。生殺與奪不在我度外而已。汝以何爲之。官吏大怒、轄之外務衙門。時副島種臣爲外務卿。大怒曰、碧眼兒何爲不道如此。吾警彼之無道、於是大會各國欽差、大論人奴賣買違於天理、欽差等不能答一語、皆稱贊之。種臣於是救清國人數百名、竟送之清國。清人德之。從是日清親睦之異於前日、況我日清唇齒相依

之國也乎。噫時豈可不親睦乎哉。如其是非相論曲直相爭、則隣交不修而勤至爭鬪。然則毒害及英諸國、直乘其隙而起、其禍將不測矣。然則現如朝鮮琉球二件、豈無有政府良辨法哉。諸葛有言、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余日夜所望者、在此閲墻之爭、以防外侮之策而已。

馬杉繋　著

周清外史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東京江嶋喜兵衛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東京江嶋喜兵衛刻本影印

序

句萌之木。上干雲霄。涓滴之流。終成江海。以有本源也。若不培本浚源。其枯與渴。將立見。本源之不可已也。有如是。惟我同洲。圓顱

方趾。菽粟而裘葛。士農而工商。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式至今。胥匡以生者。罔不從中華。始其地則文武之所嘗治。其學則周孔之所嘗教。其林〻葱〻。亦無非文武

周孔之子孫人民。如有慕其治。服其教。同胞其子孫人民者。疇不懋厥起感羹墻乎文武周孔也。今鴂舌之倫。蟹行之文。汎濫橫流。浸淫不底止。舉一世毆之功利。舍

其舊而新是謀。於戱不忘之徵義。幾乎其熄。可慨也已。余游日東。得周清外史讀之。上下數千載。治亂得失。錯綜經緯。會極一部。其文則中華。其紀則文武周孔之道

之與時相顯晦也。庶乎慕之服之同胞之者也。亦可謂務其本源矣。編此書者。馬杉氏。其人蓋好古。敏而信道篤。奇偉卓犖。不羣之士也。

歲辛巳季夏朝鮮洪　英植書

周清外史序

馬杉雲外先生。乞為東台蓮湖。卜宅於湖上。偕
諸生講論孔孟之學。推求齊治之原。或縱談
時事。或抗懷興廢。雖五部洲之外。千百載之
上。罔不瞭然心目。非徒作空言已也。余向假館
湖濱。與　先生居相近。得晨夕過從。每當鐙
炧酒闌。慷慨譚古來史事。至英雄崛起。國步變
更。拍案大叫。目怒髮指。氣於是出。　先生氣識

之偉而學之有本也。客歲　先生來訪。出所著
外史見示。所載皆我國古今事。上自姬周得國。
歷秦漢魏晉唐宋元明以迄我
朝。其間更姓易代。偏安中興及放伐篡奪。靡
弗悉書。此其大略也。若夫微意所存。則更有進
焉。斷自姬周者。以周室分土酬庸。為藩為屏。與
日本中世之制有相似乎。東周之衰。天王守府。
強藩專政。與　日本足利北條諸氏相比數乎。

至若三國鼎峙。六朝割據。又與　日本後村上長
慶時。南北紛爭者相類乎。他如唐宋以還。或英
主首出。或賢相輔治。或強臣跋扈。或婦寺竊權。
自來一治一亂。忽隆忽替。往往與　日本如出一
轍。維我
朝　列聖相承。遠邁往古。聲教覃敷。通於四海。而
日本與我疆土交錯。車書相同。近時通使聯盟。
往來益密。故文政令所布。傳誦尤詳焉。是史採

而錄之。不更足以攷治化之異同。見民風之厚薄
也哉。然或謂上下千百餘年。所見所聞。保無疏
漏。而余謂古來史家。互有得失。況
先生生當千歲而後。地距萬里而遙。遠紹旁搜。
雖百密一疏。亦何足為　先生病哉。昔溫公著
通鑑。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讀之終篇。其餘
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余之於　先生此史。已
一再過目矣。又思得一夕閒暇。相與把卷湖樓。

挑鐙酌酒。重復一讀。以細論史中之得失也。先生當亦有快意者乎。

時在

光緒辛巳春三月中浣

淛東王治本譔并書

周清外史　王治本先生序　三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序

友人馬杉雲外氏學問浩博最長史學曩著續日本外史國史綱鑑大行于世然二史皆係於海内之事其意在使後進子弟先知海内之事而後及海外矣予謂歷史之學與經學左

右前後各異其趣如經學則先修其古傳而後活用諸今日矣史學則不然宜先詳近世之事而後徵諸其古也又宜先審海内之事而後及海外也則雖經史之學各異其趣而施諸實用發揮活動資諸左右前後則以

逢其原於是乎雲外氏今復著周清外史以記周漢已來之事可謂史學之要内外古今粗備矣乃知雲外氏學問浩博五洲形勢已具方寸他日著歐米各國之史又必將有粲然可觀者予刮目以待

明治十四年歳在辛巳八月初吉於
東京礫川雲轉堂
常陸后學櫻老加藤熙識

菱潭卷熹書

自序

人君之施政在愛民也人民之報君在憂國也苟失之民辱君亡爲昔周平王東遷猶古公遷於岐下而古公日以盛平王日以衰何哉秦據禹貢置三十六郡可謂得大體矣然其民未之悟欲復周制封建輙生鉏耰棘矜之亂盖可惜爲漢混用周秦制法未可謂得大體也矣然其民漸知時變以致西東四百餘年之傳皆在君民相得與否也已三國鼎爭譬之三

蟲相逐蜀如蝦蟆魏如蝮蛇呉如蛞蝓當此時三國之君知唯有我而不知天下有民則不知天下有民奚得制勝永其祚晉承三蟲共斃之後自以爲天下無虞托老佞佛或興起土木君臣恬然如鼃黽而自化者天下莫復有綱紀爲於是乎諸胡僭亂致南北擾拏之禍自宋齊梁陳魏周至隋老佛之害土木之弊傾宮壺而天下兵戈無止時民大苦唐太宗之得志也或愚其父或殺其兄然後自悔其非輙納諷諫

輙縱罪囚輙度僧尼輙創寺觀欲以得其民是在其心懼輪廻因應而已矣則老佛之徒衆以愚其民土木之吏衆以粉飾太平如高宗祠玄元武后殺褚韓玄宗用楊安固莫論而已雖獨有郭李之勇二顏之忠而延其祚仁傑九齡裴度韓愈陸贄諸賢不能力殄滅姦兇書曰人乃或譸張爲幻唐家之謂也夫唐之失民非一日矣太宗啓之高宗廸之武后駕之而玄宗以還小人用事禍亂相踵於是乎草賊一呼天

下響應顛覆三百年社稷然而全忠存勗敬瑭知遠雀兒易姓五得年六十亦皆有帝王之名而無治安之實徒眩惑其民所謂譸張爲幻者比比踵起異香滿營黑光蕩日是宋祖所以誣民之幻術也嗚呼譸張爲幻至此而極矣乃爲安石惠卿三蔡二惇等諸姦所賣其所以施政報君者果安在豈止老佛之害土木之弊乎若夫藉于金而擊遼藉于元而擊金譬如借乙償甲借丁償乙也其所藉月累歳積遂至不

可償矣雖綱飛之忠勇雖疊山文山之才學何足以救累積疲困二帝北遷昺没海南固不足怪也蒙古主臨中原乃西極河源東冦我邉海南征安南壯則壯矣然似欲倍彼月累歳積之子錢而収之者也何其貪乎祀厥里廟録孔曾顔孟之裔以攬民心何其譎乎其語則叭喇其冠則腥臊況貪與譎豈有保永安耶明祖起於甕牖繩樞之中掃清中原所謂叭喇腥臊之族蕩然無跡焉吾讀彼國舊史湯武以來

放弑其君以逞簒奪之志無代無之唯漢祖明祖無放弑之逆又無簒奪之暴以得其民可謂公且正矣雖然漢之亡無一人徇節明之亡死節者數百人矣何哉漢至桓靈已失其民明雖有太宗之逆至毅宗猶不失其民如王承恩李國楨瞿式耜張同敞等諸大臣從容死於社稷鄭成功一族奮戰向義並足以光於終古矣清祖入臨中原也亦雖曰叭喇腥臊之族而無貪譎之政以得其民至今二百餘年矣故曰

人君之施政在愛民也人民之報君在憂國也豈可不講乎哉今僅摘録吾所見代自序云

明治十四年五月平安馬杉繫識於東京雲外廬

周清外史凡例

一本編以東周平王爲起首蓋擬春秋始於魯隱然而先記其祖統者擬左氏先於經附之傳

一自東周平王歷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魏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宋遼金元明至清光緒大凡二千六百五十年矣其間更代易姓及戰鬬簒弑歷歷詳記

一本編所記王公恭僭官賊順逆君臣父子忠邪正奸之跡及褒貶黜罰皆據舊史不肯加吾意見者在使讀者專識彼國時事也已

一舊史所載如圯上老人爲黃石赤帝子斬白帝子四七之際火德爲帝王蒭冢上談玄陽城金馬入夢赤光滿室洗兒水浮紅羅神女呑李實生偉人之類凡渉牽強荒誕神怪符讖者皆不贅

一本編以賴山陽先生修日本外史之意修之讀者宜以讀日本外史之心讀之乃名本編以外史蓋襲日本外史之名也非如姚氏通鑑擥要與氏綱鑑易知録曾氏十八史略及我邦近時諸家所編凡百略史之類讀者幸諒之

一周秦漢魏以降非更代易姓不肯特書爲然正統所繫閏位僭僞所宜斥一讀判然亦倣日本外史一家私乘之體制

一本編不附以論賛者以我萬世一系之國體論彼放伐簒弑之國勢固無益於我邦諷教也故闕如焉

一本編全係清人王黍園先生撿閲然清祖南臨以往以觸忌諱先生辞撿閲故使兒虔代校讐之

馬杉　繫　識

周清外史引用書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粹

○

弘簡錄　續弘簡錄

藏書　續藏書

弇州史料　史纂左編

十國春秋　十六國春秋

十九史略通考　東觀漢紀

東都事略　皇王大紀

三史詳節　廿一史言行略

二十二史考異　二十二史劄記

二十一史約編　三朝要典

元史類編　世史類編

史外

○

唐鑑　貞觀政要

聖學嫡派　閫外春秋

西漢會要　東漢會要

治平類纂　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　朱子年譜附錄

歷代名君要鑒　歷代名臣要鑒

歷代臣鑒　明寶訓

古今治平略　華陽國志

臺灣事略　鹽梅志

廿一史言行略　讀史快編

明政統宗　明季南略

明季北略　三藩紀事本末

雲南御製集　金湯編

風俗通　大方通鑑

甲子會紀　明紀編年

演義三國志　雍正實錄

東華錄　東國通鑑

勸靖教匪編　夷匪犯境見聞錄

清俗紀聞

○

正續百將傳　廣百將傳

將將紀　古今將略標

古烈女傳　帝鑑圖說
諫爭玉女死　宋名臣言行錄
聖武紀　武功紀盛
劉向新序　箋注蒙求
十七史蒙求　自警蒙求
新蒙求　續蒙求
勸懲故事　玉鏡新譚
世說新語　古今類傳
江南經畧　歷代名儒傳

永嘉八面鋒　古今事類
群談採餘　歷代小史
蓬窓日錄　簷曝襍記
漢魏叢書　事文類聚前集
事文類聚後集　事文類聚續集
事文類聚別集　讀史論畧詳註
便蒙鑑畧　清詩人徵畧
海東諸國記　海國見聞錄
○

州郡圖譜　九華志
山東通志　臺灣府志
海國圖志　明一統志
皇輿表　皇輿考
清中外一統輿圖　李氏地理沿革圖
歷代州郡沿革圖
○
大日本史　隣交徵書
靖献遺言　臺灣鄭氏記事

朝鮮征伐記　朝鮮軍記
臺灣征討記　臺灣軍記
萬國新史　巴來萬國史
英史

周清外史引用書目次終

周清外史編次

周清外史編次終

春秋戰國圖

周清外史　卷之二　圖　一

萬笈閣藏版

上祖后稷姓姬

大王—王季—文王　居酆邑

周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

夷王—厲王—宣王—幽王　以上都鎬京

平王—桓王—莊王—僖王—恵王—襄王—頃王—匡王

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敬王　以上都洛邑　号曰東周　—元王

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顯王—愼靚王

赧王　以上都洛陽　号曰成周

考王弟　桓公—威公—恵公—武公—文公　以上守洛邑　亦曰東周

周末春秋戰國列侯

魯　燕　衛　晋　鄭　呉　以上姫姓

齊　姜姓

陳　嬀姓

宋　子姓

秦　嬴姓

楚

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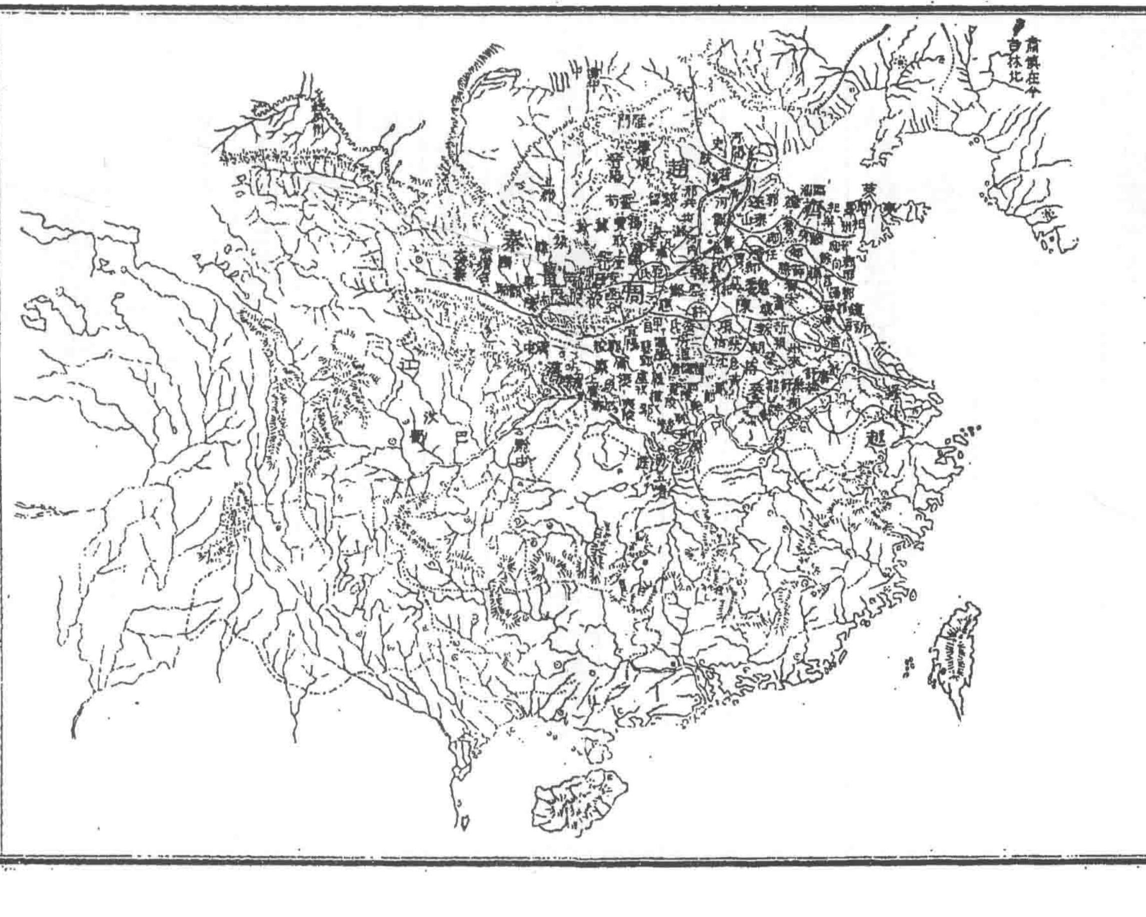
魏　姫姓

趙　嬴姓

韓　姫姓

齊　田姓

周清外史　卷之二　圖　二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一

日本　馬杉繫文芭　著
清　王治本桼園　閱

姬氏正記

周

〔周之先出自黃帝〕

周之先出自黃帝有熊氏。有熊氏本姓公孫。嘗居於姬水上。改姓姬。生少昊。少昊生帝嚳。帝嚳元子曰棄。受封於邰。號后稷。后稷之裔有亶父者。邑於岐山下。修德施仁。於是乎民懷之。有三子。曰太伯

〔伯讀曰霸〕〔國號周〕

虞仲季歷。季歷嗣。奉殷王命爲周侯。生昌。昌復奉殷王命爲西藩首長。都督軍事。稱曰西伯。霸於西方諸侯之謂也。此時殷王政衰。淫虐日甚。諸侯離畔。昌竊有窺窬心。蓄謀年久矣。長子發繼其志。嘗諸侯伐殷。或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發弗聽。遂滅殷。踐其位。國號周。都鎬。是爲武王。武王弟周公旦。召公奭。佐武王之子成王誦。封子弟功臣及夏殷之胤爲諸侯。大修封建制。成王十一世曰幽王宮涅。性闇劣。即位

〔三川涇水渭水洛水也〕〔岐山在鎬京西〕

之初。三川皆震。太史伯陽曰。昔洛水竭而夏亡。河水竭而殷亡。今周德衰殆若二代之季矣。山崩水竭。亡之徵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伯陽曰。果若周其亡矣。王弗省。獲褒侯女。寵之。曰褒姒。姒不好笑。王百方取其懽。大喪諸侯心。先是姒生伯服。王甚惑焉。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后之父申侯怒。伯陽歎曰。禍成矣。已而申侯與西戎結歡。入寇攻王。王舉燧火徵諸侯。莫來援者。獨鄭伯友拒戰死之。友厲王庶子。幽王從弟

〔鄭伯友諡桓公是爲鄭祖〕〔平王〕〔黍離詩載在國風〕

也。受封於鄭。稱鄭伯。西戎既陷鎬京。殺幽王於驪山下。虜褒姒。取寶貨圖籍而去。申侯乃立宜臼。是爲平王。元年。平王去鎬京。東遷洛都。以避西戎。然寶貨圖籍悉亡。王室殆不支。鎬人悲之。作黍離詩。諸侯亦各自制政。齊楚晉秦最强大。自是王命不行於天下。鄭伯友已死於西戎之役。子掘突嗣。是爲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寤生及叔段。武姜愛叔段而惡寤生。乃欲立叔段。武公弗許。以寤生爲嗣。曰莊公。公既立。授京邑於叔段。居之。叔段黠桀不

鄭叔段作乱

弟大城京邑私叔近邑租爲已有祭仲諫莊公曰不早爲之所患不可遂除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公子呂亦諫曰國若有二君民弗堪命公曰其毋言之禍將自及叔段果聚兵將襲公武姜爲之策應公曰可矣命公子呂伐京叔段敗入於鄢公伐之鄢大克叔段出奔共公輒幽武姜已而悔之母子如故初叔段之乱其子滑奔於衛衛人爲之侵鄭鄭人以王師虢師邾師及魯豫伐衛討滑豫魯大夫不受公命私救鄭時人譏其失礼先是鄭武

春秋戰國之時、称王都曰周
太子洩早斃以其子林爲平王
嗣
桓王立
衛

公爲平王卿士執王之政莊公紹職甚勤爲王不欲專任莊公將分政於虢侯石父莊公怨王曰無之莊公弗服與王交取質以誓及王崩周人分政於石父石父爲人巧佞善諛貪而好利幽王嘗用之國人皆怨遂所黜至是周人復用之鄭祭仲怒之率師侵周取温之麥又取洛之禾於是周鄭交惡周人立平王孫林是爲桓王故太子洩之子也元年三月衛公子州吁弑其君桓公衛武王母弟康叔之封土也子孫世國爲其十余世莊公娶於

碩人詩載在國風
衛石碏諫莊公

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憂之賦碩人詩公復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卒厲嬀女弟戴嬀生完莊姜養爲已子公有寵妾生州吁州吁恃寵驕横好兵莊姜惡之石碏諫莊公曰臣聞教子以義方不使之陷於邪驕奢淫泆邪之所由其由來者寵禄過多也將立州吁宜早定矣若過遲緩必生禍莊公弗聽久之遂立完是爲桓公公立絀州吁州吁出奔與鄭亡人叔段結交襲衛弑完自立爲衛君欲爲叔段伐鄭請師於宋衛蔡皆聽之而衛人惡

宋
魯

州吁弗肯從命石碏佯爲應州吁出陣於鄭郊以驕州吁宋微子啓之封土也子孫世國爲是歳宋穆公病謂大司馬孔父嘉曰先君宣公舍世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嘉曰國人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先公於是使馮出居鄭已而穆公薨與夷立是爲殤公與夷穆公弟馮穆公之子也此時衛州吁新立乃欲得諸侯心告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俱伐之殤公然諾遣使請師於魯魯周公旦之封土也子

阻恃也忍殘刻也

東門之役

孫世國爲其十四世曰隱公隱公乃問大夫衆仲
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州吁爲人乖戾阻兵而安
忍阻兵則無衆安忍則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州吁弑其君而虐用
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隱
公然之辭命於宋魯大夫公子翬請以師會隱公
弗許固請而行八月殤公帥師會陳侯蔡人魯人
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獲禾而還初衛石厚與

耄衰老也

右宰官醜名其姓不詳

大義滅親

州吁善從而出奔遂助其逆至是州吁未能和其
民厚憂之石碏乃欺曰王覲爲可厚曰何以得覲
碏曰陳桓公有寵於王今陳衛睦若如陳請之必
可得也厚乃從州吁如陳碏使人告於陳曰衛國
褊小吾既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
即圖之陳人從之執州吁及厚九月衛人使右宰
醜涖殺州吁於濮碏亦使其宰獳羊肩涖殺厚於
陳時人曰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爲大義滅親
其是之謂乎厚碏之子也十二月衛人迎桓公完

入郛之役

之弟晉於邢而立是爲宣公二年四月鄭人侵衛
以報東門之役衛人怒以燕師伐鄭鄭祭仲原繁
洩駕將三軍逆戰公子曼伯公子元潛軍爲後援
燕人懼不敢前六月二公子敗燕師於北制於是
衛人不加師於鄭九月宋人取邾田邾人告鄭曰
宋人加師貴國不一再愧莫大焉若欲報恨於宋
我請爲之先導鄭人大喜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
郛報東門之役宋人遣使告之魯且請其師隱公
聞之將救宋問使者曰鄭師何及對曰未及國隱

成平也

公怒辭使者曰宋公命寡人同救社稷之難今問
使者曰師未及國是非寡人所敢知也遂不出師
十二月宋人大舉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三
年五月鄭莊公侵陳大獲先是莊公請成於陳陳
桓公弗許公子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
其許鄭桓公曰宋衛實可畏鄭何能爲遂弗許莊
公怨至是寇陳桓公悔不用五父之言是秋宋人
遂取鄭長葛是歲自秋至冬京師饑桓王遣使請
糴於魯隱公請宋衛齊鄭救之王悅已而鄭莊公

黑肩卿士周公也

朝王王以鄭人嘗取溫之麥乃不禮焉黑肩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實佐王室善於鄭勸來者猶懼不至況不禮乎王弗聽莊公怨以爲周道衰頹王不能復巡狩乃廢泰山祀遂與王絶遣使於魯請易祊許田隱公許之初成王營洛邑有遷都志以許田賜周公且爲朝宿之邑後世立周公廟於許宣王以祊田授鄭桓公爲祀泰山之資然祊近於魯許近於鄭於是各相易欲以諜其利鄭既廢泰山祀以蔑王魯斥周公廟輕其祖王政之不振蓋

魯鄭易祊許田

宋衛鄭釋東門之役

如此齊僖公使宋衛平於鄭以釋東門之役乃使人說鄭曰與諸侯和所以敬上安民也曩以號侯得政之故背王又怨其不禮與王絶吾所不取宜朝王而収諸侯心莊公悟五年八月復朝王於是宋衛鄭遂和平齊太公望呂尚之封土也子孫世國焉六年王復以鄭莊公爲左卿士班號侯之上此時宋侯不奉王職左卿士莊公以王命討宋先是鄭師入宋郛宋請救於魯魯辭爲宋人怨與魯絶至是鄭人以王命告伐宋隱公會齊僖公於防

齊

鄭莊公以王命伐宋

諜之時北戎侵鄭莊公曰彼兵徒步我乃車師所以困侵突也公子突曰以勇而無剛者先戰而退豫作三伏待之乃可以逞也夫戎兵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急進急進遇伏必速走戎之常也何患侵突哉公從之卽作三部伏兵使祝聃先犯戎速走以過伏兵前戎師果乘勝急進逐聃輙陷伏聃因反戰戎師三面受兵死傷過半遂大敗鄭人悉銳逐北急擊之戎兵盡殪莊公既克戎七年二月會齊侯魯侯於中

鄭敗北戎

丘約伐宋期五月魯大夫公子翬與齊鄭二師先伐宋六月隱公敗宋師於菅此時莊公後期已而入郜遂取防菅郜防皆宋地也是役也隱公先進敗宋莊公乃歸功於魯而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時鄭師猶留遠郊衛宋乘虛取戴據之八月莊公大擧圍戴復之斬蔡衛郕三首帥戴鄭地也初衛宋二師入鄭而後召蔡人伐戴蔡人怒師不和而敗九月莊公再伐宋報取戴之役是冬齊人鄭人入郕以討違王命罪八年五月魯隱公會鄭莊

鄭再伐宋

魯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

歸遺也

公於郲。謀伐許。許四嶽之後。不共王職。二公爲王讓其罪。許人不咎。二公怒。是月。隱公出師伐許。臨出公孫閼與頴考叔爭車。考叔奪車而先。出閼大怒。執戟逐之。弗及。七月。莊公與齊僖公帥師入許。考叔佯取鄭旗先登城。以避公孫閼。閼覺之。射斃考叔。鄭瑕叔盈取旗代登。呼曰。請乘爲。於是鄭師悉登。許侯棄城奔衛。僖公謂魯宗國也。不可不推讓矣。乃以許歸隱公。公辭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已伏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何敢取。僖公又

桓王授蘓氏之田於鄭

魯公子翬弒隱公

歸之莊公。公乃受。使許大夫奉許侯弟居東偏。公孫獲處西边。以許田勤王事。王悅。授蘓忿生之田十二邑於鄭。忿生恨。十月。莊公復以虢師伐宋。大敗之。報去年宋師入鄭之役也。先是。魯惠公元妃無子。寵妾聲子生息。息稍長。娶於宋。宋女至美。惠公奪之。生允。尊宋女爲夫人。以允爲世子。及惠公薨。允猶幼。魯人使息攝政。是爲隱公。至是。公子翬求爲相。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正位。以臣爲相。可以莅民。臣請爲君殺世子允。以絕國人之疑。公

寪氏魯大夫　尹氏鄭大夫

曰。吾奉先君命。爲允少。故代之攝政。今允已長矣。吾方營室於菟裘而老焉。以授允政。是吾所以報先君之意也。子毋復說焉。翬懼允聞之及誅。反譖公於允曰。公欲遂正位。以去君。君其圖之。允曰。爲之若何。翬曰。臣請爲君殺公。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出館寪氏。鍾巫。鄭尹氏所主之神。初公爲公子時。與鄭人戰於狐壤。見獲。鄭人囚諸尹氏。公賂尹氏。禱鍾巫。尹氏悅。遂脫公而歸。公因祭鍾巫於魯。翬時之使人弒公於寪氏。立允。是爲桓公。十

宋華督殺孔嘉遂弒殤公

宋孔氏奔魯

年正月。宋華父督殺孔父嘉而奪其妻。殤公怒。督懼。遂弒公。初督見嘉之妻於路。悅其美而艶。將奪之。乃宣言曰。殤公繼世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嘉爲司馬。國之困弊。司馬皆爲之。吾將殺嘉以寧民。乃及之。嘉。孔丘六世祖也。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君子不取。督素驁黠。有無君之心。因迎公子馮於鄭。立之。是爲莊公。乃欲結好於諸侯。遺賂齊魯陳鄭。四國皆納之。三月。四侯會於稷。序孔氏存華氏。孔氏奔魯。四月。魯取郜

大鼎於宋。以藏祖廟。蓋受賂也。臧孫達諫桓公。公弗聽。隱公時。臧孫彄諫觀魚。達彄之子也。時人乃語曰。君苟違德。諫之以臣。臧氏之謂也。十一年春。

曲沃武侯作亂弒晉哀公

晉

晉曲沃武侯作亂。伐晉師於汾水傍。虜哀侯及其傅欒共叔。使韓萬殺之。晉武王子叔虞之封土也。子孫世國。爲其八世曰穆侯。伐條之役。生子名仇。

晉師服諫穆公

已而伐千畝。又生子名成師。大夫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世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亂始兆矣。世子其替乎。及穆侯甍。弟殤叔自

立。仇興師殺之。而自立。是爲文侯。文侯甍。子昭侯伯立。封成師於曲沃。曲沃大於晉都。成師已居曲沃。號桓叔。欒賓傳之。桓叔好德。晉民多歸附爲師服又歎曰。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故能固矣。今晉之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未幾大夫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拒之。桓叔敗奔曲沃。子鱓立。是爲曲沃莊伯。莊伯又弒孝侯。孝侯子郄立。是爲鄂侯。鄂侯甍。莊伯乘其喪作亂。王師援晉。莊伯退保曲沃。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時莊伯卒。

子稱嗣立。是爲曲沃武侯。武侯又弒哀侯。并殺共

曲沃益强大

叔。共叔。賓之子也。自是後。曲沃益强盛。誘殺哀侯子小子。晉人立哀侯弟緡。乞王師伐曲沃。不克。武侯又攻緡滅之。以其寶器賂王。王命爲晉君。列諸

曲沃武侯盡併晉地

侯。於是武侯盡併晉地。果如師服所嘗言。十三年夏。齊僖公鄭莊公如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訴王。

桓王伐鄭不克

王怒。命罷莊公左卿士。不使知王政。莊公忿恨不朝。是秋。王以諸侯兵伐鄭。莊公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爲。周公黑肩將左軍。

左右二拒。左右二軍也

陳人屬爲。鄭公子元說莊公曰。作左右二拒。可以左拒當蔡人衛人。以右拒當陳人。吾聞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

遄快也

固將先奔。已而擊王師。可以遄也。莊公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屬莊公。爲魚麗之陳。大戰於繻葛。蔡衛陳皆走。王師果亂。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隙而彌縫欠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

鄭師合擊之。王師大敗。鄭人祝聃射王中肩。王引兵退。聃欲追之。莊公叱曰。止矣。君子不欲多犯人。况敢凌天子乎。我苟自守也。社稷無損矣。是夜使

楚子求王尊

楚

祝融顓頊曾孫據史記楚世家

祭仲問王創以解其慍十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軍於瑕隨人曰我無罪熊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相侵相殺我帶甲百万欲以觀中國之政為我請京師推尊是吾所望於隨也隨人使少師如京師為楚請之王弗許少師還報乃請伐楚師隨侯將許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以富強蔡鄭諸國懼楚今我民餒而君欲快戰臣不知其可也請姑修政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從之楚亦不敢伐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顓頊曾孫重黎為帝嚳火正

號祝融弟吳回繼職吳回二世曰季連季連之後有鬻熊者事文王昌有功成王封其子熊繹於楚蠻授以子爵世居丹陽夷王時楚子熊渠自謂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熊康稱句亶王早卒次子熊紅稱鄂王少子熊摯稱越章王皆居江漢楚蠻之地已而熊渠畏厲王師亦去其王號熊通熊渠之後也時楚蠻日強大復有僭王之志

鄭公子忽救齊敗北戎

是夏北戎伐齊僖公憂懼使人乞師於鄭鄭世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小

大良小良北戎將帥之称

詩大雅文王篇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

良及甲首三百級獻於齊此時同盟諸侯之大夫入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人為其班魯人據周禮後鄭鄭忽怒以其有功也初僖公欲以其女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鄭小乃非嘉耦也詩云自求多福是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僖公復請妻之忽又固辭人問其故忽曰我無事於齊猶何敢為今以君命救齊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而還

先是隨少師受寵於隨侯國人怨楚鬬伯比曰可矣

羸師弱兵也

攜離也

讎有釁可以乘也十六年夏楚子熊通會諸侯於沈鹿黃隨二侯不至熊通乃使薳章讓黃自將兵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季梁謂佯乞降楚必弗許而後戰是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曰宜速戰矣不然禍必不救初楚人揚言曰以羸師為後圖少師信之故恐後禍也隨侯然之遂與楚師戰季梁曰楚人上左請君必左毋與楚子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楚子何足以敗敵也侯又然之擊楚左軍於速杞隨師敗

楚子始僭王

績侯壓以身逃。楚鬬丹虜少師。獲其戎車。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歿。成王舉吾先公。賜之子男田。以令居楚。自是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於我。我自尊耳。乃僭稱曰武王。是夏隨與楚行成。武王將弗許。鬬伯比諫曰。既獲少師殺之。是天去其疾也。雖然季梁猶在。未可輕克矣。遂俱與隨盟。先是北戎入齊之役。鄭世子忽禦。怨於魯。是歲鄭莊公將以報怨。乞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與俱伐魯。十二月。與魯師戰於郎。魯人辭曰。曩我在齊。頒

魯秉周礼

莫敖楚官名
貳軫二國名

蒲騷之役

肉於諸侯之師。以鄭置後班。蓋秉周禮也。固知鄭忽有功。而我不可毀吾禮矣。曲其何在哉。齊人衛人乃悟。遂俱交綏而退。十九年春。楚莫敖屈瑕將盟貳軫。鄖人懼。出軍於蒲騷。謀與隨絞州蓼四國伐楚師。瑕憂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以待四國之至也。必不戒。子應次於郊郢。禦四國。吾且率銳卒。宵加於鄖。鄖恃其城。而莫有鬬志。乃擊敗之。四國必離。瑕曰。寡兵不可以成也。宜乞師於楚王。廉曰。戰勝在和。不在衆也。楚軍以出。又何不成。瑕曰。請

雍氏宋大夫

卜之。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五月。鄭莊公薨。公初娶鄧曼。生世子忽。又娶宋雍氏女。生次子突。至是大夫祭仲等立忽。雍氏怒。誘之宋莊公。公使人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汝應死。已而執突求鄭賂。於是祭仲與宋人盟。以突而歸。遂廢忽立突。是為厲公。初齊僖公欲以女妻忽。忽辭。祭仲諫曰。必娶之。我公多內寵。君無大援。則不可以立也。忽不從。至是悔不用祭仲之言。遂出奔衛。楚屈瑕伐絞敗之。分涉於彭。羅人將襲瑕。而不果。瑕聞

分涉猶亂濟也
楚師濟彭水無

紀律

楚屈瑕慢易取敗

荒谷楚地

宋貪鄭賂

之。二十一年春。師師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語人曰。莫敖必敗。其舉趾高矣。因為瑕乞師於楚子。楚子弗許。伯比入告夫人。夫人說楚子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而不設備。君若不誡。恐楚師亡。楚子驚。使人追瑕不及。瑕已至鄢水。亂行而濟。且不設備。羅人與盧戎夾擊之。甚急。楚師果大敗。瑕縊於荒谷而死。衆師悉就擒。楚有司開之。將罪瑕屬。楚子曰。莫為矣。是孤之罪也。此時宋人求賂於鄭已數。其額不貲。鄭人不堪命。會紀人魯

宋敗鄭毀其祖廟大逵九達之道也牛首鄭邑

大庶長秦爵官弗忌威壘三父皆秦大夫

秦人弑其君出公

人伐宋。齊衛燕出師援宋。鄭紀二師殆敗。魯桓公自麾軍擊齊衛燕三師。鄭紀反戰。大敗宋師。先是魯人宋人行成。桓公與莊公盟。已而莊公辭成。蓋欲貪鄭賂也。宋既絕魯。魯人怒援鄭伐宋。鄭人歸功於魯以修好。宋人懥憤。日夜謀報於鄭。二十二年冬。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焚其城門。進入大逵。攻取牛首。毀鄭祖廟。是歲。秦大庶長弗忌威壘及三父等使人弑其君出子。出子。寧公第三子。公有三子。及薨。秦人廢長子立季子出。出生甫五

桓王崩莊王立

歲。立而在世六年。乃弑。謚曰出公。三父復立長子。是爲武公。二十三年三月。桓王崩。太子佗立。是爲莊王。鄭祭仲漸專恣。厲公患之。與其女壻雍糾謀。糾妻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糾妻告之祭仲。仲殺糾戮於市。厲公懼。出居櫟。櫟。鄭邊邑也。無幾出奔蔡。祭仲迎世子忽於衛。六月。世子忽立。是爲昭公。厲公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復居櫟。十一月。魯人宋人衛人陳人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退。宋人授兵厲公。以守

衛亂

左右媵子宣公左右媵妾所生

櫟。鄭人不能伐之。元年四月。魯桓公會宋衛陳蔡諸侯。再伐鄭。鄭人拒之。不敢納厲公。初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媵子職。爲之娶於齊。宣公奪之。曰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媵子洩。已而夷姜失寵自經死。急子竊怨之。宣姜聞之。與朔俱譖毀急子。宣公大怒。使急子於齊。將令盜殺之途。壽知之。告急子。急子弗聽。遂行。壽乃載旌以先爲盜。果殺之。急子後至曰。壽何罪也。所當殺者乃我也。豈能殺乎。盜又殺之。於是左右二媵子怨朔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

魯夫人文姜私於齊襄公

齊襄公誘殺魯桓公

朔。遂奔於齊。二年十月。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弟公子亹。昭公素惡渠彌爲人。及昭公立。渠彌懼。至是與俱獵於野。射殺之。三年正月。魯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申繻諫曰。女保家。男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違此必敗。桓公弗聽。文姜。齊僖公之女。欲嫁鄭世子忽。而不果。遂嫁桓公。爲人多淫。申繻故諫。及其如齊。與齊襄公私。爲襄公與文姜兄弟也。桓公怒譴文姜。文姜以告襄公。四月。襄公饗桓公。乘其醉。使公子彭生殺於車中。魯人怒。而無奈

齊襄公轘鄭高渠弥

轘車裂人也

莊王誅周公黑肩

之何。乃欲除彭生以雪恥。襄公遂殺彭生。以謝罪魯。是秋襄公入衛。將討高渠彌。渠彌不察。從子亹會之。獨祭仲知襄公意。稱疾不從。齊人果殺子亹。而轘渠彌以徇。弑昭公之罪。七月。周公黑肩欲弑莊王立其弟子儀。大夫辛伯告王。王遂誅黑肩。子儀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黑肩爲之傅。每有立子儀之意。子儀。桓王庶子。而莊王既備儲貳。不可復動也。辛伯乃說黑肩曰。妾如后。庶如嫡。耦如國。臣擅命。則亂之本也。黑肩弗從。遂及之。八年冬。魯

瓜時瓜熟之時自今年八月至明年八月爲交代之期

莊公以齊宋陳蔡兵伐衛。納公子朔。九年正月。周人子突以王命救衛。不及。朔遂歸衛。放公子黔牟於周。大夫甯跪於秦。殺左右二媵子洩職。六月。自立。是爲惠公。齊襄公使連称管至父戍葵丘。以瓜時爲交番之期。及瓜時。公命不至。連称至父請代。公弗許。二人怨望曰。公期欺我也。遂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世子。襄公及嗣立。斥之。無知怨。連稱至父因以作乱。連稱有從妹在公宮。而無寵。連稱使之

豕人立而啼

伺襄公。曰。事成。吾以汝爲無知夫人。十一年十二月。襄公出獵。途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非大豕矣。公怒曰。彭生敢見乎。即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已還。責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流血。費走出。遇賊於門外。劫費將殺之。費曰。且莫入驚宮中。乃驚。未易入也。賊不信。費袒而示鞭痕。賊見其創信之。令先入間宮中。費乃入匿公於牀下。賊待門外久之。費不出。賊遂入宮。費反與賊鬪。不克。宮人石之紛如等。與俱鬪死。賊進殺孟陽

賊殺齊襄公

賊又殺齊君無知

於公牀。曰。非公也。適見公之足於牀下。遂弑之。賊即無知。連稱至父也。無知自立爲齊君。十二年春。齊君無知遊雍林。雍林大夫廩嘗有怨無知。及其來遊。使人襲殺無知。先是襄公姦文姜。遂殺其夫壻魯桓公。後數與文姜會合。以淫爲。群臣患之。群弟亦恐禍及。次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從之。三弟小白奔莒。鮑叔牙從之。小白自少與大夫高傒善。及無知所殺。群臣議立君。傒之子國迎小白於莒。魯人聞之。發兵送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管

齊公子小白立

仲乃射小白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人悅送子糾稍遲小白獲高國內應馳入齊高傒等迎立是爲桓公公發齊兵拒魯人是歲八月與魯師戰於乾時敗之絕其走路魯莊公棄戎車而逃戎右及御者皆所禽鮑叔牙帥師追莊公遂入魯乃言曰子糾兄弟也不忍討請君誅之管召讎也獲之甘心爲不然將圍魯魯人懼乃殺子糾於笙瀆召忽殉之桓公欲殺管仲鮑叔牙曰君將治齊有高傒及吾乃足矣若欲霸於天下非夷吾不可也

管仲爲齊相

肉食者謂貴爵高祿之人

夷吾管仲之字叔牙素與管仲友善故薦之桓公遂有用管仲之心管仲知之輒就縛以徃叔牙獲管仲而歸途釋其桎梏告桓公曰夷吾之才高於高傒宜速爲相也桓公從之與叔牙隰朋高傒等修國政有共同四方之志十三年正月出師再攻魯魯莊公將自戰曹劌請入見或曰肉食者謀之子又何與爲劌曰位高者其心鄙貪未能爲遠謀乃入見曰君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爲劌曰是小惠耳小惠未徧民恐弗從也何

孚誠也

察細苛也

以足自戰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爲劌曰是小信耳小信未孚神恐弗福也何以足自戰公曰小獄大獄弗敢察也必以情爲劌曰是小情耳小情未劃事恐弗順也君若欲自戰臣請從之遂與公同車與齊師相持公將鼓劌曰未可矣已

魯莊公敗齊師

而齊人三鼓劌曰可矣大戰於長勺齊師敗績公將追劌曰未可矣俯視齊師之轍仰望齊師之旗良久乃曰可矣縱兵追之甚急齊人棄輜重而走魯師既大勝公問其故對曰夫戰者勇氣也一鼓

息侯俍蔡敗之

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爲夫大國難測也恐有伏爲吾視其轍則乱矣吾望其旗則靡矣故急逐之魯人服劌之戰畧六月齊人以宋兵復入魯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人必退吾請擊之莊公弗許偃竊自南門出被虎皮犯宋師莊公因繼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人果不戰而退蔡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爲息嬀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止而見之而弗禮息侯聞之怒將伐蔡乞師於楚使人謂楚子曰請君佯伐我我

臧孫彊生達。達生文仲、

宋南宮長萬弒其君閔公。殺大宰華督

求救於蔡。蔡不必救。因俱伐蔡。師乃有名。可以逞也。楚子從之。九月。楚人佯伐息。蔡侯果不救。息人宣言諸侯曰。蔡嬀。吾婦之姊妹也。而蔡侯不救我之難。是絕義於我也。諸侯皆信之。無敢救蔡者。於是息侯與楚人伐蔡。大敗之。楚人獲蔡侯獻舞而歸。齊桓公奔莒時。過剡。剡子不禮。及其入而立也。諸侯皆賀。爲獨剡人不至。桓公怒。是冬出師伐剡。剡子奔莒。齊人遂滅剡。十四年秋。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之。宋閔公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爲

君憂。敢拜命之辱。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禹湯罪已。桀紂罪人。今宋公歸罪於躬。宋其興乎。或曰是宋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御說宜爲君。有憂民之心。後御說立爲君。宋大興。果如臧氏之言。去年乘丘之役。莊公射宋大夫南宮長萬。顓孫擒之以歸。囚於魯。至是宋人請之。莊公縱長萬於宋。閔公讓長萬曰。嚮吾敬子。今吾弗敬子。長萬愧之。十五年八月。長萬弒閔公於蒙澤。大夫仇牧禦之。又所殺。長萬遂殺大宰華督。立公子游。督嘗殺孔父

蕭叔。蕭大夫名大心

宋人醢南宮長萬

莊王崩。僖王立

魯曹沫復遂邑

嘉。弒殤公。國人皆怨。至是所殺。諸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長萬之子牛及猛獲。帥師圍亳。十月。蕭叔及戴武宣穆莊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及公子游。立御說。是爲桓公。於是猛獲奔衛。長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善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失一國。與惡棄好。非謀也。衛人遂歸之。又請長萬於陳。歸之宋人。乃醢長萬及猛獲。是歲莊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元年春。以平宋亂。齊桓公及

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魯人不至。宋人背礼。桓公怒。六月。帥師伐魯。魯人曹沫三戰三敗。莊公舉遂邑。屬於齊。以平。遂與桓公盟於柯。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曰。宜返遂於魯。不然。僕請與公交刺。桓公畏怖許之。已而悔焉。欲殺沫以勿返遂。管仲曰。已被劫約沫。今倍約殺沫。蓋一時小快耳。何以取信於諸侯也。若夫喪諸侯心。臣恐霸業不成。於是返遂於魯。諸侯聞之曰。齊人全信制約。據義保人也。乃歸附者日多矣。桓公已有創霸之心。益修信於

鄭傅瑕弒其君子儀

諸侯。二年春。桓公帥陳曹師伐宋。以譴北杏之罪。因請王師於京師。王使大夫單伯會於齊師。單伯取成於宋而還。鄭亡人公子突在櫟邑十餘年矣。是歲。舉兵侵大陵。虜大夫傅瑕。瑕曰。若釋吾則殺鄭子以納君。突乃制約。遂釋瑕。六月。瑕弒鄭君子儀及其二子。迎突。是為厲公。公既立。讓伯父原繁曰。我為亡人居外年久。卿嘗無迎立之意何也。對曰。吾在我國奉宗社。又何懷二心。即自殺。公鶩謂瑕曰。汝實有二心矣。殺其君以求多福。伯父之所惡也。遂誅之。

鄭厲公誅傅瑕

宋亂已平。宋人服從於齊。桓公乃欲歸功於天子。以脩霸業。是冬。與諸侯會單伯於鄄。三年春。桓公復與諸侯會於鄄。奉王命始霸於天下。霸者。諸侯首長。所以把持王政也。此時王道已衰。強制弱。大併小。而調貢不輸於京師。於是乎桓公修霸道。代天子以匡正之。令諸侯勿恣相侵伐也。是秋。諸侯為宋伐郳。郳。宋屬國。而不奉宋命。桓公與諸侯助宋。鄭人聞之。反侵宋。四年夏。諸侯伐鄭。以懲之。先是。鄭厲公自立。不告之楚。楚子怒。至

齊桓公霸於諸侯

僖王崩惠王立

是楚人伐鄭及櫟。以懲其失禮。十二月。齊桓公與諸侯同盟於幽。五年。僖王崩。太子閬立。是為惠王。元年春。虢侯晉侯朝京師。王命諸侯正名位朝禮。虢晉鄭相議。迎王后於陳。曰陳媯。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子頹有寵。大夫蔿國為傅。及惠王即位。奪蔿國之圃以為王囿。大夫邊伯之家近於王宮。王又奪之。遂収大夫子禽祝跪詹父之由。於是乎五大夫並怨。遂因大夫蔿氏謀亂。二年秋。五大夫奉子頹伐王。不克。蔿氏奉子頹出奔衛。衛人助之。會

周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

蔿氏周大夫桓王嘗奪蔿忿生之田十二邑以與鄭自此蔿氏遂不和

南燕伯名仲父

南燕師攻京師。王奔溫。是冬。蔿氏與五大夫立子頹。三年春。鄭厲公如京師。平王室之亂。而不能和。執南燕伯。讓伐王罪。厲公遂奉王歸處於櫟。是冬王子頹饗五大夫。舞六代樂。厲公聞之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子頹奸王位。禍孰大焉。乃與虢侯謀納惠王。四年春。鄭虢會師於弭。俱伐王子頹。厲公奉惠王自南門入。虢侯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惠王割地授鄭虢。褒功。且賜鞶鑑於厲公。玉爵於虢公。鞶鑑。王后所帶。以鑑為飾。玉爵。飲酒器。

鄭厲公勤王事

五大夫蔿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

陳公子完奔齊是為田氏祖

晉獻公殺群公子

以玉造由是厲公稍怨王五年春陳人弑世子御寇御寇之黨公子完與顓孫出奔齊桓公知完之賢欲立為卿相完辭因為工正其五世無宇始大於齊是為田氏祖八年秋晉士蔿使群公子殺游氏之族是冬獻公殺群公子群公子桓莊二公之族子孫強盛數刧公室獻公謀之士蔿對曰先去富氏則群公子可謀也已於是公使士蔿試其事士蔿佯與群公子結權謀除富氏富氏素富强恃以凌同族同族惡之士蔿因以與群公子譖富氏

令尹楚官名

去之又使群公子殺游氏之二子士蔿竊告獻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遂如士蔿之計十年六月齊桓公與諸侯同盟於幽是冬惠王使卿士召伯廖賜命於桓公議伐衛以其助子頽也十一年三月桓公以王命伐衛大敗之獻捷京師十三年秋申人鬪班殺楚令尹鬪子元子元楚子熊貲之弟初熊貲聞息嬀美滅息奪之生熊囏熊惲熊貲薨後子元欲姦息嬀鬪廉諫之子元怒執廉遂為鬪班所殺申楚屬國也於是鬪子文為令尹十

燕

魯公子慶父弑其君子般

四年春齊桓公為燕伐山戎至孤竹而還燕莊公送桓公至齊境桓公大悅分溝給燕曰自今貢京師應如乃祖之時又使莊公修成周之法燕武王弟召公奭之封土也十五年春魯莊公為齊管仲城小穀以報桓公之德八月莊公薨公寵孟任生子般圉人犖者嘗有恨於子般及子般立莊公庶弟慶父與犖合謀遂殺子般立公子啓方是為閔公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自將上軍世子申生將下軍趙夙為御畢萬為戎右以滅耿霍魏三國為

晉侯封世子申生於曲沃

申生城曲沃賜耿於趙夙魏於畢萬並為大夫士蔿謂申生曰臣知世子不可立矣公封之曲沃以先為之地又焉得全不如逃之以保令名也申生弗從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姜氏生世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已而獻公伐驪戎以其女而還曰驪姬生奚齊驪姬有寵因欲立奚齊使嬖人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廟所在也蒲與屈君之疆土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

魯三桓氏

魯大亂

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世子主於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服戎也。獻公悅而從之。申生重耳夷吾有賢行。至是皆所遠。魯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子孫號孟孫氏。次曰叔牙。號叔孫氏。次曰季友。號季孫氏。並桓公之子。因又謂之三桓。莊公嫡夫人齊桓公女也。曰哀姜。無子而多淫。嘗與慶父私。爲及莊公薨。哀姜欲以妹叔姜所生啓方爲嗣而不果。及閔公立。哀姜與慶父淫益甚。遂謀殺閔公。立慶父。魯大亂。齊桓公遣大夫湫

魯慶父弑其君閔公

魯人誅慶父齊人殺哀姜

季友爲魯相

鶴乘軒

軒蓋車也

省其難。湫歸報曰。不去慶父。魯難遂不已。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已而慶父使卜齮襲殺閔公。季友懼。以庶公子申奔邾。時十七年八月也。魯人欲討慶父。慶父奔莒。於是季友奉申還魯。立之。是爲僖公。哀姜遂竄於邾。魯人請慶父於莒。誅之。齊人亦召哀姜於邾。殺之。歸屍於魯。僖公既立。以汶陽田封季友。立爲相。是歲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國人皆憤。乃曰。可使鶴戰。鶴實有祿位。吾輩何能戰。

狄人滅衛

懿公自與狄人戰於熒澤。大敗。併師衆皆死之。宋桓公將出師救。不及。狄人遂滅衛。衛遺民奉公子申。逃曹。齊桓公聞之。使公子無虧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圖其恢復。晉獻公使世子申生伐赤狄。里克諫曰。世子奉冢祀之粢盛。以朝夕視吾膳者也。故又曰冢子。非出置躬於軍旅間者矣。公曰。寡人有子。未知立其誰。克不對而退。見申生。告之。申生曰。吾其廢乎。克曰。世子其勉旃。不共是懼。何故廢之。且懼其不孝。毋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

齊桓公以諸侯兵伐狄復衛

屈地産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

人。則以免於難。於是申生遂出伐赤狄。克称病不從軍。十八年八月。齊桓公與諸侯會於檉。十九年正月。桓公與諸侯爲衛城楚丘。此時衛君申既卒。桓公乃立申弟燬。是爲文公。桓公又爲衛會諸侯軍伐狄。晉獻公嘗曰。吾先君曲沃武侯。誅晉室亂。時虢人常助晉室而伐我曲沃。又匿晉亡公子作亂。今而弗誅。必遺子孫憂。使荀息以屈產之馬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是夏里克荀息帥師會於虞。伐虢滅其下陽。二十年秋齊桓公與宋公江人黃

人會爲鄭謀伐楚是冬楚人伐鄭鄭文公欲與楚
人行成大夫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也
是時會齊人救鄭楚人輒班師二十一年正月齊
桓公會宋陳衛許曹及鄭師侵蔡蔡潰遂進伐楚
次召陵楚子使大夫屈完言桓公曰君處北海寡
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今君之至吾地
是何故桓公使管仲對之曰昔太保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又
賜我先君履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

齊桓公以諸侯兵伐楚

風馬牛左傳杜註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正義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喩微事不相及與楚之戰起於爭蔡亦此類也故楚子言此以詰齊桓所以遠出師

北至於無棣宜以之踐理也而楚荊不輸朝貢不
共王職年已久矣寡人乃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乃是問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奉昭王之不復寡君所不知君其問諸水濱
桓公怒進入陘楚子復使屈完視齊師強弱桓公
益怒將戰管仲諫曰楚人強悍不如以德綏之也
桓公退次召陵陳諸侯兵使屈完視之曰豈吾獨
是爲先君之好是繼楚君與吾同好如何屈完對
曰是寡君所願也桓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

昭王南征至楚漢濱之人以膠舟進王至中流膠液舟解王溺遂不返漢水在楚地

此衆攻何城不抜對曰君若以德綏撫誰敢不服
以力攻伐楚國方山爲城漢水爲池君之衆無所
用桓公遂與屈完盟而還晉世子申生祭於曲沃
遺胙獻公驪姬置毒胙中以進公使侍臣嘗之侍
臣即死姬泣曰是由世子所致公怒殺其傅杜原
款申生奔新城遂縊死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
矣宜質其實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人伐
蒲及屈二公子不肯校重耳奔翟夷吾奔梁二十
二年夏齊桓公與王太子鄭及諸侯會於首止謀

曲沃有桓叔廟申生祭之

胙祭肉也

晉驪姬讒世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

寧周室是秋晉獻公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人宮
之奇諫其君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
謂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請毋許於晉虞侯弗
聽宮之奇遂去虞十二月晉人滅虢虢侯奔京師
晉師退次虞因襲虞滅之執虞侯而還獻其調貢
於京師二十四年惠王崩太子鄭母早薨後母曰
惠后生叔帶封之甘稱甘昭公有寵於惠王及王
崩惠后欲立叔帶太子鄭患之不肯發喪踰歲而
即位是爲襄王元年王使宰孔賜文武祭胙及弓

晉人滅虢遂滅虞

惠王崩

襄王立

齊管仲諫桓公

失大車於齊桓公公欲勿下拜管仲諫之公乃下堂拜賜是秋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會之桓公頗驕由是諸侯稍懷離心宰孔竊歎桓公失德途遇晉獻公語之獻公乃途還九月獻公薨里克邳鄭等欲納公子重耳爲晉君殺公子奚齊於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立公子夷吾

喪次荀息立奚齊弟卓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秦穆公發兵送重耳弟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亂亦使隰朋如晉與秦人俱立夷吾是爲惠公初夷吾之在梁也欲入而立郤芮曰

內猶有公子可立者非藉強國之力以入恐危夷吾使芮如秦講約曰即得入賂以河西地又遺里

晉惠公夷吾背約於秦又賜里克死

克書曰苟得立則封卿於汾陽於是外藉秦內因里克及其入而立使邳鄭謝秦遂不與河西地又

王弟叔帶作亂

奪里克之權賜之死秦人怒殺邳鄭三年夏王弟叔帶嗾諸戎襲京師晉人勤王伐戎走之王即欲討叔帶叔帶奔齊桓公遣管仲於京師隰朋於晉以和解王待管仲以上卿禮辭曰陪臣何敢當王曰朕嘉爾勳且毋逆命管仲遂受下卿之禮由是

齊管仲名震諸侯

管仲名震諸侯五年冬晉饑惠公使人乞糴於秦

晉饑秦穆公輸粟救之

穆公問諸子桑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交有爲救災恤鄰道也行道必有福此時晉邳鄭之子亡在秦乘晉饑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遂輸粟晉自渭入汾舳艫相繼明年冬秦大饑穆公使

秦饑晉惠公不救之

人乞糴於晉惠公欲勿輸慶鄭諫曰背施不信也棄災不仁也貪私不祥也怒鄰不義也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既背割河西之約今復棄信患莫大焉虢射曰今而

輸之粟未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輸之則強不輸亦強不如輸之救其饑以取信於民惠公弗

秦人怒

聽遂辭於秦秦人怒七年九月穆公伐晉惠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也因陳其

韓原之役

不可惠公弗省出戰於韓原敗績戎車毀壞馬陷

秦伐晉擒惠公以歸

於濘秦人獲惠公以歸穆公夫人惠公之妹也聞晉敗將自盡穆公憂之大夫摯曰不如速殺晉君矣夫人且死何足憂子桑曰取晉世子圉爲質而後歸惠公必得大成未可滅晉以驚夫人也

夷吾惠公歸晉
晉惠公殺慶鄭晉又饑秦又輸粟救之
三族皆鄭大夫
齊管仲諫桓公
三叔叔詹堵叔師叔皆有賢名

患及嗇弘二公子其若宗嫡何嗇弘二子穆夫人所生嗇既立爲世子子桑以之諫穆公公從之與晉人平故館惠公穆公素畏慶鄭乃欲除之謂惠公曰晉大夫慶鄭者忠於君乎惠公曰吾敗於韓原之日大声呼鄭鄭來對曰君已愎諫惟敗是求也遂逸去未知其忠穆公曰鄭之不臣吾今聞之而晉民不棄鄭何也惠公不知所答十一月穆公使惠公歸晉惠公乃殺慶鄭而後入穆公聞之曰晉國殆落我手是冬晉又饑穆公饋衆曰吾惡其

君而不疾其國況唐叔之遺民乎昔箕子有言唐叔之後有大興者我姑樹德以待能者八年秋戎師侵晉取其四邑將襲京師王告急於齊桓公徵諸侯兵戍京師十一月鄭人殺世子華初華會諸侯於甯母謂齊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子父不奸是謂禮守命共時是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爲君其勿許於華華既爲世子而求介大國以賁其國亦必不免況有三

鷁音逆本作鶂水鳥似鷺而大高飛過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
少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是爲五公子

叔爲政未可間鄭也桓公從之華由是得罪於鄭至是遂所殺是歲六鷁退飛過宋都王使内史叔興聘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對曰明年齊有乱君亦將不終襄公憂之至是冬魯人城鄫役夫忽作妖言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乱桓公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公與管仲謀屬公子昭於宋立爲世子易牙欲立公子無虧九年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是冬桓公甍易牙因内寵殺群吏遂立無虧世子昭奔宋初桓公擢用管仲覇於天下四十二年矣

管仲卒齊亂
襄王召弟叔帶於齊交懽如故

九合諸侯勤王事皆仲之謀也仲病公問曰群臣誰可爲相對曰易牙開方竪刁皆諂佞小人不可近也及仲死公不用其言至是齊大亂十年正月宋襄公以諸侯兵伐齊謀納其世子昭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世子昭四公子之徒拒之與宋人戰五月宋師大戰於甗四公子之徒敗績宋人遂立世子昭是爲孝公十四年秋大夫富辰謂王曰請召王弟叔帶我兄弟不協安能収諸侯心王説遂召叔帶初叔帶奔齊也桓公使仲孫湫聘京師且

請復叔帶。王弗許。湫歸告桓公。曰。王怒未熄。乃熄。其十年乎。京人以十年為一昔。不一昔則王必弗召也。至是叔帶歸於京師。其在齊十年矣。果如湫言。是夏宋襄公伐鄭。鄭人乞師於楚。八月。楚人伐宋以救鄭。襄公將自戰。公孫固曰。天之棄殷久矣。君將興之。弗如勿與戰。公弗聽。十一月。出軍於泓水。楚人未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已而楚人濟泓。未成列。目夷又以告。公曰不可。已而楚人成列。公曰可矣。乃擊之。

宋襄之仁

反大敗。公傷股而走。遂薨。時人謂之宋襄之仁。先是公與齊人楚人盟於鹿上。欲以伯諸侯。心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敗乎。公弗省。至是不善其終。亦如叔興鷁退之占。鄭文公嘗怨惠王不賜已父厲公爵。又怨襄王與滑於衛。遂伐滑執王使。

滑國名

襄王怒。將命狄伐鄭。富辰諫曰。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相及。昔周公傷二叔之不淑。故封建親戚。

二叔管叔蔡叔

以藩屏王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王之胤也。邘晉應韓。武王之胤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公思周德弗類。糾合宗族。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詩小雅常棣篇

又曰。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王不忍小忿。以棄鄭。何也。夫用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於諸姬氏最為近。況棄嬖臣申侯。寵子子華而用叔詹堵叔師叔三良。則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

平惠、平王惠王。鄭武公奉平王東遷洛邑。惠王時王子頽作亂。鄭厲公奉惠王伐子頽。厲宣、厲王宣王。鄭祖桓公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

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則四姦具矣。今也周德既衰。於是棄兄弟之道。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前有頽帶之亂。王又召狄。其若文武周召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召狄師。十六年夏。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婦怨無終。後必為患。王又弗聽。立狄女隗氏為后。未幾王弟叔帶蒸之。王怒廢隗氏。狄人怨。頽叔桃子曰。我實驪狄。狄却怨我。若夫失狄心。禍亦大矣。不如擯王以伯之也。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御

頽帶、王子頽王叔帶

頽叔桃子、皆周大夫

京師亂

王御士、宿衛侍御之士也

原伯、毛伯皆周卿大夫

周公忌父、周卿士。食邑在成周。故曰周公

晉公子重耳歸自楚。立爲晉君

晉文公以綿上封亡臣介子推

晉文公勤王事以圖霸

士將討叔帶。王曰。叔帶有寵於先后。今誅之。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乃奔坎欿。已而狄師攻京師。殺原伯毛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而逃。王以我爲懟。乃以其屬大與狄戰。遂死之。狄人既克京師。獲周公忌父以歸。是冬。王出居鄭。叔帶與隗氏居溫。王遣使秦及晉。謀除叔帶。先是晉公子重耳亡在秦。十九年矣。晉大夫欒郤寺潛如秦。勸重耳還國。且爲內應者甚多。於是秦繆公發兵送重耳於晉。晉人殺公子圉。迎重耳。重耳乃歸晉立

爲晉君。是爲文公。公修政施惠。誅姦。權祿功臣。而獨不祿從亡介子推。子推亦不言祿。與其母俱隱於綿上山中。公聞而大驚。使人召之。不至。公乃環綿上山中封之。表其功勞。十七年春。秦穆公軍河上。將討叔帶納王於京師。晉人狐偃謂文公曰。方今之時。收諸侯心。莫如勤王事。趙衰亦曰。晉與王同姓。則先尊王。所以求霸之道也。文公乃卜之。吉。三月。師師出次陽樊。分兵爲二。右師圍叔帶於溫左師迎王於鄭。四月。王歸京師。殺叔帶於隰城。文

晉人救宋、執衛曹二君

公乃朝王。王大悅。賜陽樊溫原攢茅之地。於是晉始開南陽。以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溱毛之子也。十九年冬。楚人以諸侯兵圍宋。宋公孫固告急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其免矣。文公乃作三軍。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以趙衰爲卿。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二十年正月。晉師侵曹伐衛。楚人果救衛。不克而退。衛成公請

盟。晉人弗許。成公懼奔楚。又適陳。未幾爲晉人所執。二月。文公進圍曹。三月。楚人復伐宋。文公欲救宋。先軫曰。我先執曹君。分曹衛地與宋。宋人賂之齊秦。齊秦必救宋。文公從之。楚將得臣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衛曹二君。我亦釋宋圍。先軫曰。不許楚所請。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諸侯謂我何。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文公悅。囚宛春於衛。得臣果怒。將擊晉師。文公引兵退。軍吏曰。何故退。文公曰。昔我在楚。約退三舍。豈可

城濮之役

駟介曰介士所駕駟馬之車

晉文公爲霸

倍乎。此時楚子亦已退。得臣猶不去。四月。文公及宋成公齊人秦人次城濮。遂與楚師戰。大敗之。得臣引餘兵去。晉人悉取楚糧仗。焚其營。火數日不熄。文公還至衡雍。初鄭人陳人蔡人助楚。及楚師敗。皆請盟。文公許之。使欒枝往盟。取質而還。五月。獻楚俘及駟介百乘步卒一千於京師。襄王使王子虎賜命文公。以爲諸侯長。文公三辭而後拜命。王子虎又盟諸侯於王廷。稱文公曰霸。此時得臣已敗歸。楚子怒其不用命。貪與晉戰。讓責之。得臣

襄王狩河陽

秬黑黍、鬯香酒、卣罇名、虎賁勇士

晉文公再執衛成公

遂自殺。六月。襄王狩河陽。文公率諸侯朝之。王賜文公車服弓矢及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詔賞綏撫四方之勞。七月。文公釋衛曹二君拘執。更作三軍。備於戎狄。以戍王室。衛成公之所執也。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與晉盟。及成公還。叔武喜出迎。公前驅歂犬射殺之。元咺懼奔晉。訴叔武無罪。成公歸罪歂犬。殺之。元咺不服。是冬。文公召成公於溫詰之。成公辭屈。文公復執成公。幽於京師。二十二年夏。文公使醫衍酖殺成公。衛大夫甯俞聞之。賂

晉楚始通好

醫薄其酖。成公得輒不死。魯僖公欲救成公之難。賂王及文公玉各十雙。文公不受。而王受之。遂釋成公還於衛。成公使其臣周歂治廑先殺元咺及二弟子適子儀。而後入衛。歂廑用命有人殺歂廑懼而逸。於是甯俞爲相。衛國大治。二十三年。晉文公分曹地賜諸侯。蓋從王命也。二十四年春。楚鬬章請成於晉。文公使陽處父報之。於是晉楚始通好。十二月。晉文公薨。鄭人有賣鄭於秦者。曰。我掌其城門之鑰。若潛軍以來。鄭可襲取也。秦繆公問

晉人敗秦師獲三帥

衰經、喪服也

蹇叔百里傒。對曰。經數國而襲人。希有得利者。況賣鄭者。未可知其意如何。請止。繆公弗聽。使傒之子孟明。蹇之子西乞及白乙帥兵襲鄭。傒蹇謂其二子曰。汝經晉入鄭。晉人必拒於殽。殽有二陵。汝必死是間。二十五年春。秦師東至滑。鄭人聞之。大作兵備。秦三師謂。今而襲鄭不可。遂伐滅滑。滑晉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未除。嗣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邊。披衰經於甲。發兵遮於殽擊之。大敗秦師。無一人得脫者。遂虜秦三師。文公夫

箕之役

晉先軫冑狄師死

人秦女也於襄公爲母乃爲秦請宥三帥先軫不肯襄公不能逆母命遂復之先軫怒唾公面而去繆公見三帥泣曰我不用百里傒蹇叔諫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是我罪也用三子如故是秋狄人伐晉及箕襄公敗之箕郤缺擒白狄子先軫曰吾前屬秦三帥公不能誅之今擒狄子又何益其自遂受辱不如自致也單騎冒狄師格鬬死之狄人獲其馘遺晉面如生云二十七年春秦復使孟明伐晉以報殽之敗晉人禦之大戰於彭衙秦師敗

秦繆公不替孟明

晉大舉伐秦

績繆公尚不替孟明委以國政二十八年夏秦復使孟明伐晉孟明進濟河悉焚其舟蓋示必死也晉人懼而城守不敢出戰孟明遂取晉二邑而還勢震西戎晉人謂初先軫之擒孟明也軫欲殺之公不可却使軫死箕之役遂致此禍悔何及襄公聞之將大舉伐秦意期獲孟明二十九年秋遂伐秦圍邧及新城取之而不獲孟明是時楚人攻滅黃及蓼地境益廣大襄公代文公爲霸而不能制之趙衰欒技以下諸宿將相繼病歿衰之子盾代

襄王崩

頃王立

執政三十一年秦繆公薨公有大志而不得爲盟主國人惜之是歲八月晉襄公亦薨趙盾欲立公子雍而議中變立世子夷皐是爲靈公雍公子杜祁之子文公孫也杜祁母秦女也於是秦人怨自是晉秦相戰連歲不已三十二年襄王崩太子壬臣立是爲頃王元年春楚人伐鄭克之秋又侵陳獲公子茷而還晉靈公以國亂之故不能救鄭陳於是乎霸業殆不振楚人又伐麇克之宋人懼遂聽楚命三年夏魯人與晉郤缺會於承匡謀伐諸

頃王崩

匡王立

京師乱

宋夫人王姬弑其君昭公

司城宋官名司空也武公名司空故改司空爲司城

侯之從楚者承匡宋地也宋人懼遂與魯衛陳鄭許曹同盟晉趙盾於新城六年頃王崩太子班立是爲匡王王尚幼沖周公閱王孫蘇爭政京師大亂王告諸晉是時從楚者已服於晉將朝京師靈公使趙盾平王室之亂於是霸業稍振七月有星孛北斗內史叔服告王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應死亂矣服輿之子也二年十一月宋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郊甸兵殺公司城蕩意諸死之公素無道國人不附戴公弟鮑賢而下士且美而艷

齊丙歜閻職弑其君懿公

翳桑餓人靈輒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

王姬欲通之鮑不肯乃助鮑施惠於是國人奉鮑先是蕩壽爲司城謂君無道而吾官近公所恐禍及吾棄官則吾族無所庇子父之貳也吾且緩死爲雖亡子猶不亡族也使子意諸代爲司城至是王姬使意諸去官對曰今而逃難若父訓何遂徇公而死齊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歜之父出獵爭獲不勝已而歜之父死公及立爲君掘其墓刖尸使歜爲僕御又奪閻職妻寵之於是歜職俱怨公四年五月公遊申池二人誘公入竹中遂弑之五年冬晉趙穿伐鄭敗之靈公恃勝而侈趙盾驟諫弗聽遂欲殺盾六年九月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臣提彌明知之趨登堂扶盾以下公嗾猛犬追爲彌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已而甲士逼盾彌明死之盾鬭且走甲士有靈輒者嘗受盾恩忽倒戈禦甲士盾因得脫未幾趙穿舉兵攻公於桃園弑之大史董狐乃書曰趙盾弑其君矣以視於國盾曰弑君者穿也我無罪董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其罪在子矣盾歎曰嗚

匡王崩定王立

楚子至洛問鼎輕重

伍舉蘓從冒死諫楚子

蜚同飛

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已而使穿迎公子黑臀於京師立之是爲成公公文公之季子也初驪姬之亂群公子皆奔四方晉無公族至是以趙氏爲公族穿盾之族也六年冬匡王崩太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年春楚子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王郊王使大夫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小大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楚子曰子毋恃鼎楚國有折戟不知其幾千万斤足以造九鼎矣滿曰噫其遺之乎昔夏之德方盛遠人皆至乃収九州金鑄九鼎象百物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而紂暴虐鼎又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而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而輕我成王定鼎於郟鄏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惟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乃去楚子名侶楚子商之子也其立爲楚君三年不出号令日夜滛宴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謂楚子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楚子曰三年不蜚不鳴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蘓從乃入諫

楚子滅其臣若敖之族

楚子曰。汝不聞吾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楚子破鐘鼓。放聲妓。任用伍舉蘇從。自聽政。國人大悅。遂滅庸及舒。初楚人若敖生鬪伯比。伯比生子良子文。子良生子越。子文生子揚。子文有賢名。始爲令尹。子文謂子良曰。子越狼聲虎狀。必有野心。不殺之。則恐覆我宗。子良弗從。子文以爲憂。及子文死。子揚爲令尹。二年秋。楚人蔿賈譖子揚殺之。子越爲令尹。賈爲司馬。子越惡賈。私殺之。楚子怒。子越以若敖之族。與楚子戰。楚子謂吾

鄭子家弒其君靈公

晉楚爲鄭交兵

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

先君滅息時。獲三矢。而子越竊其二。吾不復之。又何見先君於地下乎。奮鬪斬子越。遂滅若敖之族。是歲。鄭大夫子家畏讒。毀弒其君靈公。鄭亂。先是楚子與宋華元伐鄭。鄭人因華元已而受宋賂。縱之歸其國。楚子怒。至是伐鄭。三年冬。楚子復伐鄭。晉人救鄭。楚子乃退。自是楚人屢伐鄭。晉人必救之。遂晉楚交兵數年矣。鄭人反與楚平。晉景公以諸侯兵伐鄭。鄭人行成。景公乃屯諸侯兵戍鄭。以備於楚。於是乎楚子未得志。八年五月。陳夏徵舒

殺陳尹也

楚子滅陳爲縣已而復之

不夭不爲天所祐也

楚師遂拔鄭晉師救鄭不及

弒其君靈公。陳亂。九年冬。楚子因其亂入陳。擒徵舒。轘之其城門。曰。徵舒大逆。弒其君。乃討而戮之。此時陳君子午。亡在晉。楚子滅陳爲縣。已而悔曰。我以義伐陳。取以利其地。則義何在。遂迎子午於晉。封之如故。十年春。楚子復伐鄭。圍其都城。三月。襄公以城降。楚子乃入城。襄公肉袒牽羊出迎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懷怒。是孤之罪也。遷孤於江南。子孫長爲楚奴隷。唯命是聽。若顧念前好。不泯祖先祭祀。使改事君。以列九縣。則君之惠也。孤

河上之役

之願也。先是楚子滅九國以爲縣。故襄公之言及之。楚人曰。鄭君所請。不可許也。斬以徇四方。楚子曰。其君能下於人。民必信服矣。爲退三十里而舍。楚人曰。我將士勞矣。得鄭地以息。楚子曰。伐者伐不服也。鄭人已服。尚何求乎。遂使潘尫入盟。襄公出母弟子良爲質。楚子乃振旅而退。晉景公出師救鄭。其將佐荀林父隨會等皆曰。期已遲矣。不可救也。及河將還。先縠不可。麾軍先濟。楚子聞之。反戰。破縠軍。鄭人反助楚。大戰河上。晉師敗績。臨河

晉師敗績楚子虜晉將荀罃而去
罃音嬰

佝僂曲身醜短跛偏踦行不正貌

爭舩溺死無算楚子虜晉將荀罃而去荀林父曰吾爲督將軍敗罪正當誅因請死景公公欲誅之隨會曰昔文公與楚戰城濮敗之楚子退殺其將得臣文公聞之喜今楚已破我師我又殺其將林父是助楚也公乃悟用林父如故而先縠坐首謀取敗恐誅奔狄謀誘狄伐晉景公覺之十一年冬遂殺縠滅其族縠軫之子也十五年春晉景公使郤克於齊以通好魯人衛人從之克爲人佝僂跛而登階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還至河

鞌之役
晉郤克大敗齊師

上曰不報齊不復濟河遂歸晉請伐齊景公曰是子之怨也已不可以煩國民克復請以私屬伐齊公弗許十八年春齊人伐魯魯人告急衛衛人與魯人俱因郤克告急晉景公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會魯衛師伐齊齊頃公既入魯取隆聞晉衛來救収師退次鞌鞌齊地也六月晉師逼鞌解張御郤克鄭緩爲右頃公聞之曰吾且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晉師殆敗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而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戰矢貫吾手及肘吾折其矢以御乃左輪已朱豈敢言病吾子其忍爲鄭緩亦曰自始戰苟有險吾必下推車吾子豈識之耶張又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皆從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死固其分也病未及死吾子其勉爲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乃從之大敗齊師頃公殆獲急下車混卒伍履脫晉師長驅逐之頃公不知所爲獻寶器以求平郤克弗聽乃告曰獲曩笑我者而甘心焉且使齊封内盡東西其畝以

連尹楚官名

利我戎車頃公弗從將復戰魯人衛人諫郤克曰齊疾我矣子若弗許讎我必甚子已得齊國寶我亦復齊侵地其榮多矣郤克遂與頃公盟其城下而還十九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及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荀罃楚人許之罃因楚已十年矣至是歸於晉初晉楚戰河上晉師敗績荀罃就擒罃父荀首以其族反戰求之不獲遂射楚將襄老殺之獲其尸又虜公子穀臣以歸襄老子黑腰與大夫屈巫謀使人說鄭鄭人以爲晉人縱令歸襄

晉荀罃歸自楚

老尸及穀臣。楚人不必歸荀罃也。乃欲使賈人如楚奪荀罃。而賈人未及行。楚人歸荀罃。罃林父之姪也。

周清外史卷之一終

周清外史卷之二

日本　馬杉繫文邑著
清　王治本黍園閲

嬴氏前記

周

晉作六軍置六卿

定王崩簡王立

晉既與楚平。大勝齊。霸業復振。始作六軍。又置六卿。僭擬王制。二十一年。定王崩。太子夷立。是爲簡王。晉趙盾弟嬰。通朔妻莊姬。朔盾之子。莊姬成公女也。此時盾已卒。二弟同、括怒嬰。嬰曰。以我在之故。欒氏不作乱。我若亡。二昆必不免也。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我雖淫。而能令莊姬寧趙氏矣。則宥我罪。二昆必有禍。同、括俱弗聽。放嬰於齊。莊姬怨之。譖景公曰。同、括將作亂。欒郤二氏徵知之。願與二氏誅以爲之備。景公信之。屠岸賈素與趙氏惡。請發兵討同、括。韓厥止之。賈弗聽。三年夏。賈與諸將攻趙氏。殺朔同、括及嬰。悉滅其族。朔有子曰武。走入公宮。朔友人程嬰。携武亡匿山中。五年春。景公疾病。卜者曰。大功之後。不遂者爲崇。公問諸韓厥。

著筮也、龜卜也、

對曰。趙氏衰盾有忠而勳矣。晉絕其後。故見著龜耳。公又問趙氏實無遺孽乎。厥對以實。公乃召武奉先祀。已而武滅屠岸賈。復趙氏舊邑。秦桓公與晉厲公盟於令狐。諸侯多服厲公。桓公陰與楚人謀。欲途擊厲公。不果。厲公怒。請師諸侯以伐秦。大敗之。明年伐楚。鄭人救楚。晉師敗楚鄭於鄢陵。十年。晉伐鄭。鄭人告急楚。楚子與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出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士燮欲退。郤至弗聽。六月。晉楚師相持鄢陵。士燮不欲戰。曰。吾

鄢陵之役

晉惠公伐秦、戰韓原、戎馬陷泥而止、遂爲秦人所虜、襄公將先軫與狄人戰箕、單騎冒軍而死、景公時、晉師與楚師相持河上、先縠背荀林父節度、遂大敗、

先君之屢戰也。蓋有故。齊秦楚狄皆強。若不盡我力。霸業恐墜。今三強已服矣。敵唯楚而已。自非聖人。安能寧內外。今晉有內憂。棄以戰於外。吾未知其可也。郤至曰。韓原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隕命。河上之師。荀林父敗歸。皆晉之恥也。今我避楚。是徒益恥也。安能得収諸侯心。以演霸業。此時楚師已壓晉軍而陣。士燮之子匄。乞速戰。士燮叱曰。豚兒何知。爲欒書曰。楚師輕佻。吾固我壘以待。不三日必退。退則擊之。獲勝必矣。郤至曰。楚有

六隊、楚二卿子重子反相惡、士卒用旧、鄭陣不整、蠻軍不陣、陣不避晦、在陣而囂、

巢車、車上之櫓也、

六隊。可以乘也。厲公筮之。乃吉。遂戰。公車陷於淖。欒書代載而退。楚子登巢車。望晉軍。晉中軍佐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使養由基反射呂錡貫其脰。韓厥與郤至擊鄭師。走之。郤至急逐鄭公。殆獲焉。厥曰。不可再辱國君。至乃止。先是鄭成公有貳於楚。晉人囚諸銅鞮。已而宥之。韓厥故云爾。郤至乃虜楚公子茷。楚子怒。使養由基射晉將。由基以善射事楚。乃射殪晉二將。叔山冉膂力超人。進搏晉卒數人。以投折晉公車。時已日暮。兩軍交綏。楚子

楚子夜遁

欲召子反問謀。子反適被酒而臥。楚子歎曰。天敗楚也。安得待子反之醒。此夜棄軍而遁。詰旦子反亦逃。晉師聞之。爭入楚營。収其糧仗。楚師遂敗退。楚子使謂子反曰。昔子玉敗於城濮。時君王不在軍。今我師敗。子毋以爲過。是不佞之罪也。子反拜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是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昔子玉隕師徒。遂以自殺矣。子既領司馬。而取此敗。是非子罪而誰。盍自圖之。子玉。叔孫得臣也。子反對曰。吾亡君王師。何敢忘

齊慶克通靈公夫人声子

其死。即自殺。楚子聞之。使人止其死。不及。初子反子重爭權相惡。故及之。齊慶克通夫人声子。高無咎鮑牽等詰責之。声子聞而怒。譖高鮑於靈公。十二年七月。公命刖鮑牽。逐高無咎。無咎之子弱據其邑叛。十月。使崔杼慶克討之。此時國佐與諸侯同圍鄭。楚公子申救鄭。諸侯畏而班師。國佐亦以高弱之難起。引兵還。遂殺慶克。亦據其邑叛。蓋惡慶克之淫。崔杼之奸也。先是晉厲公驕侈。郤氏亦傲慢。忌伯宗欒弗忌之賢明。已譖殺之。韓厥歎曰。

晉胥童滅郤氏

晉欒書荀偃弑厲公

郤氏其不免乎。范士燮亦憂公多外嬖。難將作。自裁死。至是公欲除群大夫。諫已者。外嬖胥童等數人嘗以事怨郤氏。胥童謂公曰。郤氏多怨。宜先除之。公然之。郤氏聞而怨。將攻公。郤至不聽。曰。吾若有罪。天實討之。君若殺不辜。是晉無天也。吾唯坐待命而已。十二月。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等帥甲士八百攻郤氏。殺郤錡郤犨郤至。遂刼欒書荀偃。公曰。一朝而殺三卿。余不忍及其餘也。乃止之。以胥童爲卿。無幾公出游。書偃等伏兵於途。執公爲殺

簡王崩
靈王立

胥童等外嬖數人十三年正月書偃等使程滑弒
厲公遂不臣七人齊國佐巳作難靈公不能討之
佯與之盟是月殺之內宮遂殺其子國勝少子國
弱及其黨王湫等奔魯宋司馬蕩澤恃勢蔑視公
室殺公子肥左師魚石等五大夫攻蕩氏殺其子
山遂出奔楚居四年楚子辛鄭皇辰帥師伐宋取
彭城納魚石等五大夫宋人患之華元如晉告難
韓厥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此時晉悼公新立乃
出軍台谷以救宋諸侯兵屬之是冬進圍彭城十

四年春諸侯兵爲宋討魚石等魚石等降晉晉人
以五大夫而歸囚之瓠丘以成宋之志五月使韓
厥荀偃帥諸侯兵伐鄭入其郛以報宋之冦悼公
軍戚爲之援取成而還九月簡王崩太子泄心立
是爲靈王元年正月鄭人以楚子命侵宋逼彭城
晉悼公曰昔鄢陵之戰我師射楚子目於是乎怨
遂不絕鄭伯嘗囚於我而釋之其子息肩今猶爲
質於我義不可背我而爲楚所役使是怨我也今
聞鄭伯疾病歸息肩納鄭城虎牢以備則諸侯之

吳太伯仲雍之後

吳子壽夢大敗楚師

福亦我與宋之福也荀罃等然之遂會諸侯於戚
城虎牢鄭人懼而行成二年春楚令尹子重伐吳
吳太伯仲雍之封土也仲雍十九世曰壽夢國漸
强大接境於楚而楚與晉爭霸交兵殆七十年矣
每假道於鄭鄭巳服於晉於是乎楚人轉戰及吳
壽夢爲人英毅善和民用兵及子重來伐壽夢自
出要擊之獲楚先鋒鄧廖楚師大敗免者僅三百
人吳人斬獲無筭子重逃走吳兵追躡太急未三
日進入楚遂取駕據之駕良邑也鄧廖亦良將也

吳始通於中國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發心疾而死六月晉
悼公欲與吳子壽夢會使荀會迎之淮上吳子以
道路險隔且備楚冦辭不至五年春吳子使大夫
壽越如晉謝不赴會之罪且請結好於諸侯晉人
將爲吳會諸侯使魯仲孫蔑衛孫林父先會吳子
於善道且告諸侯會期於是吳始通於中國鄭在
晉楚之間屢受二國侵伐合離無常十年夏晉悼
公大舉入鄭觀兵其東門鄭人復行成遂與楚絕
自是服事於晉遺樂師樂器謝前過悼公受之以

其半賜正卿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曰和戎國之力也正華君之靈也臣何與焉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微子則寡人不能南濟河以服鄭夫賞者國之典也不可廢焉魏絳於是乎始賜先是悼公弟揚干亂行絳乃僇辱之公怒曰吾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絳或說公止之遂任政如故至是魏氏始有金石之樂絳犨之子也初晋悼公帥諸侯兵入鄭軍於牛

魏氏始有金石之樂

首鄭正卿子駟欲禦之與司馬尉止爭車遂罷尉止止怨望及鄭與諸侯平帥賊入西宮殺子駟及司馬子國司空子耳遂刼簡公子駟之子子西子國之子子產帥國人擊賊殺尉止司徒子孔代執政此時簡公猶幼子孔專恣西宮之難不入救而潛通於楚國人惡之十八年八月子展子西攻子孔殺之自當國以子產爲卿大夫佐政齊公子光嘗爲質於晋歸齊爲世子已而靈公廢光以光弟牙爲世子高厚爲太傅夙沙衛爲少傅及公疾病

鄭子產佐國政

崔杼迎光立之執牙於句瀆遂殺高厚奪其貨財封邑是秋靈公薨光嗣立是爲莊公公内行不治齊國稍亂二十一年秋晋欒盈得罪奔齊莊公納之陳須無晏嬰等諫之公弗聽二十二年春莊公使欒盈間入晋曲沃爲内應以兵隨之襲晋曲沃欒氏之邑也邑人皆應四月盈帥之襲晋都魏氏及七輿大夫應盈公室太急范匄奉平公避固宮會范鞅至匄取其手謂曰子能誅盈賂以曲沃欒氏之力士有督戎者國人皆畏戎已進及公門匄

欒盈攻晋

使斐豹閉門戎踰墻入豹自後擊殺之時范趙韓知諸氏兵聚公臺欒氏屬族薄公門匄謂鞅曰矢及君屋請子死之鞅乃帥從士出將闘死欒氏兵沮靡殆敗欒樂自車上射鞅不中又將射車觸樹根覆鞅兵以戟刺樂樂即死欒魴亦蒙傷退范趙韓知諸氏兵乘之盈遂敗奔曲沃晋人圍之齊莊公欲乘以伐晋晏嬰諫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不濟則國之福也若有功憂必及君莊公不悟崔杼亦諫弗省遂帥師伐晋取朝歌魯襄公出師救晋

東陽趙勝之邑

晉趙勝亦舉東陽兵追莊公獲其大夫晏氂殺之莊公還自伐晉未入國俄襲莒傷股而退使杞殖華還等次莒郊莒人擊之殺杞殖莒子以爲小國勝大國不祥也乃請成莊公遂取成而還晉人攻曲沃已數月至冬大敗之殺欒盈殄滅其族黨獨欒魴逃奔宋晉乃平齊莊公欲賂魯大夫臧孫紇田邑通王室以復霸業紇如齊辭之莊公延見紇自語伐晉之功紇曰功則多矣多功豈知多禍哉

齊君似鼠

顧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寢廟畏人故也晉

臧孫紇知齊有變

有欒氏之亂諸將士皆圍曲沃君乘其虛取朝歌觀軍於熒庭如行無人之地非鼠而何紇雖不敏而食魯公食豈受鼠之餘嚼而忍自取禍故辭爲莊公色變而不肯怒勞紇遣歸盖臧孫紇知齊有變故以危言試莊公莊公不察齊棠邑大夫棠公妻美棠公卒後崔杼取之莊公通之驟如崔氏杼怒初莊公乘其亂伐晉晉人怨將以報爲崔杼乃欲弑公悅晉人未得間公嘗鞭侍人賈舉而又暱近之舉爲崔杼欲間公以報怨二十五年五月崔

齊崔杼弑莊公

杼稱疾不視事莊公臨問其疾賈舉從之閉門斥公從者兵忽從內起攻公公走登臺請解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殺弗許皆曰陪臣受崔子命討淫者不知其他也公踰墻逃射中其股公墜遂弑之從官聞變入戰盡死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吾死之君爲自己死則吾不死之入伏公尸而哭或欲殺晏嬰杼曰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心乃止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晉平公聞齊亂以諸侯兵伐之以

衛甯喜弑其君剽及世子角

報朝歌之役齊人懼請成平公許之先是衛孫林父以事怨獻公公奔齊林父與甯喜俱立獻公弟剽因爭寵權相惡二十五年二月喜攻孫氏殺林父之子襄遂弑剽及世子角林父奔晉復求入獻公公亡在齊已十二年矣齊景公與獻公如晉謀其復歸明年夏公孫免餘攻甯氏殺喜迎獻公初林父遂公至是欲復入之公怒林父不得從而入衛公已復歸賞免餘功與邑六十免餘辭曰甯氏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故辭爲遂受其半齊

齊崔杼伏誅

崔杼之二子成彊早喪母杼奪棠公妻姜氏生少子明明立爲嗣成彊怒訴左相慶封封曰子姑待爲吾能圖之彊不從是歲九月攻殺其家宰東郭偃及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姜氏所生偃姜氏之弟也於是崔氏大亂杼謀之封封素與杼有郤以爲崔氏之亂慶氏之幸也使其臣盧蒲嫳圖成及彊嫳亦嘗以事怨崔氏乃攻殺成及彊盡執其家人崔明奔魯姜氏自經死嫳遂誘杼自殺僇杼尸於市以懲弑君之悪封已滅崔氏自當國而縱酒

靈王崩
景王立

延陵季子

欒高、欒施、高彊

荒畋不聽政使長子舍用事國人疾之陳須無與群大夫謀除慶氏居二年遂攻殺舍封出奔魯齊人讓魯封又奔吳二十七年冬靈王崩太子貴立是爲景王吳子壽夢有四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據義不可封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元年夏季札聘上國至魯說周樂諫叔孫豹又至齊說晏嬰曰子速納邑歸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於是嬰乃納邑與政因免於欒高之難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曰鄭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至衛謂蘧伯玉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晋將宿戚衛甯喜之亂孫林父奔晋居戚迎季札而鼓樂札曰子獲罪其君獻公以在此猶燕巢於幕今獻公在殯未葬可以樂乎遂去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季札至晋說趙武韓起魏荼曰晋國之政卒歸三氏乎又說叔向曰晋國君侈而下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其家吾子好直必免於難後皆如札之言初季札

呉季札懸劒於徐君墓

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

之使於上國北過徐徐君見札所佩劒愛之而口弗敢言札心知之乃欲以獻然爲聘上國未果及還至徐徐君已卒於是解劒懸其墓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予誰乎札曰不然吾心已許之豈以其死倍吾心哉時人稱其高義楚公子圍楚子招之弟也及招羆爲令尹專政遂弑其君郟敖自立爲楚子性驕豪有合諸侯之心七年春使大夫伍舉如晋求諸侯晋平公欲勿許爲司馬侯諫之平公乃從六月諸侯會楚子圍於申晋魯衛曹邾辭

歸依援也

不赴吳子亦不與會爲伍舉謂楚子曰臣聞諸侯
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宜慎禮矣霸業之
成否在此會也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
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周成有岐陽之蒐周康有
豐宮之朝周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
文有踐土之盟君將何依制禮宋向戌鄭子產在
爲諸侯之良也君其問諸二子以選楚子曰吾請

楚子圍會諸侯有驕色

用齊桓之法已盟有驕色徐君吳之出也以吳不
與會疑徐君有貳心執諸申鄭簡公諫之楚子弗

聽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而有緡叛紂爲黎山之
會而東夷叛幽王爲太室之會而戎狄叛今君甚

汰應滑年亂也

汰無乃不可乎楚子又弗聽子產見向戌曰吾不
患楚矣患汰而愎諫者楚子其不過十年歟向戌
曰不十年其德不及遠惡亦然吾知楚子不慎其
成是月諸侯皆歸自會楚子欲示威以攬諸侯心
七月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乃徇衆曰勿效慶封
弑其君弱其孤以盟群大夫封聞之使人謂衆曰
勿效楚子圍弑其君自代立以盟群諸侯楚子大

楚子殺齊慶封

怒使公子弃疾殺封封齊卿大夫皆亡在吳資產
富於在齊時至是所族滅是冬吳人伐楚入其東
邑以報朱方之役楚子懼遣將士戍夏汭遂城東
南數所以備吳以莫敖屈申貳於吳殺之以屈生
爲莫敖申瑕之子生建之子也八年正月魯公族

魯三桓專恣

大夫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廢毀中軍分其兵士
各領之以弱公室三氏出於桓公稱曰三桓氏初
宣公疾三桓專恣公與晉成公謀伐之而不果三
桓怨叔孫僑如欲毀中軍中軍公所帥也至是遂

毀之三桓氏益驕慢是冬楚子以諸侯兵及東夷
兵伐吳將報東邑之役聞吳兵已出使左將薳啓
彊先擊之啓彊見吳兵寡而不設備進至鵲岸爲

吳敗楚師

吳兵所敗吳子使弟蹶由犒楚師楚人執之將以
釁鼓而以蹶由有禮輙弗殺已而楚子濟羅汭右
將沈尹赤薳射等會之進至汝清羅汭汝清皆楚
地吳子臨汝水而軍警備嚴肅楚人不能犯之遂
觀兵於坻箕山以蹶由歸是役也吳人早設備楚
師無功而還且執蹶由楚人無禮於是諸侯兵皆

殴楚賛害也

散楚子患之復蹶由於呉使沈尹赤遂射遂啓彊次雩婁待命於呉九年秋徐大夫儀楚聘楚楚子執之儀楚逃歸楚子懼其叛使遂洩伐徐呉人救徐洩不能入徐楚子怒九月使令尹子蕩帥大兵伐呉子蕩進次乾溪乾溪楚東境也呉人縦輕兵誘楚師楚師争擊之追北至房鍾房鍾呉西鄙也呉人設三伏大敗楚師獲公子棄疾已而復之子蕩懼歸罪遂洩而殺之十年春楚子作章華臺而成欲與諸侯慶之使太宰遂啓彊召魯昭公公乃

齊景公問礼孔丘

孔丘聖人商湯之後

徃仲孫貜從爲過鄭簡公勞之貜不能佐禮及楚不能荅郊勞之禮是秋昭公還自楚貜以不能佐禮爲病使孔丘講之數年矣齊景公聞之與晏嬰狩國境遂入魯問禮孔丘已而貜將終謂二子説及何忌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見達人通禮者曰孔丘聖人商湯之後也而滅於宋子孫亡在魯昔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必有達人乃孔丘之謂乎吾若没汝輩師事丘而學禮必安魯以定其位説號南宮敬叔何忌號孟懿子皆從孔丘而

楚師滅陳

學爲十一年三月陳司徒公子招殺世子師及次子偃立厲子留爲世子哀公怒欲誅招招反發兵圍哀公公自經死招遂立留爲君使行人于徵師告楚留弟勝亡在楚愬招罪於楚子楚子殺于徵師使公子弃疾伐陳陳君留奔鄭招歸罪弟過殺之招過倶哀公弟也十一月楚子遂滅陳爲縣使弃疾管之陳世子師之子呉出奔晋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氏分在齊若得政乃卒亡自幕至瞽瞍無肯違天命虞舜重

陳氏興於齊

之以明德至子孫世守之及胡公武王賜之姓使祀帝舜臣聞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舜之裔未殄也其兆既在齊齊惠公之族欒施高彊勢彊於陳鮑二氏而酗酒信内多蓄怨十三年夏或告陳乞鮑國曰欒高二氏將攻陳鮑二氏驚遂伐欒高大戰於稷敗之國人素悪欒高二氏乃追之大敗諸鹿門施彊奔魯陳鮑二氏分其財貨田邑晏嬰謂陳乞曰必致諸公室義利之本也乞從之景公母孟姫爲乞請高唐與之陳氏於是興於齊十四年

春景王問大夫萇弘曰今茲諸侯誰吉誰凶對曰蔡凶楚吉建曆在午正當蔡侯般弑其君之歲是以蔡凶楚近蔡應取之故楚吉然楚無德而取之適足以積惡此時楚子在申召蔡靈公公將往或曰楚子貪而無信今重幣甘言是誘我也不如無往靈公弗聽遂往三月楚子伏甲饗靈公於申乘其醉殺之四月使公子弃疾帥師圍蔡景王聞之謂萇弘曰蔡侯果凶楚其及吉乎萇弘曰歲星周旋及大梁期在近乃蔡吉楚凶吉凶周旋天之道也楚子其不過三年歟晉韓起問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爲蔡侯獲罪其君而不善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如何不克然吾聞之不信不可再也楚子滅陳曰將定而國陳人乃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國紂克東夷以喪身楚子位不及桀紂國亦小於桀紂而其暴過桀紂豈無其咎哉五月楚師攻蔡晉荀呉謂韓起曰已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夫爲盟主而不

大梁曰申歲楚子囲弑其先君郟敖在申歲故曰期在近

蔡靈公弑其父景公而立

恤亡國將爲用之鄭子皮亦將救蔡子産曰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楚惡盈而天罰殛之蔡侯已弑其父景公楚子亦已弑其君弑父弑君而能守者鮮矣且三年而歲星復於大梁當楚子弑其君之歲也三年而楚子其有咎乎美惡周則必復矣何用救爲十一月楚子滅蔡執世子有殺之以祭岡山申無宇諫曰用之不祥也五牲尚且不相用況殺諸侯之子以祭神乎君必悔之楚子弗聽十二月以弃疾爲蔡君申無宇又諫曰弃疾出在外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請君少戒國楚子弗省十六年春楚子游乾溪留連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楚子會諸侯於申辱越大夫常壽過先是蔡人觀從亡在呉至是與常壽過謀以呉越兵伐楚時楚子二弟子干子晳亡在晉鄭觀從乃矯蔡君弃疾命召之子干子晳至蔡郊觀從與盟襲蔡君蔡君懼約納二子於楚遂師兵入楚殺世子禄及公子罷敵立子干爲君子晳爲令尹蔡君弃疾爲司馬使觀從率兵圍乾溪下

楚子滅蔡

尾大遂不掉

楚子圍縊死

令曰。國有新君。先歸者復爵邑。後者則劓。於是從楚子在乾溪者悉潰。楚子聞世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幾死。右尹然丹扶之。逃無容楚子者。丹遂棄楚子去。申無宇之子亥。竊奉楚子而還。五月。楚子圍縊於申亥家。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弗聽。觀從乃去。此時。國人無故每夜駭曰。楚子帥兵入矣。棄疾乃使人周走而呼曰。楚子至矣。國人大驚。棄疾又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楚子至矣。國人殺司馬棄疾將來襲君。君

楚弃疾爲楚子
楚復封陳蔡立其後

若不早自圖。則以受辱。衆怒如水火。爲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國人至矣。子干子晳不知所爲。遂俱自殺。棄疾代爲楚子。改名熊居。以成然爲令尹。然以詐殺二公子。畏國人及諸侯叛。復封陳蔡。立其後。歸鄭侵地。存恤國中。吳人聞其內訌。敗豫章夏汭成軍。虜楚五帥。七月。晋昭公將尋諸侯盟。齊人不可。昭公遣叔向於京師議之王廷。景王使卿士劉摯報曰。盟者所以致信也。苟有信矣。何患諸侯之貳。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獨不

太子壽薨
穆后崩

許。晋侯功已多矣。天子使卿老帥元戎以先啓行。何不服之有。叔向乃以王命告齊。齊人懼。八月。同盟於平丘。蔡侯廬。陳侯吳。皆會焉。以告復舊封。十八年六月。太子壽薨。八月。太子生母穆皇后崩。十二月。晋昭公遣荀躒及籍談於京師。葬穆后。景王賜宴。斟魯所獻壺酒。乃曰。諸侯皆有貢獻以鎭慰王室。晋獨無之何也。躒使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鎭撫其社稷。故能貢獻。晋居深山。戎狄成鄰。而王靈不及。唯戎狄是禦。以衛王室。

密須国名。文王伐之得其鼓車
闕鞏国名。其国出良鎧
文武。文王武王

未暇貢獻。王曰。談汝忘之乎。唐叔成王母弟也。豈無其職分哉。密須之鼓車。闕鞏之甲。唐叔受之。文武。大車。戎車。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襄王以有南陽田。征撫夏夷。非其職分而何。有勳而加賞。有績而載書。奉之以土田。撫之以明器。子孫不忘。是曰祚福。晋之祚福。今歸於誰。且談汝之高祖孫伯黶司晋典籍。故曰籍氏。談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而退。王曰。籍氏其無後乎。闕歷晋典而忘其祖。談歸告諸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景王失二禮蔑大經

終乎。以喪賓宴。又求貢獻。非禮也。夫貢獻之來。非由喪矣。子婦之喪。雖天子遂服。禮也。今王不唯不遂服。居憂以宴樂。亦非禮也。禮。王者之大經也。王既失二禮。以蔑大經矣。言以成典。典以明經。忘經而多言舉典。誰肯奉之。王其不終乎。景王有心疾。既立太子母弟猛爲儲貳。而寵庶長子朝及其傅賓起。欲以朝爲太子。卿士劉摯之子忿惡起爲人。與卿士單旗戮力。欲以殺起除朝。王覺之。二十五年四月。獵洛北。使公卿皆從。將殺劉單二卿。謀漏。

景王發心疾崩

王發心疾崩。劉摯亦暴卒。五月。單旗與劉蚠攻殺賓起。起黨奉王子朝。攻擊劉單二氏。奪太子猛。二氏敗走。告急於晉。七月。大敗王子朝軍。獲其將鄩肹。焚殺之。八月。大戰東圉。復敗之。殺群王子屬王子朝者數人。十月。晉頃公使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陸渾兵及晉四邑兵。救太子猛。猛已囚於王子朝軍。劉單二氏苦之。是月。伐朝軍。敗績。朝軍乘勝。敗陸渾兵於社邑。十一月。遂弑太子猛。晉四將怒。迎立猛母弟匄即位。是爲敬王。分兵頓戍京師。

王子朝弑太子猛

敬王立

遣箕遺樂徵等。將兵攻前城。取之。進軍京楚。毀其東南。京楚。王子朝所營也。元年正月。王師晉師圍王子朝於郊邑。朝兵潰。六月。劉蚠單旗等擊敗朝軍。朝走入尹。蚠旗攻尹。不克。奉敬王避於狄泉。朝乃入王城。尹辛鄩羅輔之。勢威大振。晉四將不能討之。留兵狄泉而還。先是。楚子熊居爲世子建使費無忌迎婦於秦。無忌說楚子曰。秦女美。請君納之。爲世子更求他女。亦無不可。楚子悅之。遂寵秦女。生熊珍。此時伍奢爲世子太傅。無忌爲少傅。無

忌失世子寵。因讒惡於楚子。世子母。蔡女也。無寵於楚子。楚子稍疏外世子。遂使世子出守邊。無忌日夜譖世子曰。以秦女之故。怨君。君少自備。爲世子居邊。外結諸侯。內収民心。以鍊兵馬。將有作矣。楚子怒。召太傅伍奢讓之。奢知無忌讒。乃曰。君信小人以疎骨肉。其若楚何。楚子以告無忌。對曰。今不制。恐後悔也。楚子於是囚奢。無忌曰。奢有二子。不殺則必爲君患。楚子又使奢召二子。奢曰。尚至。員不至。楚子曰。何故。對曰。尚爲人廉而尚節。慈孝

楚伍員奔吳
楚殺伍奢及伍尚

而仁以父命召之必至不肯顧其死員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其死則必不至遂爲楚國患者必胥楚子使人召二子曰來則吾免汝父尚謂員曰聞父所宥而不往不孝也父所戮而弗報亦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去矣我其歸死尚乃往使者促員員執弓劫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使者畏而走員遂出奔吳奢聞之曰員果亡楚國危哉楚子遂殺奢及尚世子建懼奔宋建母出匿居巢員在吳已數年矣日夜以報父兄仇自誓是

晉頃公問敬王及王子朝曲直

秋吳人伐州來楚令尹子瑕司馬薳越以諸侯兵救州來吳公子光以奇略敗諸侯兵獲陳夏齧楚師不戰而走伍員潛說建母導吳兵十月吳世子諸樊師兵入居巢取建母而去薳越急追諸樊不及將死衆曰請更伐吳以決死生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今已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自經死此時令尹子瑕已死於軍楚人沮喪楚子懼城郢以子常爲令尹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收民心城之無益也已二年三月晉頃公遣使

鄭定公說晉以勤王事

京師涖問敬王及王子朝曲直獲其實六月鄭定公如晉范匄謂定公曰公若王室何定公曰吾不能保我社稷何敢及王室然人亦有言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是吾之謂也今王室實蠢蠢唯小國之懼乃大國之憂而已吾子其早圖之詩云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范匄懼與韓起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十月楚子作舟師以略吳界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遂欲以踵楚

郢楚國都

而楚界無備邑能無亡乎楚子弗省至圉陽而還吳人果追踵之而邊人不備乃伐取居巢及鍾離沈尹戍歎曰亡郢之兆於是乎見矣君令一動亡二邑如是而不亡郢幾希三年秋魯有季孟氏之亂昭公奔齊齊景公出師救之晉宋亦救昭公討季孟二氏至四年春乃平以故諸侯不能救王室四月劉蚠敗王子朝軍已而敗績蚠奉敬王奔單旗告急晉七月頃公使荀躒趙鞅帥諸侯兵救敬王別將女寬守闕塞以備朝軍十月敬王及單旗

王子朝及其黨皆奔楚

劉蚠合諸侯兵。攻取京郊。十一月。晉將躒鞅等大戰於鞏。朝軍敗績。朝黨召盈計事不成。逐朝迎敬王。與單劉二氏盟。於是朝及召氏毛氏尹氏南宮氏諸族皆奔楚。遂不得還。是月。敬王入王城。晉諸將留兵京師而還。諸侯亦留兵王城及京師以戍衛。先是楚子熊居薨。吳子欲因其喪伐楚。五年春。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楚沈尹戌爲左軍。子常爲右軍。水陸救潛。吳師不能退。時季札聘上國。公子光以謂。此時也不可失矣。四月。伏甲享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自立改名闔廬

吳子。因弑之。自立爲吳子。改名闔廬。闔廬。吳子諸樊之子也。楚師聞吳亂而還。費無忌譖曰。郤宛取吳賂班師曰。乘亂不祥。吳已乘我喪。我乘其亂。固無不可。宛恣誤軍機。遂欲使吳得志。子常怒攻殺宛。滅郤氏之族。郤宛性直而和。爲國人所悦。無忌疾其資望出已右。遂譖之。此時楚子熊珍新立。委政子常。子常信無忌甚厚。國人不悦。沈尹戌曰。無忌讒世子建。殺伍奢及尚。今又及郤氏。夫無忌楚之讒人也。諸侯莫不知。民人莫不怨。以興大謗。郤

楚讒人費無忌伏誅

氏國之良也。而不慭位。吳新有君。彊埸日駭。楚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吾之罪。遂誅費無忌。盡滅其族。國人大悦。謗言乃止。吳子僚之遇弑也。公子掩餘燭庸奔徐及鍾吾。居四年矣。吳子闔廬使人執之。二公子奔楚。楚子熊珍以城父胡田封二公子。城養居焉。以威吳。吳子怒。問伍員曰。子初言伐楚。我知其可。而不果。今將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不合。莫上任於國患者。敵軍至彼必皆

越夏后氏少康之後

出。我先作三隊。挑戰。出沒無時。多方欺楚師。以疲之。疲而後大軍乘之。必大克焉。楚子從之。楚於是始病。十年夏。吳始伐越。越夏后氏少康之庶子。受封於會稽。奉守夏禹祀。後二十餘世曰允常。始搆兵於吳。八月。敬王遣使於晉。請城成周。成周。後世曰洛陽。王子朝之亂。餘黨多在京師。敬王避之。徙都成周。而狹小。不可備不虞。故欲城之。范匄謂魏舒曰。自其出兵戍王室。不如城以應王命。天子實云爾。雖有後事。晉勿與知而可也。以解諸侯戍兵。

諸侯應王命城成周

不亦可乎。魏舒曰善。十一月。魏舒與韓不信如京師。會諸侯大夫尋盟。遂令城成周。十二年夏。吳子使楚屬國舒鳩人誘楚子曰。吳子將伐桐。乘其虛臨吳。必大克之。楚子信之。是秋吳人艤舟於豫章。吳声言曰。吳子伐桐。楚子使子常帥師軍於豫章。吳人陽為伐桐。潛兵入巢。子常不之覺。十月。吳師夾擊楚軍大敗之。子常厪以身免。吳人遂圍巢獲公子繁。伍員所謂多方欺楚師以疲之。乃此類也。先

吳欺楚師

是蔡侯作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蔡侯亦服一佩一裘。子常欲得之。弗與。子常怒止蔡侯三年。至是蔡侯得歸。乃如晉以其子元及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以報怨。晉定公告之京師。十四年三月。敬王使卿士劉蚠盟諸侯於召陵。遂伐楚滅沈。七月。楚人圍蔡。蔡侯奔吳。復請伐楚。十一月。吳子與蔡侯合謀。以牙兵自豫章進。別隊浮於淮。過蔡入楚。司馬沈尹戌欲毀吳舟伐之。令尹子常不可。直濟漢水而軍。吳牙軍與別隊前後夾擊楚師。三戰三敗。子常殆死。遂退次柏舉。吳子弟

沈楚切邑

楚師三戰三敗

夫概曰。子常不仁。貪而慢。其臣莫有死志。我先伐之。其卒必走。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吳子弗聽。夫概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取矣。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果走。楚軍亂。吳師乘之。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子縱兵追北。及清水。夫概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則致死。死戰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乃莫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衆從之。大敗之。追躡及雍澨。又擊敗之。沈尹戌蒙創。戌舊事吳。故恥為擒。遂自剄死。吳師初自戰於漢汭。至是五戰五勝。遂入郢。郢楚都也。楚子西走。吳師已取郢城。悉收寶貨美女。吳將伍員發故楚子熊居墓。鞭其尸以雪父兄冤。曰我心始降矣。此時楚子亡至雲夢。雲夢人不知其楚子。射傷之。楚子走鄖。遂匿隨。吳子遣兵索之不獲。十五年夏。以吳師在楚。越人侵吳。吳子憂之。先是楚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人以車五百乘救楚。六月入楚。楚人亦收散兵。與秦師俱擊吳師敗之。初吳師之入郢也。夫概恃功驕傲。至是逃歸

吳師五戰五勝遂入楚都

伍員雪父兄冤

楚徙都於鄀

王人殺王子朝於楚

朝餘黨復作乱

自立吳子聞之引兵去楚九月吳子討夫概夫概敗奔楚楚人封之棠溪以弱吳是月楚子歸郢十六年四月吳世子夫差敗楚舟師獲其二帥及大夫七人楚人大懼已而楚司馬公子期以陸軍敗吳水師於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可爲矣然郢都爲吳師所屢敗於是乎子西遂遷都於鄀以定國政王子朝之黨俱亡在楚王人既獲尹辛南宮嚚等數人殺之朝猶匿楚及吳敗楚王人入楚獲朝殺之朝黨儋翩者至是唱集餘黨因鄭人作亂將襲京師晉人戍京師使魯人伐鄭晉閻沒帥師城鄭胥靡爲京師備儋翩與故尹氏之遺族俱據儀栗進攻王城敬王出居姑蕕以避變十七年四月劉單二氏擊敗尹氏逐儋翩十一月敬王歸王城晉籍秦帥師扈送劉單二氏合晉師討翩餘黨平之魯陽虎受季孫氏寵專政遂欲殺三桓之嫡自代之事敗奔陽關陽關魯邑也十九年夏魯人攻陽關虎敗奔齊請與俱伐魯齊人弗許囚虎及其黨蔥靈等先是齊人屢侵魯取其辺邑魯人憂之

華車盛飾之車

齊魯會夾谷孔丘司礼

齊歸所侵之田於魯

魯定公欲毀三都不果

定公以孔丘爲大司寇攝相事齊人懼大夫犂彌謂景公曰魯用孔丘齊必危矣景公乃遣使魯講和定公亦用孔丘計以許之二十年夏與景公會夾谷孔丘從爲以佐會儀定公欲駕華車以美其行丘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司馬以從何用華車爲定公從之犂彌謂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爲景公從之將享定公以舉事孔丘進謂景公曰兩君修好而萊夷以兵亂之非所以修好也請斬以徇景公見其有備遽麾萊人斥之孔丘又謂景公曰會儀既整而不歸我田何也夫兩君會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止會享也景公知義不及不果享而歸謂犂彌等曰孔丘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等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爲之若何有司進對曰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景公於是歸所侵之田於魯以謝過定公疾三桓强盛欲削其威權問諸孔丘對曰士不私藏甲兵大夫不據百雉城古之道也乃不如隳三都矣三都費郈成

三桓城邑也二十二年夏公使仲由墮之叔孫州仇季孫期奉命毀郈費或謂孟孫何忌曰若毀成齊人必侵北境且成孟氏之堡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請勿毀之何忌於是不毀成是冬定公帥師圍成不克而止晉趙鞅嘗囲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已而欲徙置晉陽晉陽鞅邑也邯鄲趙午不肯鞅怒殺之午之子稷以邯鄲叛二十三年六月鞅使司馬籍秦圍邯鄲午中行寅之甥寅范吉射之姻也乃舉兵攻鞅鞅奔晉陽十一月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定公伐寅及吉射不克寅吉射反攻公國人助公寅及吉射敗奔朝歌此時公室衰弱趙魏韓三氏日強大是歳魯孔丘爲相執政未幾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丘爲政魯必覇爲犂彌曰請先沮之因遺女樂於魯孔丘欲辞之而季孫期受之與公游観怠於政事遂不致膰胙於大夫孔丘乃去魯呉師入楚也越子允常乗其虚侵呉呉子怒之而以弟夫概之亂未果報之二十三年五月大舉伐越此時越子允常已薨子

孔丘爲相魯國大治

孔丘去魯

勾踐嗣自出禦之軍於醉李見呉師整粛患之使死士挑戰呉師不動更使人呼呉軍前曰吾犯越軍令所逐至於此也三匝而自刎爲呉兵聚観之軍隊乃動越師乗間撃之大敗呉師呉子闔廬負傷而死世子夫差嗣日夜以報父仇爲心二十六年春敗越師於夫椒進入越越子以餘兵保會稽山伍員欲伐之伯嚭受越賂行成越子擧國政屬大夫種使范蠡治兵謀報呉衛靈公夫人南子通宋朝世子蒯聵悪之欲殺南子南子懼告靈公公

呉大敗越越子句踐保會稽

怒蒯聵奔宋已而如晉因趙氏靈公欲以公子郢爲嗣郢辭二十七年四月靈公薨南子乃立蒯聵子輒六月晉趙鞅欲納蒯聵於衛帥師至戚衛人發兵拒之先是晉范氏中行氏據朝歌叛晉人攻之急二氏乞救於齊陳乞説景公曰二氏數樹徳於我不可不救也輸粟借兵於是趙鞅班師蒯聵不得入衛鞅乃攻朝歌二氏奔齊已而齊景公薨立庶子荼陳乞欲除高國二氏自専國政三十一年六月與鮑牧率兵入公宮攻高張國夏聞變入

齊陳乞弒世子荼

救。為乞所敗。奔莒。高張遂所殺。八月。陳乞弒荼。迎
立公子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嘗亡在魯。娶季孫期
妹。及歸齊。惡其淫。使鮑牧伐魯。魯怨。三十五年二
月。魯人合吳兵伐齊。鮑牧弒悼公以悅魯。吳子聞
而哭三日。使徐承帥舟師入齊討。牧。徐承敗而還。
三十六年五月。魯吳復伐齊。戰艾陵。大敗齊師。獲
其良數人。及戎車八百。甲首三千。初吳師之出也。
越子自送其行。將佐皆有賂遺。吳子喜。伍員諫曰。
伐齊無益矣。越有欲於我。示其柔服。是求濟欲也。

吳伍員賜劍死

不早圖之。吳其為墟。吳子弗聽。伐齊大勝。越乞粟
於吳。吳子欲與焉。伍員諫之。吳子又弗聽。員歎曰。
吳子弗聽諫。吳亡不過三年矣。伯嚭數與員爭議。
遂譖曰。員怨諫弗聽。必作亂。吳子不信。已而員使
齊。私託其子於鮑牧。以避後禍。吳子大怒。賜員劍
以死。員哂曰。我使汝父闔廬敗楚。我又立汝。汝欲
割吳國半予我。我惘汝力不足。辭不受焉。今又信
讒。誅我。一人固不可獨立也。乃報使者曰。我死矣。
必抉吾目懸吳東門。以觀越滅吳。遂自剄。吳子委

越伐吳

政於伯嚭。嚭楚人也。以諂諛被寵。因事吳。又以諂
諛徃徃擠其良。遂得專政。居三年。越子問范蠡曰。
吳已殺伍員。而諂諛者執政。伐之可乎。對曰。未可。
三十八年夏。吳子與王卿單公及晉侯魯侯出會
黃池。欲以霸天下。吳精銳皆從。唯世子友與老幼
留守。越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六月。以衆五万伐
吳。世子友禦之。敗。其先鋒獲二將。已而越子繼至。
大敗吳師。友死之。吳人告急於黃池。越人自度未
可滅吳也。至冬。行成。初齊簡公與其父悼公在魯。

齊陳常弒其君簡公

寵闞止。及立。為嗣。使止為政。陳常憚之。常乞之子
也。三十九年五月。陳氏黨殺止。簡公怒。常懼其變。
徙公於舒州。未幾弒之。此時孔丘再事魯。聞簡公
遭弒。欲以魯衆討陳常。哀公弗聽。衛孔悝母。蒯聵
之姊也。蒯聵久在外。不得入衛。四十年春。因孔悝
臣渾良夫。潛入衛。與孔悝謀。舉兵登公臺。欒甯使
仲由禦之。蒯聵黨石乞盂黶擊由。由奮戰遂死。甯
獲。間奉其君出公輒奔魯。悝遂立蒯聵為君。蒯聵
怨衛人莫迎立。欲盡誅大臣。購成褚師比等懼。反

蒯聵復歸衛

欲伐蒯聵不果出奔宋四十一年春蒯聵使鄢肸
於京師告入衛爲嗣敬王下命賜爵四月魯孔丘

孔丘卒

子貢姓端木名賜孔丘之徒

卒哀公悼之以誄端木賜曰公其不没於魯乎余
聞失志爲昏生而不能用死而誄之是失其志也
非昏而何昏而善終者幾希先是楚子熊居世子
建亡在鄭鄭人殺之建子勝奔吳及楚子熊珍子
章立爲楚子令尹子西召勝於吳封巢邑号白公
白公好兵下士欲伐鄭報父仇適晉人伐鄭子西
受賂救鄭以之白公怨子西是歲七月遂使力士

楚乱

殺子西於朝遂楚子章自立月餘國人倶攻殺之
章乃還宮自公之亂陳人侵楚楚人怒公孫朝帥

陳亡

師取陳麦陳閔公禦之不克楚師遂滅陳楚子下
命縣之陳自胡公滿至閔公二十五世遂亡初衛

衛乱

蒯聵由晉而立已而背晉晉人伐之齊人國觀陳
瓘等救衛晉人乃班師至是再伐衛十月入其郛
將滅之趙鞅曰怙乱滅國者無後遂逐蒯聵立襄
公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蒯聵復入般師出奔正卿

戎州人殺衛君蒯聵

石圃有怨於蒯聵使戎州人攻之殺其子疾及青

蒯聵奔戎州以請活弗聽遂殺之石圃等復迎般
師十二月齊復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
四十二年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輒自齊
復歸逐石圃出公以蒯聵之亂亡在齊四年矣乃

敬王崩元王立

復位是冬敬王崩太子仁立是爲元王越子勾踐
欲雪會稽之耻日夜焦心苦慮以范蠡爲軍師十
年生聚十年教訓勢漸彊大已敗吳殺世子友又
敗吳師於笠澤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

越伐吳

亡弗聽出游於艾遂如楚元年冬越復伐吳吳子

聞之自楚歸欲與越平越人弗許此時吳士民罷
弊精鋭已殲於齊晉之役越師於是大敗吳留而
冊之晉趙孟曰黄池之役我先人簡子與吳子盟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吾將尋旧盟雖然伐越救
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况吳子犯間上國多矣諸夏
之人莫敢救吳者何獨我晉人乃使楚隆告吳子
吳子慚赧厚謝隆而遣歸三年十一月越子勾踐
遂陷吳吳子走上姑蘇臺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
成越子憫其悃款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

吳亡

越子為霸

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君公夙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矣。一旦棄之可乎。天之所與不取。反受其咎。越子弗聽。將行成。范蠡進兵逐公孫雄。雄泣而去。越子憐其情。使人謂吳子曰。吾置公甬東。給百家。吳子辭曰。吾老矣。不能事越。悔不用伍員言。遂令至此。安得面見於地下。乃以幎冒蔽面。自刎死。越子以為太宰伯嚭不忠於吳。乃誅之。北進渡淮。與齊晉諸公盟。致貢獻於京師。始修上國好。元王賞之。命為霸。越

范蠡去越

子威震江淮東。自儕稱霸王。范蠡乃去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速去。種見書稱病不朝。或譖曰。種將作亂。越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試是劍。以從先君於地下。種遂自殺。范蠡已亡。至齊。变姓名曰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欲用為相。蠡辭去至陶。自稱陶朱公。同子婦治產。富致鉅万。四年六月。晉荀瑤伐齊。戰於犁丘。

擒大夫顏庚。瑤。躒之子。號曰知伯。五年四月。晉出公復伐齊。取廩丘。初。齊人侵晉取英丘。至是報之。衛出公納夏戊女為夫人。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六年五月。期與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亥乘。拳彌俱作亂。攻公。公奔宋。七年五月。宋樂茷越。皋如。魯叔孫舒。帥師納出公於衛。夏期等禦之。不克。皋如受衛賂。反拒出公。使不得入。立蒯聵庶弟黚。以公孫彌牟為相。出公怒。殺夫人夏姬及其所生之子。奔越而薨。八年。元王崩。太子介立。是

元王崩
貞王立

魯定公死於有山氏

晉出公奔齊道死

為貞王。魯哀公患三桓之橫侈。欲以諸侯兵去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隙。元年八月。公以越兵伐三桓。不克。三桓反攻公。公敗奔衛。遂如越。魯人乃迎公。公還死於公孫有山氏家。三桓已勝公室。立世子寧為君。自是公室益衰。如三桓家臣。十一年。晉知伯與趙韓魏三氏謀滅范氏中行氏。分有其地。出公怒。告齊魯。欲以討四氏。四氏反攻出公。公奔齊。道死。知伯立昭公曾孫驕為君。然君唯存其名耳。國政皆决知伯。知伯益專恣。十六年。求

地於趙韓魏三氏二氏與之而趙氏不與知伯怒
率韓魏兵攻之趙無恤奔其邑晉陽三氏兵圍晉
陽歳餘引汾水灌城城中太急無恤陰與韓魏二
氏約反擊敗知氏軍遂殺知伯盡滅其族趙鞅有
二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伯魯早死無恤爲嗣鞅
臨疾病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無恤
歸依據也
爲人聰敏奉父遺訓大城晉陽務收民心至是避
難民無叛者無恤嘗與知伯圍鄭知伯乘醉以酒
灌無恤面無恤從士怒之將與知伯鬭無恤不可

元人首也
然無恤由此怨知伯及獲其元漆爲飲器知伯臣
豫讓深恥之欲爲報仇不成遂所殺二十八年貞
貞王崩
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弑
哀王立遭弑
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弟嵬弑王而自
思王立遭弑
立是爲考王衛公子亹弑其君昭公自立此時衛
考王立
衛公子亹弑其君昭公
國衰弊不能自守屬晉趙氏僅存先祀十五年考
考王崩
王崩太子午立是爲威烈王三年晉韓虔伐鄭殺
威烈王立
幽公鄭人立弟駘爲君趙韓魏三氏僭强勢既壓
晉室幽公保絳及曲沃以朝三氏君臣於是禮相

晉幽公爲盜所殺
反而淫行無度嘗夜潛出爲盜所殺魏斯立幽公
衛公子頽弑其君懷公
子止爲君十一年衛公子頽弑其君懷公自立二
魏趙韓三氏爲諸侯
十三年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列侯
斯桓子駒之子是爲文侯籍獻子浣之子是爲烈
侯虔武子啓章之子是爲景侯自成王立封建之
制陪臣爲諸侯者是爲始蓋成於王室失政强制
戰國
弱之勢諸侯亦多僭稱王自是後稱曰戰國之世
先是楚子滅蔡及杞又滅莒遂與秦平自僭稱王
簡王熊中之子曰声王熊當驕侈不治政國人疾

之至是盜殺声王國人立其子熊疑爲楚王二十
威烈王崩
安王立
四年威烈王崩太子驕立是爲安王六年鄭駟子
鄭人弑其君繻公
陽之黨弑繻公初楚人圍鄭繻公殺陽與楚平陽
黨怒遂立公弟乙爲君齊陳常生襄子盤盤生莊
子白白生太公和和蓄累世之勢遷其君康公於
海上因魏文侯求爲列侯文侯爲和請安王及諸
陳和爲齊侯稱田齊
侯十三年安王命陳和爲齊侯和之先陳人也故
以陳爲姓又稱田氏陳亡後其裔存於齊子孫日
彊大遂奪齊是曰田齊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

衛人吳起去魯事魏

段干木為師李克為相四方賢士多歸之衛人吳起仕魯娶齊女及齊伐魯魯人疑起起殺妻自請為將大敗齊師或譖曰起初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絶交今又殺妻以求為將實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去魯至魏文侯將用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用起為將伐秦拔五城十五年文侯薨世子武侯擊立浮西河而下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

吳起事楚

三晉魏趙韓

安王崩
烈王立

魏韓趙分晉地

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乃以田文為相起不悦已而為公叔所譖懼誅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用以為相起明法審令淘汰冗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破從横浮説者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於是諸侯皆畏楚強而楚貴戚大臣多怨起者二十一年悼王薨貴戚大臣攻起起走伏王尸側擊起之徒闖入刺起誤傷王尸卿相令尹乃誅作亂者併夷坐起者二十六年安王崩太子喜立是為烈王是歳魏韓趙三侯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

韓滅鄭

分其地元年韓滅鄭因徙都之六年齊威王朝京師當是時諸侯莫勤王者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威王封即墨大夫賞其忠誠善政烹阿大夫懲其奸佞誤民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魏武侯不立世子及薨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内大乱大夫王錯出奔韓韓公孫頎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七年懿侯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敗之遂圍魏成侯欲殺罃而立公中緩割地取之懿侯曰殺罃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分魏為二

烈王崩
顯王立

國則不強於宋衛我終無魏患矣趙人弗聽懿侯怒以其兵退成侯亦去罃遂殺公中緩而自立是歳烈王崩王弟扁立是為顯王先是秦以數易君君臣乖亂韓魏趙奪秦地及獻公立謀復之敗韓魏師於洛陽又敗韓魏趙師於石門斬首六万級顯王賞其強賜黼黻七年獻公薨世子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而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以北畧上郡楚自漢中南領巴及黔中皆以夷狄遇秦秦不得與中國會

盟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下令國中献强秦之策衛公孫鞅聞之求仕於秦鞅者衛庶孫也好刑名之學初徃魏仕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拔擢會疾病惠王臨問曰公叔若有不可諱將奈我魏何對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聽之惠王嘿然痤奮曰君即不能用鞅必殺之勿令鞅出境王許諾而去痤乃召鞅謂曰王不能用吾言禍將及子必速行矣鞅曰王不能用卿言而任臣又安能用卿言而殺臣乎卒不去惠王

衛人公孫鞅去魏事秦

謂左右曰公叔疾病其言也悖矣鞅聞而笑曰王果如此何足以事之乃去入秦因景監見孝公說以富國强兵之術公大悦與議國事已而以鞅為左庶長欲变秦之故法秦人不悦鞅謂孝公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卒定變法之令而未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曰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者復令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予五十金而後下新令偶世子犯令鞅乃刑其師傅於是秦人皆趨令民勇於公

秦衛鞅下新令

戰怯於私鬭郷邑大治初言令之不便者來言令之便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莫敢議令者秦國日富强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宝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宝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盼子黔夫種首者能禦强敵守封境收聚税斂保護人民此四人之功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大慚十五年惠王

伐趙圍邯鄲秦人乘以伐魏敗魏師於元里斬首七千級遂取魏邑少梁惠王猶圍邯鄲齊楚使其將田忌景舍救趙魏人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涓仕魏為將軍自以才不及臏譖之惠王以法斷其両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會齊使者至魏見臏憫之竊載與歸田忌愛臏之才學進於威王王以為軍師至是以臏為將欲救趙臏辞曰臣刑餘之人也不可以為將乃以田忌為將臏為佐說忌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今魏之軽鋭

魏孫臏事齊

戰於外。老弱疲於內。乃引兵疾赴魏都。擣其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六年。田忌帥師攻魏。此時邯鄲已降魏。魏師還。與齊師戰於桂陵。魏師大敗。十八年。秦衛鞅合諸侯兵圍魏。降固陽。魏人懼。歸邯鄲於趙。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以黃老刑名之學仕韓。昭侯。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於是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强。諸侯仰韓威名。此時秦衛鞅屢改更法令。威名大振。二十六年。顯王命秦孝公爲霸。諸侯皆賀之。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京師。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議曰。早救孰與晩救。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挫入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也。且魏有破竹之勢。韓亡則必東進入齊。吾固結韓。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約救。遣歸韓使。韓因恃齊之救。五戰不利。遂委事於齊。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臏爲師。以救韓。

秦孝公爲霸

魏龐涓伐韓

用臏之計。直赴魏都。龐涓聞之。釋韓而還。以世子申爲將。大發兵禦齊師。臏謂忌曰。魏兵素悍勇輕齊。號齊爲怯。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不相屬。令魏兵因勢趣利。導以擊之。一戰可克也。忌從之。於是臏使齊軍入魏地。爲十万竈。而日減之。涓聞而大喜曰。我固知齊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即以輕銳倍日。兼行逐之。臏度其行。知日暮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也。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兵善射者。万弩夾道而伏。乃令曰。日暮見火舉而可俱發。涓果夜到斫樹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万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歎曰。遂成豎子之名。因自刎而死。豎子指孫臏也。齊師乘勝大敗魏。虜其將世子申以還。鄒忌惡忌之功。縱譖間謀除之。忌不能自明。率徒屬攻鄒忌。不克。出奔楚。二十九年。秦衛鞅謂孝公曰。秦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

齊孫臏救韓敗魏師於馬陵

齊田忌奔楚

秦衞鞅伐魏

卬音昂

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賴君之威德。秦國富強。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離畔。宜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然之。是歲使衞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禦之。軍既對峙。鞅遺卬書曰。吾魏人也。始與公子歡。今分爲魏秦兩國將。而不忍相攻。乃欲面見以盟。罷兵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相與會盟。鞅侑卬酒。伏甲士襲虜卬。因擊魏軍大敗之。魏惠王悚懼。遣使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去安邑

魏徙都於大梁

秦衞鞅封於商號商君

徙都大梁。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於是封衞鞅於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三十一年。孝公薨。世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鞅亡之魏。魏人不納。乃與其徒據商於。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衞鞅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秦客有趙良者。謁鞅。鞅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無誅則可。鞅曰。善。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

秦客趙良說衞鞅

五羖大夫百里傒也

諤諤強剛也

相舂歌也。礼云。鄰有喪舂不相

公舉之加之百姓之上。其相秦六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不操干戈。居不設歌謠。其死也。秦民流涕。舂者不相。今君因嬖人景監仕秦。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士民。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其出也。後車載甲。力士驂乘。持矛操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所以恃德。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以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棄世。秦人之所以圖君者。豈其微哉。鞅弗從。居五月。難作。所殺。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對曰。君何必曰利。亦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軻師孔伋。嘗問牧民之道。伋曰。先利之。軻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先利。伋曰。仁義固所以利之

孟軻師孔伋

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者所以安身崇德也。仁義豈在利之外哉。軻乃奉伋之教。今對惠王直說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也。伋。丘之孫也。洛陽人蘇秦以天下兼併之術說秦。秦不能用。乃去說燕。燕文公悅。三十六年。給蘇秦車馬及旅資。往說趙。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建國莫强於趙。秦之所疾。亦莫如趙。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

之限。稍蠶食之。至國都而止。韓魏若失守。禍必及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秦。度諸侯之卒十倍秦。於是六國爲一。并力西鄉攻秦。秦必破矣。世之說連衡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其身富而不與其患。是以日夜唱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計之也。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合以畔秦。令天下將相會洹水上。通質結盟。乃制約。六國各出師撓秦。秦或攻一國。五國之銳師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

共伐之。諸侯從合以擯秦。秦人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以約於諸侯。會秦伐魏。大敗之。擒魏將龍賈。取雕陰。將進兵向東。蘇秦恐從約之敗。說韓王曰。韓地九百余里。帶甲數十万。天下之强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而韓卒勇武。一當百也。今大王割地事秦。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臣爲大王惜之。韓王從其言。蘇秦又說魏齊楚。遂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北歸

報。約成於趙。秦惠王聞之。使其將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人讓蘇秦。蘇秦恐。去趙。於是從約皆解。未幾。齊伐燕。取十城。已而歸之。秦伐魏圍焦曲沃。魏王懼。献少梁河西地於秦。已而秦又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四十一年。秦又使公子華及張儀帥師圍魏。取蒲陽。張儀魏人也。初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横之術。蘇秦自以爲不及。見其困於楚。召而厚之。齎資事秦。至是惠王用儀之計。獲魏上郡十五縣。因進儀爲相。四十八年。顯王

顯王崩
愼靚王立

齊田文號孟嘗君

崩太子定立是爲愼靚王初齊宣王委政田嬰號
曰靖郭君靖郭君嘗欲城其邑薛客止之曰君長
有齊奚以薛爲苟失齊則雖隆薛城到天何足以
恃於是不果城靖郭君有子四十人賤妾之子曰
文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散財養士自待遇之
於是賓客爭譽其美皆請以文爲嗣是歲靖郭君
卒文爲嗣號曰孟嘗君食客常有數千人孟嘗君
厚遇之存恤其親戚以故孟嘗君之名重天下三
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逆戰敗五

國之師四年秦伐韓大戰脩魚敗之斬首八万級
擒其將鯁申差諸侯於是震恐先是蘇秦去趙之
齊遂之燕私通於文公夫人公覺之蘇秦恐乃說
公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在齊則燕必重公許之
乃僞得罪於燕奔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王高
宮室大苑囿欲以弊齊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且惡
其所說使人刺蘇秦殺之張儀亦已去秦僞事魏
至是聞蘇秦所殺乃說襄王曰蘇秦之餘謀復不
可成矣大王早不事於秦秦出兵攻河劫衛取陽

齊人殺蘇秦

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能北魏不能北則從
道絶從道絶則大王欲毋危不可得也願審定計
議以賜臣骸骨襄王遂倍從約因儀求成於秦於
是儀復歸相秦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秦秦惠
王用司馬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爲侯
納賦貢於秦是時蘇秦已死秦二弟代厲亦以遊
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代婚欲以得燕權會燕
代使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
也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棄世子平

愼靚王崩
赧王立

齊人殺燕王噲

專任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燕王噲老爲六年
愼靚王崩太子延立是爲赧王燕子之代王噲決
政已三年矣國内大亂將軍市被與世子平謀攻
子之元年世子平結黨聚衆使市被攻子之不克
市被反攻世子搆難數月死者數万人齊宣王聞
之使章子將兵伐燕燕人不戰城門不閉齊人捕
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燕召公奭之封土也以國
在北僻不受諸侯之侵伐三十余世至文公納蘇
秦說約六國爲從已而從約敗國内亦多難遂及

張儀欺楚破從約

之齊宜王欲兼以取燕時孟軻客於齊乃召問可否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宜王弗聽是時諸侯謀救燕燕人亦擁世子平殺齊秦惠王欲伐齊患齊楚從約使張儀說楚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悅而許之陳軫諫之弗聽絶齊之從約使人隨張儀至秦受商於之地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懷王已與齊絶使人徃罵齊

楚伐秦不克

王是時宜王薨世子湣王立湣王怒楚敗約折節服事秦齊秦於是結好張儀乃稱病愈出見楚使者曰我所約從某至某廣袤六里豈有許六百里之地耶楚使者怒還報懷王懷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又諫之弗聽使屈匄帥師伐秦三年春秦庶長魏章與楚師戰丹陽大敗之斬甲士八万虜其將屈匄及部將七十余人進取漢中郡懷王悉國內兵再襲秦戰藍田楚師復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懷王懼遂引兵歸割两城求成於秦是歲

涓人中涓人也

燕昭王先用隗

燕人立世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承國難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我多難襲破之我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我之願也先生擇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涓人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未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

楚懷王囚張儀

而師事之四方英傑爭趣燕樂毅自魏至劇辛自趙至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四年秦惠王欲以武關之外易楚之黔中懷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献黔中地惠王以爲楚將得儀甘心焉不如莫徃張儀聞之自請而徃楚懷王囚之將殺寵姬鄭袖諫止之懷王遂赦儀儀乃以詭辯恐喝懷王言献黔中地於秦以服事之之利懷王從之厚禮遣儀歸儀因之韓說以從約之非襄王然之亦服事秦儀還報秦惠王嘉其功以六邑封儀號

曰武信君已而復東說齊西說趙北說燕各割地
獻秦以連衡爲儀還未至咸陽惠王薨世子武王
立咸陽秦之國都也武王自爲世子時不悅張儀

諸侯畔連衡之說再復從約

至是群臣亦多毀短儀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
畔連衡之說再復從約連衡謂諸侯連勢於秦秦
地東西横長故爲衡也五年張儀說武王曰齊王

梁魏都也

甚憎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請以身之梁齊必
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
川挾天子案圖籍以號令四方此王業也武王許

之齊果伐梁魏王懼儀曰王勿患也我將令齊罷
兵乃使楚人謂齊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
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齊果伐梁是
疲其内而外伐與國使儀獲功於秦也請熟計之

張儀卒於魏

齊王乃解兵魏王大悅以儀爲相一歲而儀卒六
年秦始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七年武王使
甘茂伐韓取宜陽茂謂王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臣攻之戰及數月樗里疾公孫奭等必議臣遲緩
王請勿聽之因盟而出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疾

奭果議之武王欲令茂罷兵茂曰柰前盟何武王

秦甘茂拔韓宜陽

於是大發兵助茂斬首六万遂拔宜陽武王好力
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年八月王與
孟說舉鼎絶脈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爲昭襄
王九年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疾甘茂伐魏向
壽以事怨讒甘茂茂懼奔齊疾遂與魏講和罷兵
昭襄王之母楚女也號曰宣太后太后異父弟曰
穰侯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武王薨諸
弟爭立魏冉卻之立昭襄王昭襄王乃以冉爲將

軍是歲群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奉昭襄王誅諸

穰侯魏冉用事威震秦國

公子而王猶幼宣后自治事任魏冉爲政威震秦
國齊韓魏以楚負其從約合兵伐之楚人質世子
横於秦請救秦王發兵救楚三國引去此時秦大
夫有私與楚世子鬪者世子殺之亡歸楚秦王怒
會韓魏齊兵伐楚取重丘明年又伐楚大敗之斬
首三万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懷王大懼使世子質
於齊以請平十六年秦人亦伐楚取八城昭襄王
遺懷王書欲面見結盟以行成懷王患之昭睢曰

秦王欺楚王拘之

秦虎狼也不可信矣自其行見欺不如發兵自守也耳懷王惑焉公子蘭勸其行懷王乃入秦秦人伏兵武關刼之與俱至咸陽以臣禮待之要以割巫黔中二郡懷王悔其見欺不許割地秦人因拘之楚大臣聞之憂苦相與謀曰吾王拘於秦而世子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公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世子皆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立

楚懷王客死於秦

庶子不祥也乃詐告於齊迎世子橫立爲君是爲襄王十九年楚懷王客死於秦諸侯聞之不直秦

齊孟嘗君相秦

先是趙人樓緩者以游説相秦昭襄王聞孟嘗君之賢求於齊爲相緩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於是乎危矣王然之囚孟嘗君將殺之孟嘗君使人賂王幸姬逃歸齊遂怨秦至是與諸侯同伐秦秦割地以和已而秦以白起爲將敗韓魏斬首二十四万拔其五城虜韓將公孫喜殺之二十二年昭襄王復遺楚襄王書請戰襄王以父之客

楚襄王辭怨娶於秦

死怨秦然秦荐大勝勢不可當乃辭怨與秦和遂娶於秦韓魏亦割地獻秦乞和秦王弗許使白起

秦昭襄王僭稱西帝

秦將白起司馬錯敗三晉

司馬錯伐魏取城大小六十一二十七年秦昭襄王僭稱西帝遣使立齊湣王爲東帝湣王辭之於是昭襄王亦去帝號復稱王此時秦將白起司馬錯等荐敗三晉多取其地宋有雀生鸇太史占之曰吉莫大焉夫小生大宋覇天下之兆也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取地三百里自信甚厚欲亟成覇業射天笞地焚宗社滅之以示威於鬼神爲長夜飲使人呼万歲世人謂之

桀宋言宋若夏桀

桀宋蘇代自燕來説齊王曰今秦王欲與齊合力

以伐趙臣視天下形勢莫如伐桀宋收衆心爲宋舉則楚趙魏衛皆懼矣是我名正師順雖虎狼之秦不能復加焉於是乎覇可圖也湣王然之二十九年起兵伐宋宋民逃散莫敢城守者康王奔魏死於途宋乃亡湣王既滅宋意頗驕慢乃南侵楚

宋亡

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咺陳舉直言正議以諫湣王弗聽燕昭王撫循國民既二十年矣以致富實至是欲伐齊雪先君之耻樂毅曰齊覇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

燕樂毅大敗齊拔七十余城

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遣使連楚魏。且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疾齊王驕暴。皆爭合謀。約與燕同伐齊。三十一年。燕以樂毅為上將軍。悉發國中兵。秦將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推樂毅領秦魏韓趙兵入齊。湣王悉國中之衆拒之。大戰濟西。齊師大敗。樂毅分魏師略宋故地。以趙師攻河間。自帥燕師。長驅逐齊師。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齊之邊城。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

楚淖齒殺齊湣王

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内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圖也。遂進軍入臨淄。齊人果潰亂。湣王出走。燕昭王親至濟上。勞軍饗士。封樂毅為昌國君。使留徇齊城未下者。湣王逃之衛。衛人疾其不遜。逐之。乃去奔鄒魯。猶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淖齒見齊潰亂。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於莒。遂殺之。樂毅聞晝邑人王蠋之賢。使人召之。蠋辭

王蠋義不事二君

脰頸也

燕人取齊悉為郡縣

不至。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今我國破君亡。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也。自經絶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初自燕起師。至是僅六月。下齊七十余城。悉為郡縣。湣王之子法章。變姓名匿於莒。齊人有王孫賈者。唱聚義故。得四百人。與攻殺淖齒。以報湣王仇。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法章。立為君。保莒城拒燕。先是趙武王略胡地。滅中山。欲南襲秦不果。子惠王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襄王請以十

趙藺相如完璧而歸

五城易之。惠王患之。藺相如願奉璧往。曰。城若不入。臣請完璧而還。乃至秦。秦王無意償城。相如紿王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以身待命於秦。王以為賢。礼而歸之。然意不平。發兵伐趙。拔其三城。三十五年。復使白起司馬錯伐趙。斬首二万級。取其二城。又使司馬錯伐楚。拔黔中。襄王懼。献漢北及上庸地。三十六年。復使白起伐楚。取鄢鄧及西陵。秦王遣使於趙。脩好會澠池。惠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説王曰。王若不行。示弱且怯也。惠王遂行。

秦王爲趙王擊缶

相如從爲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臣度道里及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耳秦若留王三十日而不還則請立世子以絕秦望惠王許之及會昭襄王與惠王行酒請惠王鼓瑟相如復請昭襄王擊缶昭襄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昭襄王於是乎擊缶會畢秦遂不能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惠王乃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不平之欲朝見辱相如相如常稱病不與爭列

趙廉頗藺相如遂爲刎剄之交

以謂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避廉頗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忿也頗聞之詣相如之門謝罪遂爲刎剄之交

齊地皆屬燕唯莒即墨不下

初燕人攻齊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逃走即墨至是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以右軍前軍圍莒以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推田單爲將以拒燕師樂毅圍二邑一年未能拔築長圍攻之三年而未下或譖燕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降齊七十余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克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也已今齊人已服而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也願王圖之燕王即讓譖者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徒非貪土地也齊王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入骨故廣延群臣外招賓客日夜求報讐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我先讐齊國固樂君所取而非燕之所有也樂君若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

燕昭王斬譖者

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若此乎遂命斬之遣使就其軍營拜樂毅爲齊王毅不敢拜上書以死自誓無異志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有謀者

燕樂毅奔趙

是歲燕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世子時與樂毅不善田單聞之縱反間謀毅去齊惠王信之乃使騎刦代將而召毅毅固知惠王之不善於已遂奔趙燕將士由是不和田單數施奇計以欺燕軍遂佯請降燕軍皆呼万歲警備稍懈單乃収城中得牛千余縛刃其角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

齊田單破燕軍復七十余城

之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䖍入燕軍燕軍驚譟所觸盡死傷城中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潰亂齊人殺燕將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田單兵日益多乘勝追燕軍燕軍敗走無幾七十余城皆復爲齊人迎法章於莒法章乃入臨淄是爲襄王王賞田單功封爲安平君樂毅既入趙趙王封毅於觀津尊寵之以警動燕齊燕惠王使人讓毅毅上報書答之惠王服其有義以毅之子閒復爲昌國君而毅亦往來通燕後

齊人魯仲連諫田單

卒於燕號曰望諸君田單已相齊務行善政施衣食救民饑寒襄王以爲有異圖單懼免冠肉袒以謝王意即解益封夜邑万戶是歲田單伐狄三月而不克聞童謠乃懼魯仲連說單曰將軍在即墨日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乃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淚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娯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克也單於是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孟嘗君中立爲諸侯

初齊湣王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昭王以爲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齊而孟嘗君據薛中立爲諸侯襄王畏其威望與之連和至是孟嘗君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君嗣絶

孟嘗君嗣絶

三十八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火夷陵襄王不能復戰遂徙都於陳秦以郢爲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韓魏割地獻秦以服事秦復合韓魏兵使白起伐楚襄王患之使黃歇至秦講和歇乃上書於秦言和之利昭襄王然之命白起班師約從合於楚楚乃以世子完及黃歇爲

趙奢大敗秦師

質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欲發兵禦之廉頗樂乘等不可趙奢自請赴戰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爭擊許歷謂奢曰先據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即遣兵上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圍而去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爲國尉初魏人范雎從大夫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賜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還告之魏齊魏齊怒笞雎折脅拉齒雎佯死以簀卷其屍置之厠中使

魏人范雎客秦

張祿斥秦相魏冉自代之

醉客交溺之以懲後之妄言者雎請守者逃出變姓名曰張祿會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昭襄王王引見之張祿乃以遠交近攻之策說王王以爲善命爲客卿與謀兵事四十九年昭襄王用張祿計拔魏邢丘於是日益親任祿因說王廢穰侯魏冉代爲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張祿弊衣間步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爲須賈御從而詣相府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門者門者曰無范叔卿者吾相君張祿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祿責讓之乃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因大供具饗諸侯使者坐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而馬食之使人謂賈曰爾歸告魏王速斬魏齊頭來不然吾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奔趙匿平原君家張祿以詭辯廢穰侯也昭襄王生母宣太后坐見斥王乃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秦人以不爲直五十年宣太后卒魏冉出之陶張祿不使王臨葬秦人益怨王不直初魏

齊君王后賢明

冉援立昭襄王除群公子之難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事秦秦益强大者魏冉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以賈禍非如祿之詭辯欺秦也祿雖陽獻忠謀要之直欲得冉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張祿聞魏齊之奔趙發兵伐趙時趙孝王新立惠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君惠王之少子也太后甚愛之不許出爲質左師公孫觸龍極諫爲質於齊齊乃出師救趙秦師聞之而退是歲齊襄王甍世子建立以年尚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太史敫之女也襄王亡在莒時私通生建及襄王復齊立爲王后曰君王后君王后賢明佐王建事秦甚謹與諸侯交以信以故君王后在世日齊不受兵四十余年矣五十一年楚襄王疾病是時世子完及黃歇尚爲質於秦歇謂張祿曰今楚王疾恐不起不如歸世子親與國使之事秦也不歸則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万乘之和也非計矣祿以告秦王王曰令黃歇先歸問疾而後

圖之。黃歇乃告世子完曰。秦必不歸君。君請從楚使者。變服潛出關。可以歸爲臣留止。以死當秦。完從之。已而秦王覺之。將殺歇。張祿曰。歇爲人臣出身狥其主。殺之不祥也。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縱歇歸楚。亡幾。襄王薨。世子完立。是爲考烈王。拜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考烈王割地獻秦以平。春申君好客。食客常三千余人。與魏信陵君趙平原君並稱。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韓之大郡也。韓都新鄭。自上黨赴

（楚黃歇号曰春申君）

新鄭必由野王。今秦拔野王。故救援路絕。上黨守馮亭困之。五十五年。秦復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撫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師數戰不勝。亡一將四尉。廉頗堅壁不出。孝王怒其怯。秦張祿縱反間。使謂於趙曰。廉將軍將降矣。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爲將耳。趙王信之。使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弗聽。初趙括學兵法。自謂天下莫能當者。父奢不以爲然。括

（秦張祿縱反間趙將廉頗）

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必破。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用。孝王曰何故。母對曰。其父爲將之日。悉散恩賜。以饗軍吏兵士。不敢顧家事。以故從軍兵士多願死者。今括爲將。兵士無敢死心。王所賜金帛。悉藏於家。而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若此。願王勿遣。孝王曰。吾已決矣。曰王如弗聽。請勿坐括罪。孝王許之。秦王聞括爲趙將。陰使白起爲上將軍。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曰。有敢泄白起爲將者。即斬。趙括不

之覺。悉變更廉頗約束。易置將吏。出兵擊秦師。秦師佯敗而走。趙括乘勝追至秦壁。壁堅不拔。白起以奇兵二万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以五千騎絕趙壁間。於是趙軍中斷。前後分而爲二。糧餉不繼。起乃出輕兵擊之。趙師戰不利。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糧道絕。自如河內。發民悉至長平。遮絕趙援兵及糧餉。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有脣。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

（史記索隱曰周子齊之謀臣而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今不可考）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已而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殺食趙括欲急攻秦壘分兵為四隊而兵疲不能出戰括自出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万人皆降白起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今趙卒降反覆難測非盡殺之恐為後患盡坑於長平殺之是役也秦斬虜趙人前後四十五万人天下震慴五十六年白起分軍為三使王齕攻

秦師斬虜趙兵四十五万人

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赴秦說張祿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為帝矣武安君必為上相君能為之下乎武安君已入趙將入燕齊韓魏乃君所得之民無幾許矣不如使韓魏割地勿以為武安君功也張祿然之約割地使白起罷兵白起由是與張祿有隙趙孝王將割六縣事秦相國虞卿諫之會樓緩至趙孝王乃與之謀對曰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悅不如

秦將白起與張祿生隙

速割地以和嫁禍於他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秦人虎狼貪饕無饜今割我六縣何足以慰虎狼不如結齊韓魏以自救也孝王以為然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來促和矣樓緩聞之亡去初秦之伐趙也欲為張祿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家好言誘平原君至是平原君之秦秦人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迫投於虞卿虞卿為棄相印與魏齊俱亡至魏欲因信陵君走楚信陵君意難之

秦人誘執平原君劫趙

魏齊怒自殺趙人獻其首於秦秦人乃歸平原君已而秦復使王陵將兵伐趙攻邯鄲不利使白起代將白起曰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已雖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虛乏而遠絕山河爭人國都我軍之不利必矣遂以疾辭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客毛遂者從之說楚王約從合於是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亦遣將軍晉鄙將兵十万救趙秦人告魏曰吾已攻趙且暮將降諸侯敢救之者吾必移

趙人獻魏齊首於秦

魯仲連說破新垣衍

兵擊之。魏人懼。使晉鄙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新垣衍潛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見新垣衍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即肆然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魏人未知秦稱帝之害也。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衍怏然不悅。平原君夫人。魏信陵君之姉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以請救。信陵君患之。數請魏王。令晉鄙急救趙。魏王弗許。信陵君乃與賓客徒屬三千余人。帥車騎百余

魏信陵君用侯嬴之計。奪晉鄙兵救趙

乘而出。將赴戰以死於趙。過夷門。見隱士侯嬴。嬴年七十。家貧。固爲信陵君所敬重。嬴曰。君之行無奇策。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信陵君再拜問計。嬴屏人告曰。吾聞兵符在王卧內。使王幸姬竊之。而後馳至鄴。代晉鄙領其衆。北救趙。西却秦。此王覇之業也。信陵君如其言。果得兵符。嬴因薦力士朱亥從其行。與俱至鄴。晉鄙疑之。見信陵君曰。吾擁十万之衆屯境上。今單車來代。何也。朱亥在側。以四十斤鐵椎擊殺晉鄙。信陵君

白起称疾篤不肯起

下令軍中。自代領其衆。以選兵八万而進。時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兵救邯鄲。王齕戰數不利。白起聞之曰。君王不聽吾計。秦軍果不利也。昭襄王怒。強起白起。起称病篤不肯起。五十八年。免白起爲士伍。遷陰密。益發兵救王齕。諸侯兵攻齕急。秦王與張祿等謀曰。白起之遷。快快不樂。其意難測。

白起賜劍死

乃遣使者賜之劔。白起遂自殺。秦人憐之。是時信

信陵君大敗秦師於邯鄲之下

陵君已至邯鄲之下。大與秦師戰。秦師敗績。死傷無算。王齕解邯鄲圍而走。爲趙兵所困。以二万人

降趙。昭襄王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張祿聞之懼。燕人蔡澤說祿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張祿遂稱病不出。王以蔡澤爲客卿。尋爲相。數月而免。信陵君用侯嬴之計。已存趙。還其將士兵卒於魏。自與賓客居趙。遂不歸魏。趙王以五城封之。魏亦以其舊邑遺信陵君。信陵君名無忌。魏安王之弟也。平原君之客魯仲連。嘗挫新垣衍。以秦爲帝之說。至是平原君欲封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爲人排患釋難。

魯仲連辭平原君之封遂去趙

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去秦世子柱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爲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異人異人怏怏歎嗟適陽翟賈人呂不韋至邯鄲見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乃之秦因華陽夫人之姊說曰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見愛而無子宜早擇諸子孝賢者舉以爲嫡即色衰愛弛尚有終身之安也今夫異人賢而智以此時拔之乃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夫人以爲然請世子爲

邯鄲美姬生秦政實賈人呂不韋之胤

嫡嗣以呂不韋爲傅呂不韋娶邯鄲美姬有娠異人見而悅不韋佯怒已而獻之至期生子政異人遂以美姬爲妃邯鄲之圍趙人欲殺異人及其子政異人覺之與政及不韋楚服而潛亡赴秦軍遂得歸華陽夫人見之曰吾楚女也汝楚服而逃因更其名曰楚五十九年秦人伐韓取陽城負黍伐趙取二十餘縣赧王於是惡秦之貪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西伐秦昭襄王發兵反攻西周赧王恐懼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及民口

赧王降秦悉獻其邑及民口尋崩

東周文公遷慝狐

楚人滅魯

昭襄王受之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先是王子朝之亂敬王徙居成周是爲洛陽之都而考王弟桓公居東周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生武公武公生文公及赧王崩文公奉九鼎寶器存先祀已而周民逃亡秦人取其寶器遷文公於慝狐於是諸侯服於秦獨魏不服秦人伐魏取吳城此時楚人滅魯朝秦秦昭襄王尋薨世子柱立是爲孝文王以弟楚定爲嫡嗣是歲燕王使栗腹結歡於趙栗腹還謂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

趙廉頗敗燕師

壯是可伐也燕王以爲然樂閒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未必易攻王弗聽發戎車二千乘步卒十五万人以栗腹爲將攻鄗卿秦攻代將渠極諫王弗從自將偏軍繼之將渠引王之綬止之王以足蹴將渠將渠泣曰臣爲王矣非自爲也王弗省期必勝而出燕師已入趙趙將廉頗以五万人逆戰大敗栗腹卿秦王走歸燕趙師追北五百余里遂圍燕燕王請和廉頗曰我聞將渠固諫燕王弗從加之以非禮今燕將滅若使將渠爲相以處和我

周七

請解圍燕王從之趙師乃解去秦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以呂不韋為相國東周文公在畏狐日怨秦之不禮因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攻滅之周遂不祀

周清外史　卷之二　七十五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二終

秦三十六郡圖

姓嬴 上祖伯益

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

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公—躁公—懷公

靈公—簡公—惠公—出公—獻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

孝文王—莊襄王

秦

始皇帝—二世皇帝—秦王子嬰 以上都咸陽

秦末僭國

張楚 陳勝

楚 懷王

趙 趙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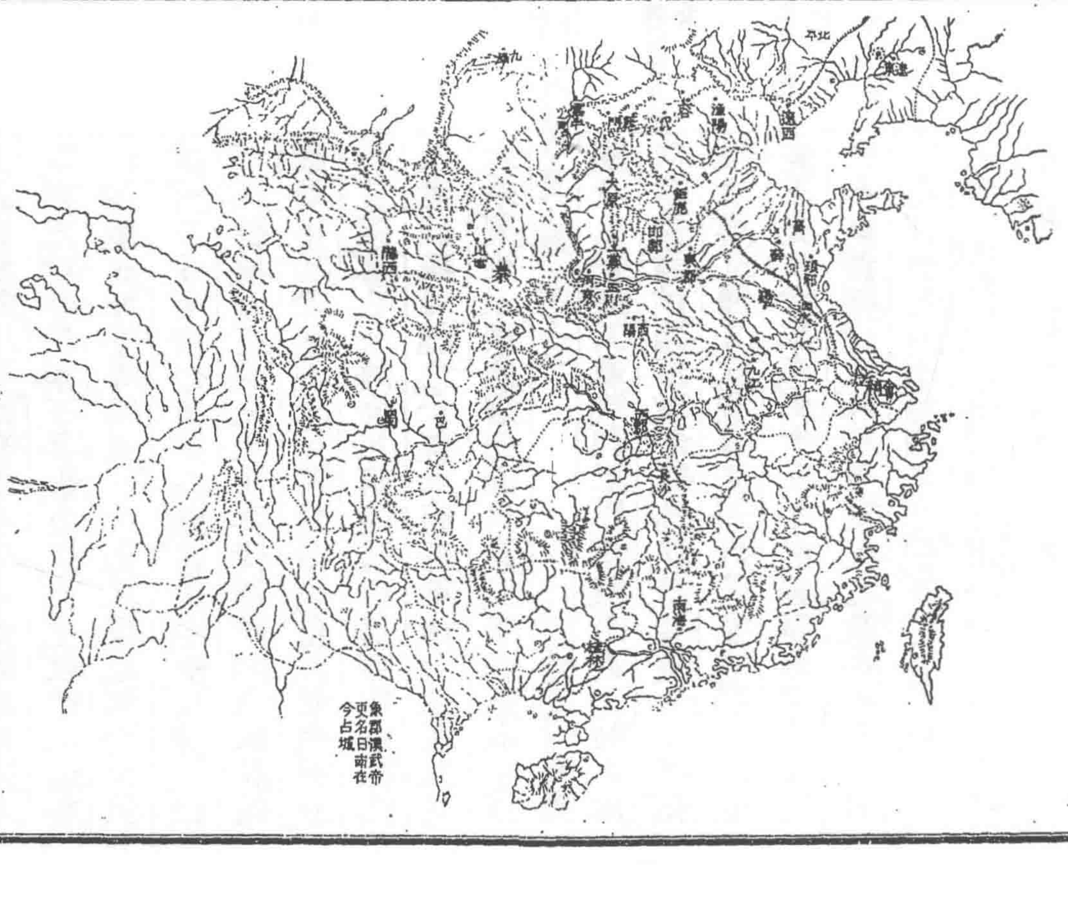
齊 田儋

魏 魏咎

韓 韓成

西楚 項籍

周清外史 卷之三 圖 二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 卷之三 圖 二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三

日本　馬杉繁文苞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閲

嬴氏正記

秦

秦之先出自顓頊

秦之先出自帝顓頊顓頊庶子曰大業生伯益又曰伯翳佐堯舜二帝有功賜姓嬴氏其裔蜚廉生惡來惡來以多力事殷紂王牧野之敗爲周人所殺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四世有非子者善養馬

秦襄始爲諸侯

周孝王聞之命牧畜於汧渭間孝王曰昔伯翳爲舜司畜畜蕃息故授之土賜姓汝其後裔亦爲朕息馬朕甚悅乃授土爲附庸命邑於秦使以奉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曾孫秦仲奉周宣王命爲西陲大夫已而仲伐西戎不克死之仲之孫世父以謂西戎殺我大父吾非殺戎王則不敢入我邑遂將兵伐戎又不克弟秦襄嗣帥師送平王於洛都平王嘉賞其功勞封爲諸侯賜岐以西之地曰西戎無道侵奪岐豐地岐豐我祖大王王季所邑汝保護其地勿以受西戎之凌辱自是嬴氏日强大戰國之時始僭稱王其數世莊襄王使將軍蒙驁伐韓取成皐滎陽始置三川郡又伐趙取楡次狼孟等三十七城併上黨諸城置大原郡蒙驁又伐魏爲信陵君所敗先是我兵伐魏魏師數敗時信陵君出居於趙魏王請之趙還救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客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君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君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君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

魏信陵君敗蒙驁

莊襄王薨太子政立

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以信陵君爲上將軍求救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發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兵敗我衆於河外蒙驁遁歸是歲莊襄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决於相國呂不韋號稱仲父此時周室既亡政與不韋謀曰以併列國爲事趙廉頗久在魏不得志思復用於趙趙王遣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賂使者讒毀於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以李牧爲

（秦師敗五國兵）（毐音倸）

將北破東胡林胡誅復秦所侵之故地我將蒙驁又伐魏取長平雍丘等二十城置東郡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三晉與楚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爲監軍攻取壽陵進至函谷王出師逆戰敗五國之衆楚王歸咎春申君我衆乘勝拔魏朝歌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族屬徙居野王諸將又伐魏取汲及垣蒲秦王政之母邯鄲歌姬也及王即位尊曰唐太后時王年尚少唐太后與不韋私爲不韋恐事覺禍及己詐以舍人嫪毐爲宦者進

（茅焦切諫）（假父指嫪毐二弟即其二子唐太后所生）

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於是國事皆決於毐王稍長下吏治毐毐反攻王宮諸將撲王敗毐併其二子及黨與盡殺之遷太后於雍齊客茅焦入諫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天下之人聞之必瓦解無肯嚮秦者臣竊

（呂不韋罷相）（楚客李斯諫逐客之令）

爲陛下危之王乃下殿躬自接之曰願受教遂命爲上卿迎太后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然王意不平於不韋乃欲誅除之不韋懼免相就國於是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之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王制可因下逐客令客卿楚人李斯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而併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破六國從約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門此四君

（藉貸也）（不韋飮酖死）

皆賴客之功由是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今棄黔首以資敵國斥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王然之遂罷逐客令用李斯之計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或遣良將於三晉攻畧其地呂不韋就國已歲餘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而食河南十万戶君何親於秦而稱仲父今與其家屬徙處蜀何其疏於秦如此不韋自知不免飮

韓非仰藥死

酖死。王乃發關東四郡兵。助魏伐楚。更使桓齮伐趙。獲其將扈輙。斬之。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我師敗績。未幾桓齮復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王懼。納地致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王悅非之說。將任用。李斯嫉之。乃譖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終爲韓而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任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汲之。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以勸自殺。非欲自陳。意而不得見王。遂仰藥自盡。王聞悔之。王又大

韓亡

興師伐趙。取狼孟番吾。遇趙將李牧。不戰而還。已而伐韓。虜韓王安。韓遂亡。以其地爲潁川郡。王翦將上郡兵。下井陘。楊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將

趙殺李牧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賂趙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告其欲反。趙王乃使趙葱顏聚代牧。牧軍敗潰。趙人捕牧殺之。遂廢尚。王翦乘機擊趙軍。大敗之。斬趙葱。走顏聚。進陷邯鄲。虜趙王遷。於是王如邯鄲。捕與母家有仇怨者。悉殺之。使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族數百人。奔代。自立

趙亡

爲代王。趙乃亡。先是燕世子丹。爲質於我。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怨王太深。日以報之爲心。問謀其傅

鞠武諫燕丹

鞠武。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不能須也。適我將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以秦王之暴。積怒於燕。況聞樊將軍之在燕乎。是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使樊將軍速入匈奴。丹曰。樊子窮困其國。遂來歸身於我。是吾命盡歲之秋也。武曰。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爲福。計淺而怨

深。結交一人。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也。丹弗聽。偶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召見曰。今秦已虜韓王。又擧兵南伐楚。北臨燕趙。趙不能支。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已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者。丹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所失之地。若魯曹沫於齊桓公。則大善矣。不成則刺殺秦王。秦諸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合從。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軻許之。於

督亢燕國都

是舍軻於上舍丹日造門下奉養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丹聞而懼欲遣軻圖秦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督亢地圖獻秦王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投我不忍殺之也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刻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之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淩之愧除

揕刺也

荊軻圖秦王

矣於期曰此臣所日夜切齒焦心也遂自刎丹聞之奔往伏哭遂以函盛其首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以勇士秦舞陽爲副西入秦因秦王寵臣蒙嘉求見王王大喜朝服而見之荊軻奉圖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侍臣皆愕然事起不意盡失其度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呼曰王負劍王乃拔劍擊軻斷

燕王斬世子丹

其左股軻引匕首擲王不中自知事不就大聲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必生刼得契以報燕丹之故也王於是大怒觧體軻以狥益發兵入趙就王翦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西大敗之拔薊燕王及世子丹率其精兵保遼東將軍李信急伐之代王遺燕王書令殺世子丹以獻秦丹匿衍水燕王遣使斬丹欲以獻秦王復進兵攻燕別使王賁伐楚取十餘城因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所度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万人耳王以問王翦

魏亡

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翦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賁轉戰伐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魏國都也魏人不能支魏王假乃降賁殺假以滅魏此時李信已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拔之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追躡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殺都尉七人李信走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之計李信果辱我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翦謝病

貸從人求物也、恒音疏恒中中心粗暴也

距渠溝也

燕代亡

而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必欲用臣非六
十万人不可王曰謹聽將軍之計於是王翦將六
十万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翦因請田宅甚衆王曰
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秦素建郡縣之制臣爲
大王將有功終不可得封侯故爲子孫謀業耳王
大笑翦已行至關遣使復請美田或曰將軍之乞
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王恒中而不信人今舉秦
國甲士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自堅顧
令王坐而疑我矣已而王翦進取陳以南至平輿
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悉國中兵禦之王翦堅壁
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翦輙不應日休士以撫循之
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對曰方投石
超距翦曰可用矣楚人已不得戰乃引而東翦縱
兵追之令壯士急擊大敗之進至蘄南斬楚將軍
項燕楚師潰敗翦乘勝略定城邑遂虜楚王負芻
以其地置楚郡王又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
王喜又攻代虜代王嘉嘉故趙王遷之兄也王翦
已定荊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初齊君王后賢事

君王后賢明齊不受兵四十餘年矣

即墨齊地

鄢郢楚地

齊亡

秦謹與諸侯信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國各自救
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病且
死戒王建曰群臣可用者某某建曰請書其名后
曰老婦已忘矣后已卒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
客亦多入秦秦與之金皆爲反間勸建不脩守戰
之備不救五國之急秦人以故得滅五國至是齊
王將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國所以立王者爲社
稷耶爲王耶齊王曰爲社稷也司馬曰爲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乃反車即墨大夫
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万今三
晋大夫不直秦來在阿甄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
與之百万衆使收三晋故地即臨晋之關可以入
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來在城南者又以百數王
收而與之百万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
如此則齊威立秦國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
王弗從無幾王賁自燕南伐齊猝入臨淄臨淄齊
國都也民莫敢格秦師者齊王建乃降秦人遷之
共處於松柏間餓而死齊遂亡齊人作歌悲之自

始皇帝

王年少即秦王位至是二十六年矣悉滅列國始
併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號曰皇帝
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詔曰死之日以其生行爲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
於理義無謂矣自今以來宜除謚法以朕爲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万世傳之無窮齊

宣威宣王威王

宣威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至是齊人奏
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王秦代周請從
所不勝乃自以水德王制改年紀以建亥之月爲

元年

歲首衣服旌旄色皆尚黑元年丞相王綰言燕齊
荊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
議廷尉李斯曰周武成所封子弟功臣甚衆然後
族屬疏遠遂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稅重賞賜之則以爲易制此固安寧之術也置諸
侯王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久矣今復立國
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乃分

置三十六郡

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已而始皇出巡隴西

北地東行郡縣遂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南至琅琊
還過彭城索周鼎於泗水時人相傳西周文公之
遷鼎狐也周鼎沒於泗水乃使千人沒水求之弗
獲因西南渡淮水如衡山南郡由武關歸四年又
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韓人張良其父祖世相韓

韓人張良狙擊始皇不中

及韓亡散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
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命索捕之弗獲七年
燕人盧生入海而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
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又發

諸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
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嶺及越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始皇又發

蒙恬築万里長城

遣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命恬築長城因地形
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万餘里於是蒙恬渡
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矣常居上
郡統治威振匈奴九年除醫藥卜筮種樹之外悉

燒詩書及百家書

燒詩書及百家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盧生等
譏議之因亡去始皇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

阬殺諸生

今乃誹謗我使御史案問諸生在咸陽者諸生相告引自免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其餘皆阬死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孔子言今上重法繩之臣愚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實謫之也蒙恬乃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宮庭狹小於是欲營作朝宮於

作阿房宮

渭南上林苑中發刑徒七十万人先作前殿阿房宮十二年始皇東遊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從爲

始皇崩

自雲夢並海北至平原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李斯恐諸公子及天下生變秘不發喪始皇有二十餘子最愛少子胡亥聞趙高通獄法擧爲胡亥傅初始皇尊寵蒙氏蒙恬爲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嘗以事怨蒙氏乃欲矯始皇命誅長子扶蘇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如符璽皆在胡亥所然定太子在卿李斯曰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卿材能謀慮功高

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卿終不得

通侯猶謂列侯漢言之徹侯

懷通侯之印歸鄕里而就死必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

詐賜扶蘇死

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作書賜扶蘇曰不能闢地立功而士卒勞耗數上書言日夜怨望將軍蒙恬不能匡之亦不可免其罪也俱賜死以其兵屬裨將王離扶蘇視書泣將自殺恬曰主上出遊在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万衆守邊公子爲監

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而後死未必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恬曰父賜子死安得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使者遣屬吏囚恬於陽周仍恐其兵衆有變更置護軍還胡亥聞扶蘇死欲釋恬恬弟毅諫胡亥曰先帝欲擧賢以爲太子已久矣請可更議之若以臣諫爲不可則不如誅臣胡亥怒繫毅於代州奉始皇尸還

始皇之喪至自平原

從井陘抵九原會暑甚尸臭不可掩車中載鮑魚亂其汚遂從直道入咸陽乃發喪胡亥襲位號曰

二世殺蒙恬兄弟

二世皇帝。未幾欲誅蒙恬兄弟。二世之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顔聚。齊王建殺其故臣。而用后勝。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用無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殺毅及恬。恬曰。自吾先人信於秦。已三世矣。方先帝毒天下。使之逞其殘害。我與盡力矣。今將三十餘万兵。身雖四繫。其勢足以倍畔。然知必死。而不敢自圖者。奉先人之教也。乃仰藥自殺。

二世元年

元年。帝謂趙高曰。人之在世也。猶六驥過決隙也。吾業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大臣皆疑焉。今陛下新立。人心怏怏。臣唯恐生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帝曰。爲之奈何。高曰。朝廷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然後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収舉陛下所新信者。則害除而姦謀塞。於是乎陛下可初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沙丘之謀謂始皇崩沙丘日詐賜扶蘇死立胡亥

陳勝吳廣起兵

則臣不知其可也。帝然之。更制法律。務益刻深。宗室諸公子。相繼坐死者二十餘人。連逮者不可勝數。是歲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先是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失赴任之期。法當斬。勝廣謂其徒屬曰。子等皆失期。我當見斬。其致身以舉大名。與徒就斬者。死一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然之。勝廣乃詐稱秦扶蘇楚項燕。作壇而盟。國號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鄕拔之。收其兵攻降蘄。令勝黨葛嬰將兵狥蘄以東。悉下之。勝自收兵。得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万。遂攻拔陳。據之。

閭左謂居閭里之左秦民富強者居閭右貧弱者居閭左役戍已發富強總及貧弱也

張耳陳餘謁陳勝

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之名。重賞購求之。二人變名俱匿陳。及陳勝入陳。詣軍門上謁。勝素聞其賢。乃大喜。此時陳人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二人。對曰。秦既無道。天下所舉惡。將軍輒冒万死。謀爲天下除殘害。今新入陳。而俄稱王。是自招懈慢也。不如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各自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黨衆則兵强。如此則野無交

張楚張大楚國之意也

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諸侯必喜再立來將軍撫之以德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將士懈慢大事遂不可成矣陳勝弗聽自立爲陳王更號張楚諸縣若秦苛法已久於是争殺長吏以應適謫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帝怒下之吏已而使者復至帝問之對曰是所謂鼠竊狗盜而已諸縣逐捕悉獲之帝悅陳王勝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西擊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以奇兵北畧趙地陳王乃以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耳餘爲左右校

燕趙諸城降楚

尉帥卒三千人狥趙又令汝陰人鄧宗狥九江郡此時葛嬰在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彊會莊公子襄仲之後也嬰聞陳王已立殺彊還報陳王怒誅嬰已而令周市北狥魏地周文西攻秦武臣等已北進下趙十餘城從白馬渡河諸縣豪族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万人陳王賜號武臣爲武信君君又引兵東北擊范陽用范陽人蒯徹之計以重禮招其令徐公燕趙人聞之不戰而降者三十餘城陳王以秦人畔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警戒周文魏人

章邯敗周文

孔鮒諫之弗聽鮒故魏相孔順之子孔丘八世孫也周文以車千乘卒數十万人進軍戲水帝大驚與群臣謀少府章邯曰鼠竊狗盜已至衆且強今而發近縣兵不及矣臣計之賊特衆強不設備乃急釋驪山刑徒授兵擊之一擧可破也帝悅章邯悉發刑徒擊却之周文敗走果如孔鮒之言張耳陳餘在邯鄲聞周文敗又聞諸將爲陳王狥地而

楚將武臣自立爲趙王

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說武信君令自立稱王武信君乃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

相邵騷爲左丞相陳王聞而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發兵擊趙或諫曰秦未亡今又加兵於趙是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遣使賀趙王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於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也楚若滅秦必加兵於趙願毋西兵爲今之計不如北狥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堅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使韓廣略燕李良

項梁田儋劉邦各起兵

項籍學書劍不成

略常山、張黶略上黨。九月、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項梁者。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也。吾請學万人敵。於是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習其要。又不肯竟學。籍身長大。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勝起。欲發兵應之。使項梁及桓楚為將。適桓楚亡在澤中。莫人知其處

項籍斬殷通

者。殷通憂之。梁入告曰。獨籍知之耳。請召籍使受命招桓楚。通即召籍。籍負劍入。面受命。梁在側。眴籍曰。速可行矣。籍因拔劍斬通。梁持其首及印綬去。門兵驚擾。籍手殺數十人。於是府廳皆慴伏。莫敢支者。梁乃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自稱會稽守。以籍為裨將。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能制人。俱亡匿狄。會陳王將周市。徇地至狄。狄令城守。田儋佯稱其奴。通周市。縛執入城。請謁令。殺奴。令輒見儋。

田儋自立為齊王

韓廣自立為燕王

儋因擊殺令。召城中豪吏子弟曰。諸侯遺族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即田氏也。當為王矣。豪吏子弟聞之。皆服從儋。遂自立稱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敗退。儋自率兵。東略定齊地。趙王將韓廣北狥燕。燕人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老母在趙。不可背。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今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家。趙獨害將軍家乎。韓廣然之。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王聞之。奉燕王母及其家屬歸之。已而趙王與張耳陳餘北

燕人虜趙王

易輕侮也

略燕界。趙王間出。為燕人所得。燕人囚趙王。因以求割地。趙人請輒殺之。偶有趙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耳餘何欲乎。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未知耳餘所欲也。夫武臣及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將相終已者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耳餘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耳餘乃名為求趙王。實望燕人殺之。是欲分趙自立也。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

燕人歸趙王

寗陵君魏咎爲魏王

賢爲王左提右挈責殺武臣之罪滅燕必矣燕人信之遂歸趙王趙將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寗陵君咎爲王咎方在陳不得之魏時魏地已定諸將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可必立魏王後絕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使者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二年泗川監將兵圍沛公劉邦於豊先是沛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迎劉邦立爲沛公沛掾主吏蕭何曹參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

沛公劉邦斬泗川守監

楚將周文敗死

楚軍殺假王呉廣

應沛公沛公乃出戰敗泗川監斬之令雍齒守豊自引兵至薛敗泗川守又斬之楚將周文復屯曹陽以臨秦章邯敗之周文走澠池邯追擊之周文大敗自刎而死此時三川守李由出守滎陽楚假王呉廣圍之月餘不能下楚將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滎陽軍必大敗不如少留兵圍滎陽悉精鋭迎秦軍格鬭敗之然假王驕慢不知兵權恐大事敗矣因矯陳王令誅呉廣陳王聞之賞田臧爲上將田臧乃使李歸攻滎

章邯斬楚將田臧等

趙將李良襲殺趙王武臣及邵騷

御者莊賈弑其君陳王勝

陽自率精兵西迎戰敖倉爲章邯所敗死之章邯乘勝進敗李歸於滎陽斬之又遣別將敗楚將鄧說伍逢等楚軍潰崩皆走陳趙將李良已定常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良乃至石邑會秦兵塞井陘良不得前遂歸邯鄲道逢趙王姉出飲良誤認爲王伏謁道左王姉醉不禮良素欲反趙未決至是赫怒遣人追殺王姉併其兵襲邯鄲殺趙王及邵騷張耳陳餘僅以身免此時陳王如汝陰還至下城父爲其御莊賈所殺陳王將呂臣誅賈初陳王

張耳陳餘立趙歇爲趙王

使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乃狥南陽聞陳王死降秦帝車裂留以狥趙張耳陳餘收散卒討李良良敗走降章邯客說耳餘曰兩君以羇旅制趙難可獨立若立先趙之後輔以義則可就功耳餘然之索得趙歇立爲趙王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立景駒爲楚王引兵如方與欲擊秦軍使公孫慶說齊欲戮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諸侯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後立王哉且楚首事當

番盜黥布助楚

令於天下。齊王怒。殺公孫慶。時我軍東進。攻取陳。楚將呂臣。馳撤收敗兵。與番盜黥布相遇。俱擊破我軍於青波。復以陳爲楚。黥布。九江人也。姓英氏。坐法。所黥。遂以爲姓。與驪山刑徒俱亡之江中。爲群盜。番陽令吳芮有兵數千人。且得民心。布往見之。吳芮大喜。以女妻布。使將其兵以助楚。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其守將雍齒。齒素不欲屬沛

沛公守將雍齒降魏

公。卽以豐降魏。沛公時在薛。馳歸攻齒。不克。遂之留。從楚王景駒。韓人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

張良屬沛公

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乃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歎曰。沛公殆天授之人也。遂決意事之。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攻豐。時章邯司馬𡰣將兵北定楚地。至碭。沛公與東陽甯

𡰣仁古字

君。引兵西戰蕭西。不利。再攻碭。拔之。併其兵六千人。拔下邑。遂攻豐。不能下。先是廣陵人召平爲陳王狥廣陵。未下。聞陳王敗。章邯且至。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可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新下東陽。遣使

東陽人陳嬰起兵屬項梁

謀與連和以西。嬰故東陽令史。平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嬰爲王。嬰固辭不敢當。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帥非其人不可。我依名族。則亡秦必矣。衆從之。乃以兵屬梁。黥布已破我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與呂臣皆以其兵屬焉。於是項梁併衆六七万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

項梁攻殺秦嘉走楚王景駒

東。詰項梁。恣併兵。梁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其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

兵擊秦嘉。嘉敗死。景駒亡死於梁。項梁又併其軍軍胡陵。沛公率騎百餘往見梁。梁授之卒五千人。將十人。沛公軍大振。因復攻豐。拔之。雍齒走魏。項

沛公敗雍齒復豐

梁亦使項籍別攻襄城。拔之。梁聞陳王已死。會諸將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然也。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怨秦太深。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必亡秦。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地蠭起之將士。皆爭附

南公六國時人識陰陽興敗之數著南公十三篇

項梁立楚王

張良立韓王

章邯敗齊楚軍

魏王焚死

項梁擊走章邯

君者以爲君世世楚將復能立楚之後也請君審計之梁以爲然乃求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武信君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庶公子成最賢可立爲王以益樹黨梁又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於是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章邯已破陳王進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將兵救魏章邯夜啣枚潛兵襲齊楚軍於臨濟下大敗之斬齊王儋及周市魏王咎自焚而死咎

弟豹亡走楚懷王授之數千人復狥魏地齊田榮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間爲將適項梁攻亢父聞田榮之急引兵轉戰敗章邯於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乃得東項梁長驅追章邯復戰濮陽敗之田榮已歸齊逐王假斥角間立儋子市爲齊王自相之以田橫爲將無幾章邯軍復振相持濮陽項梁數遣使齊趙議共擊章邯齊趙以事相惡輒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恃恩專

趙高譖李斯

少我輕我爲短少固我整我爲固陋

恣恐大臣奏之說帝居深宮使群臣莫得入見而高自侍內用事於是事皆決於高丞相李斯惡之高乃見斯曰關左群盜多起上弗之省欲急發徭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以極游戲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然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高曰君誠能諫吾請爲君候間以告於是趙高侍帝帝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曰上方閒暇可奏事也斯即上謁如此者三帝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奏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爲今陛下已立爲帝丞相意望裂地而王矣而貴不益乃使長子三川守由通楚盜臣雖竊知之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而已帝以爲然使人案撿李由與盜通狀李斯聞之上書奏趙高專恣之狀弗報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俱諫作阿房宮以起徭役帝益怒命下斯及去疾劫於吏去疾劫自殺斯獨就獄帝使趙高拷治高責斯以與子由謀叛狀榜掠千餘斯不勝痛楚遂自誣

服帝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時三川使者來

殺丞相李斯

報曰李由軍敗爲楚兵所殺趙高塞使者不以聞妄爲反辞相傳會腰斬斯於咸陽市夷其三族初斯以楚客西入秦關秦地阨隘殆千里使秦蓄兵數十万皆以自資助之又散玉帛陰行辯士游説諸侯絕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兼併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示秦强畫平更剋斗斛度量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身爲

趙高爲丞相

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至是爲趙高所譖滅趙高

代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我軍項籍沛公亦大敗我軍於雍斬三川守李由由斯之子也項梁稍輕秦頗有

三川守李由敗死

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危之項梁弗省使宋義於齊義道遇齊使者乃告曰卿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僕論武信君必敗卿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此時帝悉發關西兵助章邯邯乃擊楚軍大敗之

章邯大敗楚軍斬項梁

定陶斬武信君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楚軍多不利項籍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項梁死士卒散與呂臣等皆引兵而東徙懷王於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籍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已

魏豹爲魏王

復魏二十餘城懷王於是立豹爲魏王章邯已敗項梁以爲楚地不足憂乃渡河北伐趙大敗之進

章邯伐趙

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章邯使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軍鉅鹿北章邯軍其南以相對持趙數請救於楚或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

可謂知兵矣楚王乃召宋義與計事因以義爲上將軍項籍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宋義号卿子冠軍

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强悍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者獨項籍怨我軍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拔襄城阬殺其將士兵民四十餘万人其他所過無悉不殘滅且楚數進取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老秦父老苦其政久

矣今誠得長者行無侵暴則秦可降項羽不可遣獨沛公寛大長者乃可遣懐王遂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羽籍之字也沛公已西道碭至陽城攻秦壁破其二軍進敗東郡尉於成

秦以十月爲歳首

武三年十月卿子冠軍宋義至安陽月餘逗撓不前項籍曰秦軍圍趙急宜疾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内敗秦軍必矣宋義弗聽遣其子襄相齊自送之置酒高會籍曰天方凍寒軍乏見糧乃不引兵渡河曰欲承秦趙之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擧趙趙擧則秦愈強何敝之承且楚軍新破楚王坐不安席掃境内專屬於卿子國家安危在此一擧今不恤士卒飢寒而徇其私置酒高會此非社稷之臣也乃入謁宋義就其帳中斬之因

項籍斬宋義領其衆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於是諸將慴服莫敢捍格者皆曰首立楚者項氏也今次將誅乱臣乃欲與共立籍爲上將軍籍使人追宋義子襄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楚王王以籍爲上將軍章邯屬河築甬道餉先鋒王離軍因此離

兵食饒急攻鉅鹿城中食乏兵少張耳苦之陳餘在城北亦以兵少不敢前張耳怨怒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餘曰以寡兵擊強秦此徒取肉委餓虎也亦何益姑待彼驕惰以擊制勝十八九黶澤弗聽餘乃使二人將五千人先試秦軍至則皆没適齊師燕師來救張敖亦率代兵万餘人來救耳之子也皆壘城傍未敢擊秦軍項籍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諸將以卒二万先渡河絶章邯甬道於是王離軍乏食陳餘欲擊之請兵籍籍悉引

項籍救趙敗章邯

兵渡河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人還心急圍王離於鉅鹿下與秦軍一日九戰遂大敗之章邯引兵而退齊燕兵追躡擊之斬蘇角虜王離是役也楚兵勇戰冠諸軍無不

項籍爲諸侯上將軍

一當十呼声動天地諸軍觀之驚楚人慓悍推籍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爲趙王歇及張耳出

彭越率兵屬沛公

鉅鹿城謝諸軍來救此時沛公北擊昌邑邑人彭越以其兵從爲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年六十餘家貧爲里監門因沛公騎士求見騎士乃告沛

酈食其說沛公

公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即至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前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咄爾天下共苦秦久矣故率諸侯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之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於是攝衣延上座謝之食其語以六國從横之事沛公大喜乃問曰為今之計將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乱之兵未滿万人欲以入秦関此所謂探虎口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

酈食其說降陳留

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多積粟僕請為足下說下之即弗聽足下引兵攻之僕為之內應於是遣食其自引兵隨之遂下陳留食其弟商時有衆四千人亦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從陳留兵屬食其常為說客使諸侯沛公進至頴川會張良略韓地與韓王成引兵來屬與戰破南陽欲急入関張良諫曰秦兵尚衆依險拒敵今不下宛宛從後來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於是夜潛軍從間道馳圍宛城下之時南陽守齮走在宛城亦出降沛公

齮姓闕

乃封齮為殷侯授宛令陳恢邑千戶俱引兵而西至丹水公道守尉望風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大喜王離已敗沒章邯退軍棘原項籍軍漳南相持未戰帝遣使讓章邯邯懼使別將司馬欣請事欣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丞相趙高有不信之心不敢見欣欣懼還走其軍趙高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不勝則不免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勸與諸侯為從約章邯狐疑未決

章邯司馬欣等降楚

會項籍敗邯軍於漳南再戰於汙水復大敗之邯意乃決使人請籍軍約從合項籍與諸將吏謀遂許之立邯為雍王使司馬欣為上將軍帥秦軍前導其餘諸將吏悉降籍

趙高獻鹿

初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弗聽乃獻鹿曰馬也帝笑曰丞相誤耶左右或言鹿者以事斥之群臣於是皆畏高莫敢言其可否者高前數言関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籍虜王離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兵助邯等此時自関以東諸吏盡叛秦應楚軍楚軍率其衆西嚮沛公

沛公破武關

趙高弑帝於望夷宮

已將數万進攻武関屠之趙高恐帝怒誅已謝病不朝偶帝感妖夢齋於望夷宮遣使責高以楚盜事高懼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欲廢帝更立子嬰使郎中令為内應詐為大賊來襲使閻樂率吏卒千餘人襲帝於望夷宮左右郎官禦之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逼帝自裁趙高乃召諸大臣及諸公子告曰帝素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是故誅除無道之主以保安宗廟社稷秦舊王國先王始君於天下故稱曰始皇帝今六

趙高立子嬰為秦王

國復起秦地益小乃不可以空位稱皇帝宜復其舊立子嬰為秦王遂以庶人禮葬二世皇帝子嬰既立趙高令子嬰齋戒入廟受璽子嬰以為丞相趙高弑帝恐群臣誅已以義立我蓋一時之詐謀而已今使我齋於廟此欲殺我也乃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誅之高果自來子嬰與其二子刺殺高夷其三族以徇遣諸將士守嶢関以禦楚軍

秦王子嬰誅趙高

沛公欲破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擊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以作疑兵使酈食其陸賈等往說秦將啗以利沛公從之秦將果請連和張良曰此其將獨欲連和恐士卒不從不如待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繞嶢関踰蕢山敗我軍於藍田南又戰其北我兵大敗秦遂亡

秦亡

周清外史卷之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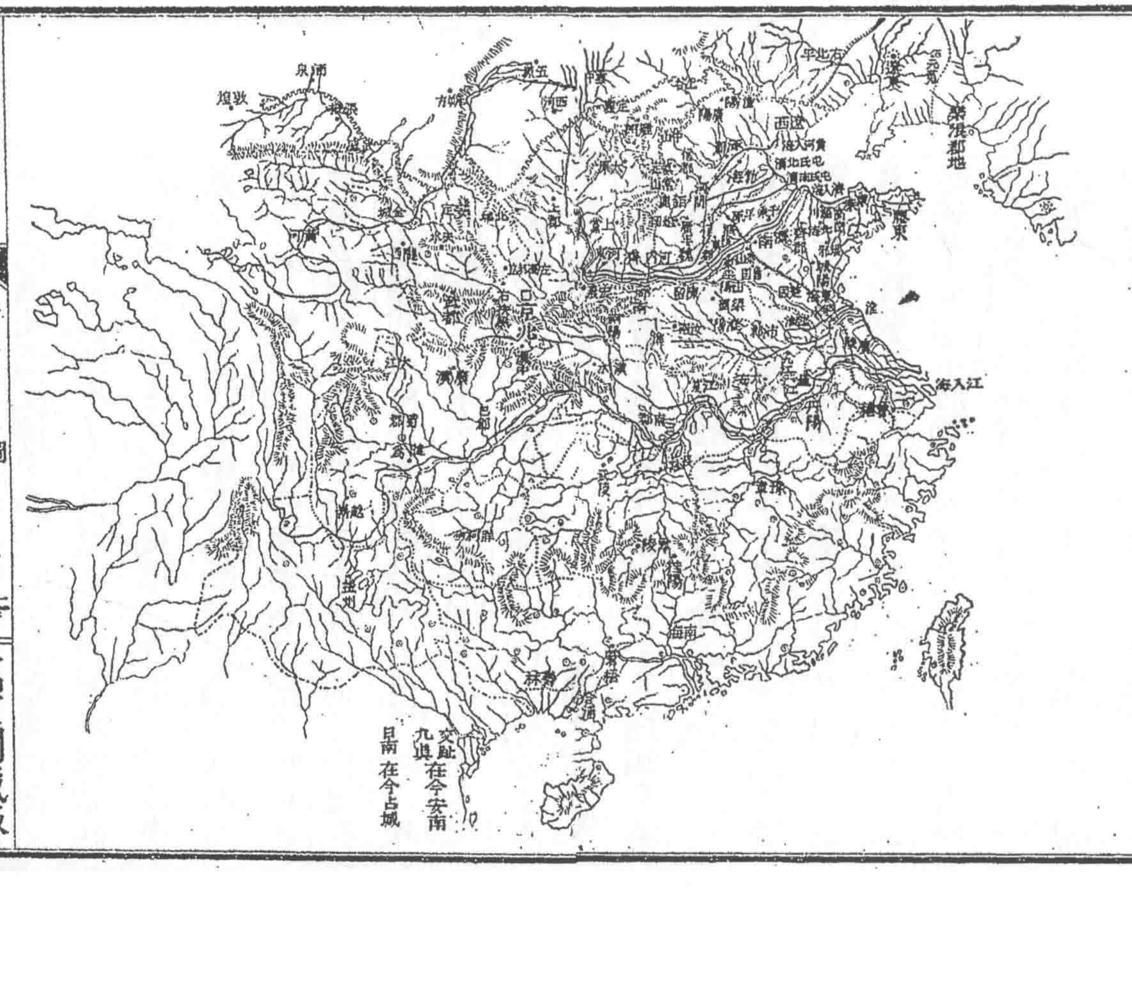
漢地理志圖

萬笈閣藏版

漢 姓劉 上祖劉累

- 太公煓 — 高祖 — 惠帝 — 文帝（弟） — 景帝 — 武帝 — 昭帝
- 宣帝（武帝曾孫） — 元帝 — 成帝 — 哀帝（元帝孫） — 平帝（元帝孫） — 帝嬰（宣帝曾孫）
- 以上都長安
- 光武帝（高祖九世孫） — 明帝 — 章帝 — 和帝 — 殤帝
- 安帝（章帝曾孫） — 順帝 — 沖帝
- 質帝（章帝玄孫）
- 桓帝（章帝曾孫）
- 靈帝（章帝玄孫） — 獻帝 以上都洛陽 号曰東漢

僭國 **新** 王莽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四

日本　馬杉繫文　芭著
清　王治本　黍園閲

劉氏正記

漢

劉氏出自帝堯

劉氏出自帝堯。帝堯之裔生而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爲名。子孫以劉爲姓。累能御龍。事夏爲御龍氏。其裔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杜伯。杜伯之子曰温叔。奔晉爲士師。生士蔿。士蔿生士鈌。士鈌生士

會。士會適秦復歸晉。自稱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陽十世孫搆。仕魏爲大夫。秦滅魏。搆徙梁。生清。清徙居沛。生仁號。仁號生煓。煓生邦。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顔。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生産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已而季奉縣命。送刑徒於驪山。刑徒多道亡。季自度比至驪山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解縱所送刑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季乃被酒。此夜徑澤中而去。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兵。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恐沛子弟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得數百人。然後劫子弟。子弟莫敢不聽。乃使邑人樊噲召劉季。劉季已唱聚衆千餘人。沛令悔之。恐其有變。閉門城守。怒蕭曹所欺。乃欲誅之。二人懼。夜踰城亡投劉季。季以帛書射城上。爲城中父老陳利害。父老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

劉季起兵。蕭何曹參樊噲等應之

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遂相率應陳勝。陳勝敗死之後。受楚懷王命。西攻秦。進至覇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奉皇帝璽符。降軹道旁。諸將或言秦王可誅。公曰。初懷王遣我。乃以寛容也。且人已降。殺之不祥。因屬子嬰於吏。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寡強弱之處。公意欲留居咸陽。樊噲諫之。公弗聽。張良曰。秦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

秦王子嬰降。史記高祖紀註。軹道縣名也

宜縞素爲資。黽勉以保民。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欲傚秦之奢靡。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之言。公於是還軍

沛公約法三章

霸上。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吏民大喜。爭献牛酒。饗勞軍士。公辭不受。父老益喜。此時。項籍已定河北。率諸軍欲西入關。或說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大。聞項籍以章邯爲雍王。今則來矣。恐公不得有此。宜急守函谷關。無内諸軍。公然之。徵關中

項籍入關

兵拒諸軍。已而籍至關。關閉。聞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關。進至戲水。曹無傷使人言籍曰。沛公欲王關中。以子嬰爲相。美女珍寶盡有之。籍益怒。期旦日擊我軍。當是時。籍兵四十万。號百万。

范增圖殺沛公

軍鴻門。公兵十万。號二十万。軍霸上。范增說籍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成五采龍虎。此天子之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籍之季父也。素與張良善。即夜馳至霸上。見張良。具告。因欲與俱去。良曰。僕爲韓王送沛公。公今有急。乃亡去不義。良入具告公。公大驚。良曰。臣請爲公說項伯。明公不敢叛。公曰。子爲吾迎項伯。我兄事之。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公。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我入關。秋毫不敢有所取。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變也。我豈敢叛乎。願具語之將軍。項伯乃謂曰。旦日可自來謝籍。公諾之。於是項伯歸鴻門軍。以公言語籍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將軍豈得敢入乎。夫人有大功而

擊之不義也。不如善遇之。籍許諾。詰旦。公從百餘

沛公詣鴻門軍

騎往見籍。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籍曰。卿之左司馬曹無傷使人告我。不然。我何所怒。因留公與飲。范增在座。數目籍。擧所佩玉玦以視之者三。籍不應。范增起。召項莊入爲壽。以劒舞。因圖公。於是項

項莊劍舞

伯亦拔劒起舞。數以身翼蔽公。張良起至軍門。告樊噲。噲曰。事迫矣。即帶劒擁盾入披帷。立瞋目視

樊噲罵項籍

籍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籍按劍問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籍曰噲汝壯士我賜汝手巵酒噲拜謝受而飲之籍又賜之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啗之籍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入毫毛無所取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臣竊爲將軍不取也籍未有以應

沛公逃歸霸上

呼曰壯士請坐噲乃從張良坐須臾沛公如厠因招噲出獨騎走歸霸上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步從之張良謝籍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辭而出謹使臣良謝罪籍曰沛公何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顧已至軍矣范增聞而嘆曰噫豎子不足與謀奪項氏之天下者必沛公也公已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籍引兵西屠咸陽殺

項籍燒秦宮室殺子嬰

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籍曰關中阻山帶河

項籍烹韓生

四塞之地而地肥饒民富贍可都以霸矣籍見秦宮室皆燒殘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籍聞之烹韓生項籍已屠咸陽使人致命楚懷王懷王曰如約籍怒曰懷王吾家所立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始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身被堅執銳暴露於野已三年矣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

尊楚王爲義帝

其地而王之乃陽尊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

項籍自立号楚王

里必居上游遂徙義帝於江南都郴而籍自立稱號西楚霸王領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籍素與范增疑公然業已講解又不可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遷人皆處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因立公

沛公爲漢王

爲漢王領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拒塞漢路雍王章邯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王上郡漢王聞之

蕭何諫漢王

怒欲伐籍周勃灌嬰樊噲等慫慂之蕭何諫曰王雖王漢中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

三秦雍王塞王翟王

令以王衆爭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万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且夫漢者天之中心天心是曰天漢其稱甚美王曰善乃遂就國以蕭何爲丞相張良送至褒中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遣歸韓良因說王燒絶所過棧道以示無東顧意

漢王燒巴蜀棧道

棧道閣道也險絶之處鑿山巖施版梁以通路

齊田榮聞項籍徙齊王市於膠東以田都爲齊王大怒發兵拒都都亡走楚榮乃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籍竊亡之膠

東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爲齊王時彭越在鉅野擁衆万餘人而無所屬齊王榮與越將軍印使往擊濟北殺濟北王安榮因併三齊之地遂使彭越擊楚楚王籍使其將蕭角禦越越大敗楚軍

項籍分天下封諸將悉爲王陳餘獨爲侯

趙陳餘怨楚王宰割不平使人說齊曰今趙王北居代臣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願資臣兵伐常山王張耳復趙大王以趙爲扞蔽則可以破楚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伐常山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無知名者項梁敗又屬項籍籍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籍籍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坐罪當斬漢將夏侯嬰壯其貌釋不斬與語大說以薦於王王拜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諸將士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信以爲蕭何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亦亡去

蕭何追韓信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急自追之有人言王曰丞相亡去王大怒居一二日何還謁王王且怒且喜乃罵何曰汝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出追亡者耳王

曰汝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卿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必欲東則能用信信或留不能用則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卿立爲將何曰信雖爲將恐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設壇場擇良日具禮拜之乃可也王許之諸將士

拜韓信爲大將

聞之皆喜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韓信已拜命禮畢就坐即獻伐楚策漢王大喜自以悔得信晩於是用信之計部署諸將所向留蕭何收巴蜀稅給軍糧王自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戰敗走廢丘王即定雍地東至咸陽自圍廢丘

漢王定關中

遣諸將略関中秦降將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王令將軍薛歐王吸先出武関因王陵兵迎父太公及夫人呂氏楚王聞之發兵拒之陽夏王陵沛人也有衆數千人以應王命楚人取陵母置軍

漢王父名煓尊称太公

中欲以招陵陵母恐以巳故陵背王自伏劍而死先是韓王成留陽翟使張良從軍西入関楚王以韓王無功廢爲穰侯已而殺之張良深怨楚王日以復仇爲心因詐遺楚王書曰漢王欲得関中如約輙不肯東願大王勿爲意又以齊梁反書遺楚王曰齊欲與趙并力以滅楚楚王以此不西憂漢

張良激楚王

會諸將議北伐齊趙密使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殺義帝於江中時陳餘恚其封邑三縣兵與齊師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戰敗走謁

項籍弑義帝

王於廢丘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爲代王陳餘乃不就封留輔趙王張良已自韓間行入関中王以良爲成信侯良素多病未嘗特爲將常以畫策從王王已定関中鎮撫関外父老還都櫟陽河南王申陽來降以其地爲河南郡使韓襄王孫信將兵略韓地又遣諸將擊隴西楚王引兵北至陽城齊王榮將兵會戰軍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楚王復立田假爲齊王悉燒城郭宮室坑降卒所過多遺殘滅齊人於是怨

張良復入関歸漢王

齊與楚戰田榮敗死

楚相聚謀叛王自臨晋渡河魏王豹迎降將兵攻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日陳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不用去事楚王籍適殷王卬反楚王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無幾王攻降殷楚王怒欲誅定殷將吏平懼挺身間行渡河至脩武王時在脩武因魏無知求見王王召入與語大說是日拜平都尉爲參乘典護軍已而王

陳平去楚歸漢

秦制十里一亭、亭有一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漢王爲義帝素服唱義

彭城之役

南進至洛陽。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今王出兵無名。事恐不成。是以明楚爲賊。敵即可服。項籍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冝率三軍之衆。爲義帝素服舉哀。以告諸侯。而後伐楚。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於是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籍放弒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討楚之弒義帝者。於是諸侯皆應之。先是齊田榮弟橫。收散卒數万人。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楚王將兵擊齊。連戰未能下。雖聞王已東。欲破齊而後擊王。至是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伐楚。到外黃。彭越以麾下三万餘人屬王。王命越急立魏後。拜越爲魏相。略定梁地。王進軍入彭城。收楚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楚王在齊。聞之。自以精兵三万人。南出胡陵。至蕭。晨擊我軍。東至彭城。我軍懈慢。遂大敗。入泗水死者。十餘万人。餘兵南走。楚王追躡擊之睢水上。我兵墮睢水死者。又

漢太公呂后爲楚所虜

秦降將章邯伏誅

十餘万人。水爲之不流。楚軍圍王三匝。會大風雨。王與十餘騎。衝圍遁。欲過沛收家室。去。家室皆亡。不與王相見。審食其從太公及呂氏間行求王。又不相遇。反爲楚兵所虜。楚王置之軍中。爲質。於是諸侯皆背王。初楚王伐齊。徵兵九江。九江王黥布稱病不應。楚王擊王彭城。布又稱病不助。楚王怒。數遣使誚責。布亦遂怨楚。王張良。諜知之。遣隨何招布。王既遁至滎陽。諸敗軍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我軍復大振。楚軍勝彭城。多用騎兵。王於是簡善騎者。亦作騎兵。以灌嬰爲將。擊楚軍於滎陽東。大敗之。取敖倉粟。充軍食。留諸將守滎陽。王還櫟陽。是時降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已叛降楚。王乃攻廢丘。殺邯。定雍地。置隴西郡。已而王復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計戶口轉漕以給。由此軍未嘗乏絕。先是魏王豹謁歸。遂據國叛。王使酈食其往說。豹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隸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王使韓信灌嬰曹參。將兵伐魏。魏王發兵塞臨晋。信乃爲疑兵。將

魏亡

渡臨晉。魏王悉國中兵拒之。信別擇精鋭。潛軍間行渡晉水。徑襲安邑。安邑魏國都也。魏王驚悖不知所出。信急擊虜魏王。送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韓信已定魏。使人請北擧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王許之。遣張耳與共東北伐趙代。韓信北破代。乃與張耳以兵數万東擊趙。趙王及

井陘口之役

其相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万。李左車說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長驅。其鋒不可當也。夫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程數百里。糧食

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万人。從間路絶敵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守趙壁。勿以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乃不出十日。信耳首級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陳餘弗聽。韓信諜知之大喜。乃引兵進。未至井陘口三十里而舍。夜半發輕騎二千。從間道登萆山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等疾入趙壁。拔趙幟。可以立漢幟也。又別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與張耳。鼓行出井陘口。趙軍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

韓信斬陳餘禽趙王

鼓旗。佯走。趙人果空壁逐之。信耳還入水上軍。兵皆殊死戰。不可敗。萆山輕騎共候趙壁空。皆如約。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幟。衆望見大驚。爭先潰走。信耳縱兵夾擊。大敗趙軍。斬陳餘禽趙王歇。因懸千金生得李左車。信乃師事之。問北伐燕東伐齊之計。左車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在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陳餘聽足下計。如信者亦已為禽

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降燕

矣。陳餘以不用足下。信特得待足下耳。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復辭。於是左車乃献說下燕之策。韓信大喜。發使說燕。燕從風而靡。因報捷於滎陽。且請以張耳王趙。王許之。張耳已為趙王。發兵詣滎陽。以助王軍声。隨何已至九江。說其王黥布。遂從之。

楚將龍且敗九江走黥布

楚王怒。使龍且將兵攻九江。數月。九江軍敗。布與隨何走滎陽。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輙奔來。將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此時楚王使項伯收九江兵。殺布妻

酈食其勸立六國之後張良陳八不可

前進也

豎儒指食其

子遂侵奪滎陽甬道我軍於是乏食王乃召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德義已行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欲遣食其授六國之後立以爲王適張良入謁王方食曰子房前子房良之字也客有爲我撓楚權者具以食其所語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嗟乎大事去矣王曰何哉良乃取王前箸爲畫八不可以諫王輟食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銷六國

周清外史　卷之四　十五　萬笈閣藏版

陳平縱反間於楚

印已而王又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楚王骨鯁之臣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蓋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万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楚王爲人猜忌信讒必内相誅王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王曰善乃出黃金四万斤授平平多散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曰鍾離昧等爲楚之功臣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乃欲與漢合以滅項氏分王其地楚王果疏昧等未幾楚軍圍王於滎陽急王請和楚人弗聽范增勸楚王急攻滎陽

范增病疽死

紀信佯稱漢王誑楚人

王患之陳平又欺楚使間范增楚王果疑增增不之覺益勸楚王欲急攻滎陽楚王不敢聽增聞楚王疑已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遂辭去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紀信言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於東門二千餘人紀信乘王車出東門宣言曰食盡力屈漢王降矣楚軍皆呼万歲徃城東觀之王得間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留守滎陽城紀信佯稱王詣楚軍楚王怒即燒殺

周清外史　卷之四　十六　萬笈閣藏版

楚王拔滎陽

信王已出滎陽至成皐欲收兵復東轅生諫之王從其計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楚王聞之果引兵南王堅壁不與戰於是楚王取成皐使終公守之而東王乃敗終公軍復軍成皐楚王聞之引兵西攻拔滎陽殺周苛樅公虜韓王信遂來圍成皐王北走入趙壁楚王復拔成皐王得韓信兵軍復大振乃復南出欲與楚戰鄭忠諫之因使劉賈盧綰將卒二万人南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絶糧食楚王令曹咎守成皐自引兵而東伐彭越王欲捐成

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諫之。王因謀取敖倉復滎陽。食其又說王。欲說下齊。王許之。齊王聞韓信張耳之東。遣諸將拒之歷下。及食其來說。乃罷其守備。此時信耳未渡河。聞酈食其已說下齊。乃欲班師。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命伐齊。豈有命止將軍耶。且酈生掉三寸舌。一朝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万衆。歳餘力戰。僅下趙五十餘城。其爲將數歳。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何面目立諸將之上也。信然之。遂進渡河。急襲齊。齊人不知所出。與

蒯徹說韓信伐齊

戰大敗。信進軍至臨淄。臨淄。齊國都也。齊王以爲酈生賣已。乃烹殺之。東走高密。楚將曹咎司馬欣。守成皐。我軍數挑戰。遂大敗之。二將自剄死。王復引兵渡河。軍廣武。就敖倉取食。圍楚將鍾離眛於滎陽。楚王來救。與我軍對持數月。楚軍食乏。楚王患之。置太公於俎上。使人告王曰。卿不急下。吾即烹太公。王曰。吾與子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汝翁。幸分我一桮羹。楚王怒。欲殺太公。項伯諫曰。天下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

齊王烹殺酈食其

頳陽之役

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於軍祇益禍耳。楚王乃止。又告王曰。天下匈匈。及數歳者。徒以吾與卿耳。願決雌雄。以救天下之民。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楚王令壯士出挑戰。我兵樓煩者。以善射名。輙射殺之。楚王怒。自被甲持戟出挑戰。樓煩畏其勇。遂不能射。走還入壁。不敢復出。王使人間問之。乃楚王也。王大驚。楚王復請獨身與王戰。王出數其十罪。楚王益怒。伏弩射中王。王傷胸。因退成皐。治其創。韓信已定臨淄。楚王使龍且將兵二十万

項籍十罪、史記漢書等所載、文意冗長、温史所載、尤爲簡約、然今畧之、

救齊。或謂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今新勝齊。其鋒不可當。不如築長圍。待其食乏兵疲。而後擊之。龍且曰。吾嘗知韓信爲人。輙易與耳。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聽日持久。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也。是冬。齊楚與韓信軍。夾濰水對持。信夜令人爲万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軍佯敗走還。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悉兵追信。信令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反戰急擊。且。且爲水

濰水之役

不得退遂大敗我軍乃斬且於是水東諸軍散走信縱兵追北至陽城虜齊王廣我將灌嬰曹參等亦進軍殺田光田吸田既盡定齊地王創已愈西歸櫟陽梟故塞王司馬欣首於櫟陽市留四日復出軍廣武韓信使人言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而南邊楚其情叵測臣請為假王以鎮之王大怒罵使者曰吾困於此日久旦暮望信來佐我反欲自立為王以留齊張良陳平在坐因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立

韓信為齊王

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必生王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地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楚王聞龍且死大懼使人往說韓信叛漢助楚韓信辭謝楚王復使蒯徹說信叛漢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忍鄉利而倍義乎遂辭謝遣歸蒯徹楚王自知少助乏食韓信又進兵來伐大患之王因使人說楚請太公楚王

楚王與漢王和、歸太公及呂后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遂歸太公及呂氏引兵東歸王亦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王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內附今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之秋也則釋不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追楚王至固陵齊王韓信魏相彭

漢王再擊楚

越期不至楚王反戰我軍不利王復堅壁守固陵謂張良曰齊魏不至何也良曰信越已破楚軍王未益二人之封爵其不至固宜君王誠欲能共天下可立致二人也抑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安彭越本定梁地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乃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舉睢陽

立彭越為魏王

以北王彭越從陳以東賜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望必得故里乃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其各自臨戰則楚易破也王復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是時我將劉賈南渡淮圍壽春誘其將周殷叛楚舉九江兵迎黥布行屠城父悉會固陵軍楚王退至垓下

垓下之役

兵少食盡連戰皆不利遂入城自守我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楚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軍已得楚乎何為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楚王

乘其駿馬而出麾下輕騎從者八百餘人即夜潰圍南走及平明我軍覺之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楚王已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迷路有一田父紿曰左楚王乃左陷大澤中我兵追及之楚王回戰失數十騎僅有二十八騎乃東至東城我騎追者數千楚王自度不得脫顧左右謂曰自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為天下之覇然今困於此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决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

勝之令諸軍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二十八騎為四隊四面拒戰楚王又謂其騎曰吾為公等必獲一將乃令四隊騎馳下山分為三處楚王單（楚王快戰）騎大呼馳下我軍披靡莫有敢近者楚王馳突遂斬我一將於是三處騎皆格闘我軍不知楚王所在楚王復馳突斬我一都尉殺兵數十人因聚三處騎於一處二十八騎唯亡二騎耳顧謂其騎曰我戰状何如尚謂戰之罪乎從騎皆俯伏曰大王用兵制敵如手舞足蹈誰敢言戰之罪遂俱潰圍

（楚王自刎死）東出烏江亭長艤舟待謂楚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万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吾不使漢軍渡是江楚王笑曰天亡我我何渡為吾背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令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以所乘駿馬賜亭長此時楚王身已被十餘創不能復戰遂自刎而死於是楚地悉定獨魯未下王欲率天下兵屠之至其城下聞絃誦之声知為其守禮義之國乃（魯降）持楚王首以示魯父老魯乃下因以魯公禮葬楚

王項籍於穀城下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族屬皆不誅殺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使盧綰劉賈伐臨江王共尉虜之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封魏（改封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王越為梁王王魏地乃下令曰兵不得休已八年矣万民與苦太甚今天下事定宜赦天下殊死以下也諸侯王皆賀之上疏請尊王為皇帝王許之（漢王即皇帝位元年）元年二月即位於汜水之陽都洛陽兵皆罷歸齊人婁敬求見帝帝召見之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

婁敬勸都長安

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太王
王季文王武王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
王即位周公相爲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
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
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
之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豊沛卷蜀
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

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
可勝數哭泣之声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
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
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万之衆可立具也此所
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地也陛下入關都之山東雖
亂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
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帝以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爲
王數百年矣秦二世而亡洛陽東有成皐之險西

車駕遷長安

張良杜門不出

有殽澠之塞背河面渭洛其固亦足恃也帝又問
之張良良以爲敬說是於是帝即日命車駕西都
長安張良素多病從帝入關即道引辟穀杜門不
出曰家世相韓及韓亡不愛万金之資爲韓欲復
讐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万戶侯此布衣之極
於我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帝聞之
優詔勿去故楚將鍾離昧與韓信善楚王項籍死

漢尙以十月爲歲首

後亡投信帝命信捕之信不應二年十月有人告
楚王韓信反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

帝默然又問之陳平平曰人告信反陛下信知之
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帝曰不能過平
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帝曰莫及平曰
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如信勇輒擧兵攻之未知
孰勝臣爲陛下危之帝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
子有巡狩會諸侯願陛下僞遊雲梦會諸侯於陳
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必郊迎執謁
乃謁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南遊
雲梦信聞之疑懼不知所爲遂斬鍾離昧持其首

帝遊雲梦執楚王韓信

改封韓信爲淮陰侯

上謁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歸信曰野獸盡而獵狗烹吾亦方烹耳帝還過洛陽赦信改封爲淮陰侯信素知帝畏惮己乃稱病不朝居常怏怏羞與絳灌樊噲等爲伍是冬封蕭何張良陳平以下大功臣二十餘人爲列侯以諸劉戚族立爲諸郡王尊父太公煓曰太上皇夫人呂氏曰皇后世子盈曰皇太子乃與大臣相誓約曰非劉氏者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先是韓王信上書曰韓國被邊匈奴數入寇請都馬邑以治邊帝許之初匈奴畏秦

韓王信降匈奴

帝自征匈奴

冒讀曰没

强北徙千餘里及秦亡復稍南渡河控弦之士號三十餘万威服諸胡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遣使於匈奴求和帝聞之發兵救韓以其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於是匈奴南侵拔太原至晋陽三年帝自將伐韓王信敗之銅鞮信亡走匈奴白土人王黄等收韓敗兵與匈奴兵万餘騎屯廣武我兵擊敗之乘勝追之帝居晋陽聞匈奴冒頓軍代谷自欲擊之使婁敬往覘其軍敬未還帝悉兵三十二万北踰句注敬還報曰

冒頓圍帝於平城

長公主帝之長女呂后所生

彼多伏奇兵請勿輕擊帝弗聽先進至平城我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万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我兵中外不得相救帝苦之因用陳平計誘冒頓冒頓乃解圍一角會我大兵至冒頓遂解去帝留樊噲定代地還過曲逆觀其土地肥饒美之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乃益封邑已而匈奴復數寇北邊帝用婁敬計取庶人女詐稱長公主妻單于以結和親約初陽夏侯陳豨監兵赴北邊也途過淮陰侯韓信信挈其

陳豨反

韓信謀反

呂后誅韓信

帝斬韓王信信故韓襄王孫

彭越謀反伏誅

手與語勸之反曰君擧兵於邊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輙許諾六年九月豨遂反自立爲代王刧略趙代帝自將赴擊韓信稱病不從至明年春帝大敗豨軍韓信未之知欲發刑徒急襲長安謀泄呂后與蕭何謀託事召韓信力疾入朝信又不知謀泄輙入朝呂后令武士縛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言遂所斬帝已破陳豨遂斬韓王信豨亡走代帝之伐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彭越稱病不赴帝怒越因與其將扈輙謀反帝還至洛陽誘召越

黥布反

越不覺遂所執伏誅淮南王黥布聞韓信彭越死恐禍及身七年九月遂擧兵反帝適疾欲使太子赴伐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止之帝遂自往留侯張良請從弗許留傅太子以守關中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遂伐荊殺荊王劉賈併其兵破楚八年十月帝東進與

黥布伏誅

布戰蘄西敗之布與百餘騎走江南帝遣兵追之大敗洮水南遂斬布是冬絳侯周勃悉定代郡鴈

周勃斬陳豨

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陽帝破黥布時中流矢已

歸創甚乃欲廢太子立少子趙王如意張良等諫止先是燕王盧綰以事怨望伺帝病甚遂反帝遣

盧綰反

樊噲將兵擊破之綰走入匈奴是歲四月帝崩謚

高祖皇帝崩、惠帝立

曰高祖皇帝太子盈立是為惠帝尊生母呂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以趙王如意之故深怨其生母戚夫人元年十二月太后使人酖殺如意遂斷戚夫人手足呼曰人彘帝見惡之因發疾久之不起

惠帝崩

居七年而崩呂太后臨朝稱制因欲立諸呂氏為王右丞相王陵奉高帝約弗聽太后不説陵稱病

立諸呂為王

免歸陳平代為右丞相遂立諸呂為王初惠帝之崩以皇后張氏無子太后令張氏取他人子殺其

少帝非劉氏之胤

母立為太子以即帝位然年尚幼稱曰少帝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言曰皇后安能殺吾母而

太后幽少帝

子我哉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少帝於永巷此時諸呂日益盛用事頗擅恣朱虛侯劉章高帝之孫也年甫弱冠有氣力忿劉氏權日薄託燕會失禮手斬諸呂一人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侯劉氏稍強丞相陳平亦常患諸呂而力

不能制居數年陳平結太尉周勃謀除諸呂已而太后疾病以兄子趙王呂祿梁王呂產為上將軍領南北兩軍因戒產祿曰呂氏之為王大臣不平我即崩大臣恐為變謹毋為人所制遂崩諸呂乃

呂太后崩、諸呂謀亂

謀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獨知其謀令人告兄齊王襄引兵而西呂產等聞之遣灌嬰拒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是資呂氏也乃屯滎陽遣使齊楚與連和以待呂氏變諸呂已欲作亂內憚太尉勃朱

劉章斬呂産
嬃音須呂太后之女弟
諸呂乱平
文帝立

虛侯章外畏齊楚兵猶豫未發陳平使人紿呂祿
解將印屬兵太尉太尉勃已入北軍令朱虛侯監
軍門呂產未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將作亂朱
虛侯率卒千餘人馳入宮門擊殺產馳還報太尉
太尉起拜曰天下定矣遂捕諸呂男女悉斬之誅
呂祿呂嬃嬃祿之姑也乃遣朱虛侯於齊楚告亂
平於是灌嬰罷兵歸群臣相議迎立高帝中子代
王恒是爲文帝誅滅太后所立惠帝假子淮陽王
彊恒山王不疑及少帝以太尉周勃爲右丞相陳

帝伐匈奴至太原
濟北王興居反

平謝病罷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
郡殺掠人民帝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万
五千擊之帝自甘泉進幸太原右賢王敗走出塞
帝留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
尤大朱虛弟東牟侯興居次之帝乃欲舉趙地王
朱虛以梁地王東牟已而聞二侯本謀立其兄齊
王襄絀其功乃割齊城陽濟北二郡王二侯興居
自以爲失職奪功意頗怏怏至是伺帝幸太原長
安兵少遂反帝聞之俄引兵而歸以柴武爲大將

帝却千里馬

軍將衆十万擊濟北王興居於長安遣別將繒賀
軍滎陽以拒濟北兵於是濟北兵不得西興居戰
敗自殺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天子之出鸞旗在
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軍行日三十里朕駕
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乃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令四方毋來獻益明習國政河南守呉公薦
洛陽人賈誼時年二十餘一歲之中超遷爲大中
大夫四年冬帝欲以誼任公卿位大臣多短之曰
洛陽之人年少志學貪才專恣動亂政事帝因疏

貶大中大夫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誼貶爲長沙王太傅無幾遷梁王太傅帝乃欲以
河東守季布爲御史大夫詔召之或說帝曰布奮
事故楚王籍勇敢可畏籍死後降高帝亦數建功
然性酗酒不可近也及布至帝不召見布因進奏
曰臣無功於國家而竊寵已久矣乃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
一人之毀而斥臣臣恐天下有識之者乃以闚陛
下之淺深也帝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之地故

淮南謀反

特召卿以試其情況耳遂厚賜遣歸高帝第四子淮南厲王長爲人剛戾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朝廷所遣之吏遂請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爲關内侯數上書不遜順帝沮自責之因遣舅薄昭諷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仲濟北王興居之事以爲儆戒厲王不說六年十月使大夫但士伍開章等與棘蒲侯柴武謀以兵車四十乘反閩越匈奴應之事覺廢徙袁盎諫帝曰上素驕慢以故致此憂今暴徙王於蜀臣恐逢霧

賈誼上疏

露病死乃陛下有殺弟之名何以謝高帝地下乎帝曰朕特苦之耳此時王已徙至雍果病死民有歌之者曰一尺之布尚可縫一斗之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悔不用袁盎之言後封其四子爲列侯先是絳侯周勃罷丞相卒以事擊獄至是吳王濞竊謀反梁太傅賈誼上流言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曰他日諸侯强大反側難制朝廷親蛮夷輕重倒置翫細娛不圖大患服用奢僭俗吏不知大体經制

賈誼上疏

不定遂失輔導太子審定取舍優禮大臣之道所忠臣周勃陳平等信任佞人張蒼馮敬等以殺濟北淮南二王今復將禍及吳王願陛下熟計之帝深納其言十一年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懷王帝之庶子也其傅賈誼又上疏言漢之立法無定制矣是以高帝以降諸王多絶其後何以守邊崇帝室夫代邊匈奴與强敵爲鄰適足以爲大國之餌豈可謂工哉願併淮南淮陽爲梁王立後則大國之有異心者不敢伺間事勢至此絶無山東之憂

鼂錯智囊

矣此陛下與太子之利也帝從之徙故懷王揖之兄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併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死年三十三是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能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後元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先是邊寇連歲不絶帝數行幸代及雍施防禦之策至是警烽通於甘泉長安更遣諸將兵十餘万軍北地周亜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外寇帝自勞軍至

文帝崩
景帝立

亜夫營見其儆戒有法嘆曰此真將軍矣若霸上棘門軍皆兒戲耳其將可襲而虜也至於亜夫不可得而犯矣居月餘諸軍北進匈奴已去於是諸將皆罷歸乃拜亜夫為中尉亜夫勃之子也帝臨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亜夫真可任將太子啓立是為景帝帝已即位以鼂錯為内史其所言帝頗聽無不用文帝時呉王濞世子入見侍皇太子而飲博争道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於是濞稱疾不朝鼂錯數上言呉可削也文帝不忍至是錯告帝

呉王反

曰呉王竊唱聚天下亡人以謀作亂今削呉地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遅禍大帝下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錯言者錯又上言前年趙王有罪削其一郡膠西王有姦削其六縣今而不削呉何以垂訓於後昆帝然之命削會稽豫章二郡呉王怒悉殺朝廷所置之郡吏遂舉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楚皆應之膠西膠東二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二王共攻齊圍臨菑趙王率兵軍西界欲待呉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於是呉

王悉國中老少而出下令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自為士卒先願為寡人努力俱奏大功遂發廣陵廣陵呉國都也步騎兵凡二十餘万南與閩越連兵西渡淮併楚趙兵進發使遺諸侯書状鼂錯罪欲共誅之此時呉楚先鋒破梁殺數万人乘勝鋭甚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諸軍亦已下齊併其兵勢頗猖獗帝乃拜中尉周亜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之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不服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始即

袁盎諫帝

腰斬鼂錯

位汝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汝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也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我子至是帝與錯日夜議軍事錯欲令帝自出將兵而身居守関中袁盎素與錯不善乃入見言帝曰呉楚七國不足憂也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則兵可無血刄而罷帝從其計腰斬錯於東市太尉周亜夫已至滎陽與呉楚戰楚兵剽輕難與争鋒乃以輕騎出淮泗口絶呉楚兵後塞其饟

周亞夫敗吳楚軍

道會軍下邑堅壁不肯戰吳楚糧絶卒飢數挑戰我兵不應適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事定已而吳兵噪壁外東南陬亞夫急起命備西北諸將士無悟之者未幾吳楚精兵襲西北陬壁堅不能破此時吳楚士卒多餓死壯者往往散去亞夫令諸將出精兵追擊大敗之吳王棄其軍夜遁楚王自殺吳楚七國軍遂潰多降亞夫吳王渡淮走丹徒保東越可兵万餘人收聚亡卒圖再舉亞夫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

東越殺吳王

紿吳王出勞軍陰使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少子駒亡走閩越自吳楚起兵凡三月至是破滅諸將皆服亞夫軍略亞夫又欲遣將軍欒布曹

齊王自盡

奇移兵伐齊齊王懼飲藥自盡膠東菑川濟南王各引兵歸國獨膠西王肉袒叩頭詣將軍韓頹當營請罪頹當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擅發虎符以起兵由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王其自圖膠西王不知所答乃曰吾聽命遂自

膠西以下諸王皆被誅

殺已而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趙王猶據邯鄲

趙王自殺

城守將軍酈寄攻之數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已引去會欒布已下齊乃引兵北攻趙與寄兵合灌水趙城城壞趙王遂自殺諸反皆平帝念周亞夫之功封為條侯後數年及丞相陶青免以亞夫為丞相中元三年竇太后請立皇后王氏之兄信為侯帝與丞相亞夫議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王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而止先是帝廢栗姬所生太子榮亞夫固争之太后由此疏亞夫每短毀亞夫至是益

惡亞夫帝亦稍疏亞夫已而匈奴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老矣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慚愧謝病免後元元年八月帝居禁中俄召亞夫賜食置大

胾大臠帶骨者

胾而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令尚席取箸帝視而笑曰此有不足於君乎亞夫免冠而謝帝曰起矣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幾亞夫子為父買尚方甲楯五百枚可以供葬

周亞夫下獄歐血死

者。工人上變事連亞夫。乃召詣廷尉。廷尉詰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廷尉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亞夫不對。廷尉責之益急。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周清外史卷之四終

周清外史卷之五

日本　馬杉繫文芭　著
清　王治本桼園　閱

劉氏正記

漢

武帝立

三年正月。景帝崩。太子徹立。曰武帝。帝承文景殷富之後。太倉積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勝食。而人給家足。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帝新即位。勵精圖治。乃始建

建元元年。年有号始於此

元曰建元元年。尚以秦正建亥之月為歲首。而年有號始於此。乃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雁門馬邑人聶壹者。因太行王恢言。匈奴正信和親約。乃以利誘致之。設覆而擊。必可大勝也。帝下公卿議。王恢連言可擊之利。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可。恢固執前議。帝遂從恢議。元光二年六月。以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安國為護軍將軍。恢為將屯將軍。潛車騎材官三十餘万。匿馬邑旁谷中。陰

王恢敗匈奴約

使聶壹為間。壹佯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乃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與壹約。壹詐斬死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掠。於是單于將十万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之。意頗疑。因攻擒雁門尉吏。責問尉吏。吏告以實。單于大驚。引兵而去。諸軍追至塞。不及。皆罷兵歸。帝怒下恢廷尉。恢遂自殺。自是後匈奴絕和親。侵盜北邊。不可勝數。遣北平太守李廣利雁門將軍李息。

王恢自殺

車騎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光等擊之。用兵馬數十万。連歲不罷。元封元年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服。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秉武節帥十二軍。躬親巡邊陲。為是月。車駕發京師。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我北闕。單于猶有盜心。苟欲能戰。乃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出而臣於漢。何徒遠逃亡。匿於漠北寒苦之地也。單于大怒。執郭吉遷於北海上。悉斬其從者。然單于

車駕北巡登單于臺

單于執郭吉

車駕東巡至碣石

始復夏正

亦讐絶不敢出車駕乃還甘泉尋如緱氏登中嶽東巡海上封泰山禪肅然山又東北至碣石而還周行凡万八千里其費不𧘂已而遣兵伐樓蘭車師昆明朝鮮等諸國悉破之七年十二月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及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用夏正制可五月詔卿遂遷等改更歷紀以正月爲歲首初高帝以十月西入関至覇上因以是月爲歲首不敢革秦正蓋從民望也至是復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造太初歷改元封七年曰太

築受降城

初元年定官名協音律制宗廟百官之儀垂之後世是歲築受降城於居延北置匈奴降漢者令將軍公孫敖守之帝聞大宛有善馬遣使求之大宛王匿不肯献帝怒遣李廣利赴撃不克三年再遣廣利大舉伐大宛得善馬還四年冬匈奴呴犂湖單于死立其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帝欲因伐宛之威遂困單于乃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慦高后時單于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朕豈可不復五世之仇哉時且鞮侯單于新立

丈人行猶曰尊老輩也

蘓武張勝等使匈奴

聞之大畏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即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献帝嘉單于之義天漢元年正月遣中郎將蘓武副中郎將張勝送匈奴使者厚賂單于荅其善意蘓武等既至匈奴取幣遺單于單于頗驕蘓武怒曰是非漢所望也長水人虞常素與張勝相知降在匈奴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律嘗爲都尉李延年所挍用使於匈奴遂降單于愛其才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若能賜臣賞賜乃爲漢

張勝降匈奴

蘓武竟不降

伏弩射殺律張勝許之賂貨物與虞常無幾單于出獵獨閼氏及衛律等留爲虞常糾合漢降兵七十餘人欲襲殺律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子弟發兵執虞常張勝聞之懼以狀語蘓武武曰事至於此禍必及我見辱乃死重負國也即欲自殺勝止之已而張勝坐虞常罪單于大怒欲悉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諫曰乃殺之復何益宜皆降之單于然之令衛律諭降蘓武等張勝即降獨蘓武不屈單于竒其才愈益欲降之置大窖中不與飲食

李廣軍大敗西蛮於貳師時人呼曰貳師將軍

會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置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羝乳乃得歸二年五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万餘級而還匈奴追蹋圍廣利廣利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廣利引兵隨之遂得脫是役也我兵死亡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廣利具狀以聞詔召充國帝親視其創嗟嘆久之拜爲中郎初廣利之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

爲有廣利之風拜騎都尉使楚人五千就習射以備外冦是歲廣利復伐匈奴帝命陵司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率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能搏虎百射命中願自當一隊以寡破衆帝壯而許之令都尉路博德將兵屬陵軍博德羞爲陵後拒奏言令方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至春與陵俱出帝怒已而疑陵不欲出令博德别引兵向西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圖所過山川地形以献帝甚悅陵結營在浚稽山單于聞之以

李陵苦戰

騎三万來圍見陵兵少急攻之陵豫計之千弩俱發單于敗走陵即縱兵追擊殺數千騎單于大驚更徵八万餘騎攻陵陵以爲非用奇計則衆寡不敵且戰且退單于追之急數日間數十百戰死傷頗多然單于遂不能克乃欲引去會陵軍吏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援射矢且盡獨陵將軍及校尉韓延年麾下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黄與白爲幟使精騎射之即敗矣單于大喜急以精騎擊之陵四戰數十合一日之間五十万矢皆

李陵降匈奴

刑司馬遷 腐刑宮刑也

盡士卒多死乃嘆曰吾復得數十矢則足以破敵矣今無兵可復戰即與延年俱上馬出壯士從者十餘人冒陣戰虜騎數千擊之延年戰死陵曰吾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帝聞陵軍敗以爲陵應死於敵已而聞陵降大怒群臣亦皆罪陵獨司馬遷不聽曰陵身雖陷敗然所殺獲亦多其所以不死者方欲有以報漢也帝益怒遷爲誣罔諂貳師貳師陵祖父將軍廣利也於是勑下遷腐刑久之帝悔陵無救遂陷敗乃曰朕亦陷都尉之姦詐使陵無

巫蠱始起

後拒。因遣使勞賜陵軍得脱歸者。都尉路博德也。丞相公孫賀之夫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私用北軍錢千九百万。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帝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使巫埋偶人於馳道。陰祝詛上。征和二年正月。詔下賀於獄。案驗得實。無幾賀父子死獄中。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皇后弟衛青之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二公主倶皇后所生。初皇后生戾太子。性仁恕温謹。帝嫌其材能不類已。及諸姫人生子。皇后太子寵浸衰。常不自安。帝頗覺之。然每遠巡以後事付太子。宮中之事付皇后。亦無所疑。當是時方士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以左道惑衆。巫蠱之變。遂起。帝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由是體不平。郎中江充言。巫蠱爲崇。於是帝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使胡巫掘地求偶人。案驗其實

胡巫、胡地之巫也、用以殆中國

巫覡之姦
三輔左馮翊、右扶風、京兆

皇后太子作亂、討平之

且捕夜祭祠而祝詛者。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刑者。前後數万人。充已知上意。因胡巫言奏曰。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疾終不瘳。帝避如甘泉。使充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貢。黄門蘇文等助充。充先入皇后太子宮。掘地得木人尤多。又帛書有咒詛之言。充以聞。太子懼。使客佯爲上使者。收充斬之。用少傅石德之計。具白皇后。發中廐車騎。武庫兵。及長樂宮衛卒。京師擾亂。皆言太子反。蘇文走至甘泉。奏太子無狀。帝大怒。使丞相屈氂將兵討太子。戰闘數日。太子軍敗。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而死。時人稱曰戾太子。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李廣利。商丘成。馬通等。將騎十餘万。分道伐匈奴。初廣利之出也。謂丞相屈氂曰。願君侯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王立爲帝。君侯長無憂矣。屈氂許諾。昌邑王者。廣利女弟李夫人所生也。而廣利女爲屈氂子妻。故欲共立爲。已而郭穰奏丞相夫人祝詛上。貳師與爲。欲迎昌邑王爲帝也。案驗得實。是時

戾太子自經

李廣利軍敗降匈奴

廣利已出塞因腰斬屈氂以狗妻子皆伏誅廣利妻子亦所執廣利聞之憂懼五月軍燕然山與單于戰不利遂降李氏於是族滅帝之用法深嚴多任酷吏而軍旅歲起內事土木築上死作諸宮臺及承露銅盤財用耗乏乃創輪臺屯田及均輸平準之法興利以佐國費天下蕭然至是深悔既往

武帝崩

昭帝立

後元二年正月帝臨崩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遺詔輔太子弗陵弗陵立是爲昭帝帝嘗射上林苑中得雁足有帛書云蘇武在大澤中於是遣使

匈奴請其歸匈奴不能隱始元六年武還自匈奴其留於外十九年初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皆白帝見憐之拜爲典屬國帝之在位僅十四年霍光爲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髆之子武帝孫也及帝崩光迎立賀賀淫戲無度光即奏廢

昭帝崩
宣帝立

之更立戾太子孫病已曰宣帝地節三年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願省法

置廷尉平

制寬刑罪則太平可興帝制可置廷尉平魏相丙吉黃霸趙充國相繼爲相將朱邑龔遂于定國等

爲守尉政刑稱和平然如趙廣漢韓延壽蓋寬楊惲張敞或懷寃而死時人爲帝惜之帝嘗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止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叛帝問將軍趙充國曰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圖羌虜何如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其地圖上方

趙充國上屯田法

略因請金城上屯田法奏便宜十二事魏相等稱其計可必用帝從之於是邊塞無事乃思股肱之美圖畫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麒麟閣圖像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於麒麟閣以示其功德於後帝在位二十五年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漢世良吏以是時爲盛至單于慕義稽首

宣帝崩

稱藩太子奭立曰元帝漢室本雜王霸道建制度

元帝立

然帝性柔仁不能從政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以巧慧深得帝微指乃事無大小皆白決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疾之數上書諫帝恭顯懼譖毀望之

姦臣譖殺蕭望之漢業稍衰

堪更生遂殺望之已而恭死顯獨專威權於是乎

成帝立

漢業衰焉及成帝立顯以罪免歸道死帝元舅王

朱雲罵張禹

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其子弟皆爲列侯。王氏始盛。是時黃霧四塞。吏民皆言災異者。王氏專政之所致。安昌侯張禹爲帝師傅。帝以詢禹。禹躬年老而子孫恇弱。恐爲王氏所怨。因對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前聖人罕言命。何況淺見鄙儒之所知。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前槐里令朱雲上書見帝。乃請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

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乃解。表雲爲直臣。初太后王氏有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曼之子莽幼孤不及等比。養之宮中。莽爲人恭儉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以其爲孫。臨卒請太后及帝。拜莽爲黃門郎。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請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

封王莽爲新都侯

士。亦爲莽言。帝由是賢莽。太后亦數以爲言。帝遂封莽爲新都侯。綏和元年。叔父根病免。莽代爲大司馬。張禹。薛宣。翟方進等。相繼爲相。然帝荒酒色。

漢業愈衰

哀帝立

政在王氏。漢業愈衰。爲哀帝立。深患王氏專恣。罷大司馬莽。以董賢代之。居六年。帝崩。賢自殺。太皇太后王氏。復以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后臨朝。賜莽爵安漢公。位諸侯王上。當此時。諂佞成

平帝立

風。上書頌莽者。四十八万人。平帝立。莽專政。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今上富於

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書奏。帝頗不悅。時年十四。乃詔曰。朕稍長。不宜置攝也。是歲臘

王莽弑平帝

日。莽上椒酒。置毒。帝即崩。太皇太后與群臣議立嗣。時元帝統絕。而宣帝曾孫有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立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承後。乃立宣

孺子嬰

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嬰。廣戚侯顯之

王莽簒位

子也。時年二歲。莽居攝踐祚。自稱假皇帝。臣民謂

居攝元年

之攝皇帝。因改元曰居攝元年。四月。安衆侯劉崇

劉崇討王莽不克而死

起兵討莽。曰。必危劉氏之天下者莽也。非吾先衆

翟義擧義

而倡義。乃宗室之耻也。進攻宛不克而死。東郡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豊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人心。必代漢家。其兆已見。方今宗室衰弱。而外無强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以故丞相之子。備員大郡守。父子受朝恩厚。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乃欲擧兵西誅居攝者。選宗室子孫當其器者。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難全名。猶可以不慙於

先帝。令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豊年十八。勇壯兼人。乃應命。義於是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募郡中勇敢者。信之子東平王匡時糾合東平兵。奉信稱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終欲絶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二年九月。劉信翟義進至山陽。衆凡十餘万。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

關西諸縣盜起　三輔註見於前

親爲將帥。發関中兵伐義焉。是時聞翟義起。自茂陵西至汧。三輔二十三縣盜賊並起。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乃可攻取長安。以誅莽。唱聚十餘万。莽益懼。部署諸將士守京師。躬自抱孺子嬰。日禱郊廟。欲以免禍。諸軍已東。與翟義戰陳留及菑川。破之。斬劉璜。莽聞而大喜。下詔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於是將士太鋭。遂圍義於圉城。大敗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諸軍乘勝追之。獲義。尸磔陣都。而卒不獲信。信璜俱東平煬

王莽即眞天子之位

廢孺子嬰

王之子也。莽又發兵西擊三輔。群盜悉殄滅。初始元年正月。置酒白虎殿。勞賜諸將帥。封爵各有差。群臣皆言反虜之起。莽權不重也。乃謀即眞之事。是歲十二月。莽遂即眞天子之位。國號新。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朔。廢孺子嬰爲定安公。已而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更呼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將軍孫建等十二將。分道出塞。甲士凡三十万人屬之。窮追匈奴。分其國土人民爲十五部。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爲單于。各

單于怨王莽擧兵寇辺

統治其部匈奴諸將吏怨之未幾匈奴復起兵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諸將吏將兵入雲中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産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邉者以大衆未集不敢擊之將軍嚴尤謂莽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周秦漢征之然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而秦無策爲今國家始建願制之上策可以征利乃草其策進莽不聽益轉輸兵穀於邉塞天下騷

州郡盜賊復起

然州郡困於徵發吏民流亡盜賊復起諸將士乘便擅弄兵爲姦於外緑邉亦大苦天鳳五年琅琊人樊崇起兵於莒群盜見崇勇猛皆附之未幾唱聚万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禄楊音各起兵合數万人屬崇共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

樊崇刁子都等起兵

間東海人刁子都亦起兵攻掠徐兗莽聞之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是時関東饑旱連歳良民往往失産少年無頼多去屬樊崇刁子都等於是一歳間兵各至六七万先是荆州盜起新市人王匡爲

緑林賊起

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屬之藏緑林山中衆凡五万人州郡不能制莽遣使者按治之反爲賊所虜莽苦之地皇二年遣太師景尚更始將軍王黨將兵擊樊崇於青徐間皆不能克齊人田况果敢好謀發民年十八以上得四万餘人授以庫兵以擊崇等崇等畏不敢出莽聞之曰况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然彼必禽滅賊乃不問其罪已而田况擊賊所向皆破莽下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以擊賊况乃献滅賊策莽畏其材能超諸將遣

樊崇陷齊地

使召之况西詣長安拜爲師尉大夫况已去齊地諸將代監其兵三年二月崇等聞田况之去分兵出擊諸軍大敗之殺景尚走王黨齊地遂陷莽又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將精鋭十餘万人東擊崇

樊崇黨号赤眉軍

王常王匡黨分爲二號下江新市軍

等崇聞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軍是夏緑林賊多病没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軍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軍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等分兵伐之是時流民入

平林賊起

將軍廉丹戰死

劉縯之先出於景帝

闗者數十万人莽命吏稟食之吏私其稟粟由是餓死者什七八哭泣聲震京師七月新市賊王匡等攻陷隨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衆數千人號平林軍以應新市軍軍聲大振於是諸將逗撓不敢前赤眉别隊董憲將衆數万人軍梁都太師王匡欲進擊之將軍廉丹執其不可匡弗聽引兵獨進丹隨之與戰成昌大敗匡先走丹留戰死之其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奮鬭皆死莽急遣將軍哀章東馳救匡又使陽浚王尋將兵十餘万屯守敖倉及洛陽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少子外爲欝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縯仲秀三子三子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志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産結交當世雄俊秀隆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以比高祖兄仲秀姊爲新野人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晨心喜之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爲莽

劉縯起兵

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此吾意也伯升縯之字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語讖文之事相約定計議是歳秋材官都試騎士之日刼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歳兵革並起此天復祖業定万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乎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因部署賓客及子弟七八千人縯自稱柱天都部李通未發事覺亡走於是縯使族人劉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俱擊長聚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遂攻拔棘陽李軼鄧晨皆率賓客來會此時將軍嚴尤陳茂破下江賊賊帥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蔞

劉縯軍敗

谿略鍾龍間衆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雲杜大敗之殺數千人盡獲其輜重牧走欲北歸別隊馬武復遮擊之毀牧車刺殺其驂乘牧僅以身免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縯軍大敗秀單騎西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走復遇姊元姬趣令上馬元姬揮曰汝且行矣不能俱相救恐兩没也果追兵至元姬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族從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散卒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万南渡潢淳臨

泚水爲營絶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縯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患之會下江兵至宜秋縯素聞其帥王常之賢將就議大事秀及李通亦從遇之縯乃見常説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下江具語成丹張卬等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説丹卬等下江將帥皆屈强少識

劉縯與新市平林軍合

然素敬重常遂服其議引兵與縯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鋭氣益壯十二月縯潛軍夜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四年

劉縯斬甄阜梁丘賜

四年正月縯復與下江兵共擊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万餘人將軍嚴尤陳茂欲引兵據宛縯復戰於淯陽下大敗之進軍圍宛先是赤眉賊衆雖數十万皆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縯兵起皆自稱將軍攻城畧地移書相稱説期共斬莽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劉玄在平林賊中號更始將軍時合縯軍及綠林

新市平林諸賊立劉玄爲主

衆已十餘万兵多而無所統一諸部將帥議立漢室之統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乃共定策然後示其議於縯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万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亦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自損權也非所以破莽矣且舂陵去宛三百里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先稱王以下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莽

等若赤眉所立者賢乃相率而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則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獨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遂從之二月立劉玄爲皇帝改元曰更始以族父劉良爲三老王匡爲定國公王鳳爲成國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爲九卿及將軍玄爲人昏懦口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莽更詔將軍王匡哀章等討赤眉賊令將軍嚴尤陳茂等討綠林

劉玄即帝位
更始元年

賊乃曰兩賊猶執迷不解散即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万之師劉絶之隆新公者莽兄商之子王邑也三月綠林成國公王鳳大常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莽聞嚴尤陳茂等進戰無利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者六十三人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威邑尋即至洛陽大募精鋭兵會者四十三万人號百餘万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五月邑尋南出潁川與嚴尤陳

王邑王尋大舉擊綠林賊

茂合綠林諸將見邑尋兵盛退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子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我兵穀俱乏少而敵勢強大然并力禦之功或可立如今分散勢難得再全且宛城未拔昆陽已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諫同心戮力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何耶諸將曰劉將軍何敢獨勇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陣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許諾時昆陽城中唯有八九

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居守自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夜出城南門欲斫邑尋軍時敵兵至城下者殆十万秀等不得輙行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万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豈不快耶遂圍之列營數重鉦鼓之聲聞數十里積弩亂發矢下如雨王鳳等佯乞降不許棘陽守岑彭與前隊次將嚴

假號者指更始劉玄

更始拔宛都之

說共守宛城。更始劉玄。自將諸軍攻之數月。城中
食盡人相食。至是遂舉城降。玄入都之。諸將欲殺
彭。劉縯曰。彭大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
舉大事。當表義士。封之。玄從之。是時。劉秀間行至
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
秀曰。今若破敵。珍寶万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
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其兵。六月。秀自將步
騎千餘為前鋒。還至昆陽。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
邑遣兵擊之。不利。諸將士皆曰。劉將軍平生見小

劉秀敗莽大軍斬其將王尋

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乘勝進。尋邑兵卻。
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將士膽氣
益壯。無不一當十。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
水上衝敵中堅。尋邑輕易之。將万餘人行陣。敕諸
營皆按部。令毋得動。自進與秀戰。不利。大軍皆按
部不敢相救。尋邑陣亂。秀兵乘銳崩之。遂斬王尋。
城兵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軍大
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雨。滍川暴溢。
軍中所蓄之虎豹驚騰。與士卒赴水。死者以万數。

諸將始敬重劉秀

水為不流。大司空王邑。將軍嚴尤陳茂等。皆輕騎
逃去。城兵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累月不
盡。諸將歎異。畫策不謬。始敬重秀。王邑僅收敗卒
數千人。退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
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更始年号。旬月之間。徧於
天下。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未下。潁川郡掾馮異
監五縣。為秀兵所獲。異曰。吾有老母在父城。願歸
據五縣。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守苗萌

馮異降劉秀

曰。賊虜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寬大長者。所到不

更始殺劉縯

掠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以父城及
五縣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
勸更始圖除之。先是縯部將劉稷。勇冠諸軍。聞更
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更始何
為者。至是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
乃與諸將議。將收稷誅之。縯固爭。更始怒。遂併執
縯。即日殺之。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
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伐昆
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

王莽憂懣不能食

以是懟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内叛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日夜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是時成紀人隗崔隗義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茂陵人公孫述前鍾武侯劉望等皆各據其州郡起兵以誅莽復漢室爲名

州郡復起兵以復漢室爲名

昆陽敗後將軍嚴尤陳茂不得志遂亡歸劉望八月更始遣定國公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

更始兵入關

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更始軍共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苦不知所出旦夕仰天哭泣九月更始軍入左馮翊所過迎降莽發城中囚徒使將軍史諶將之以禦囚徒皆散走發莽父祖冢燒其棺椁及宫

王憲攻入長安城

廟火照城中王憲乘之入宣平門殺史諶張邯莽又使王邑王林王巡𧻓惲等各將兵拒戰北闕下會日暮城中少年燒作室門毀敬法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未幾火延及掖庭莽女黄皇室主

王莽伏誅

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及之群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公卿從官尚有千餘人王邑晝夜苦戰士卒死傷略盡聞莽在漸臺與子睦共入守之王憲兵圍漸臺臺上兵士共射矢盡短兵相接王邑父子及王巡𧻓惲戰死憲兵爭登臺苗訢唐尊王盛等拒戰皆死憲兵杜吳殺莽公賓就斬莽首持詣王憲憲舍東宫自稱漢大將軍李松鄧曄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見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宫女建天子旗鼓大驚收憲斬之併莽首

更始將王匡拔洛陽

献捷於宛是時定國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國將哀章皆斬之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將兵擊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於是郡縣皆降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爲行司隷校尉整修宫府使秀乃置僚屬從事司察一如漢家舊章洛陽父老見之歡喜不自勝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於秀云更始自宛遷洛陽分遣使者徇郡縣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衆於青徐間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

劉秀狥河北

鄧禹杖策追劉秀

陽。更始皆封爲列侯。而崇等未有受國邑。於是衆稍有離叛者。崇患之。亡歸山東。更始欲使親近大將狥河北。大司徒劉賜言。宗室子弟。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因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鎭慰州郡。文叔劉秀之字也。秀至河北。南陽人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汝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所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乃進說曰當今時山東未安。赤眉之屬。動以万數。更始即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徒爭威力以爲自快而已。非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以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唯二科耳。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悦民心。興高祖之業。救庶民之命。以公

趙林立王郎爲主帥

幽冀二州名

薊州名
更始遷長安

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悦。與俱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輙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釋其哀戚之情。秀止之曰卿勿妄言。恐復遭更始怒。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渇。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狥行郡縣。宣布恵澤。秀納之。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欲決列人河水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眞定。林素任俠。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復詐稱眞子輿。乃云。母者故成帝謳者。甞見黃龍從上下。遂娠。趙后疾之。將害其子。母僞易他人子。以得全。林信之。與趙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王郎。會民間訛言赤眉將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狥下幽冀。移檄諸郡。趙以東。遼以西。皆望風響應。更始二年正月。大司馬劉秀以王郎新盛。北狥薊。二月。更始遷自洛陽都長安。

（更始政亂）

初三輔豪傑誅莽者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李松等巳殺王憲又揚言三輔男子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松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下詔大赦不問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李松與趙萌共說更始曰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於是更始先封宗室六人爲王然後立王匡王鳳朱鮪王常申屠建陳牧張卬廖湛胡殷子通李軼成丹宗佻尹尊爲王唯朱鮪辭不受因以鮪爲左大司馬與李軼等鎭撫關東又使李通

鎭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趙萌女爲更始夫人以故委政於萌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斬之自是無敢復言其迎萌意者雖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之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憤怨四海離叛獨上谷太守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會王郎起從吏孫倉衛包等皆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遂何之弇按劍曰

（轔踐破也）

（邪揄、手相揺也、懅怵也）

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爲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俱亡降王郎弇聞劉秀在盧奴乃北馳上謁秀與之俱巡薊王郎移檄購秀十万戶秀使功曹令史王覇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笑舉手邪揄之覇慚懅而還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請公勿南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万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

（邯鄲使者、謂王郎之使）

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應王郎薊城擾亂言邯鄲使者方至於是秀趣駕而出城門巳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又南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佯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甚即爭奪之傳吏疑其僞紿言邯鄲將軍且至官屬聞之失色秀懼不免乃馳駕而去晨夜兼行犯霜雪衆面破裂至下曲陽士人言王郎

兵在後從者皆畏至嘑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即詭曰氷堅可渡也秀進至河河氷亦合輙得渡至南宮遇大風雨秀下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竃燎衣馮異復進麥飯已而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老父在道傍指示曰卿等努力爲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劉秀南走至信都

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衆西還長安彤曰吏民謳歌思漢久矣故更始擧尊號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非有根本之固明公帥二郡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徒失河北必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征戰之意則雖信都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鄕里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必矣秀乃止然以二郡兵弱欲入城

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爲不可秀因發傍縣精兵四千人拜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彤爲後大將軍信都令萬脩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人宗廣領信都太守事光忠脩各將兵從別使彤將兵居前光乃作檄文告諭四方曰大司馬劉將軍城頭子路刁子都兵凡百万從東方來擊城頭子路者東平人曾爰字子路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万據廬城頭故號城頭子路刁子都亦有衆六七万皆精鋭以應曾爰諸反虜聞之多集鉅鹿界欲拒之秀乘間帥兵夜入堂陽界多張炬火於澤中堂陽即降進擊貰縣又降昌

劉植耿純劉揚皆起兵應劉秀

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真定人耿純亦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迎秀於貰亦拜爲前將軍進降下曲陽此時秀兵稍合至數万人遂北擊中山拔盧奴乃移檄郡縣共伐邯鄲所過響應真定王劉揚起兵應王郎其衆十餘万秀遣劉植說降揚因留真定納揚姪郭氏

劉秀納郭氏爲夫人

爲夫人以結之進軍至鄗與王郎將李惲戰破之

劉秀拔廣阿

斬憚復破王郎將李育於柏人育走保柏人城攻之不下或說秀曰攻柏人不如定鉅鹿秀從其計引兵東北拔廣阿乃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十之一子前言天下不足慮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也初薊中之難耿弇與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議伐邯鄲時王郎遣將狥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州郡疑惑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

耿弇吳漢蓋延王梁寇恂閔業等爲劉秀唱義漁陽上谷應之

閔業說況曰邯鄲猝起難可固信故大司馬劉伯

外母弟文叔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万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至漁陽約其太守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詣秀軍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吳漢等出舍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假尊號者實非劉氏之胤也漢大

吳漢蓋延王梁等拔薊斬趙閎

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以所聞具說之會寇恂至寵遂發步騎三千以吳漢爲長史蓋延王梁爲將南攻薊斬王郎大將趙閎寇恂亦還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南合漁陽軍所過攻殺王郎將佐校尉以下斬首三万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進至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景丹等勒兵問曰此誰氏兵曰大

寇恂景丹耿弇業定二十二縣

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相傳上谷漁陽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恇懼秀自登西城樓

勒兵問之耿弇等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語發兵狀秀乃以弇及景丹寇恂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復領其兵進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及景丹蓋延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先是更始聞河北亂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進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別遣將攻信都信都大豪馬寵開門內之更始又遣兵攻復信都是時王郎遣倪宏劉

䜌音戀南䜌縣屬鉅鹿郡

劉秀拔邯鄲王霸斬王郎

奉。將步騎數万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快不可言。耿純言於秀曰。久圍鉅鹿。士衆勞倦。不如以大兵精銳徑攻邯鄲。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皆克。王郎使大夫杜威請降。威固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稱子輿者乎。威請爲郎求万戶侯。秀曰。顧郎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

大樹將軍

劉秀爲蕭王

五月。王郎少傅李立開門迎之。我兵闖入城。遂陷。王郎乘夜逃亡。王霸追躡斬之。秀因部分吏卒。各隷諸將軍。士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異爲人謙退不伐。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其所止。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屛大樹下。自敵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佯怒。將收祐。祐懼。乃不敢復言。是月。更始遣使賞秀功。封爲蕭王。命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俱詣長安。

耿弇說蕭王

蕭王居邯鄲宮。晝偶臥。耿弇入造牀下。請間。因說王曰。吏士死傷者頗多。請且歸上谷以益兵。王曰。王郎已敗。河北略下。復何益兵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自是始耳。今使者從長安來。欲罷兵。王請勿聽命也。顧赤眉青犢銅馬之屬。輩輩數十百万。所向無前。長安相將不能辨。爲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甚失言。我乃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且戲卿耳。卿何以言之。弇曰。百姓嘗苦新莽。乃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

蕭王始貳於更始

譬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反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大王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大王可自取。母令他姓得之。王頷爲。乃以河北未平辭使者。遣京師歸。不敢就徵命。始貳於更始。此時山東諸賊各領部曲。衆合數百万人。所在冦掠。王欲擊之。拜呉漢耿弇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牧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令應調發。呉漢將二

十騎馳至無終，收曾斬之。耿弇亦到上谷，收太守韋順及漁陽太守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

蕭王敗山東諸賊

是秋，王自將兵破銅馬、高湖、重連等諸賊，分其衆配諸將，進擊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等諸賊，大破之。南狥河內，太守韓歆迎降。初，尚書令謝躬攻邯鄲，不能下，乃與王戮力滅王郎。然數與王違戾，常欲襲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躬素勤於吏職，王乃慰安之，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謂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善，而信其虛語，終受制矣。躬不省。已而躬率其兵數万還屯於鄴。及王南擊青犢，使躬迎擊尤來賊於隆慮山，躬兵大敗。王時躬困於外，

吳漢岑彭殺謝躬

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不之知，輕騎歸鄴。漢、彭等收躬殺之，其衆悉降。

樊崇逄安等率赤眉入關中

赤眉渠帥樊崇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將一部，徐宣、謝祿、楊音將一部。先是赤眉雖數戰勝，衆皆疲弊，日夜愁泣思東歸。崇等以為今東向，衆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祿等自陸渾關，兩道齊入

關中，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等分守河東、弘農以拒之。

鄧禹西攻關馮異拒孟津

時王將狥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二万人，西令入關。以為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之者，而難其人，問諸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人莫可使也。因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須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以勿令北度也。又拜馮異為孟津將軍，以魏郡、河內兵軍孟津，拒洛陽戍將朱鮪、李軼等。王親送禹至野王，禹乃西，使寇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

周清外史卷之五終

周清外史卷之六

日本　馬杉繫文芭著

清　王治本黍園閱

劉氏正記

漢

鄧禹圍安邑

赤眉大敗更始軍

鄧禹西破箕關進圍安邑赤眉兵號三十餘万亦已至弘農更始罷駭令丞相李松殺前定安公孺子嬰遣將軍蘇茂擊赤眉茂軍潰敗李松代擊赤眉復敗死者無筭初更始兵起南陽人宗成應之

俱攻誅王莽臨卭太守公孫述聞宗成名欲立以為渠帥遣使迎之宗成乃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大驚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苦新室久矣故聞劉氏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繫囚此寇賊非義兵也郡中豪傑皆以為然擊宗成等殺之推述為渠帥已而更始遣李寶李忠將兵狗蜀漢述使弟恢逆擊寶忠等於綿竹大破之寶忠等走歸長安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多附之至是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公宜自稱天子以御衆庶

公孫述自立

逞威權不然軍絕不振述從之遂即帝位國號成改元龍興是時馮異已軍孟津遣李軼書為陳禍福以勸降軼知長安已危而以王兄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王首謀復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願為王進愚策俱佐國安民自是之後軼不復與異爭鋒以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万更始將武勃率万餘人去河南與異戰於士鄉大敗死之軼在洛陽

更始將朱鮪殺李軼

不敢救勃異見其信心具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宜移其書以告守尉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更始將朱鮪在洛陽聞之使人刺殺軼初朱鮪李軼勸更始殺王兄劉縯王心啣之而未嘗發言但期其必獲至是洛陽兵衆乖離多降異軍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内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渡鞏河攻溫鮪自將兵數万攻平陰以綴異軍寇恂聞之即引軍馳出移檄屬縣發兵會溫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請待我軍畢集

馮異破朱鮪

諸將上尊號於𦻏王

𦻏王劉秀即皇帝位改元建武

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屏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與蘇茂賈彊戰會馮異兵來救諸縣兵亦皆至恂使士卒乘城鼓譟大呼曰劉𦻏王兵至也茂彊兵聞之潰亂恂因出城奮擊大敗之此時馮異亦已濟河擊朱鮪鮪敗走於是異與恂合兵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還孟津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皆賀因上尊號於王將軍馬武進說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帝位乃議征伐也王弗聽已而與漢賈復等

擊尤來五校賊悉滅之於是諸將復上尊號王又弗聽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不正位以逆衆心唯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純言曰吾將思之因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於是王意乃決六月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曰建武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將樊參引兵數万渡大陽欲攻

立秋貙膢漢儀云立秋日郊礼畢始揚威武天子射牲以薦陵廟謂之貙膢

鄧禹拔安邑

禹禹逆戰敗其軍斬參更始復遣王匡成丹劉均將兵十餘万伐禹以救安邑禹軍不利居一日王匡等復攻禹軍禹令軍中毋得妄動王匡麾兵薄禹營下禹傳令與諸將整旗鼓齊進匡兵沮靡因擊敗之匡等皆走禹追擊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等奔還長安張卬與諸將計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中爲盜耳乃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報更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

城以拒赤眉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隗囂合謀欲以立秋貙膢時劫更始俱成前計更始覺之託病不出將召卬等數人誅之謀泄獨申屠建不之察即被殺於是張卬廖湛胡殷舉兵入戰宮中更始大敗東走新豐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合謀誘殺牧及丹王匡懼將兵入長安遂與張卬合鄧禹乘機急攻下安邑將自汾陰入夏陽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月帝以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更始

更始走渭濱

將公乘歙率其衆及左馮翊兵十餘万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帝更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與建議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先是李松自掫城引兵還長安。從更始與趙萌俱攻王匡張卬。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八月。赤眉進至高陵。王匡張卬等迎降。遂共連兵攻東都門。李松出戰。爲赤眉所擒。松弟況開城門迎降。赤眉闌入。更始單騎出走。式侯劉恭定陶王劉祉追隨至渭濱。初赤眉樊崇入関也。

劉盆子爲赤眉主

連戰皆勝。乃欲立劉氏之胤爲長安主。奉故式侯劉萌之少子盆子。崇等諸將皆稱臣事之。盆子時年十五。日從牧兒荔童游戲。見諸將拜謁畏恐欲啼。於是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吳漢等圍洛陽已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進幸河陽。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至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馬伯升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毋遣君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以故不肯下。彭還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

帝取洛陽因都焉

更始肉袒降劉盆子

何況誅罸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則可乘此而上。彭慿索輙欲上。鮪見之即約降。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蘓茂等悉其衆出降。帝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使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先是赤眉下書招更始。是月。更始與謝祿劉恭詣長安。肉袒上璽綬於劉盆子。時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遣使貢献。赤眉兵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

鄧禹退北地

謝祿縊殺更始

離心。聞鄧禹連勝。師行有紀。皆望風迎降。禹勞來之。莫不感悅者。禹名震関西。諸將皆欲徑攻長安。禹曰。不可。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鋭未可當也。夫盗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万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過諸營堡郡縣皆歸附。居月餘。三輔益苦赤眉暴虐。欲復戴更始。張卬等深以爲慮。陰使謝祿縊

殺更始。劉恭聞之大驚。夜收其尸。葬霸陵。恭盆子之兄也。申屠建之被誅也。隗囂逃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人范逡爲師友。安陵人班彪爲賓客。鄭興申屠剛杜林馬援楊廣王遵周宗王捷王元等皆爲其將佐。威名震西州。二年正月。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改封鄧侯鄧禹爲梁侯。禹書曰。關中未定。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於是發北地。時

鄧禹發北地入長安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珍寶。縱火燒宮市里。恣行殺掠。無不至。長安吏民悉逃四方。赤眉乃引兵而西。衆號百万。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禹已南至長安。軍昆明地。謁祀高廟。收十一帝神牌。送諸東京。因巡行園陵。置吏奉守。爲帝乃營高廟於洛陽。當是時。故更始諸將。亡在南方者尚多。鄧最强。宛爲次。乃使執金吾賈復擊鄧。大司馬呉漢擊宛。

赤眉如隴西爲隗囂所敗

南方悉平。九月。赤眉引兵至隴西。隗囂遣其將楊廣。迎擊破之。追躡。大破於烏氏涇陽間。赤眉敗走。

赤眉復入長安

至陽城番須間。逢大雪。兵士多凍死。乃不得西。因復東。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赤眉復入長安。禹留其將延岑於杜陵。自退之雲陽。赤眉將逢安攻杜陵。禹以赤眉精兵在外。急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乃擊逢安。大敗之。

延岑破赤眉

先是鄧禹在北地日。其將馮愔叛亂。禹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至是延岑恃杜陵之勝。驕慢凌人。而赤眉横行。禹不能制之。帝聞而憂苦。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赤眉等。異即西。自

馮異代鄧禹討赤眉

王莽更始之亂。長安數受兵。城郭市閭蕩爐略盡。赤眉在長安。虜掠無所得。遂引兵東出關。衆尚有二十餘万。又隨散亡。帝遣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相應援。以要擊於途。馮異已西至華陰。値赤眉。相拒六十餘日。格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三年正月。拜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受任無功。數徵赤眉而戰不利。遂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至湖。要馮異共擊赤眉。異曰。吾與賊相拒數十日。雖稍獲其雄將。餘衆尚多。

鄧禹爲赤眉所破

乃可以恩信傾誘。難猝用兵破也。上已使諸將要其東。而吾擊其西。一舉取之。是萬成之策也。禹弘不從。輙争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爭取之。赤眉反戰。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欲以士卒疲倦且休。禹弗聽。進戰大爲所敗。禹率二十四騎。脫投宜陽。軍上大司徒梁侯印綬以謝敗績罪。帝詔更賜梁侯印綬。貶爲右將軍。異收散卒。復與赤眉會戰。設

馮異破赤眉於崤底

伏擊之。赤眉驚潰。異縱兵追擊。大破之崤底。帝下璽書勞異。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督六軍。戒嚴軍陳以待。赤眉望見之驚震。不知所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万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

劉盆子徐宣樊崇以下赤眉悉降

汝以不死耳。於是盆子及丞相徐宣大司馬樊崇以下三十餘人。肉袒而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万人。帝賜之食以慰藉。是月。帝還宜陽。使樊崇等各與妻子居洛陽。延岑已破赤眉於關中。負功横恣。乃欲據關中。與其衆保下邽。此時關

延岑反馮異擊敗之

中衆寇猶盛。馮異且戰且進。屯上林苑中。出兵擊

之。延岑敗走。南陽餘寇悉平。呉漢亦率杜茂等七將。伐蘓茂於廣樂。破之。帝從容謂太中大夫來歙曰。西州未定。公孫述稱帝西陲。道路阻遠。諸將方務關東。顧西州方略未知所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始起兵。以戴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諭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來歸。如述則不足圖

丹青之信。揚子方言曰。聖人之言。炳如丹青。謂其不渝也

也。帝然之。使歙往說囂。囂已有功於漢。又嘗受爵署於鄧禹。以故其腹心將士多勸通欵於京師。囂

來歙說降隗囂

於是奉奏與歙俱詣闕。帝待之以殊禮慰藉甚厚。

已而囂歸天水。遣其將馬援往成都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善。謂當握手歡如平生。時述已稱帝四年矣。援至。盛陳陛衛以延援。援謂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子陽不吐哺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然。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還語囂曰。子陽井底

子陽井底蛙耳

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京。子陽述之字也。於是囂復使援於洛陽。帝岸幘見。於援於殿廡下。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當今之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

馬援服事帝

縣自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見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知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郭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援歸勸囂事於洛陽囂意不決援遂去詣洛陽服事於帝初更始時梁王劉永突其國起兵自立稱帝併沛楚濟陰山陽汝南淮陽立其將董賢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連兵青徐二州威震東方及帝即位江東悉定而劉永尚據睢陽不降

劉永伏誅

我將與漢蓋延等圍睢陽永突出東走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而降已而董憲張步就斬獲帝討王郎時彭寵佐帝有功帝厚褒異之而居常怏怏不能滿幽州牧朱浮遺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群豕皆白以子之功論諸朝廷則遼東豕也寵意未釋帝聞而召之寵自疑遂反自立稱燕王與涿郡太守張豐連兵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助兵勢朱浮上疏請帝親征寵聞之遣兵擊朱浮浮連戰不利城中食盡遂降於

彭寵伏誅

寵帝率魏郡討寵寵奴子密斬寵詣行在降帝命夷寵宗族封子密爲不義侯隗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畏懼遣長子恂於洛陽爲質已而與公孫

隗囂反

述連兵將步騎三万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出拒之囂又使別將攻祭遵於汧異遵奮戰卻之帝將自征囂聞其已退乃止復使來歙齎書招囂不從八年春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斬守將金梁略陽囂所恃之要地也乃大驚曰歙之來何其神也自將其衆十餘万圍略陽述亦遣

帝征隗囂

諸將助囂歙固死堅守囂等咄喊攻之累月不能下四月帝自將征囂光祿勳郭憲諫之弗聽諸將亦猶豫沮帝遠征帝召馬援問之援曰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王師進則彼必自破矣又於帝前聚

馬援進策

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離合昭然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將牛邯以下衆十餘万皆降囂走據西城而述將田弁李育保上邽於是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進率上邽詔告囂曰即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

得隴望蜀

帝復南征

欲爲黥布。亦自任也。囂終不降。帝怒誅其質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伐蜀。人苦不自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九月。車駕還宮。時潁川盜起。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於蜀。狂狡乘閒相詿誤而已。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請執銳前驅。帝從之。是月。車駕南征。盜賊悉降。吳漢岑彭攻西城

隗囂餓死隴西平

刺客殺來歙

數月。食少兵散。公孫述將王元周宗。將蜀兵救西城。決圍入城。迎囂歸冀。於是漢彭引兵退於長安。延弇等亦相隨而退。唯祭遵屯汧不退。九年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併將其兵。遵爲人廉約。奉公征虜。憂國之念。至於死不已。帝哀悼。及葬親臨哭之。是時隗囂據冀。復聚兵。而糧食不繼。乃病且餓。恚憤而死。少子純猶據冀。來歙馮異等。將兵擊下之。十一年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拔之。乘勝入蜀。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死。喪

帝征公孫述

岑彭大敗公孫述兵

還洛陽。帝悲痛。縞素臨弔送葬。遂自將征公孫述。七月。車駕次長安。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別將侯丹。率二万人拒黃石。我將臧宮。率降卒五万。從涪水上平曲。擊延岑。岑彭亦分兵浮江。襲擊侯丹。大敗之。徑進拔武陽。又使精騎馳攻廣都。廣都距成都僅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潰。初述聞我兵至平曲。遣大兵逆戰。及彭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彭晨夜進兵。多張旗幟。右步卒。左騎兵。挾涪水。鼓譟。

刺客殺岑彭

呼聲動天地。延岑不意。我軍猝至。登山望之大驚。其衆亦奔潰。臧宮乘機縱擊。大破之。斬首及溺死者万餘人。延岑走成都。餘衆悉降。岑彭臧宮等乘勝至陽鄉。降者以十万數。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視書大息。腹心諸將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是月。車駕還洛陽。述因使刺客詐爲亡虜。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代領其營。俟吳漢等至。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威信聞遠近。後蜀人爲立廟祠

成都公孫述所都

之。十二月。吳漢將三万人。自夷陵泝江而上。十二
年正月。破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進軍武陽。
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述將帥恐怖日
夜離畔。帝欲必降述。又下詔手書諭述。述終無降
意。帝戒吳漢曰。成都衆十餘万。皆精銳敢死。不可
輕攻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而擊之。勿進爭鋒。彼
若不來。乃徐轉營逼之。須其力疲勢沮。而後可擊
也。吳漢貪利。不敢從制。七月。自將步騎二万。進逼
成都。距城十餘里。阻江而營。作浮橋以攻城。使副

周清外史　卷之六　十五　萬笈閣藏版

公孫述破吳漢於成都

將劉尚將万餘人。別屯江南。相距二十余里。帝聞
之大驚。讓漢曰。比日數公千條万端。何意臨事勃
亂。已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一旦有緩急。不輒相
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兵攻尚。尚破公即敗矣。今
幸無他。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
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餘万。分爲二十隊。出擊漢。
別遣万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
兵乃敗。漢走入營壁。豐吉二將乘勝圍之。漢與諸
將議。夜潛師出壁。逭投劉尚軍。豐吉等不覺。留大

略猶過

兵於壁下。自率數千人赴江南。漢謀知之。悉兵迎
戰。大破之。斬豐吉二將。留尚於江南。遂引兵還廣
都。悔不從敕。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
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
悉步騎赴救。敗敵必矣。由是漢擊述兵於廣成二
都間。八戰八勝。徐進軍於成都。是時。臧宮拔綿竹
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
述急迫。乃悉散財貨。募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
岑率之陣市橋。佯挑戰。別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周清外史　卷之六　十六　萬笈閣藏版

吳漢臧宮破成都

公孫述被傷死蜀地平

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此日漢軍僅餘七日
糧。欲潛浮江逭去。其將張堪諫止之。曰述敗無日。
不可退也。漢從之。乃示弱挑戰。十一月。臧宮軍咸
陽門。述自將兵攻漢。使延岑拒宮。岑三合三勝。自
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疲飢已甚。漢使護軍高午
唐邯將銳卒急擊之。述兵大亂。高午馳犇述。剌其
胷。述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
旦延岑以城降。蜀地悉平。是歲。參狼羌寇武都。隴
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万餘人。隴右亦寧靜。初

自成帝與呼韓邪單于約和累世皆服事中朝平帝時王莽頒條於匈奴謂中國無二名諷單于改名且換中朝所授單于璽曰章單于怨恨數寇邊建武以來助安定王盧芳與烏桓鮮卑連兵數入寇芳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據安定帝使吳漢等擊降之已而復叛遂死於匈奴單于聞帝威信太

（諸夷內附）

崇乃請和詔遣使許之於是貊人鮮卑烏桓諸種夷款塞內附並入朝中元二年二月帝崩謚曰世

（光武帝崩　明帝立）

祖光武皇帝太子莊立是爲明帝永平三年詔圖

（雲臺圖像）

畫中興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配二十八宿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惟馬援以皇后之父不與焉歷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至質帝國家無事庶民樂業質帝少而聰慧生甫八歲即位大將軍梁冀以外戚權傾內外帝深惡之嘗朝會之日目冀曰此跋

（梁冀弑質帝）

扈將軍也冀懼使左右置毒餅中以進即崩在位

（桓帝立）

僅一年冀迎立章帝曾孫志是爲桓帝冀以定策功用事二十年凶恣日積帝徒拱手以受其成然意竊圖除之延熹二年八月密與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左悺等謀使黃門令具瑗中常侍徐璜司隸

（桓帝誅梁冀）

校尉張彪率兵俄圍冀第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冀自殺於是梁氏無少長皆棄市超等五人以功爲列侯自是宦者威權漸盛靈帝年甫十二即位

（靈帝立）

竇太后臨朝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徵天下賢士李膺杜密等皆列於朝俱疾宦官操弄國柄

（宦官殺竇武陳蕃等）

濁亂海內奏請除曹節王甫等謀泄皆爲所殺鉅鹿人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大平道呪符水療病遣徒弟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万置三十方方猶軍團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天下響應有馬元義者爲大方數往來京師以宦者徐奉等爲內應收荊揚兵數万人約明年三月內外俱起中平元年春張角徒弟唐周

（張角爲黃巾賊起）

先期上變朝廷驚駭急執元義轘於洛陽下詔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使敕各方一時俱

起皆著黃巾以爲標識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
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
劫畧縣邑於是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三月詔以
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修理兵器鎭京師更置八
關都尉以備變帝問計於中常侍呂强對曰李膺
杜密以來黨錮久積人士怨憤輒與張角等合謀
作變今且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簡閱吏能否
則變爲不止矣帝從之命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
右中郎將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儁軍先進戰

皇甫嵩等破潁川黃巾

不利嵩保長社此時所在黃巾攻殺郡王太守刺
史數人勢太强梁潁川黃巾已敗儁軍遂圍嵩於
長社嵩出銳士數千擊走之會騎都尉曹操將兵
詣長社五月嵩操與儁合軍大破黃巾嵩儁乘勝
進至汝南陳國黃巾追其渠帥波才於陽翟擊彭
脫於西華並破之皆降於嵩潁川悉平六月詔嵩
討東郡儁討南陽是時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万
餘人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作爲雲梯勢垂拔
之小黃門左豐貪賂譖毀植帝怒召還植遣中郎

皇甫嵩大敗黃巾張角滅

將董卓代之八月皇甫嵩復破黃巾於蒼亭獲其
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累月無功帝復怒召還卓詔
嵩討角十月嵩與角弟梁戰廣宗梁衆精勇嵩不
能尅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無幾知賊意稍懈夜
潛勒兵鷄鳴馳赴其陣力戰至日晡遂大破之斬
梁獲首三万級赴河死者五万許人此時張角已
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已而嵩復攻角弟寶於
下曲陽斬之斬獲前後十餘万人河北悉平詔拜
嵩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先是角之黨

朱儁破黃巾餘黨

與張曼成屯宛下南陽太守秦頡攻斬曼成其餘
黨更以趙弘爲渠帥衆復盛遂據宛城朱儁與荊
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
司奏召還儁司空張溫諫止至冬儁遂擊破弘斬
之其帥韓忠猶據小城秦頡攻殺之餘衆復奉孫
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
宛城夏走西鄂儁追擊復破之於是餘黨皆逃散
州郡所至悉誅之黃巾賊乃平二年二月以朱儁
爲右車騎將軍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諸郡

宦官貪賂

縣皆被其害朝廷不能討宦者貪相將贈賄賂頻張温藂烈等一時名士雖有功勤然皆先輸貨財以登相位獨盧植董卓不輸錢於宦者乃被廢毀皇甫嵩亦疾中常侍趙忠張讓等求錢由是二人譖毀嵩傳宣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其封戶於是內外怨憤吏民思亂大將軍何進皇后之父也小黃門蹇碩嘗忌之適韓遂王國等擁陳倉起兵碩與諸常侍共説帝欲遣進討平進陰知其謀先遣虎賁中郎將袁紹而督幾視機初帝數失皇子至

廢帝弘農王立

晩年何皇后生太子辯而王美人生皇子協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六年四月帝疾篤屬協於蹇碩是月帝崩碩在於內欲殺何進而立協進復知其計稱疾不朝群臣乃立太子辯即皇帝位尊何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勃海王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何進共録尚書事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己陰與袁紹議欲併誅諸宦者太后未許紹等召四方勇猛智謀之士詣京師以脅太后遂召將軍董卓之

宦者殺丞相何進

董卓廢帝辯

獻帝立

兵未至張讓段珪等詐稱太后詔召進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吾曹罪也今乃欲滅吾曹種屬不亦太甚乎尚方監渠穆在側拔劍斬進進已為宦官所殺紹聞之勒兵逐捕宦官無少長皆殺之讓珪以下凡二千餘人卓馳入朝問亂所由辯年十四語言咽啞不明了協年九歳應答無遺卓喜其賢乃欲廢立紹不可卓怒紹出奔冀州卓遂廢辯為弘農王立協是為獻帝初帝為董太后所養卓以與太后同族有擁立意至是

自為太尉尋陞相國因欲收衆望復陳蕃竇武及諸黨人爵位遣使追祠悉擢用其子孫然性殘忍一旦專政擁有國家甲兵實貨威震天下乃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説卓曰夫廢立國家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心相倡聚英雄因以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顧以紹拜一郡守公必無患矣卓以為然拜紹勃海太守以袁術為後將軍初平元年正月

袁紹袁術等起兵

山東州郡並起兵以討董卓爲名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孔伷屯頴川劉岱張邈邈弟超及橋瑁袁遺鮑信曹操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万豪傑多歸心卓聞之使郎中令李儒弑

董卓弑廢帝弘農王

弘農王辯因議大發兵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言則兵爲無用耶泰曰不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袁氏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邈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伷清

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决敵非公之儔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近時遭羗寇婦女亦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莫若并涼人與羗胡義從公擁之爲爪牙譬如驅虎兕赴犬羊誰敢禦之今新徵大兵誅求軍須以驚天下則民益相爲非是棄德恃衆自損威重也卓悅然以

董卓議遷都

山東兵盛欲遷都避其鋒公卿皆不欲爲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欲以爲己副儁辭不肯受且論遷都之非於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世祖居洛陽亦已十一世矣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太尉黃琬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公等欲沮國計耶遂収瓊毖斬之免彪琬官二月車駕西遷卓收洛陽富室中以罪惡沒入其貨物誅死不可勝計悉驅洛陽吏民數百万口徙長安步騎逐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留

董卓燒洛陽宮廟

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及吏民第宅於是洛都蕩盡無復雞犬乃命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

車駕西遷入長安

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司徒王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帝及中朝皆依賴爲是月卓以袁氏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人自屯洛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强莫敢先進曹操曰擧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嚮使董卓倚王室以東向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進至

董卓兵破曹操於汴水

滎陽汴水與卓將玄菟徐滎戰操敗爲流矢所傷

孫堅舉兵應袁術

遂與從弟洪夜遁還酸棗。更議進戰。諸將遲疑不決。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及州郡舉兵討卓。堅與叡亦皆起兵。前至南陽。衆已數万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遂至魯陽。與袁術合兵。由是術軍大振。二年二月。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是時。孫堅屯梁東。為徐榮所敗。尋収散卒。復屯陽人。卓使其將胡軫呂布擊之。軫與布不相得。堅乘間擊破之。斬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使堅

孫堅破董卓取洛陽

得洛陽。不可復制。此除狼而遺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至魯陽。說術以利害。術意乃釋。調發軍糧。卓素聞堅器度。使人結和親。堅曰。不夷汝三族。則吾死不瞑目。豈何有和耶。遂進軍大谷。距路九十里。卓自出戰。不利。退次澠池。堅進戰敗之。又擊呂布於洛陽東。皆卻走。堅分兵追北。遂入洛陽。乃掃除宗廟遺址。祭祠之。得傳國璽於城南官署井中。董卓已失洛陽。因屯呂布等諸將於數所。収餘兵還長安。四月。卓已至長安。謂御史中丞皇甫

嵩曰。吾亡還長安。義真未怖乎。義真嵩之字也。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以淫刑逞志。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呂尚。稱尚父。卓以問侍中蔡邕。邕曰。未以為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使司隷校尉劉囂。籍吏民有微過者。皆誅死。沒入財物。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然。道路以目。太史望氣者奏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聞之。使人誣衛尉張温與袁術交通。笞殺於市。以攘

劉備與關羽張飛依公孫瓚

厄。先是冀州人公孫瓚起兵。從州牧韓馥屬袁紹。已而與馥有隙。又以事怨紹。遂去拔冀州諸城。據之。涿郡人劉備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至是往依瓚。瓚使備狥青州有功。因為平原相。備素與河東人關羽。涿郡人張飛友善。於是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常山人趙雲以義勇聞。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騎兵。當是時。山東諸將。各有割據之意。袁術最強大。而奢淫肆欲。徵斂無

袁紹袁術互樹黨援

度。百姓厭苦。稍稍離散。以故術與袁紹有隙。互樹

三臺尚書御史謁者

黨援以相圖豪傑多附於紹術怒遺公孫瓚書曰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何乎紹素非袁氏子也遂使孫堅擊紹黨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乘勝夜追祖祖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術由是不能克劉表瓚亦大爲紹所敗初董卓入關中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言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之以終老而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諸將吏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殺之於是司徒王允等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膂力過人爲卓所親愛

王允呂布誅董卓

甞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之即改容顧謝卓意稍解然布以是怨卓允因使布爲内應三年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令呂布等扞衛前後布使騎都尉李肅及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内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不入卓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揮矛刺卓趣肅等斬之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万歲卓二弟旻璜及宗族老少悉所誅夷其所蓄

王允囚蔡邕

積珠玉錦綺金銀穀粟皆頒與長安市民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儀同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爲痛傷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太尉馬日磾謂允曰邕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

董卓黨起兵

令佞臣執筆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語人曰王氏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史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保乎邕遂死獄中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折節下之卓已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時百姓訛言王允悉誅卓部兵於是卓故將校轉相恇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尚且從坐今已不赦我曹當復爲魚肉矣伯喈邕之字也六月樊稠李蒙等合李傕胡文才楊整修兵十餘万圍長安

城。城峻不可攻。呂布等守之八日。適有布兵內反。引傕兵入城。布與戰不勝。率數百騎出走。駐於青瑣門外。欲招王允同去。允不肯。是時太常种拂。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以下吏卒戰死者万餘人。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伏於門下。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即麾兵圍門樓。收王允。允黨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為

李傕等殺王允

呂布走南陽

劉表貢献

患。乃矯詔徵翼宏。宏欲去與山東諸軍相應。以討卓黨。翼不從。遂俱就徵。傕即收二人。併王允殺之。呂布已逃。自武関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恣兵鈔掠。術患之。乃去從張楊於河內。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依袁紹。前荊州刺史劉表起兵應袁紹。及卓已死。遣使長安貢献。帝嘉其志。改為鎮南將軍荊州牧。袁術益怒。大議擊表。此時曹操追黃巾餘黨至濟北。悉降之。陳留人毛玠說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遷。夫兵義者勝。宜奉

天子而令不臣。脩耕種畜軍資。如此則霸業可成也。操納其計。欲假道河內。西詣長安。河內太守張楊不許。或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必不久群。曹今雖年少。實天下之英雄也。宜與之結。楊於是與操結納。操先遣使長安。以通志。李傕等以為初山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乃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豈獨操哉。今欲勤王事。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然之。厚加報答。遣操使歸。四

曹操通志王室

陶謙兵殺夏侯嵩

年春。曹操破袁術於封丘。還軍定陶。操父前太尉嵩。避難在琅邪。操使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輛。徐州刺史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併少子德殺之。操怒。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謙走保郯。告急袁術。將田楷興平元年正月。楷與劉備合兵救之。操久屯軍食盡。遂引兵還甄城。四月。復發兵攻陶謙。略地至琅邪。還破劉備於郯東。謙欲走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據濮陽。時操悉軍擊陶謙。留守兵少。荀彧程昱堅守甄范東

阿三城以待操此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布乘勢攻甄城不能下退屯濮陽操聞之笑曰吾知布無能爲也乃進攻濮陽夜襲其別營破之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晡操兵殆敗遂爲布騎所獲騎問曰曹將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脫歸營戒軍中爲攻具復攻布相持百餘日糧盡各引去十二月陶謙疾篤以爲非劉備不能安此民也乃以徐州屬備備辭不敢當陳登孔融等爲陳利害得失備遂領徐州二年春

呂布兵擒曹操操以詭言脫歸

劉備領徐州

曹操破呂布於定陶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又攻之布救蘭封不勝而走操遂斬蘭封進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荀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世祖據河內皆深根固蔕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尚可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操從其計已而布復以万餘人來戰適操兵皆出收麥在營者僅可

曹操破呂布斬其二將

千人操乃設伏營西令老兵出挑戰而軍已合伏兵悉起步騎並進大敗之遂攻拔定陶布與劉備張邈陳宮等俱東走布初見備甚尊敬之飲食每同坐呼備爲弟然備見布語言無常心不悅此時車騎將軍李傕後將軍郭汜相攻連月會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長安欲和傕汜遷乘輿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汜傕乃和七月車駕發長安傕等率兵從之汜怒發兵遮路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張濟等不聽使諸將擊汜汜棄軍而退至

操復大敗呂布拔定陶

車駕發長安東遷

冬車駕僅得幸弘農然公卿將帥議不相合車駕又發弘農東遷道路壅塞帝及皇后以下具嘗艱苦露次曹陽二十餘日十二月遂幸安邑遣使以曹操爲兗州牧命迎車駕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州郡將帥雖外託義兵内實相圖將軍宜以是時迎大駕挾而號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廷郭圖淳于瓊等亦說紹曰所謂秦失其鹿先得之者王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

曹操拜兗州牧

袁術稱帝

不從。先是袁術依讖言。欲自代漢。又以袁氏出於陳。爲舜後。以爲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潛逆之意。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及聞帝困於曹陽。乃會群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孫堅子策領父餘衆。既取江東。以應術。因遺術書。具言潛稱之不可。術意策必與己合。及見其書。愁沮發疾。輒不納策之言。策聞之。知其不可爲。遂與之絕。建安元年六月。車駕發安邑。東幸聞喜。詔先繕脩洛陽宮。鎮南將軍荊州牧劉表遣將士助之。資須委輸。前後不

車駕復還洛陽

絕。七月。車駕入洛陽。兗州牧曹操出軍。許謀迎車駕。衆以爲山東未定。且扈從韓暹楊奉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也。荀彧乃奮曰。當天子蒙塵之時。將軍首唱義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迎。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以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然之。遣其從弟洪將兵迎車駕。議郎

董昭爲操作書與楊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兵糧共饒。足國家所當依仰也。遂表操爲鎮東將軍。授父爵費亭侯。八月。曹操詣洛陽。拜命。且奏韓暹張楊專恣之罪。帝以暹楊有翼佐之功。詔一切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問董昭曰。今吾來此。當施何計。昭曰。明公起義兵以誅暴亂。朝覲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然山東未全服從。徒留京師。以匡弼天下。事勢未必便。顧爲今之計。在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

車駕遷於許

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明公算其多者。操曰。是吾本志也。聞楊奉近在梁。其兵精銳。無乃爲累乎。昭曰。奉兵雖精而少黨援。心自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以京師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乃無懸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容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告遷都議已定。是月。車駕東遷。都於許。御曹操營。以操爲大將軍。改封武平侯。錄尚書事如故。由是內外

政刑皆自操出。

周清外史卷之六終

周清外史卷之七

日本　馬杉繫文芑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閲

劉氏正記

漢

中平靈帝年号

中平以來天下離亂民棄産業諸軍並起大率乏糧穀無終歳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遂以瓦解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士卒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

林監棗祗請置屯田朝議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於是所在倉廩皆滿曹操以之征伐四方袁紹惡其横恣乃語人曰操當死者數矣我救存之今輙挾天子遂欲以驅逐我輩乎操聞而懼是時孫策領父堅餘衆已據有江東定治建業將取會稽與人嚴白虎等衆各万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彼所謂狗盜鼠竊非有大志威望遂成擒耳建安元年八月引兵渡浙江會

孫策取會稽

稽功曹虞翻説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其鋭以擊懈怠朗不從發兵拒於固陵策數戰不能克叔父靜説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猝拔查瀆去此二十里宜攻其無備以出不意也策從之夜潛軍徑赴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其將周昕等逆戰策一戰破之斬昕朗震恐與虞翻等浮海走東冶策追擊大敗之朗乃降策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素好田獵翻諫曰

虞翻諫孫策

明公喜輕出微行從卒不暇嚴備夫君人者不重

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斬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遂不能用劉備以英雄之資助袁紹袁術以爲不先破備遂不可併紹也是歳遣其將紀靈等步騎三万攻備備求救於呂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遂陷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兵赴救靈等聞布至歛兵布屯沛城西南與備俱就靈營飲食談笑莫

呂布談笑解紀靈兵

敢畏避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布來

劉備歸曹操

救之布性不喜合鬭喜解鬭耳玄德備之字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兵引去已而備合兵得万餘人聲勢稍振布惡之遣兵攻備備敗走歸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資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軍師郭嘉嘉曰有之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亂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勇將各自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乃益備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

曹操擊張繡中流矢

散卒以圖呂布二年正月曹操擊張繡於淯水繡故鎮東將軍濟之族子濟戰死於穰城之後代領其衆屯宛以與劉表連和聞操來擊舉衆迎降操納濟妻繡恨之伏襲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還許繡復與劉表合袁紹與操書譏其破舊誼辭語驕慢操惡之以問荀彧郭嘉對曰劉項之不相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失公有十得紹雖彊無能為也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

戰國策云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不能俱上於棲

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操曰然矣然吾特恐紹侵掠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耳彧曰僕射鍾繇有智謀屬之以西事則無復憂矣操遂使繇持節督關中諸軍是春袁術稱帝於壽春使韓胤告呂布且求婚布疑貳不敢許婚遂殺胤與術絕術怒五月遣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合步騎數万攻布於下邳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其將陳珪曰暹奉與術猝合耳比之連雞勢不俱棲也布因遺暹奉書啗以利暹奉果叛術應布俱

董卓餘黨滅

擊勳蕤軍殺傷略盡布乘勝合暹奉軍向壽春水陸並進術自將拒之布等虜掠江淮閒而還術輒不追九月曹操自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擊破蕤等斬之江淮遂衰是冬韓暹楊奉叛呂布應劉備欲共擊布備惡其反覆無常收奉殺之暹懼奔并州為杼秋令張宣所殺故董卓之黨李傕郭汜胡才李樂等猶留關中至是皆為其下所殺三年春曹操欲復擊張繡軍師荀攸諫之操不從圍繡於穰城先是袁紹

欲移天子自近使人說操曰許都卑隰宜徙車駕於甄以就全實操弗聽至是兵間訛言紹伺操出征將襲許奪天子操聞而大驚解穰圍而退張繡悉衆追之劉表亦遣兵救繡絶操走路操前後受敵遂大敗踰險遁歸袁術復與呂布通布遣高順張遼等俱攻劉備曹操使從兄夏侯惇救備反爲所敗九月順遼等破沛城虜備妻子操欲自將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攻布此危道也荀攸曰表繡新罷兵勢必不動布素驍猛今新恃袁術使彼横行淮泗間豪傑必應之及其衆心未一一擊可敗也操曰善遂進至彭城與備相遇攻屠彭城布自將兵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下邳城不敢出戰操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其將陳宮曰臣與高順等城守君出斷操糧道未過數月操軍必食盡則中外夾擊可以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城中必有變妾豈得復見將軍哉布乃止潛使人求救於袁術以布嘗絶婚之故術不肯救操圍下邳已久士卒疲倦荀攸

曹操圍呂布於下邳

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敗銳氣已衰矣夫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顧布將陳宮有智而遲及其謀策未定急攻之城可拔也今士卒引沂泗灌城月餘布困迫乘城大呼曰卿等且毋困我我當自首於曹公陳宮在側叱布曰姦賊曹操何謂之曹公今君詣操若卵投石也力屈而死矣將之常耳豈何有降哉城將侯成嘗以事怨布至是與諸將士謀執陳宮高順率其衆出降操兵圍城益急布遂降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劉大耳汝爲坐上客我爲降虜就縛豈爲我可不一言哉備曰縛虎不得不急布汝忘丁建陽董太師之事乎其無信者即虎也操聞大笑十二月併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數許市是冬孫策使使献方物於許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吳侯以弟匡之女配策匡爲其子彰娶策從兄賁之女更以禮辟策二弟權翊先是袁紹與公孫瓚連年交兵互有勝敗至是紹大興兵攻瓚瓚將有内叛者兵士潰散瓚使

呂布降曹操遂所殺

呂布素爲騎都尉丁原部下陰通董卓誘殺原建陽原之字也布受太師董卓之恩顧而又殺之

袁紹陷京城公孫瓚自盡

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紹已入易京。圍其城門。易京。瓚居都也。於是瓚衆日蹙。四年春。紹聞黑山諸帥率大兵救瓚。攻城益急。瓚自度不得全。悉縊殺姊妹妻子。縱火自焚死。其將田楷關靖等皆戰死。續聞之亦遂死。

袁術嘔血卒

袁術已稱帝。淫侈日甚。群下飢困。資實空竭。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灊山。爲部曲陳簡所拒。遂大窮迫。憂懣不知所爲。欲依袁譚於青州。劉備朱靈等率兵要之途。術益困蹙。還走壽春。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至夏嘔血卒。袁

將作大匠官名

紹已克公孫瓚。亦益驕慢。乃簡精兵十万精騎一万。欲以攻許。郭圖審配等慫慂之。沮授崔琰陳其不可。紹弗從。許都諸將聞紹自來攻。皆懼。將作大匠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强。而田豊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逄紀忠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豊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逄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曹操出軍

張繡降曹操

黎陽。令諸將入青州。以扞東方。已而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使招張繡。繡不應。十一月。繡率其衆降操。紹又遣使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出兵。初。獻帝疾曹操專恣。陰欲除之。獨車騎將軍董承知其意。乃稱受帝密詔。與劉備謀誅操。操未之覺。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君與僕耳。本初之徒。不足數矣。本初。袁紹之字也。備方食失匕箸。適天雷雨。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吳子蘭王服等同謀。及東要袁

曹操擒關羽

術於途。備遂不還。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自屯小沛。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歸備。備衆數万人。遣使與袁紹連兵。董承种輯王服等在許。爲之內應。五年春。謀泄。曹操赫怒。殺承等。皆夷其三族。操欲自將討劉備。諸將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其虛。誰當之者。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遂東擊備。大敗之。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走青州。袁紹出兵迎備。備散卒稍稍來歸。曹操已克備。還軍

田豐諫袁紹紹怒囚豐

関羽斬顏良

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臣前勸伺操之東出擣其後將軍依違已失千載之一機今操新勝備其兵勇奮以守要衝其破之信難矣不如待彼怠慢然後決成敗於一戰也紹弗從豐強諫遂忤紹紹以爲豐沮衆心命吏械繫之二月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白馬操使降將関羽救白馬羽望見良牙旗策馬突進刺良於万衆之中斬其首而還良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紹進軍至延津操按兵不肯動紹騎將文醜與劉備以五六千騎前後

関羽還歸劉備

奄至諸將皆欲戰操曰未可有頃騎至益多操曰可矣時操騎不滿六百遂大縱歩兵斫敵馬足敵騎亂操乃縱精騎五百馳突擊之文醜大敗爲操兵所斬醜與顏良皆紹名士也二人已死紹軍奪氣初操壯関羽爲人然察無久留之意及其殺顏良厚加賞賜遣歸羽乃奔劉備於紹軍是時孫策欲取廣陵擊太守陳登至丹徒先是策殺呉郡太守許貢貢奴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遊獵以輕出驅馳爲樂虞翻嘗諫之不從及屯丹徒單騎

孫策爲盜所射死

孫孝廉

出獵猝遇貢奴三人自樹間射中策頰創甚馳還營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依呉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佐吾弟乃呼權授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曹袁兩陳之間與天下争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年二十六權悲號恨策不用虞翻之言輙不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權嘗在郡舉察孝廉時人稱曰孫孝廉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出巡軍昭率僚屬俱皆上表朝廷下撫屬城令中

外將校各奉職周瑜自巴丘赴喪遂留呉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庶事時孫氏雖有會稽呉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足容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但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劉備欲去紹軍以南與劉表連兵爲名出至汝南合黄巾餘賊龔都等衆數千人擊操將蔡楊殺之八月袁紹進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

官渡之役

緩攻宜徐持久曠以日月望切紹不從漸進諸軍
依沙埠爲屯距官渡數十里操亦分營相對持九
月朔曹操出兵與戰不勝紹爲高櫓土山射操營
中操乃作霹靂車發石破樓櫓紹復爲地道攻之
操爲長塹以拒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操患之欲
還許以致紹師荀彧曰今穀食雖少未及如漢楚
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先退
則勢屈之故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
搤其吭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衰必將有變

致師猶謂誘師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於是堅壁固守許攸說
紹曰操悉師衆拒我許都之守必空弱乃分遣輕
兵間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
操成禽必矣如其不成操前後受敵乃奔潰可知
也紹不從攸遂奔操操聞攸來徒跣出迎撫攸背
曰子遠兄來乃吾事濟矣子遠攸之字也即延之
坐問目下之計攸曰公獨守無救援而糧穀已盡
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万餘乘在故市烏巢屯
兵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

許攸降曹操

曹操大敗袁紹於官渡

氏自敗也操大喜留從弟洪及荀攸等守營自將
步騎五千皆用袁軍旗幟從間道赴烏巢縱火悉
燒輜重積聚遂擊屯將淳于瓊敗之紹謂其子譚
曰今聞操自出擊瓊吾乘其間以拔官渡乃使高
覽張郃等攻操營覽郃等皆曰瓊敗則事去矣請
先往救瓊郭圖固請攻操營議未決操已斬瓊於
是諸將士恟懼郭圖慚失計譖郃曰郃快軍敗郃
乃忿懼遂與高覽詣操營降紹軍驚擾士卒多潰
紹及譚等北走黎陽操縱兵追之不及收降卒悉

阬之殺七万餘人沮授亦就虜遂所殺初紹之議
攻許也以其非時田豊強諫紹怒囚豊以故豊不
從軍至是軍士皆拊膺泣曰嚮使將軍用豊言禍
敗不至於此紹聞益愁遂殺豊紹爲人寬雅有局
度喜怒不形於色然性矜愎自高忌賢善於人以
是取大敗慚憤發病久之不瘳遂嘔血卒十月曹
操聞孫策卒欲因喪擊江東侍御史張紘諫曰乘
人之喪非義也若其不克絕天下之望不如因而
撫之操以爲然表權領會稽太守拜討虜將軍以

袁紹嘔血卒

太夫人、孫堅妻吳氏、即策權之母

任子、質子也

紘爲會稽都尉。往輔權。太夫人吳氏以權年少。委紘及張昭周瑜。共掌庶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先公恩德洽於民。討虜明府承基。大小用命。張紘張昭周瑜治衆事。襲等爲之爪牙。於是乎地利人和備矣。萬無所憂。太夫人悅。權亦推誠任紘等。或謂權曰。紘本受北命而來。未可知志趣何如也。權不以介意。已而曹操下書。徵孫權任子。權會群僚議之。張昭等猶豫不決。權與周瑜詣太夫

周瑜剴諭不送任子

人前以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召命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其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耳。欲南面稱孤。豈可得哉。不如勿遣而徐觀其變也。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太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少一月耳。我

曹操攻袁譚取黎陽

視之如子也。權汝其兄事之。遂不送任子。公瑾。瑜之字。伯符。策之字也。初袁紹有三子。曰譚。熙。尚。紹最愛尚。立爲嗣。以譚爲青州刺史。熙爲幽州刺史。及紹卒。譚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八年春。曹操自將兵攻黎陽。譚告急於尚。尚自來助譚。與戰不利。遂棄黎陽走鄴。操追躡至鄴。諸將欲乘勝拔鄴。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二子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攻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然之。留信賈屯

曹操拔鄴

曹純斬袁譚

黎陽。未幾譚尚論戰守。議不相協。互忿恨。遂相攻擊。九年。操復自將兵攻拔鄴。尚奔中山。操又進軍。敗譚於平原。譚奔南皮。十年春。操追譚攻南皮。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從弟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擊鼓。咄喊麾兵急攻。遂大敗之。譚將北走。純追擊斬之。時袁熙在幽州。爲其將焦觸所攻。走投中山。與尚俱出塞逃烏桓。烏桓嘗受紹之厚遇。以故助熙尚兄弟。數入塞爲寇。欲以復袁氏故地。十二年三月。曹

公孫康斬袁熙袁尚袁氏亡

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氏兄弟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保久哉今深入遠征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一旦有變大事則去矣郭嘉曰不然尚熙弟兄因烏桓之資招其亡虜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我之有也劉表所謂坐談之客耳臣知其才不能用劉備雖深入遠征我無憂矣然兵唯貴神速今千里襲人彼若聞之必爲備不如輕兵掩其不意操曰善乃取徒徑日夜兼程以進直向柳城未至二百里烏桓知操自來攻推尚熙爲主

帥與蹋頓遼西遼東右北平等諸單于將數万騎軍柳城操登白狼山望見虜陳不整以張遼爲先鋒縱兵擊之虜衆崩潰我兵奮鬪斬蹋頓烏桓二單于以下胡虜無算遼東單于擁尚熙走遼東太守公孫康佯迎尚熙及遼東單于伏壯士悉斬之傳首操軍袁氏遂滅操已凱旋召前諫遠征者報曰是行也吾乘危以滅袁氏所以劉表不襲許者盖徼倖耳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万全之策也是以賞之乃厚賜賚操之北伐也劉備果說劉表

劉備三往見諸葛亮

欲乘虛以襲許表狐疑不決備自以爲初因公孫瓚去瓚依袁紹去紹賴曹操去操復依紹皆不得志終托劉表已數年矣未能中立獨行乃慨然涕泣表怪問故備曰平常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素儒人不習軍事遂無觧備意備又以爲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吾以劉氏之裔不忍坐視之然智術淺短流寓四方以至於今日誠得賢士與共計事當以斬狂鯨迴頹瀾語之襄陽人司馬

徽徽曰儒生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地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是也將軍誠能用此二人天下不足定也先是備見潁川人徐庶器之常從軍至是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孔明名亮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問亮曰爲今之計君將何出亮曰曹操已擁百万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孔明卧龍士元鳳雛德操水鑑

甘寧獻策孫權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呉都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民殷國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冑表信義於四方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内修兵政外觀時變則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悦備曰孤之有孔明猶魚有水也願諸君勿復

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詣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孔明卧龍士元鳳雛徽操水鑑也士元統之字德操徽之字也十三年春孫權伐江夏太守黄祖初巴郡人甘寧依劉表觀其終無成欲東入呉黄祖在夏口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遇寧寧遂亡奔呉周瑜呂蒙薦之權寧因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簒盗夫南荆山川形便誠

業業危懼之意

蒙衝舩狹而長以衝突敵舩

紲長繩也

孫權斬黄祖

依天下之利寧觀劉表慮已不遠兒子亦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將軍當早圖之不可後於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頓廢不修軍陣無伍將軍今往其破之必矣一破祖軍鼓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也權深納之長史張昭在坐難之曰今呉下業業若軍果出恐必致亂寧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今吾行討必如此酒矣決以付

卿卿當勉建方略令以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孫權已發西向沔口黄祖横兩蒙衝挾師千餘人駕之以連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權先鋒董襲凌統使敢死百餘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間以刀斷其繫紲蒙衝乃横流權麾大兵擊之祖水軍都督陳就以兵艦三百逆戰權將呂蒙勒前部兵進撃破之斬就於是諸軍乘勝水陸並進悉鋭海城攻撃甚急城乃陷祖挺身出走權兵追躡斬之先是曹操謀撃劉表及劉備聞孫權破

劉表卒

劉表領荊州牧、將劉荊州

劉備奔江陵

黃祖。急發兵。七月。操自將諸軍入荊州。劉表有二子。長曰琦。次曰琮。表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謀之諸葛亮。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乃悟。會黃祖敗死。琦欲代其任。表亦有立琮之意。因以琦爲江夏太守。是月。劉表卒。會曹操軍至夏口。琦奔江南。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郡降操。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已而操進軍宛。備驚駭。會部曲共議。或勸備曰。急攻琮。荊州可舉矣。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死所不爲。何面目見故荊州於地下乎。遂率衆發樊。荊州吏民多歸備。比至當陽。衆十餘万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使關羽以數百舩送吏民於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操軍若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者。必以民爲本。今民歸我。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輕軍至襄陽。聞備已過。以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飛將二

長坂橋之役

益德飛之字

子龍雲之字

討虜將軍權

諸葛瑾字子瑜孔明之兄

諸葛亮說孫權

十騎。據水斷橋。以拒後。操兵急追。薄橋下者万餘人。飛瞋目橫矛。大喝一聲。呼曰。吾是劉將軍猛將。涿郡人張益德也。力兼千人。勇壓万人。拊虎豹。擊鯨鯢。天下將士之所知。操汝奸賊。可來授首。領操兵辟易。不戰而皆走。備等得間至夏口。獨趙雲不至。或曰。雲亡。備叱曰。子龍非棄我者也。頃之。雲抱備長子禪。與關羽舩皆至。偶劉琦率衆万餘人來會。已而孫權使其將魯肅來計事。備爲致慇懃意。與論天下形勢。肅曰。君今新敗。已失江陵之據。即欲何依。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東結於孫討虜。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才凡庸。將士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大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與子瑜友善。聞子瑜卿之兄也。嘗避亂江東。今爲孫將軍長史。盍來共計事。亮曰。諾。於是備進軍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往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吳。說權曰。曹孟德天下之姦雄也。北伐已定幽冀。今又南進。破荊楚。英雄殆無用武

之地。將軍欲保呉越。不如早與之絶。而外託服從之名。内懐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孟德。操之字也。權勃然曰。吾計已决矣。豈有以呉越百万之衆。受制於人哉。顧爲呉越之干城。可以當曹操者。劉豫州其人也。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於長坂。擁羽飛等以下水陸精甲万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衆遠征疲敝。且北人不習水戰。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万。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

破。必北還。如此則呉荊振張。鼎足之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是時。操遺權書曰。操前日奉王命。南伐荊楚。劉琮束手。今吾治水軍八十万衆。方欲與將軍會獵於呉。請艤船長江以待。權以與群下議。皆震恐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操豺虎也。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拒之事更不順。且我可恃以拒操者長江也。操已掩有荊州。蒙衝鬪艦以千數。長江之險。乃非我之有。而勢力衆寡又不可敵。以謂爲今之計。不如迎以講和也。

父兄指孫堅孫策

獨魯肅執不可。時周瑜使番陽。因召瑜還。共議。瑜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數千里。豪傑歸附。爲漢室除殘去穢。在是時。夫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呉越爭衡。遠渉江湖間。中國士衆不習水土。必多生疾。此兵家之所患也。而操冒行之。將軍禽操。亦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万人。進屯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善。乃抜刀斫張昭等奏案曰。諸將吏有敢議和者。亦與此案同。遂使周瑜魯肅將三万人先發。權自調資糧。率

赤壁之役

長江之役

十餘万人繼發。劉備在樊口。日待權軍至。周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操軍士衆多罹疾疫。操乃以荊州兵與瑜戰。不利退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之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其尾。先遺操書。詐稱請降。時東南風急。蓋別以十艦著其前。中江舉帆。餘船皆以次倶進。操兵觀之指言。蓋降。已進迫操軍。蓋令人縱火柴荻。船火烈風

周瑜黃蓋大敗曹操於夏口

猛船馳如箭突入操船之中延燒千餘艘延及岸上陣營人馬燒溺死者無算盖等冒焰煙鼓譟疾擊勢如震雷操軍大崩劉備周瑜水陸並進以繼盖軍追操至南郡先是操軍饑疫死者大半至是陷泥澤死者無算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自以敗卒北還周瑜程普攻江陵甘寧取夷陵定益州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悉降之使亮督其三郡賦稅以趙雲領桂

劉璋降劉備

陽太守是月益州牧劉璋與操絕以其兵降劉備十四年冬周瑜拔江陵守將曹仁委城走瑜攻仁已歲餘權賞其功勞表瑜為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於是荊益悉歸孫劉二氏備因表權行車騎將軍事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表備領荊州牧以妹妻備為備築營油口十六年益州牧劉璋使其將法正說備徙治於益州備嫌之未決軍師龐統言備曰荊州亂離之餘土地人民荒殘而東有孫氏北

油口後改公安

有曹氏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万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然以小利失信義於荊吳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事定之後表以大義何負於信今日不取恐為人利耳備以為然是冬留諸葛亮關羽趙雲等守荊州自率步騎數万人入益州孫權聞之怒遣舟師迎妹孫夫人夫人

兼弱八字尙書仲虺之言

劉備入益州

欲携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自是劉孫互有隙十八年春曹操東擊孫權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万攻破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万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船艦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仲謀權之字景升表之字也權為牋與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曰公不死權不得安操語諸將曰仲謀不欺我先是長江之役自春至夏北人不堪南方之熱軍中疾疫死者大半操懲前

曹操大舉復攻吳

劉表二子琦琮皆闒茸故云

冀州本魏地故稱魏公

鄴在冀州本袁紹都邑

敗。乃撤軍還。五月。献帝擧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更加九錫。車服袞冕擬天子。操嘗納董昭之言。望國公九錫。尚書令光祿大夫荀彧陳其不可。操不悦。是春。及東向濡須陽表彧功勞行丞相事。饋之食。彧發視。乃空器也。於是憂憤。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操百戰方畧多出於彧。操竊忌其能。遂及之。以故時人擧誹議操。十一月。魏公操定治於鄴。始置百官群寮。以擬朝廷。十九年夏。諸葛亮留関羽守荊州。

龐統中矢卒

劉備下劉璋以成都爲都邑

與張飛趙雲將兵破巴東。獲太守嚴顔。是時劉備圍劉璋子循於雒城。已一年。軍師中郎將龐統中流矢而卒。軍議校尉法正遺劉璋書。爲陳形勢强弱。以勸降。璋不荅。已而雒城陷。備進圍璋於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自巴東引兵來會。城兵聞之震怖。備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説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万。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不聽。遂與簡雍同車出降。備遷璋於公安。以成都定爲都邑。置酒高會。大賞諸將士功勞。自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以下進官職有差。初備之入益州也。荊州人劉巴説璋曰。備雄才也。入必爲害。備聞而怨巴。及既入。巴復説曰。使備居益州。如養虎於堂。必嚙其主人。不如拒之。璋不聽。璋遂爲所敗。備令諸軍生得巴。處之顕職。盡其器能。於是有志之士。無不競進争附。二十年春。献帝立貴人曹氏爲皇后。后魏公操之女也。初帝自都許以來。唯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彦常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帝

曹操殺議郎趙彦貴人董氏

曹操弑皇后伏氏及二皇子

幸董承女爲貴人。操復懼承奏時事。收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救。不能得。操遂以巳女入宮。爲貴人。皇后伏氏由是懷懼。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猶豫未發。事乃泄。操大怒。使尚書令華歆勒兵闔皇后宮。御史大夫郗慮入收皇后璽綬。時帝在外殿。引郗慮於坐。將有所言。適皇后被髪徒跣。行泣告帝曰。妾不能復相活乎。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郗慮曰。世有復如是之事耶。慮不對。遂牽后出。下暴室。以幽死。所生

曹操攻張魯

二皇子。皆酰殺之。皇后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先是魏公以鄴爲都邑。大興土木。築銅雀臺。置三貴人。日夜宴飲。関西諸將張魯等聞之。圖從乘輿於長安。以復漢業。魏公危懼。是歳七月。自將兵西至陽平。將擊関西。張魯知事不成。乃欲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万。閉関拒守。魏公攻之。月餘不能拔。士卒多傷痍。軍食且盡。魏公意頗沮。會前軍夏侯惇。許褚。夜迷路。誤入張衛別營。營中驚走。魏公以爲前軍拔敵營。即進兵攻衛本營。衛不能支。是夜引

兵遁。張魯聞陽平陷。遂委漢中。奔入巴中。時劉備自將兵出軍公安。與孫權爭荊州三郡。魏公主簿司馬懿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魏公曰。人苦無足。已得隴復望蜀耶。世祖所愧也。劉曄在坐。前說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関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此三人。人妖也。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而不取。後必爲憂。魏公不

漢世祖光武帝謂其將岑彭等曰。人苦不知足。已平隴復望蜀

三巴。巴東巴中巴西

南鄭在漢中

曹操爲魏王

魏王攻呉不能克

從。留夏侯淵張郃徐晃杜襲等。守漢中。劉備在江陵。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以東屬權。以西屬備。引兵還成都。是冬。張郃督魏軍。狥三巴。張魯在巴中。食盡兵散。出降魏軍。張郃進軍宕渠。巴西太守張飛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二十一年春。魏公操還鄴。詔進操爵爲魏王。先是孫權圍合肥。踰月不能拔。反爲魏將張遼所敗。僅以身遁歸。魏王以爲呉可擊也。是冬。治兵南軍居巢。權保濡須以拒。魏師攻擊。至明年春。未拔。

魏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二十六將屯居巢。權亦留周泰朱然徐盛等衆十餘万守濡須。劉備欲擊魏。諸將取漢中。遣張飛馬超呉蘭等屯下辨。魏王遣從弟曹洪率大兵拒之。二十三年春。曹洪已至漢中。與夏侯淵張郃等議將擊蜀軍。進屯固山。聲言斷敵軍後。曹休曰。師誠斷後道者。當伏兵潛行。今輒聲言之。適足使敵知其詐矣。宜及敵兵未集。急擊呉蘭。蘭敗。飛超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張飛馬超果走。休。魏王操之族子也。

魏蜀爭漢中

四月劉備自將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拒之備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發書徵益州兵七月魏王治兵自將擊劉備九月進至長安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恃勇突進魏王憂之常戒曰凡爲將者有時而怯有時而弱不可妄恃勇也當以勇行之以智計之若夫任勇匹夫之敵耳二十四年春淵與劉備相拒漢南（漢南漢水之南）殆一年矣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進營於定軍山淵恃勇來爭法正曰可擊也備使其將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忠乃斬淵及其將趙顒（蜀將黃忠斬魏將夏侯淵趙顒）張郃震懼棄廣石營走陽平魏軍於是失元帥士衆洶擾不知所爲備乘勝欲渡漢水攻陽平張郃以爲元帥新敗衆寡不敵乃欲依水布陣以拒郭淮曰是示弱也非計矣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敵半濟而後擊之備必破矣郃從之備疑其計輙不渡魏王引兵發長安自斜谷道進臨漢中劉備謂諸將曰魏王雖來無能爲也我必取漢中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魏軍運米北山下

（趙雲黃忠敗魏軍）黃忠欲取之引兵而出過期不還趙雲疑其有變將數十騎出視之値魏兵大至雲前突其陣且鬬且卻魏兵散復合追雲至營下雲入營偃旗息鼓開門以待魏兵疑有伏乃引去雲急麾兵鼓譟震動以勁弩射其後會黃忠引兵又戰魏兵驚擾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無算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矣（子龍一身都是膽）子龍雲之字也魏軍與備相守既久矣士卒皆長役往往逃亡魏王以爲漢中終不可守也引漢中諸軍還長安備（劉備取漢中）於是取漢中遣孟達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又遣義子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孟達軍攻上庸降太守申耽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劉備自立稱漢中王）立子禪爲世子進諸將官爵以鎭遠將軍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鎭漢中是月漢中王劉備還成都先是魏將曹仁入荊州屯樊蜀將關羽守江陵將擊曹仁八月羽自（關羽攻樊城）率衆向樊曹仁使別將于禁龐德等屯樊北會大霖雨漢水橫溢于禁等七軍皆漂沒禁與將士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魏將于禁降關羽）龐德在

關羽獲魏將龐德殺之

掎自後捉足也

城高二尺爲一板

堤上力戰不肯屈羽攻之益急時漲水浸盛德不
能支乘小船欲還樊城船殆覆德抱舩大呌曰我
寧爲水中鬼豈有屈節而降哉遂爲羽兵所獲或
勸德降不從羽怒殺之進攻樊城城爲水崩壞將
士恟懼皆曰今日之危非人力所支宜及羽圍未
合乘輕船而走汝南太守滿寵在城中乃曰漢水
之來也急其去亦速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
以南擾擾羽所以不敢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
棄樊去洪河以南非復我之有也冀將軍宜以死
守之仁從之乃沈白馬與軍人誓同心固守時城
中人馬纔數千城不沒水者數板羽以戰艦圍城
數重踰月不能拔十月魏王自長安還至洛陽陸
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吏應關羽羽令孫狼等爲
寇賊於是自許以南皆應羽魏王議徙許都避其
銳司馬懿謂魏王曰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若夫割江南以授權權必躡羽之後則
樊圍自觧魏王從之先是孫權爲其子求婚於羽
羽罵其使不許婚權怒至是聞魏王割江南圖除

關羽觧樊城圍

孫權至江陵荊州諸城皆降

孫權獲關羽殺之

關羽佯斥偏將軍呂蒙以校尉陸遜代蒙令遜遺
關羽書稱賛其功羽素憚蒙智勇聞其所斥意頗
安以爲遜等與我親無復所嫌乃撤江陵兵悉赴
樊羽已得于禁等人馬數万且併江陵兵皆在樊
城下糧食闕乏羽乃縱兵鹵掠湘東陸遜聞狀於
孫權權曰可乃使族孫皎及呂蒙先襲江陵十月
魏王發雒陽南救曹仁先鋒徐晃將步騎五千破
羽圍斬其二將羽遂撤圍退呉將呂蒙已入江陵
釋魏將于禁因存恤飢寒疾病以待孫權至關羽
聞江陵已陷即南走曹仁欲追之其將趙儼諫曰
若深入追羽孫權必改圖棄彼以生患於我矣此
魏王所深慮請審計之仁乃止會孫權至江陵漢
中王所置荊州諸城長吏皆降於權關羽孤窮乃
西保麥城權使人誘之羽僞降因遁走兵皆觧散
所從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走路璋司
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權命斬之初孫權
入荊州也遣魏王書請以討關羽自效稱藩於魏
魏王納之悉召張遼等諸軍戍江淮者還至是魏

孫權稱臣於魏漢以火德王故權欲使操加其上也

王表權爲票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使入貢又遣所虜魏將朱光于禁等歸上書稱臣於魏魏王以權書示群下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而殿下功徳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僻陋遥稱臣此天人之應殿下宜正大位魏王曰若天命在吾則吾爲周文王矣

周文王使其子發等奪殷政曹操亦欲使其子丕奪漢室故云爾

閩清外史卷之七終

三國疆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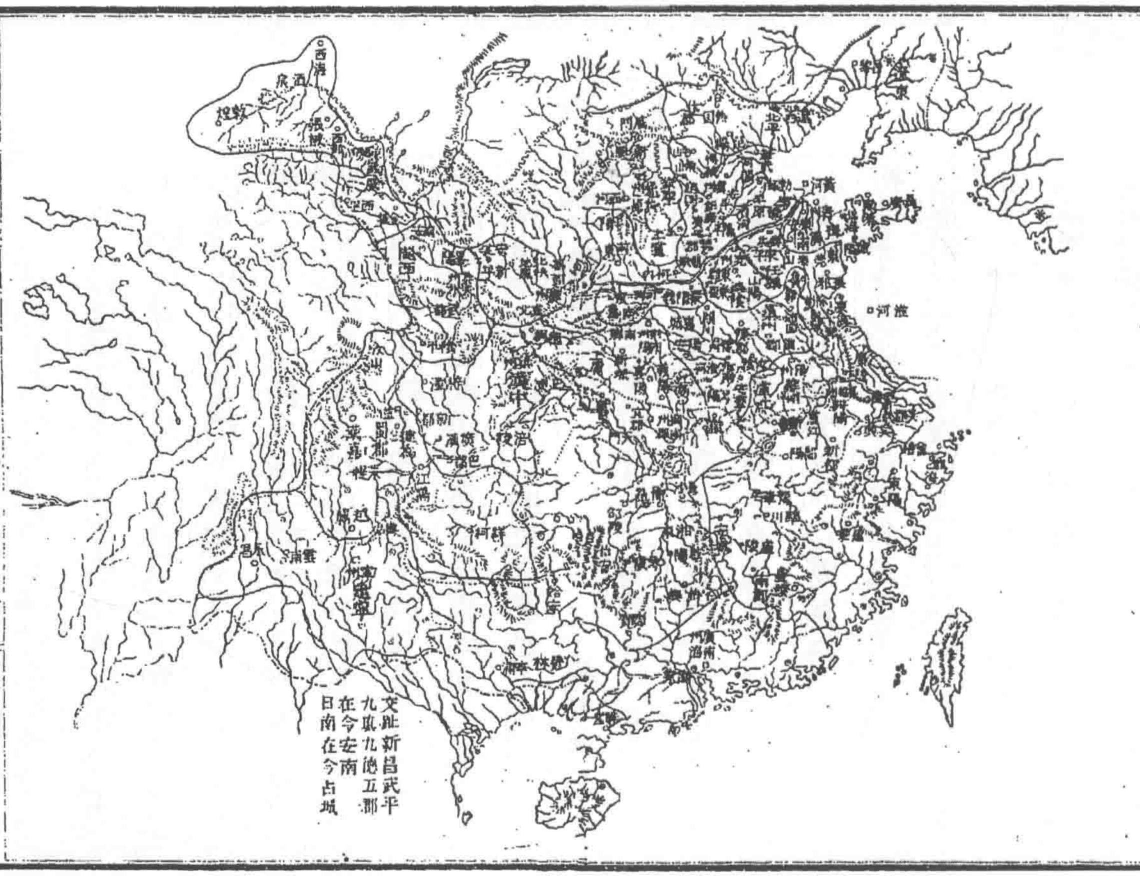
周清外史　卷之八　圖　萬笈閣藏版

魏 姓曹都洛陽
○武王　文帝　明帝　齊王　元帝

蜀 姓劉都成都漢景帝之後
○昭烈帝　後帝

吳 姓孫都建業
○大帝　會稽王　景帝　烏程公

以上　漢末三國



周清外史卷之八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閲

劉氏後記

魏　蜀　呉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求知其所據

魏之先不詳或云本姓夏侯氏漢靈帝時沛國譙人夏侯嵩之子操爲中常侍曹騰所養因以曹爲姓虎賁中郎將袁紹惡宦官專横無少長悉誅滅操亡匿陳留乃得免禍操少而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心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亦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又謂操曰子未有名望宜交許劭劭汝南名士好覈論人物每月更設品題都試器才稱曰月旦評爲操因徃汝南叩劭問曰我是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輙答操刼之劭曰子

治世能臣亂世姦雄以嘲曹操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已而爲驍騎校尉疾董卓僭横變姓名間行東歸陳留散家

財聚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皆謀討卓操推袁紹爲盟主欲進據成皐爲卓軍所敗轉徇濟北収黄巾餘黨數万人皆精鋭敢死號曰青州隊時卓已伏誅而紹割據冀州不敢勤王事操欲通志京師與河南太守張楊交結遣使請勤王事當是時漢室衰亂卓餘黨李傕郭汜等用事獻帝嘉操志詔授兗州牧於是操軍大振定治於許及帝還入洛陽拜操大將軍録尚書事操威權傾内外遂徙帝於許挾以號令四方已而徙治於鄴立爲魏王建

漢建安二十五年即魏黄初元年

安二十五年正月自樊還至洛陽尋薨世子丕嗣立爲魏王是歳十月魏王丕逼獻帝遜位宜言稱

魏王曹丕即帝位

受禪即皇帝位於繁陽追尊父操曰武王國號魏貶漢獻帝爲山陽公改元曰黄初元年丕弟植性機警才藻敏贍父操愛之封爲臨菑侯丕常憚之至是稱植飲酒悖慢貶爲安鄕侯時人以丕不爲直十二月魏主丕營洛陽宮自鄴徙居焉是時蜀人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劉備發喪制服

漢中王劉備即帝位

奉謚曰孝愍皇帝明年四月備即皇帝位於武擔

漢建安二十六年即蜀章武元年

之南定都成都國號蜀漢改建安二十六年曰章武元年即魏黃初二年也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備字玄德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時人呼曰大耳公初與關羽張飛友善俱圖漢室興隆而百折間關不得志至是銳意紹劉氏之遺統也備深恥關羽敗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者曹操而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

張飛遇害死

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皇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猝解此非策之上者也諸將亦多言之備不聽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備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檛健兒而置之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不悛臨師出飛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降孫權備曰噫飛亦死乎七月備自率諸軍擊權權遣使求和不許破權將李異

蜀主伐吳

劉阿等於巫峽進軍秭歸權使大都督陸遜等八將以步騎五万拒之遣使於魏奉章稱臣於曹丕以修好魏諸將皆賀獨劉曄陳其不可曰孫權無故修好必內有急權前殺關羽劉備忿怒乃大興師欲雪恥於吳吳蜀阻山依水以自相恃此小國之利也今又自相攻天両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遂不能久存魏主丕曰夫人稱臣修好而伐之無乃不可乎不若且修好而襲蜀之後

魏主表孫權為吳王

蜀章武二年即魏黃初三年

黃權諫蜀主弗用

也曄曰蜀遠吳近我欲遠伐蜀備必班師以拒今備怒攻吳聞我擊吳爭先奮進入吳未必抑怒救吳矣此天先亡吳而後及蜀故曰天両亡之也丕弗從表權為吳王先是吳王權取荊州居公安已而徙鄂更曰武昌至是大城武昌以都焉章武二年二月蜀主備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泝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之陛下宜為後鎮備弗從以權為鎮北將軍往督江北諸軍備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

> 猇歸之役

軍夷道猇亭。呉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猝攻。攻之或不利。損我軍機。非小故也。諸將不之悟。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五月。備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立數十屯。以將軍馮習為大都督。張南為前部都督。與對持。六月。備遣將軍呉班將數千人。立營於平地。呉

> 陣不據險以誘致敵

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不可擊矣。備知其計不行。乃撤伏兵。七月。陸遜將進與蜀軍戰。諸將皆曰。攻蜀軍當在初。今入我地五六百里。相守

殆一年矣。而要險皆已為敵所據。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劉備老猾。嘗事更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犯也。今住已久。兵疲意沮。與此掎角。正在今日。遂縱兵攻一營。不利。諸將曰。是徒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諸軍士卒各持茅一把。乘風

> 呉陸遜大敗蜀軍

放火蜀營。剋期齊攻蜀軍。大敗四十餘營。皆陷。馮習張南死之。別將杜路劉寧降呉。蜀主登馬鞍山。收敗卒以拒遜。督諸軍四面蹙之。備兵土崩。死者万數。備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陸軍

資。一時蕩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遜已破蜀軍。呉王稱其方畧得宜。加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大都督如故。蜀主在白帝城。呉將徐盛潘璋宋謙等皆言備必可擒。請復攻之。呉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呉討備。內實有姦心。不可不謹也。遜引兵還。初蜀相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及帝伐呉而敗。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

制主上東行。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孝直。正之字也。時鎮北將軍黄權在江北。道絶不得還。遂率其

> 蜀主悔不用黄權諫遂取大敗

衆降魏。備聞之歎曰。吾負黄權。遂以取此敗。悔不及。權之降魏。吾罪也。待遇其妻子如初。呉王權遣

> 呉使趙咨與魏主術對

中大夫趙咨於魏。告破蜀軍。且謝修好。魏主丕問咨曰。呉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問其故。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

> 三州荊揚交

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

難悍也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丕曰。吳王頗知學乎。對曰。吳王浮江万艘。帶甲百万。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万。江漢爲池。何難之有。丕曰。吳如大夫者有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主欲得任子於吳。與盟。遣使求之。吳王辭謝不受。魏主怒。欲伐吳。劉曄曰。吳新勝蜀。上下

魏大挙伐吳

齊振。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弗從。九月。遣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向濡須。曹眞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兵凡四十万人。齎一年食。以進。吳王使呂範率舟師拒曹休等。朱桓擧濡須兵當曹仁。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魏主使人謂吳王曰。吾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徒。遠臨江漢。若任子至。吾即辭兵耳。吳王不答。遂與魏絶。廢其黃初三年。改曰黃武元年。自督兵臨江拒守。十一月。魏主率後軍南進。至宛。時曹休等軍洞口。與呂範相持。

吳始建元曰黃武元年即魏黃初三年也

會暴風。範兵船漂流。至休營下。休兵擊之。範兵潰亂。休欲乘間渡江。吳別將朱桓以舟師救範。範收軍退江南。曹仁使臧霸追之。不利。別將尹盧死之。是月。吳使大中大夫鄭泉聘於蜀。蜀亦使大中大夫宗瑋報之。於是吳蜀復通。魏黃初四年正月。曹眞張郃等破吳將孫盛。據江陵中洲。曹仁亦以步騎數万擊濡須。朱桓依險偃旗鼓。示虛弱以誘仁。仁遣其子泰及別將常雕王雙。自爲泰等後援。俱冒險而進。桓兵擊破常雕。斬之。泰辟易歛戰而退。

吳將朱桓破魏軍

桓縱精騎追擊。大敗之。虜王雙。仁泰俱走洞口。先是吳將朱然代呂蒙守江陵。曹眞已破孫盛。以大兵圍江陵。諸葛瑾將万餘人擊眞。欲以解圍。爲夏侯尚所敗。於是江陵中外斷絶。城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攻之甚急。朱然晏如無恐意。呂蒙嘗語吳王曰。朱然膽守有餘。至是城中將士皆服然之膽度。然方厲將士。伺敵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已六月。不能拔。作浮橋。自中洲南北往來。以攻。董昭聞之。說魏主曰。一旦江水暴漲。浮橋

吳將朱然膽守有餘

魏主斂軍而還

不足恃。淛中兵恐非魏之有也。未幾大雨水漲。魏兵在中淛者。并浮橋悉漂沒。吳等遂解圍而退。此時魏諸軍大疫。死者過半。魏主憂之。下命悉罷諸軍。四月。魏主自宛還洛陽。初魏主問計於賈詡。對曰。孫權本尚德化。陛下若先文後武。平吳不難矣。今以兵威爭之。不知其孰勝也。魏主不納。軍竟無利。是月。蜀主備在白帝城病篤。召丞相亮命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副。乃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計。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備又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彊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尋殂。謚曰昭烈皇帝。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改元曰建興。尚書鄧芝謂亮曰。主上幼弱。新即尊位。宜遣大使申修吳好。亮曰。吾已思之。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

蜀主劉備殂謚曰昭烈皇帝
蜀太子禪立改元建興

四州荊揚梁益
重險斜谷道劍閣道
三江松江錢江陽江

問其人。亮曰。即使君也。遂以芝爲中郎將。往修好於吳。十月。芝至吳。吳王狐疑。不輒見芝。芝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於是吳王見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而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立天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一旦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以討。爲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與蜀連和。吳黃武二年。即蜀建興二年二月。吳王使中郎將張溫聘於蜀。自是吳蜀信使不絕。七月。魏主丕如許昌。欲大興師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魏土廣邈。民人稀少。用之復伐吳。臣未知其可也。若夫養民墾田。十年而後用之。則一舉破吳必矣。丕曰。如卿意。則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丕弗從。八月。

蜀吳連和信使不絕

魏主復伐吳不戰而還

自將水軍浮淮如壽春遂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併作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江乘聯亘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泛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丕望見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會暴風漂蕩船幾覆沒丕畏而班師魏黃初六年即吳黃武四年八月魏主以舟師入淮復伐吳十月進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万旌旗數百里遂欲渡江入吳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江水氷合舟船不得前丕因歎曰嗟乎天所以限南北也遂還吳將孫韶

魏主復伐吳敗歸

遣部將高壽等率敢死士五百人間行要魏主歸路魏主驚走魏軍大崩壽等獲魏主副車羽蓋以還於是魏戰艦數千皆爲吳兵所奪魏主還至精湖水稍涸盡船不得行中郎將蔣濟募士民數万人鑿地道數百里引淮水注湖月餘船乃得行至明年正月還洛陽魏主謂蔣濟曰吾不從諸將諫止以大兵臨長江已再四遂不得渡是行也微子吾殆不得還自今討吳計策善思論之先是益州郡帥雍闓殺太守正昂降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

蜀相諸葛亮伐南夷平之

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等拒不入闓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諸夷皆應之丞相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関息民居三年亮率衆討闓至南中所在皆勝斬闓及夷酋數人孟獲素爲諸夷所服因收闓餘黨以拒亮亮擊破之擒獲由是南夷率服終亮之世不復叛南夷已平亮欲自

永安即白帝城

出軍漢中北取関中大糾合士衆積聚糧食尚書令李嚴知後事留護軍陳到鎭永安魏黃初七年

魏黃初七年魏主曹丕殂太子叡立改元太和

五月魏主丕殂謚曰文皇帝太子叡即位改元太

孫權攻江夏不能克

和大將軍曹真陳群司馬懿受遺詔輔政吳王權聞魏遭大喪是秋八月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欲發兵救聘魏主叡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欲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是魏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會至江夏吳寇來攻乃發所經縣兵及所自率步騎千餘人乘山舉火吳王以爲援兵大至俄撤軍還是時吳將諸葛瑾侵襄陽魏遣司馬懿擊破之斬瑾部將張霸魏將曹真亦破瑾别將於尋陽吳丞

相陸遜上表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王報曰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就遜及諸葛瑾損益之時番陽人彭綺起兵自言爲魏伐吳魏諸將以爲因是攻吳必有所克魏主以問中書令孫資資曰番陽豪傑前後數有擧兵者衆弱謀淺乃輙潰散昔文皇帝嘗論江東形勢言洞浦殺万人破數千艦數日水軍復會江陵受圍累月我兵不能拔孫權栽以數万兵據有江東而其土地無

崩潰者是其法令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是論彭綺恐未足爲權腹心之疾也魏主黙思良久忽有飛使報言吳將胡綜周魴等破彭綺軍生獲綺番

魏主厚重孫資

陽復爲吳之有魏主於是益重資蜀建興五年三月丞相諸葛亮率諸軍北軍漢中臨發上疏曰先

出師表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府中將軍之營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倶爲一体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中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擧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毎與臣論此事未甞不歎息痛

桓靈漢桓帝靈帝

侍中郭攸之費禕尚書侍郎董允長史張裔參軍蔣琬

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戸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

大事謂討魏也

瀘水在南中。不毛謂南夷之地瘠薄不生草也

中原指長安洛陽

討賊伐魏也

雅言忠言也

之間。兩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

諸葛亮引兵北進

太祖魏武王曹操也

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出屯於沔北陽平石馬。魏主叡聞亮軍漢中，欲發兵就擊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太祖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道已險遠，費力廣大，此誠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守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强寇，鎭靜强場，而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

蜀建興六年

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疲敝。魏主從之。

蜀建興六年春，諸葛亮將攻關中。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都督關中，鎭長安。楙，魏主之婿，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弃城走。公乃從斜谷入，二十許日可以會軍。如此則一擧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也，不如從坦路先取隴右之無虞，乃揚言曰：由斜谷進取郿，而使將軍趙雲鄧芝等爲疑兵，據箕谷。於是魏大將軍

諸葛亮取祁山

魏主勒兵如長安

魏將張郃大敗蜀軍

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自率大軍轉攻祁山。守兵見亮陣整齊，號令明肅，不戰而走。天水南安安定皆望風應亮，關中響震。魏主自勒兵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督步騎五万西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蜀主備臨終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及攻取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擧措煩擾，捨水據山。張郃絕其汲

諸葛亮戮參軍馬謖

得臣死而楚軍不振。故晉文悅之

楊干晉公子。魏絳晉大夫

諸葛亮以王平爲參軍

兵法所謂致人者是也

道擊大破之。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退據漢中。收謖戮之。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晉文公悅之。今天下不定。而殺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曰。孫武子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當四海分裂。兵戈相交之時。若夫廢法。何用討賊哉。初謖之未敗也。裨將王平連規諫謖。謖弗從。及敗。衆盡奔散。惟王平所部千人。樹旗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肯擊也。於是王平合諸營收敗卒。徐徐還漢中。亮已誅馬謖及將軍李盛。

奪將軍黃襲兵。特崇顯王平。加拜參軍。擔當屯營機務。是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收兵而還。魏將曹真討安定等三郡。平之。三郡復爲魏之有。真以爲諸葛亮懲於箕山。後必自陳倉出。乃使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四月。魏主叡引兵還洛陽。諸葛亮駐漢中。引咎責躬。厲將士。講武以爲後圖。戎陣簡練。民忘其敗矣。呉王權欲取揚州。使鄱陽太守周魴譎挑揚州牧曹休。休不知其所欺。率步騎十万南向皖。於是魏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

孫子可以往難以返曰挂地

呉將陸遜大敗魏軍

道俱進。八月。呉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勒三万人。擊休。休始知所欺。而恃其衆。欲與戰。朱桓言呉王曰。休本以魏主戚族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走。敗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隘。若以万兵塞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得。臣請以所部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致。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万世一時。不可失也。呉王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魏尚書蔣濟前將軍滿寵謂魏主曰。休深入

虜地。與權精兵對持。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休雖明果。今所從背湖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挂地也。宜深爲之備。魏主意未悟。曹休已與陸遜戰。遜使朱桓全琮。縱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擊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万餘人。悉奪軍資輜重。魏將賈逵欲自東關引兵與休合。休已敗走。逵進退路塞。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以爲奮進出敵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膽也。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呉人望見驚走。逵遂與休合。休乃得退。因上

後出師表

書謝罪。魏主以宗室之故。不問其罪。休慚憤疽發背而卒。滿寵代都督揚州。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多東下。關中虛弱。出兵擊魏。諸將多疑惑。爲亮復上疏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

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漢高祖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而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困於南陽謂爲張繡所敗險於

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

烏巢謂官渡之役擊淳于瓊偪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單于戰白狼山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危於祁連謂圖袁尚於祁連山昌霸海賊昌豨也操累攻不能下李服王服也與董承等圖殺操夏侯淵守漢中爲劉備所敗事皆見於前

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

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

夏侯夏侯淵也秭歸之敗在蜀章武二年

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書入

諸葛亮圍陳倉不能拔

是歲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乃不能拔。使人說守將郝昭。致城降。昭不應。時昭兵僅千餘人。亮度東救未能便到。進兵急攻之。昭力拒堅守。亮晝夜進攻二十餘日。魏大將軍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昭。魏主召張郃於方城。使往擊亮。乃謂郃曰。卿到閑右之日。恐陳倉陷。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乃晨夜進軍。未到陳倉。亮果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之。亮返戰斬雙。奪其軍資輜重而還。蜀建興七年。即魏太

吳王孫權自立即帝位。改元黃龍

和三年春。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赴救。亮聞之。自出至建威。要擊淮。淮敗而退。亮遂拔二郡。四月。吳王孫權即皇帝位於武昌。改黃武八年。曰黃龍元年。遣使往告蜀。蜀人皆言。與吳交結。於事無益。而名實不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弗聽。陳其可和之利。遣使賀吳主稱尊號。約與共滅魏。中分天下。九月。吳主權復遷都建業。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吳黃龍二年。即魏太和四年冬。吳主權欲攻合

吳主權攻合肥不能克

木牛製詳於諸葛亮集

肥。魏將揚州都督滿寵召兗豫三州兵。以拒權。見其有備而退。於是兗豫諸將欲罷兵。寵以為吳主大擧而退。非本志矣。此欲必偽退以罷我兵。乘虛掩不備也。乃不罷兵。後十餘日。吳兵果來攻合肥。不克而還。蜀建興九年春。諸葛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理後事。自率諸軍出圍祁山。亮以為我攻關中已再三。每苦糧穀不繼。乃創製機関木牛以運。一牛載一人一年之糧。日行二十里。數百千牛。連蹄相馳。雖險路崎嶇。無有淹滯。時人驚其便益。是時

諸葛亮取上邽之麥

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命大將軍司馬懿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禦之。懿留曜陵二將及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向上邽。費曜等逆戰。亮擊破之。因大芟刈其麥。懿自來戰。亮復擊卻之。懿斂軍依上邽之東險。兵不得交。亮乃引還。懿躡亮後至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求戰不得。顧我利在不戰。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必固守可止屯。因為奇兵。示出亮後。而不輙進前。是以長計制敵也。今亮軍孤食少。必自引去

魏兵畏亮如虎

蜀軍大敗司馬懿張郃

諸葛亮復殺張郃斃之

矣。懿弗聽。然山路險阨。亦恐有蹶跌。結營不肯戰。賈詡魏平等諸將。數請戰曰。公畏亮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五月。使郃攻蜀將何平於南圍。懿自據中道擊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大敗司馬懿張郃兵。獲甲首三千。懿郃走保鹵城。六月。亮以糧盡班師。懿復使郃追之。郃進至木門。亮乃返戰。乘高伏弩。飛矢雨注。射斃張郃。郃即死於是。魏軍奔散。皆言寧遇虎。勿值亮軍。亮亦收諸軍。解祁山圍而還。責李嚴以運糧不繼。嚴佯驚曰。軍糧饒足。

諸葛亮黜中護軍李嚴

吳嘉禾二年公孫淵稱臣於吳

公何以便還。因歸罪督運令岑述。亮不服。手疏其顛末。以糾彈嚴。嚴辭塞。亮怒其詐。命免嚴官。削爵土。魏侍中劉曄。以辯論爲魏主所親重。太和六年冬。魏主將伐蜀。群臣咸曰不可。曄入與主議。則曰可伐。出與諸僚言。則曰不可伐。或謂主曰。曄不盡忠善。常逆上意所趨而合也。請嘗試之。帝因驗曄言情果相反。由此稍疏曄。曄遂發狂。以憂死。魏主乃止伐蜀。吳嘉禾二年正月。遼東太守公孫淵。遣使奉章稱臣於吳。淵。康之子。康之父度。漢靈帝時。爲

張昭諫吳主

遼東太守。爾來至淵三世。在遼東定治襄平。及中國爭亂。不敢入貢。又不與諸將交通。至是始通於吳。吳主權大悅。遣使賜寶貨及兵万人。封爲燕王。吳人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送使者而已。吳主弗聽。婁侯張昭曰。淵畏魏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我使者不得返。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主弗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

公孫淵叛吳降魏

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衷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在於此耳。因涕泣。吳主擲劍於地。爲與之對泣。然遂遣使者封淵。昭怨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恚。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誓不復出。已而淵知吳遠難恃。斬吳使者。送首於魏。悉沒吳所贈兵戎寶貨。表無貳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孤年六十。世事難易。無所不嘗。近爲鼠兒所誘辱。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

鼠兒頭以擲於海。爲顏復臨万國。縱令我顛敗。不以爲恨。陸遜及尚書僕射薛綜尚書陸瑁等上疏固諫。吳主乃止。數遣中使慰謝張昭。以入朝。昭固不起。吳主過其門。自呼召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固不出。吳主又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先是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已三年矣。蜀建興十二年春。亮率衆十万。由斜谷入關中。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

流馬製辭於諸葛亮集

亮復攻關中

月。至郿。軍渭水南。魏將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初懿知亮必上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爲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謂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我之利也。懿因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擊却之。亮前日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分兵屯田。爲

諸葛亮屯田爲久駐之基

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五月。吳主入居巢。向合肥新城。衆號十万。又遣陸遜諸葛瑾將万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揚州牧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將軍田豫陳其不可。魏主敕以豫說爲是。敕諸將堅守。勿交鋒。使護軍秦朗督步騎二万。助司馬懿禦蜀軍。敕懿等堅壁拒守。自率衆十餘万。東向江淮。以救寵等。時吳軍疾疫。死者甚多。聞魏主率大兵奄至。吳主引去。陸遜諸葛瑾殿諸

吳大舉伐魏不戰而退

軍而退。於是魏諸將皆言。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已久矣。宜西如長安。以助懿軍聲。魏主曰。權已走。亮膽應破。懿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巡壽春而還。先是漢山陽公劉協殂。八月。魏主敕發喪葬禪陵。謚曰孝獻皇帝。漢自高祖皇帝至孝獻皇帝。凡二十四世。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肯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巾幗婦人喪冠也。以嘲其怯懦。懿怒。乃欲出戰。以有魏主堅守之敕。不復出矣。亮遣使者至懿軍。請戰。懿不肯

漢山陽公殂。謚孝獻皇帝

諸葛亮遺司馬懿巾幗婦人之服

蜀丞相諸葛亮卒於軍中

言戎事。乃問亮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寢。罰二十以上。皆親視。爲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未幾亮病篤。蜀主禪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且請曰。如公百年之後。誰可任大事者。亮曰。蔣琬其宜也。又請琬之後。誰可繼者。亮曰。費禕可以當之。又問其次。亮以爲費禕之後。蜀無其人。蜀之命數終禪身。乃曰。禕終之後。非吾所知也。是月。蜀丞相諸葛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奉亮尸而出。

死諸葛走生仲達

諸葛亮謚忠武

司馬懿聞之。自率兵追躡。蜀護軍姜維令儀反旗逆戰。懿懼而走。不復敢追。姜維楊儀等。結陣徐退。至斜谷發亮喪。時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仲達。懿之字也。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懿案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蜀軍悉還成都。蜀主賜亮諡曰忠武公。初亮表蜀主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有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竟如其言。吳人聞諸葛亮卒。

公孫淵叛魏

魏景初二年司馬懿伐遼東

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蜀人聞之。亦增永安守兵。以備不虞。先是公孫淵稱臣於魏。而惡魏主篡盜滅漢室。常與賓客語之。魏主聞而大怒。青龍四年遣幽州刺史毋丘儉討之。淵遂反。儉不利而退。淵乃自立爲燕王。誘同鮮卑單于侵擾北邊。魏景初二年春。太尉司馬懿將兵四万討淵。魏主謂懿曰。淵用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魏主曰。然則三者

公孫淵復称臣於吳以求救

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臣非所豫知。度臣往還攻戰。一年而足耳。遂發。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於吳。以求救。吳人欲戮使者。雪前年之辱。或諫吳主止之。吳主乃佯謂淵使者曰。孤必與淵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淵憂之。因慰諭遣歸。六月。司馬懿進軍至遼東。淵使卑衍楊祚將步騎數万以拒魏。諸將欲擊之。懿曰。彼所以堅壁者。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彼大衆在於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示出

魏將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

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懼。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進圍襄平。會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月餘雨不止。平地水及數尺。魏將皆欲移營。懿弗聽。淵衆恃水。樵牧自若。魏將皆欲擊之。懿復弗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計糧食攻之也。況呉蜀救至。未可測乎。今彼衆我寡。彼飢我飽。況呉人不必來救。水雨乃爾。雖方促之。亦何所益。吾自發京師。毎憂淵走。今淵屯一處。糧食垂盡。而我圍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自驅之也。夫兵者詭道。因事制變。是謂善用兵。彼憑衆恃雨。雖飢困。未肯束手。我當示無能以安之。爭小利以驚之。非計也。已而雨霽水落。懿乃合圍。晝夜攻之。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

公孫淵敗死。遼東屬魏

多。其將楊祚等出降。八月。淵使王建柳甫。請解圍卻兵。懿怒建等失辭命。命斬之。淵復遣衛演。乞刻日送任子。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淵不肯面縛出降。又不肯棄城出走。此自決死也。送任子盍無益。居數日。城兵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懿縱兵急追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遼東乃平。

魏主曹叡殂。諡明帝。齊王芳嗣立

三年正月。魏主叡病篤。太尉司馬懿入見。魏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卿。卿與大將軍曹爽。輔少子齊王芳。以爲政。尋殂。諡明帝。明帝素好土木。嘗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又嘗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鑄黄龍白鳳。高三四丈。置内殿前庭。大起土山於芳林園中。蓄珍禽異獸。陳群辛毗等群臣多上疏諫之。明帝深納之。然遂不悛。齊王芳嗣立。甫八歲。改

魏改元正始

元正始。曹爽之黨何晏丁謐等。憚司馬懿威權甚

魏正始五年卽蜀延熙七年魏將曹爽伐蜀

熾。容與爽謀。陽尊懿爲太傅。以制其權。爽眞之子也。其黨李勝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爽伐蜀。司馬懿止之。弗聽。正始五年。卽蜀延熙七年春。爽西至長安。發兵十餘万。與姑之子征西將軍夏侯玄。進軍自駱谷入漢中。時蜀大司馬蔣琬。提重兵屯涪水。漢中守兵不滿三万。諸將恐怖。欲守城不出。以待琬兵。參軍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敵若得關。便爲深禍。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自爲後拒。若敵分向金谷。平亦分兵下臨之。比軍相對

魏將曹爽軍無利而退

持。琬軍必至。此上計也。諸將皆疑。唯護軍劉敏與平同議。遂領部兵。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里。已而蜀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魏大將軍曹爽。率大兵向興勢。險路凶隘。運糧不給。兵民飢困。號泣之聲。滿山谷。是時蜀將蔣琬費禕並率兵至漢中。蜀軍大振。魏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勸急引去。鄧颺李勝弗聽。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之事。我請斬之。爽不悅。司馬懿遺夏侯玄書。勸引還。於是爽遂撤軍退。費禕進據三嶺。以

截。爽歸路。爽爭險苦戰。僅得過。然兵衆輜重。死沒略盡。魏主芳尚幼。郭太后參與政事。曹爽悍之。用李勝鄧颺丁謐等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自擅內外庶務。多樹親黨。屢變易制度。太傅司馬懿不能禁。遂與爽有隙。居二三年。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爽益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天子。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爽弟羲深以爲憂。涕泣諫止之。爽弗聽。懿佯稱病日革。與人對言。口舌艱澁。語意錯亂。李勝嘗過懿。見其形氣。心神已離。以爲懿少而病風痺。令復

魏嘉平元年司馬懿殺曹爽

發動。因告爽曰。太傅疾病。遂不可起矣。僕與明公。無復虞耳。於是爽不設備。嘉平元年正月。懿與其二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稱受太后令。舉兵攻斬爽。并收爽二弟羲訓。及其黨何晏鄧颺丁謐呂軌李勝桓範張當。悉誅之。魏主以懿爲丞相。加爵九錫。懿固辭不拜。三年八月。太傅舞陽侯司馬懿

魏嘉平三年丞相司馬懿卒　吳太元二年吳主孫權殂謚曰大帝太子亮嗣立改元建興

卒。謚曰文宣。吳太元二年春。吳主孫權疾病。召諸葛恪等數人。屬後事。恪瑾之子也。四月。吳主殂。年七十一。謚曰大帝。太子亮嗣立。改元建興。初吳大

吳將諸葛恪築東興兩城

魏伐吳

帝築東興堤遏巢湖。以利舟師。已而使將軍全琮入淮南。決芍陂。爲魏所敗。後不復脩治。大帝殂之秋。太傅諸葛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堤。左右依山峽。築兩城。各留兵。令全端留略守之。魏將司馬師。諸葛誕王昶。胡遵毋丘儉等。皆欲乘吳大喪伐之。獨尚書傅嘏陳其不可。司馬師等弗從。十二月。昶向南郡。儉向江陵。以遏應援。而遵誕率衆七万攻東興。吳將諸葛恪聞警。將兵四万。晨夜兼行救東興。遵敷諸軍作浮橋。濟兵於堤上。分攻左右兩城。

堨音遏。以土壅水曰堨

吳諸葛恪等大敗魏軍

城在高峻。不可猝拔。恪以冠軍將軍丁奉及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兵甚緩。若敵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急赴之。自率部下三千人。徑進至東関。時烈寒大雪。遵等在東関。置酒高會。不知吳兵至。奉謂部下曰。立功顯名。正在今日。諸君其努爲。乃令兵裸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不即嚴兵。奉乘上流鼓譟。斫魏前營。破之。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爭渡浮橋。橋壞斷。自投水相踏藉。前部督將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戰没。死者數万。綜故

諸葛氏之名震三國

吳叛將。數爲吳害。吳大帝切齒惡之。至是吳兵獲綜首。獻恪。是役也。以東興兩城之固。大敗魏軍。吳所獲車乘舟船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諸葛恪等諸將。振旅而還。薦綜首於大帝廟。初諸葛瑾事吳。弟亮事蜀。恪少小受兵法於叔父亮。至是諸葛氏之名。震於蜀吳魏三國之間。魏將王昶。毋丘儉在江陵南郡。聞魏軍東関之敗。各燒屯營還。諸葛恪忸勝。欲復出軍。諸將多諫之。弗聽。吳建興二年春。恪發衆二十万。自將攻畧淮南。蜀發兵數

吳孫峻殺諸葛恪

万屯永安。以爲吳聲援。恪進圍新城。至秋不能拔。師老兵疲。蜀軍亦糧盡而退。八月。恪軍無利而還。由是衆庶失望。怨讟大興。已而恪欲出兵取青徐。御史大夫孫峻構恪於吳主。十月。吳主與峻置酒。召恪。恪入坐。峻乘間斫恪。恪驚起。峻曰。有詔誅之。恪已所殺。峻矯詔誅夷恪三子及弟融。外甥張震。朱恩等。吳主以峻爲丞相大將軍。吳國稍亂。魏將文欽驍果絶人。爲曹爽所寵。及爽誅死。怨望大將軍司馬師。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

魏毋丘儉文欽起兵於壽春

玄豊皆所殺太尉王凌亦已自殺儉不自安乃與文欽交結正元二年春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以討司馬師爲名師自將擊之呉丞相孫峻率諸將向壽春欲乗儉欽出戰之虚取之是時司馬師進屯汝陽以爲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誘説脅迫至於此耳聞我大兵至必瓦觧矣命諸軍堅壁高壘以待青徐兗州之兵儉欽腹背受敵不知所出將士奔散殆不支欽遂降呉儉北走途所殺鎮東大將軍諸葛誕入守壽春城太尉舞陽侯司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謚忠武

馬師還許昌病卒謚忠武師懿之長子也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初中書令李豊受寵於魏主數入與語司馬師知其議已誘致殺之收其黨夏侯玄張緝等拷殺魏主意不平師與弟安東將軍昭謀勸兵廢魏主芳復爲齊王迎立文帝

高貴鄉公髦爲魏主

長孫高貴鄉公髦爲魏主改元正元郭太后深疾司馬師擅私於是毋丘儉文欽等希太后旨遂及之無幾魏叛將文欽爲呉丞相孫峻言伐魏之利

呉太平元年丞相孫峻暴卒

峻用其計太平元年秋遣諸將入淮泗以圖青徐

峻自送諸將於石頭遇暴疾卒魏安東將軍諸葛誕守壽春知司馬氏有禅代之志務収衆心欲以赴帝室之難大將軍司馬昭聞而憚之矯詔召誕誕恐其誅不肯赴召稱臣於呉以請救魏甘露二年六月昭奉魏主髦及太后郭氏討誕號見兵二十六万進圍壽春呉遣文欽朱異等將精兵三万救誕爲魏軍所敗大將軍孫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復使朱異進觧壽春圍異復爲所敗走投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斬異

魏司馬昭伐諸葛誕於壽春殺之

引兵還建業綝峻之從弟也諸葛誕城守自夏至冬外援已絶糧食殆盡乃欲衝圍走呉將文欽在城中説誕曰魏無歳無事軍民皆疲今攻我一年内變必起奈何捨此以乗危已而欽復謂誕曰敵已無備可以戰矣誕及其將唐咨等皆以爲然出戰於南圍不利還入城於是城中將士多降魏欽欲盡出誕士卒與呉人堅守誕弗聽由是爭恨互相疑誕遂誘殺欽欽子鴦虎奔降魏魏將司馬昭聞城中亂四面急攻自冬至春誕益窘廹率麾下

數百人出戰魏將司馬胡擊破之斬誕拔乃陷魏主還洛陽詔以司馬昭爲大相國封晋公賜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固辭不受先是呉主亮惡丞相孫綝專恣將除之事泄是歳九月綝勒兵廢亮爲會稽王迎瑯邪王休爲呉主改元永安魏甘露四年正月魏人上言黄龍見寧陵井中群臣以爲吉祥魏主曰龍者君徳也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屈身於井中非嘉兆也作潜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詩惡之先是魏主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年五月

魏甘露五年

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猶且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乃欲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切諫魏主弗聽經奔白太后及昭昭使弟屯騎校尉伷及中護軍何充要魏主於道魏主忿方盛自率殿中宿衛及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伷衆見之奔散充進與魏主戰太子舍人成濟叱充曰乗輿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非所問也濟即悟抽戈刺魏主魏主斃已所弑昭歸罪於成濟夷其族

司馬昭弑魏主髦立常道郷公

使中護軍司馬炎迎文帝孫常道郷公奐爲魏主改元景元炎昭之子也先是蜀大將軍姜維欲降隴西諸羌胡以爲羽翼數請大擧擊隴西丞相費禕弗聽已而禕爲魏降將郭循所殺維於是自領大兵數擊隴西爲魏軍所拒累年爭鬭功績不立丞相黄皓欲罷維維危懼住沓中不肯入成都司馬昭之克壽春司隷校尉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之甚厚委以腹心司馬氏禪代之陰謀多出於會會從容説昭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奐改元景元

魏鍾會圖蜀

甲以擬呉蜀二虜今呉地廣大而下溼攻之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上流攻呉此滅虢取虞之勢也吾竊計蜀戰士居守成都殆九万出守永安漢中者四万餘衆屯在他境者不過五万通計不滿二十万而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今我直向駱谷出其空虚地以襲漢中則以蜀主劉禪闇弱邉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昭然之以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関中蜀將姜維上疏曰聞鍾會治兵関中此規進取也宜速遣左右車騎張

蜀相黃皓信巫言

魏大舉伐蜀

織止也

翼廖化等分守要衝以防未然丞相黃皓信巫鬼乃啓蜀主曰巫言正合天瑞敵不侵我境必矣遂不爲設備魏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春魏軍大舉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向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向武衛絕維歸路兵各三万餘人鍾會自統步騎十餘万自斜谷駱谷子午谷三道分進向漢中八月魏大將軍大都督司馬昭率東北諸州兵四十五万發洛陽是時蜀大將軍姜維已破諸葛緒軍自武衛還至陰平唱

司馬昭爲晉公

集士衆聞漢中失守退向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鍾會十月魏主奐以捷聞數至進司馬昭爵位一如前詔昭遂拜命爲晉公鄧艾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直趣成都聞姜維據劍閣守嶮緒畏懦不進艾幷緒引兵與鍾會合進攻劍閣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殆盡會欲引還艾曰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自率部下從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谷高深士卒往往爲猛獸所嚙幾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

魏將鄧艾破蜀軍斬諸葛瞻黃崇

蜀諸葛瞻父子死節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僅至江油蜀中護軍諸葛瞻督兵拒艾艾破其前部瞻退屯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者列陣以拒艾遣其子忠及司馬師纂等攻之蜀尚書郎黃崇擊卻之忠纂敗歸艾怒自麾兵更大戰斬瞻及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遂敗國殄民吾取生何爲策馬冒陣而死瞻亮之子崇權之子也初蜀丞相黃皓等不意魏兵猝至聞鄧艾已取綿竹群僚奔散蜀主劉禪不知所

蜀主劉禪降魏

劉諶死節

蜀大將軍姜維降魏

蜀亡

出遂詣鄧艾軍門降禪之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於地下也奈何降乎蜀主弗從是日諶哭於昭烈廟先殺妻子而自殺姜維聞諸葛瞻敗死而未知蜀主所向引兵赴涪鍾會進軍追之至郪聞蜀主已降亦詣會降呉主休聞蜀急遣大將軍丁奉等率兵赴救及蜀主降魏奉等途還鄧艾入成都聞黃皓姦凶欲收殺之皓賂艾得免是冬鄧艾爲太尉增封二万戶鍾會爲司徒增封

魏鍾會據成都反

一万戶。會以功在艾下。意頗不滿。竊蓄異圖。譖誣
艾在成都謀反。晉公司馬昭大驚。欲奉魏主討之。
魏咸熙元年春。鍾會進軍長安。遣廷尉衛瓘先至
成都收艾。作僞表申告艾罪。艾父子已被禽。會無
所憚。統領其衆居成都。遂反。以蜀降將姜維爲軍
帥。稱郭太后遺詔。欲擧兵討司馬氏。遣使與吳連
和。從姜維言。謀悉殺部下諸將。專用蜀諸將將軍
胡烈聞之。語其子淵及部下兵。一時傳播諸將士
皆危懼。胡淵率其父兵。鼓譟攻會。諸軍不期皆應。

魏鍾會爲其下所殺
魏衛瓘殺鄧艾
晉公昭爲晉王追尊父兄

直破城門。蟻集亂進。矢下如雨。遂斬會及維。釈鄧
艾父子四。廷尉衛瓘恐其怨己。爲變使人殺艾父
子。鎭西長史杜預言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
士。位望已高而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
其責。瓘聞之。不待駕而往謝預。預黃門侍郞怨之
子。伯玉瓘之字也。三月。魏主進晉公昭爵爲晉王。
增封十郡。五月。追命昭父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
王。兄忠武侯師爲景王。是春。晉王昭封舊蜀主劉
禪爲安樂公。其子孫及一族群臣受魏封爵五十

吳主孫休殂烏程侯皓嗣立改元元興
晉王炎廢魏主曹奐
魏亡

餘人。七月。吳主休殂。謚景帝。以蜀已亡。交趾携貳。
吳人恟恟。欲得長君爲嗣。左典軍萬彧連稱烏程
侯皓。才識明斷。皓長沙王策之孫也。丞相濮陽興
然之。遂迎立皓。改元元興。追謚父長沙桓王和曰
文皇帝。二年八月。魏大相國晉王昭薨。世子炎嗣
爲晉王。十二月。晉王炎廢魏主奐。王凌李豐夏侯
玄毋丘儉諸葛誕等。皆曹氏純臣也。知司馬氏有
簒奪之志。嘗圖除之。反爲所誅夷。至是曹氏社稷
遂移於司馬氏。

周清外史卷之八終

晉地理志圖

姓司馬　漢征西將軍司馬鈞之後

晉

司馬懿—文王昭

武帝—惠帝—懷帝—愍帝　以上都洛陽

元帝　武帝曾孫

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帝奕

簡文帝　元帝季子—武帝—安帝—恭帝　以上都建康　号曰東晉

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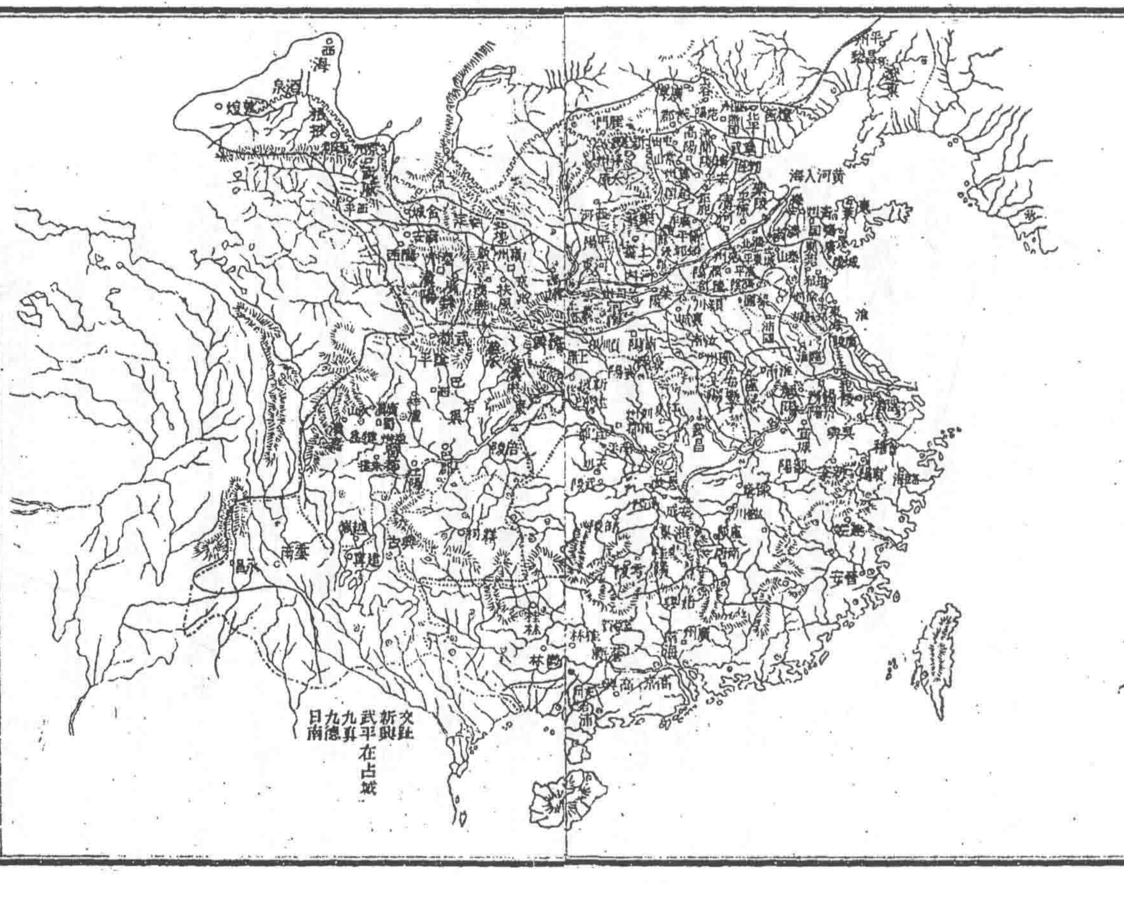
吳　孫皓　蜀　李雄　趙　劉淵　燕　慕容廆　凉　張軌

後趙　石勒　秦　符洪　後燕　慕容垂　後秦　姚萇

後凉　呂光　西秦　乞伏國仁　西燕　慕容冲　魏　拓跋珪

南京　禿髮烏孤　北凉　段業　南燕　慕容德　西凉　李暠

夏　勃勃　北燕　馮跋



周清外史　卷之九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九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黍園閱

司馬氏正記

晉

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爲晉祖

晉姓司馬氏。不詳其先。漢安帝時。河內人司馬鈞爲左馮翊。兼征西將軍。奉安帝命。督關中諸郡兵擊羌胡別將龐參仲光等。違鈞節度軍敗。鈞乃遁還。安帝怒收鈞等。鈞遂自殺。初鈞生量。量爲豫章太守。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朗及懿。獻帝之末。朗爲丞相主簿。曹操聞朗弟懿聰達剛斷多大略。辟爲文學掾。懿以風痺辭不拜。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已而爲丞相司馬。每從操軍。所言多見聽用。操之子魏文帝愛懿才器。超拜尚書僕射。鎮許昌。未幾爲撫軍大將軍。猶留許昌。督後臺文書。及文帝殂。與曹真陳群。俱受遺詔輔政。此時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懿擊破之。以功遷驃騎大將軍。先是淮南太守孟達與吳蜀交通事覺。

司馬氏始有禪代之志

司馬昭爲晉王

晉王司馬炎即帝位

達乃欲舉兵叛。懿遺書慰諭之。達猶豫未決。懿以爲達無信義。此相疑之時也。及其未定。可促決之。潛軍兼行。急攻其新城。斬達。由是懿名益震。入爲丞相。兼大將軍大都督。數出破吳蜀軍。又伐遼東有功。權傾內外。乃始有禪代之志。際卒竊命其二子師昭。繼遺志。郭太后聞之。深以爲患。諸將亦多圖除師昭。事皆不成。師亦尋卒。而昭威權盛於父兄。恣廢立魏主。車服食膳擬天子。其舊里河內者。古晉地。昭因爲晉王。魏咸熙二年秋。昭薨。世子炎嗣爲晉王。是歲冬。晉王炎受魏主曹奐之禪。遂即皇帝位。國號晉。改元曰泰始元年。奉奐爲陳留王。宮於鄴。後三十八年薨。謚元帝。優待之禮。一倣魏初故事。曹氏諸王。皆降爲侯。而炎之三弟攸鑒機。及司馬氏宗族十七人。皆爲王。謚父晉王昭曰文王。初文王以次子攸繼兄景王師後。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令聞夙著。文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也。何曾賈充。山濤。裴秀。羊琇等。皆謂廢長立少。

不祥也。時帝爲中撫軍大將軍。何曾曰中撫軍君。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文王由是意定。遂以帝爲嗣。泰始二年春。建征西府君鈞以下併景王師七廟。以祭祀。帝既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鎭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鎭臨菑。鎭東大將軍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祜務修德政。江漢之民歸心。因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居數年乃有十

晉羊祜吳陸抗對持於襄陽西陵

年之積。此時吳鎭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鎭樂鄉。以爲吳主政事多闕。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强。邊民未入。議者所恃。徒有長江峻山之固耳。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因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抗與祜對持殆十年矣。使命常通。抗嘗遺祜酒。祜飮之不疑。已而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卽服之。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叔子。祜之字也。抗及疾病。上疏言。西陵之守要堅實。尋卒。抗遜之子也。吳主使其五子晏景玄機雲。分領抗兵。初羊祜在襄陽也。欲乘間伐吳。陸抗以將家之胤。守諸要險。士卒懾服。軍資堅實。不可得犯矣。及抗卒。士民稍離心。咸寧元年冬。羊祜上疏言伐吳之利。帝深納之。然朝議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平則秦涼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不以祜計爲是。太尉賈充大司馬荀勗。左衛將軍馮紞。以伐吳特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居七八。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乃策伐吳。四年夏羊祜

度支尚書官名

羊祜入朝言伐吳之利

疾病。上疏請入朝。帝許乘輦入宮。祜乃面陳伐吳之計。帝傾聽稱善。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可擊而取也。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賢主。則雖有百万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卿也。先是吳人屯田皖城以謀入寇。至是揚州都督王渾遣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万斛。毀壞稻田四千餘頃。舟船六百餘艘。四年冬。征南大將軍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預爲度支尚書七年矣。凡自理水

杜武庫

牧畜至魚菜瑣末之利悉計其便益整頓庶政雜
務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悉備也至是
帝以預爲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無幾祜
卒荊楚之民聞之爲罷市貫哭聲相接祜甞愛峴
山風勝其間暇之日數登臨爲及卒襄陽人建碑

墮淚碑

其處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

杜預破呉張政

碑杜預已至鎭簡閱精銳襲呉西陵都督張政大
敗之政呉之名將也耻以無備取敗不告實於呉
主預欲間之而除政乃以所獲首級軍資及旗鼓

牛馬悉遺呉主爲牒非毀政之不堪役呉主果怒
命黜政遣武昌監留憲代之預拍手笑曰孫皓昏

王濬請伐呉

愚可一擊取呉也五年夏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
孫皓荒淫其下離心呉若立賢主則强敵也臣作
船艦七年矣朽敗已至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
一乖則難圖也帝於是益決意會安東將軍王渾
報曰孫皓欲北上邉戍皆戒嚴朝議欲更以明年

杜預請伐呉

出師杜預聞之上表言攻伐之期在今日帝方與
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

富兵强呉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不勞而定
願勿以爲疑帝納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

大舉伐呉

是歲十一月大舉伐呉遣鎭軍將軍瑯邪王司馬
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向江西建威將軍王戎
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鎭南大將軍杜預
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
西軍凡二十餘万人命太尉賈充爲持節使大都
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呉不利且自
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帝曰卿若不行朕便自行

太康元年即呉天紀四年

充不得已受節鉞出屯襄陽節度諸軍太康元年
即呉天紀四年正月杜預王渾攻破呉鎭戍所向
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攻破丹陽斬其監盛紀呉人

王濬燒江中鐵鎖鎖錐鋒芒銳利者

作鐵鎖横截江磧要害之處又多作鐵錐暗置江
中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輙著筏而去又作大炬
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船進遇鎖燃炬燒
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濬進擊拔西陵
斬其守將留憲等取荊門夷道二城斬夷道監陸

晋軍飛渡江

晏晏抗之子也杜預遣其將周旨等率奇兵八百
夜渡江直襲樂鄉多張旗幟舉火巴山呉都督孫
歆使人告江陵都督伍延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
請卿努力延聞而懼周旨等設伏攻樂鄉城會城
將孫歆遣兵出拒王濬軍敗而還旨使伏兵隨歆
軍而入城歆不覺旨兵直至帳下虜歆而出城乃
陷呉水軍都督陸景擁兵拒樂口王濬進擊敗之
斬景景抗之次子也杜預進破江陵斬守將伍延
於是沅湘以南交廣州郡皆望風降預杖節稱詔

杜預王濬等大敗呉兵

而綏撫之凡所斬獲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
百二十餘人王戎胡奮亦已攻拔公安帝下詔王
濬唐彬與胡奮王戎合定夏口武昌順流長驅直
至秣陵是時大兵已過荊州南境杜預等分兵助
濬彬共攻武昌守將劉朗虞昺等舉諸軍皆降昺
翻之子也大都督賈充建議曰百年之冦未可盡
克當春水方生難久駐軍宜俟冬更為大舉杜預
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何用再舉也遂指授

呉張悌死節

方略於群帥径向建業呉主皓聞大軍南下使丞
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
靚帥衆三万渡江逆戰沈瑩曰晋治水軍於蜀久
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已死而幼弱當任
恐不可勝也不如畜衆力以待其來犯與之一戰
若幸而得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晋大軍戰不幸
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呉之將亡賢愚所知豈有
保他日耶吾恐晋軍來逼則衆心駭懼不可復整
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

恨也若從子計則士衆潰散坐待強敵君臣俱降
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率衆濟江圍
王渾別將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不能拒守佯
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事其小
城且殺降不祥也靚曰此輩以援兵未至力少不
能敵且降緩我非真服也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
悌弗從撫之而進沈瑩帥丹陽鋭卒五千三衝我
兵不動瑩乃引退我兵乘之呉兵奔潰張喬自後
擊之大敗呉軍諸葛靚欲迎張悌去悌弗肯靚自

故丞相諸葛瑾也

往牽悌。悌曰。是我死之日也。且我為兒童。時為故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鑒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言耶。靚再三牽之。不動。靚流涕而去。行百餘步。顧之悌已所殺。孫震沈瑩等諸將亦多戰沒。呉人震駭。群僚皆逃。王濬自武昌順流徑向建業。呉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万人禦之。濬軍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象望見迎降。濬與王渾及琅邪王伷等。合兵逼建業。呉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等。皆降。呉主遣使於濬渾伷軍。奉書請

呉亡

羊太傅、羊祐也

降。時王濬舟師過三山而進。王渾使人要濬論受降之事。濬弗聽。舉帆直指建業。乃報曰。風疾而不得止也。是日濬兵八万。方舟百里。鼓譟入石頭。呉主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悉収其圖籍。資實報達京師。群臣皆賀。帝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先是太尉大都督賈充數言呉不可伐也。又上表。江淮卑隰。方夏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杜預聞之。馳表固争。及呉主降。充慙懼請罪。帝慰撫。不肯問其罪。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初

孫皓以烏程侯入為呉主。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科出宮女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君。及已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丞相濮陽興大將軍張布。憂之。皓聞而怒。執興及布。徙於廣州。道殺之。自是凶虐日甚。忌勝已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承父祖忠誠之遺意。奉身竭其誠。而為人辯捷。談論毎出人意之表。皓忌之。嘗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

孔叢子云、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謂子高曰、堯欽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飲、子獨何辭焉

収尚。公卿以下。皆詣宮叩頭。請尚罪。減死。皓弗聽。遂殺之。其刑罰放濫。鑿人目。剥人面。顛極慘刻。於是大臣諸將。皆不自保。竟至敗亡。五月。大賞諸將功。増故南城侯羊祐廟邑五千戸。杜預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務講武備。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浸田万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由是公私頼其慶。初伐呉之役。杜預繼羊祐之志。首唱畫策。然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其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呉已平定。呉將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姉為

漆身皮面豫讓聶政之故事
蜀諸葛氏呉諸葛氏素同胞俱盡忠各奉其主至子孫志節不衰

瑯邪王伷妃帝知靚在婢處因就見焉靚逃於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料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爲慙恨帝感其志詔拜侍中不受歸鄉里終身靚瑾之子也昔自漢末天下分崩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至是海内始爲一乃詔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家故事悉去州郡兵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万餘戶而服從官役者纔五千餘戶二州脣齒唯兵是鎭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

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

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虛薄鎭南大將軍杜預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也帝弗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之天下遂亂果如璜預濤等所言帝以既平呉頗事宴游怠於政事二年春選呉宮女五千人入宮掖庭殆將万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所止便宴寢宮女競插竹葉於戶灑塩水以引帝車皇后父楊駿及弟珧濟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内外時謂之三楊而功臣宿將多被疏斥獨山濤數諷規帝雖自知其非而

王愷石崇競奢侈

不悛漢魏以來羌胡鮮卑多居塞内諸郡爾後數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深憂之乃上疏曰戎狄强獷若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則河北諸郡盡爲狄庭矣宜因平呉之威徙内郡雜胡於邊地嚴戎狄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長策也帝弗省日事奢侈後將軍王愷帝母王氏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故丞相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事奢侈以相高愷常以粭澳釜烹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

怳然失意貌
慕容廆起

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曰不足以爲恨吾今還卿乃以所藏珊瑚樹高各三四尺者六七株贈愷愷怳然自失其競奢侈率此類也車騎司馬傅咸上書請禁公卿奢侈嚴邊邑之武備帝復弗聽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内附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治昌黎

然疾朝廷奢侈徵斂繁苛煽動遼東遼西及雜胡所在鹵掠陷河北數郡州縣官吏不能制之三年春遣安北將軍嚴詢擊之慕容涉歸兵敗還昌黎

宇文部鮮卑種屬

己而涉歸子慕容廆立爲大單于廆素與宇文部有隙請討之朝議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畧甚衆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殺扶餘王依慮毀其國城驅万餘人而去十年夏慕容廆遣使請降詔拜廆鮮卑都督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數侵掠

武帝司馬炎崩

慕容部廆卑辭厚幣以和之十一年四月帝崩遺

詔使侍中車騎將軍楊駿大司馬汝南王亮同輔政皇后楊氏疾之與父駿密謀斥亮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是月

惠帝衷立

太子衷即位謚先帝曰武皇帝改元永熙楊駿入居太極殿自專政或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嬌楊太后旨移帝手詔討亮亮問計於廷尉何朂朂曰今朝野皆歸心於閤下閤下不討人而畏人討耶亮不肯從夜馳赴許昌駿弟濟及甥李斌等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

大司馬退居避之庶幾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便召大司馬還與侍中石崇等共輔政乃至公至平何避之有濟告之石崇以説駿駿又不從駿自知無令望欲倣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求媚於衆左將軍傅祗與駿書陳其不可傅咸亦數諫駿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駿乃止凡下詔命皆出駿意其爲政嚴碎專愎中外多惡之賈后欲因衆怒除駿初帝爲太子時納賈氏爲妃賈氏故丞相賈充之

女也性險悍多權畧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婦胎隨刄墮武帝大怒欲廢賈氏荀朂馮紞等營救之楊后亦曰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以其女妬忌不可遽棄先德也由是得不見廢公閭充之字也然楊后每憂賈氏險悍數以誡勵賈氏不知楊后之助已反疑搆己於武帝深恨之及太子即位賈氏不肯以婦道事楊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楊駿所抑塞元康元年春密與中郎孟觀李肇黄門董猛謀使汝南王亮舉兵討駿亮不從荆州

賈后殺楊駿

都督楚王瑋揚州都督淮南王允應賈后各率兵入觀次司馬門孟觀李肇與賈后啓帝誣楊駿謀反之狀中外戒嚴奉詔廢駿遣殿中兵圍駿第就殺之收駿二弟珧濟甥張劭李斌及其黨劉豫武茂等十餘人悉誅夷詰旦賈后矯詔幽楊太后於永寧宮尋廢爲庶人至明年春遂絕膳而死四年夏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已而帥衆降馮翊都尉責其罪殺之匈奴憤恨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

賈后弑楊太后

匈奴郝度元作亂

太守歐陽建六年秋雍州刺史解系又爲度元所敗於是秦雍氐羌悉反更立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吳人周處吳建威將軍魴之子也少時從吳丞相陸抗之子機及雲而學然性剛果不脩細行嘗爲鄉里父老入山射殺猛虎又投水搏殺巨蛟及吳亡降晉爲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戚至是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隷征西大將軍梁王肜與夏侯駿盧播等俱擊齊万年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

氐羌齊万年稱帝

人忠直勇敢梁王嘗以事怨處乃有仇無援宜遣將軍孟觀以精兵万人爲處前鋒必能殄滅寇虜不然梁王當使處爲先驅不救而陷之處已陷則我軍之敗必矣朝議弗從齊万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七年春齊万年率衆七万人屯梁山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兵五千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家取恥亦大矣肜駿弗聽逼遣之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

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而弦絕矢盡後援果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聞之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罷也万年已破處軍進屯六陌肜駿等逗撓不能戰先是趙王倫鎭關中其將張損歐陽建解系等皆爲郝度元所敗倫無功而還肜繼在關中既一年矣亦雍容驕貴坐取困敝侍中中書監張華及陳準薦積弩將軍孟觀用以討万年觀沈毅有文武才即率兵發進擊万年於六陌身當矢石大戰十數回

周處効節而戰死

孟觀破氐羌斬齊万年

皆克之。九年春。孟觀大破氐衆。擒齊万年斬之。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夏。前古無時不有爲此以據其要地也。乃作徙戎論。警朝廷。朝廷不能用。賈后弟散騎常侍謐侍講東宮。其對太子太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以告賈后。后乃矯詔使穎出鎭鄴。穎意不平。此時賈后淫虐日甚。張華及侍中裴頠等。議廢后更立太子生母謝淑妃。未果。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遊逸奢靡。月俸錢五十万常苦不足。由是名譽浸減。洗馬江統上書

杜錫流血切諫

陳五事諫之。太子弗從。中舍人杜錫當陽侯預之子也。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數忠諫。勸脩德業保令名。言辞懇切。太子患之。置針於氊中。令錫坐之。刺以流血。錫不肯動。益進讜言以諫。詹事裴權亦

詹事東宮官

諫曰。賈謐皇后所親昵也。其侍東宮常勸之遊戲。其意匪測。一旦交構則事危矣。太子弗悛。謐遂譖太子於后。后納其言。使黄門侍郎潘岳作章草。詐稱太子手書。誣其反逆。帝意不決。董猛張華爭之。

賈后廢太子殺其母

后弗聽。廢太子爲庶人。幽許昌。殺其母謝淑。永康元年三月。陳留郡雨血。太白星晝見。與日光爭明。張華之子韙謂華曰。國家將亂。宜早遜位。靜以待之。華叱曰。見國家之難而遜。人臣之意耶。况天道幽遠。非汝輩所知也。時以太子被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爲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説倫嬖人孫秀。以禍福。秀語之倫。倫許諾。因欲舉事。秀又説倫曰。太子性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閤下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

賈后殺太子

子不能深德閤下。不如使賈后害太子。然後廢后。也。倫然之。秀因行反間。賈后大懼。倫乃勸早除太子。以絶衆望。賈后從之。矯詔使黄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慮乃逼太子進以藥。太子不肯服。慮懼事不成。遂以藥杵撃殺之。四月。趙王倫及孫秀等矯詔宣言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

廢賈后

中宮。從命有功者。賜爵關中侯。於是三部司馬皆從之。倫因遣齊王冏將兵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稱詔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爲

趙王倫殺廢后賈氏

庶人収捕賈氏親黨悉誅之。倫乃與孫秀謀簒位。欲先除忠信有資望者。執張華裴頠殺之。司徒王戎等内外官屬坐張裴二氏黜免者甚衆。倫自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皆受大封。其餘封列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愚。每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仰秀。而無求於秀。是月詔復故太子遹位。謚曰愍懷。倫矯詔賜廢后賈氏死。初賈后欲除倫而未果。反爲倫所欺殺太子。至是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

淮南王允討趙王倫反爲所殺

乃爲所噬。遂仰藥死。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爲太弟。朝議不決。會趙王倫廢賈后。以允爲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允素知倫及孫秀有異志。竊爲之備。八月倫矯詔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以爲黨援。允稱病不拜。倫復矯詔曰。允拒詔命。大逆不敬。移書収允官屬。允視詔書乃孫秀手書也。因赫怒斬其使者。厲色謂官屬曰。倫孫欲危社稷。多殺忠臣無辜。今復矯詔破宗室。罪不容誅。遂帥國兵及帳下將士而直出。大

白虎幡持節使所齎

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於是歸附者甚衆。進圍趙王第。允所帥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倫殆不支。允乃結陣於承華門外。弓弩齊發。飛矢兩注。自辰至未。倫兵奔散。會倫黨侍中王虔司馬督伏胤將四百騎。挑白虎幡從宫中出。大呼曰。有詔助淮南王。允不覺其僞。開陣内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允軍乃潰。孫秀嘗爲小吏。事黄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愛妾曰緑珠。秀嘗見而悦。求之甚急。崇不肯與。及

蜀李特起

淮南王敗。秀乃誣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謀逆。悉収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収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皆所殺。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略。志趣乖異。互相憎嫉。先是略陽人李特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万年反。關中荐饑。流民移入漢中者數万家。特兄庠及流等。營護振救之。由是大得衆心。特嘗至劍閣。大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下人。豈非庸才耶。

凉張軌起

聞者異之。益州刺史趙廞。賈后之姻親也。聞晉室衰亂。懼其誅。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引李特兄弟爲爪牙。是歲冬。攻殺成都内史耿滕。又殺校尉陳總。主簿趙模等。威振西南。廞遂據蜀。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遣李特李庠。招合関中諸郡。涼州刺史張軌亦據河西。以宋配氾瑗爲謀主。擊破州郡盜賊及鮮卑諸氏。悉併西土。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詐稱父宣帝神語。逼帝奪位。帝出居金墉城。倫自以世子荂爲太子。其餘

貂蟬冠名宗室大臣所著

成都河間常山三王起兵應齊王討倫及秀

子弟黨與。下至奴卒。亦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孫秀專執朝政。改更與奪。皆出秀意。詔令如流。百官黜陟。朝不終夕。其所進皆貪婪小人。齊王冏在許昌。陰謀除倫秀等。何勗董艾起兵。移冏檄於四方。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皆應之。穎以鄴令盧志爲諮議參軍。王彦李毅趙驤石超爲前鋒。遠近響應。三月。自鄴進至朝歌。衆凡二十餘万。乂與太原内史劉暾各帥衆發常山。爲穎後繼。倫秀聞諸

大司馬左右司馬兵曰三部

廣陵公漼斬孫秀

王兵起。大懼。遣諸將塞延壽崿坂成皐三関。以拒。冏已進軍潁陰。與倫將張泓孫髦司馬譚等連戰。破髦譚斬之。穎亦進至黄橋。擊倫將孫會士猗許超等。大敗之。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倫秀懼不肯出。時故淮南王允之子廣陵公漼領尚書。因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之内應。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謝惔等。漼乃入殿中。逼倫遜位歸農畝。倫惶怖不知所出。與其太子

趙王倫伏誅

荂皆還汶陽里第。漼因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帝已還宮。分遣使者。就軍慰勞諸王。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請悉誅夷。詔遣尚書袁敞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是日。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入洛陽。穎遣其將趙驤石超率兵助齊王。討張泓於陽翟。泓乃降。詔誅倫黨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及倫將孫旂張衡閭和孟觀等。凡百官爲倫秀所用者。悉皆免斥。殆十万人臺省府衛存者僅數十人。六月。齊王冏帥衆入洛陽。甲士數十

万。威震京師。立故愍懷太子之子尚爲皇太孫。冏自爲大司馬加九錫。穎爲大將軍加九錫。顒爲侍中太尉加三錫。乂更封長沙王爲撫軍大將軍。進廣陵公漼。新野公歆爵爲王。先是蜀趙廞殺其將李庠。庠兄李特及弟李流怨廞。遂攻成都。廞敗死。特入成都。賑濟流民。頗収衆心。朝廷下符。使諸將赴討。連戰皆敗。特威益盛。太安元年夏。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八月。李特與弟流驤。及子蕩等夾擊。大敗梁州刺史羅尚。尚兵死傷略盡。於是諸將逗

河間成都二王起兵討齊王

撓不能前。齊王冏得志頗驕奢。帝亦遊逸不視政。侍中嵇紹上疏諫帝。又遺冏書誡勵之。冏不能從。河間王顒欲除冏。遣使邀成都王穎。穎應之。冏聞而大懼。尚書令王戎曰。齊王勲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王若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弗聽。十二月。顒將李含張方等起兵。檄長沙王乂使助顒討冏。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馳入宮閉諸門。宣言冏謀反。董艾追乂。放火燒宮門。宿衛將士禦之。飛矢

長沙王乂斬齊王

雨集。火光接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會諸軍來救。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冏遂降。乂命斬於閶闔門外。是歲。鮮卑宇文單于遣別帥素怒延。將步騎十万。圍慕容廆於棘城。廆擊破之。追北百餘里。斬獲万計。遼東人孟暉在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廆。廆勢益盛。朝廷以内訌不能制。蜀李特亦聲勢甚盛。二年正月。進擊羅尚於郫水。尚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羅尚退保太城。遣使求和。李流言特曰。納降如受敵。不

蜀李特敗死

可易也。特次子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忌疑。使之離叛乎。此時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衆三万。救羅尚。尚軍復振。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特大敗死之。特二子李蕩李雄。収餘衆保赤祖。李流代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三月。羅尚攻李流。流擊破之。李蕩乘勝追北。中矛而死。會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討李流等。流以特蕩繼死。宗岱孫阜等且至。甚懼。乃欲乞降。李驤李雄迭諫。其將胡兒離守梓潼。聞之馳還。亦

張昌兵起

謀。流。流皆不納。離退與雄謀。以其衆襲皐軍。大破之。是時。宗岱已卒於軍。於是荊州諸軍悉退。流寄雄才。舉軍任雄。是春。義陽人張昌。起兵據江夏。以山都縣吏丘沈爲主帥。更其姓名曰劉尼。詐稱漢獻帝之後。奉以爲天子。昌自爲相國。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於是江沔間所在起兵應之。數月間。衆至七八万。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兵皆慓悍。連戰殺義陽太守弓欽。進取樊城。詔遣諸將討之。不克。平南將軍羊伊死之。昌乘勝。擊走前將軍趙驤。荊

陶侃敗張昌

州刺史劉弘等。遂取宛城。進圍襄陽。蜀李雄亦軍益振。攻殺汶山太守陳圖。取郫城。平西參軍徐轝降李氏。張昌已敗揚江二州。又陷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昌。於是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地。皆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大率群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七月。前將軍劉弘遣長史陶侃等。攻昌於竟陵。侃等連戰皆克。遂大敗之。前後斬首數万級。昌逃竄。其衆悉降。陶侃。庐江人。少而孤貧。爲郡督郵。太守萬嗣見而異其才。

河間成都二王伐長沙王

後舉孝廉。至洛陽。給事帝弟豫章王熾。侃由是始知名。及敗張昌。將軍劉弘。拍手歎曰。吾昔爲羊祜參軍。祜嘗謂子。後得人材。以樹功。令觀卿。即其人也。於是侃名益高。於將相公卿間。長沙王乂。與其將羊玄之。皇甫商等。用事。河間王顒。出鎮長安。惡乂專恣。密使李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除乂自代之事頗泄。乂収含等殺之。顒益惡乂。欲立成都王穎爲帝。自爲相國。遣使謀之穎。穎即許諾。八月。顒舉兵東向洛陽。與穎俱上表。請誅玄之及

首鼠兩端漢田蚡語。鼠性多疑一前一却。故謂兩端

商。罷乂就國。帝弗許。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拒顒等。穎亦引兵發鄴。南向洛陽。以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軍二十餘万。進屯朝歌。機故呉丞相抗之子也。以羈旅事穎。一旦居諸將之右。督北中郎將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恵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引兵進。太尉乂使左將軍皇甫商。拒顒將張方於宜陽。帝親引兵出西軍宜武。遂北巡視石樓。富平津。芒山。偃師等諸軍。東屯豆田。九月。皇甫商。

緱氏、地名

帝自出戰

華亭在吳嘉興縣其地多鶴機臨死憶之

軍敗而退右僕射羊玄之憂懼而卒帝進軍緱氏擊穎將牽秀走之十月帝還宮穎將石超及牽秀等入洛陽帝自出戰大敗超秀於東陽門外穎將陸機逗撓不前穎使別將馬咸助機太尉乂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以數千騎突馬咸陣咸軍亂瑚擊咸斬之機亦大敗走七里澗死者如積乂縱兵追北斬穎將賈崇等十六人宦者孟玖有寵於穎嘗以事怨陸機及機軍敗譖之穎曰機有貳心素持兩端故軍不振穎信之諸將多

表其譖誣以營救機穎弗聽使牽秀収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與秀相見爲文訣穎已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爲秀所殺穎又収機弟雲等斬之時人憫其寃枉乂又奉帝擊張方大敗之方衆恐懼欲勸方遁方弗聽退屯十三里橋築壘數重以守乂已戰勝以爲不足憂十一月聞方壘成再引兵攻之不利穎復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洛城水碓皆涸詔使洛陽婦女婢妾手舂糧米以給兵食永興元年正月乂與穎連戰皆克斬獲六七

張方殺長沙王乂

東海王奉帝伐成都王

蕩陰之役

嵇侍中血勿浣

漢劉淵起

万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乃欲引兵還長安適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矯詔収乂夜潛幽金墉城使黃門侍郎潘滔容告張方方即入金墉城炙殺乂於是公卿皆詣穎謝罪穎入京師三月穎上表廢皇后羊氏皇太子覃是月以河間王表請詔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皇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怒之乃謀討穎將穎還在鄴越復皇后羊氏太子覃奉帝北征移檄募兵

比至雲陽應召赴者十餘万人穎遣其將石超帥兵五万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獨侍中嵇紹以身衛帝穎兵逼紹將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臣等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石超奉帝奉其營穎遣中書監盧志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先是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將兵戍鄴淵子聰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

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及司馬
氏骨肉相殘四方離亂淵去鄴還匈奴自號大單
于欲復呼韓邪單于之舊業二旬間得衆五万據
左國城此時東海王越之子東瀛公騰前幽州刺
史王浚與鮮卑烏桓雜胡謀起兵討穎穎遣石超
等諸將擊之超等大敗遁歸鄴鄴兵僅万餘人乘
夜奔潰穎從數十騎奉帝南走洛陽王浚進入鄴
劉淵聞而歎曰穎素奴才今果爾而已十月淵與
群下誓曰昔漢有天下結恩於民久矣吾漢氏之

漢劉淵蜀李雄並自立稱王

帝徙長安

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繼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
依高祖舊號自稱漢王追尊蜀主劉禪曰孝懷皇
帝蜀李雄已大敗羅尚等取成都是月自立稱成
都王十一月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皇后羊氏等
皆自洛陽西徙長安初帝之還洛陽也張方擁大
兵專制朝政穎不得復豫事威焰頓滅十二月帝
至長安詔廢太弟穎復爲成都王立豫章王熾爲
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存者惟穎熾及呉王晏
晏材資庸下熾冲素好學河間王顒等衆議遂立

帝復還洛陽

劉輿殺成都王穎

熾此時四方兵起州郡不能制宗室王公亦互以
私忿相攻伐河間王顒挾帝據長安光熙元年四
月殺其將張方送首於東海王越以求和越弗聽
進兵入長安百官奔散顒不能支逃入山中越將
祁弘等奉帝東還洛陽初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
穎自長安出武關奔新野遂北渡河至朝歌爲頓
兵太守馮嵩所執送至鄴十月范陽王虓長史劉
輿詐稱詔賜穎死并殺其二子輿機智捷疾曉通
目今軍國之形勢朝廷莫及輿者越乃召輿爲左

惠帝崩

懷帝立

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

長史悉委軍國機務十一月帝食麪中毒而崩帝
性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
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
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勢位之家更相薦
託有如互市南陽魯褒作錢神論至以譏之果天
下大亂庶民不聊生太弟熾即位謚先帝曰孝惠
皇帝十二月詔召河間王顒爲司徒顒應徵赴洛
陽途爲南陽王模所殺模越之弟也先是蜀成都
王李雄自立稱帝仍漢晋故事置百官立制度攻

羯人石勒起。羯匈奴部種、嘗入塞居上黨、是謂羯人、以別民夷。

併梁益荊交四州。永嘉二年十月。漢王劉淵自立稱帝。徙都平陽。併河東諸郡。上黨羯人石勒起兵侵掠州縣。以衆數万屬淵。是冬。攻取魏郡。三年。勒又攻取鉅鹿常山。遂略山東。衆至十餘万。以趙郡張賓爲謀主。與淵之子聰等。數攻洛陽。不能克。四年秋。漢主淵卒。長子和嗣立。性猜忌無恩。謀除聰等。反爲聰所殺。聰立稱帝。此時石勒進拔宛城。攻取江西壘壁三十餘所。悉併其衆及軍須。京師震恐。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東海王越不能自安。十

一月。帥甲士四万向許昌。欲與勒決戰。五年正月。勒已拔江夏。攻陷新蔡。殺新蔡王確。二月。拔許昌。斬平東將軍王康。越引兵至項城。聞官軍累敗。諸將多陷沒。逗撓不能前。憂憤成疾。遂薨。三月。諸將士奉越之喪還河東。石勒聞之。帥輕騎數千急追。及於苦縣。大敗越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數万。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勒乃擒太尉王衍襄陽王範等十餘人。悉斬之。剖越柩。戮其尸曰。殺忠誠以亂天下者。即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遂陷沒越世

漢石勒戮東海王越尸、斬其子弟。

子及一族四十八人。五月。漢主聰遣弟曜及王彌呼延晏等將兵攻洛陽。石勒引兵會之。直破洛城諸門。死者三万餘人。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等皆走。帝欲奔長安。爲追兵所獲。遷平陽。宮廟官府

帝爲漢所虜

寶貨圖籍。盡焚蕩。武帝孫秦王業。時年十二。遁走許昌。雍州刺史賈疋等。奉業入長安。立爲皇太子。建興元年正月。漢主聰宴群臣。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從帝在平陽。自不勝悲憤。因每號哭。聰惡之殺珉雋等從帝者十餘人。帝亦遂遇害。四

漢害帝

周清外史　卷之九　三十二　萬笈閣藏版

愍帝立

月。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奉謚曰孝懷皇帝。是月。皇太子即位於長安。諸將在州郡者征伐寇亂。徃徃敗衄。石勒遣從子石虎攻鄴。鄴潰。兗州刺史劉演等奔廩丘。石虎入鎮鄴。太尉劉琨。大將軍王浚等督慕容廆拓跋猗盧兵。攻漢。王浚已陷沒。詔以瑯邪王睿南陽王保爲左右丞相大都督。各大舉復洛陽。睿辭以東南擾亂。未暇北伐。建興二年五月。漢主聰遣劉曜趙染等將步騎三十万寇

漢兵大挙寇長安

關中。六月。進屯渭汭。票騎大將軍索綝大司馬麴

漢復寇長安

允出拒之。與戰大敗。粲於新豐。已而曜粲與其將殷凱帥衆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粲輙引去。九月。粲復攻北地。允出拒之。粲中弩而死。三年冬。漢劉曜復向長安。攻陷馮翊。轉寇上郡。麴允軍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南陽王保。保不輙出兵。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此時長安以西不入貢。群官饑乏。四年夏。曜已取北地。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逼長安。焦嵩竺恢宋哲等。各帥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亦將步騎万餘屯霸上。畏漢兵強。不肯進。會南陽王保遣其將胡崧入援。擊曜軍於靈臺。敗之。已而崧以為長安復振。則麴索勢盛。遂引兵而去。曜於是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等。奉帝保小城。至冬。城中食盡。帝泣謂麴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允亦悲泣不能對。帝乃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劉曜。索綝潛留敞。使人說曜曰。今城中食猶支一年。急攻未易克也。若許綝以儀同万戶公。則以

帝降漢亦遇害

城降。曜怒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吾將兵十五年矣。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乃戮使者以徇。宗敞聞之。至曜營送降牋。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十一月。曜送帝及公卿以下於平陽。漢主聰延見。帝稽首於聰前。麴允在側。伏地慟哭不能起。聰怒囚之。允曰。吾智不能救朝廷。勇不能死軍陳。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即伏劍死。聰感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命斬於平陽之市。貶帝為懷安侯。尋害之。

周清外史卷之九終

周清外史卷之十

日本　馬杉繫文𦬇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閲

司馬氏正記

晉

建康、即建鄴也。避愍帝諱、改鄴爲康。在江東、與郡因曰東晉

大興元年三月先帝凶問至建康瑯邪王睿素服
舉哀奉謚曰孝愍皇帝是月睿即皇帝位於建康
因都焉睿晉王懿之曾孫也懿生伷伷生覲覲生
睿睿封瑯邪王鎮建康以王導爲相顧榮賀循紀

江左、江東也。夷吾、管仲之字。以導比仲

瞻等爲掾屬又得庾亮卞壼等百六人各授其職
謂之百六掾先是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憂之
已而見王導退謂周顗等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
憂矣及長安陷愍帝蒙塵睿扼腕切齒遂立爲
晉王曰謀討賊至是正大位建宗廟社稷以奉晉
祀太尉劉琨在北州圖漢已數年矣與幽州刺史
段匹磾同盟翼戴晉室時匹磾在薊城其弟段末
柸欲襲取薊遣劉琨書請内應書爲匹磾邏騎所
獲琨固不知也會琨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吾

太尉劉琨遇害

不疑公是以白之耳琨驚曰吾與卿同盟庶雪國
家之恥豈有忘義而負卿耶匹磾雅重琨初無害
琨意弟叔軍謂匹磾曰我素胡夷耳所以能服晉
人者畏吾衆也今我與末柸骨肉離乖若奉琨則
吾族遂盡矣匹磾然之五月攻其營破之稱詔收
琨縊殺之於是琨將士多降石勒琨之子群帥餘
衆依末柸是夏漢主劉聰死子粲嗣其將靳準輔
政劉曜鎮長安石勒鎮襄國準素有異志八月與
二弟明康襲粲殺之發淵墓斬聰屍焚其廟祠準

漢石勒自稱趙王

自號大將軍漢天王劉曜石勒聞亂各帥精鋭赴
平陽以討準準弟明殺準謝罪曜欲宥之勒弗聽
收明及康等靳氏男女悉斬之修淵聰廟墓改葬
粲等遇害者百餘人推尊曜爲漢主置戍兵而歸
二年春漢主曜進石勒爵爲趙王加殊禮一如魏
王曹操輔漢故事勒遣長史王修劉茂等謝恩修
舍人曹平樂從修至平陽因留仕漢乃謂曜曰石
將軍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内覘大駕強弱俟其復
命將襲平陽時漢兵疲羸曜信平樂言收修斬之

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吾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吾所為今既得志反欲相圖為王為帝吾自取之何待於彼耶因執平樂誅三族漢主曜聞之憂懼乃去平陽遷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初武帝以來朝廷待宗室甚厚因是諸王漸强大遂互競爭乙起甲仆勢如頹瀾至不可得而回獨瑯邪南陽二王嘗無競爭之意又無翼輔之志及愍帝陷没南陽王保有踐祚之志乃自立稱晉王然暗弱無斷其將張春陽次與楊韜不

漢改号曰趙

協勸保誅之且請擊趙將陳安保皆弗從三年夏張春楊次幽保殺之保無子春次等立宗室之子瞻為嗣於是南陽士衆奔散者万餘人趙主曜遣陳安攻南陽殺瞻及楊次張春逃竄隴西南陽遂亡此時廣州刺史陶侃征討江南豫州刺史祖逖征討山東各積勞苦已數年而寇亂不止趙將石勒移據趙定都襄國號後趙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東西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城中又使數人擔米息

石勒建國号曰後趙

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勢頗沮喪別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奪之豹遂食竭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擊豹馮鐵併陳川二城據之逖鎮雍丘數遣兵逆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於是後趙境土漸蹙先是後趙將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示以禍福三將皆服其高義遂和解降逖帝聞之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范陽人也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直

祖逖破後趙兵

上官姓巳名

宮中中夜聞鷄聲蹴琨起曰此非惡聲耶因起舞琨歎其機警後語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洛陽敗陷之時逖南走詣瑯邪王請兵王素無北伐之志因以逖為豫州刺史與兵千人不給鎧仗逖乃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則有如此江其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巳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所在皆感恩敵有異謀輙密來告由是多所克獲至是自河以南多叛後趙入貢建康逖益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主勒患之

祖逖定河南

叔父指丞。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丞宣王從孫。帝宣王曾孫。於屬亦叔父也。

鉛刀一割。後漢班超語

遺逖書求通信。逖不報。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統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敦自恃功驕恣。帝稍疾之。引劉隗刁協等為服心。抑損王氏之權。敦意不平。以沈充錢鳳為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然以梁州刺史周訪忠誠有威力。未敢為逆。訪亦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是秋。訪卒。敦已無所憚。因欲以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左將軍譙王丞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乃謂丞

曰。王敦姦逆已著。朕受制於強臣。遂如惠皇耳。湘州據上流。控荊交廣三州。欲使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承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三年。而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無益也。帝領之。已而詔以丞為湘州刺史。敦謂丞曰。大王平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鉛刀豈無一割之斷。敦退謂錢鳳曰。丞不知畏而學壯語。吾知其無能為也。時湘州荒殘。公私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人民。甚有能名。四年秋。

祖逖抱憤卒

使戴淵劉隗都督諸軍事。鎮合肥淮陰等要衝。名為討寇亂。實備王敦之變。祖逖以為百戰已翦荊棘。僅收河南地。而淵隗雍容。一朝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憤激發病卒。王敦久懷異志。及逖卒。益無所憚。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之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曼鯤終日酣醉。不敢視事。敦謂之曰。劉隗刁協。姦佞讒邪。謀危社稷。吾將除君側之惡。何如。對曰。隗協誠釀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卿等庸才。不達大體。元昌

王敦舉兵反

元年正月。敦遂舉兵於武昌。罪狀隗協。上疏請除之。帝怒。詔討敦。湘州刺史譙王丞。梁州刺史甘卓。廣州刺史陶侃等。皆起義兵應詔。敦使魏乂李桓帥甲士二万。圍譙王丞於長沙。丞在湘州日淺。長沙城池不完。資糧闕乏。或說丞南投陶侃。或欲退據零桂。丞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散之將哉。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則足矣。嬰城固守。帝徵戴淵劉隗入守。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弗許。司空王導帥宗族二十餘

臺廷尉府也

左傳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王敦取石頭城

溫嶠斬靷靷在馬胸以引車

京師敗

人詣臺待罪帝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近出臣族帝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茂弘導之字也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亦朕之純臣也乃假節討敦征虜將軍周札守石頭丹陽尹劉隗軍金城帝親被甲治兵於郊外令甘卓陶侃躡敦後敦引兵進欲攻劉隗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克周札矜險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降敦入據石頭

城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聞敦已取石頭命票騎將軍戴淵尚書令刁協及劉隗帥衆攻石頭王導及尚書左僕射周顗等爲後繼淵協隗與戰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決戰外車而出中庶子溫嶠抽劍斬靷諫止之敦縱兵劫掠宮省奔散刁協走江乘爲人所殺劉隗投後趙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迎敦敦見戴淵曰前日之戰我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力我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

王敦殺周顗戴淵

王敦殺譙王承
元帝崩
明帝立

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必謂之逆體誠者必謂之忠敦笑曰卿復献諛辭乎又見周顗謂曰伯仁卿負我顗曰賊虜犯順官軍討逆耳未知負公伯仁顗之字也詔以敦爲丞相敦辭不拜使部將鄧岳收周顗戴淵殺之遂不朝而還武昌譙王承固死守長沙百餘日魏乂等攻之急承將兵望劉翼等皆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糧食亦已竭四月城遂陷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曰人臣之守節一至於此乎悝曰人生但有死

耳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遂所殺又送承於武昌敦使人途殺之帝憂憤成疾至冬崩謚元皇帝太子紹即位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大將軍王敦如故帝自少聰慧仁孝善受規諫與其傅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敦憚其年已長且有勇略欲誣以不孝廢之已敗官軍之後會百官於石頭城以議溫嶠曰太子鈎深致遠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至是敦復謀簒位諷朝廷徵已太寧元年四月入朝詔加敦

班劍紛飾爲班殿上所佩之劍也

黃鉞班劍聽奏事不名劍履上殿是月敦自武昌移鎭姑孰自領揚州牧每夜飮與錢鳳容謀爲逆敦從弟廷尉王舒知之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二年五月王敦疾病矯詔拜兄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如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卿等審計之鳳乃與沈充定謀帝素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奏請以嶠爲左司馬嶠時進容謀佯

王敦錢鳳爲溫嶠所賣

阿附敦以結錢鳳鳳大悅語以逆謀使嶠爲內應

嶠佯諾盡告之帝請急爲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計敦聞之大怒曰吾爲豎子所欺與司徒導書曰請生致嶠吾自拔其舌導不荅帝親部署諸將所向詔討敦及鳳等敦疾轉篤因遣王含錢鳳鄧岳將兵向建康以誅溫嶠爲名七月含等水陸兵五万人奄至江寧南岸溫嶠等督諸軍拒之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與戰不利沈充錢鳳進至宣陽門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自南塘

官軍大敗王敦兵

横擊大破之別將段秀曹渾等帥千餘人夜渡水

逆徒皆伏誅

掩擊王含軍敗之斬其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等皆敗大怒曰我當力疾出戰作勢而起困乏復卧尋死於是含充鳳等棄軍奔竄已而皆伏誅詔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等官三年

明帝崩成帝立

七月帝崩謚明皇帝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翦逆臣克復大業然蜀趙後趙燕涼五胡僭僞據有州郡天下鼎沸晉室偏安江東太子衍即位生五年矣司徒王導中書令庾亮輔政太后庾氏臨朝導爲政寬和得衆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

刺史祖約逖之子也自以名輩不下郗鑒卞壺而

開府公與儀同三司

不豫顧命又求開府不得遂懷怨望及先帝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除之歷陽内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精卒万人器械甚精朝議以江外寄之而峻頗驕溢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南頓王宗素與蘇峻善又以觧兵衛怨望亮欲先誅宗咸和元年十月矯詔収宗宗拒戰遂死

庾亮殺南頓王 亮爲帝之外戚

帝不之知嘗問亮曰白頭公久不來此何故亮對

故曰舅

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亮憂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二年冬。矯詔徵之。峻不奉命。遂反曰。往者國家如累卵。非我不能濟。狡兎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謀者耳。峻知祖約怨亮。遣使請共討亮。約大喜

蘇峻祖約作亂

應之。發兵會峻師。峻乃遣兵。攻陷姑孰。彭城王雄。章武王休皆應峻。京師戒嚴。庾亮帥諸將。自督兵。屯慈湖。以拒峻。亮弟翼及左衛將軍劉超守石頭。峻將韓晃破桓彝於宣城。三年正月。進擊司馬流

於慈湖。流敗死。温嶠入救建康。軍潯陽。峻帥其將祖渙許柳等衆二万人。進軍陵口。官軍禦之屢敗。二月。峻軍至蔣陵。聞石頭有重兵。陸路自小丹楊進。尚書令卞壼帥侍中鍾雅將軍郭默趙胤等出拒。與峻大戰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峻乘勝

京師敗

攻青溪柵。壼等力戰死之。峻乃縱兵因風行火。臺省及諸營悉焚蕩。丹楊尹羊曼等諸將多戰死。庾亮奔潯陽。詔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爲票騎將軍錄尚書事。王導以有德望。本官如故。其他

峻約諸將任官有差。温嶠在潯陽。聞建康不守。號慟。因與庾亮謀討峻約。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陶侃時爲征西大將軍。人呼曰陶征西。嶠從之。遣使迎侃。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不

陶侃起義兵

輙應。急已而歎曰。命輕義重。見國難不赴非忠。況主上蒙塵。吾唾手擒賊耳。五月。率衆五万至潯陽。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動天地。峻逼遷帝於石頭。自據之。分兵拒侃。此時。三呉起義兵。推奮武將軍庾氷爲將。西渡浙江。於是州郡守司。亦皆舉兵

應之。是月。侃及温嶠等各帥舟師。直向石頭。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侃嶠二將能得衆也。先是。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箋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且二敗。猶餘一敗。然事急。吾不暇算君之敗

古人三敗　春秋之時。魯曹沫與齊戰。三敗失遂邑

數爾。侃嶠攻石頭。數月不能拔。將軍毛寶以奇兵燒峻積聚。峻軍於是乏食。侃使温嶠趙胤帥步兵万人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破胤軍。乘勝馳突襲侃軍。營堅不得入。乃退。侃兵追擊敗之。斬峻。剖其

陶侃斬蘇峻

祖約奔後趙

肉焚其骨。峻將張健收餘衆守石頭。祖約奔後趙。四年二月。諸軍齊攻石頭。大敗之。斬蘇碩蘇逸。城乃陷。建威長史滕含先登。抱帝詣溫嶠軍。張寔韓晃馬雄等出走。諸軍追躡。悉斬之。是月。帝還建康。時兵燹之餘。宮闕蕩燼。權以建平園爲宮。大賞諸將功。卞壺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等死節者。悉加贈官追謚。

後趙石勒敗趙斬其主劉曜

先是後趙主石勒遣弟石虎將兵攻趙。趙主劉曜出拒。與戰洛陽西。虎敗退保金墉。勒聞之。自將精騎五万赴救。曜兵敗潰。曜性嗜酒。此日飲酒數斗。自出戰。昏醉墜馬。爲勒將石堪所獲。勒遂斬之。曜弟胤與曜子熙收餘衆據上邽。一年矣。是歲秋。爲石虎所敗。

趙亡

趙遂亡。五年二月。石勒稱帝於襄國。石勒已併長安洛陽。疆土益廣。大使其將郭敬據樊城。以覘江南。七年秋。敬出掠江西。太尉陶侃乘虛攻樊城。拔之。敬還救樊。不及。亦爲侃所敗遁去。侃使中郎將桓宣守樊。侃性恭勤。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衆人當惜分陰。豈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是自棄也。

陶侃恭謹在軍四十一年

又曰。老莊浮虛。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蓬頭緩帶。辯論驕人者。吾不取也。侃在軍四十一年矣。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嘗列百甕於齋外。晨移於東。暮徙於西。及老不止。曰。不如此則筋骨消瘦。無用於軍國。其自勉率此類。

燕主慕容廆卒世子皝嗣立

八年夏。燕主慕容廆卒。子皝嗣。先是廆稱藩於朝廷。至是嗣子皝遣使告喪。詔以皝封燕王。

後趙石勒死弟虎自立

是秋。後趙主石勒死。子弘嗣。叔父虎廢弘自立。爲後趙主。

蜀主雄死其子期自立國號漢

九年春。蜀成主李雄死。養子班嗣。雄之子越殺班。奉兄期爲成主。改國號曰漢。居四年。雄弟壽殺期自立。爲漢主。

成帝崩

咸康八年五月。帝崩。謚成皇帝。

康帝立

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帝母弟瑯邪王嶽立。即位。改元建元。是歲。漢主李壽死。子勢嗣立。

康帝崩

二年九月。帝崩。謚康皇帝。

穆帝立

太子聃即位。改元永和。二年冬。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溫弗從。拜表即行。衆以爲蜀道險遠。溫兵不滿一万。而深入擊強敵。未知勝算。侍中劉惔曰。溫本博徒也。善見勝負之機。今即行。必當有勝算。不然則不

桓温伐漢

行。但恐克漢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三年三月。温軍入蜀。前鋒袁喬以二千人先進。温欲分爲二軍。兩道並進。以分漢兵勢。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勝於一戰。若分爲兩軍。則衆心不一。万一偏敗。大事乃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毀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也。温從之。漢主李勢。發兵拒之。温三戰三勝。初李勢以爲温軍必自二道來。分兵守其要衝。成都兵寡少。喬等乘勝入成都。大敗勢兵。勢出降。温乃送勢及其族屬將校十餘人於建康。詔以勢封歸義侯。温猶留蜀中。使袁喬等撃餘黨。悉平之。漢乃亡。

漢亡

初涼主張軌。遣兵助愍帝於長安。愍帝以軌爲涼州牧西平公。軌卒。子寔立。爲盗所殺。弟茂立。趙主劉曜伐茂。茂降趙。寔之子駿立。茂臨終告駿曰。必奉晋。不可失。及趙亡。駿屬後趙。常欲以奉晋。然道路壅塞。遂不得志。至是駿之子重華立。朝廷遣使。復拜西平公。重華不奉命。自稱大涼天王。是時。後趙主石虎已死。弟遵立。虎之子鑒殺遵自立。

涼張華自立称涼天王

後趙石氏亡

後趙冉閔自立國號魏

其臣石閔。幽鑒殺之。盡滅石氏。閔本姓冉。至是復本姓。改國號曰魏。自立稱帝。都鄴。故後趙將蒲洪。與冉閔有隙。遣使稱臣於朝廷。據襄國。詔封洪襄國公。已而據關右自立。改姓苻氏。自稱大單于三秦王。國號秦。燕主慕容皝之子儁嗣立。亦稱帝。

秦苻洪起

朝廷聞李石二氏已滅。中原大亂。乃謀進取。使揚豫二州都督殷浩北伐。浩連戰數年無功。遂爲姚襄所敗而還。襄南安赤亭羌酋弋仲之子也。初浩威望抗桓温。及其敗歸。温表請廢浩爲庶人。由此内外大權專歸温。十年夏。大將軍桓温帥歩騎四万西伐秦。時秦主苻洪已死。子健嗣立。迎戰藍田。健大敗。將士多死。温進軍灞上。三輔郡縣皆來降。健等退守長安小城。温撫諭居民。男女夾路迎温軍。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華陰隱者王猛見温。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曰。吾奉天子之命。將兵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豪傑未知公心。所以不至也。温嘿然。已而與健

桓温伐秦

灞上之役

桓溫敗歸

將苻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万餘人初溫謀以秦麥爲糧健已芟麥清野以待於是溫無所掠軍食耗乏遂収兵出潼關健之子萇等追之溫軍屢敗萇亦中流矢而死明年夏健以疾死少子生立魏主冉閔爲燕所滅其將周成來降居宛未幾據洛陽叛桓溫恨伐秦無功十二年夏自江陵北伐入洛陽周成帥衆降溫見洛陽荒廢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矣王夷甫諸人淸談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誰任其責者夷甫衍之字也乃

桓溫復洛陽

修理陵廟置戍兵而還初姚襄欲取洛陽攻周成未能克爲桓溫所敗退據襄陵已而圖取關中升平元年春自引兵進至黃落與秦主苻生戰敗死弟萇以餘衆降秦是歲秦苻堅殺其主苻生自立稱秦天王堅生之弟也燕主慕容雋自薊徙都鄴南圖洛陽官軍連歲伐之不能克雋亦疾病尋死子暐立涼主張重華之子玄靚嗣立已七年矣廢其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授玄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刺史西平公五年五月帝崩無子成帝

穆帝崩

之子瑯邪王丕立即位謚先帝曰穆皇帝興寧元年秋涼張天錫殺其主玄靚自立三年春燕主慕容暐寇洛陽屯將陳祐等失守司徒會稽王昱會大司馬桓溫等共議征討帝素多病自即位三年常卧疾遂崩於是征討議乃寢帝無嗣弟瑯邪王奕立謚先帝曰哀皇帝此時燕將慕容恪慕容垂攻取洛陽殺揚武將軍沈勁略地至崤澠梁州刺史司馬勳爲政酷暴多殺諫者常有據蜀之志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圍益州刺史周楚於成都大

哀帝崩帝奕立

司馬勳反

司馬桓溫遣鷹揚將軍朱序等救之荆州刺史桓豁亦出兵討勳太和元年夏朱序等擊勳破之擒勳及其黨悉誅之四年春燕將慕容恪已死桓溫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四月與郗愔桓冲袁眞等帥步騎五万發姑孰北伐燕愔鑒之子冲溫之弟眞喬之子也六月進至金鄉愔之子超英敏喜奇謀乃說溫曰金鄉道遠汴水又淺難以通運賊若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進無所掠則此危道也不若徑趨鄴決勝敗於一戰冀燕主成

朱序敗司馬勳誅之

桓溫伐燕

擒耳。温不從。檀玄鄧遐朱序等。進破燕軍。七月。温自武陽進軍枋頭。燕主慕容暐大懼。請救於秦。秦諸將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爲。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隱者王猛説秦主苻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等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屯洛邑。収幽冀二州兵。引并豫二州粟。以臨淆澠。則明公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以猛爲諮議參軍。發歩騎二万救燕。

枋頭之役

初温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將慕容德劉宙等。帥騎一万五千屯石門。李邽帥兵五千。斷温糧道。慕容宙以一千騎爲前鋒。宙以爲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乗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我兵果乗之。爲所敗。糧儲亦殆竭。温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路奔還武陽。燕將慕容垂等。悉衆追之。慕容德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與垂夾擊。温温大敗。死者三万。秦將

桓温敗歸

袁真叛降燕

苟池。邀撃温於譙。又大破之。温走保山陽。深恥喪敗。歸罪於袁真。鄧遐免爲庶人。真不服。上表罪状温。遂據壽春叛降燕。燕秦已結好。使者數往來。燕郝晷使秦。晷與王猛有舊。見秦政大治。陰欲自託於猛。頗泄燕容事。秦主堅聞之。乃有圖燕之志。初燕使者約厚賂秦。請救。及晋兵退。燕人悔之。告秦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何用賂爲。秦主大怒。遣王猛梁成鄧羌。帥歩騎三万伐燕。五年正月。陷洛陽。丞相會稽王昱與桓温謀

燕亡

後舉。温城廣陵。徙鎭之。是冬。秦將王猛等大敗燕。虜燕主慕容暐及其宗族百官。悉徙於長安。燕乃亡。桓温攻壽春。時叛將袁真已死。子瑾及其黨朱輔據壽春。連戰皆敗。燕遣兵救之。及秦伐燕甚急。燕兵引去。壽春乃陷。温擒瑾及輔斬之。温素恃材略位望。陰有不臣之志。乃欲立功河朔。以収時論。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雖僅克壽春。未足以雪枋頭之恥。慨然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万年。諷褚太后廢帝。爲東海王。迎立會稽王昱。改

桓温廢帝奕
簡文帝立

說同悅

簡文帝崩 孝武帝立

元咸安。是元帝季子也。時年五十二。溫入朝。欲啓廢立意。旨帝是引見溫。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秦主苻堅聞之。拍手大笑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桓溫之謂矣。二年七月。帝不豫。急召桓溫。一日一夜發四詔。溫危疑不至。數日而崩。謚簡文帝。少子曜即位。初帝與溫親善。其在相位時。每輔成溫意。及即位。尚書謝

安。侍中王坦之。不悅。溫深憚二人。寧康元年二月。桓溫入朝。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郄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竊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是秋。大司馬桓溫薨。時帝幼弱。安與坦之輔政。涼主張天錫殺弟張邕。以劉肅梁

涼亡

秦陷襄陽虜朱序去

景為己子。賜姓張氏。委之國政。自荒於酒色。熙世子大懷。立嬖妾之子大豫。由是人情憤怨。從弟張憲切諫。弗聽。雖稱藩於秦。交道不純。秦主苻堅遣書誠勵。而弗悛。堅怒。太元元年秋。大舉伐涼。涼兵大敗。天錫降秦。涼乃亡。秦已併兩京及五胡。地勢益強大。朝廷以為深憂。詔求良將。尚書令謝安以兄子玄應詔。朝議使玄鎮廣陵。以劉牢之為參軍。四年春。秦遣兵寇襄陽。太守朱序拒戰。破之。適有內應者。襄陽乃陷。虜朱序去。八年春。荊州刺史桓

秦大舉入寇

墅莊也

冲帥衆十万伐秦。攻襄陽數月。不能拔而退。秦復大舉。分道入寇。八月。秦先鋒苻融張蚝慕容垂等。將步騎二十五万至潁口。秦主苻堅自帥戎卒六十餘万。騎二十七万。發長安。九月。至項城。蜀漢涼幽冀諸州兵。東西万里。皆會之。水陸齊進。詔以謝安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衆八万出拒。使龍驤將軍胡彬。以舟師五千。拒水路。十月。秦軍已逼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安。安嘿然不答。俄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

肥水之役

日玄憂懼。便爲敵手而不勝。安笑曰。我軍勝。敵必矣。汝勿復憂。即使玄先發。安遂遊詠。至夜而還。玄別將劉牢之帥精兵五千。已趨洛澗。直渡水擊秦先鋒梁成。斬之。秦軍且亂。十一月。堅留大兵於項城。自率輕騎八千。兼道至壽陽。望見官軍部陣嚴整。憮然有懼色。又望八公山草木。誤爲官軍。顧謂苻融曰。此亦勁敵。未易勝也。乃令諸軍逼肥水而陣。謝玄遣人謂先鋒將苻融曰。卿等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也。若移陣少

謝玄大敗秦軍

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融以爲然。秦諸將皆以爲不可。堅曰。不然。但引兵少却。使彼半渡。以鐵騎蹙而擊之。莫不克矣。遂麾兵使却。於是諸軍却退。如崩不可復止。玄及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直進擊之。時我降將朱序在秦軍。自後大呼曰。秦兵敗矣。由是秦兵皆自潰。玄等乘機追擊。大敗之。百万秦軍。自相蹈籍。玄縱輕騎二千。追苻融。融馬倒。遂爲我兵所殺。堅中流矢。單騎渡淮而走。餘衆狼狽。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我兵且至。晝夜不

草行不依路而行露宿不依家而卧

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蔽野塞川。初大都督謝安在軍。方與客碁。適捷書至。覽畢置坐側。毫無喜色。客問之。安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碁罷客去。安入帳。喜甚。其矯情鎮物如此。秦軍皆已潰散。惟慕容垂所將三万人不亂。垂全其軍退。垂子寶及慕容德趙秋等。欲乘秦大敗復燕祚。垂意未決。慕容農按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遂北入鄴。九年春。垂遂自立

後燕西燕起

稱王。國號後燕。定都中山。秦北地長史慕容泓據濟北。自立稱王。國號西燕。泓用法苛峻。其臣高蓋等殺泓。立泓弟冲爲主。十年夏。冲攻長安。秦主苻堅大敗之後。兵方寡弱。力不能支。出奔五將山。子宏走江東。長安遂陷。冲入據長安。故秦司馬姚萇

後秦起

自立稱後秦王。據新平。舉兵圍秦主苻堅於五將山。堅衆奔散。萇執堅。幽於新平。無幾縊殺之。堅庶長子丕在鄴。聞長安不守。將赴救。時苻堅凶問至。

西秦起
乞伏姓國仁名

遂稱帝晋陽。是冬。鮮卑種屬乞伏國仁。據安定自

拓跋姓禄官名

立稱西秦王築勇士城而都之先是武帝之時鮮卑種屬拓跋禄官分其國爲三部自統其一部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及其弟猗盧分居其二部猗盧自少驍勇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内民多徃依爲禄官死猗盧總攝三部太尉劉琨在北州日猗盧數出兵助官軍懷帝聞之表爲大單于封代公於是帥部落入雁門據陘北務益盛猗盧又出兵大敗漢主劉曜於晋陽獻捷朝廷愍帝嘉其功進猗盧爵爲王更授代常山二郡猗盧

大人部長也

魏拓跋氏起

愛少子欲立爲嗣長子六脩憤怨遂殺猗盧領其衆猗㐌之子普根討滅六脩而自立尋死國人立猗盧從子鬱律猗㐌妻殺之立己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爲人英毅自立爲代王其長子寔生珪珪稍長聰敏有德量時鮮卑劉庫仁之子顯殺從兄劉頭眷自立因欲殺珪併代地珪奔賀生部諸部大人推珪爲主至是珪大會諸大人於牛川即代王位徙居盛樂國號魏拓跋氏自此興矣是歲西燕人殺其主慕容冲立段隨又殺隨立慕容忠

馮該斬秦主丕

又殺忠立慕容永十一年冬永大舉擊秦主苻丕於襄陵丕敗南走收散卒得數千乃謀襲洛陽楊威將軍馮該自陜邀擊之斬丕故秦主苻堅之族孫登嗣立都南安十二年夏西秦主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立十八年先是後秦主姚萇已徙居長安秦主苻登數擊之互有勝敗至是姚萇死子興嗣十九年夏苻登復攻長安姚興逆戰大敗之遂斬登秦乃亡是歲燕主慕容垂擊西燕大敗之拔其居都長子殺西燕主慕容永西燕乃亡二十年

秦亡

西燕亡

長星見

孝武帝崩安帝立

春燕主慕容垂死子寶嗣立初自大將軍謝玄敗秦軍於肥水江東無事會稽王道子爲政帝惟嗜酒流連而已道子專恣賞罰淆濫帝惡之乃欲除道子中書侍郎徐邈切諫帝納之復任道子如故是歲七月長星見帝心甚惡爲出遊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年天子耶張貴人時年三十寵冠後宮醉中戲之曰汝亦以年可廢耳世豈有百年美人耶張氏潛怨之二十一年九月帝醉而寢於清暑殿張氏使婢被帝面以弑

魘睡中見鬼也因心神惱亂氣塞不得通

乃宣言曰帝昏醉因夢魘暴崩太子德宗闇弱會
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是月太子即位以道
子爲太傅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寒暑飢飽亦
不能辨飲食寢興皆不出於己母弟瑯邪王德文
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明年正月改元隆安

後涼起

謚先帝曰孝武帝先是故秦將呂光據涼州稱三
河王至是國號後涼自稱涼天王鮮卑禿髮烏狐

南涼起　禿髮姓烏狐名

北涼起

南燕起

起河西號南涼涼州人段業據張掖號北涼燕主
慕容垂弟慕容德據廣固是爲南燕隴西人李暠

西涼起　張掖燉煌郡名皆在涼州

據燉煌是爲西涼是時割據漢淮以北自立者凡
九國皆不受朝廷之制各自稱王稱帝建年號置
百官互相攻伐呑併爭亂無虛日魏拓跋氏最强
大而晉室益微弱無復圖復中原者兩都爲夷虜
窠窟晉民作黍離之歎初大司馬桓溫之子玄嗣
溫爲南郡公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嘗詣會稽王
道子家偶道子與衆客飲乘其醉張目指玄曰此
兒之父溫晩年欲作賊卿等當記其面玄於是伏
地流汗不能起後爲義與太守鬱鬱不自安常切

齒於道子遂棄官而歸已而復起爲江州刺史時
黄門郎殷仲堪出督荆益寧三州軍事鎭江陵與
玄親交中書令王恭亦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軍事
出鎭京口俱竊圖道子道子素惡王殷乃欲抑損
其兵權中外恟恟桓玄遺王殷二人書曰可先斬
僕射王國寶國寶斃則會稽易制耳王殷然之隆

王恭殷仲堪作亂

安二年夏發兵東西夾擊國寶國寶惶懼不知所爲上
疏辭職道子闇懦不知桓玄及王殷等圖已遂賜
國寶死使王殷二人解兵二人佯罷兵以騙道子

已而道子知其計輙悔殺國寶以譙王尚及弟休
有才略引爲腹心以備豫州刺史庾楷亦以事怨
道子三年春遣其子鴻說王恭曰譙王兄弟秉機

桓玄舉兵伐會稽王

權乃欲假朝威削弱方鎭其姦過於國寶然懲艾
前事蓄謀深淵及禍未至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告
之殷仲堪及桓玄二人喜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
向京師時内外疑阻津邏戒嚴獲仲堪送恭書献
朝廷道子憂懼道子之世子元顯年十七雋才勇
毅謂道子曰前不討王殷乃有今日之難今復從

彼所欲誅譙王兄弟。此自翦羽翼也。其禍大於殺國寶。頗審計之。道子益畏。不知所出。乃歎曰。噫吾老矣。不能用事。遂舉庶務。委之元顯。日飲醇酒以昏臥。七月。仲堪聞恭已舉兵。以楊佺期兄弟爲前鋒。帥舟師五千先發。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万。相繼而下。佺期漢太尉楊震之後。以門地自矜。至是贊成仲堪之謀。八月。進至湓口。擊票騎司馬王愉走之。桓玄繼至。遣偏軍追愉。禽之。愉國寶之兄也。朝廷遣諸將拒之。庚楷爲王恭先鋒。與譙王尚戰牛渚。敗走。九月。桓玄大敗官軍於白石。時王恭將劉牢之。歸順。以其部兵。横擊恭。恭敗奔桓玄軍。途所殺。於是仲堪軍沮喪不振。佺期等先走。玄大懼。與仲堪俱西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少氣銳。性頗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悉充兵役。東土囂然。海賊孫恩乘機攻陷會稽。於是諸郡起兵。殺長吏應恩。旬日間。至衆數十万。時三吳承平日久。士民不習戰。皆望風奔潰。朝議使降將劉牢之討恩。牢之拜表輒行。以彭城人劉裕爲參軍。進

劉牢之歸順敗王恭

桓玄斂軍退

官奴遣赦爲客戶者曰免奴

海賊孫恩陷會稽

臨浙江。恩聞之。驅男女二十餘万口。東走入海島。朝廷憂恩復來襲。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太守。琰恃資望。不設備。諸將皆諫。琰弗從。四年夏。孫恩寇刑浦。官軍不利。恩乘勝直進。琰倉皇出戰。兵敗。爲帳下將張猛所殺。恩轉戰至臨海。寧朔將軍高雅與恩戰餘姚大敗。詔復使劉牢之討恩。恩走入海。牢之留參軍劉裕。城於海鹽。以備海寇。五年春。孫恩復來侵。裕設伏擊却之。是夏孫恩大舉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万。樓船千餘艘。突進暴掠。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分遣諸將守要衝。牢之自山陰。劉裕自海鹽夾擊破之。恩復整兵。徑向建康。後將軍元顯拒戰不利。譙王尚及牢之等帥精銳入援。恩乃引去。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執寧朔將軍高雅據郁洲。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恩。裕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緣海南走。裕追擊又大破之。恩自浹口遠竄入海。已而窮迫。赴海死。桓玄殷仲堪楊佺期等敗歸在荊雍間。會孫恩寇三吳。諸將奔命。殆無寧日。玄等乘隙圖再舉。議與仲堪佺期不協。

孫恩入寇

劉裕擊海寇却之

劉裕大敗海賊孫恩

桓玄再擧兵向建康

玄遂殺二人。元興元年春。元顯謀討桓玄。時三呉承寇亂之餘。漕運不繼。兵民飢乏。議不輒決。或說桓玄曰。明公。累世之門地。英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近失物情。若兵臨畿甸。示以禍福。士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弟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道子元顯專横。擧兵東下。二月。至尋陽。斬朝使齊王柔。進屯姑孰。遣其將馮該等攻歷陽。斷絶洞浦。悉焚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舟艦。尚之遣武都太守楊秋擊之。

劉牢之叛應桓玄

桓玄収會稽王父子殺之

楊秋敗降桓玄。尚衆亦潰。尚之逃徐中。爲玄兵所禽。歷陽太守司馬休之亦已敗。棄城走。是時。元顯恃權益驕恣。日夜昏醉。鎮北將軍劉牢之惡之。玄因使入說牢之以禍福。牢之頗納其言。遂與玄交通。劉裕等極諫。牢之弗從。三月。遣使請玄。請降玄。惡其反覆無常。乃欲誅牢之。佯納其降。進入建康。元顯等守宮門。無幾衆皆崩潰。元顯走入宮。問計於道子。道子但涕泣。不知所答。時玄兵已入宮門。収道子及元顯等。其黨與數十人。帝憂懼。詔委中外庶

兗州刺史王恭

會稽世子司馬元顯

丞相桓玄

桓玄逼帝簒位

政於玄。玄三弟偉謙及其黨與將士。皆進爵授官。是月。誅元顯等數人。徙道子於成郡。尋殺之。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意不滿。或勸襲玄。牢之猶豫不決。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叛。將軍往年叛王兗州。近日叛司馬郎君。今復叛桓相國。一人三叛。何以自立。牢之諸將士聞之。皆奔散。牢之遂縊而死。玄命斬首戮於市。桓玄已得志。驕傲日甚。乃諷朝廷。自拜楚王。以姑孰爲都。行天子禮樂。其妻稱王后。世子稱太子。二年冬。逼帝禪位。遂遷

劉裕擧兵討桓玄

寄奴劉裕之小字

帝於尋陽。劉裕稱疾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引故劉牢之將何無忌劉毅等爲參軍。三年春。起兵於京口。兗徐二州皆應。裕進軍於竹里。桓玄聞而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玄曰。劉寄奴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蒲一擲得百万。何無忌酷似其舅。其擧大事。何無成。即遣諸軍擊之。三月。裕軍至江乘。破將軍呉甫之皇甫敷。皆斬之。玄聞二將死。問群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對曰。民怨神怒。豈有不敗哉。玄曰。民或怨神何

桓玄立廟祀父溫而不祭祖父彝

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濵。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如是則卿何不早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敢何言。玄嘿然。走意乃决。時裕軍四塞。桓謙。何澹。卞範等。出戰。兵凡三万。數日之間。連戰皆敗。衆多散亡。僅留者畏伏裕威。莫有鬪志。裕與毅等。分軍爲數隊。進突謙陣。

劉裕大敗桓玄軍

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閧動天地。會東北風急。乘以縱火。煙炎熛天。鼓譟之聲震動京邑。謙等諸軍皆潰。玄倉猝出走。參軍胡藩。

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擧鞭指天。遂策馬西走。劉裕已取建康。

桓玄伏誅

遣諸將追玄。至江陵。五月。桓玄衰敗伏誅。餘黨挾帝奔竄。義熈元年二月。玄餘黨悉平。劉毅留屯夏

劉裕迎帝還建康

口。何無忌奉帝還建康。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劉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南燕主慕容超乘江東之亂。數寇淮北。劉裕抗表請伐之。議者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等數人。以爲必克。勸裕北

劉裕伐南燕

伐。五年夏。裕遂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進至東莞。南燕主超。自將步騎四万。出戰大敗於臨朐。退保廣固。廣固。南燕都城也。裕乘勝長驅。攻廣固。拔其大城。超收衆保小城。城堅不可拔。裕築長圍攻之。超窮迫請降。裕不許。攻之益急。至明年春。城遂

南燕亡

陷。執超斬之建康。南燕乃亡。故孫恩餘黨盧循。徐

盧循徐道覆寇建康

道覆等。聞劉裕北伐。起兵番禺。乘虛襲建康。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已陷江豫二鎭。衆十餘万。舟車百里不絕。建康震駭。朝廷急召裕還。近郡諸將引

兵入援。自三月至五月。官軍力戰。裕亦引兵至。夾擊大破之。循等逃走交州。裕急追之。不及。裕軍雷池。徐道覆擁衆三万。將襲江陵。爲官軍所敗。道覆單舸走湓口。是冬。循等揚聲曰。不攻雷池。且乘流徑攻建康。裕知其計。進軍大雷。循及道覆等果帥衆數万。向雷池。裕悉出水陸諸軍。橫擊之。循大敗。道覆望風走。循收餘衆。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七年春。交州刺史杜慧度。攻破盧循。斬之。裕亦已遣

官軍斬盧循徐道覆

諸將。攻拔始興。斬道覆。十二年春。詔以劉裕爲太

劉裕伐秦

尉。都督二十二州諸軍事。先是後秦主姚興。據長安。遣諸將守洛陽。興已死。子泓嗣立。北與魏交通。以圖取江東。至是劉裕大舉。欲先復洛陽。遂伐後秦。九月。發建康。遣將軍王鎭惡檀道濟。帥陸軍向許洛。沈林劉遵。將水軍自汴入河。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水陸並進。後秦諸將。大修守備。以禦。鎭惡道濟。所向皆克。沿道諸城。望風降。十月。鎭惡道濟取許昌。進至成皐滎陽。諸城皆降。仲德已帥水師入河。取滑臺孟津。後秦將公洸等鎭洛陽。

復洛陽

請救於長安。後秦主泓。遣步騎万五千赴救。道濟已破右關。攻洛陽。守將公洸等不能支。遂舉洛陽出降。議者欲盡阬降人。以作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歸。於是士民皆感悅歸附者甚衆。長安援兵。途聞洛陽已没。不敢進。太尉劉裕等。水陸諸軍。悉入洛陽。裕乃修理晋氏太廟山陵。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洛陽鎭將。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十二月。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加揚州牧。増封十郡。賜爵爲宋公。備九錫

劉裕攻長安

之禮。其他兼職如故。十三年春。裕遣諸軍。西向長安。徑破潼武二關。七月。裕進軍陝。前鋒沈田子等屯青泥。後秦主姚泓。自帥步騎數万禦之。田子及其陣營未列。以短兵急擊之。泓兵大敗。走還灞上。八月。鎭惡以水師。自河入渭。徑攻灞上。泓兵不支。退守長安。請救於魏。魏不肯出兵。鎭惡以蒙衝泝流至渭橋。麾士卒悉登岸。鎭惡拔刀手斫纜。舟皆隨流而去。乃諭衆曰。吾曹與卿等。家皆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相距万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不知

後秦亡

漢宣帝時匈奴
左賢王去卑賜

所在。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也。卿等勉之。身先士卒。進。衆踊躍奮戰。是日。大敗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丕。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皆潰。泓單騎還宮。鎭惡急追之。破朔平門入。泓從數百騎。出走石橋。從騎皆逸亡。泓遂降鎭惡。九月。劉裕至長安。勞鎭惡曰。成吾覇業者卿也。鎭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僕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乎。裕悉收姚氏資實圖籍。送建康。命斬姚泓。後秦乃亡。先是匈奴劉衛辰之子勃勃。

姓劉氏勃勃即其後云

自謂其先出自夏后氏陷沒柔然可汗社崘弃千等併其衆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聞劉裕伐秦乃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若留子弟諸將守之吾取關中如拾芥耳是冬劉裕果留次子義眞及王修王鎭惡沈田子毛德祖傅弘毛脩之等諸將東歸彭城勃勃曰此天以關中賜我也期不可失矣使其將赫連璝王買德帥騎二万先向長安勃勃

夏主勃勃陷長安

自將大軍繼進十四年春關中戍將鎭惡田子等

孝武帝名曜字昌明二帝指德宗德文

劉裕弑安帝恭帝立

連戰皆敗或死或所禽至秋長安陷參軍段宏扶義眞逃出潼關勃勃兵不肯追義眞乃得免劉裕聞關中大敗諸將皆陷沒刻日謀西討侍中謝晦切諫告以陰謀裕乃止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密圖酖帝母弟瑯邪王德文常在左右寢食與帝俱十二月德文會有疾出居於外裕因使中書侍郎王韶繼帝弑之稱遺詔立德文諡先帝曰安帝改元元熈元年七月詔進宋公劉裕爵爲王二年夏宋王劉裕使中書令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

宋王劉裕篡帝位

手書詔與之顧左右曰桓玄之時司馬氏已無矣晉室再爲劉氏所立殆二十載今日之事朕固所甘心也遂遜於瑯邪第

晉亡

周清外史卷之十終

南朝州郡圖

南朝系統　都建康領漢淮以南

宋
- 受晉禪　武帝 劉裕
  - 廢帝榮陽王 義符
  - 文帝 義隆
    - 武帝 駿
      - 前廢帝 業
      - 明帝 彧
        - 後廢帝 昱
        - 順帝

齊
- 受宋禪　高帝 蕭道成
  - 武帝 賾
    - 廢帝鬱林王 昭業
    - 廢帝海陵王 昭文
  - 明帝 鸞
    - 廢帝東昏侯

梁
- 武帝 蕭衍
  - 簡文帝 綱
  - 弟 元帝
    - 恭帝 方智

陳
- 受梁禪　武帝 陳霸先
  - 文帝 蒨
    - 廢帝臨海王 伯宗
  - 宣帝 頊
    - 帝叔寶 為隋所滅

陳末僭國
- 後梁宣帝 蕭詧
  - 明帝 巋
    - 莒公 琮



周清外史卷之十一

日本　馬杉繫文卷　著

清　王治本黍園　閲

司馬氏後記　南朝

宋　齊　梁　陳

宋元王交、漢高祖母弟也、封楚

宋承晋祚。領漢淮以南。是爲南朝。南朝數有禪代。以宋爲始。宋之先出於漢元王劉交。交居彭城。其裔皆家彭城。交十七世曰劉翹。自彭城徙寓晋陵丹徒之京口里。生裕。家貧不能自給。將棄裕。裕之從母救而乳之。因呼曰寄奴。寄奴稍長。賣履以爲業。頗好樗蒲。爲鄉閭所賤。然性勇毅。有大志。爲晋將劉牢之所引拔。參其軍事。擊海賊孫恩盧循等。挺身力鬭。數樹竒功。桓玄之亂。首唱大義。再興晋室。又攻復洛陽。取長安。勲業盛大。自請鎭其舊里彭城。彭城春秋之時。宋土也。遂立爲宋王。元熙二年六月。受晋帝德文之禪。即皇帝位。都建康。改元永初。國號宋。奉德文爲零陵王。祀王導謝安温嶠陶侃謝玄等。嘗竭力晋室者。以收士民之心。永初

樗蒲、博奕也

沮渠姓、蒙遜名

西涼亡

二年春。涼王沮渠蒙遜攻西涼。取燉煌。西涼主李恂自殺。西涼乃亡。此時魏秦涼夏燕各建國稱帝。割據河北關右之地。而魏最强大。有倂天下之志。初帝裕之圖禪代。授毒酒於前郎中令張偉。酖晋帝德文。偉歎曰。酖君以求富。恥莫大焉。自飲而卒。前太常褚秀。前侍中褚淡。並德文之后兄也。德文每生男。帝令秀淡便殺之。以絶胤子。德文自遜位。深慮竒禍。與褚后處一室。手煮食以食。帝數使人伺其間。是歲九月。褚后適出在別室。帝即遣兵士。逼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飮。曰。吾聞自殺者。墜那落。請汝殺我。兵士遂掩殺之。帝聞而佯驚。乃宣言曰。盜殺先帝零陵王。因舉哀三日。奉謚曰恭皇帝。

帝弑零陵王

武帝殂　廢帝滎陽王立

三年五月。帝殂。謚武皇帝。世子義符嗣。年十七。多狎群小。居喪無禮。是冬。魏人入寇。陷洛陽。取許昌。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等。以將士敗沒。多失境土。並引罪上表自劾。帝優詔不問。帝素昏狂。即位二年。連卻忠良。滛樂日甚。羨之亮晦等憂之。廢帝爲滎陽王。立武

徐羨之等弑廢帝滎陽王

文帝立

帝第三子義隆。已而殺滎陽王及武帝第二子義真。以防後禍。義隆既即位。惡羨之等專恣。元嘉二年冬。宣詔曰。發兵伐魏。乃治軍裝艦。又宣曰。西討謝晦。時晦領荊州刺史。參軍何承天勸晦北奔魏。晦以爲荊州用武之地。糧兵易給。據以決戰。然後趨北復何晩。遂叛。三年正月。帝下詔暴羨之亮晦

帝自討謝晦

弑先主兄弟之罪。自將兵討晦。以檀道濟劉粹爲前軍。斷北走之路。水陸並進。羨之亮恐懼。羨之自經死。亮出走。爲屯騎校尉郭泓所禽。伏誅。帝益鋭

意。令諸軍相繼進。晦使弟遯將万人。留守江陵。自帥舟師五万人。拒官軍。旌旗蔽日。船艦滿江。乃歎曰。吾恨不能以此衆勤王事耳。因上表謝罪。帝弗報。會道濟軍掩至。晦衆皆潰。此時。劉粹自陸路襲江陵。陷之。晦進退失據。與弟遯北走至安陸。爲戍將光順所擒。帝并其黨與悉誅之。帝自踐祚。有復洛陽之志。聞魏連歳伐西北。河南兵少。七年春。使到彦之王仲德竺靈秀。以舟師五万。入河。段宏帥精騎八千。直向虎牢。劉德武將歩卒一万繼進。長

師入河南

沙王義欣。將歩騎五万。監諸軍。義欣。武帝弟道憐之子也。彦之自淮入泗。日行十里。以四月發。至七月。始達須昌。泝河西上。魏兵棄碻磝滑臺虎牢洛陽金墉諸城。悉渡河北退。彦之進屯靈昌津。結營列守南岸。諸軍皆喜復河南。仲德獨有憂色曰。諸將不諳北人情僞。必墮其計。已而魏主遣諸將來

伐魏不克

擊。彦之大敗。棄船艦軍實。退保東平。十月。魏將安頡等。已破彦之。進攻金墉。守將杜驥。棄城走。於是洛陽不支。將士皆退。彦之仲德。悚懼遁還虎牢。遂

陷。滎陽太守崔模。以所部降魏。靈秀欲棄滑臺而走。參軍朱脩之不聽。以三千人守滑臺。魏人乘勝來攻甚急。靈秀夜遁走湖陸。脩之留戰。多殪魏兵。然衆寡不敵。受圍二十餘日。身蒙數創。兵士亦死傷過半。脩之氣益鋭。晝夜力拒。無復一人離心。十一月。魏人不能拔而去。更攻湖陸。湖陸軍實糧仗所積蓄。靈秀拒守。遂大敗。棄軍實糧仗。僅以身遁還。帝怒。免彦之仲德官。誅靈秀。八年正月。大將軍檀道濟。督諸軍救滑臺。魏人拒之途。大小三十餘

戰道濟多勝進至歷城魏將叔孫建縱輕騎燒其草穀道濟人馬乏食不能輒進由是魏兵復攻滑臺脩之堅守糧盡兵皆病而外援不至城遂陷脩之就擒二月道濟食盡自歷城引還士卒多降魏東陽下邳諸城皆潰復失河南諸郡十三年春帝疾病侍中劉湛說司徒彭城王義康曰道濟位陞司空職兼江州刺史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略一旦宮車晏駕不可復制宜早除之以全國祚義康帝之弟也恃勢驕專常嫉道

濟功乃與湛共謀矯詔召道濟因執之宣言曰道濟潛散官金招聚剽猾乘上寢疾規肆禍心遂併

彭城王義康殺檀道濟

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臨死憤怒不自禁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壞汝万里長城帝素仁孝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其職道濟之遭害也帝實不知及疾愈悼惜不已遂貶義康徙豫州此時謝靈運范曄負才地貪權相踵反亂帝命誅之由是境内無事廬山隱士雷

立四學

次宗立儒學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東宮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是爲四學帝厚給生徒各孰其學於是士民敦和江左風俗以此時爲美魏既滅秦涼夏燕悉併其地勢益强大聞檀道濟已死乃曰江左可圖也二十七年春

魏人入寇

魏主拓跋燾大舉入寇攻懸狐至夏不能拔而去帝復欲伐魏江湛徐湛之慫慂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爲時月已遲宜以明年春出師帝曰北人苦虐政上黨諸郡義徒已起若頓兵一年恐沮向義之心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

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還顧王玄謨等勇略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及徃時臣恐重辱王師帝曰我師再屈別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軍中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舟艦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不能堅守比至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乃成擒耳慶之又諫曰治國譬如治絲急遷反棼之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强敵而與江徐等白面書生謀之何由得濟世子劭及護

復出師伐魏又敗

軍將軍蕭思話亦固諫皆弗聽七月詔發諸軍彭城太守王玄謨將衆二万五千先進水軍前鋒奮威將軍垣護之繼進連戰無利至冬玄謨護之等大敗僅以身遁還大都督蕭斌將斬玄謨護之沈慶之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万玄謨等諸人非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佛狸魏主燾之小字也先是遣別將龐法起西徇関中取弘農潼關已而魏兵來擊法起殆敗柳元景薛安都曾方平等以衆三万人救法起大敗魏兵斬

首數千級法起軍大振此時魏人拔懸狐及項城進逼壽陽帝遣劉康祖赴救魏人逆擊康祖有精兵八千人皆殊死奮戰多殺魏兵然衆寡不敵士卒死傷略盡康祖中流矢死建康駭擾召元景安都方平等還關中復爲魏之有帝悔不用慶之等諫十二月魏主帥諸軍南侵至瓜步懐民舍爲筏將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帝使領軍將軍劉遵考分兵守要津世子劭出鎮石頭江湛徐湛之屬之帝幸石頭城勞諸軍又登莫府山觀望魏

魏主南侵至瓜步

軍大懼謂江湛等曰北伐之議同朕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不得無慙也又謂徐湛之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乎世子劭曰北伐敗辱數州陷沒其罪在江湛徐湛之斬之可以謝士民帝曰北伐固出朕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世子與江徐不平魏主列營於瓜步山下臨江而軍築行臺於山上遣使求和且爲其孫請婚帝召世子劭及群臣議之衆皆言宜許之江湛曰戎狄不知信許之無益於是議不決魏亦竟不逼二十八年二月魏主

六州陷沒

燕巣林木言民屋焚蕩無可依

胡誕世豫州人殺太守桓隆之據郡又欲奉義康爲主

引軍北還是役也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並陷沒將士死傷不可勝計魏兵所過郡縣焚蕩居民逃散春燕巣於林木狀况悲慘前後無比司徒彭城王義康貶豫州也數有怨言搖動民聽及胡誕世反江夏王義恭等上疏請徙義康於廣州帝從之未果會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帝慮不逞之徒奉義康作亂使人掩殺之二十九年春帝聞魏主燾遭弑其國大亂復謀北伐沈慶之劉興祖並切諫尚書令何尚之及其子偃亦憂宋室將亂諫之皆

復伐魏不克

弗聽。尚之上疏乞骸骨。又弗許。詔發諸軍。向許洛及潼關。初皇后袁氏生世子劭。已而叔妃潘氏生始興王濬。袁氏妬忿而卒。潘氏恃寵專總內政。世子劭惡之。濬懼禍。及迎劭意。圖潘氏。偃給事東宮。知難將起。竊語之尚之。與俱啓微旨。以諫北伐。帝不悟。自夏至冬。諸軍大敗。悉引還。人心乖離。元嘉之政頓衰。會世子巫蠱之事起。帝悔悟。乃欲廢世子。猶豫不決。每夕托宴。與江湛徐湛之密謀。未幾議泄。世子聞江徐勸廢立。益憤恨。三十年正月。勸

世子劭弒文帝

兵夜襲宮。弒帝。并殺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及叔妃潘氏等。親信左右數十人。幽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義恭。帝之弟也。江夏參軍沈慶之聞變大驚。乃謂腹心曰。東宮性黠而剛猛。其極及弒逆。天之所不與也。吾佐順討逆。何憂不濟。因奉帝第三子武陵王駿。舉兵討劭。諸王將士多應之。與戰敗劭軍。劭及弟濬等皆奔竄。四月。柳元景等破

武陵王駿即位

劭。誅主蕭斌。斬之。武陵王駿入宮。是月。即位。謚先帝曰文皇帝。遣諸將擊劭於淮上。併濬悉誅之。明

前廢帝

年正月。改元孝建。帝在位十二年。天下無事。無復南北攻伐。大明八年。殂。謚孝武皇帝。世子業即位。大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大將軍沈慶之等。奉遺詔輔政。業時年十六。居喪無禮。傲惰猖暴。欲黜病老大臣。自爲政。誘殺司徒戴法興。又發兵殺義恭柳元景及僕射顏師伯。皆夷其族。沈慶之

沈慶之切諫

恐禍及。杜門絕客。已而歎曰。吾年八十。命在旦夕。自其坐待死。不如切諫報國家之恩也。是歲十一月。入諫業。懇到剴切。在業側不去。殆十餘日。業頗不悅。業復信近臣譖。執會稽太守孔靈符。捶鞭殺之。又自將兵攻殺寧朔將軍何邁。慶之欲復入諫。業患之。遣使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使者掩殺之。

殺沈慶之

長子文叔恐後禍。自飲慶之之藥而死。次子昭明亦自經死。三子文秀奔竄。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業。弗聽。玄謨以爲坐待禍至。何益國家。且往年滑臺之敗。受罪蕭斌。爲慶之所申救。今慶之父子遭害。吾不能救之。安得見慶之於地下。況宗室諸王。皆繫縲毆捶。凌曳殘破。高祖以來骨肉。吾不

前廢帝遇弑
明帝立
後廢帝

忍坐聞見之。遂與蔡興宗。劉道隆等。密謀義舉。棻未之覺。一夜夢鬼告曰。汝悖虐不道。淩辱骨肉。多殺忠良相將及無辜婢妾。我已訴上帝。汝命亦在旦夕。棻懼。詰旦群巫皆奏。竹林堂有鬼。宜親禳之。是日。棻釋諸王幽囚。與俱至竹林堂。獨湘東王彧不得從。彧憂懼切齒。棻近臣壽寂之阮佃夫憫之。容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外監典事朱幼。姜產之等。數人圖棻。棻親射鬼。事畢將奏樂。寂之抽刀前入。產之次進。佃夫等皆隨其後。棻見寂之至。執弓射之。不中。群巫及諸王皆逆散。棻亦走出。寂之。產之。追而弑之。乃宣言曰。湘東王受太皇后命。除狂主也。於是群臣奉湘東王。數棻罪惡。不斂其尸十餘日。以王禮葬。不奉謚。十二月。湘東王彧即位。改元泰始。文帝第十子也。為政寬和。晉安王勛之僭位也。帝悉宥其黨與。隨才引用。禍亂乃平。蕭道成將兵鎮淮陰。袁粲褚淵秉政。內外無事。在位八年而殂。謚明皇帝。世子昱即位。實嬖人李道兒之子也。初明帝無子。養昱子之。至是嗣立。桂陽

誅桂陽王
殺建平王
後廢帝遇弑
順帝立

王休範明帝之弟也。欲以己子準為主。元徽二年春。舉兵於尋陽。水陸並進。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等。逆擊敗之。斬休範。昱性兇暴。好弑戮。輕行縱遊。路人男女及犬馬牛驢。觸目者。必執矛殺之。市廛皆閉門戶。商販絕跡。都下蕭條。如行無人之境。建平王景素。恐禍及。聚義故據石頭城。昱愈怒。四年秋。遣道成等攻伐景素。景素敗死。由是慘虐益甚。無嘗所憚。一日不殺人。則怏然不樂。道成深憂之。乃謀廢立。尚書令袁粲。中書監褚淵等皆曰。此傒人李道兒之子。非先帝之胤。殺之以弔民。復何有憚。侍郎楊玉夫有寵於昱。五年七月。昱夜被酒臥。令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則當報我。不見則殺汝。玉夫震懼。伺昱熟睡。執其護身刀弑之。袖首出宮。走投道成。道成即戎裝入宮定事。明日。迎立安成王準。準故桂陽王休範之子也。袁粲褚淵等疾道成專決。荊州刺史沈攸之。與道成親善。聞道成專制朝權。心不平。乃曰。寧為王陵而死。不為賈充而生。是歲十二月。舉兵於江陵。使輔國將軍孫同

蕭道成敗沈攸之

帥二千艦下江。自將五万餘人繼之。道成憂懼。諸
袁粲議事。粲稱疾不見。道成引褚淵共謀。淵曰。江
夏起兵。必無成。宜先備內難。道成不悟。淵附耳語。
曰。袁粲謀已成矣。道成拍手笑曰。豎子果戲乎。即
授直閤將軍劉道隆兵二万人。入守宮闕。遣長子
賾及奮威將軍柳世隆等二十三將。西擊攸之。自
帥兵襲粲。粲據石頭城拒戰。軍敗而死。明年正月。
賾及世隆與孫同等十六將。大戰夏口。敗之。獲戰
艦千二百艘。攸之聞前軍敗。以精兵五万人赴戰。
道成遣呉興太守沈文秀督軍事。二月。世隆文秀
敗攸之弟登之。斬之。世隆。元景之子。文秀。慶之之
三子也。初元景慶之遭害。攸之兄弟贊其謀。二子
於是挺戰報父仇。此時道成已克袁粲。定石頭。自
引兵西向夏口。攸之軍已數敗。兵衆潰散。攸之窮
蹙。遂與其子文和走華容。自縊死。其黨孫同等諸
將。皆所殺。江夏平定。褚淵本與袁粲沈攸之同謀
而反覆助道成。時人作歌譏之。未幾。是歲九月。蕭
道成為相國。進齊王。已而帝禪位於齊王道成。出

封蕭道成為齊王

禪位於齊

順帝遇弑

宋亡

齊

居汝陰。自歎曰。寧為蘭陵民。勿生天子家。道成本
蘭陵人也。聞之不悅。遂併其族弑之。謚曰順帝。宋
自武皇帝至是八世五十九年而亡。
齊姓蕭。漢相國何之後也。何十八世整。晉安帝時。
為淮陰令。居東海蘭陵。整生雋及鍺。雋生樂子。鍺
生嗣子。樂子生承之。嗣子生道錫。承之生道成。道
錫生順之。順之生衍。而道成性清儉好施。州郡豪
傑多服焉。宋元嘉之季。朝憲稍衰。道成以英雄之
資。攻伐數奏功。遂立為齊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
年。黃金如土也。建元元年四月。代宋。即皇帝位。國
號齊。都建康。先是建康居民舛雜。多奸盜。道成及
即位。欲立符伍以相檢察。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
四方輻湊之地。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是
也。願政令從恢宏。議乃止。道成在位四年而殂。謚
高皇帝。世子賾嗣。十一年而殂。謚武皇帝。世子長
懋早卒。孫昭業嗣。高帝之兄子西昌侯鸞用事。居
一年。廢昭業為鬱林王。尋弑。立其弟昭文。未四月。
又廢為海陵王。尋弑之。鸞自立即位。為政凶猾。殺

高帝殂

武帝立

廢帝鬱林王。廢帝海陵王皆遇弑

明帝立
伐魏敗績
明帝崩
廢帝東昏侯
陳顯達崔慧景作亂

高武二帝子孫夷其族於是民心離叛魏益逞呑併之志士地減蹙將士不能自給永泰元年春太尉陳顯達北平將軍崔慧景等督兵四万攻雍州諸郡魏將元英拒之連戰累月顯達慧景敗歸大失軍實是秋帝殂謚明皇帝在位僅五年矣淫縱無度國政大頽世子寶卷嗣亦昏淫狂暴嬖倖用事殘虐日甚多殺大臣宿將陳顯達以高武舊將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嘗有疾不服藥及愈意甚不悦曰吾年過七十富貴已足矣乃欲枕枕死而不得亦命也時顯達鎭尋陽京師傳言帝遣兵襲顯達顯達震駭不知所爲遂擧兵逼建康軍敗而死先是州郡大亂將士多叛帝遣崔慧景討之慧景以爲國家昏狂吾無功則誅矣有功亦誅矣誅一耳不知廢昏主以安社稷也班師攻建康州郡響應衆皆殊死連戰大克進圍宮闕十餘日會南豫州刺史蕭懿入救慧景軍敗單騎走蠏浦途爲漁人所殺初慧景將兵攻壽陽軍敗而還帝頗不悦慧景遂作亂及其已平帝遣冠軍將軍陳伯之再

伐魏敗績
伊霍故事謂廢立
蕭衍擧兵
南康王即位

攻壽陽魏大司馬元勰拒戰會城中兵寡汝陰太守傅永聞壽陽急帥郡兵三千赴救伯之大敗兵士多所斬獲伯之僅脱身遁還魏人乘勝追擊數城望風而潰淮南悉爲魏之有蕭懿已敗慧景以功拜尚書令弟南雍州刺史衍使人説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然明君賢主之朝尚或難保全況國家昏狂何以自免令賊新平宜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時若不欲爾亟還歷陽托以外拒則誰敢不從一旦釋兵權後必有悔衍弗從會權在朝帝嬖倖近臣皆憚之因譖曰懿將行廢立陛下命在旦夕宜早計之帝驚即遣使者藥殺懿衍聞之慨歎不已遂與所部將士定襲建康之計建牙聚衆得甲士万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取檀溪竹木裝艦事皆立辨時永元二年十一月也推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爲主寶融寶卷之弟也於是蕭穎冑蕭穎達等皆應誘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併其衆十二月諸軍東向建康帝遣諸將拒之連戰皆敗明年三月南康王即皇

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曰中興元年以潁胄爲尚書令衍爲左僕射貶帝寶卷稱東昏侯𨓆發兵逼建康東昏侯遣豫州刺史陳伯之監諸軍征虜將軍王珍國等五十三將精兵十餘万人列塞堡拒西軍宦者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衍軍少却其將王茂挺進力鬭衝擊東軍陷其三寨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燒其營於是衍軍皆殊死奮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素驍將也衆見其死益沮靡

東昏侯遇弑

遂大崩死者無算積尸掩江已而蕭穎胄疾卒衍等祕之十二月進入建康軍雲龍門王珍國之敗歸也東昏侯赫怒珍國懼誅至是使腹心黃泰平張齊等弑侯斬其首降衍帝寶融在江陵遣使慰勞諸軍以衍爲大司馬二年春衍封梁王總百揆

禪位於梁

帝寶融自江陵東至姑孰詔禪位於梁王衍衍奉帝寶融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尚書僕射沈約說衍曰古今殊事矣魏武所謂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者非乎衍頷之遣使詣姑孰以生金進巴陵王王

和帝遇弑

曰我死爲何須生金若其醇酒沈醉則足矣因被酒而卧使者就弑之謚曰和帝齊自高帝至是七

齊亡

世二十三年而亡

梁

梁姓蕭其先出於淮陰令蕭整則齊之戚族也衍少有文學齊東昏侯之初鎭襄陽及敗東昏軍立爲梁王中興二年四月受齊和帝禪即皇帝位國號梁都建康以是歲改爲天監元年追尊父順之曰文帝追贈兄懿丞相長沙王謚宣武當此時魏人入寇連歲不絕諸將多降魏三年八月義陽陷

三關黃峴武陽平靖

三關失守是歲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使寧湖將軍馬仙琕守之又爲魏人所破五年大舉伐魏徐州刺史昌義之攻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取合肥進向壽陽詔班師魏人素服叡威名不敢來追叡全軍還已而梁城陷没義之退守鍾離魏大

魏人入寇擊却之

舉來攻城兵僅三千人義之設方力拒累月帝遣右衛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等督衆二十万救鍾離六年春大敗魏兵斬獲万數魏將中山王元英楊大眼蕭寶寅等皆脫身逃去大清元年東

東魏侯景降

魏大將軍侯景遣使以河南地請内附群臣皆曰景本鄙人也不知信義叛東魏棄西魏輙來請降譬如養虎狼納之不可也帝亦自謂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但恐納景因以生事獨領軍將軍朱异勸帝納之封爲河南王二年春東魏遣兵擊景景敗南走保壽春改爲南豫州牧東魏已復河南地遣使通好於我意欲得景先是帝從子貞陽侯淵明爲東魏所擒帝乃報曰貞陽旦得還我執侯景附於汝侯景聞之怨帝自謂左右曰吾奔敗之

餘請哀於梁梁不救吾即知蕭老之情薄自坐送死於東魏不如擧大事以死也參軍王偉等勸其擧兵侯景遂據壽春叛帝將遣兵討之王偉謂景曰兵貴拙速及梁兵未至直掩建康天下不足定也景於是詐稱出獵壽陽引兵南渡俄襲建康帝自即位以來四十八年矣江左無事惟崇佛法捨身佛寺上下化之未嘗習軍事及景兵逼建康上下震駭莫敢拒戰者景攻之日急自是冬至明年春宮城遂陷景入見帝帝神色不變謂景曰卿在

（侯景叛）（建康陷）

軍中久毋乃爲勞因以景爲大丞相政令悉出於景帝所求皆不得是歳五月悒鬱成疾遂殂年八十六諡武皇帝初帝以長子統爲儲貳統仁明孝儉好學善屬文在東宮三十年矣未嘗有過誤宮監鮑邈之性奸佞爲統所斥邈之憤怨密啓帝曰世子不得大位久矣乃欲厭陛下之壽使道士咒詛由是帝稍疑統統遂以憂卒已而追思其寃誅鮑之諡統曰昭明太子太子有三子曰歡譽詧皆不得爲嗣帝以統母弟綱爲世子至是侯景立綱

（武帝殂）（昭明太子）（詧音察）（簡文帝立）

爲主自專政權綱弟湘東王繹起兵討侯景西江都護陳霸先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擧兵應之七月諸軍並逼建康此時東魏大將軍高澄遣兵五万攻取壽春直逼合肥以伐侯景昭明太子次子河東王譽起兵呉興弟岳陽王詧起兵襄陽東西遂相應以討侯景西魏出兵助岳陽王邵陵王綸先帝之弟也亦起兵助河東王侯景遣諸將拒之諸王連戰皆不利大宝元年春侯景娉帝妹溧陽公主爲妻日夜宴樂與公主同牀南

（魏取壽春）

岳陽王詧降西魏

面使帝行酒又起舞帝慚憤不能自堪先是繹與譽及詧有隙更互相攻譽敗死詧降西魏西魏以詧封梁王是爲後梁祖五月東魏主禪位於齊王高洋改國號曰齊齊主欲更發兵伐侯景會西魏寇齊於是齊兵悉引去湘東王繹遣使與齊通好

王僧辯陳霸先敗侯景軍

以王僧辯陳霸先爲前軍自是夏至明年冬六十餘戰以逼建康侯景及任約宋子仙等累敗王偉謂景曰宜弑梁主以絶衆心景從之十月遂弑帝

簡文帝遇弑

謚曰簡文帝王僧辯等聞帝殂勸繹正大位繹弗

侯景自立

許十一月侯景自加九錫逼豫章王棟受梁祚自立稱漢王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將舟師五万發尋陽進至姑孰陳霸先將步騎三万自南江進會僧辯軍景弟鑒合諸軍拒之相持二十餘日遂大敗鑒僅以身走還建康僧辯霸先乘勝進景大懼自帥衆万餘人鐵騎八百出戰勢甚鋭僧辯軍殆敗霸先縱兵分敵勢景兵奔馳不知所向遂大敗景與百餘騎東走至松江爲追兵所敗從騎多死景與數十人單舸東走將入海向蒙山爲腹心羊

侯景伏誅

鵾所殺送尸於建康僧辯獲之傳首江陵獻湘東王截其手送於齊初景之叛東魏也東魏人囚其五子至是悉殺之建康已定餘賊悉誅夷僧辯與公卿藩鎮諸將上表敦勸進湘東王十一月王即

元帝立

皇帝位於江陵三年冬西魏入寇逼江陵諸軍潰敗武昌太守朱買臣挑戰不利江陵遂陷世子元

西魏陷江陵

元帝敗死

良爲西魏兵所虜帝繹走金城而殂後謚曰元皇帝是時王僧辯鎮荆州陳霸先鎮揚州聞江陵不守遣兵赴援皆不及僧辯霸先奉元帝次子晉安

恭帝立

王方智稱制建康明年二月方智即梁王位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陳霸先

齊人送貞陽侯歸

爲征西大將軍此時齊主以兵送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欲立爲梁主僧辯以爲雖已奉晉安王王尚幼冲貞陽賢且長不如立以爲主也遂迎之霸先出在京口遣使苦止之僧辯弗從霸先竊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元帝能誅侯景以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以立貞陽吾與僧辯並處託孤之任而僧辯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不可測

也是秋舉兵京口揚言曰齊人將入寇乃出拒之。俄引兵西向僧辯在石頭城不覺霸先來襲霸先直入城縊殺僧辯父子十月廢淵明復立方智畏齊人怒之遣使稱藩臣於齊盟於歷陽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尋進爵陳王爲相國方智在位三年禪位於陳王霸先尋遇弒後謚恭帝梁自武帝至是四世五十六年而亡。

（陳霸先殺王僧辯）（禪位於陳　恭帝遇弒）（梁亡）

（陳）

陳姓陳漢丞相寔之後世居呉興霸先以大功之餘襲殺太尉王僧辯遂受梁禪即皇帝位於建康。

改元永定國號陳是歲西魏主禪位於宇文覺改國號曰周永定三年六月帝殂謚武皇帝帝有二子曰昌頊江陵陷時没入西魏至是皇后章氏迎立武帝姪臨川王蒨爲主改元天嘉在位八年而殂謚文皇帝世子伯宗柔弱帝常憂其不能守位。迎頊於西魏謀立爲嗣頊辭帝及疾篤使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議決之仲舉換共言儲貳不可易於是伯宗遂即位改元光大以頊爲司徒初中書舍人劉師知受武帝寵歷文帝朝雖位

（武帝殂）（文帝立　文帝殂）（廢帝臨海王立）

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至是與司徒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文帝遺詔輔政常居禁中參決政事見頊權勢太盛心忌之欲以頊充外任頊怒付師知於廷尉矯詔賜之死誅其黨尚書左丞王暹右衛將軍韓子高等帝母弟始興王伯茂及湘州刺史華皎與師知子高親善頊以伯茂爲中衛居禁中其實幽之也皎聞而不自安遂據湘州繕甲聚徒。以卜頊意是夏頊以呉明徹更爲湘州刺史帥舟師三万伐皎征南大將軍淳于量以舟師五万繼

（華皎叛）

之別遣楊文通黄法憲等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先合謀進討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都督諸軍陸路向湘州皎遣使於周請救啗以湘州地周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以興無名之師乎晋公宇文護弗從發兵助皎皎帥舟師出戰勝敗未決徐度自陸路進。直襲湘州大敗之皎在巴陵縱火燒呉明徹等舩。俄而風轉自焚遂大敗單舸西走周師望風而潰

（司會官名）

〔華皎伏誅〕

奔皎欲據江陵。又爲徐度所敗。伏誅。由是國政盡歸於頊。伯茂意甚不平。頊怒之。二年冬。矯詔貶伯茂爵。使盜殺之。遂廢帝伯宗爲臨海王。明年正月。

〔宣帝自立〕

頊自立。即皇帝位。改元太建。頊文帝從弟也。

〔歐陽紇作乱伏誅〕

平南將軍歐陽頠之子紇。從父定廣州。父卒後紇留廣州十餘年矣。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反。帝心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是歲秋紇遂舉兵攻衡州。諸軍赴討。自冬至明年春。連戰皆克。生擒紇。斬於建康。江南大治。五年春。以前將

〔伐齊〕

軍吳明徹爲都督。尚書裴忌爲監軍。發衆十万伐齊。七月。明徹進至壽陽。所向諸城皆降。齊使巴陵王王琳。揚州刺史王貴顯。守壽春。明徹以爲琳等新入壽春。衆心未固。乘夜攻之。守兵果潰。明徹拔其外郛。堰肥水灌城。三十餘日。城兵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又遣右僕射皮景和將衆十万救壽春。景和至淮口。逗撓不前。距壽春三十里頓軍以伺動靜。諸將憂懼。謂明徹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

〔吳明徹攻取壽春斬齊將王琳等〕

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乃刻期四面疾攻。城遂陷。擒王琳王貴顯等數人。皮景和棄淮口軍北走。我兵盡收其輜重駝馬。明徹已拔壽春。斬琳等傳首建康。齊又遣兵万人屯潁口。明徹等擊走之。九月。帝遣使就拜明徹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裴忌徐陵黃法氍等。諸將皆受賞有差。自魏取淮

〔復淮南〕

南。殆百五十年矣。至是遂復之。九年。周滅齊併其地。十三年。周主闡禪位於楊堅。改國號曰隋。帝遣使與隋平。十四年正月。帝殂。次子叔陵有異志。小

〔宣帝殂叔陵作乱〕

斂之日。以藥刀傷世子叔寶。三子叔堅在側。奪去其刀。以褶袖縛叔陵。世子得間遁去。叔堅請生殺之命於世子。叔陵多力。脫縛走出。據東府。召戰士。莫有應者。叔堅奉柳太后命。帥步騎八百攻東府。

〔叔陵伏誅〕

叔陵惶懼。使人招右衛將軍蕭摩訶。摩訶誘殺其黨數人。叔陵知事不濟。西奔隋。摩訶諜知之。遣兵要擊途。斬叔陵。亂作三日。乃定。

〔帝叔寶立〕

世子叔寶即位。謚先帝曰宣皇帝。明年正月。改元至德。帝猶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

帝忌之。孔範施文慶等。有寵於帝。百方構譖。帝遂出叔堅爲江州刺史。以詹事江摠爲吏部尚書。叔堅未赴任。更拜司空。以奪其權。已而又免司空。將殺之。而不果。摠舊有寵。及叔堅去官。莫有所憚。與帝爲長夜之飮。帝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於光照殿前。自是歲至明年成。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爲之。以金玉飾之。珠簾錦帳服玩奇麗。前古未有。帝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摠位陞宰輔。而不親朝

殺傅縡

政。日與孔範等侍宴。作玉樹後庭華等曲。使諸貴嬪共唱和。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宦官近臣內外連結。貨賂公行。孔張二妃嬪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施文慶等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兵權。由是文武解體。三年冬。祕書監右衛將軍傅縡。與文慶及其黨沈客卿有隙。三年冬。文慶譖構。下縡於獄。縡上書言。國家淫昏。小人弄權。不早改圖。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帝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

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不可改也。帝益怒。遂賜縡死。初施文慶以聰敏强記。大被親幸。薦其鄉人沈客卿陽惠朗等數人。客卿有口辯。亦能迎合上意。舊制軍士官吏並無關市之稅。帝盛起土木。窮極耳目。府庫虛乏。有所興造。每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稅。而增重其舊額。以惠朗爲大市令。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歛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額數十倍。帝大悅。以文慶爲知人。信任日厚。不知以

隋人入寇

建康陷

帝叔寶爲隋人所擒

至覆滅。當是時。隋遣使連歲來聘。審視士民怨苦之狀。以告隋主。禎明二年冬。隋人入寇。帝謂近臣曰。王氣在我。彼何爲者。孔範曰。長江天塹也。豈能飛渡。帝以爲然。奏伎縱酒。宴遊不輟。已而守兵累敗。多逃亡。時建康尚有甲士十餘万人。然帝素怯懦。不達軍事。日夜啼泣。臺城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已。凡有啓請。皆壅遏之。三年二月。建康遂陷。帝惶遽。與張孔二妃。同投井中。隋兵進入。城闥後庭井中有呌聲。以繩引之。同束而去。世

子王公百官諸將士。皆降隋。隋人收施文慶孔範。沈客卿。陽惠朗等。害民誤國者。斬之陳自武帝至是五世。二十二年而亡。州郡悉入於隋。

周清外史卷之十一終

北朝地形圖

北朝系統

魏

○道武帝（祖拓跋禄官）拓跋珪 — 明元帝 嗣 — 太武帝 燾 — 文成帝 濬

献文帝（以上都燕）— 孝文帝（宏改姓元 遷都洛陽）— 宣武帝 恪

孝明帝 詡 — 幼主釗 — 孝莊帝 攸 — 帝曄 — 節閔帝 恭

孝武帝 脩 — 東魏孝靜帝 善見 都鄴 為北齊所滅

西魏文帝 寶炬 — 帝欽 — 恭帝 廓 都長安

齊

○高歡 — 文宣帝 高洋 都平都 — 廢帝 殷 — 孝昭帝 演 — 武成帝 湛 — 後主 緯 都晋陽 為隋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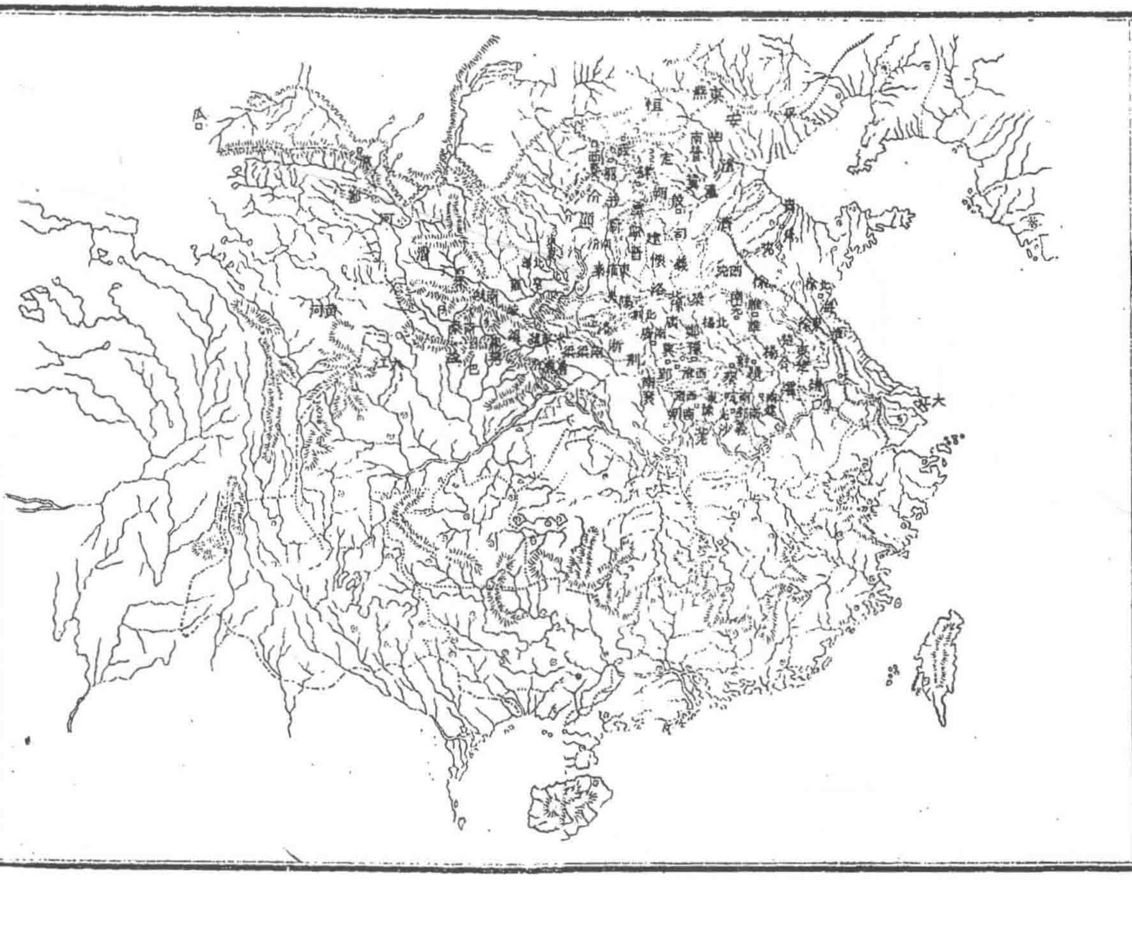
周

孝閔帝 宇文覺 — 明帝 毓 — 武帝 邕 — 宣帝 贇 — 靜帝 闡 都長安 為隋所滅

隋

○○南北一統 文帝 楊堅 — 煬帝 廣 — 恭帝 侑 都長安 為唐所滅

隋末僭国：楚 梁 魏 梁 秦 涼 夏 楚 鄭 梁 呉



周清外史卷之十二

日本　馬杉繫文芑著

清　王治本黍園閲

司馬氏後記　北朝

魏　東魏　北齊　周

魏姓拓跋鮮卑部種也後改姓元自言其先出自（相傳黄帝之裔受封於北域爲鮮卑君長）黄帝晉懷帝時太尉劉琨北伐趙請兵鮮卑拓跋猗盧驍勇善用兵併叔父祿官兄猗㐌部落及匈（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王爲跋故以拓跋爲姓）奴烏桓諸部悉領之乃使從子鬱律帥騎二万助

琨軍大敗趙又敗漢將劉虎及鮮卑白部琨喜猗盧之志結爲兄弟由是猗盧又冒劉氏琨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猗盧帥其部落万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因求陘北之地琨予之已而猗盧又大敗漢兵於晉陽城成樂爲北都平城爲南都愍帝賞猗盧數擊趙漢二國詔進猗盧爵爲代王未幾爲長子六脩所弒兄猗㐌之子普根誅六脩自立爲代王尋卒國人迎立鬱律猗㐌之妻殺鬱律而立巳子賀傉賀傉卒弟紇那嗣鬱律子翳槐逐

紇那自立臨卒命諸部大人（大人長官也）立弟什翼犍自猗盧遭弒多内難部落離散殆三十年矣什翼犍膽勇有智略能脩祖業政事清簡百姓安輯疆土廣拓長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寔庶兄爭立遂弒什翼犍國大亂珪母賀氏携珪走賀蘭部依其舅賀訥已而還成樂時什翼犍之甥劉庫仁秉政爲其下所殺弟頭眷代領其衆頭眷子羅辰曰阿父行兵所向無前然庫仁之子顯忍人也不早圖之必作心腹疾頭眷弗聽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

珪珪母賀氏知之潛使珪與其臣長孫犍等數人夜遁復走賀蘭部諸部大人皆疾顯殘忍遂奉珪爲主攻滅顯珪因還成樂立爲代王安帝隆安二年珪即皇帝位國號魏建元曰天興元年都平城（晉隆安二年拓跋稱帝平城是爲北朝始）是爲北朝始帝勵精圖治巡視東西安撫百姓舉賢使能由是國勢日富强乃有併天下之志初帝納劉頭眷女生嗣又寵太后妹賀氏生紹立紹爲世子封嗣齊王紹兇狠無賴恐其或所廢陰與宦者通謀弒帝齊王嗣聞變使將軍安同等執紹及（道武帝遇弒）

泰常七年即宋元凞三年

其黨十餘人悉斬之嗣立即位改元永興謚先帝曰道武皇帝廟號烈祖嗣性英毅益審理庶政是時晋室偏安江東而西北州郡爲各國所據境土日蹙政令不振及劉裕簒晋祚國號宋更通聘問帝亦發聘使每歲不絕已而聞劉裕殂議發兵取洛陽吏部尚書崔浩諫曰劉裕起自卑賤袮行簒弑心頗懷危懼乃敬重陛下聘問不絕不幸而今已死陛下乘其喪伐之雖得克未足以爲美且我一舉未能必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臣竊爲陛下不取焉以爲宜遣使弔祭其喪存恤其孤布

義聲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今且緩之待其謀臣爭權驍將稍驕然後圖之兵不勞而江南可取也帝曰昔劉裕乘姚興之死伐秦滅之今我乘裕死又何有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後諸孤爭立裕乘間伐之其功可必也今江南無隙不可伐矣帝弗從先是建隊伍制分爲五曰晋兵曰宋兵曰呉兵曰鄭兵曰楚兵皆各置將軍泰常七年十月加司空奚斤晋兵大將軍督宋兵將軍周幾呉兵

伐宋取河南

將軍公孫表伐宋斤等帥步騎二万南濟河軍滑臺東遣別將滑稽取倉垣宋將嚴稜守陳留望風而降奚斤進攻滑臺不下十一月帝自將五万餘人發平城爲斤聲援斤軍大振急攻滑臺拔之守將王景度走虎牢斤等乘勢逼虎牢守將毛德祖拒戰我兵沮靡斤乃築長圍攻之別遣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使別將竇光等拒之帝別遣楚兵將軍叔孫建徇青兗二州刺史徐琰等棄城南走於是二州諸郡皆降豪傑多來附十二月帝

進至河陽擊竇光大敗之諸軍悉濟河共攻虎牢急宋主劉義符遣大將軍檀道濟冠軍將軍王仲德等監諸軍救虎牢八年正月鄭兵將軍于栗磾攻陷金墉守將王涓之走洛陽磾進逼洛陽適洛陽守兵出救虎牢磾乘之輙取洛陽斬涓之等此時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獨東陽固守不下建以三万騎攻之公孫表已以万餘人挺戰拔虎牢外郛德祖患表膽勇縱反間譖帝帝信之殺表使奚斤併表衆急攻虎牢帝亦自如成皐絕虎

牢汲河之路。督衆俱攻。德祖堅守不下。四月。宋將檀道濟自彭城進。東救東陽。叔孫建與戰不利。遂解圍。自燒攻具退。投奚斤軍。虎牢受圍已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略盡。而我兵集虎牢日多。德祖更築三重城以拒。我兵肉薄。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重。晝夜拒戰。將士眼裂血流而不屈。檀道濟及次將劉粹。沈叔狸等。皆畏我兵勇悍。逗撓不肯進。我兵攻虎牢益急。作地道。洩城中之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防。城中水乃竭。人馬渴乏。德祖已蒙數創。自裹創出戰。然將士飢疫不能起。五月。城遂陷。或勸德祖出走。德祖曰。我奉宋主命守此城。義不可出走。城陷。我亦斃耳。帝素服德祖之勇。乃令諸軍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帝欲用之。德祖不從。自伏劍死。城中將士無復一人遁者。悉交刺死。帝益感德祖撫育得宜。留周幾等諸將鎮河南。帝及大將軍奚斤還平城。是秋。周幾自將兵攻許昌。許昌潰。守將李元德走項城。幾進圍汝陽。守將王公度亦走項城。幾乃取許昌汝陽。

宋將毛德祖死節

周清外史　卷之十二　六　萬卷閣藏版

明元帝殂

毀其城郛。立疆界。置戍兵。於是河南悉爲我之有。十一月。帝殂。謚明元皇帝。帝自少親任長孫嵩。奚斤。安同。丘堆。崔浩。羅結等。浩精研經籍。鍊達時務。每有大事。引以諮詢。故其所舉行。必有功績。遂大闢南境。併河南千餘里之地。嘗曰。劉裕簒弑之賊也。亦自稱帝。凡今日之事。唯强者是尊。爲王爲帝。莫有真假。我於晉宋。義非君臣。乃奄有中國。以爲創立之主。不亦可乎。遂遺詔廟號太宗。世子燾即位。改元始光。

太武帝立

始光二年春。帝自將兵北伐柔然。降之。又征夏及燕。交兵數歲。宋主劉義隆欲乘間復河南。神嘉三年春。大舉入寇。帝遣平南大將軍王大毗。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等。將步騎十餘万。擊之。連戰皆克。至明年春。宋寇大敗。悉引去。

宋人入寇不克而去

是歲。夏主赫連定。攻破秦。殺秦主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帝怒其殘忍。夏主定懼。欲奪涼地據之。吐谷渾慕容璝。發騎三万掩擊。擒定以獻。於是秦夏俱亡。帝併其地。遣將士守之。

滅秦夏二國

是秋。司馬楚之上疏。請大舉滅宋。帝以爲兵馬久

滅燕

勞乃與民休息之秋也遂弗許詔息民治兵三年矣太延元年起兵北伐燕燕主馮弘恐怖請和弗許燕主遣使稱藩於宋以乞救宋主不肯許自春至夏我兵攻燕益急燕日危蹙弘等欲東走高麗圖後擧二年春將軍娥清古弼拓跋嬰等帥遼西諸軍進陷白狼白狼燕主都城也弘遂走高麗帝欲伐高麗或諫而止高麗懼罪殺弘燕乃亡初涼主段牧犍入貢稱藩於我帝因以妹妻牧犍已而牧犍通其嫂李氏帝怒欲伐涼弘農王奚斤等三

滅涼

十餘人諫之獨司徒崔浩執可伐之議五年夏帝自將諸軍伐涼進至姑臧遣使諭降牧犍不從嬰城固守其族段祖踰城出降帝具聞城中虛實乃分軍圍之別遣平西將軍源賀帥兵徇涼西諸部諸部望風迎降者三万餘落由是帝專攻姑臧牧犍族段万年帥部兵出降万年性豪邁有權略衆恃万年以城守及万年降城兵悉逃散牧犍遂面縛出降帝使源賀守姑臧涼乃亡烈祖稱帝於平城之時西北諸州自立稱帝者凡九國至是悉殄

伐宋不利而還

滅其地皆爲我之有而天下争衡者唯我與宋耳太平十一年春帝自將歩騎十万南伐宋向壽陽宋將陳憲守懸狐帝自督衆攻之時城兵不満千人力拒累戰死者過半我兵亦死傷万計積屍與城等我兵攻之益急乗屍登城短兵相接憲氣愈鋭城兵無不一當百帝別遣大將軍永昌王仁將歩騎三万屯汝陽以絶宋軍援路宋武陵王劉駿以精兵万五千來擊仁等逆戰敗之斬其將劉泰擒程天祚兵士免歸者僅九百人宋主畏懼復遣

崔浩撰史

臧質劉康祖將三万人救懸狐帝使乞地真拒之真兵敗死之時攻懸狐四十餘日未能抜南土漸炎暑北人不堪役兵多罹疾疫帝乃引還先是帝命崔浩監秘書與秘書郎高允等撰國史乃詔曰務從實録勿以詐飾爲巧至是撰述已成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建郊壇東以彰直筆高允曰湛標等所求寸分之功耳恐爲崔氏万世之禍吾徒亦必無噍類矣浩弗聽遂從湛標議見者皆知拓跋氏出於夷種以相喧

帝殺崔浩

帝遺宋主書

傳或譜浩曰暴揚國辱昔仲尼作春秋之意帝赫
怒命有司収浩及著作僚吏時高允侍世子經筵
世子與允俱入見爲允請救謝罪允亦自辯明有
條理帝乃宥允是歲六月誅夷浩等僚吏百二十
八人及其宗族姻戚帝已殺崔浩而朝議一依李
孝伯孝伯才略不及浩宋主聞之乃欲北伐帝與
宋主書曰彼此對峙日久而足下志無饜誘我辺
民朕今春南巡聊省我民令之歸本土今聞足下
欲自來若來入我洛陽朕亦往入足下揚州足下

嬰兒窺籬謂宋主懦弱也

宋大擧入冦擊却之

來居我平城朕亦往居足下建康彼此相與易地
或以有利於民然聞足下年已五十未嘗出門戶
雖自力而來恐有害於國而莫益於民譬如三歲
嬰兒倚敗籬窺隣朕哀其有顛覆我屬強幹生長
馬上勇壯膽略不可同世而語也請足下自來試
之宋主大怒十月大擧入冦圍滑臺帝亦大擧南
進濟河衆號百万鞞鼓之聲震天地宋將王玄謨
畏懼解圍南走我兵追擊殺傷万餘人所獲軍資
器械山積不可勝數乃収玄謨戰艦橫斷河擊宋

帝南征

前鋒垣護之舟師護之苦戰僅以身遁去我兵所
獲軍資船艦亦以万數十一月帝命諸將分道並
進永昌王仁攻懸狐及項城拔之進逼壽陽以精
騎八万擊劉康祖於尉武大敗之斬康祖遂圍壽
陽帝帥歩騎三十万自東平向鄒山所至無前乃
登鄒山觀秦始皇所建石刻心甚惡焉命仆之下
入魯郡擒宋所置太守崔邪利以太牢祀孔子廟
前鋒楚王建已自清西進以衆十万攻拔蕭城虜
宋將馬文恭蕭城距彭城僅十餘里帝繼進合建

進至彭城

衆入彭城守將江夏王劉義恭以城中食少乃欲
棄而走其將張暢沈慶之等固諫城守帝列歩騎
三十餘万於城下觀之而不圍城使尚書李孝伯
至城門謂曰朕聞江夏武陵二王在城中而乏食
乃餉鹽豉三万且時下烈寒遺貂裘二襲以致朕
意朕不必攻此城請二王亦出致意何自爲守備
如此義恭使張暢開門出對之曰守備戒嚴則邉
鎮之常何必爲魏人魏主來省我且辱恩賚吾唯
恨魏主來之遲耳帝又遣使曰朕軍行万里每苦

閑暇。願借博具以自慰。義恭應之。又遣使曰。朕軍行万里。毎苦渴。願賜甘橘數枚。義恭應之。又遣使曰。朕喉已潤。願借樂器。以慰兵士。義恭使張暢對曰。受任戎行。乃不齎樂具。請辭之。遂閉門絶橋。帝又使孝伯謂曰。朕不必攻此城。何恐懼如此。張暢對曰。魏主營壘未立。我精甲十万。出相陵踐。恐失賓主之禮。故閉城耳。願刻期交戰。孝伯曰。帝嚮與宋主書。義恭等必知之。便欲往見嬰兒窺籬。豈與義恭交戰耶。時沈慶之在城中。慶之膽勇智略有

帝至瓜步而還

餘。帝知攻此不可拔。故遂不交兵。十二月。部署諸軍南下。向建康。宋將臧質帥万人。救彭城。遂敗引去。於是淮上諸郡。望風奔潰。帝進至瓜步。壊民舍爲筏。將渡江。建康震懼。十二年正月。帝大會將吏於瓜步山上。以示軍威。乃謂曰。已見嬰兒窺籬。朕意乃足矣。因命士卒。緣江舉火。振旅而退。過盱眙。遣使求酒於城中。守將臧質封溲與之。帝赫怒。圍城攻之。三旬不拔。會軍中多疾疫。遂燒攻具而退。三月。帝凱旋至平城。先是世子晃不從南征。留監

太武帝遇弑

南安王遇弑

國事。頗信任左右。又私營田園。與民爭利。侍講高允諫之。弗聽。於是謗議並起。中常侍宗愛。性險暴。與世子不恊。至是構告世子。帝怒。命収世子官屬。坐死甚多。世子以憂卒。已而帝知宗愛譖構。追悼不已。愛懼誅。遂弑帝。迎立南安王余。自録尚書事。專恣日甚。余惡之。謀奪其權。愛憤怨。密使小黄門賈周。殺余而祕之。百官莫敢知者。獨羽林郎中劉尼察其奸。與尚書源賀陸麗。長孫渴謀。潜迎故世子晃之子濬。入宮。揚言曰。宗愛弑先帝。立南安。今

宗愛賈周伏誅

文成帝立

殂

獻文帝立

獻文帝遜位

孝文帝立

復弑之。大逆不道。皇太孫已登大位。有詔討賊。乃勒兵収宗愛及賈周。具五刑誅之。悉夷其族。太孫濬即位。改元興安。謚先帝曰太武皇帝。濬在位十四年而殂。謚文成皇帝。世子弘即位。時天下無事。南北息兵。弘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黄老浮屠之學。毎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自即位僅五年矣。世子宏尚幼。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推。推弟任城王雲。太尉源賀。中書令高允。尚書陸馛等。皆陳其不可。於是禪位世

馮太后殺獻文帝

子宏宏生五年矣以馥爲太保尊先帝曰獻文太上皇已而上皇誅其母馮太后所幸李奕太后怒酖上皇帝以平城地寒八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久之不發時蕭道成已篡宋祚國號齊道成曾孫昭業嗣立庸闇不堪事爲其下所弑帝乃宣言曰大舉伐齊太和十七年夏下命大造河橋九月發諸軍向洛陽王公諸老不欲征戰皆曰南北息兵殆三十年矣士民狃太平今俄興兵未知其可也帝諭群臣曰朕世居北鄙欲

南遷中土苟不南征志終不可果也南安王楨前曰成大業者不謀於衆今陛下定南遷之計誰不肯左袒於是群臣無敢言者是月帝發平城十月

遷都洛陽

至洛陽遂都焉已而制禮興樂禁胡服胡語建國學詔曰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矣土者中黃

改姓元

之色万物之元也因改姓元由是蔚然成太平之風帝性仁孝恭儉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善屬文多於馬上賦詩已成不改一字又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爲布素之交

而世子恂不好學體甚肥大苦河南之熱每思北歸身不著衣冠私用胡服以壞朝禮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弗從遂手刃道悅奔平城帝怒幽之世

帝殺世子恂

子頗悔過御史中尉李彪譖曰世子素以南遷怨陛下今已幽黜乃與左右謀逆帝益怒賜世子死以弟恪爲世子未幾帝疾病適齊人入寇雍州帝力疾自將兵擊却之還至洛陽尋殂謚孝文皇帝

孝文帝殂　宣武帝立

在位二十八年矣文物大備稱曰高祖世子恪即位改元景明二年春齊人復入寇大司馬彭城王

勰汝陰太守傅永擊却之悉併淮南地三年夏梁蕭衍受齊禪而政令未徧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上表請攻鍾離帝弗許會梁將蕭寶寅陳伯之帥部

伐梁

兵來降帝遂定議四年夏以寶寅伯之爲前鋒道東關及鍾離皆受任城王節度別遣中山王英督諸軍逼義陽五年春伯之進戰東關敗梁將趙祖悅寶寅自壽陽進攻鍾離不能拔而退八月中山

取義陽

王拔義陽降守將蔡道恩進取三關正始二年夏鎮西將軍邢巒遣統軍王足破梁州足攻取其十

四郡進逼涪城大敗梁軍斬方達等十五將足又
進戰斬梁冠軍將軍王景胤等二十四將八月中
山王英拔雍州降太守田青喜是冬王足圍涪城
詔使足行益州事已而以梁州軍司羊祉爲益州
刺史足不悦輙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三年四月梁
梁人入寇擊却之
人大舉入寇壽陽取梁城中山王英將衆十餘万
拒之七月邢巒帥六州兵十万人渡淮會中山王
軍共攻梁城守將蕭宏畏懦不肯戰我兵遺巾幗
辱之城將呂僧珍昌義之等欲出戰宏弗許會洛

口暴風雨城中衆驚宏以爲魏兵至棄城逃去我
兵遂復梁城中山王進拔馬頭十月圍鍾離邢巒
上表言其不可帝怒召巒還更命蕭寶寅與中山
王同攻鍾離三年春中山王合平東將軍楊大眼
等衆數十万跨淮築橋道攻鍾離益急踰月不能
拔梁大舉来擊我兵累敗死者數万人中山王及
寶寅大眼等皆退保梁城果如邢巒所言永平元
彭珍叛降梁
年秋郢州司馬彭珍叛降梁引梁兵攻義陽三關
戍將侯登等震懼亦降梁郢州刺史婁悦守義陽

白早生叛伏誅
連戰互有勝敗帝聞之命中山王將步騎三万赴
救時懸瓠戍將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悦降梁
帝又遣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梁將馬
仙琕遣兵二千救早生巒帥精騎八百倍道至鮑
口大敗早生乘勝圍懸瓠十一月中山王進至懸
瓠與巒共攻之懸瓠乃陷早生及其黨數十人皆
伏誅十二月中山王引兵向義陽梁將張道凝屯
梁人入寇擊却之
楚王城絶義陽援路中山王奮戰斬道凝梁將胡
武城陶平虜攻義陽益急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悦

拒守祥夜出襲梁營擒平虜斬武城梁軍敗潰二
年正月中山王至義陽分諸軍攻三關斬其二將
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督將馬仙琕南走中山
王縱精騎追之聞梁將韋叡帥兵赴救退守三関
叡至安陸見我兵威甚盛乃引去中山王留諸將
宣武帝殂
孝明帝立
於三關置戍兵而還延昌四年正月帝殂諡宣武
皇帝世子詡即位生六年矣母后胡氏稱制帝及
稍長好遊騁不肯視朝而胡太后滛縱國政始亂
神龜二年春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

停武人任清班。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曰。剋期會合屠張氏。彝父子不以爲意。羽林虎賁殆千人。相帥詣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至彝第。縱火燒之。毆曳彝父子投火中。遠近震駭。胡太后下令。収其凶强八人斬之。其餘不復問罪。當是時。吏部尚書崔亮選舉失人。紛議並起。洛陽令薛琡上疏。請擇其能否以任職。朝議弗許。由是庶政益亂。偶懷朔鎮函使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驚歎。以爲朝廷爲政如此。乃天下之事可知矣。財物豈常可守耶。已而歸鎮。傾家以結客。侍中領軍將軍元乂。恃勢驕恣。侍中清河王懌美姿儀。胡太后逼而幸之。所言莫不聽。常抑裁元乂。乂以此怨懌。與衛將軍劉騰通謀。擁帝殺懌。遂幽胡太后。乂騰共用事。内外囂然。居數年。騰卒。乂弛太后防備。已而乂亦卒。太后再臨朝。嬖倖用事。庶政廢頽。恩威不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太后自知所爲不謹。務壅蔽内外。不使帝知時事。由是母子嫌隙頗深。先是三輔叛亂。司空蕭寳寅將兵赴

羽林兵士作亂

國使奉書表封函詣京師之使者也

胡太后淫縱

討。累年無功。糜費不貲。寳寅懼罪。至是遂據長安反。車騎將軍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出鎮秀容。兵勢强盛。高歡素與秀容人劉貴善。乃依貴見榮。勸舉兵清帝側。榮悦。與語定計議。會蕭寳寅軍敗擒斬。関隴稍定。帝密詔榮入匡輔内廷。太后聞而患之。酖殺帝。立臨洮王之子釗。改元永安。謚先帝曰孝明帝。釗生三年矣。太后欲貪其幼久專政。爾朱榮聞之大怒。以爲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内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是歲三月。奉故彭城王勰之子長樂王攸起兵晋陽。四月。進至河陽。胡太后震懼。會群臣俱議。衆皆疾太后所爲。莫肯獻策者。太后益懼。自削髮。遣使謝罪於榮。榮遣兵執太后及幼主釗。沈於河。奉攸入洛陽。攸即皇帝位。以榮爲侍中尚書令兼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無幾榮還晋陽。時朔州盜酋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万。所在寇掠已數年。州郡莫能制之。太原王榮自將兵擊之。大敗其軍。擒葛榮。斬之洛陽。先是北海王顥奔梁。

蕭寳寅反伏誅

高歡謀起兵

胡太后殺孝明帝

幼主釗

爾朱榮起兵

爾朱榮弑太后及幼主

孝莊帝立

爾朱榮斬盜葛榮

洛陽乱

廢帝曄

節閔帝立 洛陽復乱

梁主以顥爲魏主。是冬。梁主遣其將陳慶之等帥兵送顥於洛陽。諸軍出拒之。連戰皆敗。永安二年。五月。帝濟河北走。顥入洛陽。太原王爾朱榮發兵迎帝。自將諸軍南渡河。擊敗顥軍。顥棄洛陽南走。爲亂卒所殺。梁將陳慶之亦大敗。士衆死散略盡。乃削髮間行逃去。六月。帝還洛陽。榮負功驕專。竊蓄不臣之心。又謀挾帝遷都於河北。帝疾之。與城陽王徽定計。詐稱皇子生。召榮及其黨元天穆入賀。帝操刀手刃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進殺榮及天穆。榮從弟世隆憤恨。舉兵洛陽。人不習戰鬪。拒守皆敗。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帥突騎八千。會世隆。奉長廣王曄爲主。曄故中山王英之子也。榮黨各引兵向洛陽。以助世隆。徙帝於晋陽。縊弑之。後謚曰孝莊皇帝。世隆鎭洛陽。以爲長廣王曄元氏疎族。且無人望。廣陵王恭孝文帝之姪也。好學有志度。因廢曄。更立恭。爾朱兆聞之。怒其專恣。起兵攻世隆。洛陽復大亂。時高歡爲冀州刺史東道大都督。見爾朱氏不和。乃欲除之。永熈

節閔帝遇弑

高歡圖受魏禪

帝走關中

元年春。攻陷鄴城。進戰皆克。遂入洛陽。執世隆斬之。悉滅爾朱氏。廢帝恭。立孝文帝孫平陽王脩。自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五月。帝脩酖先主恭。後謚曰節閔帝。歡鎭晋陽。帝寵侍中揚椿。事無大小。皆取決於椿。大行臺賀拔岳及其弟侍中賀拔勝。擁重兵。都督諸軍事。歡頗不悅。侍中高乾遭父喪。還在信都。容說歡勸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大事。因使乾爲內應。帝不之知。復以乾爲驃騎大將軍。已而謀泄。帝下命賜乾死。使賀拔兄弟容圖歡。歡懼。上表言無他。帝佯嘉其志。以緩歡之計。三年。帝下詔曰。大舉伐梁。因募集兵士。歡知其謀。乃上表請遷都於鄴。帝弗許。歡已引大兵南渡河。宣言曰。迎車駕遷都。衆莫肯拒者。此時大都督宇文泰西屯關中。驃騎將軍賀拔勝南屯荆州。帝急召之還。泰勝未至。七月。歡衆入洛陽。群臣逃散。帝遂西奔。歡遣諸將追之。不及。帝自陝城入關中。依宇文泰。歡推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帝以泰爲大將軍尚書令。軍國之事。皆取決爲。歡擁兵

高歡立善見爲主東魏始於此

東魏都鄴

孝武帝遇弒文帝即位長安

攻關中不克而還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主十月善見稱帝於洛陽是爲東魏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遷都於鄴帝脩以長安爲都拜宇文泰大丞相已而有隙十二月遇酖而殂後謚曰孝武皇帝孝文帝孫南陽王寶炬即位長安先是賀拔岳伐隴西爲其下所殺弟勝降梁大統二年秋請伐東魏梁主弗許又請歸西魏乃許之東魏高歡聞之發輕騎邀擊襄陽勝逃歸長安詣闕謝降梁之罪西魏主執勝手歔欷曰乘輿播遷天也非卿之

東魏入寇擊卻之

取洛陽

東魏復入寇

咎因與丞相泰俱參機密是冬東魏遣使與梁和三年春東魏丞相歡大舉來侵丞相泰擊卻之自是連歲互相攻伐丞相泰遂取洛陽九年春東魏高歡大舉至河泰燒河橋毀舟船以拒歡毀民舍爲筏而渡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泰合諸軍擊之東將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突進犯我軍所向奔潰或告歡曰彭樂叛歡怒甚俄而西北塵起歡笑曰使豎子成名無幾樂使人報捷虜臨洮王東蜀郡王榮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及督將

諸軍大敗失洛陽

僚佐四十八人諸將聞之乘勝擊我軍大敗之斬首三万餘級歡使樂追泰泰窘急顧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痴何如此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引去歡聞之怒其失泰樂曰吾若得帥五千騎則必擒泰歡曰汝已縱泰復何獲之耶明日歡以諸軍再戰邙山之下泰収散卒得三万五千分爲三軍趙貴將左軍若于惠將右軍泰將中軍乃合中軍右軍擊歡歡軍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歡引步騎七人走泰兵追之急興慶謂歡曰請公速走吾腰

有百箭足殺百人矣慶單騎殿戰矢盡而死歡得間逃大都督賀拔勝帥十三騎執短兵急追歡垂及大聲呼曰賀六渾請返戰賀拔我必斬汝賀六渾歡之小字也歡畏怖氣殆絶從騎劉洪徽射勝中其二騎段韶亦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是日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軍士皆逃東兵追之獨孤信于謹等収散卒自後道擊追兵東人驚擾由是惠等全軍而引去及夜東

兵復追之。惠且戰且退。我軍已失洛陽及虎牢。泰遂西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也。乃斂軍東還。十三年春。東魏大丞相高歡卒。

東魏高歡卒

歡深沈有大志。終日儼然。而機權之際。變化若神。故能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雖厮養卒。苟有所堪。隨其才必擢拔。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平素嗜酒。不過三爵。每獲敵國盡節之士。必不之罪。由是文武之士。樂爲之用。長子澄。祕不發喪。初歡

疾病。謂澄曰。司徒侯景職兼大將軍。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抑裁之。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我死之日。勿遽發喪。潘樂。彭樂等皆雖我腹心。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耳。先是侯景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至是未知歡已死。據河南叛東魏。遣使歸附。無幾復叛降梁。

侯景叛

是夏高澄遣慕容紹宗等擊景。景敗走。據壽春。紹宗等攻之。踰年不克。遂死之。十五年秋。東魏大丞相高澄爲其下所殺。

高澄遇害

十六年春。澄弟洋爲大丞相。封

齊王。先是東魏威權已歸高氏。洋繼父兄。意潛圖受禪。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彦深等。迎合之。五月。諷其主善見遜位。善見素爲高氏所立。已知澄洋等意。即遣太尉彭城王韶奉璽綬。禪位於齊王高洋。洋乃即位。都平都。國號齊。已而弑先主善見。謚孝靜帝。

齊王高洋稱帝
弑東魏主善見

東魏稱帝十七年而亡。

東魏亡

十八年春。帝殂。謚文皇帝。世子欽即位。改元元年。

文帝殂
廢帝欽立

以大丞相宇文泰爲太師。尚書元烈與泰有隙。乃圖除泰。而事泄。泰怒殺烈。帝怨之。遂欲誅泰。事復泄。泰危懼。

三年春。廢帝立其弟廓。無幾。泰酖廢帝欽。

廢帝欽遇弑

是歲九月。遣柱國于謹。大將軍楊忠。中山公宇文護。將兵五万伐梁。

大舉伐梁

梁有侯景之亂。連歲兵結不解。梁主繹居江陵。繹性殘忍。吏民多離叛。國勢頗衰憊。十月。諸軍自樊鄧進入漢口。將攻江陵。梁主發兵拒漢口。宇文護。楊忠等擊敗之。十一月。至黃華。築長圍。逼江陵。梁主好詩賦。又倣佛。及諸將敗還。猶口占賦詩。群官唱和以爲娛。梁將朱買臣憤怒。諫梁主出戰城南。諸將或戰死。或俘降。軍皆敗。而城北諸

將猶苦戰城遂陷梁主悉焚古今圖書十四万卷或問其故梁主曰讀書万卷猶有今日之辱不可以遺於世矣將自赴火而死左右止之梁主抽劔斫柱歎曰文武之道盡矣朱買臣馳入諫曰城兵猶衆乘夜突圍渡江赴任約之壘冀有勝算梁主弗聽白馬素衣出東門而降于謹使別將長孫儉囚梁主於金城朱買臣等諸將皆棄江陵東走建康我軍已取江陵殺梁主繹先是梁岳陽王蕭詧歸附文帝優遇之封梁王是役也詧帥兵從軍大

有功於是帝下詔改封江陵使詧稱帝是爲後梁主五年冬太師宇文泰卒長子覺時年十五嗣爲太師泰遺命兄子宇文護輔之帝更封覺爲周公護以周公覺幼弱欲自正位定人心十二月逼帝禪位於周公廓即遜位明年二月帝爲周人所弑謚曰恭帝魏西遷都長安三世二十四年自烈祖道武帝至是合十六世百七十三年而亡

周姓宇文其先出自匈奴宇文部因姓爲晋成帝時宇文逸豆歸者居遼西有部衆五千餘落事趙貢獻甚謹康帝之時遣其將莫淺渾將兵伐燕燕主慕容皝逆戰敗之莫淺渾僅以身遁還燕左司馬高翊曰宇文氏强盛今而不取後必爲國患皝然之明年春以翊及劉佩慕容翰等爲前鋒伐逸豆歸逸豆歸使涉夜干逆戰殺翊佩遂爲翰所敗莫淺渾死之部衆散亡燕軍乘勝陷其都城逸豆歸走漠北而死趙主石虎遣兵救逸豆歸不及逸豆歸之玄孫肱徙居武川復糾合部落豪傑勢稍振肱生泰泰事魏性尚朴素能駕馭英雄頗得其

力用孝武帝時爲關西大都督將兵鎮長安孝武西奔依泰泰奉之連戰敗東魏兵以功拜大丞相柱國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尋爲太師世子周公覺受魏主廓之禪稱周天王國號周都長安自言其先出於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遂爲鮮卑酋帥也於是帝覺祀神農於長安晋公宇文護以帝尚幼專政太傅趙貴太保獨孤信怏怏不服貴謀除護信止之護聞而怒伺貴入朝伏兵殺之帝性剛果惡護之專權護危

明皇帝立

梁陳霸先簒立稱帝國号陳

齊主昏虐

懼。遂廢帝爲略陽公。尋弑之。後謚孝閔帝。帝在位不一年。護迎立孝閔之兄寧都公毓。初江陵之役。梁將陳霸先等東走建康。奉晋安王爲梁主。已而霸先受梁禪。稱帝於建康。國號陳。與齊好和。齊主洋在位已十年矣。昏虐日甚。太史言。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王莽誅諸劉而不盡。故漢氏再興。於是齊主遷下命収諸元。悉殺魏氏遺族。幽元韶於地牢。絶食而死。元韶魏孝武帝之弟也。諸元死者七百二十

齊主高洋殂

一人。弃尸於鄴水。鄴下捕魚者爲廢業。以哀之。已而齊主疾病。時人謂諸元爲祟。齊主亦自悔其非。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哀惜。但恐世子尚幼。人或奪之耳。儀同三司元蠻以常山王演之妃父。獨得免誅。常怨齊主滅諸元。演亦深悼之。齊主嘗謂演曰。元氏存者。豈有奪我後耶。汝愼勿使殺高氏遺孽也。遂殂。群臣吏民無爲哀者。唯尚書令楊愔。涕泗嗚咽。或問其故。愔曰。吾非悼我主之喪。哀世子庸闇無爲耳。世子殷嗣立。謚先主曰文宣帝。

齊廢其主殷

餽餅也北人謂餅爲餽

介大也

宇文護弑明皇帝

殷在位不滿一年。爲常山王演所廢。演乃簒位。演廢主殷之叔父也。帝毓明敏有識量。晋公護憚之。使膳夫置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覺之。已而大漸。口授遺詔於大臣。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也。寛仁大度。必能弘我周家。遂殂。魯公名邕。幼有器質。先帝特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輙言。先帝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公之謂也。謚先帝曰明皇帝。周自受禪於魏。未改元。明帝在位二年矣。始

武皇帝立

建元曰武成。武成二年。魯公邕立。改元保定。齊將王琳。勇敢有膽畧。提重兵在外。已數年矣。大小五十餘戰。多所克獲。遂南逼建康。西取巴陵。於是河南之地。皆屬齊。齊主命琳鎭壽陽。齊主演之簒立也。以弟湛爲儲貳。已而立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晋陽。湛居守鄴。而廢主殷同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主患之。徵殷於晋陽。遂殺之。湛不自安。問計於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文宣帝洋之從孫也。乃對曰。令上假太后令。而簒位。遂殺高氏

齊主高演殂

世嫡太后竊怒之殿下奉太后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万世一時也湛狐疑不決使術士卜之皆曰静則吉湛從之是冬齊主演出畋墜馬絕肋太后臨視疾問廢主所在演不對太后怒曰已殺之耶汝忘先主之言死其宜矣即去不顧演以嗣子百年冲眇命湛繼位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勿效前人殺之也尋殂謚孝昭帝帝在位僅一年矣湛即位於晉陽改元大寧以百年為樂陵王後以譴殺之亦違先主之言

後梁主蕭詧殂

後梁主蕭詧自稱帝於江陵已八年矣身安於儉素不好酒色撫循將士初服事魏至周不渝然封疆褊隘邑里殘荒數為陳齊二國所侵干戈相蹥欝欝不得志帝即位之明年詧病而殂謚宣帝世子巋嗣立是為明帝宇文泰之在關中也遣人迎弟護於晉陽而妹及護母閻氏留晉陽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其所在我兵攻晉陽不克保定四年秋誅以突厥兵再伐齊齊主大懼遣護母及妹歸以求通好帝弗許遣柱國楊忠會突厥兵伐齊突厥以步騎十餘万寇

大舉伐齊

齊至北河帝發二十四軍關中諸府兵及秦隴巴蜀羌胡兵二十万人授晉公護斧鉞督諸軍伐齊十一月諸將進攻洛陽齊蘭陵王高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齊主問并州刺史段韶曰腹背受敵為之若何對曰北虜寇边事等疥癬擊之如搔癢亦易易耳西敵逼洛陽是服心之疾也不可不救臣請先伐南於是令韶帥精騎一千先向洛陽齊主亦尋發晉陽段韶進濟河我兵據邙山逆戰韶佯却誘之待其力弊然後擊之我兵大敗高長恭以五百騎突進至金墉城下我兵圍城者亦潰去雍州牧宇文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後拒力戰雄為斛律光所射而死諸軍畏懼達奚武收兵西還別將權景宣亦解懸狐圍而還齊主至洛陽巡視虎牢滑臺而去突厥聞我軍不克皆引去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志故無功而還與諸將俱謝罪帝慰勞罷之

我軍敗績引還

齊主高湛遜位

六年春齊主湛還晉陽效魏献文帝故事傳位於世子緯自稱太上皇帝恥大軍敗績屢遣兵侵齊地不利天和

攻宜陽

定陽陷

齊主殺其將斛律光

元年冬宇文憲等圍宜陽二年春齊將斛律光救
宜陽擒宇文英深景興而去宇文憲猶攻宜陽勲
州刺史韋孝寛謂晉公護曰宜陽一城之地取之
無所益而久勞師徒凋弊民物不如城汾北守之
以杜敵意也護弗從是冬斛律光果至汾北進攻
定陽憲觧宜陽圍引兵救定陽馳使告護曰兄宜
出軍同州以爲聲援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
護從之三年春斛律光城汾北東至鄴五百里列
十三城韋孝寛進戰宇文憲督諸將繼之攻拔新

築五城齊遣韶段及高長恭將兵拒之宇文純乘
勝取宜陽九城斛律光將歩騎五万赴戰段韶高
長恭亦攻陷定陽光雖位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
色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則合理或
有表疏務從省實行兵簡約常爲士卒先自結髮
從軍未嘗敗北爲周陳二國所畏憚尚書祖珽奸
盜也以辯佞受寵權傾朝野光惡之屢折辱珽珽
怨百方譖構齊主素信珽建德元年夏珽誣告光
謀反齊主怒執光殺之珽遂與侍中高元海共執

齊主酖蘭陵王

帝殺宇文護

政蘭陵王高長恭數樹功軍國威聲太重珽又譖
構謀除之嘗謂齊主曰蘭陵王貌美宮人作歌戀
慕無乃穢行乎齊主遂疑王王懼稱疾不朝齊
主怒遣使酖殺之珽於是無所憚專横日甚諸將
危懼晉公宇文護專恣滋甚兵衛盛於宮闕諸子
僚屬皆貪殘士民患之帝深自晦匿無所關豫定
陽之敗護在同州指麾失宜懼罪逗撓不還衛公
宇文直帝之母弟也嘗以事怨護勸帝謀除之矯
母后令召護還巳而護入謁太后帝自後以挺擊

之護踣於地直匿於戸内躍出斬之命長孫覽收
護子弟數人悉殺之以直之兄齊公宇文憲爲太
冢宰進爵爲齊王直性浮詭貪狠望爲太冢宰而
不得又欲爲大司馬而不得意頗怏怏帝揣知之
乃謂直曰長幼有序兄弟維友汝且勿誤爲以直
爲大司徒不許據兵權齊主緯言語渋吶不好讀
書晨昏但喁喁念佛又不喜見朝士性懦不堪人
事承先主武成帝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尚書
令祖珽專政齊國遂不振初明帝謀伐齊命边鎮

伐齊

益儲資戍卒已而撤之謀出其不意至是韋孝寬上疏請伐齊帝適議與齊王憲伐齊得孝寬所陳三策大悅四年春發諸軍水陸並進帝自帥衆六万直向河陰前軍已拔河陰武濟洛口等數城帝自圍金墉城累月不拔會疾病至秋引軍還五年秋帝謂群臣曰朕去歲屬疾病遂不能克齊然朕親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主昏庸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所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表直拊其背未扼其喉晉州高

伐齊

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容待其來而擊必克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覆其巢穴也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十月自將中軍發長安越王盛杞公亮隋公楊堅將右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將左軍齊王憲陳王純將前軍所向皆克十一月陷晉州帝進入平陽遣齊王憲等攻晉陽時齊主營邯鄲宮而成與群臣飲宴不設備聞周師之至欲北走突厥領軍將軍

陷晉陽

梅勝郎叩馬諫齊主乃走鄴十二月晉陽陷諸將王公多戰死士卒奔散齊主至鄴城移檄募戰士莫應焉者廣寧王孝珩曰急發洛陽兵西襲長安以擣其虛則周師引去必矣齊主弗從帝已入晉陽以憲為先驅純繼之帥諸軍向鄴齊主引諸貴臣賜酒食問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弗知所從於是人情恟懼莫有鬭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大將軍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卒伍猶未乖離因脅之以戰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大師

陷鄴禽齊主

滅齊併其地

武帝殂　宣帝立

宣帝遜位　靜帝立

頻敗敵乃輕我今背城決戰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與尚書令高元海等議禪位於世子恒自稱太上皇六年正月諸軍陷鄴齊幼主恒及上皇緯東走青州我兵尾擊悉擒之幽於鄴周遂滅齊悉併其地尋殺齊主恒父子夷其族齊建國五世三十年而亡帝深沈有遠識政事嚴明稱為賢主滅齊一年而殂謚武皇帝世子贇嗣立納隋公楊堅女為后堅因用事為上柱國大司馬贇自在東宮好昵近小人即位未一年傳位於子闡驕侈彌甚遜

宣帝殂
靜帝禪位於隋尋遇弑
周亡

位之明年殂。諡宣皇帝。楊堅自爲大丞相。進爵爲隋王。加九錫。未幾。帝闡禪位於隋王楊堅。尋被弑。諡靜帝。隋王悉滅宇文氏之族。周自孝閔帝至是五世二十五年而亡。

李氏前記

隋

隋

隋姓楊。漢太尉震之後。世家弘農華陰。其裔楊忠者。魏永熙中。起兵關西。屬宇文氏。數擊東魏。以功拜柱國將軍。改姓普六茹。後復本姓。忠生堅。堅生

營新都於渭上
後梁主巋殂

堅。堅貌容奇異。人以爲反相。深自晦匿。周宣帝納其女爲后。生靜帝。堅以外戚秉政。終承周祚。即皇帝位於長安。改元曰開皇。國號隋。初漢高祖營長安城。至是將八百歲。數遭戰亂。地土鹹鹵。水井壅惡。不甚適人生。帝欲遷都。卜地於渭上龍首山。更營新城。三年冬成。名曰大興城。乃徙居焉。帝頗不喜詞華。詔公私文翰。並用實録。五年三月。後梁主巋殂。諡明帝。世子琮嗣位。此時後梁僅領數郡。然先主孝慈勤儉。境内以安。帝素有併天下之志。乃

後梁亡
大舉伐陳

欲先滅梁。以及陳。七年秋。遣使徵琮入朝。琮帥群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襲其壓。留守臣僚。以衆寡不可敵。悉奔陳。詔廢其帝國。封琮爲莒公。後梁乃亡。帝已滅後梁。八年春。下詔曰。陳主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海岳之欲。刼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内外。勞役弗已。奢侈淫縱。俾晝作夜。斬直言。滅無罪。自古昏亂。罕比。朕數遣使觀察。爲士民怨苦之狀。有聞不可忍者。乃出師誅滅小人妖女。永清吳越。因寫詔書三十万紙。遍諭河

郭璞晉人知數之士

南江東。是冬。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素爲元帥。總管九十人。兵五十一万八千人。各分道伐陳。以左僕射高熲爲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元帥司馬。軍中庶務。皆取決於二人。行軍數千里。區分支度。無有凝滯。高熲謂行臺吏部薛道衡曰。我今大舉伐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矣。吾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顧晉元帝南渡。即王位於建康。至是二百七十二年。其數將周也。今我主上。恭儉勤勞。而齊主叔寶。荒淫驕侈。以江揔

進敗陳師

隋達虜擒陳主叔寶

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蠻奴蕭摩訶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計其甲士。不過十万。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矣。則我破竹席卷之勢成。其克之必矣。熲忻然曰。君之所見。誠得成敗之理。乃令人豁然。九年正月。前鋒吳州總管賀若弼。廬州總管韓擒虎等。引兵渡江。攻拔京口。陳兵奔散。或降附。擒虎進拔姑孰。與弼南北分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元帥晋王廣。遣總管杜彥與擒虎合。將步騎二万屯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陳人震駭。降者相繼。弼下鍾山。破領軍將軍魯廣達。大監軍孔範。擒驃騎將軍蕭摩訶。擒虎自新林進。破領軍蔡徵。說降鎮東大將軍任忠。以忠為先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迎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為。戰眾見任忠入敵。皆潰走。於是文武百官皆遁。擒虎兵闖入。獲陳主叔寶於井中。弼至樂遊苑。與廣達戰。敗之。會日暮。廣達遂就擒。是夜。弼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獲

斬張貴妃

滅陳

天下如歸一

叔寶。召見之。叔寶股栗。向弼再拜。弼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幽之德教殿。元帥晋王廣。欲得陳主寵妃張麗華。長史高熲弗聽。曰。昔呂尚破殷。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亦是亡國妖女也。遂斬之。廣以此恨熲。已而廣入建康。誅施文慶等陳權奸數人。遣諸將討餘賊。平之。三月。元帥晋王廣。送降人陳叔寶等於長安。留右僕射王韶鎮石頭。振旅還長安。帝以降人陳叔寶為長城公。仍慮陳子弟宗室作亂。分處邊鄙。自宋魏南北建國各称帝。百七十年矣。四方攻伐。未有虛歲。至是天下混同為一。州郡無復僭偽者。悉宗隋。帝益勤政事。令行禁止。雖嗇於財。賞功不吝。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薄。天下靡然服化。然以詐力得天下。猜忌苛察。聽納讒言。功臣故舊。少終始保全者。初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帝性節儉。而太子寬厚。率意無矯飾。服用宴席稍侈。帝意不悅。數誠敕之。太子弗能從。由是恩寵日衰。太子素多內嬖。其妃元氏無寵而卒。母后獨孤氏深疾

廢太子勇

之太子弟晉王廣性陰猾彌自矯飾迎合上意以爲奪嫡之計遂與獨孤后僕射清河公素謀誣以太子反狀帝信之二十年冬詔廢太子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七月帝不豫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召太子廣入居殿中太子預擬後事遺書問素宮人誤執奏帝覽太子書而大恚太子未之知明旦逼帝寵姬陳夫人夫人拒之帝見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

事獨孤誤我乃謂柳述元巖曰召我兒來述等將召太子帝曰非廣矣述巖即爲勅書召廢太子勇素聞之以白太子太子急矯詔執述及巖使宿衛戒嚴宮門以禁出入右庶子張衡入侍帝疾逼弑

文帝遇弑

之又矯詔賜廢太子勇死就縊殺之是月太子廣

殺廢太子勇

即位遂烝陳夫人八月謚先帝曰文皇帝先是文帝每謂獨孤后曰蜀王秀有膽氣好武藝必以惡終然我在爲當無慮也至兄弟之世必反矣遂以事奪其職益州總管秀忿恨陰詛文帝文帝赫怒

漢王諒反

廢秀爲庶人秀文帝第四子也第五子漢王諒有寵於文帝及第二子秦王俊遇毒卒代爲并州總管然以太子勇及蜀王秀讒廢內不自安居常危懼陰蓄異圖至是遂反爲清河公素所敗遂幽死初文帝與獨孤后互相愛重誓無異腹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復有憂耶文帝又懲宇文氏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晩節父子

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太業元年三月

營顯仁宮

營顯仁宮於洛陽而成用江嶺奇材異石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開通濟渠自長安西苑引穀洛水入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舟及雜船數万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周二百里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州諸山高各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爲花葉綴之沼

中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之帝好以月夜遊西苑宮女數千騎相追隨作清夜遊曲馬上奏

營汾陽宮

之又營汾陽宮或幸洛陽或幸江都或北巡至榆林金河或幸五原巡長城或巡河右營造巡遊無虛歲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供其觀執絲竹者万八千人支費巨万歲以爲常帝自謂天下無

日本使來

虞四年三月日本皇帝遣使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是秋遣鴻臚寺掌客

裴世清聘於倭使朱寬招撫琉球琉球王弗從帝怒六年春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周等

伐琉球

發東陽兵万餘人自義安汎海行月餘至其國琉球王出兵逆戰鎮周連敗之進入其都王自將出戰又敗之王退入柵陳稜等乘勝攻拔柵斬王虜其民万餘口還帝遣使徵高麗王入朝不至七年

大舉伐高麗

春下詔徵天下兵無問遠近皆會於涿帝自將伐高麗又敕幽州總管元弘嗣造船於東萊海口四月車駕至涿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万乘載

攻具送高陽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以供軍須發江淮以南民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舳艫相次數千里往還在道數十万人塡咽水陸晝夜不絕自秋至冬四方兵集涿者百十三万人餽運輜重糧食者倍之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八年春帝親授節度分爲九軍進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我兵擊敗之乘勝拔遼東城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以衆三十万爲方陣且戰且進七月至薩水軍半濟高麗兵擊其後右屯衛將軍辛世

雄苦戰死之於是前軍皆潰不可禁止將士敗走及還至遼東城免者僅二千七百人其餘悉死沒

軍敗而還

資糧器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引還九年春詔赦述等諸將罪復徵天下兵集涿三月帝幸遼東

再伐高麗

再伐高麗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万人少者數万人山東尤甚州縣長吏多爲盜所殺楚公楊玄感

楊玄感反

見朝政日紊潛謀作亂至是督運黎陽遂叛帝引軍還遣諸將擊之玄感自洛陽引兵趨潼關戰敗而死玄感素之子也周蒲山公李密之曾孫密少

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常乘黃牛行讀漢書
玄感父素遇而奇之召至家與語大悅由是與密
結交玄感及起兵引密爲謀首玄感敗死密變姓
時人作謠
名亡匿時人作謠云楊氏將滅繼興者桃李子也
桃李子謂逃亡李氏之子十年春帝復幸北平伐
三伐高麗降之
高麗是秋進至懷朔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
期不至高麗亦連歲拒戰支力弊乞降十月帝
還長安尋幸洛陽漳南竇建德靈武白瑜娑勃海
孫宣雅河間格謙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北海

群盜並起
郭方預齊郡王薄扶風向海明章丘杜威伏扶風
李弘芝延安劉迦論邯鄲楊公卿汲郡王德仁離
石劉苗王東海彭孝才巴陵蕭銑武威李軌金城
薛舉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鄱陽杜士弘等各
據州郡皆擁衆十餘万抄掠所在自稱王稱帝李
李密起兵
密亦與群盜翟讓等起兵攻滎陽下之帥衆西行
說下諸城據興洛倉略取河南諸郡自稱魏公帝
之討楊玄感也以唐公李淵爲關右留守淵御衆
圖讖指時人謠
寛簡人多歸附帝忌淵相奇異名應圖讖徵諸行

在淵見天下遂亂稱疾不謁縱酒以自晦突厥可
汗數寇北辺帝命淵帥太原馬邑兵擊之淵次子
世民膽勇有才畧突厥頗憚之然淵前鋒王仁恭
隋人稱江東建康曰江都晉宋以來之旧都也
高君雅等怯懦不敢前時帝在江都遣使責淵淵
懼世民及裴寂劉文靜等勸淵舉兵十三年淵遂
李淵擧兵恭帝即位於長安
舉兵入長安遥尊帝爲太上皇立帝孫代王侑爲
主改元義寧侑以淵爲大丞相進爵唐王太上皇
見中原已亂無西歸心而從駕多關中人思歸遂
宇文化及弑煬帝
叛推許公宇文述之子化及爲謀主夜引兵入宮

縊殺太上皇宗室無少長皆死惟存秦王浩奉之
化及自爲大丞相擁衆而西太上皇之在江都淫
虐益甚日夜縱荒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
醉時人稱曰煬帝煬好內遠禮之謂也煬帝遇弑
恭帝禪位於唐
之明年長安新主侑禪位於唐王李淵後謚侑曰
隋亡
恭帝隋自文帝至是三世三十七年而亡

周清外史卷之十二終

唐地理志圖

姓李 西涼王李暠之後

李熙—李虎—李昞

唐

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

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

敬宗—弟文宗—弟武宗—憲宗季子宣宗—懿宗—僖宗

弟昭宗—昭宣帝 以上都長安

僭國

周 則天武曌

燕 安祿山

後燕 史思明

冀 朱滔

魏 田悅

趙 王武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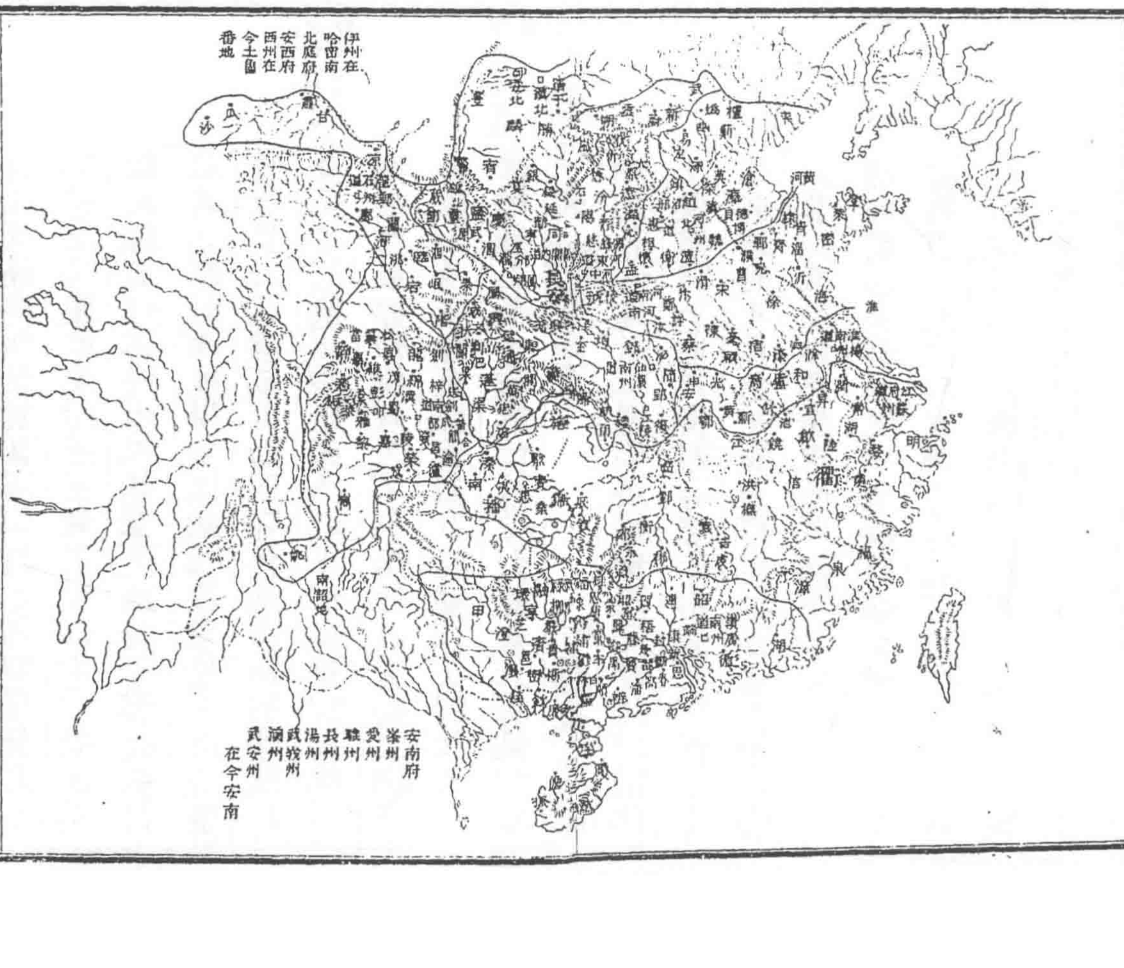
齊 李納

秦 朱泚

楚 李希烈

齊 黃巢

周清外史 卷之十三 圖 二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十三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閲

李氏正記

唐

李氏之先隴西成紀人也出於西涼王李暠暠曾孫熈徙居武川熈孫虎仕魏伐東魏又佐宇文氏宇文氏及受魏禪追録其功封唐公虎子昞襲封昞子淵又襲封隋煬帝以淵爲弘化太守淵貌容

唐西涼王李暠之後　西涼之事見前卷

奇異人以爲有天子相淵自回避大業之末起兵克長安煬帝子恭帝進淵爵爲唐王尋受隋禪武德元年正月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唐此時群盗未熄宇文化及李密等兵威最强盛帝乃置總管於諸州鎮壓之是歳夏宇文化及奉其主楊浩自江東進向洛陽李密據鞏洛拒之化及不得輙西轉拔東郡引兵北向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進圍之密帥歩騎二万壁清淇與世勣相應化及每攻倉城密輙引兵擒其後屢

總管之稱始於此

與化及隔水而語責其罪曰卿本匈奴阜隷耳其父述及兄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而煬帝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以規簒奪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黙然不能荅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固守作地道出兵擊敗化及先是隋遺臣奉煬帝孫越王侗據東都以攻李密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至是遂降東都請戮力討滅化及時化及資糧殆盡士卒多潰散化及乃引餘衆北趣魏縣密

東都又曰東京即洛陽城　宇文化及據魏縣

知其無能爲斂軍還鞏洛留世勣守黎陽以備化及東都將王世充恃勢專恣李密惡之陰圖除世充事頗泄八月世充簡鍊精鋭二万余人撃密密將裴仁基曰世充悉鋭而至都下必虛分兵擣其後取勝必矣密弗從仁基歎曰明公必悔矣魏徴鄭頲在坐徴曰我軍雖屢勝驍將鋭卒多死而餘衆心驕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不可與争鋒若深溝高壘以拒守不過旬月世充糧盡自退乃追撃之無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

隋人王世充敗李容

譚耳。何足以期勝。容亦爲然。遂分兵出戰。世充擊
其右甄。傷驍將裴行儼。孫長樂等十餘人。會日暮。
兩軍交綏。容素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
騎。潛伏北山溪谷中。詰旦自引兵薄容營。容出兵
應之。世充士卒皆江淮慓勇。進退輕捷。施奇策急
壓容營。縱火攻之。容衆沮靡。世充伏騎俄發。乘高
馳突。容衆不能支。遂大敗。諸將多降世充。容収餘
兵万餘人。走洛口。世充乘勝追躡。又大敗之。容欲
走黎陽依徐世勣。或諫曰。公已殺翟讓。又嘗疏世

勣。世勣深以爲怨。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此時。
金墉虎牢諸城皆潰。容失所依歸。乃欲自刎。其將
王伯當止之曰。公與唐王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
乃不相應。然拒宇文化及。阻東都遺臣。斷隋人歸
路。使唐王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唐王豈

李容降唐

虎狼視之哉。容然之。帥二万餘人西入關。帝聞之。
遣使迎勞。以容爲光禄卿。賜爵邢國公。以舅女獨
孤氏妻之。然朝臣多輕容。供待稍薄。容意不滿。宇

宇文化及自立称帝

文化及既據魏縣。弒其主楊浩。自立稱帝。其他隋

末群盜亦各據州郡。僭僞或稱帝。或稱王者。十餘
國。諸州總管伐之。不能克。帝遣次子秦王世民將
兵征討。初金城薛舉據涇州稱帝。已而卒。子仁杲

杲音高

嗣立。兵威頗盛。世民乃赴擊。連戰數月。遂大敗之。

秦王世民斬薛仁杲

虜仁杲還。斬首於長安。邢公李容自恃勇略。見帝
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語人曰。此眞英
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乃始有臣事之意。是
冬。帝遣李容及其將賈閏甫王伯當等於山東。収
其舊將未下者。群臣皆諫曰。容性凶狡好反。今遣

泉讀如淵避帝諱也

之。如投魚於泉。必不返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容
等小慧何能。遂遣之。長史張寶德從容而行。上封
事言其必叛。上意於是乃變。急下勅召容還。容已
至稠桑。得勅謂閏甫曰。上已遣我而東。今復無故
召之。此必有譖者而然也。已吾今西還。無復生理。
若破桃林。収其糧兵。北趨黎陽。大事必成。子以爲
如何。閏甫曰。主上待公甚厚。今俄改圖。衆心所不
容。且總管盛彥師在熊穀二州間。距桃林不遠。一
朝擧事。二州兵奄至。徒取叛賊名。則我衆必潰散。

李密反伏誅

竇建德自称王

竇建德敗宇文化及斬之

未可期其成矣密怒曰子吾腹心盍助我意若不相協禍起心腹乃吾先斬之而後行閏甫固諫王伯當亦諫之密益怒將斬閏甫閏甫遁走熊州以密策告彥師密不之悟遂襲桃林陷其縣乘勢而東彥師伏精鋭弩手於熊耳山要擊之密衆首尾隔絶不得相救遂大敗彥師斬密及伯當傳首長安二年春淮安王神通將兵攻宇文化及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已拔魏縣進圍聊城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率衆應之與共守聊城漳南竇建德既取河北諸州自立稱夏王乃欲取聊城神通聞之攻聊城急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無幾化及弟士及自濟北餽糧城兵稍振遂復拒戰神通未能拔建德軍掩至神通内外受敵遂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黨王薄開門降建德入城執化及及其二子承基承趾弟智及等黨與十餘人悉斬之舊隋臣裴矩崔君肅何稠柳調虞世南歐陽詢等從化及在城中者皆隨其才用之欲其詣長安及東都者亦聽之此時

附人宇文士及徐世勣降附

王世充自立称帝

誅西涼李軌

東都將王世充威權盛熾東都百官皆屬世充建德已取聊城以爲當今之時與世充結好此百全之計也遣使奉表稱藩於東都以通於世充初建德起於群盜雖已建國稱制未有文物法度至是裴矩等隋氏舊臣相議爲建德定朝儀律令建德甚悦先是帝勅秦王世民出鎮同州威震東北於是州郡豪傑多歸順宇文士及徐世勣等皆降附群盜亦稍屏迹東都驍將秦叔寶程知節李君羨田留安等惡王世充爲人皆來屬世民世充益驕恣四月廢東都主楊侗尋弑之自立稱帝諸子皆稱王竇建德聞之不悦五月帝遣涼州人安興貴招諭李軌軌據涼州稱帝興貴陳禍福諭軌軌不從興貴兄修仁爲軌將常謂遂安天下者唐王也至是陰與興貴合謀起兵擒軌帝命并其子弟斬之河西平七月始置十二軍分關内諸府以隷焉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前州郡將士歸附者前後相踵帝皆慰勞之以厚禮納其降帝三子齊

賊劉武周取晉陽

王元吉爲并州總管出鎭晉陽驕侈淫縱頗事田獵數射人以爲娛有諫之者則手毆殺百姓憤怨衆心乖離其傅竇誕宇文歆等屢規諫元吉不納是秋定陽可汗劉武周宋金剛等攻陷晉州以北諸城鎭進逼并州元吉素闇弱輒棄守奔還長安武周金剛等入晉陽土豪皆疾元吉乘其既去以城納武周帝大怒曰元吉幼弱不習時事其傅誕歆曾失翼輔之任乃欲斬之禮部尚書李綱爲誕歆説帝陳其嘗規諫狀以申救帝始悟謂綱曰朕

呂宗茂自称王

隋人王行本應賊

得卿言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遂赦之綱兼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昵近小人而疏綱且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元吉亦耻外鎭無功陰俱圖除世民十月劉武周遣宋金剛自晉州進攻陷澮州夏縣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等將兵討之舊隋將王行本據蒲州亦應武周關中震駭上欲棄大河以東專守關西秦王世民在同州上表請討武周上大悅悉發關中兵合世民軍赴討車駕

李勣降賊

李華陰送其軍行先是黎陽徐世勣賜姓李以拒賊至是爲竇建德所敗以數百騎西走城乃陷世勣父蓋爲建德所獲世勣以父故遂降建德建德以世勣復守黎陽以其父蓋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於是旁縣將士皆望風降建德王世充亦自將兵徇河南至譙州攻陷雍丘其守將李公逸及其族善行等皆死帝聞而悼之怨其不能救十一

秦王世民屯栢壁

月武周進寇浩州世民引兵自龍門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抄掠之餘軍食無所

李勣圖歸唐

得世民憂之發敎諭民民聞世民爲元帥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以輸糧食世民乃休兵秣馬號令嚴肅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李世勣在黎陽欲應世民恐禍及其父以爲先立大効竇氏必信我然後奪父亦甚易耳是月襲王世充所轄之地破之多所俘獲以献建德由是大得信親又破新鄉虜世充驍將劉黑闥以献建德果大悅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已進軍夏縣與呂崇茂相持孝基將于筠勸急擊崇茂獨孤懷恩弗聽

永安王孝基大敗

無幾宋金剛遣數將救崇茂孝基腹背受敵遂大敗金剛兵虜孝基懷恩筠及唐儉劉世讓還澮州世民聞之急遣殷開山秦叔寶等要擊於途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蒲坂賊帥王行本震恐告急金剛金剛遣精騎二千赴援世民諜知之自將歩騎五千從間道夜赴安邑迎擊大破之悉虜其衆復還栢壁諸將皆請乘勝攻金剛世民曰我今勝敵未知永安王所在且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多從之武周據太原推金剛為扞蔽而軍無積蓄以

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鋭以挫其鋒出兵於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當自遁走未可速戰也是時賊徙永安王孝基於晋陽孝基謀逃歸

賊劉武周殺永安王

武周怒殺之孝基世民之族父也李世勣復遣使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戸口充實孟海公竊有其地外與王世充合而内相離乖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已獲海公以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然之欲自將兵徇河南先遣其將曹旦等帥兵五万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諜侯建德至河

斬王行本

南襲殺之以得其父三年正月世民遣其將秦武通敗王行本於蒲坂行本糧盡援絶遂降帝幸蒲州親勞諸軍世民輕騎詣行在上謁帝命斬行本居十餘日車駕還長安世勣與曹旦既至河南會建德妻産久之建德不至魏郡賊帥李商胡據孟津為盗佯迎旦將佐二十三人飲之酒乘醉盡殺之由是旦軍亂世勣部將郭孝恪欲襲旦世勣未决旦既嚴警備世勣謀事遂不濟與孝恪帥數十騎奔投世民軍建德群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

李勣復歸

勣本仕唐一旦雖為我虜遂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命赦之發兵攻李商胡殺之宋金剛與世民相持已數月軍中食盡棄營北走世民追之擊其將尋相於呂州大敗之乘勝逐北甚急總管

秦王世民大敗賊宋金剛

劉弘基諫曰大王破賊逐北已二百餘里至此功亦足矣且士卒疲飢宜留壁於此俟糧兵果集然後復進未晩也世民弗聽自策馬而進將士不敢言疲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万人先是于筠被虜在金剛軍中至是逃來

金剛尚有衆二万。次介休。世民以李世勣爲總管
赴擊。世勣戰不利。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擣賊軍
後。賊大敗。金剛輕騎北走。世民復追之數十里。至
張難堡。浩州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聞世
民來。且喜且泣。時世民不食三日。伯通德政献酒
餔於世民。賀其戰勝。初世民自栢壁之勝。僅十餘
日。晝夜五十餘戰。追賊數百里。未嘗就寢食。至是

尉遲敬德歸順

始免冑而食。居數日。賊將脫聚飯尉遲敬德尋相。
來降。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

欲収其餘衆復戰。衆莫肯從者。金剛亦遂走突厥。
夏縣之敗。永安王部將唐儉爲金剛兵所擒。在晋
陽。及周武金剛等北走。儉封晋陽府庫。待世民至。

賊劉武周伏誅

世民進軍晋陽。未幾。武周金剛爲突厥所殺。晋州
以北悉平。帝會群臣。議東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
河南諸州驍勇。悉集洛陽。置四鎭將軍。分守洛陽

詔討王世充

四城。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羅士信將
前軍。進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万救慈澗。世民率
輕騎覘世充軍。猝與世充兵遇。衆寡不敵。遂爲世

充所圍。世民從騎射斃其左建威將軍燕琪。於是
兵皆潰。世充乃退。世民僅得還營。詰旦帥步騎五
万進至慈澗。合士信軍。世充知其不可守。斂兵還
洛陽。世民已拔慈澗。部署諸軍所向。連營逼洛陽。
先是突厥通好世充。世充以長女妻之。及官軍逼
洛陽。突厥遣兵遺牛羊十万頭於世充。以助其軍
食。潞州總管李襲譽要擊之途。大敗突厥兵。悉奪
牛羊以献世民。八月。世民進屯北邙。世充隔水列
營自當世民。已而請講和。世民不許。時諸軍刻期

並進。所向望風降。世民令諸將吏。州縣官事並依
世充所署。一莫有變易。以從其便宜。以此河南州
縣將吏。擧其所部歸順者。前後相踵。羅士信既拔
硤石千金二堡。十月。逼金墉。李世勣亦既取管城。
進圍虎牢。通嵩南路。塞東道兵。於是滎汴二州兵
士窮迫。遂斬其將張慈寶降。世充長子玄應守虎
牢。聞近傍皆叛。奔還東都。會竇建德濟河擊孟海
公。號見兵二十万。世充遣使求救建德。建德以爲
唐兵日增。世充地日蹙。勢必不支。世充亡則我不

能復立矣不如救之内外攻擊以破唐師也遂約赴援遣使來請罷兵講和世民留使者不答世民選精鋭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二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毎戰世民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突所向無不摧破屢犯世充軍斬獲其將領頗多世充苦之四年二月世民下令諸軍齊進圍東都自移營青城宮以逼世充帥衆二万出拒世民軍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已窘矣悉衆而出此徼幸一戰也今日我能破之

秦王世民敗王世充

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歩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已而煙起世民帥玄甲精騎南下直擣世充軍後世充亦麾衆殊死奮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少却世民乘之世充不能支遂走入城世民合屈突通等兵追擊抵城下俘斬七千餘人命諸將圍東門城中守備甚

世民圍東都城

嚴世民合河陽洛口諸軍四面攻之旬餘不克將士疲弊思歸帝聞之容勅世民班師世民表請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我克之在旦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下令軍中曰洛陽未拔師必不還敢言歸者斬於是衆不復言歸是月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拔虎牢収其糧仗兵衆向洛陽竇建德既敗孟海公於周橋虜之將進救洛陽行軍總管劉世讓邀戰敗之黄州建德不得輙進會突厥入寇帝召世讓還於是建德悉衆西至滑州三月攻陷管州及滎陽陽翟水陸

竇建德救王世充

並進世充弟世辯帥徐州兵會之建德軍成皐東

號衆三十万遣世民書復議修好和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等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堅城未易猝拔且建德藉勢而來鋒鋭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郭孝恪薛收等奮曰世充已窮蹙食盡建德遠來兵驕此天欲兩亡之也乃據武牢險以拒建德伺間而動破之必矣世民曰然也今若不速進建德據武牢臨洛陽以併力其勢必强於是乎新附諸城不能守何弊之承吾計決矣使通等輔弟齊王元吉圍守東都城以

秦王世民與竇建德戰

當世充。世民帥驍勇三千五百人。東入武牢。明日。潛設伏於武牢東。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世民纔帥四騎。覘建德營。建德兵見之以爲斥候。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世民也。親來覘賊動靜。即射斃其一將。從騎亦擊殺數人。建德軍中驚擾。遽發騎五千逐之。世民且戰且走。以誘之。追兵陷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擒其驍將二人。建德震懼。按軍不進。相持踰月。世民遣騎將王君廓等奪糧運。擒其將張青特而還。建德怒。將襲武牢。五月。世民縱馬千餘匹於河渚。佯示芻盡之狀。以誘之建德。果悉衆而至。諸將皆懼。世民登高丘望之。顧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陣。是輕我也。乃按軍不出。自辰至午。建德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諸將見之皆曰。賊兵勇氣既衰。此可擊也。乃請出戰。世民曰。未可。已而日西傾。世民復登高丘。望見曰。可矣。使宇文士及將三百騎。東涉汜水。大軍繼之。直薄賊陣。別使竇抗。王道玄。挺前斫建德牙營。於是兩軍格戰。

世民敗建德擒之

塵埃漲天。世民自帥玄甲精騎三千。卷旆徐入賊隊之間。賊不察其敵。輒不肯擊。世民直出建德陣後。俄張唐旗幟。馳突奮擊。斃千餘人。賊將士顧見驚潰。建德蒙創而走。白士讓。楊武威。追之。建德墜馬。士讓武威下馬擒之。餘衆潰散。世民以輕騎逐北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世民已克建德。因所獲建德及其驍將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還至洛陽。以示世充。且遣安世入城。語其敗狀。世充惜懼。不知所出。乃泣曰。吾所恃者建德。建德今已爲擒。

王世充降

吾終無濟。帥長子玄應及群臣出降。世民遣諸將。追捕建德世充餘黨。不下者。河南河北悉平。六月。世民囚建德世充。還長安。帝行飲至之禮。以饗勞世民等諸將士。詔赦世充。廢爲庶人。放蜀。斬建德於市。初竇建德之敗。餘衆走還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以建國。其將齊善行不聽。悉散建德府庫錢帛分將卒。與裴矩曹旦等。奉建德妻楊氏歸順。

劉黑闥舉兵

獨劉黑闥不從。是歲八月。舉兵陷郡縣。攻殺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併其衆。於是竇氏舊

伐後梁蕭銑滅之

黨稍稍來歸。作壇於漳南。祭建德。自稱漳南大將軍。勢頗猖獗。連陷近傍州縣。朝議遣幽州總管李藝及淮安王神通等。發関內兵討之。是秋。別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廬江王瑗爲元帥。侍中李靖爲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伐蕭銑。蕭銑後梁宣帝之後。乘隋末之亂。據江陵爲盜。領衆十餘万人。遂自立稱梁王。悉收後梁故地。至是諸軍並發。時江水方漲。諸將欲俟水落進。李靖曰。兵貴神速。乘江方漲。掩其不備。銑成擒必矣。孝恭然之。急帥戰艦

數千艘。順流而下。連戰皆勝。進圍江陵。蕭銑不能支。自帥群臣出降。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勿殺掠。孝恭曰善。下令諸軍。嚴禁殺掠。諸將請籍沒銑將士鬬死者。以其家財賞士卒。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與叛逆同科。以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居數日。銑援兵至者十餘万。聞江陵不守。而官軍施恩。皆降。江夏乃平。孝恭囚銑送長安。上見銑數之。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何足

劉黑闥大敗官軍

爲罪。竟斬於都市。黑闥已陷數州。北與突厥連兵。勢益强盛。李藝等連戰皆敗。淮安王神通亦已大敗。退洺州。十二月。上遣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助神通。先是黎州總管李世勣屯宗城。是月。黑闥乘勝將兵五万逼宗城。世勣衆不能支。棄宗城退洺州。黑闥追擊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黑闥進陷洺州。又攻拔相州。南取黎衛二州。多殺刺史長吏。自其舉兵未半歲。悉復竇建德舊境。河北大亂。神通孝常及將軍秦武通陳君賓程名振等。

黑闥自稱王

皆自河北遁歸。上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洺州。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黑闥勇決攻戰方略過建德。秦王世民帥諸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世民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李藝李世勣等帥兵會之。二月。黑闥大舉攻洺城。甚急。世民引兵赴救。黑闥分兵拒之。會大雪。世民不得進。城遂陷。守將羅士信死之。三月。世民攻復洺城。與李藝李世勣連營堅壁固守。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別遣奇

兵絶其糧道黑闥糧盡輙來決戰世民自將精騎擊破其前軍黑闥嶄憤悉衆殊死戰自日中及昏黑闥衆少却世民馳突多蹂殺其步卒手射殪驍將數人黑闥棄衆先遁衆未知之猶格戰不却世民使人決洺水溺死數千人時既昏夜賊衆不辨彼此互自相鬬殺殆万餘人世勣等悉衆奮擊遂大破之黑闥以爲智力已盡矣與其將范願等二百騎北奔突厥六月黑闥引突厥兵冦山東諸州豪傑多應之河北復亂時秦王世民引兵南赴淮

（黑闥大敗走突厥）（黑闥入冦）

泗擊盜帥杜伏威徐圓朗等已而班師上更遣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合兵討黑闥自秋至冬連戰遂大敗黑闥六年正月黑闥帥從兵百餘人走饒陽其將諸葛德威執之以降太子下令斬黑闥於洺州山東悉平乃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任瓌等平泗濟及江東杜伏威徐圓朗等群盜皆降自上即位已七年矣僭僞諸國及群盜悉亡天下始定乃置州縣學校上親詣國子學釋奠先聖孔夫子建官制頒新律定租庸調法初上之起兵晉陽

（太子建成斬黑闥）（天下始定）（定制度建学校）

皆出於次子世民謀議至是功業大成乃欲以世民爲儲貳世民固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弟齊王元吉多過失而常嫉世民恭儉其功甚大譖謟頗上意世民不以介意東宮官屬魏徵王珪等屢勸除世民建成意乃決密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唯房玄齡杜如晦耳吾已譖於上逐之乃事易濟矣元吉以爲然俱謀害世民世民腹心長孫無忌及尉遲敬德等頗覺之急告世民勸先事圖建成元吉九年六月太白經天星官傳奕密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圖害秦王世民）

奏太白見秦分秦王有天下之兆也上以其奏狀授世民世民密奏曰建成元吉淫縱亂後宮臣於二人無絲毫所負今欲專殺臣臣輙枉死永違君恩且言且泣帝愕然報曰明日當鞫問二人汝宜早入朝詣旦世民帥長孫無忌先入伏兵玄武門上召建成元吉乃欲親按事建成元吉入朝至臨湖殿覺有變同馬走出世民自後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帥伏兵七十騎繼至射殺元吉建成元吉從官爭進赴難戰玄武門外殺傷相當世民從官

（世民殺建成元吉）

立秦王世民爲太子

張公謹闔門以拒衆不得入退攻世民宮上大驚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疾秦王功高敢謀姦惡今俱伏誅國家乃定矣上曰善急移手勅曉諭建成元吉官屬詔立世民爲太子國家庶務悉委世民處決然後以聞以宇文士及長孫無忌杜如晦高士廉房玄齡尉遲敬德程知節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爲太子官屬太子召魏徵責以離間兄弟徵擧止自若問對不屈太子素重其才乃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王珪韋挺亦嘗爲

廬江王反

高祖遜位 太宗即位

建成謀皆以事流嶲州至是遣使召爲諫議大夫上欲自加尊號爲太上皇會幽州大都督廬江王瑗反初故太子建成與瑗通謀密相結及建成死事覺朝議召瑗瑗不自安幽州領軍王君廓性勇悍險詐欲殺瑗自取功誑瑗勸反瑗遂反君廓佯應瑗縊殺之傳首長安事即平瑗帝之從子也八月帝傳位於太子世民自號太上皇是月太子即位時突厥寇涇州總管尉遲敬德等邀戰大破之已而頡利可汗帥兵至渭北遣其將執失思力入

與突厥盟

見以覘關中思力乃謂曰頡利突利二可汗將衆百万且至矣上大怒囚思力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直至渭橋與頡利隔水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已熟非卿所知遂與頡利盟未幾突厥悉引去上從容語所以輕騎見突厥蕭瑀等再拜服其智略初帝之幼時從父詣長安有書生見上而驚曰此兒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因取其語命名曰世民年十八勸父擧義兵遂能定天下即位之明年改元曰貞

十八學士

太宗論政

觀開館延文學士每暇日討論文籍杜如晦房玄齡等一時名士十八人更日直宿以待遊號曰十八學士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何以詐爲或又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充腹

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曰民者國之本也本固末安朕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何異於吏受賂抵法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於此者桀紂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戮力莫以忘民則國安矣上又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如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

繫熲之存没朕已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此時關中旱饑民多賣子女以供衣食上聞之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先

太宗施仁政

是隋末群盜梁師都據朔方暴掠州縣殘害民物上遣兵討之師都敗走突厥頡利可汗納之已而頡利與突利可汗有隙國亂上與書招諭師都不從貞觀二年夏命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先覘其動靜尋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將兵赴討師都引突厥兵據朔方西城戰不利會城中食盡突

賊梁師都伏誅

厥不敢救其下知不可支殺師都而降朔方乃平

宴於未央宮

七年春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群臣四夷皆朝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上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詔賜群臣及四夷物各有差此時風雨和調連歲豊熟四夷朝貢而政

胡越北狄南夷

事文物之美皆備庶民唱方歲九年太上皇崩曰

高祖崩

高祖皇帝十三年夏旱庶民飢渇上憂之詔群臣言事魏徵曰陛下比貞觀初漸有不克終者乃舉國家弊政十條以聞上深奬歎大徵天下名士使

之講論五經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其子弟請入國學上因命學士孔穎達顔師古司馬才章王琰定經疏凡百餘篇名曰正義

諸儒定經疏

太子承乾不才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東宮詹事張亮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切諌弗從吏部尚書侯君集國家創業之功臣也嘗擊西域降高昌王以私取其珍寶得罪君集怨望乘太子闇劣勸之反事覺十七年四月上與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等議遂廢

廢太子承乾誅侯君集

太子誅君集太子弟魏王泰多能有寵乃望自爲太子而性險詐衆議拒之遂立少子晋王治爲太子初上信親魏徵甚厚及其卒悲悼不已親製碑文刻石徵嘗薦君集曰君集有宰輔才至是上惡徵言失實徵又嘗自録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聞之愈不悦遂踣所立碑

踣魏徵碑

先是高麗王爲其下所弑國大亂與百濟連兵絶新羅入貢路攻陷其二城至是新羅王遣使來乞救上遣使齎勅諭高麗不從上怒十八年秋詔伐高麗自將諸軍至

親征高麗

洛陽徵河南山東兵十九年春車駕發洛陽至定州前軍既拔遼東諸城進攻安市城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渡鴨緑江直取平壤平壤高麗王都也覆其本根則餘不戰而降必矣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乗危也議不決時車駕駐遼東城自夏至秋諸軍總拔十餘城士馬戰死頗多且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芻糧甚乏勅班師

班師

深悔親征無功乃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遣使以少牢祀魏徵改贈尚書令鄭國公復立

復立魏徵碑

所製之碑匈奴救勅爲突厥所破其諸部薛延陀回紇等居磧北上以李世勣爲并州大都督長史世勣在并州十六年矣邊塵不起上大悦曰以世勣爲朕万里長城豈不壯哉及魏徵卒朝官乏其人上遂召世勣還改爲兵部尚書時頡利可汗政衰薛延陀乗間暴掠漠北上怒二十年春親督諸軍至靈州使世勣擊之世勣連戰大敗延陀斬滅其部属於是回紇等舊勅勒諸部皆内附上賦詩刻石立之靈州以示後昆二十三年四月上有疾

親征薛延陀滅之

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興之無恩恐不能懐服我今黜之俟我死之後汝更擢用世勣以爲僕射親任之則恩威並立若徘徊顧望世勣當殺汝耳五月命世勣出鎭疊州已而上疾篤召長孫無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杜如晦房玄齡魏徵李靖等皆既死朕今以後事付卿太子仁孝卿所知卿善輔導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定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因令遂良草遺詔未成上崩曰太宗皇帝帝即位初分天

太宗崩

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

下爲十道以因山川形便又定府兵十道皆置府年二十而爲兵六十而免善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遠近交番以直衛甲仗糧装各有數輸之各府庫征行必給府分爲三等上府兵凡一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兵八百人三百人爲一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一隊隊有正十人爲一火火有長每歲季教戰每歲首閲衆於是四方有事諸將所至兵衆立辦以鎭制天下群盗遂熄夷蠻卒服莫復有虞帝嘗召侍臣問創業守成孰難玄齡

高宗立

曰草昧之初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乃常温顔導群臣使諫有諫者則賞以奬後來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切諫不能用太子治即位詔召疊州都督李世勣還爲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韓瑗極諫

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奉遺詔輔政是秋以李世勣爲左僕射明年正月改元曰永徽元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無忌謀反上命立誅之以遵先帝遺詔上即位之初尊禮無忌遂良每事諮詢二人同心輔翼故庶政善美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居數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后許敬宗李義府贊之褚遂良固執不可上怒欲斥遂良無忌諫之侍中韓瑗亦涕泣極諫上弗納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

貶褚遂良

廢王后立武昭儀

彠胡郭切

相擇況天子乎皇后万國之母表嫫母輔佐黄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武氏奸佞小人陛下何不擇且遂良先帝遺托之忠臣國家之柱石今輒斥之恐海内失望棘荊生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陛下審計之會李世勣入見上問其可否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煩外人於是上意遂決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六年十月詔稱皇后王氏謀逆廢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武皇后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也先帝聞其美召爲才

人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奏曰女主執政之兆也又按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先帝惡之令群臣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官稱封邑生國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先帝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太史又奏曰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後宮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先帝不之悟及崩武才人年二十四矣入白馬寺爲尼上嘗幸寺見之而泣命蓄髪入後宮立

武后用事

武后貶長孫無忌殺韓瑗

李勣敗高麗悉爲州縣

爲昭儀至是爲皇后性明敏涉獵文史上素疾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后決之后處事皆稱旨由是后與李義府許敬等用事以長孫無忌不嘗助已怨之又深惡褚遂良韓瑗等嘗非議己者時遂良既卒於潭州因削無忌官縱黜州執瑗殺之乾封元年冬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督復伐高麗世勣等諸軍連戰二年矣總章元年秋遂大敗之世勣進陷平壤高麗王高藏出降獨其將泉男健不降世勣擊敗之擒男健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於

高宗崩中宗立

鳳鳴朝陽取詩大雅生民篇之意

武太后廢中宗立睿宗

平壤統轄其州縣初以前皇后王氏之子忠爲太子武后廢之立已所生之子弘弘仁孝恭勤中外屬心嘗忤后意后鴆之立弘弟賢又以事廢立賢弟哲爲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上崩諡高宗皇帝在位三十四年而政在后宮者三十年矣改元十三自褚遂良等死群臣無敢諫者侍中李善感嘗因事而諫時人以爲鳳鳴朝陽言其甚稀也太子哲即位是爲中宗尊武皇后曰則天皇太后改元嗣聖明年則天武太后廢中宗哲爲廬陵王立

太后立武氏七廟

李敬業起兵

太后殺裴炎

其弟旦是爲睿宗而政皆出於太后太后臨朝稱制遂立武氏七廟一族子弟皆爲王公內史裴炎固諫弗聽太后從子武承嗣與從父弟武三思等謀欲除宗室有位望者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大后詢之執政劉禕之韋思謙不對裴炎又固爭之太后甚不悅収炎下獄誣以謀反劉景先胡元範爭之太后又并二人下獄會英國公李敬業起兵討武氏太后乃殺裴炎等敬業已取潤州將入江都移檄遠近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

李敬業李冲李貞皆敗死　太后大殺李氏宗室　太后自建元用周正　太后廢睿宗自立國号周　曌音照　武承嗣求爲太子

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怒遣大將軍李孝逸等將兵三十万擊敬業敬業軍敗所殺瑯邪王冲容有匡復志將起兵臧武氏越王貞聞之起兵應冲不克而皆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悉籍没先是太后自建元曰光宅一年而改垂拱四年而改永昌未一年又改曰天授元年廢夏曆用周曆正月爲一月太后自名曌廢睿宗且自立稱帝改國號曰周時曌年六十七矣淫縱不止張易之張昌宗等男嬖尚有數人曌自知内行不正人心不服畏或議己使酷吏羅織罪科以陷正言者前後誅殺不可勝記用此拑制天下然有權數善用人將相多得賢才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崇宋璟等皆一時名士政績著於朝野師德毎稱仁傑之才薦於曌而仁傑毎毁師德師德爲人寛厚清慎曌嘗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久矣魏王武承嗣營求爲儲宮屢使人説曌曌問之仁傑對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高宗

羅告羅織罪狀以告也　貶流勲旧大臣

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姓無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願熟計之鳳閣侍郎李昭德從容言於曌曰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以安万世業豈有以姪爲嗣耶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高宗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高宗不血食矣高宗陛下之夫皇子陛下之出至親莫重於此輙棄親取疏恐不得陛下配食太廟曌以爲然議乃止長壽元年春武承嗣黨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禮卿崔宣禮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曌大驚悉下獄徙侍御史侯思止鞫問不屈俊臣與承嗣等武氏黨族百方詐誣遂陷之貶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於各地縣令流行本嗣真於嶺南已而俊臣思止贓罪発覺李昭德杖殺思止貶俊臣於同州俊臣黨丘愔著石論數千言誣奏昭德專權狀曌由是流昭德於南賓後數年召俊臣還爲司僕少卿俊臣恃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奪之不從者羅告

復用狄仁傑

其罪。誅殺不可勝計。時契丹寇辺。連歲不絶。諸將不能拒守。朝議以仁傑爲幽州都督。仁傑在鎮。數献契丹征服之策。北辺乃安。以功復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武承嗣。猶求爲太子。曌意不决。仁傑爲言其不可。曌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况僕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陛下家事乎。因勸曌召還廬陵王。曌近臣亦有勸之者。曌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承嗣三思也。乃承三挫折之兆。陛下若立李氏。則万歲千秋。實祚無疆。福德圓滿。臣等所祈也。曌由是意定。

復立中宗爲太子

聖曆元年三月。宣言廬陵王有疾。詣東都就醫。潛遣使召之。王時在房州。即日發駕還東都。是秋。立廬陵王復爲皇太子。仁傑爲傅。

突厥入寇

先是突厥默啜據漠北。擁兵四十万。數寇趙定二州。殺掠無算。又圍幽州。移檄曰。何不速立廬陵王。我受唐室之恩已深矣。若使武氏之子執政。吾衆百万。以蹂破中國。曌

狄仁傑卒

甚懼。至是命太子爲元帥。仁傑爲副。以伐默啜。仁傑將兵十万先發。默啜聞之引去。仁傑乃慰撫辺民遭難者。置戍將而還。群官益敬重仁傑。仁傑以復唐祚爲己任。面折廷争。多所献替。曌常屈從。稱爲國老而不名。曌嘗遊幸。太子及仁傑從焉。途遇風。仁傑帽墜而馬驚不能止。曌命太子下執其鞚。其所重如此。仁傑以老屢乞骸骨。不許。入見常止其拜。且免其宿直。因勅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國老。未幾久視元年七月。仁傑卒。曌泣而歎惜。詔謚梁國文惠公。曌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爲相。仁傑乃薦張柬之。曰。柬之卓犖奇才。其人雖老。宰輔之器也。曌遂用柬之爲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彦範。敬暉等。名臣數十人。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也。非爲私矣。

復用夏正

是歲。廢周正。復用夏正。

張柬之舉兵誅張易之兄弟

神龍元年正月。曌寢疾。嬖倖張易之及其弟張昌宗居内用事。周平章事張柬之。崔玄暐。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範。司馬袁恕己。散騎侍郎李湛。都尉王同皎。與羽林

太后還政 中宗復位

大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詣東宮啓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殿下橫遭幽廢天人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戮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正位以副衆望太子許之帥兵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柬之等進斬易之昌宗於迎仙宮廡下彥範入奏曰天意人心久思李氏臣等今奉太子誅兇賊願傳位於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是日曌還政於太子柬之傳旨收易之黨張昌期等數人斬之尋徙曌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

復國号唐

帝太子哲復位復國號唐以弟旦爲相王詔召還魏元忠等嘗遭貶斥者諸武嘗有功無罪者皆存

則天太后殂

用之是冬則天武曌殂年八十二皇弟旦在位而擁虛器者七年武曌僭位國號周者十六年臨殂遺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復前皇后王氏淑妃蕭氏褚遂良韓瑗及王皇后族柳奭等嘗廢黜不得良死者之後上既復政與皇后韋氏每臨朝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

韋皇后淫亂

子三思以是出入宮闈因通於韋后后淫縱頗寵三思使之圖議政事三思遂譖張柬之等定策功臣五人皆罷免遠竄尋殺之時有上言皇后淫亂者上面詰之其人不屈上意怏怏韋后及其嬖幸馬秦客楊均等亦皆懼景龍四年六月密與安樂

韋后弑中宗

公主俱合謀餅中進毒上乃崩其復位僅六年矣韋后秘不發喪矯詔立第四子温王重茂爲皇太子尋發喪韋后貪太子幼冲自臨朝攝政相王旦

平王隆基起兵

之次子平王隆基起兵討奸佞弑先帝者羽林將士皆應之時太尉武三思已卒隆基黨葛福順李

仙鳧等斬韋后族韋璿韋播高嵩等數人進向玄武門門兵拒戰隆基繼至大聲呼曰誅逆賊諸韋以安社稷也門兵於是靡沮福順仙鳧等斬關而

隆基誅韋后

入先帝梓宮在太極殿隆基分兵護衛之進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收其黨悉誅之梟馬秦客楊均首戮韋后尸於市是月相王旦復位於先帝梓宮傍

睿宗復位

廢太子重茂復爲温王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命追削武三思爵謚毀其墳墓戮其尸詔追復張柬之等五人官爵遣使祀之改景龍四年曰景雲元

中宗朝韋皇后安樂公主等用事貪賂降斜封詔書除官數千人謂之斜封官

年是冬葬先帝曰中宗皇帝中書令同平章事姚崇宋璟等務革弊政進忠良奏請停止先朝斜封官太子性英敏政事多取其處决請托不行紀綱翕然俱擧上自復位僅三年矣輙遜位自稱太上

睿宗崩玄宗即位

皇後數年崩曰睿宗皇帝太子隆基受禪改元曰開元姚崇爲紫微令宋璟爲黄門監崇善應變璟善守文雖志操不同而協心輔政賦役公平賞罰清省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敢得比二人毎進見上輙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姚宋

卒後裴光庭蕭嵩相繼爲相光庭卒嵩薦韓休休爲人峭直上或宴遊有小過休輙上諫疏左右謂上曰自休爲相陛下殊瘦於昔日上曰吾雖瘠天下肥矣已而休罷張九齡代之此時契丹叛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使部將安禄山伐之禄山恃勇輕

張九齡論安禄山

進爲虜所敗守珪怒執禄山送京師請斬之上惜其才勇張九齡曰禄山有反相不誅必爲後患上曰禄山敗軍其罪應誅若論未來則朕不取勿傚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禄山本營州雜

胡也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因冒其姓隷守珪部下狡黠而驍勇善射毎爲守珪所愛至是始入京師上一見亦愛之同三品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妃嬪毎伺上動靜由是奏對皆稱旨上

九齡論李林甫

欲以林甫爲相問之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家安危林甫狡佞奸猾若以之相國家恐爲宗社之憂林甫聞而疾九齡時上漸奢侈九齡力諫上不悦林

罷九齡

甫迎合上意遂以事罷九齡林甫代爲相先是上作興慶宮置樓於左右西曰花萼相輝東曰勤政

務本集天下美女文人至是數宴遊怠政林甫乃得專權上爲政已二十九年矣天下無事同三品張説嘗建議立兵制兵農始分然每歳衣糧不過二百万漸增踰一千万於是公私困弊參軍田同

高宗嘗建老聃廟於長安稱曰玄元皇帝

秀欲收人心乃上言曰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臣以靈符藏尹喜故宅上大悦遣使於舊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靈符林甫等上表賀之曰先天不違之實也由是詔改開元三十年爲天寶元年後改年曰載然時人皆疑同秀所爲巷議不

已。是歲，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祿山傾巧，厚賂遺宦官，以此多稱譽祿山。上信之，益以爲賢。居一年，兼范陽節度使。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太眞入爲貴妃，寵傾後宮。祿山請爲貴妃兒。已而祿山入朝，上爲之起第，窮極華麗。上臨遊，爲祿山身體肥大，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唯有赤心耳。

安祿山爲楊貴妃之兒

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偶遇祿山生日，賜予甚厚。貴妃以錦繡爲襁褓，包裹祿山，使宮人舁之，曰洗祿兒也。

上聞而歡笑。自是祿山屢出入宮掖，頗有醜聲。上不疑。李林甫亦善媚上左右，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排抑勝已者，嘗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所輒斥。

李林甫陰險

林甫性陰險，屢起大獄，誅殺忤已者。上亦不問。其在相位十九年，養成禍亂。然祿山憚林甫，未敢反。

楊釗狡佞賜名國忠

貴妃從祖兄楊釗，亦狡佞，上寵之，以爲國家忠臣也，乃賜名國忠。及林甫卒，代爲相，稍與祿山相軋，嘗語上曰：祿山將反，請試召之，必不來。時祿山在任於范陽，聞召即至。由是上不信國忠言，詔

胡將，胡狄之將也

加祿山左僕射。遣歸。祿山反計已成，上表請以胡將統兵，上猶不疑。已而表請獻馬三千匹，遣將士數万護送至河北。上聞而始疑爲，遣使止其獻。祿山曰：馬不獻亦可矣。遂反。時天寶十四載十月也。

安祿山反

祿山帥所部及契丹兵凡十五万，發范陽，南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佯迎之。祿山命果卿居守常山，以拒西來官軍。果卿乃與長史袁履謙謀起兵討祿山。果卿，師古之曾孫也。時承平日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諸城皆望風瓦解。十二月，

東京，洛陽城也

祿山攻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眞卿，果卿從弟也。知祿山且反，完繕城壕，充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牒眞卿守博州。眞卿得反牒，遣使間道奏之。

顏眞卿起兵討祿山

上初聞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眞卿使至，大喜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密遣親客告討賊之狀，由是諸郡多應。旬日間得壯士万餘人。河南尹達奚珣降祿山。留守李憕、盧奕、蔣清收餘兵討祿山，不克而死。祿山使使者齎憕、奕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眞卿

真卿葬李憕盧奕首
郭子儀起兵討祿山
顏杲卿起兵討祿山
賊史思明圍常山
常山陷
賊擒顏杲卿李履謙

執使者腰斬歛葬三人首以此士皆感奮願死於節朝議以李承光哥舒翰爲元帥發關中兵十餘万討祿山然士卒懈弛莫有鬬志祿山欲自將西破潼關進逼長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起兵擊祿山黨將高秀巖薛忠義大敗之拔其二軍乘勝進陷雲中馬邑祿山將士死者數千杲卿亦已起兵會真卿軍欲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侵之謀真卿守平原杲卿軍饒陽遣崔安石翟万德等徇河北諸郡應者凡十七郡其屬祿山者纔六郡而已又

容遣人入范陽招降守將賈循循猶豫不決爲其下所殺祿山聞之引軍自新安還東京遣其將史思明等攻常山走杲卿將馬燧杲卿乃還常山守備未完史思明合歩騎二万餘圍之杲卿告急於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未十日糧盡矢竭明年正月一日城陷賊兵暴悍殺万餘人執杲卿及李履謙等上聞杲卿之忠義欲徵爲衛尉卿朝使聞常山陷途還杲卿已爲擒至東京祿山數之曰汝爲范陽戸曹時我憫其才爲

杲卿罵祿山
祿山咼殺杲卿履謙
咼剮肉至骨也
李光弼討賊復常山

奏進判官未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我恩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猶何謂恩也幽州之敗汝罪當万死天子憫汝才優詔赦其死擢汝爲三道節度使寵幸無比汝何苦負於天子之恩而反耶我世天子之臣祿位皆天子之賜雖爲汝所奏豈有棄天子而從反賊耶我爲國家討賊恨不斬汝耳猶何謂反也咄臊羯狗何不速殺我以取万世反賊之名祿山大怒併履謙縛於天津橋柱咼殺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絶口顏氏一

族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賊將史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不從者所過殘滅河北復爲賊有獨饒陽太守盧全誠不從思明合兵圍饒陽河間司法李奐景城長史李暐帥兵赴救皆爲思明所敗郭子儀益發朔方兵圖定河北復東京以其將兵馬使李光弼爲前鋒進向常山上遣使加顏真卿戸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東節度使史思明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光弼將歩騎万餘人弩手三千人出井陘二月取常山擒

光弼敗史思明

賊守將安思義用其計入城堅守思明聞常山陷解饒陽圍以二万騎來攻光弼力戰敗之先是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西取雍丘雍丘令令狐潮以

張巡起兵討賊

縣降賊引兵來攻雍丘人賈賁以衆二千應巡邀擊潮軍軍敗而死巡承其敗力戰敗潮潮復合賊將李懷仙等兵四万奄至時巡衆三千餘人見大兵且至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輕我不備也乃分兵突出奮戰巡先衆而進賊果辟易明日復來

張巡大戰雍丘敗賊

攻巡力拒殺傷無算賊遂不能近巡時伺間出兵

擊之或夜斫其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寢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擊虜二千餘人河南節度使吳王祗聞賊李懷仙等敗歸出

吳王祗敗賊斬謝同元

兵要擊於途大敗之斬其將謝同元祿山遣其子慶緒將三万人寇潼關元帥哥舒翰擊却之由是西南官軍稍振李光弼守常山張奉璋守石邑與史思明相持四十餘日思明絕其糧道使蔡希德等數攻石邑光弼告急於郭子儀四月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與光弼合步騎十餘万大敗思明殺其

嘉山之役

將數人思明希德等皆走時河朔民所在屯結應子儀光弼軍以拒賊五月祿山發東京步騎二万及范陽郡兵万餘人會思明希德軍復擊子儀子儀進至恒陽遣光弼大戰嘉山敗之斬首四万級

李光弼大敗賊史思明

捕虜千餘人思明逃走墜馬徒跣至博陵光弼追圍之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祿山大懼議棄東京北還范陽而計未決是時楊國忠驕縱群臣莫不切齒或勸哥舒翰誅國忠翰弗從國忠聞而稍懼乃奏請募斂南兵万餘人屯灞上稱曰後

備軍其實備翰也翰聞之恐爲國忠所圖奏請以灞上後備軍隸潼關六月後備軍將杜乾運詣潼關翰以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人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闘志上聞之遣使趣哥舒翰進兵擊之翰陳其不可國忠曰賊方無備而翰逗撓將失機會上以爲然又遣中使數趣之翰不得已慟哭而出兵凡二十万水陸並向陝城

哥舒翰大敗降賊

果陷伏諸軍大敗翰僅以百餘騎遁還潼關乾祐等乘勝追躡破關而入擒翰送東京翰遂降祿山

帝幸於蜀

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棄郡走。所在守兵亦皆散。上大懼。召群臣謀議。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以京兆尹崔光遠充西京留守。明旦。上與楊貴妃及國忠等數人出宮。百官無敢從者。唯太子亨。及其二子廣平王俶建寧王倓御史大夫魏方進。龍武將軍陳玄禮。宦者李輔國。高力士等。從而南。上所至吏民逃散。無奉寢食者。明日入馬嵬驛。從者皆疲飢。玄禮曰。禍由國忠。罪當誅也。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不決。從兵憤怒。遮國忠殺

殺楊國忠楊貴妃

之。揭首於驛門。方進叱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怒。又殺方進。上問變。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頓首沈思久之。高力士前說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貴妃豈敢自安。上悟之。命力士縊殺貴妃。從兵皆呼万歲。上已南向蜀。太子欲從之。俶倓及輔國等。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賊兵必燒絶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已離。不可復合。不如收西北兵。召郭李二將。與之併力。

郭子儀李光弼

太子奔平涼

東討逆胡。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太子納之。使俶馳白上。上曰。善。汝曹勉之。勿以吾爲念。又宣禪位旨。俶還報。太子乃北。收潼關散卒。渡渭通夜急行。至平涼。彭原太守李遵出迎。大募士馬。祿山聞上出奔。使乾祐及孫孝哲。引兵入長安。留守光遠等降賊。賊已取長安。以爲得志。日夜縱酒。無復逼上及太子之意。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聞太子至平涼。與諸將議曰。平涼散地。不可久屯。靈武兵食完富。若迎

肅宗即位於靈武

太子。據之。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則可以定中原也。遣使至平涼。太子大悅。即移靈武。七月。鴻漸等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太子即位。牋凡五上。太子遂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城南。遙尊父帝爲上皇天帝。改元至德。時塞上精兵集靈武十四五万。日議討賊。顏真卿聞之。自平原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奏勤王無貳。上嘉其志。加真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時平原諸城皆降賊。賊衆塞道。上亦以蠟丸達於真卿。真卿得勅。狥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

郭子儀引兵詣靈武

帝召李泌

留李光弼守太原。自將兵五万詣靈武。靈武軍大振。初京兆人李泌。以才敏著。上在東宮日。常爲布衣交。呼泌曰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泌於蘄春。後得歸隱潁陽。上自馬嵬北行。潛遣使召之。至是泌謁見於靈武。上大悅。事無大小。皆諮決。爲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畧。軍中屬目。上欲以倓爲兵馬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者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

太宗高祖第二子。玄宗、睿宗第三子。李泌故言之

帝還至彭原

艱難。衆心所屬在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默止乎。太宗及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爲。九月。上發靈武。至順化。廣平王帥諸軍前驅。是時。上皇在成都。遣房琯崔渙等。傳寶冊於上。上固讓。置之別舍。朝夕拜趨。如定省之禮。房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素聞琯名。虗心待之。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言。諸將相拱手避之。十月。上至彭原。房琯自請將中

房琯爲賊所敗

李泌建議

軍北軍爲前鋒。進至便橋及咸陽。與賊將安守忠戰。琯軍大敗。死傷甚多。琯又以南軍戰。又敗。其將楊希文劉貴哲降於賊。上聞而大怒。李泌營救。上宥其罪。待琯如故。賊將史思明連陷河北諸城。圍河間四十餘日。顏真卿遣其將和琳。以万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琳。遂陷河間。又攻拔饒陽。勢頗猖獗。上問李泌曰。敵强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料賊勢。不過二年。天下定矣。上曰。何故。對曰。賊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李承慶等

數人。今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乃以李郭兩軍。縶賊四將也。而從祿山在東京者。獨李承慶高尚等數人耳。其餘皆脅從。無有固志。願命郭李。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我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且以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自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獲

安。然後大軍四合攻之。賊帥成擒必矣。上悅。而不能用。

賊將令狐潮攻雍丘

先是賊將令狐潮。以二万餘人。圍張巡於雍丘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以書招巡。諸將白巡曰。兵勢不敵。且聞上幸蜀。而存亡不可知。願降賊以見時機。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拜之。引勸降者於前。責以大義。即斬之。

張巡抗節

於是士心益堅。時城中矢竭。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知其藁人而退。巡乃得矢數十万。已而夜復縋人。賊以爲藁人。不設備。於是死士

五百人。下城。斫潮營。潮軍潰亂。焚壘而遁。潮怒。明日自來攻。巡將雷万春力戰。面蒙六矢。而不動。潮大呼曰。雷將軍膽勇。然如天道何。巡亦大呼曰。汝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乃出戰大敗潮軍。

巡敗令狐潮

潮夜遁入陳留。後屢來攻。巡擊却之。是秋至冬。潮將衆數万。復來攻。巡固守不下。潮築長圍以絕其糧援。巡兵纔千餘。每戰輒克。十二月。巡遂取寧陵。

許遠抗節

睢陽太守許遠亦以義自負。巡乃連兵守寧陵。賊將楊朝宗。帥步騎二万來襲。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敗之。斬首万餘級。朝宗以身夜遁。上聞巡忠義。詔爲河南節度使。

賊將史思明攻太原

至德二載正月。賊史思明等數將。引兵十万寇太原。守將李光弼麾下精兵多在朔方。留者皆烏合。不滿万人。光弼作塹道於城外。連戰多殺賊衆。思明辟易。作長圍攻之。光弼拒守踰月。

賊帥安祿山死

賊帥安祿山自起兵。目昏不能睹。至是病疽而死。其實祿山子慶緒弑之也。而莫知之者。慶緒使思明還守范陽。留蔡希德圍太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

別遣尹子奇將兵十三万。攻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赴救。巡兵三千人。合遠兵。纔六千八百人。然皆精鋭死士。

張巡大敗賊尹子奇

二月。賊悉衆十餘万。薄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万餘人。遠性沈重。居內調衣糧修戰具。巡智勇有餘。乃籌畫戰鬪。自出戰。遂大敗之。子奇等委棄輜重糧粟。夜遁。

郭子儀復河東

上移行營於鳳翔西北。將士多歸附。郭子儀已取馮翊。進拔河東。擊走賊將崔乾祐。李泌復請遣安西西域之衆。自塞北進。與子儀軍南北犄角。先取范陽。上曰。今大衆

（李泌建議）

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勢擣賊腹心而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以之攻兩京其勢必克然兩京春氣已深況關東地熱一旦取之士衆必困而思歸不可復留也賊收餘衆歸巢穴休兵秣馬伺西北士衆之去必復南侵則征戰之勢不有涯也不若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然之而復不能用是時李光弼

（李光弼敗賊解太原圍）

受圍已三十餘日選敢死士二千人自將出擊蔡

希德大破之斬首七万餘級希德棄營遁去三月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擊却之賊又合軍逼城下巡出戰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四月顏

（顏真卿詣行在）

真卿自荊襄北至鳳翔上謁上又加憲部尚書以郭子儀爲司空加兵馬副元帥召赴行在賊將李歸仁以鐵騎要之途子儀設伏擊盡之歸仁遁投安守忠軍屯京城西子儀進軍潏西相持七日守忠僞退子儀悉兵逐之陷伏大敗退保武功以此

（郭子儀詣行在）

鳳翔戒嚴五月子儀詣行在請喪敗罪詔貶司空

爲左僕射山南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田承嗣等以大兵攻之炅受重圍已一年矣晝夜苦戰至是救援不至城中食盡矢竭力不能支遂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去合尹子奇軍圍睢陽益急張巡與南霽雲雷万春等十餘將各帥五十騎突出直衝子奇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其面乃剡蒿爲矢射賊營子奇以爲巡矢已盡自麾兵進霽雲

（南霽雲射賊將尹子奇中其目）

射中其左目子奇墜馬霽雲將擒之賊兵扶子奇

而走於是賊軍潰亂死者無筭別將承嗣收餘衆退七月尹子奇復徵兵數万攻睢陽時城中食乏將士食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而饋救不至士卒死耗所存纔一千六百人亦皆飢病不能鬪遂爲賊所圍巡固守應機防戰多殺賊兵子奇等服其智勇不敢輕逼積二十餘日賊兵往往來降爲巡死戰者二百餘人睢陽兵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賀蘭姓進明名）

巡遂分守城是時官軍之將許叔冀在譙郡尚衡

（南霽雲求援臨淮）

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遂勢日

霽雲抗節

蹙南霽雲將三十騎突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賊衆數万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僅至臨淮。見進明請救。進明疾巡遠功名。不肯諾。唯愛霽雲勇壯。具食饗之。強留霽雲。霽雲慷慨。且泣且言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足下坐擁強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去至寧陵。寧陵張巡部將廉坦所

詔復長安洛陽

守。有步騎三千。霽雲帥之還睢陽。賊兵遮擊。死傷頗多。僅以千人入城。城中將吏聞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巡遠拒守不屈。九月。上在鳳翔。饗勞諸將士。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此時回紇懷仁可汗等兵多至鳳翔。元帥廣平王俶發西北兵十五万。進陣於長安西。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賊衆十万陣其北。數出挑戰。官軍擊却之。追逼其陣。反爲賊所敗。軍中驚亂。李嗣

李嗣業敗賊軍

業肉袒。執長刀立陣前。大呼曰。敢亂者斬。於是衆稍定。嗣業乃督前軍。先進。出賊營後。與回紇兵夾擊大敗之。子儀以中軍繼進。斬首六万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及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請以二百騎乘城。擒其將安守忠李歸仁等。廣平王不許。懷恩本朔方驍將。膽勇自恃。固請數四。天既明。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遁矣。城乃陷。是日官

官軍復長安

軍復長安。廣平王入西京。鎮撫三日。引大軍東進討賊。睢陽受圍已久。城中食盡。將士欲棄城東走。

張巡許遠食盡爲賊所擒

巡遠不可。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不如堅守以報國家也。時茶紙已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而食。雀鼠又盡。兵多餓死。所餘四百人。皆病不能起。十月。賊衆乘城而攻。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

巡遠霽雲及留万春等死節

巡遠霽雲萬春等。三十六將。皆被擒。賊將子奇畏其威名。并斬之。廣平王帥諸軍出潼關。賊帥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以拒。

郭子儀大敗賊軍

官軍郭子儀回紇等。夾擊敗之。進取陝城。賊衆東

官軍復洛陽

車駕入西京　上皇還自蜀

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悚懼殺嘗所獲唐將哥舒翰等三十餘人走河北官軍乃復東京子儀遣諸將取河陽及河內賊將嚴莊歸順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上聞官軍復两京遣使於蜀奉迎上皇是日上發鳳翔尋還西京十二月上皇還至咸陽上發精騎三千備法駕奉迎之上皇撫上且泣且喜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侍臣皆曰今日復見二聖促膝吾曹死無恨矣上晨夕省視甚謹上皇不敢居正殿曰此天子之居也上頓首固

賊帥安慶緒據鄴

史思明歸順

讓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拜大命安慶緒據鄴城召還諸將在外者未月餘賊衆集於鄴殆六万軍聲復振史思明守范陽恃功漸已驕縱徃徃不奉慶緒之命慶緒頗忌之至是遣李承慶安守忠等徵范陽兵因容圖思明思明反說承慶守忠併其所部州郡及步騎八万與俱歸順河東賊將高秀巖聞之亦以其所部來降於是四方應賊者歸順相繼是月詔大赦唯李林甫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且

大賞功臣

改載復曰年

賜助祿山巨悪陳希烈等七人自盡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之功臣皆進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廵等死節者十餘人皆加贈官厚給戰亡將士遺族明年改元曰乾元復以載爲年是春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以禦安慶緒慶緒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万來擊嗣業連戰敗之初慶緒之至鄴也雖黨與潰離猶保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豊備慶緒不親軍政繕修臺沼樓船酣飲爲事

命諸將討安慶緒

大臣高尚張通儒爭權無紀律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鋭而性剛好直言與通儒不協及嗣業敗慶緒通儒譖希德通於嗣業慶緒怒殺希德於是將士怨怒皆思離畔九月勅郭子儀魯炅李奐許叔冀李嗣業季廣琛崔光遠董秦將步騎二十万討慶緒又命李光弼王思禮以所部兵助之十月諸軍向鄴慶緒悉發鄴中之衆七万分爲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出拒子儀引兵先進大敗慶緒軍斬其弟慶和慶緒退保

官軍圍鄴

史思明復叛

鄴。官軍諸將繼進。大戰於愁思岡。乾祐承嗣皆敗。斬首三万級。捕虜千餘人。慶緒嬰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慶緒窘急。遣使求救於史思明。先是侍中張鎬聞思明來降。上言曰。思明凶險。其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上弗納。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其子七人皆除顯官。會中使自范陽還。乃言思明忠懇可信任。上以鎬爲不切事機。命罷其官。至是思明果叛。欲發范陽兵十三万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其將李歸仁將歩騎一万軍滏陽。遥爲慶緒聲援。十一月。思明發范陽。分兵三道向鄴。敗崔光遠於魏州。斬殺三万人。光遠脱身走還汴州。二年正月。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李光弼曰。思明已陷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軍懈惰。而掩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以挑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因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是月。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督衆攻鄴城。中流矢而卒。郭

嘉山之戰光弼以朔方兵大敗思明事在至德元載

李嗣業中流矢而卒

官軍爲史思明所敗

子儀等諸將圍鄴益急。壅漳水灌城中。安慶緒堅守不屈。以待史思明。至二月。思明自魏州引兵赴鄴。潜遣人焚官軍運糧。官軍由是食乏。衆思自潰。思明引大兵直抵鄴城之下。刻日決戰。三月。官軍步騎六十万陣於安陽河之北。思明自將精兵五万來逼。光弼思禮叔冀炅等先戰。殺傷相半。炅中流矢而退。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両軍驚駭。官軍潰而南。賊軍潰而北。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等退保河陽。思明知官軍潰去。収整士衆。還屯鄴城南。慶緒奪官軍營中之糧。得六七万石。因又嬰城堅守。與孫孝哲崔乾祐更議拒思明。思明怒。使人讓慶緒。慶緒悚懼。不知所爲。即稱臣於思明。講和。思明許諾。使慶緒出盟。慶緒從三百騎詣思明營。再拜稽首曰。臣非才不堪荷負。棄失両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先人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両都。亦何足言。汝奸虐。容殺其父。輙詐爲病疽。雖人不知。天地

賊史思明殺安慶緒

不容汝面可惡吾爲乃父報仇豈受汝佞媚乎即命左右甲士牽出慶緒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殺之勒兵入鄴城収其士馬發府庫大賞諸將士悉併慶緒所部州郡欲遂略西南慮根本未固留其子朝義守相州斂軍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改范陽爲燕京四月官軍敗聞已達西京上不問諸將罪詔以郭子儀爲山東河東元帥權知東京留守罷諸將歸本鎮觀軍容使魚朝恩素與子儀惡因其敗短之上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兵馬元帥留守東京悉領子儀衆子儀性寛光弼性嚴士卒喜子儀憚光弼朝恩宦者也以狡佞受上寵恃勢陵轢諸將後益專恣遂伏誅史思明舉河北兵南進攻東京光弼連戰不利棄東京守河陽思明乃入東京數遣兵攻河陽及陝城光弼與別將僕固懷恩不協軍遂敗退於是河洛皆沒於賊朝廷震懼發關中兵守陝城思明性猜忍好殺群下不自安朝義其長子也性謙謹愛士常從軍奏功而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

史思明称帝於燕京

魚朝恩譖郭子儀

清欲立爲嗣朝義怨之上元二年春思明已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以朝義爲前鋒自將大軍繼進朝義數爲官軍所敗思明怒曰終不足成吾事矣乃欲按軍法斬朝義及其將駱悅蔡文景等悅文景懼密與朝義謀帥甲士夜入思明營思明不之覺遂所殺朝義自立亦稱帝使人至范陽殺弟朝清及不同己者數十人於是士心乖離不爲之用官軍諸將乘朝義内訌進擊大敗之朝義棄河洛北走范陽絳州士民剽掠不已朝廷憂其應賊然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因封郭子儀汾陽王復鎮朔方更以雍王适爲兵馬元帥合回紇兵討朝義時上不豫群臣不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感泣乃往寶應元年夏上皇崩於西内曰玄宗皇帝初上皇自蜀歸居興慶宮嘗召將軍郭英乂等賜宴太僕卿李輔國恃功專恣乃言上皇日與諸將交通潛謀不利乘上不豫矯詔遷於西内上皇不懌遂以成疾上亦寢疾已

史思明西犯不克

史朝義弒父思明自立称帝

玄宗崩

李輔國幽皇后及二皇子
肅宗崩
輔國弑皇后及二皇子
代宗立

久矣。聞上皇登遐。轉劇篤。先是皇后張氏惡李輔國專權用事。晩更有隙。至是后謂太子俶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上皇登遐。亦輔國所爲也。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疾。輒不從。輔國聞之。帥甲士夜入宮。収皇后張氏及其二子越王係・兗王僩。幽別殿。宮中驚擾。詰旦上崩。輔國即弑后及係・僩。立太子即位。是爲代宗。上先帝號。曰肅宗皇帝。是冬。盗殺前行軍大司馬中書令李輔國。奪其首及一臂而去。詔停其捜捕。臨淮王李光弼等敗史朝

官軍拔范陽
賊帥史朝義伏誅
賊亂乃平

義於汴州。進逼范陽。僕固懷恩亦自朔方進攻范陽。朝義屢出戰。皆敗。其將田承嗣說朝義。令親赴幽州募兵。廣德元年正月。朝義犯圍。赴幽州。承嗣察遂不可支。舉城出降。官軍諸將分衆三方追朝義。及於歸義。與戰大敗之。朝義將李懷仙已降官軍。朝義未之知。走至廣陽。懷仙遣兵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傳其首。送僕固懷恩。懷恩乃班師。獻捷於闕下。初自安祿山之反。至是九年矣。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命降將張志忠・薛嵩・田承

僕固懷恩叛

嗣・李懷仙等。分鎮河朔諸州。以此自爲黨援。河朔諸鎮敢抗朝命。始此。是冬。吐蕃入寇。至長安。上避之陝州。汾陽王郭子儀等帥兵入救。吐蕃軍敗而退。初僕固懷恩爲回紇可汗。恃功怨望。遂叛。永泰二年。懷恩誘回紇吐蕃所部兵。曰。郭汾陽已死。朝廷無復驍將。攻取長安。在此時。相帥入寇。上復召子儀。擊之。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協。子儀將兵屯涇陽。遣使說回紇擊吐蕃。回紇不信。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郭公來。回紇見而大驚曰。是也。皆

郭子儀擊吐蕃却之
代宗崩
德宗立
汾陽王郭子儀卒

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免冑相與執手語。遂誓約而還。營吐蕃聞之曰。郭公猶在。不可寇。皆乘夜遁。子儀遣兵與回紇共追擊。大破之。由是終子儀世。吐蕃遂不寇。上在位十八年矣。崩。曰代宗皇帝。太子适即位。改元建中。以太尉郭子儀攝冢宰。呼曰尚父。明年卒。年八十五。謚忠武。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顯。其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三十年矣。大小一千八百餘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縱欲。而世不非之。先是淮西節度使

李希烈反

河北諸將自立稱王

盧杞專政

車駕奔奉天

段秀實死節

朱泚自立稱帝

李忠臣貪殘好色以軍政委妹壻張惠光惠光父子挾勢暴橫則軍苦之忠臣族子希烈與部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遂逐忠臣忠臣奔京師先帝思其舊功命留京師以希烈代鎭淮西希烈性勇毅愛士爲衆所服會河北諸鎭抗朝命以此河南騷然襄陽節度使梁崇義與河北連結亦不朝貢希烈上表請討崇義弗許希烈怨望至是舉兵攻圍數月遂陷襄城據之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亦各據河北反自立稱王朝廷遣諸將討之以此

兩河不輸租官庫乏耗殆不支數月同平章事盧杞等專政下命括富商錢甚急又增諸道稅廢陌錢法更設間架稅法市野騷然士民怨苦建中四年春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詣京師欲東討李希烈朝廷犒師甚薄衆怒作亂破宮門入欲直訴上上潛出宮奔奉天亂兵奉太尉朱泚爲主謀誅楊炎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起兵討泚不克遂所殺泚自立號大秦皇帝李忠臣張光晟等鬱鬱不得志者皆屬之上在奉天聞秀實死節恨委用不至

泚犯奉天

渾瑊韓遊瓌等抗節力戰

渾瑊大敗賊兵

李光懷赴難

涕泗久之朱泚自將兵犯奉天城韓遊瓌諭惟明翟文秀等出戰不利都虞侯渾瑊與城力拒朱泚敗退居數日泚復以大兵來犯會靈武杜希全鹽州戴休顏夏州時常春渭北李建徽等帥精兵入援官軍大振瑊遊瓌等諸將戮力固守經月城中食盡供御止有糲米二斛群臣悲泣不知所出河北節度使李晟魏縣行營李懷光等行破賊兵赴難朱泚攻圍益急以雲梯乘城渾瑊鑿地道拒之時士卒凍餒乏甲冑瑊諭以忠義自督兵出戰

以誘賊偶瑊中流矢進戰不屈賊爭擊瑊瑊少却賊遂上雲梯數百人地道火忽發瑊使衆投葦炬灌膏油風勢亦烈呼聲震天地須臾雲梯墜梯上賊皆爲灰燼太子誦開城門親督衆出戰大敗賊軍殺傷數千人収其資糧是夜朱泚復來攻矢及御前城中震懼時李懷光以三万人進次涇陽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乘夜詣行在韶爲賊所邀中數十矢身体如蝟流血淋漓僅得入城上大喜㫒韶以徇城兵歡抃呼聲如雷城外賊兵聞之

賊帥朱泚敗退

退。明日。懷光大敗泚兵於澧泉。泚懼。解圍歸長安。上遣諸將開運路。衣糧用度始振。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語左右曰。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可惡。天下大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及奉天圍解。自矜其功。謂上必可接以殊禮。或告之趙贊。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也。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累日。使賊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

李懷光奏請斥盧杞等奸權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刻期共復長安。懷光意殊怏怏。曰。吾既爲姦臣所排。後事可知矣。頓軍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遠貶杞贊志貞。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即誅之。明年春。改元曰興元。元年五月。上猶在奉天。翰林學士陸贄。勸上罪己以謝天下。上從之。詔大赦天下。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淚。河北李納田悦王武俊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朱泚李希烈。恃兵強財富。不

河北諸將皆歸順

李希烈稱帝

悛。朱泚改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希烈國號大楚。自立稱帝。盧杞贈御史中丞奕之子也。而性奸佞。忌太子太師顏真卿忠直。欲出之於外。先是及希烈反。杞說上曰。希烈年少驕慢。將佐莫敢諫者。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順逆。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名重海內。衆所信服。誠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真卿至許州。宣慰希烈。舉朝皆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

顏真卿奉勅使許州

將爲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之恥。請留之。乃使人追真卿。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奉家廟撫諸孤耳。既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壯士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剸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欲遣真卿還。會叛將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悛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尊號。希烈示之真卿曰。今河北四王。遣使

剸音團、細割也、剸啗、切肉食之也、

顏眞卿罵李希烈

推我事勢已如此。吾爲唐室所忌。豈無所自容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室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已而希烈饗四使。使眞卿同宴。四使曰。僕等久聞太師重名。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良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知眞卿不從。已使甲士守其館舍。不日

都統指李希烈

眞卿請死希烈不許

將阬殺之。眞卿怡然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賜一劍。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慰謝而止。至是希烈使人問卽位禮於眞卿。眞卿怒却之曰。吾嘗爲禮官。記天子卽位之禮。不記賊臣卽位之禮。

眞卿罵希烈

希烈懼。遣其將辛景臻。謂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脅眞卿

河北節度使李晟帥官軍屯東渭橋。謀復長安。李懷光已抗疏。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奏請與晟合軍屯咸陽。朱泚遣兵擊之。晟欲逆戰。懷光不聽。嬰壁相持。累月不進。上遣中使趣之。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緩戰期。李晟謀知之。恐其有變。上表請移軍於東渭橋。上疑未決。遣陸贄詣懷光營。議戰期。懷光意氣不遜。反狀著於言辭。贄還奏。言爲之備。上意稍悟。欲幸咸陽親宣慰。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遂反。

李懷光叛

晟結陳東渭橋。奏曰。懷光反狀明白。若有緩急。不可無蜀漢之路。遣兵以備。此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人情恟恟。車駕遷幸漢中。諸

車駕自奉天奔蜀

士多從爲晟。以孤軍處二强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獨以忠義感激士卒。誓志平賊。懷光見晟兵少食乏。乃欲急襲。衆不從。稍稍詣晟而降。運咸陽積粟於晟軍。晟軍因是大振。懷光勢日削弱。

李晟抗節

朱泚素以臣禮待懷光。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來襲。遂燒營東走。上聞之。命渾瑊戴休顏韓遊瓌等。還屯奉天。與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李懷光東走

五月。官軍連戰大克。瑊等進取咸陽。殺泚兵三千餘人。晟已入長安。復宮城。朱泚大敗。帥餘衆西走。諸

李晟渾瑊等復長安

李晟露布　車駕還西京　朱泚伏誅　李懷光伏誅　河北悉平

將遣兵擒斬餘黨晟乃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
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
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詔進晟職休顏
遊瓌官爵七月車駕還自漢中朱泚遁至涇州將
奔吐蕃其將梁庭芬韓旻等斬泚而降李懷光竄
匿河中懼誅謝罪上思其舊功詔除太子太保懷
光失望據河中不朝河中行營馬燧惡其凶逆貞
元元年燧奏請擊之懷光軍敗而縊死河北朱滔
久不降數與王武俊等戰至是資力不能支遂歸

顏真卿抗節不屈　李希烈殺真卿

順謝罪李希烈乘長安之亂畧取淮西都梁四顏
真卿於蔡州殆二年矣數使人招降真卿不屈朝
夕西向再拜誓志平賊希烈忿怒是歲八月遣中
使圖真卿中使至蔡州乃報曰有勅真卿聞之驚
起再拜中使曰勅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不能
遂下賊罪當死因問曰不知幾日發長安中使曰
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哂曰然則賊使耳何謂
之勅耶中使遂縊殺之此時長安已克復山東諸
將討希烈希烈兵勢日蹙二年夏部將陳仙奇使

希烈爲其下所殺　淮西悉平　召李泌爲相

醫毒殺希烈悉誅其兄弟妻子擧衆歸順淮西呉
少誠殺仙奇少誠素狡險爲希烈所寵任故報之
仇云朝議以虔王諒爲淮西五州節度大使少誠
爲留後於是四方平定上爲太子時李泌居蓬萊
書院常爲布衣之交已而泌出爲杭州刺史上即
位之初欲令入而待會兩河及長安亂數年未果
召及車駕還闕詔急徵之拜左散騎常侍尋進同
平章事上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人言盧杞姦
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爲姦邪也倘覺之豈

韓愈作争臣論

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故爲世所
輕爲相未三歳而卒陸贄代爲相贄性剛直自奉
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上素寵判度支
裴延齡延齡狡佞與贄有隙每相排陷上亦漸厭
贄盡言十年冬罷贄以同平章事趙憬代爲相延
齡深結憬與俱譖贄上信延齡等所言十一年四
月貶贄忠州別駕先是夏縣處士陽城應徵入爲
諫議大夫擧朝皆想望其風采在職七年曾不諫
河南人韓愈作争臣論譏之至是城率諸諫官守

陽城論裴延齡

白麻。爲詔勅紙。擣木屑麻頭製之。其色白。故謂白麻。

王伾王叔文巧謟

王伾黨起

闕。論延齡姦佞而贊無罪。時朝議將以延齡爲相。城聞之。憤恨不自禁。乃奏曰。若以延齡爲相。臣當取白麻壞之。因慟哭於庭。朝議遂沮。然城坐毁延齡。左遷國子司業。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誦。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臣蒙幸殿下。不爲薄。尚有所見。豈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主上在位久。如疑殿下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又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日與游處。蹤跡詭祕。莫知其端倪者。藩鎭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有新進得召見者。叔文之黨。百方譖毁。必斥之。二十

德宗崩

順宗立

順宗遜位

年秋。太子誦得風疾失音。口不能言。二十一年正月。太子以疾不能入賀。上涕泗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二十餘日而崩。謚德宗皇帝。帝在位二十七年矣。初爲政淸整。而盧杞等用事。叛亂相繼。末年雖似無事。而政皆姑息。終有吳少誠李師古之叛。二月。太子誦即位。改元永貞。是爲順宗皇帝。帝以疾不能決事。王伾王叔文等專權。僅八月而遜位。自稱太上皇。

周淸外史卷之十三終

周清外史卷之十四

日本　馬杉繫文芑　著
清　王治本桼園　閱

李氏正記

唐

憲宗立　貶王黨

永貞元年八月太子純即位是爲憲宗翰林學士王伾度支使王叔文恃先帝寵結黨專事上素惡之併其黨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陳諫遠貶伾病死明年賜叔文死改元曰元和元年正

順宗崩

月先帝崩謚順宗皇帝西川節度使劉闢夏州留後楊惠林鎭海節度使李錡相尋反上以爲用兵重事未可輕發也公卿議者亦以爲然獨同平章事杜黃裳翰林學士李吉甫言可速討上遂從之未幾反將皆伏誅自杜黃裳以後武元衡李吉甫裴垍相繼爲相翰林學士崔群白居易等皆献讜議以此朝廷清明文武稱職初德宗之末淮西呉少誠反伏誅弟少陽歸順爲彰義節度使陰聚亡命抄掠壽州以實其軍九年秋少陽卒子元濟自

缺

缺

賊刺武元衡傷裴度

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破碎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討賊用兵之利害。書入。時李光顏奏大敗淮西兵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李吉甫卒。後舉軍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令度助之。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元衡。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資給遣之。賊客覘元衡入朝。途要擊之。戕元衡而去。又潛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從者

王承宗反

王義鬬死。度得間而免。於是京城戒嚴。師道又遣賊潛謀燒東都宮闕。留守呂元膺帥防禦兵擊却之。乃上表請誅師道。上意輒不決。十一月。李光顏。李文通。嚴綬等。諸將連敗淮西兵。奪其軍儲。上聞之。意乃決。詔討師道。命元膺益嚴東都守備。先是河北三鎮節度使王承宗。久不朝貢。朝廷遣使數招諭。承宗不奉命。武元衡之遭害也。或告承宗部下張晏等所為。上怒。捜捕晏等八人斬之。遂絕承宗。十一年正月。詔削承宗官爵。發河東六鎮兵討

建中。德宗年号

承宗。或諫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竟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憤悒。欲速成太平功也。願先誅元濟。然後討師道承宗。上弗聽。以裴度為同平章事。悉委軍事。銳意討三賊。是時諸道官軍並進。連戰皆克。斬首數万級。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乘勝挺進攻鐵城。為淮西賊所敗。僅以身免。事聞京師。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當論用兵方略。將帥能否。及糧仗運諭耳。豈有以一將失戰。

李師道歸順

遽議罷兵耶。使裴度益按撿軍事。十月。李光顏。烏重胤等。攻拔陵雲柵。呉元濟收兵南走。光顏追擊拔石越二柵。壽州官軍亦破殷城六柵。李師道聞而大懼。詐表欵請歸順。上以力未能誅。許之。加師道檢校司空。已而上怒諸將久無功。遣樞密使梁守謙監討蔡諸軍。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三州節度使。助諸軍。十二年春。李愬進入蔡州。擒賊將丁士良。用其策擒陳光洽。攻拔文城。降守將呉秀琳。河東六鎮討王承宗兵十餘万人。環繞千里。

期約不壹由是歷三年無功同平章事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待淮西平然後乘勢取河北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之遂從其言五月罷河北行營此時李光顏李溯等進戰數奏功㓙元濟兵勢日蹙六月元濟上表謝罪上遣中使詔赦其死元濟左右及謀主董重質拒之使元濟不得出降諸軍討淮西既四年矣饋運疲弊上病之以問於群臣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宜以罷兵獨裴度前曰臣請自往督戰上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

裴度督軍

曰臣誓不與此賊生比者觀元濟上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軍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爲彰義節度使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鎮郾城上方欲倚度討賊議每與逢吉不協上以比部郎張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惡宿佞辯又沮之上益不悅九月罷逢吉裴度已至郾城督諸將急攻蔡州賊將董重質以万餘人守洄曲十月裴度李光顏當之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以三万人夜乘大風雪徑逼蔡州城

唐官比部屬刑部掌贓贖徒役課程

鑺音劬戟屬以鈠鑿城堞也

下偶城兵不爲備李祐李忠義鑺城爲坎潛身以入壯士數十人從之守門卒方熟寢乃捕擊柝者使擊柝天未明守卒開城門李愬冒雪入城盡殺門卒城中未之覺天明雪止城兵見官軍入城大驚擾走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又告曰城陷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我當盡戮之忽聞愬等號令聲大懼急被甲登牙城左右從者數百人拒戰以待重質還救李進誠督衆攻之毀其外門城兵潰敗未數日重質聞蔡城陷以部衆降光顏進誠

李愬敗賊

忠義等麾兵大呼曰重質已降尚恃誰而戰乎元濟力不能支遂請降李愬等乃虜元濟檻送京師馳使告裴度是日申光蔡三州賊兵二万餘人請愬軍而降愬不戮一人以待裴度至李光顏已取洄曲入其壁慰撫降卒亦不戮一人是月裴度入蔡城李愬等諸將退屯文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爲蔡人聞之感泣無復思反者度乃下命官賊戰亡者

吳元濟伏誅

皆爲收葬。十一月。上御興安殿受俘。獻元惡吳元濟於廟社。斬之。貶賊謀主董重質爲春州司戶。詔賜李愬爵涼國公。李光顏等諸將。各遷官有差。十二月。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其餘諸將悉罷兵歸本鎭。度入知政事如故。詔賜度爵晋國公。十三年春。布衣柏耆者。依韓愈請曰。吳元濟已伏誅。王承宗破膽矣。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以稟裴度。爲書遣之。承宗果畏懼。以其二子爲質。謝罪。上欲誅承宗。田弘正等上表爲申救。上遂

李師道據平盧再反

赦其罪。復本官。先是李師道請遣其長子入侍。上許之。師道妻魏氏不可。因勸師道反。師道意輒決。遂再謀反。上大怒。五月。命李愬李光顏烏重胤馬總等發數州兵討之。上以淮西河北已平。浸驕侈。

鎛音博 异音怡

用度不給。度支使皇甫鎛鹽鐵使程异迎合上意。進賦租羨餘。以供其費。由是二人有寵。以本官兼同平章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

裴度直諫

二人同列。上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曰。淮西河北僅平。今復平盧兵起。病舊將士悉向淄青。乃省費息民之秋也。然而鎛异錢穀之吏。皆佞巧小人。陛下置之相位。朝野無不駭哂。將士無不怨怒。抑淮西河北之歸命也。能以服其心耳。陛下向昇平之化。什已八九。何忍自墮壞。使四方解体乎。臣知而不言。天下謂臣何。臣言已弗聽。求自退。又弗得。臣心如焚。書入。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鎛异益受信任。上又好神仙。鎛薦方士柳泌。言能製長生藥。上甚悅。以泌爲台州刺史。入天台山採靈草。諫官交論爭。上弗聽。鎛异等益無所憚。諂佞以傾上意。

十四年春。上遣中使帥僧衆。迎鳳翔法門寺佛指骨入宮。留三日。而後歷送京師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

韓愈上佛骨表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

宣政、殿名

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群臣、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上怒稍解、貶愈爲潮州刺史。上語侍臣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

以類聚以群分八字、易大傳之語

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内實懸殊。在聖主宜辨邪正耳。上意頗不悦。此時、李愬李光顔田弘正韓弘等進敗李師道兵。光顔已三十餘戰、皆克。遂攻拔金鄉。金鄉、兗州之要地也。師道性懦怯暗弱、軍府方略皆出於妻魏氏。自官軍致討、師道憂悸成疾。及金鄉陷、魏氏蔽匿、不以實告。每敗聞至、魏氏使左右言師道曰、官軍敗矣。平盧兵益振。師道聞之悦。至死竟不知其實也。田弘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以逼鄆。

李師道伏誅

弘敗曹州。李愬敗沂州、殺平盧兵各万餘人。賊中震懼。師道妻魏氏發平盧婦女万餘人、大脩鄆州城塹、以嚴守備。使其將劉悟帥步騎二万屯陽穀、以拒官軍。數爲弘正所敗。魏氏聞之怒、矯師道命、召劉悟還。悟懼誅、以部兵遂反。人馬俱銜枚、乘夜襲鄆州、斫城門而入。城兵潰散、留者僅數百人、據牙城拒戰。知力不支、亦皆散走。悟勒兵搜索師道、併其二子及魏氏等、助逆謀者二十餘人、悉斬之。送師道及二子首於田弘正營、以降。於是淄青等

十二州皆平。自代宗廣德年間。殆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自職。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詔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以悟爲義成節度使。裴度在相位。知而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上亦旣厭度直言。及平盧賊平。詔罷度。更充河東節度使。鎛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史館脩撰李翺。上言諫之。弗納。上嘗問群臣。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宋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

貶裴度

掊音裒掊克謂聚斂刻薄

理治也

崔群極論

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也。皇甫鎛聞之。以爲九齡比裴度。以我比林甫。遂深恨崔群。方士柳泌鎛之黨也。已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泌懼罪逃於山中。鎛尚保庇之。崔群裴潾等切諫言其非。上怒。鎛因譖群於上。是冬。出群爲湖南

觀察使。罷其同平章事。於是中外皆切齒於鎛矣。十五年正月。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往往有獲罪而死者。人人自危。未幾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行弒。其黨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等立太子恒。是爲穆宗。穆宗已卽位。勅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五月葬先帝。謚曰憲宗皇帝。改元長慶。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本回紇部種也。性果悍陰狡。元年七月。煽惑軍士。殺鎭將田弘正及僚佐。自稱留後。據幽鎭二州作亂。魏

憲宗暴崩

穆宗立

貶皇甫鎛

王庭湊作亂

博節度使李愬聞之。素服哀慟。告軍士曰。田公。元和之功臣。魏人所以得安寧富樂者。乃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因使其將牛元翼赴討。愬亦欲自將兵繼發。會疾作不果。九月。上命裴度李光顏烏重胤及涇原節度使田布等討幽鎭賊。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欠乏。府藏空竭。上卽位之初。詔天下軍鎭。減省兵員。於是軍士落籍者。多聚山澤爲盜。及庭湊作亂。皆赴屬爲。而朝廷徵兵至者甚少。上亦方荒宴。不以國

事爲意光顔重胤等蓋世之名將然糧兵久乏不得進元帥裴度苦之數上表請軍資翰林學士元稹求爲宰相忌裴度立功乃與樞密魏弘簡結以沮裴度表請庭湊乘間攻陥數州二年二月進圍朱元翼於深州甚急朝議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應賊將士官爵皆復其舊由是裴度等諸將皆無功而退三月以潮州刺史韓愈爲宣慰使齎詔至庭湊軍衆皆危之上因戒愈曰汝至賊境須先觀事勢然後入愈對曰臣死君之仁君見臣之義則

韓愈説王庭湊歸順

我道明矣世豈無德宗顔魯公之亞乎遂往庭湊羅列甲士於庭拔刄弦弓以迎愈愈神色不動見庭湊厲聲曰天子既賜官爵仍何執兵亂皇土乎庭湊乃麾甲士令出愈因説順逆禍福懇到剴切庭湊遂拜詔禮愈歸之未幾觧深州圍守將牛元翼得免上愛韓愈才詔進京兆尹御史大夫是冬愈與御史中丞李紳爭臺參及他職事上聞之以爲二人不相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先是上不豫四年正月疾復作遂崩謚穆宗皇

穆宗崩

帝太子湛即位明年春改元寶暦上荒淫嬖倖王守澄等用事李逢吉元稹雖在相位亦内結守澄以取媚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以諫上優詔納之而終弗能用輙欲幸東都群臣諫者甚多上皆弗聽二年春决意必幸矣裴度從容諫止之然遊戯無度狎暱群小好撃毬手搏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宦官左右有小過輙遭捶撻皆怨且懼是歳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撃毬師蘇佐明等十餘人宴飲酒酣入室更衣克明滅

李德裕献六箴以諫上六箴今略之

燭佐明等弑上於室内克明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隨草遺制以絳王悟勾當軍國事欲易置内侍執權者樞密使王守澄揚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等相議迎先帝弟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及飛龍兵討克明佐明等賊黨悉斬之絳王亦爲亂兵所害絳王江王之弟也是月江王涵即位更名昂裴度攝冢宰翰林學士韋處厚以定策功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春改元太和七月葬先帝謚曰敬宗皇帝帝在位僅二年矣毎月視朝不

神策飛龍隊名神策有左右二軍

文宗立

劉蕡落策物論囂然

李同捷反

亓音其

過一二日上及即位始復舊制每奇日必視朝勵精圖治悉流先朝倖幸於嶺南上爲王守澄所擁立守澄宦者也以故上親策制擧宦者宦者日益橫恣威權出於人主右而無人敢言二年三月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者之禍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馬植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於是物論囂然先是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據滄景二州朝廷以敬宗暴崩內事未理經歲不問已而以爲重亂

爲橫海節度使同捷怨望託事不受詔至是命重亂及其近鎮討之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復反以鹽糧及兵助同捷官軍進擊敗同捷兵庭湊自知不能救說魏博兵馬使亓志紹助同捷上聞而怒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元帥將義成河陽兵十餘万赴討三年正月志紹合庭湊兵掠貝州聞李祐來擊以衆万五千人降四月李祐帥諸道行營兵進戰敗同捷於德州同捷軍日蹙知力不支與李祐書請降宣慰使柏耆貪功自將數百

同捷伏誅

王守澄誣告申錫

上圖除宦官

騎馳入滄州殺李祐部將萬洪執同捷及其家屬而去途斬同捷傳首京師初諸道大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同捷爲己功諸將疾之上表論列五月朝廷審判貶耆爲循州司戶尋賜自盡王庭湊因河東節度使李程上書謝罪然自是後河朔喪亂遂不已上嘗語同平章事宋申錫曰外鎮時作亂以內政不理也即欲理內政莫如抑裁宦者宦者權衰外鎮必安朕即位之初王守澄等恃功專恣宦者因以成勢爲之如何申

錫對以先誅王守澄上乃使申錫謀之五年春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諭密旨璠泄其謀守澄知之陰爲之備遂以事誣告申錫上以爲信然怒甚罷申錫貶開州司馬未幾卒於配所於是宦官益橫恣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同平章事李訓太僕卿鄭注本宦者也恐禍及己迎合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以爲可與謀大事且訓注因王守澄而進必宦官不之疑遂密以旨告訓注乃以誅宦者爲己任與左金吾將軍李孝本結引以爲

誅。九年冬。訓注勸上圖守澄。上即使中使賜守澄藥。守澄遂死。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人皆快之。已而訓注爭功。謀頗泄。宦者知之。擁上避變。孝本以部兵僅殺十餘人。餘衆郗志榮等。閉宣政門固守。孝本不得入。訓注知事不濟。奔鳳翔。孝本亦遂遁。領軍將軍仇士良。本宦者也。即帥神策兵入救。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惟元輿知訓等謀。涯餗實不知。士良誣以謀反。悉斬之。郗志榮乃遣兵追訓注孝本。皆擒斬之。宦者呼万歲。士良等進爵。

北司宦官公署

遷官。自是天下內外事。皆決於北司。宰相惟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焰益盛。迫脅天子。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殿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之事。以挫折宰相。司徒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復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午橋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嘗入輔政。及上之世。亦嘗爲平章軍國事。唯與時浮沈而已。然四朝元老。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身繫國家輕重二十餘年矣。世人前稱郭子儀。後

四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

裴度卒

稱裴度。至是見宦官益橫暴。唐祚漸衰。力不能匡輔。竊自歎息。久之。終成疾。開成四年春。卒於長安里第。賜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索其家得半稾。惟以儲嗣未定爲憂。而言不及餘事。先是太子永暴薨無嗣。上及覽度遺稾。急選儲嗣。楊賢妃請立皇弟安王溶。上謀之宰相李珏。珏非之。遂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太子。未幾。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匹夫思子仍如此。朕貴爲

天子。不能全一子。因感傷成疾。初太子暴薨。東宮教坊劉楚材等所爲也。上已知之。然托事隱忍不發。至是召楚材等宮人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汝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耶。命有司悉殺之。是冬。上疾少間。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孰與周赧漢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諸侯。今朕受制於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也。因嗚然泣下。墀伏地不知所答。自是上不復視朝。五年正月。上疾甚。召宰相楊嗣復

當直直宿殿中者

文宗崩武宗立

李珏詔奉太子令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及諸宦者以為太子之立不由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等弗聽遂矯詔廢太子立皇弟潁王瀍為太弟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是月上崩諡曰文宗皇帝太弟瀍即位士良說上賜楊賢妃安王溶及廢太子成美死士良又矯詔悉誅貶先帝近臣罷宰相楊嗣復李珏以防後難是秋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為相德裕為人剛直深惡宦者朋黨先帝

李德裕論明黨諫上

嘗語德裕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感泣銘心肝至是入朝言於上曰人主致治之要在於審明群臣之邪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大率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

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尚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初穆宗時德裕為學士與李宗閔各分朋黨相軋轢及文宗時宗閔以宦者內助為相乃引牛僧孺又為相併力排擯德裕使之出鎮西川德裕在鎮圖蜀地形求訪遠近險易練士卒修堡障以備邊吐蕃

悉怛謀吐蕃人名

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德裕以得此州為便僧孺執其不可以悉怛謀及其地歸吐蕃吐蕃誅悉怛謀於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

僧孺尋罷德裕入為相宗閔亦罷已而宗閔再為相德裕罷二黨互相擠援如此上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會昌故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子從諫繼職嘗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遂互有隙從諫臨卒命姪稹自領軍府以伐士良上雖外尊寵士良內忌惡之士良頗覺之以老病求散官自退避上乃勅諸道發兵討劉稹德裕言於

勅討劉稹

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威以盡公議上曰悟識令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

仇士良奸言

年矣國家所以報之足矣稹何得自立擅動干戈
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
拜謝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此時諸軍進戰
踰歲未克河東都知兵馬使楊弁亦作亂於是衆
論紛囂不已三年夏仇士良自知不免以左衛將
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士良謂之曰天子不可
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令無及他事慎勿使
之讀書親近儒生天子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吾輩無噍類矣已而楊弁伏誅初劉稹舉兵有步

郭誼殺劉稹而降

誅郭誼

閹寺宦官貢庐

騎二十万糧仗十年之備以此據潞澤二州官軍
攻之殆二年矣稹兵連敗勢日窮蹙四年秋其將
郭誼使董可武崔玄度逼殺稹以降上問李德裕
曰郭誼如何處之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
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
誅何以懲惡上以為然遂并其黨悉斬之是冬詔
加宰相李德裕太尉趙國公遂貶李宗閔牛僧孺
然其黨及仇士良黨尚多在閹寺相結譖毀德裕
上皆弗納六年春上疾病久之益篤以為漢火德

武宗崩宣宗立

貶李德裕

改洛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
改名瀍為炎無幾口不能言宰相請入見不許宦
官密定策矯制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為皇太叔未
數日上崩謚曰武宗皇帝是月太叔怡即位罷李
德裕充荊南節度使已而三貶尋卒於是宦官請
復李宗閔牛僧孺本官上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
宦官請求皆弗納明年改元大中在位十三年矣
恭謹節儉惠民人惜官賞從諫如流是以讒邪奸
佞屏迹宦官氣焰大衰大中之政人思詠之稱謂

宣宗崩懿宗立

懿宗崩僖宗立

南牙百官公署又稱南司

草賊王仙芝尚君長起

小太宗謚宣宗皇帝鄆王漼宣宗長子也以無寵
不得為太子及宣宗崩為宦官所立改元咸通上
甚好佛然能裁制宦官時南詔蠻入寇陷交趾及
播邕進逼成都諸將不能克在位十五年矣謚曰
懿宗皇帝少子晉王儼即位改元乾符時年十二
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
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左連歲水旱州縣不
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
州鎮兵少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

長垣濮州之地

芝聚衆據長垣。此時南詔蠻乘勝陷黎州攻雅州大度河戍兵潰奔成都驚擾民皆入城以守二年春朝議以天平節度使高駢爲西川節度使討平蠻寇駢徑至劍南進兵入成都士民大悅駢即發步騎三万追南詔大戰大度河殺獲甚多擒其酋長數十人斬之南詔敗卒悉引去駢修築邛崍關大度河諸城柵數十所以絶蠻寇入蜀之路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南蠻不復入寇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等攻陷濮州曹州衆合數万天平節

高駢擊南詔蠻卻之

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至是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困於重斂者爭歸之兵勢强驁數月之間侵陷十餘州是冬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招討仙芝等以平盧節度使宋威爲諸道招討使三年秋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以爲已死歛軍還青州未幾仙芝陷陽翟郟城朝議復

草賊黃巢起　冤句亦濮州之地

宋威敗王仙芝

發諸軍守東都及潼關仙芝與其將尚君長黃巢等分道侵掠累陷數州殺鄆州節度使薛崇進圍招討使宋威於宋州數月威衛將軍張自勉以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巳而賊將尚君長請降宋威執君長斬之五年春王仙芝寇荊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部兵及沙陀兵赴擊仙芝敗走招討副使曾元裕迎擊仙芝於申州大敗之殺傷及招降二万人敕以宋威衰老且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使元裕代之張自勉爲

官軍斬尚君長

副使高駢爲荊南節度使元裕乃合諸軍力戰大敗仙芝於蘄州殺賊五万人追擊斬仙芝傳首京師餘黨逃散黃巢方侵亳州尚君長之子讓收仙芝散卒數万奔投黃巢軍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招討使曾元裕分兵屯荊襄黃巢自滑州略宋汴二州遂進攻陽翟東都驚擾諸將守衛宮闕曾元裕使張自勉當東南賊自引兵還東都分守要衝仙芝餘黨王重隱攻陷洪州侵掠宣潤二州遂爲黃巢應援湖南大亂元裕及別將楊復光等引

官軍斬王仙芝

草賊尚讓起

高駢敗黃巢

兵救宣潤黃巢患後援路絶遽引軍渡江攻取虔吉饒信四州八月黃巢攻宣州不克轉寇浙東攻剽福建諸州六年春高駢進討屢敗巢軍斬其將數十人巢遂趣廣南依浙東嶺南觀察使崔璆李迢上書求爲天平節度使朝議不許巢復上表求爲廣州節度使亦不許巢大怒九月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李迢殺之初黃巢至嶺南士卒多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屢勸北還圖大事巢從之十月編大栰數百自桂州沿湘江而下徑逹潭州擊

曹全晸敗黃巢

走守將李係合其衆及戍兵蔽江而下巢別將尚讓乘勢進逼江陵衆號五十万江陵兵不滿万人守將劉漢宏棄城北走黃巢繼進徑向襄陽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屯荊門以輕騎逆戰設伏大敗黃巢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全晸悉衆追之意在必獲會朝廷召全晸還由是賊勢復振陷江東十六州擁衆二十餘万廣明元年春淮南節度使高駢屢擊黃巢敗之巢南走攻陷宣州七月巢自采石渡江兵勢復振高駢將張璘驍勇冠諸軍駢

黃巢陷洛陽

常侍以作戰此時璘已戰沒諸軍亦多散駢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戰告急東都及京師上下失望已而黃巢渡淮衆號十五万淄州節度使曹全晸以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然衆寡不敵退守泗上以待諸軍至高駢在淮南望風而畏怯不赴救賊遂擊全晸敗之十月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進至汝州十一月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宮城勞問閭里於是朝議紛囂急發關內兵守潼關

上奔蜀

黃巢取長安自立稱帝

朱邪姓赤心名

十二月巢引大兵逼潼關金吾大將軍張承範齊克讓等諸將拒戰不利巢兵破關而入諸將多戰死承範降賊鄉導向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上南走福穆澤壽四皇子及妃嬪數人從之百官皆莫之知上奔馳晝夜不息自駱谷出奉蜀黃巢入長安僭稱大齊皇帝以其黨將尚讓爲太尉中書令安集關內出兵寇鳳翔圖以取蜀鳳翔節度使鄭畋擊却之益修守備謀討賊先是沙陀酋長朱邪赤心爲振武節度使賜姓名曰

李國昌其子克用爲兵馬使鎮戍蔚州部將皆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四方此乃英雄致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潛告謀於克用克用以爲然攻取雲州破河東昭義二鎮兵略定忻代二州逼晉陽已而大爲盧龍鎮兵所敗蔚朔二州兵亦大敗其父國昌克用兵勢窮蹙遂與父俱走韃旦至是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吐谷渾諸部兵入援京師因使友金說克用赴難

李克用起兵赴難

且齎詔赦前日罪克用大悅帥韃旦諸部万人向長安中和二年夏諸道兵悉逼長安討賊賊黃巢勢日窘蹙僅保同華二州其將朱溫以同州歸順詔爲同州節度使賜名全忠俱討黃巢尋拜右金吾大將軍李克用與河東節度使鄭從讜有隙乃遲疑不進左金吾大將軍王重榮患之問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克用素有徇國之志以從讜故輙不來誠下朝命諭解之則必來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都統王鐸在河中以墨敕召諭二人克

賊朱溫歸順

用果進軍十一月將兵四万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濟河挑賊賊素知其兵强悍皆避鋒退相告曰鴉軍至矣克用兵皆黑甲故云爾黃巢畏而求和弗許已而克用全軍渡河軍同州三年春王重榮朱全忠李克用王鐸楊復光等四面合擊克用已拔華州進軍渭橋賊衆猶有十餘万黃巢弟揆等與其黨將固守長安克用夜遣人潛入長安悉燔賊積聚賊軍驚擾四月克用與忠武河中諸軍俱先進與黃巢大戰於渭南一日十餘合皆勝義

李克用復長安

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敗克用入京師黃巢悉衆力戰不勝焚宮室遁自藍田入商山楊復光馳使奏捷於行在五月詔以克用爲雁門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其他諸將進官有差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强諸將皆畏之克用本眇一目時人稱曰獨眼龍黃巢已逸去以餘衆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不克遂降賊連兵攻陳州刺史趙犨拒戰屢敗賊黃巢結營於陳州城北爲持久計縱兵四出暴掠

黃巢東走
秦宗權降賊
賊圍陳州

趙犨忠烈

河南諸州復被其害宣武節度使朱全忠還汴州詔加全忠東面招討使討黃巢李克用亦已引兵還雁門詔加河東節度使備黃巢以其父國昌爲代北節度使鎭代州此時趙犨爲賊所圍數月遣間使請救於朱全忠全忠引兵赴援連戰破賊進軍亳州黃巢數來戰全忠不能支遣使求救於李克用四年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万出天井關南渡河以爲應援全忠軍大振擊破黃巢拔瓦子寨降其二將然黃巢兵尚强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

李克用敗黃巢
賊尚讓降

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三月克用合許汴徐兗兵向陳州擊破巢將尚讓黃思鄴拔太康西華二寨黃巢大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全忠聞黃巢將襲汴州引軍還大梁五月黃巢果向汴州以尚讓爲前鋒讓師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與諸軍俱追及黃巢於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万餘人賊遂潰散尚讓帥其部衆降東面兵馬都統時溥別將數人走汴州降全忠巢踰汴而北克用

克用追黃巢
裹音果

追擊之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數百人東走兗州克用追至寃句驛騎能屬者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已盡乃欲裹糧復追之還至汴州舍於上源驛全忠就而置酒禮貌甚恭克用乘醉語頗驕慢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克用兵皆霑醉釋甲伏而卧夜方三鼓全忠發兵圍上源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知左右以水沃其面克用始知變援弓而起會大雷雨乘電光踰垣突圍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監軍陳景思楊彥洪等

朱全忠襲克用
多殺官吏

將士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克用至許州收衆還晉陽六月武寧軍部將李師悅與降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擊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及兄弟妻子傳首詣時溥營沙陀兵途

黃巢伏誅

奪之并斬言以献於溥溥遣使送巢等首於行在自王仙芝黃巢等作亂至是十一年矣乃平李克用在晉陽大治甲兵上表請討朱全忠詔和解之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加全忠同平章事克用不悅光啓元年春車駕還京師初上之奔蜀也田令孜

李克用謀討朱全忠

挾之令孜本宦者也恃功驕傲權皆依己王重榮屢論訴令孜營私令孜亦忌重榮有大功二人相陵軋重榮累表論列令孜十罪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且聞朱玫李昌符陰結全忠乃上言曰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万欲先誅玫昌符退滅全忠以雪汴州讎恥上大驚遣中使諭釋克用不奉勅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三万人屯沙苑以

克用及王重榮等討田令孜

討重榮重榮拒戰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救重榮與玫等相持月餘克用兵至俱壁沙苑上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與戰敗玫昌符玫走汾州昌符走鳳翔克用進逼京城令孜恐怖夜奉上出宮奔鳳翔二年正月克用重榮同表請車駕還宮誅令孜等上欲輙從之令孜益懼刼上幸寶雞令孜素無威望秉機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之玫昌符亦耻爲之用遂屬克用重榮克用遣二人急追車駕迎之令孜復奉上

襄王立尋見殺

出散關奔蜀二人不能及而還克用使重榮等圖誅令孜迎車駕自引兵還太原以圖擊全忠朱玫欲立定策功自專權容與裴澈鄭昌圖等謀矯詔迎肅宗玄孫襄王熅於鳳翔以冊立擅行黜陟克用重榮昌符等皆怒俱討朱玫玫將王行瑜恐禍及己誅玫以降裴澈鄭昌圖等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迎襄王執殺之澈昌圖等皆伏誅重榮献首於行在因復上表請誅田令孜上以爲禍皆出於令孜三年春勅削令孜官爵流端州令

流田令孜

上還京師

僖宗崩

昭宗立

孜依宰相陳敬瑄而不赴謫所此時上既發蜀至鳳翔尋還京師明年三月改元文德時上寢疾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皇弟壽王傑爲儲貳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復恭復光之子亦忠於國家乃與中尉劉季述迎傑入宮明日上崩在位十五年矣未嘗有寧歲謚曰僖宗皇帝太弟傑即位奉遺制更名敏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爲明年春改

元龍紀。又更名曄。先是蔡州叛將秦宗權。唱聚黃巢餘黨。攻陷河南十餘州。朱全忠併諸鎮兵討之。數年矣。至是宗權勢蹙。其將申叢因宗權而降。別將郭璠殺叢。送宗權於汴州。全忠表璠爲淮西留後。斬宗權於長安。於是全忠威震河南淮泗。詔加全忠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光啓之末。宰相陳敬瑄。納流人田令孜用事。先帝畏衆心不平。出敬瑄爲三川都指揮使鎮成都。前利州刺史王建。恃功怨望。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交結。據閬州。敬瑄遣

陳敬瑄田令孜伏誅

兵擊之。不克。建反攻成都。敬瑄請救於朝廷。宰相韋昭度曰。敬瑄納流人。罪固可討。何救之有。議乃止。敬瑄怨恨。遂反。昭度自將兵赴討。久之不能克。大順二年春。歛軍還京師。王建詐降敬瑄。敬瑄稍弛守備。是秋。王建急襲敬瑄。大敗之。田令孜與建有舊。敬瑄因以降建。朝議以建爲西川節度使。建。驍勇有膽畧。朝廷大事。皆引建而議。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議不許。景福二年夏。建遂使人殺之。乾寧二年夏。李茂貞韓建。王行瑜。舉岐華邠三鎮兵

三鎮作亂

犯闕。抗疏欲殺宰相韋昭度。李溪。廢上。立皇兄吉王保。時李克用在鎮。聞變。即日發兵。王建亦發三川兵赴難。三鎮兵聞之。皆引去。克用徑攻邠州。斬行瑜。乃欲移兵於岐華。或言於上曰。岐華覆滅。則沙陀大盛。朝廷還危矣。上然之。詔進克用爵晉王。

李克用爲晉王

止討岐華。克用私語人曰。不誅二賊。關中必無安寧之日。遂引兵還晉陽。王建入奏曰。朱全忠營私而不赴難。臣請督兵討之。朝議止之。李茂貞韓建。

二賊李茂貞韓建

悍。克用事朝廷甚恭。及克用引兵去。表章傲慢。語

多怨望。嫌隙日構。上憂之。使諸王分將諸軍。以衛京畿。茂貞大怒。四年夏。帥兵逼京師。官軍敗績。王建上表。請上幸成都。韓建入奏曰。臣請討茂貞。即日移檄諸道。徵糧兵。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朝廷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遂弱帝室。不爲茂貞所禽。則爲全忠所虜耳。遣兵入援。上既出奔華州。朱全忠欲迎駕遷東都。自引兵而西

上奔華州

茂貞大懼。光化元年春。復與韓建合。奉上還長安。

李茂貞韓建奉上而還

全忠乃引去。上自華州還。疾宦官專橫。與宰相崔

南司、大臣公署

劉季述幽上

崔胤殺季述

亂日謀除之宦官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謀曰主上輕佻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禍不若奉太子立之三年冬上乘醉手殺侍婢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昏亂如是請速行廢立胤不能違季述及仲先等帥甲士入逼上遜位即日幽少陽院矯詔立太子裕多殺諸王及上近臣崔胤患之與宿衛諸將謀天復元年正月晦季述仲先入朝使兵士殺之迎上還宮廢太子爲德王季述黨韓全誨等諸宦官奮怒謀除崔胤時朱全忠已服兩河有挾天子令

李茂貞

朱全忠圍鳳翔

全忠爲梁王

諸道之意胤以書召之是秋朱全忠大舉發汴州將入誅宦官擁上遷都洛陽全誨等刧上奔鳳翔以避禍十月全忠入長安進圍鳳翔請誅韓全誨等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本宦者也輒不欲殺之鳳翔圍益急踰年不解茂貞遂殺全誨等全忠乃解圍縱兵逮捕宦官悉誅滅初自文宗時宦官專橫政刑廢立皆在其提握及是全忠除其弊害三年春上還自鳳翔詔進全忠爵梁王全忠威既震天下乃有簒奪志崔胤憂懼竊爲之備天祐元年春

全忠殺崔胤等數人

全忠逼上遷都洛陽

全忠弑昭宗昭宣帝立

全忠上表誣告胤專權因請罷之上與群臣議之未幾全忠密使族人朱友諒殺胤及左右金吾將軍鄭元規陳班等數人以斷上股肱遂逼上遷都東京驅促百官士民東行上仰天洪歎悼唐祚已蹙因泫然沾襟五月車駕至洛陽李茂貞王建等諸將傳檄合隴右巴蜀兵以圖恢復六月全忠引兵西擊茂貞等以上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使人弑上於洛陽宮立少子輝王祚是爲昭宣帝謚先帝曰昭宗皇帝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并其兄弟

邠岐二州兵屬李茂貞

全忠奪唐祚

全忠弑昭宣帝唐亡

九人悉弑之遂進屯永壽南至駱谷以致邠岐兵諸城皆閉壁不出二年春全忠引兵還大梁三年春新主祚詔賜全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不受是冬全忠自將兵攻幽滄二州李克用出兵救幽滄共攻潞州全忠敗歸初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大舉伐之不利威望大沮欲速受禪以堅諸鎮之心以意諷御史大夫薛貽矩貽矩以告上四年春詔禪位於梁王朱全忠全忠旣上爲濟陰王尋弑之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二百九十年

而亡」。

周清外史　卷之十四　三十七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十四終

五代地形圖

周清外史　卷之十五　圖　一　萬笈閣藏版

五代系統

梁　太祖 朱晃 — 末帝 瑱 以上都大梁

唐　莊宗 李存勗 本姓朱邪 — 明宗 亶 — 閔帝 從厚 — 廢帝 從珂 以上都大梁

晉　高祖 石敬瑭 — 出帝 重貴 以上都大梁

漢　高祖 劉知遠 — 隱帝 承祐 以上都大梁

周　太祖 郭威 — 世宗 榮 — 恭帝 宗訓 以上都大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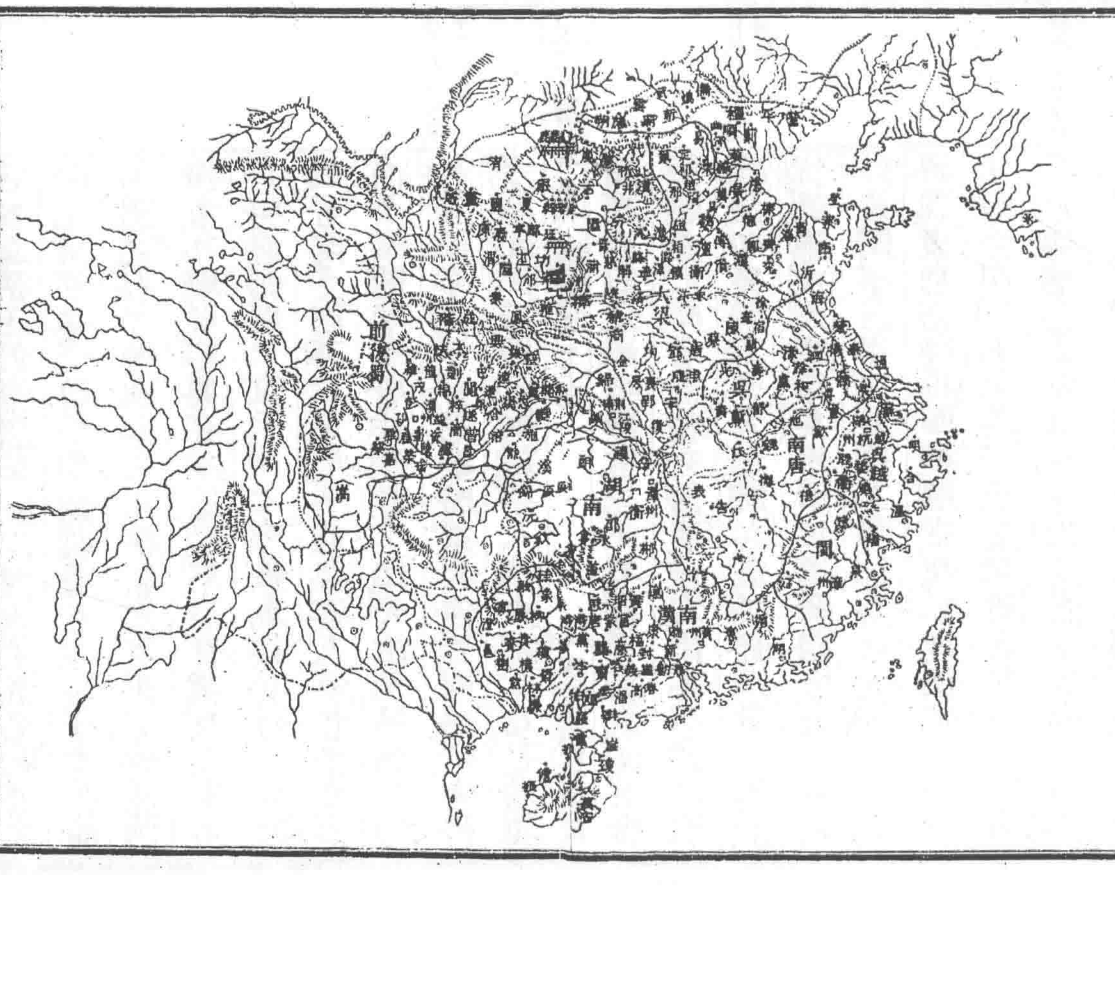
僭國

吳 楊行密　閩 王審知　蜀 王建　楚 馬殷　廣 劉隱 後改南漢

吳越 錢鏐　岐 李茂貞　南平 高季昌　燕 劉守光

趙 王鎔　後蜀 孟知祥　南唐 李璟　北漢 劉崇

周清外史　卷之十五　圖　二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　卷之十五　一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十五

日本　馬杉繫文范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閲

李氏後記

梁　唐　晋　漢　周

梁朱晃。初名溫。碭山人朱五經第三子。少時無賴。唐僖宗時。聚衆屬群盜黃巢。已而歸順。賜名全忠。鎮汴州。居十餘年。攻併兩河及河東河中諸郡。昭宗時賜爵為梁王。屢與晋王李克用交兵。互有勝

梁朱五經名誠。以五經教授為業。人呼曰朱五經

負。天祐四年三月。受唐主祚之禪。即皇帝位於汴州。國號梁。是月。更名晃。建元曰開平。賜宴於宗族群臣。蔴循。薛貽矩。張禕等。盛稱梁主功德。梁主兄全昱。睨視曰。朱三。汝本碭山逸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梁主不懌而罷。是時。李克用據晋。李茂貞據岐。楊行密據淮。行密已卒。子渥代之。王建據蜀。錢鏐據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楚。劉隱據廣。皆唐末驍將。

梁主朱五經三子。故曰朱三。四鎮。宣武宣義天平護國

各自立稱王。仍奉唐正朔。以討大梁為名。初晋王李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嫉而譖之。存孝懼禍反。克用擒斬之。克用寵將薛阿檀者。亦驍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寖弱。唐天復天祐之際。數為梁兵所攻。失數州。晋陽受圍再三。克用不能與梁人爭者累年。悒悒不樂。聞梁奪唐祚。慨歎不已。天祐五年春。疽發於首而卒。長子存勗嗣。時梁兵侵晋。圍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固守踰歲。梁人築夾寨攻之。存勗與

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勗嗣

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必有輕侮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必取威獲功矣。期不可失也。帥兵直抵潞州。乘大霧設伏。鼓譟攻夾寨。梁兵果潰走。遂解圍。唐天祐六年。即梁開平三年正月。梁主遷都洛陽。徙居焉。以大梁為東都。洛陽為西都。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之子守光。與參軍馮道謀。囚其父。殺其兄。自領軍府。至是稱藩於梁。梁主封守光為燕王。已而自立稱燕帝。先是蜀王王建移檄河東鳳翔淮南。欲與晋

存勗起兵解潞州圍

燕劉守光稱帝

蜀王王建圖伐梁不成

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淮王楊渥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王建又遺李克用書云請各稱帝於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求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克用弗聽建會將佐議之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執其不可建弗從遂祀唐室歷世之主帥吏民哭三日即皇帝

王建稱帝

位於成都建元曰武成以次子宗懿爲太子建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朝士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擧故事故其典

王鎔自立稱趙王

章文物有唐之遺風云趙州王鎔庭湊之後也自立稱王推晋王李存勗爲盟主以圖伐梁七年即梁開平四年梁人攻鎮州自春至冬略取諸郡趙王王鎔告急於晋晋王帥步騎數万赴援十二月

伯鄉之役

進至趙州與周德威合兵距柏鄉五里營野河之北遣德威等以胡騎廹梁營馳射挑戰梁將韓勍以步騎三万分道擊之鎧胄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晋人望之奪氣德威乃狥於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不能十當一汝曹

擒獲一夫足以取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右馳突離合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晋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也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今壓賊壘而陣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與賊所限者一水耳賊若造橋以薄我衆立盡矣不如誘致彼於數十里外然後擊之也晋王不

悅退卧張中別將張承業入說曰此豈安寢之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晋王蹶然起曰予方思之意已決定如公等言即日拔營退保安邑八年正月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挑戰梁將王景仁韓勍悉衆而出應之德威等轉戰稍却至安邑南晋將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見梁兵爭進橫擊之德威等亦返戰自巳至申勝敗不決晋王登高丘望見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心勝矣乃出精兵五

千以繼新陳交代且休且戰隊伍整嚴一無錯亂
梁軍去營三十里雖挾糗糧未暇食及日晡衆皆
飢渴勞倦將士無鬭志景仁等乃稍却德威疾呼
曰梁兵走矣於是晋兵大譟争進梁左軍先退嗣
源以精騎擊右軍大呼曰左軍已敗矣梁兵相顧
驚怖遂大潰存璋引鎮定兵乘之景仁等諸將僅
以數十騎南走晋兵斬首二万級所獲資糧器械
山積不可勝計晋王乃移檄河北州縣以圖伐梁
梁主怒罷景仁招討使餘將貶黜有差二月晋王

進攻魏邢二州不克留後軍圍守之自將前軍向
黎陽梁兵万餘將度河聞晋王至皆棄舟而去周
（晋取河北）
德威將別軍攻拔貝州博州澶州進陷臨河諸城
遂逼衛州以會晋王於黎陽梁主益怒自帥諸軍
出屯白司馬坂以備燕主劉守光聞梁兵敗於柏
鄉欲連兵共伐梁使人說趙王趙王患之遣使告
晋王晋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
之及吾成功乃復欲離間晋趙二國愚亦甚矣諸
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吾千里遠征緩急難應此亦

（晋師北還）
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專意南討晋王
以爲然解邢魏二州圍悉歛諸軍北還留周德威
等兵三千人戍趙州閱石久不受兵岐王李茂貞
驕矜遂與蜀絶是春蜀主王建遣諸將擊之自屯
利州以監軍互有勝敗自是蜀岐交兵連歲不觧
（梁主自出拒晋）
是時梁主久疾至秋稍愈自將諸軍北至相州以
拒晋軍中數驚擾曰冦至矣又訛言曰沙陀大兵
且至矣士卒恟懼逃亡頗多梁主慙忿疾復作功
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久之晋趙兵

（梁主班師　燕主攻定州　馮道降晋）
竟不出十一月梁主班師燕主欲攻定州參軍馮
道以爲不可燕主怒道亡奔晋晋王禮而用之燕
（容城在定州）
主益怒自將兵二万攻容城王處直告急於晋以
請救晋王遣馬步總管周德威將歩騎三万攻燕
以救定州燕主乃班師德威既破祁溝關拔涿州
（梁主自救燕）
進逼幽州燕主危懼馳使告急於梁九年即梁乾
化二年二月梁主疾少愈自將兵晝夜兼行赴援
總軍號五十万人進逼趙州趙人固守屢縱反間
流傳訛言梁主震懼自燒營夜遁諸軍迷道悉棄

(梁軍潰走)(晉將周德威擒燕將單廷珪)(太原遺孽李克用之後)

資實器械而走殆百五十里矣既而梁主知其出於訛言不勝慙憤由是疾增劇退屯魏州收散卒四月還洛陽疾甚五月燕主遣其將單廷珪將兵万人與晉將周德威戰於龍頭岡廷珪單騎挺前逼德威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爲德威兵所擒燕兵見之潰走德威自引精騎五百馳突逐北燕軍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

(梁太祖遇弒)

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先是梁主淫縱徃亂諸子之婦假子博王友文妻美梁主特寵之遂欲立友文爲嗣長子郢王友珪忿恨梁主憂之六月出友珪爲萊州刺史而官令未下友珪微服徃與統軍韓勍謀是夜入宮刺梁主弒之祕不發喪遣弟均王友貞殺友文揚言曰友文敢謀逆即誅之韓勍詐驚曰博王作亂因引兵守禁門人無知其實明日友珪矯詔自立即位乃發先主喪謚

(龍驤隊名)(梁均王友貞殺兄友珪而立)

曰太祖皇帝友珪既簒立諸將士憤怒多降晉冀王朱友謙太祖假子也惡友珪弒逆之罪遂舉所部河中兵屬晉奉唐正朔友珪怒遣康懷貞韓勍攻河中甚急晉王遣諸將救河中大敗梁兵已而梁將復合兵五万來攻晉王自將兵赴援十月晉人敗梁將康懷貞於觧縣梁兵乃退十年即梁乾化三年春梁主友珪弟均王友貞容與都招討使楊師厚通謀遣龍驤兵數千人突入宮中殺友珪自立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加師厚中書

(梁將楊師厚攻趙不克而退)

令賜爵鄴王於是朱友謙陽稱藩於梁其實屬晉以伺動靜晉將周德威李嗣源等連攻燕既拔數州遂圍幽州燕主所保惟幽州耳而外援不至梁將楊師厚以十餘万人寇趙州欲以觧幽州圍趙人拒戰師厚無利而退幽州圍益急燕主遣書晉軍請降德威疑其詐不許以白晉王晉王遣監軍張承業詣城下謂燕主曰朱温簒逆吾本謀與公等合河朔兵興復唐祚公敢背前盟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决所向何爲請降燕主不知所

答乃言僕身今日俎上肉耳唯王所裁承業竊勸出降燕主辭以他日承業怒是冬晉王自督諸軍四面急攻城遂陷燕主出走滄州途所殺晉軍擒燕主父劉仁恭燕乃平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鎮幽州

（晉師取幽州滅燕）

東胡之部種據鮮卑舊地者元魏時國號契丹分爲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酋每三年以次代之唐咸通末有習爾者爲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者乘中國多故入侵盜邊及耶律翰里之子阿保機爲酋自恃强力不敢受代久之攻

（契丹起原　契丹音軋端）

滅各部西取突厥故地併奚室韋韃旦諸部於是東北諸夷皆畏服天祐之初阿保機帥衆三十万寇雲州晉王李克用與之連和約爲兄弟已而阿保機背盟附於梁遂自立稱帝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建元述律后勇決多權變聞燕已亡勸阿保機攻幽州守將周德威力戰不利閉壁固守累月契丹衆號百万四面攻擊晝夜不休德威以奇戰日殺契丹數千然衆寡不敵德威馳間使告急於晉王晉王方與梁相持出屯河上即遣李嗣

（契丹述律后勇決）

（契丹囲幽州）

源赴援別將閻寶李存審以鎮定兵繼之明年正月幽州受圍已二百日城中危困晉三將合步騎七万會於易州契丹兵數十万旌旗蔽野三將不得進乃潛軍山路間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苦戰万狀遂大敗契丹走其將盧文進幽州圍乃解德威執三將手流涕曰吾豈不以死報晉王耶三將曰非公守幽州晉王何以得南面晉與梁連歲交兵百戰皆克遂併河北諸州梁人決河以限晉十五年即梁貞明四年秋晉王軍魏州謀大舉伐梁

（晉人敗契丹解幽州囲）

周德威將幽州兵三万會之李嗣源李存審閻寶等皆引兵至魏州晉王合諸軍循河而進梁軍扼其前守壁不戰百餘日晉王引兵而西直向大梁周德威以爲不可晉王弗聽大戰於胡柳敗德威遂巡屯其右會梁將王彥章軍敗西走幽州兵望見其旗幟以爲敵兵掩至乃驚潰自相蹈藉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沒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遂築德勝南北二城以逼大梁梁兵數攻之不能克

（胡柳之役）

（晉王大敗梁師晉將周德威戰死）

（德勝在濮州北河津要衝）

十八年即梁龍德元年春蜀主吳主遺書勸晉王

晉王圖稱帝，張承業切諫

稱帝。晉王謂僚佐曰：昔王建亦嘗遺先王書，勸各帝一方。先王語余云：吾家世以忠孝立功唐室，汝亦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効建等所爲。言猶在耳，豈忍背先王而効賊耶。因泣下。已而僚佐藩鎭勸進不已。初黃巢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得唐家傳國寶，藏之四十年矣。傳眞詣晉王行臺以獻。將佐皆奉觴稱賀。監軍張承業，本唐宦者也。嘗在晉，免朱全忠之害。及全忠簒逆，以復唐祚爲心，盡力於晉王帷幄之中。乃諫曰：大王世世忠於唐室，

救其患難，討其逆賊。以故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卽誓復本朝宗社耳。今雖河北始定，朱氏尚存，而大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晉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遂歸晉陽，悒悒成疾而卒。

趙王遭害，晉王取趙，趙乃亡

趙王王鎔自恃累世得趙人心，雍容自逸，多事遊嬉，遂爲其下所殺。趙將張文禮懼獲罪，陰通於契丹求援。晉王方在河上，卽引兵赴討。文禮驚懼而死。趙州所部悉

晉王李存勗卽帝位於魏州

屬晉。是秋，晉王復至河上軍，使李嗣源等襲取鄆濮二州。梁人危懼，梁主欲棄汴州，遷洛陽。王彥章等諸將皆曰：汴州太祖所由起，豈有棄之哉。議遂不決。二十年，卽梁龍德三年四月，晉王李存勗卽皇帝位於魏州，國號唐，是爲後唐。改前唐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梁主遣王彥章攻德勝。唐主存勗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善戰，汝曹愼勿出。未幾，彥章拔南城，進攻楊劉渡，不克而退。已而彥章大舉攻鄆州，守將李嗣源苦戰，唐主赴救，大敗

梁兵，斬彥章。彥章，梁驍將也，善用鐵槍，所向無前，人呼曰王鐵槍。及其死，梁人沮喪，士卒多逃亡。唐主以李嗣源爲前鋒，向大梁，自引大兵繼之。梁主慮諸兄弟乘危作亂，盡殺之。尋命近臣殺己。梁主爲人溫恭，無荒淫之失，但寵信新進趙巖、張希逸等諸人，踈斥舊臣敬翔、李振，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梁亡

李嗣源已入大梁，攻其宮門，守將王瓚等皆出降。大梁乃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十七年而亡。

唐

唐李存勗，本姓朱邪，其先沙陀部種也。前唐僖宗

唐師滅蜀
赤空盡無物也

時朱邪赤心以功賜姓名曰李國昌因以李爲姓國昌生克用克用生存勗存勗襲父封稱晉王亦據晉陽爲人軀幹長大善射騎膽勇過衆習春秋通大義克用晩年頗爲朱氏所蹙存勗時年十四五乃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未久必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彼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悦臨終謂其下曰此兒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存勗年十七始舉兵破梁兵於潞州自是連戰皆克梁太祖嘗歎曰

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存勗在軍十六年矣同光元年夏即帝位遂入汴州滅朱氏都大梁已而還洛陽追謚前唐主濟陰王曰昭宣皇帝修繕前唐歷世之廟陵以奉祀岐王李茂貞遣使入貢唐主遣使於蜀告功成且讓蜀人無勤王之舉此時蜀主王建已薨子衍嗣立衍荒縱不親政務諂臣用事乃留使者不還唐主大怒二年秋以皇子魏王繼岌充行營都統郭崇韜爲副發兵十餘万伐蜀連戰一年大敗之降蜀主王衍盡赤其族

宦官讒殺郭崇韜

於是自天祐年間據諸州自立稱王者錢鏐馬殷劉巖高季興楊渥王審知等皆震懼前後相繼稱藩入貢初郭崇韜好謀略佐帝成業權兼内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遺薦引賢良疎斥諂佞竊爲宦官所忌伐蜀之役崇韜最有功宦官畏懼容譖崇韜於皇后劉氏令繼岌殺之唐主素喜音律寵異伶官至是諸伶出入宮掖恣爲讒慝唐主性剛不欲權在臣下乃信讒疎忌宿將不恤軍士四年春瓦橋戍將得代而歸復使出戍貝州士卒憤怨遂作

趙在礼作亂

亂推趙在禮爲將據鄴城帝使李嗣源討之嗣源徑至城下招諭城兵大譟擁嗣源入城在禮謂嗣源曰諸將從主上十餘年百戰以得天下皆是族之力也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許以此從馬直卒喧噪而主上欲盡誅是族吾曹固無叛心但畏誅耳明公合力於是族以救死此吾曹所望於明公也嗣源詐應曰汝之言是也然城兵寡少不足以舉事我出收士卒以相應如何在禮大悦嗣源僅得出城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叛應賊嗣源

石敬瑭勸李嗣源反

李嗣源取大梁

唐主莊宗中流矢而殂

皇子繼岌自殺

聞而大驚。上書哀訴以自明。譖者壅遏。不得達。嗣源危懼。石敬瑭。嗣源女壻也。乃說嗣源曰。夫事成於果決。敗於猶豫。今禍機已至。安得保無恙。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兵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誠亦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意決。四月。以敬瑭義誠爲前鋒。引兵入大梁。時有流言。鄴城亂兵。已據博州。帝將親招撫之。出次汜水。聞嗣源已據大梁。神色沮喪。歎曰。

吾事去矣。即命班師。從兵多逃亡。嗣源遣敬瑭収亡卒。帝已入洛城。分諸將守宮門。是夜。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內叛。攻興教門。帝帥近衛將士擊之。逐亂兵出門。俄而中流矢。李彥卿等十餘人力戰。殺賊無筭。帝退至絳霄殿廡下而殂。嗣源引兵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嗣源固辭。百官又上牋。請監國。乃許之。以待魏王繼岌。還。繼岌既發蜀。途聞內難。至長安而自殺。於是百官又上牋。請嗣源踐祚。嗣源曰。吾奉詔討賊。豈圖部曲叛散。乃欲入朝自

莊宗追尊父克用曰太祖武皇帝

李嗣源簒唐祚自立

明宗殂閔帝立

潞王從珂遂閔帝自立

潞王爲契丹所殺

叛臣石敬瑭簒唐祚

唐亡

訴。爲譖者李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雖然。皇子繼岌。今已薨。其奈太祖基業何。吾自小少事太祖。殆三十年矣。太祖視吾猶子。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是月。即位於洛陽。誅李紹榮。戮於都市。以石敬瑭爲陝州留後。以下賞罰各有差。七月。葬先帝。謚曰莊宗皇帝。改元天成。嗣源已即位。更名亶。本胡人也。小字邈佶烈。爲太祖克用養子。佐太祖及莊宗。大小三百餘戰。功最大。而與物不競。內無聲色。外無遊畋。在位八年。干戈罕用。謚曰

明宗皇帝。次子宋王從厚嗣。寬柔少斷。未數月。潞王從珂舉兵鳳翔。長驅至洛陽。從厚出奔衛州。尋遇弒。謚閔帝。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頗得衆心。至是。宰相馮道等帥百官迎立。改元清泰。先是。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素與潞王不相協。及潞王立。不自安。遂據晉陽。反。官軍赴討。敬瑭求援於契丹。大敗官軍。長驅入洛陽。潞王自焚而殂。在位未三年。契丹立敬瑭爲晉帝。後唐自莊宗。至是四世十四年而亡。

晋

敬瑭衛石錯之後見五代會要

龑讀曰儼漢主自所造字也取

飛龍在天

契丹國号遼

晋石敬瑭沙陀部人也父曰臬捩雞事李國昌入居陰山或云衛大夫石錯之後也敬瑭勇力善闘從後唐明宗屢立功明宗以女妻之及其謀反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曰事捷割地契丹大喜將騎五万入助連戰皆克敬瑭遂爲契丹所立稱帝於晋陽國號晋割河朔十六州與契丹契丹乃爲晋主敬瑭攻取洛陽殺唐主從珂晋主遂入而都爲廢後唐清泰三年建元曰天福元年先是閩王王延鈞呉王楊溥蜀王孟昶漢王劉龑各稱帝置

百官建元呉越王錢元瓘楚王馬希聲南平王高從誨夏王李彝超亦皆特立不敢入貢至是呉相徐知誥受呉禪稱帝自謂唐之後乃復姓李更名昪國號南唐契丹主阿保機巳卒子德光嗣國號遼是時晋所領僅四五道而遼徵求無厭晋主苦之魏州節度使范延光招聚兵士密遣使於遼修好欲以取洛陽會晋主謀徙都大梁侍中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巳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

魏州范延光反

杜重威大敗魏軍

官軍直至譬如疾雷不及掩耳也晋主以爲然二年夏車駕至大梁遂都爲或奏范延光反遣兵度河巳焚掠草市晋主遣杜重威張從賓等諸將發兵六万赴討魏前軍馮暉將歩騎二万既度河扼胡梁渡及黎陽口聲言曰遼大兵繼至從賓畏懼降魏遂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併其衆入洛陽殺皇子東都權留守重乂及留守判官李遐取内庫錢帛賞與部兵進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横櫛比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

翰指畫軍事神色自若不改常度未幾杜重威與馮暉大戰六明鎮魏兵多溺死馮暉大敗走還魏重威乗勝攻汜水關又大敗之俘斬殆盡從賓走渡河馬跌而溺死晋別將楊光遠引兵自滑州入博州降魏將張暉初晋主奪唐祚也朝官怨懟思亂晋主輙斥之至是魏遣間使密相結納以爲内應巳而事泄晋主怒誅夷其徒延光聞之失望及諸軍敗歸知事不成歸罪於首謀孫鋭族誅遣使奉表謝罪晋主弗許命光遠進軍攻魏州延光及

楊光遠圍魏州

馮暉等皆據廣晉城拒守。光遠攻圍一年。不能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使入城。諭延光曰。若以城降。不敢問前日罪。延光以城中食盡。乃將降。猶豫未決。

范延光降

晉主復遣使。諭官爵城邑無他。延光遂出降。晉主加之優禮。改爲天平節度使。賜鐵券。悉釋城中將吏罪。魏州平。

高祖殂 出帝立

八年六月。晉主殂。謚高祖皇帝。宰相馮道侍中景延廣等相議迎立帝之兄子齊王重貴。初高祖寢疾。欲立少子重睿。使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屢召知遠。及齊王立。遣使止知遠

入朝。知遠由是怨齊王。知遠與高祖有舊。同據晉陽舉事。時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万所攻。知遠力戰敗之。佐高祖成大業。功出於諸將右。景延廣忌之。初高祖事於遼甚謹。及齊王即位。不復稱臣子於遼。遼主大怒。延廣因其回圖使。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汝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子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隣交稱孫而足矣。翁若怒則來戰。孫有十万橫磨劍相待。晉昌節度使桑維翰老鍊有智略。深憂延廣失言。屢上疏。請遜辭謝

回圖使掌貿易事務者。梁時契丹始置之。回轉移也。圖規也。

北朝指遼

遼人入寇擊却之

遼。每爲延廣所沮。開運元年春。遼師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兵拒之河陽。遣李守貞等諸將。分道擊之。先是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恃魏州之功。驕悖陰與遼通。勸其入寇。至是遼師苦戰。死者過半。遂引去遼主怨光遠之言。光遠畏懼。遂以平盧降遼。二年春。遼復入寇至相州。張從恩馬全節等諸將。皆渡河退。晉主遣使。急召劉知遠。時知遠爲晉陽留守。擁兵不入援。乃曰。朝廷自有景侍中。僕復何與。晉主憂之。自帥諸將士。出與遼戰。知遠聞之曰。中國

景侍中指景延廣

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强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晉主必不終矣。未幾。成德節度使杜重威。大敗遼師於泰州。擒其酋長沒剌等十餘人。及兵數千人。遼主北走至虎北口。晉主追北至陽城。遼主旋軍反戰。晉主殆敗。重威從恩全節。及李守貞等力戰。會南風暴烈。卷沙。諸將乘以縱火。疾呼奮擊。遼師不得前。遂大敗。棄輜重北走。晉主縱輕騎又追北。俘斬万餘人。四月。晉主凱旋。以爲遼主再入寇輒敗。我無復北顧之憂。驕侈日甚。以戶部尚

遼復入寇大敗於陽城

遼復大舉入寇

杜重威尚平樂公主。故恃貴戚。公主高祖女也。

桑維翰忠悃

杜重威等諸將降遼

書馮玉為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其賞軍士頗薄。侍中桑維翰數諫晉主。玉巧佞沮維翰。三年夏。河朔大旱。承連歲寇亂之餘。士民困乏。所在盜起。維翰將入諫。復為玉所沮。維翰遂辭官。於是玉無所憚。迎合晉主意。日事遊宴。是冬遼主大舉入寇。衆號百万。杜重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以彰德節度使張彥澤為前鋒。塞滹沱河拒之。重威性貪殘。自恃貴戚。且怙陽城之勝。日與守貞等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諫重威守貞。弗聽。穀密馳使具狀大軍危殆之勢。晉主聞而大驚。重威亦馳使上表請益兵。詔悉發宿衛兵士及芻糧五十万救急。已而重威等諸軍皆為遼兵所圍。内外聲聞不相通。桑維翰以國家危殆逼旦夕。求見晉主言事。晉主方遊苑中。辭不見。維翰退歎曰。晉氏不血食矣。此時重威部將宋彥筠王清。突圍出戰。彥筠敗先退。清及士衆盡死。由是遼兵圍益急。重威與諸將謀。遣使遼牙營乞降。以求重賞。遼主紿曰。汝果降我。以汝為中國帝。重威悅。出

大梁陷賊殺桑維翰

出帝入遼晉亡

於望外。遂以諸軍降遼。主命為南寇鄉導。重威乃與守貞彥澤彥筠等帥所部。徑向邢相。遼主以大軍繼之。所至風靡瓦解。彥澤將二千騎。倍道先進。向大梁。夜渡白馬津。晉主始聞重威等降賊。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急召馮玉等計事。宿衛兵曩已北行。皆在重威軍。所餘僅數百。而羸弱不足用。玉等震懼。不知所出。時天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斫關而入。執桑維翰殺之。遷晉主於別宮。以兵守之。馮玉等賂國寶珍貨於彥澤。以降。已而遼主入大梁。晉主素衫出降。遼主曰。我本無入大梁之心。杜重威引我至此耳。先是侍中景延廣為衆所惡。出在河陽。遼主遣兵捕之。詰曰。致晉遼失歡。皆汝所為也。十万橫磨劍安在。延廣伏地請死。遼主囚延廣。押送本國。延廣知不免。途扼吭而死。四年春。晉主同子弟后妃北遷。馮玉等數人從之。遂入遼。後人是曰出帝。晉自高祖至是二世十二年而亡。遼主在大梁。縱胡騎四出剽掠。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等數百里。財帛殆盡。又差發使者數千人於諸

遼主北還

唐以大梁爲宣武軍今復之

漢

劉知遠廢開運復用天福其說宋歐陽修評論之見通鑑

州括士民錢穀車載北送於是中外怨憤所在盜起遼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三月時漸向暑且畏四方群起以大梁復爲宣武軍置節度使北還此時劉知遠已稱帝於晉陽國號漢

漢劉暠初名知遠沙陀部人也初居於太原佐晉高祖功最大歷任外鎭晩爲晉陽留守自言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也及其稱帝以漢爲國號廢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用晉高祖天福十二年晉出帝素與漢主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

統徒陽尊耳諸軍進止漢主實不得預聞因此私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富强冠諸鎭出帝與遼結怨漢主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遼師屢深入漢主無敢援之志及聞遼師入大梁漢主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或言於漢主曰遼主貪殘失人心宜舉兵進取漢主曰用兵有緩有急今遼主新取晉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已足必將北去况氷雪已消勢難久留吾待其去然後取之必可得矣已而所在群盜逐遼所置吏貪戍兵通款於晉陽漢主聞遼主北歸乃欲經略河南以史弘肇爲前驅引兵南下遣別將萬進北向以分遼兵勢先是遼主德光病南方熱還至殺胡林而卒兄子兀欲嗣五月漢主發太原引晉陜二鎭兵向洛陽人心皆恥受遼節度爭先歸漢六月自洛陽進入大梁遼主所任將吏官職一不變更杜重威已叛晉而爲遼所賣資糧不給兵多散亡乃北據鄴都遂謀作亂七月漢主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慕容彥超爲副以討

繁臺在大梁相傳戰國之時梁孝王營築奏樂之處

重威彥超欲急攻鄴都行周女重威子婦也以故行周逗撓不進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憂之十月漢主自將諸軍至鄴遣使招諭重威重威城守拒命彥超急攻城不克已而城中食竭重威出降初遼主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漢主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幽州將張璉帥兵入助重威至是殺璉等將校數十人赦重威改拜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衆惡重威不義而復得富貴每出入路人擲瓦礫詬重威明年春詔改元乾祐更名暠無

高祖殂

杜重威伏誅

幾殂。侍中蘓逢吉等。祕不發喪。矯詔執太傅杜重威及其三子。斧斬之。磔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須臾而肉盡。乃削骨去。蓋梁都士民深怨重威反覆賣國。所在被其毒。故及之。逢吉等乃發先主喪。謚曰高祖皇帝。帝百艱之餘。始取中國。而在位僅一年矣。殺幽州兵辜於繁臺。非仁也。誘降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其爲政如此。祚運之不延。亦宜哉。皇子周王承祐

隱帝立

即位。南唐。南漢。蜀。閩。楚。南平。呉越等諸國。復皆各

譖殺功臣

特立。不敢入貢。同平章事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勳舊名士也。俱戮力輔政。頗有聲績。而新主信任左右。譖殺三士。遂欲殺樞密使郭威。威先主佐命之功臣也。出鎮鄴都。聞密詔大驚。自引大兵至汴。抗疏自理。新主將兵拒之。不克。

隱帝遇弑

爲亂兵所弑。時乾祐三年十二月也。先是杜重威之黨李守貞。據河中反。郭威督諸軍討之。守貞自殺。太原尹劉崇。先主弟也。嫉郭威功有隙。至是欲起兵討郭威。威入與李太后議。遣使迎崇之子贇。

崇聞而大喜曰。吾兒爲帝。吾復何求。少尹李驤諫崇曰。郭威奸逆。不若速討。崇怒殺驤。會遼人入寇。

黄袍天子之服也即以黄旗代之

太后遣威擊之。威即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黄旗被威躰。擁威而還。威因上牋太后。請代漢祚。太后許

逆臣郭威篡漢祚

之。廢贇爲湘陰公。威爲監國。明年正月。太后下令

漢亡

傳璽符國寶於監國郭威。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

周

周郭威。太原人。順州刺史簡之子也。乾祐四年正月。奉漢太后李氏令。代漢。即皇帝位於大梁。改元廣順。自言周虢叔之後。號又作郭。以音相近也。則

楊史王三士皆漢家功臣

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贈楊邠。史肇弘。王章官。以禮歛葬。謚漢新主承祐曰隱帝。太原尹劉崇之子贇。已所廢居宋州。其父崇怨憤。召募兵士。據徐州。周主使人殺贇。崇未之知。稱帝於晉陽。

劉崇建國号北漢

以河朔十二州地爲己有。建國號北漢。已而聞贇死。大怒且泣曰。曩用李驤言。勒兵助贇。以即位。則無此憂。吾誤殺驤。禍及我子。悔何及。使次子承鈞將兵伐周。自晉州向隰州。連戰不利而還。北漢主

北漢入寇自是連歳不絶

遣使乞師於遼。以謀再舉。九月。北漢復入寇遼主

遼亂

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行遼主強之燕王述軋弒遼主兀欲自立遼大亂諸部奉兀欲弟述律攻殺述軋及其黨太寧王漚僧等數十人立述律爲帝述律年少好遊戲不親國政每夜酣宴達旦日中乃寢國人謂之睡王由是遼人無復助北漢之心十月北漢兵復敗於潞州而退楚王馬希聲之子希範希範之子希廣希廣之兄希萼相繼立然希廣希萼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希萼及得志縱酒荒淫其族希崇用事廢希萼自立未數月是冬南

南唐滅楚

楚地爲周有

唐主李璟遣其將邊鎬伐楚楚秕政荒亂之餘將士吏民皆有離心遂大敗希崇降南唐南唐主遷馬氏之族於金陵併其國楚自馬殷據湖南建國六世四十四年而亡二年春北漢復入寇互有勝負此時南唐將孫朗據故楚地朗州作亂邊鎬擊敗之已而故楚將劉言聚衆攻潭州與邊鎬戰數月鎬軍大敗引去言乃取湖南殆復楚故地遣使來請命三年春周主以言爲武平留後鎮朗州同平章事王逵爲武安節度使鎮潭州由是楚地遂

太祖殂 世宗立

爲周之有明年春周主寢疾召開封尹晉王榮入侍醫藥乃戒曰吾昔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斂葬要粗薄勿用金玉以遺後害矣遂殂謚太祖皇帝晉王榮即位本姓柴氏柴太后兄守禮之子也太祖無子養榮爲子性英武好讀書不嘗事遊戲珍玩初在藩鎮深自韜晦至是北漢主聞太祖殂大喜請師於遼顯德二年正月遼使其將楊衮帥万餘騎會於晉陽北漢主自將三万人向潞州敗昭義節度使

周主自擊北漢

馮道固諫

李筠斬其將穆令均筠嬰城拒守周主聞之欲自將兵赴戰群臣皆曰劉崇自平陽之敗以來勢蹙氣沮必不自來陛下新即位人心未定不宜輕動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太師馮道初事燕劉守光助其逆已而亡降於梁又降於唐降於晉降於漢降於周而身每爲宰輔反覆無常因循曲從以取榮遇五十年矣不知廉恥已甚矣至是始固諫止周主北征周主曰卿累朝元老未嘗聞献替今

高平之役

固爭之何也昔唐太宗定天下未甞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臣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周主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臣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周主不悦獨戸部侍郎王溥勸親征周主意乃决三月北漢乗勝進逼潞州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引兵自磁州出北漢軍後時周主已至懷州北漢主未之知引兵南過高平夜與周前鋒遇戰不利而却周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將中軍陳於巴公原以張左右兩甄旗鼓頗

嚴整而周後軍劉詞等未至衆心危懼周主志氣益鋭分諸將擊之自臨陣督戰北漢右軍楊袞策馬前望見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吾戰袞默然不悦會東北風方盛俄而轉南李義白云請速戰矣北漢主從之直學士王得中在側扣馬諫曰李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决老書生勿妄言吾當斬汝得中畏而退北漢主自麾東軍先進周右軍樊愛能何徽迎戰

周將樊愛能先遁

周將趙匡胤奮戰

未幾引兵而遁右軍乃潰周主見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死又謂宿衛大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乗高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决戰國家安危在此一擧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犯敵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周侍衛馬仁瑀躍馬大呼連射斃數十人士氣益振侍衛將馬全乂白周主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

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敵即進拔敵陣必矣北漢主知周主自臨陣使東軍將張元徽乗勢進兵元徽即進戰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驍將也漢兵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乗以奮戰北漢東軍遂大敗北漢主自揮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袞在西軍畏周兵强不敢救東軍且恨北漢主大言全軍而退北漢主尚有餘衆万餘人阻澗而陣周後軍劉詞聞兵已交引精兵三千馳至天方薄暮乗風縱火與諸軍倶進擊北漢兵又敗其將王延嗣

周主大敗北漢兵

北漢主北走還晉陽

死之劉詞等追北至高平是夕周主宿於野次遁將樊愛能何徽等聞大捷與士卒稍稍還至周主下令於諸軍休兵三日進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北走聞符彥卿屯遼州界轉路宵行百餘里誤入晉州乃微服從十餘騎僅得還晉陽周主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不決偶晝臥張永德侍側周主以詢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執節鉞望敵先遁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百万安得而用之周主擲枕於地大

斬遁將樊愛能等

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吏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於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明日賞趙匡胤馬仁瑀馬全乂等諸將校之功進官數十人四月周主以符彥卿

周主伐北漢圍晉陽

劉詞為前軍自帥大兵繼之以逼晉陽北漢所置長吏以城降者數州北漢主收散卒嬰城固守周主進圍晉陽踰月不克已而芻糧不繼士卒疲病周主遂班師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

周主還大梁

難請為之備周主命元福為殿北漢主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諸軍忽遽失亡軍須頗多五月周主還大梁以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周主嘗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羸弱士衆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奈何浚民膏血以養此無用有害之物乎乃下詔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壯士命殿前都虞侯趙匡胤選其尤者而騎步兵衆各命其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後唐莊宗時滅蜀以孟知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強藩割據中國日蹙

祥為西川節度使鎮蜀已而知祥反據成都稱帝尋殂子昶嗣周主嘗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敗北漢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乃欲先復蜀地會秦州之民有來獻策者周主大悅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為招討使自散關向秦州蜀主孟昶聞之分諸

周師伐蜀

將守要衝修繕城寨甲兵以備六月王景進拔秦州八寨與蜀將李廷珪等大戰於威武城東不利別將胡立為蜀所擒西南行營兵馬都監向訓以別隊直逼鳳州蜀主遣間使於北漢南唐謀俱出

兵制周皆許之遂爲蜀聲援王景已頓敗向訓饋運不繼俱上表請罷兵周主命殿前都指揮使趙匡胤往視敵狀匡胤還言秦鳳可取未幾王景等大敗蜀兵擒蜀將李進王巒王環趙崇溥及士卒三千人取秦鳳二州於是武階二州皆望風降九月蜀主致書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周主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懼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爲守禦之備

周取蜀四州

周既取蜀四州乘勝伐南唐十二月前軍李穀自正陽渡淮南唐主李璟遣劉彦貞劉仁贍等將水陸兵三万人守壽州李穀進戰敗其前軍於壽州城下劉彦貞以戰艦數百下淮向正陽將斷李穀軍後李穀憂懼退保正陽以俟後軍至周主聞之三年正月遣歸德節度使李重進亟赴正陽助穀等軍自帥大兵繼發大梁李穀奏曰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万一糧餉阻絶此危道也願陛下且駐蹕於潁上臣待李重進至與之戮力以破賊然後車駕臨淮南未晩矣周主覽奏不悦進軍向正陽唐將劉彦貞素驕貴無才略又不習

周師伐南唐

兵所歷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唐相魏岑等皆稱譽云治民如龔黄用兵如韓彭以故唐主寵任益固及周師至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大喜引兵直逼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以爲是行也鏖敵劉仁贍張全約固止之彦貞弗從李重進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彦貞大敗死之咸師朗就擒所殺重進斬首万餘級収軍資器械三十万彦貞已敗死劉仁贍張全約固守壽州別將皇甫暉姚鳳等保清流關已而

龔黄漢良相龔遂黄覇韓彭漢良將韓信彭越

周將李重進大敗唐兵斬其二將

周主至正陽罷李穀以李重進爲淮南道招討使徴山東八州兵數十万攻壽州晝夜不息守將仁贍全約等嬰城拒戰唐別將何延錫以万餘人維舟於塗山之下以拒周主命趙匡胤撃之匡胤設伏迎戰大敗唐兵斬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二月匡胤進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陣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渉水直逼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請許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

周師圍壽州

周將趙匡胤敗唐兵擒其二將

周諸將攻陷江北諸州

出匡胤擁馬頭突陣而馳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中腦暉目眩墜馬匡胤從兵生擒之唐兵敗潰副將姚鳳亦所擒唐主震懼遣使請和周主不荅再稱臣奉表献金銀繒錦牛酒數千以請修好周主責其使者却之遣別將韓令坤襲楊州取之擒守將馮延魯進拔泰州先是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周主命弘俶俱攻南唐弘俶出兵應命攻取鄂州進攻宣州守將姚彦洪帥兵民万人降三月周主進營於淝水之東造浮梁水寨以逼金陵金陵南唐國都也周主別遣何迢攻取光州郭令圖拔舒州降蘄州於是淮南半成周地乃欲盡得江北是時趙匡胤攻壽州未能下唐主遣李德明奉表請去帝號割江北六州地以罷兵德明詐稱盡献江北之地周主乃許和已而事覺唐主怒斬德明和議乃破四月周主與李重進等將兵自攻壽州使趙匡胤進屯六合會壽州大雨洪水攻具士卒多失亡糧運不繼周主乃旋師東至濠州唐皇弟齊王李景達將兵二万

周唐和議破

匡胤大敗唐將李景達

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屯守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此畏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知我兵少矣不如待其來而擊之居數日景達果出兵來擊匡胤奮戰大破之殺獲殆五千人餘衆尚万餘爭舟渡江溺死無算於是唐之精兵盡矣是戰也周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匡胤部兵莫敢不盡死五月周主還大梁留李重進等兵万餘人圍壽

周主還大梁

州諸將已拔江北諸州并兵攻壽州八月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救壽州周別將張永德逆擊之於下蔡連戰踰月遂大敗之四年春諸將未能下壽州周主復自將大兵赴助時城中食已盡唐將李景達作甬道自濠州餉遣重進擊破之唐又遣兵數万軍金紫山北以救壽州趙匡胤乘夜襲擊大敗之殺獲万餘人擒其將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沿淮走周主時軍於趙步與諸將南北兩岸追之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獲船艦糧仗數十万城

周主復出攻壽州

唐兵大敗

周主表唐將劉仁贍節烈
周主還大梁
唐復遣兵斷渦口在正陽東周主復自出攻江北

將劉仁贍固守殆一年未甞取敗及餉道斷援兵敗憂憤成疾副將張全約與衆俱城守食盡矢竭不食十餘日疲困不能戰周主遣使於城中招諭衆舁仁贍出降周主優待令仁贍復入城養疾明日卒周主表仁贍爲其主盡節詔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詔贈仁贍官太師四月周主還大梁大賞諸將功未幾唐復遣諸將以三万人斷渦口襲定遠武寧節度使武行德大敗僅以身遁江北復亂是冬周主自將兵赴討以李重進趙匡

唐主去帝号割江北献周
周主凱旋
周主伐遼遇疾而還
世宗殂

胤等爲前軍攻降濠泗二州五年春進取楚州周主乃欲渡江自攻金陵唐主大懼然恥去帝號請降欲傳位於太子群臣皆執不可唐主不得已從之盡献江北地於周去帝號及天子儀制奉周正朔盟歲貢無闕四月周主凱旋周主巳復西南地而北鄙未復六年春自將兵至滄州進取瀛莫易三州乃謀赴幽州伐遼會不豫置戍於瓦橋益津二關而還留李重進等兵三万人伐北漢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命領宿衛六月周主殂謚世宗

梁王宗訓立
韓通百戰功臣爲逆黨所殺噫
逆臣趙匡胤簒周祚
周亡

皇帝皇子梁王宗訓即位生七年矣匡胤自負大功權傾諸將乃始有簒奪之志明年春遼兵入寇少主遣匡胤擊之時李重進攻北漢匡胤以爲重進若在吾志不濟俄擁兵自陳橋還使人諭意於執政范質王溥等切齒曰使匡胤逞逆意吾輩之罪也悔何及侍衛指揮使韓通在座乃欲率衆禦匡胤馳自禁中歸匡胤黨王彦昇急追通通僅入私第未及閉門爲彦昇所殺匡胤遂廢少主奪周祚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十年而亡

周清外史卷之十五終

宋地理志圖

宋 姓趙 漢京兆尹趙廣漢之後

趙弘殷 — 太祖 — 弟 太宗 — 眞宗 — 仁宗 — 英宗（太宗曾孫） — 神宗

哲宗 — 弟 徽宗 — 欽宗（以上都汴京） — 弟 高宗 — 孝宗（太祖七世孫）

光宗 — 寧宗 — 理宗（太宗十世孫） — 度宗 — 恭宗 — 弟 端宗

弟 帝昺（以上都江南 号曰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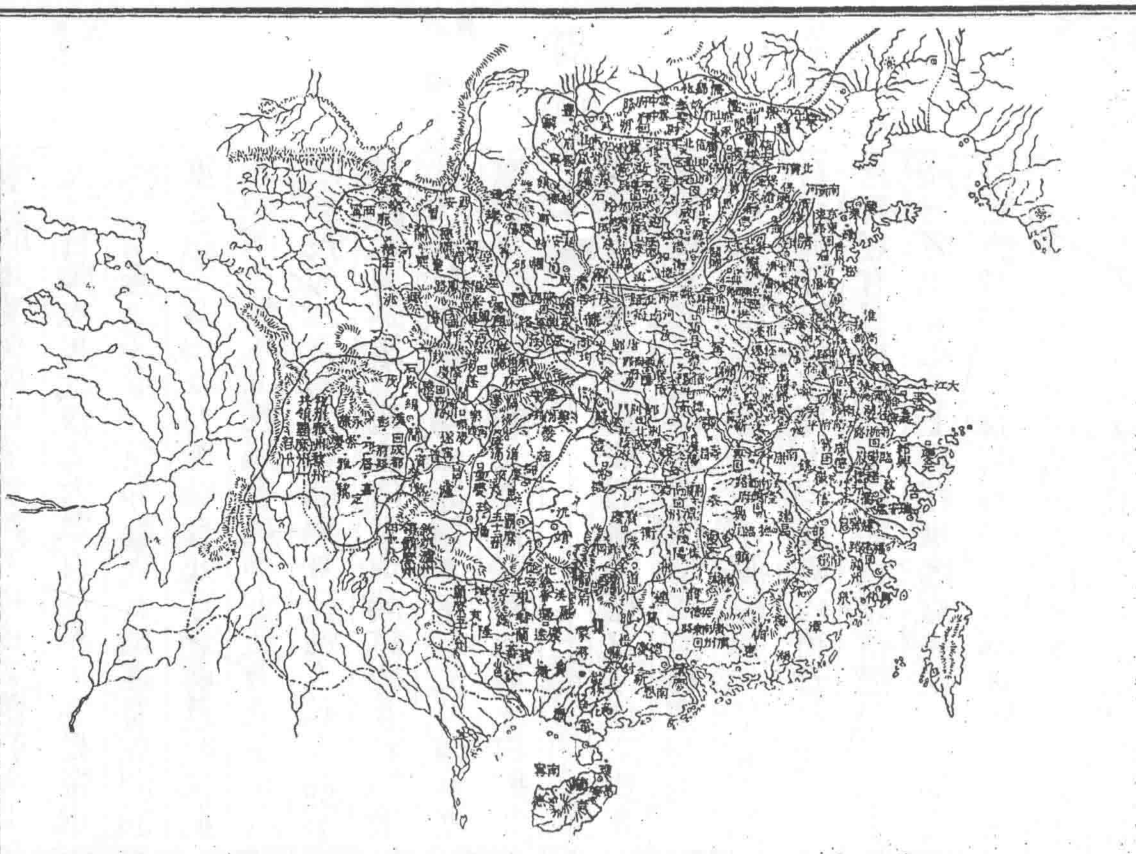
僣國

遼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

西遼 德宗 仁宗 承天后 直魯古

夏 景宗 英宗 秉宗 惠宗 崇宗 襄宗 神宗 献宗 帝睍

金 太祖 太宗 熈宗 帝亮 世宗 章宗 永濟 昇王珣 哀宗



周清外史 卷之十六 萬笈閣藏版

周清外史卷之十六

日本　馬杉繫文苞著
清　王治本桼園閱

趙氏正記

宋　遼　金

宋之先出於漢趙廣漢

宋姓趙。相傳漢京兆尹廣漢之後。後唐明宗時。涿郡人宿衛軍校趙弘殷生匡胤於洛陽甲馬營。匡胤生而有異。呼曰香孩兒。為人英敏。事後周世宗。掌軍政。數從征伐立功。以宋州節度使入為殿前都點檢。領宿衛兵。及世宗殂。幼少主宗訓及宰相范質等。逼行禪代禮。顯德七年正月。即皇帝位於汴京。遂都焉。國號宋。改元建隆。貶周少主宗訓為鄭王。此時南唐南漢北漢蜀吳越南平諸國。仍稱帝王。上欲征之。昭義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皆周宿將也。聞上即位。忿怒不已。是夏舉兵相應。圖以討上復周室。上遣石守信等諸將伐筠。筠請援於北漢。北漢主劉崇已殂。子承鈞嗣。乃將兵赴救。筠迎謁。因言僕受周祖恩。豈不愛死以酬

五代以來始見二忠臣

周家耶。北漢與周世讐。承鈞不悅。筠言遂引去。上聞之。自帥大兵赴伐。筠大敗。自焚死。重進畏懼求救於南唐。上又遣石守信等擊之。自繼進廣陵。即陷

李筠李重進死節

重進謂左右曰。我力盡。唯有死耳。豈與篡賊俱戴天哉。亦自焚死。上既滅李筠李重進。乃欲息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初上在節鎮日。薊州人趙普為掌書記。數與謀議。上甚倚信。至是問謀於普。普曰。唐季以來。帝祚數遷易。由節鎮太重之故耳。漸奪其權。制錢穀。收精兵。則天下自安。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朕已悟矣。由是漸削節鎮權力。又代之以文臣。務要其脆弱。

趙普謀節鎮削弱

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周宿將也。上欲令之典禁兵。趙普數諫不聽。乾德元年春。下詔召彥卿。普固執不可。上曰。朕所以待彥卿者厚矣。彥卿豈有負於朕耶。普曰。周世宗待陛下已厚矣。陛下何以負之乎。上默然。事遂寢。

趙普諭判

先是上引周舊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列朝。奏三相不自安。二年正月。遂俱辭去。於是以趙普為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一日上自計取太原。而意不決。乃微服

趙普為相

太原北漢主所據

至趙普家時大雪向夜普惶遽迎上普妻炙肉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深寒甚陛下何以叩臣戶上曰吾睡不能著顧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耶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朕欲取太原如何普默然良久曰此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今若取之邊患獨歸我不知先削平諸國然後下之則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且試卿耳先是上以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

趙普論太原

師兵伐南平南平王高繼冲自其五世祖高季興據江陵稱王已五十餘年矣勢漸蹙及延釗奄至舉城出降延釗引兵進至湖南擒守將周保權於是荊南湖南平保權周宿將潭朗節度使行逢之子也時鳳州團練使張暉牒察蜀虛實險易以聞上大悅是冬以王全斌爲西川都部署督劉光義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諸將步騎六万伐蜀三年正月王全斌進至劍門大破蜀兵擒其將昭遠趙崇韜斬首万餘級劉光義曹彬亦已分道攻峽中

南平亡

湖南洞庭湖之南

伐蜀

大克之降其將陳愈蜀主孟昶大懼召募壯士五千人使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副馳向劍門見我兵整嚴皆潰蜀主益懼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者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泣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矣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乘勝進次魏城蜀主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成都光義等諸將亦引兵來會蜀乃平自孟知祥建國稱帝至是二世四十

蜀亡

二年而亡初諸將發京師至受降凡六十六日上遣中使賞其功速後封蜀孟昶秦國公上嘗使諜者謂北漢主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君無所間矣君何爲附甲兵若欲得中國宜速來決勝敗北漢主亦遣諜者報曰我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吾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承鈞世不加兵於北漢開寶元年秋承鈞殂養子繼恩嗣其臣郭無爲弒之立同母弟繼元上聞之遣昭義節度

伐北漢

使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北漢主劉繼元乞救於遼。遼主耶律述律遣其將撻烈將三万騎救北漢。繼勳乃引還。二年春。上謀再伐北漢。或曰。欲速則不成矣。上弗從。復遣李繼勳將兵先進。上自帥趙贊

太祖自围太原不克

曹彬等諸將繼之。築長圍攻太原。遼復遣兵救北漢。上攻太原城。自春至夏不能下。軍中疾疫兵多死亡。遂班師。此時南漢主劉鋹舉兵屢入寇略湖

伐南漢

南地。方鎮諸將出兵擊之。互有勝負。詔以潘美為桂州都部署。督諸軍赴討。累戰踰年。南漢兵大敗。

棄所侵湖南地。悉走廣州。潘美聲言頃流直攻廣州。廣州久不受兵。民不習戰。南漢主亦恃承平。不以為憂。語左右曰。湖南本非吾有。今北師取之。其意乃足矣。吾知不復南也。獨宿將李承渥不聽。將十餘万人出陣於蓮花峰下。以備。已而潘美等諸軍赴擊。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兵十餘人。皆執長矛。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素知之。乃集

潘美敗南漢兵

勁弩亂射。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南漢主窮迫。不知所為。近臣郭崇岳等帥兵六万。浚廣州東濠。屯馬逕以禦。四年二月。潘美攻克英雄二州。降其將潘崇徹。進軍馬逕東。馬逕距廣城僅十里。南漢主畏懼。欲出降。郭崇岳止之。益為扞禦之備。使別將植廷曉領前軍據水而陣。自為之後繼。美遣兵濟水擊之。廷曉力戰死於陣。崇岳走還馬逕。美乘夜遣兵縱火。以焚其柵。南漢兵大敗。崇岳死之。美進取馬逕。南漢主劉鋹出降。美囚鋹及其宗室官屬。悉送京師。南漢自劉隱自立稱帝。至是五世。五十三

南漢亡

年而亡。上以潘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釋劉鋹罪。封恩赦侯。一日上幸講武池。召鋹。時從官未集。鋹先至。上把巵酒賜鋹。鋹疑酒中有毒。辭而不飲。上笑曰。朕推赤心以賜卿。安有殺人。即取鋹酒自飲。鋹大慙謝。六年春。故周主郭宗訓殂於房州。謚曰周恭帝。是夏趙普罷。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已任。佐上征服四方。而獨在相位已十年矣。大理寺判官雷德驤嘗疾普擅增減刑名。直詣講武殿奏曰。

周恭帝殂
趙普罷相

趙普恃權強買人第宅。聚歛財賄。上叱曰。鼎鐺尚

煜音育

伐南唐

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手引柱斧擊折其二齒下詔貶熙德驤之子有鄰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結屬諸普專恣至是上始疑普普不自安遂出爲河陽節度使居正代爲相上用普進言封皇弟光義爲晋王班宰相上以光義弟廷美爲侍中皇子德昭爲同平章事以此居正徒備相員耳普既至河陽上書勸伐江南上亦已議之而悍師無名獲普策大悅七年春遣使諭南唐主入朝此時南唐主李璟巳殂子從嘉嗣更名煜自金陵

遷居南昌輒欲奉命入朝其臣陳喬張洎諫止之南唐主李煜遂稱疾不朝是秋上命曹彬潘美曹翰爲先鋒將兵十万赴伐先是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上每恨之乃戒彬等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勿煩急擊以要切宜廣威信使敵自歸順也又授劍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以此劍斬之於是諸將皆失色是冬諸軍進渡江吳越王錢弘俶亦奉命將兵五万向常州以伐南唐八年自春至秋諸軍進戰皆克南唐主危廹遣學士

南唐亡

袱音伏以黃絹包纏者

徐鉉詣京師請緩師以全一邦之命上弗許鉉入見上論辯請求不已上按劍怒曰何須汝多言吾知江南無罪然但要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去是冬江南將朱令贇自湖口進衆號十五万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以絶我後道曹彬遣別將王明劉遇等擊之令贇縱火力戰會北風甚火反焚令贇軍兵衆潰亂明遇乘機水陸合擊遂擒令贇時南昌既陷南唐主走保金陵聞令贇軍敗衆心沮喪勢亦愈蹙曹彬攻之

日急金陵乃陷南唐主李煜率臣僚詣彬軍門請罪彬分兵護送京師更下令諸軍嚴禁抄掠殺戮以此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其旋師唯齎圖籍耳又請上賑恤江南士民罹鋒鏑者人皆服彬仁厚九年正月南唐李煜至京師上釋其罪封違命侯南唐自徐知誥復姓李称帝至是三世三十九年而亡二月吳越王錢弘俶入朝賀大捷上引見優待賞賚甚厚臨其歸國賜以一黃袱封緘甚固戒弘俶曰途中宜密觀弘俶歸浙東啓視之則群臣乞

拘弘俶之章疏也弘俶畏懼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吾豈敢寧居乎其敬畏如斯是春上如洛陽欲留而都焉郡臣皆諫上又欲西遷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晉王光義固請還汴京上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既削平四方

天下歸一而北漢未下

天下歸一而獨北漢未下八月上命潘美等五將帥兵伐之別遣郭進等諸將攻河東諸州諸軍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下北漢主劉繼元

告急於遼遼主耶律賢遣兵救之時上寢疾謂近臣曰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十月上崩謚太祖皇帝帝性孝友節儉

太祖崩

不事矯飾不喜殺戮勝敵必赦俘虜死取城必賞將士功以此削平諸國戡定天祐以降七十年間

梁晉周皆過其主受禪

之禍亂其始建國與梁晉周所為亦不甚異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族皆傾從遂開子孫十八世之業亦甚異於梁晉周所為此無他名教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漸洽於民也太弟晉王光義奉遺

太宗即位炅音炯

制即皇帝位於汴京更名炅改元曰太平興國以太祖二子德昭德芳為親王弟齊王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友愛之意三年夏吳越王錢弘俶入朝已而乞歸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弘俶遂決策上表悉獻兩浙之地上嘉納更封弘俶淮海國王子弟僚佐授官有差吳越自梁太祖時自立稱王至

吳越平

是七世凡七十四年乃平先是潘美等諸將攻太原遇先帝大喪班師四年春上更議伐太原同平

章事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樞密使曹彬力贊之上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督諸軍令攻太原又別以郭進為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路

太原屬河東

遼主聞之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上曰河東逆命已久矣我出師以問其罪耳使者歸告遼主遼主即遣耶律沙及敵烈等帥兵復救北漢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郭進急擊之遼兵大敗敵烈等驍將皆死會耶律斜軫帥後軍至進退屯石嶺其將

太宗自臨陣攻太原

潘美敗北漢

田欽祚恣爲姦，數加凌侮，進不能禁之，遂縊而死。上聞而悼惜，詔追贈郭進官爵，命別將牛思進代守石嶺，於是遼兵不得進。此時上既發汴京，自臨陳督諸軍。四月，潘美等大敗北漢兵，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北漢外援不至，餉道既絕，城中大懼。上自督戰益急，城中危迫，將士降亡甚多。上慮害城中良民，麾兵少却，遣使諭降北漢主劉繼元再三，繼元遂出降。詔封繼元彭城郡公，毀太原城，悉焚其廬舍，使人莫復據於此。北漢自周廣

北漢亡

太祖胤盡

太祖傳位於弟光義，光義亦欲

順元年劉崇自立稱帝，至是四世，二十九年而亡。上乘勝進攻幽薊二州。二州屬遼所部，遼主出師拒之，我衆大敗，上乃班師。自是與遼好絕。初征幽州，諸軍夜驚，忽失上所在，因有謀立太祖長子德昭者。上聞不悅。及還，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晚也。德昭畏怖，退而自刎。後二年，弟岐王德芳亦薨。於是太祖之胤皆盡。秦王廷美始不自安。上以傳國意問於趙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以此廷

傳位於弟廷美，趙普諫止，遂及之。

趙普再爲相

趙普退老

關北，瓦橋岐溝二關之北，皆謂關北，其南稱關南，李唐以來通語也。

美益怏怏。時宰相盧多遜專政，內外皆依已。上患之，復以趙普爲相，諷多遜引退。多遜貪位不能決，遂密通秦王廷美以圖上。聞而大怒，命下御史獄，拷治得實。上益怒曰：廷美、多遜詛咒，顧望大逆不道。詔流多遜於崖州，貶廷美涪陵公，尋遷房州。八年冬，宰相趙普以年老罷，上賜宴作詩以慰普餘生。宋琪、李昉代爲相。上既與遼絕，遼主憤怨，出兵屢寇邊。上欲大舉伐之，議未決。雄州知政賀懷浦將兵久屯關北，好議邊事。雍熙三年春，得幽燕地

太舉伐遼

圖以獻，且言遼主賢已殂，其子隆緒嗣立，年尚少，母后蕭氏專政，寵倖用事，我兵乘間伐之，取幽薊易易而已。上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都部署，崔彥進爲副；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爲副，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三州都部署，楊業爲副，出雁門，以伐遼。上欲自將後軍繼之，給事中李至上疏言親征不可，上乃止。夏州李繼捧本姓拓跋，前唐之時，自其祖賜姓李，子孫相襲，領夏銀綏宥靜五州。及上之時，繼捧

夏州李繼捧賜姓趙

入朝獻其四州上優詔賜姓名曰趙保忠更授舊五州節度使其弟繼遷憤怨降遼數入寇邊至是曹彬先鋒李繼隆破遼兵及繼遷於涿州繼遷走入遼此時米信田重進等諸將連戰皆克彬乃謀合勢進取幽州五月遼將耶律休哥以精騎二万來擊遼主隆緒及母后蕭氏將大兵繼之彬與別將米信引兵少却休哥追躡大戰於岐溝關彬信

諸軍大敗

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擊溺者無算彬信南趨易州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

復至士衆驚潰死者過半休哥請乘勝略河東地蕭后不許引兵還燕京上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退屯定州潘美戍代州遼別將耶律斜軫帥衆十万至定安蔚州守將賀令圖逆戰敗績死者數万人斜軫進陷蔚州潘美聞之赴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別將楊業王銑賀懷浦等進戰於石碣谷又大敗懷浦死之業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馬亦重傷不能進遼將耶律奚底射殪業擒其子延玉於是雲應寰朔四

楊業戰死贈大尉

貶敗將官

州守將皆棄城走斜軫復進悉取其地上聞之慟惜詔贈業太尉貶美彬信彥進等諸將官深悔信懷浦言伐遼自是後遼屢入寇連歲不絕每以叛將李繼遷爲先導上命其兄趙保忠圖繼遷繼遷

李繼遷賜姓趙

繼遷再叛復姓李是爲西夏皇帝祖

遂歸順上乃賜姓名趙保吉已而復叛保忠逡巡不討遂俱叛復姓李初趙普相之日四方削定唯不欲伐太原普罷之後寇亂果起時人稱普謂長於吏道普素寡學術太祖嘗勸普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廷有大議輙闔戶自取一書閱之及

卒家人視其書則論語也普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其餘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爲相亦皆一時名士也然不有謀議制外寇永遺宋家禍難上在位二十二年矣改元五大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諡曰太宗皇帝太子恒即位改

太宗崩真宗立

元咸平遼屢入寇連陷河朔數州高陽關守將唐保裔爲遼兵所圍死之上驚懼二年秋自將大兵

真宗北征至大名府府在定州

出禦外寇是冬進至大名府遼人引去明年春上

夏州李保吉敗死子德明嗣

班師。夏州李保吉復入冦。五年春。攻陷靈州。六谷酋長潘羅支。與官軍戮力擊之。不克。六年冬。保吉陷西凉。勢益張。大羅支僞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俄以部兵攻保吉。保吉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告哀於遼。遼主贈保吉官。尋封德明爲西平王。靈州鎮軍曹瑋表請曰。保吉已死。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復制也。願假臣精兵數万。出其不意。擒德明必矣。乃復西夏地。此其時也。是時趙保忠既内附。上欲招降德明。不許瑋所請。然德明

遼大舉入冦

遂不降。舉兵攻潘羅支。以復父仇。景德元年冬。遼主大舉入冦。諸將拒戰。皆敗。遼將蕭撻覽。乘勢南進。衆號二十万。中外震懼。先是。叛將王繼忠在遼軍。屢言和交之利。遼主以爲然。遣使齎繼忠書來議和。上欲許之。遣曹利用詣遼軍。時遼將撻覽引衆抵澶州。參政陳堯叟。蜀州人也。請幸蜀以避虜鋒。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冦準。對曰。彼既議和。又来爲冦。其意不測。不如幸澶州以禦之。準又奏曰。臣欲斬議南幸者。釁鼓然後北

冦準定親征議

伐耳。於是堯叟欽若等皆懼。遂定親征之議。上即發汴京。進至衛州。前軍李繼隆。與遼兵大戰於澶州。伏弩手少却。撻覽不之察。自督戰追繼隆。中弩死。餘衆慄進。亦多中弩。遂大挫衂。冦準及侍衛將高瓊等。勸上渡河直入澶州。準等先登澶州北城。張天子旗幟。諸軍望見皆踴躍。呼万歳。聲震澶淵。遼兵奪氣。悉引去。於是以軍事委冦準。留守北城。上乃還京師。曹利用。已在遼軍議和。遼本欲得関南數州地。利用不聽。乃欲得歳賂百万。利用又不

李繼隆大敗遼軍殺其將蕭撻覽

與遼好和稱兄弟約

聽。遂以歳賂絹二十万。銀十万定和議。宋爲兄称南朝。遼爲弟稱北朝。交取券辭兵。王欽若不悦。二年夏。累表辭參政。改拜資政殿學士。嘗譖上曰。陛下敬冦準已甚。爲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國尚所恥也。又嘗曰。澶州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上由是寖踈準。三年春。遂罷準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更以王旦爲相。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上既納欽若言。罷冦準。乃問曰。何以拭北朝盟約之恥。欽若知上厭用兵。詐對曰。攻取幽薊。乃可。

孤注盡財賭博也

拭音職揩清也

祭九天司命

上令思其次欽若曰封禪泰山鎭服四海乃可由
是數祭泰山起天慶觀祀聖祖聖祖趙氏上祖也
更追號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召方士禱壽福太
平已而有天書降於承天門欽若堯叟等首稱其
祥瑞上亦大悅詔改元曰大中祥符時無外寇之
患大營祭宮殿日以祭鬼神爲事首相王旦久在

馮道五代姦相

位因循曲從不能以正道輔上時人比之馮道云

眞宗崩
仁宗立

上在位二十六年矣謚曰眞宗皇帝太子禎即位
年十三劉太后稱制改元天聖宰相丁謂用事竄

寇準爲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奏其專横貶謂崖州
司戶時人快之先是夏州李德明歸順封爲夏王

夏州李德明卒子元昊稱帝國号夏

明道元年冬德明卒子元昊嗣初元昊數諫德明
勿臣於宋德明不可及卒元昊自謂衣皮毛事畜
牧蕃人所便英雄唯當圖霸耳何屈膝仰中國錦
綺之風因避父諱廢年號明道建元曰顯道國號
夏據西夏十五州地自立稱帝二年春劉太后崩
稱制十一年矣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至是上始
親政適元昊擧兵將攻延州西邊騷然朝廷多事

宰相張士遜恆太平更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
政府豈養病之坊耶士遜慙懼辭職呂夷簡復爲
相用韓琦范仲淹爲邊帥遼人聞西邊事起遣使
來求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諭難往返數四力
拒其割地遂增歲賂銀絹各十万定和議西夏李
元昊既僭立然韓琦范仲淹等部署河西關中兵
守要衝元昊不得大逞慶曆二年春因仲淹請和
仲淹遺書戒勅元昊令去帝號韓琦聞之曰無約
而請和者詐謀也命諸軍益戒嚴自巡視邊備行

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琦令諸將擊之元昊

韓琦與李元昊戰敗績

自將精兵十万繼至大戰於六盤山下官軍敗績
副總管任福涇原都監桑懌西路巡檢劉肅及先
鋒武英王珪等皆力戰死之唯先鋒朱觀部兵千
餘據險亂射殺傷万餘人元昊収餘衆引去琦上
書自劾指麾失宜待罪詔削其官徙知秦州元昊
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怒焚之朝議咎其專恣
貶爲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已而琦仲淹表請合
鄜慶渭三州兵及隴右諸羌部衆復所亡之地大

韓琦范仲淹大城於涇原

子囊楚令尹郢楚都也吳役楚時子囊勸楚子城郢遂不能守

咸平二年真宗北征至大名府明年還京師

築城寨於涇原涇原夏州要衝也自此寇盜稍少三年夏遼人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謀城洛陽宰相呂夷簡曰此楚子囊城郢之計也一旦使虜得渡河雖高城深地何可恃我聞北虜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制也宜建都大名示車駕親征之意方足以挫虜勢上制可詔以大名改為北京大城於真宗嘗駐蹕之地以王德用為定州三路都部署時德用在定州拜命益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卒勇悍皆可用遼主聞之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適足以服外虜也明日大閱於郊旗鼓整嚴士卒鍊熟來覘者視之慴服歸告遼主遼主知其有備遂罷南侵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改元九天聖明道間劉太后垂簾之政也而內外嚴肅景祐以來政由上出寶元康定慶曆際西鄙多事然君子在朝勇將守鎮至皇和至和嘉祐承平無事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杜衍司馬光蘇洵等一時名士屢諫疏言國家愛育之要以此朝廷恭儉之德洽於天下自即位至

仁宗崩英宗立

兩宮上及太后

英宗崩神宗立

呂誨彈王安石

外遐終始如一謚曰仁宗皇帝先是太宗曾孫宗實立為皇子更名曙至是入繼位改元治平曹太后同聽政上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遂共為讒間於是兩宮頗生隙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調護之責宦官任守忠交間兩宮之罪放蘄州由是中外慴服然上素多病不能視朝立長子潁王頊為太子在位僅四年而崩謚英宗皇帝太子頊即位初英宗時議崇奉生父濮王之禮韓琦歐陽修欲稱皇考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以為不可修乃罷范鎮等五人會英宗疾病議亦遂不決然言者往往詆修不已修遂罷韓琦亦尋罷知江寧府王安石以言必稱堯舜入對為翰林學士未幾進參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熙寧二年夏呂誨司馬光入對途相問今日所謂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新參指王安石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可見

其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光恩之未得誨所說君實光之字也是日呂誨入對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內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文言而飾非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安石也疏入已而誨

王安石斥呂誨呂公弼

上表辭官安石亦表請去就上遂出誨知鄧州誨已所斥安石益橫呂公弼與安石不協安石疾其不附已乃欲斥之公弼弟公著言於上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上善其言而不能用公弼公著皆夷簡之子也安石爲人奇僻連創新法以收利權多與呂惠卿謀時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以嘲弄之蘓軾蘓轍劉琦范純仁趙抃孫覺程顥呂公著范鎮宋敏求蘓頌李大臨唐介呂陶張繪孔文仲

安石爲相

等皆以議新法罷官宰相富弼曾公亮亦前後相繼罷安石代爲相惠卿以下附黨安石者皆至顯要然州縣囂然困新令士亦多言其非七年春詔免安石以韓絳代之時遼主聞士民愁苦之狀乃欲覘中國動靜以邊民爭地界爲名遣使來議之詔遣太常少卿劉忱就代州境上論難踰年不決韓絳弟縝代忱爭辯久之不決召安石再爲相議疆事安石曰遂欲取之必先與之於是議始決以分水嶺爲界遣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

安石割河東地七百里與遼

西失地七百里異日興兵之端蓋啓於此時人言安石非害當世而已亦遺百年之患初安石立互市法中外不爲便交趾人屢表疏訴之不得達是冬大舉入寇三道北進連陷欽廉二州殺戍兵八千人九年春圍邕州守將蘓緘悉衆拒戰久之外援不至城遂陷緘自焚死交人盡屠其兵五万八千人乃作露布表旌言中國設青苗助役之法又制內外互市之法以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聞之大怒以郭逵趙卨爲招討使將兵赴討

交趾入寇

雱音芳
王安石罷相自悔新法非

是冬安石之子雱死悲傷不自堪遂辭職深悔爲呂惠卿所誤先是參政吳充數言新法不便於上前及安石罷詔以充爲相西京留守司馬光等上疏首請罷青苗助役保甲互市等諸新法以除煩苛誅求充不能用是時南征諸軍進次長沙招討使郭逵分諸將先向邕廉二州而自將大兵西至富良江交人以戰艦逆戰官軍不能前副使趙卨分遣部兵伐木治攻具彈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交趾王子洪眞交人震懼皆

郭逵趙卨破交趾兵

降富良江距交距國都不甚遠然官兵八万人自春至秋冒暑入瘴地至是死者過半以此郭逵不敢渡江得廣西數州而還知慶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乃諜報言夏將李清本秦人說夏主秉常以河南來歸秉常母梁氏惡之遂誅清幽秉常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上然之元豐四年秋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伐夏孫固呂公著等陳其不可諫止之上弗聽命隴右渭北諸將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酋長董氊引兵會師都虞侯林

伐夏不克

廣先進敗夏將乞弟於納江拔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西遁廣帥兵深入追乞弟無日不雨雪兵士疾病死亡頗多竟不獲乞弟而還督將李憲帥熙秦二州及吐蕃兵三万進復古蘭州別將种諤高遵裕劉昌祚等亦各帥兵數万行敗夏兵時夏衆號三十万分道出拒遵裕昌祚合兵次磨移隘夏兵十餘万來擊昌祚扼險逆戰大破之遂薄靈州殆拔城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引兵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黃河

以灌營士卒凍溺遂潰夏人追擊遵裕盡失士卒僅以身免昌祚亦退還涇原种諤等諸將戰不利遇大雪食乏遂皆引還督將李憲次於葫蘆河亦遇大雪而退是役也自秋至冬兵士戰沒凍死殆八万人而諸將皆無所獲上聞之曰朕以孫固呂公著言爲迂今悔無及矣八年正月上崩在位十八年矣謚神宗皇帝帝即位之初勤儉勵精將大有爲也一旦爲王安石所誤其罷去後用事者亦多安石之黨也竟爲天下憂嘗憤北虜倔强慨然

神宗崩

哲宗立

司馬光爲相

司馬光卒、詔贈温公

有恢復幽燕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遂圖北伐靈州之敗始知用兵之難乃息念征伐太子煦即位明年改元元祐是春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皆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蘓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廷上官均等亦連章論確罪時上尚幼高太后同聽政不忍悉斥之先出確知陳州惇縝璪但罷政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執政光會羅疾而青苗助役保甲互市之法未廢乃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與右僕射呂公著書託除四害未幾王安石所創新法悉罷安石免歸在金陵聞新法罷悵然曰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公亮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光爲相八月而卒高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詔贈太師温國公華夷士民聞光卒咸哀惜蘓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礼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卒日百官方有慶礼事畢欲往弔頤不

程蘓分派立黨

散地、散位、謂閑散也

一番人指章惇言姦譎尤甚也

女中堯舜

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其門人互分黨相詆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稱洛黨以程頤爲首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蘓軾爲首呂陶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王安石之遺黨皆斥在散地銜怨入骨陰伺間隙呂公著代司馬光執政呂大防范純仁爲左右僕射遂罷頤軾分處安石黨於僻遠京師乃靜寧純仁沖淹之子也八年秋高太后寢疾謂大防純仁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請公等思量之尋崩太后聽政九年抑絶戚族私恩進用故老名臣悉廢新法苛政力復故事舊規以至公御天下邉寨但嚴守備夏人數侵掠不敢討之邉將嘗擒西蕃盜帥鬼章以獻太后釋而不誅以招其部屬於是宇内綏定當世名士畢集於朝廷君子之盛以慶曆元祐並稱爲時人稱爲女中堯舜明年春改元紹聖上始親政中

哲宗崩
徽宗立

外洶洶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言時務上弗納召章惇再爲相追貶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孫固等已死者貶竄呂大防范純仁等數十人章惇安惇蔡卞蔡京等用事元祐之政壞矣天下怨疾作二蔡二惇之謠以非謗元符三年正月上崩謚哲宗皇帝無嗣中外危懼章惇等迎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佶佶乃即位復進用范純仁等二十餘人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是秋葬哲宗章惇坐不恭罷相尋遠竄已而安惇蔡卞蔡京相繼免上即位之冬改元曰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宰相曾布罷蔡京復入爲相蔡卞執政再籍元祐黨人立姦黨碑

金起

北虜居遼東黒水者曰女真部肅愼遺種也部落有七十二兵衆强悍舊屬高麗而久不相通及遼人都燕京與之相交通崇寧之初遼將蕭海里亡入女真部遼主遣兵討之不克女真部酋完顏盈歌擧兵殺海里献首於遼遼主耶律天祚刑賞僭亂荒於禽色盈歌兄子阿骨打沈毅有大志嘗困遼人誅求乃說

完顏姓盈歌名

金祖完顏阿骨打起兵

盈歌曰彼貪婪無厭功勳無賞而其兵易與何區區頓於一方耶遂勸之反大募兵衆高麗王聞之遣使通欵已而盈歌死阿骨打爲酋長先是西羌煽結謀亂宰相蔡京患之以王厚童貫爲督將合洮西兵十万赴討官軍連戰皆克政和元年春童貫旣討平西羌自謂遼亦可圖上乃以貫爲朝使往覘形勢

復燕議起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也内行汚亂遼人斥之童貫至燕京植潛見貫語取燕之策貫大悅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献策曰女真恨遼人至骨而遼主荒淫無道朝廷若自海路遣使結好女真與之相約夾攻燕其國可圖也議者以爲不可植曰今中國無事而遼已亂此以治伐亂也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乃大事濟方在是時万一女真逞志不足以爲憂矣上嘉納賜植姓趙氏拜祕書丞圖燕之議遂決當是時女真旣擧兵攻陷遼東數州遼遣兵討之不克再發遼西諸軍四路並進而涞流河一路深入大敗於是三路皆退女真悉略遼東界步騎號三十万勢頗猖獗

完顏阿骨打大敗遼師

阿骨打称帝國号金

漢人宋史所載指高麗人數高麗王姓高藥師或其族

遼主自將大兵擊之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五十四州遂西渡遼水陷遼西數州建國號金酋長完顏阿骨打稱帝於淶流河上更名旻自其起兵至是五年矣宣和元年春漢人高藥師者泛海至登州具言女真建國連破遼師之状登州刺史王師中以聞上詔蔡京童貫共議貫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泛海如金約共攻遼金主亦遣使來議取燕之策蔡京遣趙良嗣往金約曰金取遼京本朝取燕京歳幣如與遼之數且約両軍所向自

遣使於金約共伐遼

是使者數相來往會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盗起諸將赴討踰三年而始平定北征乃起宣和四年春金人既克遼京引兵至松亭關待我兵至遼主喪懼奔雲中遂入夾山留燕王耶律淳守燕京以蕭幹為都統先是宰相蔡京專政上漸厭之遂下詔罷京至是詔太尉童貫及京之子參政蔡攸帥兵五十万北伐遼至高陽關東西分道進遼將蕭幹以鐵騎逆戰我師敗績會燕京守將耶律淳病死幹退軍盧溝河貫攸復進逼幹軍遼將郭藥

大舉伐遼

諸軍不利

師以所部來降貫使藥師間道襲燕幹引兵還救途為藥師所敗死之燕將李處温以大兵擊藥師藥師大敗僅以身遁處温乘勝渡盧溝我兵不能支遂大潰處温悉鋭追擊我兵死者無算貫攸懼無功獲罪遣使金軍請取燕京金主即三道進兵入居庸關燕人迎降遼諸將在燕者亦皆詣金軍門而降五年春金主遣使來言曰用我兵力下燕京其地則宋可取之如租税宜輸於我也宰相王黼曰輸租税非約也乃遣趙良嗣往燕議之歳幣

金人下燕京

輸遼舊額之外更增百万以代租税且求雲中地金主不聽僅割燕京及遼西六州地議乃定四月童貫蔡攸入燕金人悉收職官金帛子女東還所餘空城而已貫攸失望遂班師詔罷童貫以燕京改為燕山府王安中郭藥師為同知譚稹為燕山路宣撫使已而金主遣使詰宣撫使求趙良嗣所許粮二十万譚稹不與金人由是大怒先是遼將張瑴守平州金主使人招瑴瑴不應已而歸附於我趙良嗣曰金既圖取平州今我納瑴必招金兵

復燕

譚稹納遼人張
瞉降金人怒

譚稹不聽此時河北山東連歲凶荒饑民並爲盜
張仙張廸高托山等各擁衆十餘万所在蜂起不
可得而制夏人亦擧兵侵武朔二州譚稹遣兵擊
之夏人不即退金人亦怨譚稹已深遂遣兵襲平
州朝議罪譚稹措置乖方命罷職以童貫代之罷
王黼復命蔡京領三省事京凡三廢黜至是雖當
要路耳目昏眊不能視事使季子絛代判奏事絛
性黠驁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同平章事白時中李
邦彦等徒備員耳七年春遼主天祚畏中國不可

金人擒遼主

遼亡
西遼

抗將奔西夏潛出夾山至天德金人聞之遣兵追
躡遼主徒步晝夜西走途次大雪糧食已絶從者
多散亡遼主僅至應州新城東爲金將婁室等所
虜遼自阿保機稱帝至天祚九世二百十年而亡
天祚弟耶律大石率餘衆西走據起兒漫稱王是
爲西遼金主怒譚稹所爲遂怨朝廷攻陷平州致
書請擭張瞉朝議命燕山知府王安中縊殺瞉送
首於金金主語其下曰吾欲獲張瞉而甘心爲中
國專殺之此使吾心不下也乃議大擧入寇時蔡

金人大擧入寇

絛假父京威柄擅權用事白時中李邦彦等惡之
發絛奸私劾奏黜絛及京時中邦彦當國聞金將
入寇大募糧兵河南淮南江東凶饑民多流亡糧
兵俱不至時中邦彦等憂之叛將劉彦宗及遼人
耶律余覩等言金主曰中國凶荒民散大臣奸私
用事今而伐之必克矣金主意决是冬以粘没喝
爲都元帥谷神爲右監元帥耶律余覩爲左監元
帥幹懶闍母並爲南路都統劉彦宗爲漢兵都統
蕃漢步騎凡四十八万人金主第三子斡离不總

童貫棄守廸

張孝純守太原

郭藥師降賊

監之自平州分道逼燕山府宣撫使童貫郭藥師
等治兵扼要衝貫見金兵甚盛棄守廸歸太原守
將張孝純嘆曰童太師平時挾幾多重威及臨事
乃畏怯鼠竄何面目復見天下士乎貫時爲太師
廣陽郡王孝純使別將冀景孫翊李靖出守朔代
二州兵僅二千人三將力戰殺賊數千人然衆寡
不敵遂爲粘没喝所敗三將皆死朔代乃陷粘没
喝進圍太原孝純力拒踰月郭藥師以四万五千
人守擅薊二州迎戰於白河爲斡离不所敗遂降

李綱入議

賊。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賊有。斡离不已得藥師。益知中國虛實。因以藥師爲鄉導。長驅南下。上聞之。命武威節度使梁方中。帥宿衛壯士守黎陽。何灌謂白時中曰。方平提輦下精兵以出。万一方平不支。何以善我後。不如留之衛根本。時中不從。蔡攸察上憂懼之意。竊勸内禪。白時中李邦彥等。亦言。上曰。金人背約犯順。陛下何以待之。上蹙然不答。遷定東遷計。給事中吳敏切諫止之。會燕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等。各將本路兵入衛。然上日成憂東遷之意。復决太常少卿李綱謂吳敏曰。今敵勢猖獗。上非傳大位於太子。以謝天下。不足以招徠豪傑。敏曰。若使太子監國。則可也。綱曰。唐肅宗在靈武。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公曷不爲上言之。敏悟。乃入見。以綱所言具白上。上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寇亂。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令天下。若假皇太子以大位。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

徽宗遜位　欽宗立

陳東上書

金人南侵渡河

敵。天下可保也。上遂詔傳位於太子桓。自號曰道君皇帝。李綱復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新主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内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托之意。新主召對。議割地和金。綱言。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外人。新主嘉納。詔拜綱兵部侍郎。新主既受内禪。遣給事中李鄴。至金軍告之。且求修好。金將斡离不弗聽。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上明言之。太學生陳登率書生數千人。詣闕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招賊於内。李彥來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激動之。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斬之。以謝天下。此時金將斡离不陷雲中燕山。進拔相濬二州。梁方平以三万人守河橋。望見金旗幟畏怖。燒橋而退。河北河東制置使何灌。帥二万人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皆無拒戰意。爭先奔潰。金人笑曰。

李綱誅王黼等姦臣

李綱畫守戰策

可謂南朝無人矣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
哉遂取小舟濟軍靖康元年正月進陷滑州與斂
李綱奏請誅王黼李彦朱勔上聞金將斡离不粘
没喝等渡河下詔親征白時中切諫獻東遷策上
即使蔡攸等奉道君上皇東幸亳州以避敵百官
多逃散童貫以麾下万人從上皇而東蔡京亦挈
家南奔爲自全計時中連請上南幸襄鄧李綱切
諫止之曰上皇以宗社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
默然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都城宗社所在士

民所聚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士馬固結
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
曰白時中雖未知兵然藉其位撫將士以抗賊鋒
乃其職也時中且懼且怒綱曰時中庸懦不足以
臨大事矣臣請以死當之上即以綱爲尚書右丞
東京留守綱因畫守戰策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
倉卒幸蜀李氏宗廟汚於賊手今四方勤王之兵
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覆轍乎會內侍奏
中宮既去上色變遽下御榻曰朕不能留戰矣綱

東京汴京也宋人以汴京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

明皇唐玄宗

中宮皇后也

李綱敗金兵於宣澤門

且泣且諫以死止之上不得已從之於是禁衛六
軍大悅皆呼万歲願以死報國綱急治守戰具馳
使諸路督兵入援斡离不旣入汴州軍牟駞岡上
召群臣議之李邦彦請割地求和李綱固執守戰
議上意從邦彦計遣使詣金軍議和是夜金人攻
宣澤門李綱擊却之斬首二千級官軍大振居數
日金將斡离不遣使來言曰曩日童貫譚稹等背
約不贈粮又納平州張瑴此棄我好也請獲貫稹
而甘心爲今中國少主新立請更制約立誓宜親

朝議求和

梲音雪

王大臣詣我軍門以議上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自往上弗許命給事中李梲以往綱歎曰宗社
安危在此一舉李梲怯懦恐誤國事也梲已至金
軍斡离不兵衛嚴盛南面而坐梲再拜膝行而前
斡离不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
徒以少主新立之故耳今趙氏存宗社我恩大矣
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万兩銀五千万兩錦帛百
万匹牛馬一万頭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
南方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地以親王大臣爲

李綱復敗金兵於天津景陽二門何灌死之

質。棁畏怖喪膽。乃唯唯不敢出一言。詰旦。金人攻天津景陽二門。以劫朝廷。李綱何灌督兵力戰。灌死之。綱遂破金軍。殺其酋長十餘人。卒數千人。已而李棁還報。與李邦彥等力勸上從金議。上不得已。括城中士民家財。得金二十万兩銀四百万兩遺金軍。都城爲之匱耗。

李綱議和

李綱入奏曰。金人所需何唯金幣。天下且不足。夫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以援賊。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大臣當自往。親王不當往。若使辯士與彼議可否。遲緩數日。則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去。此時與彼制約。則不敢輕中國。而和當久也。李邦彥不聽。乃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鎭。上默然。綱知其不可濟。乃請去。上慰諭曰。卿但可出治兵。如和議朕當徐圖之。綱拜謝而出。時誓書已成。悉從金人所求。更遣參政張邦昌定約。

和成

關西隴右巴蜀河南淮南江夏江東諸路兵。凡七八十万人。各旣發本鎭。刻期赴難。河北河東諸郡。亦起兵扼金人歸路。李邦彥等聞之。恐和議破。馳使止之。上亦遣中使詔停

其入援。此時朝廷日輸金幣牛馬於金軍。而金人

李綱請伐金人

需求不已。縱騎日屠掠。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在汴州者號六万。吾勤王之師集城下已二十餘万。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不必與角一旦之力。分兵扼河津。絶餉道。以重兵臨敵營。堅壁相持。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及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然之。二月。命瀕河

姚平仲襲金營不利

節度使姚古之子平仲。帥歩騎万人。夜斫金營。金人覺之。遣兵迎擊。平仲不利。上急命李綱率諸將出救。綱力戰。敗金兵於募天坡。

种師道請襲金營

秦鳳節度使种師道言。平仲之敗。失於奇。此亦兵家之常耳。今夕再遣兵。分道襲金營。擒斡离不必矣。若夫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上以爲然。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金人遣使詰責用兵違誓。邦彥等答曰。用兵李綱姚平仲之私意爾。殊非朝廷意也。

罷李綱

因罷李綱。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悉罷勤王兵。中衛大將宇文虛中以二万人守汴河。聞平仲失利。

陳東再上書

馳入京朝議遣虜中詣金營謝李綱等用兵罪虜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復伏闕上書言李綱奮勇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李棁之徒庸繆不才鄙懦小人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皆謂不日陛下爲虜擒必矣願復用綱黜邦彦時中之徒以閫外之事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万人頗邦彦

軍民辱李邦彦

入朝途數其罪罵詈歐擊邦彦僅以身遁邦彦在相位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曰娘子宰相呉敏傳旨諭衆衆莫肯去直進破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前侍衛將王宗楚恐生變勸上從陳東等所請上意遂决使戸部尚書聶昌出諭旨於是書生軍民皆退乃復李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罷李邦彦貶蔡京童貫蔡攸宇文虚中既至

罷李邦彦復召李綱

金營斡离不辭語不遜欲得越王及李綱爲質虜中不聽爭辯累日初康王在金軍爲質王英毅衆

金人北還

皆屬望上亦鍾愛之虜中乃迎歸更以肅王爲質無幾金將斡离不等引兵北還京師解嚴种師道

諸將請追擊金人不許

請乘金軍半濟河擊之不許師道歎曰今不擊之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曰金人得志而歸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矣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上弗聽時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等師精兵十餘万至上疏請勤王而金人已退李綱欲以此追金人朝議不許師中師道之弟也詔罷師道師中代爲節鎭中丞許翰進言曰師道沈毅名

將雖老智慮未衰不宜解兵柄上弗納翰又言金人之去未遠以大兵追擊使彼蒙一大創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上又弗納金將粘沒喝自去年冬攻太原至是殆一百日城將張孝純固守不下粘沒喝聞斡离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朝議拘使者而不與賂粘沒喝

金人復南侵姚古种師中擊却之

怒分兵南侵敗平陽府入南北關威勝知府李植以城降隆德知府張確拒戰死之粘沒喝進屯澤州三月命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出拒之粘沒喝引

种師中救太原軍敗戰死

兵退復圍太原姚古种師中進軍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四月道君上皇還京師五月太原圍未解詔种師中姚古救太原師中先進抵壽陽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退保殺熊嶺距太原百里而餉道不繼姚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完顏活女知之悉衆來擊師中兵潰留者僅百餘人師中力戰身被四創遂死之金人乘勝進姚古聞師中敗退保隆德事聞京師詔贈師中少師召姚古還放於廣州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

裴度唐賢相

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种師道亦數言邊備益兵皆爲尚書左丞耿南仲等所沮及种師中姚古敗潰師道以病辭去以李綱代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劉韐副之綱言臣本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爲陛下料理兵事今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乃移疾乞致仕亦不允上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不得已受命時宣撫司兵僅万二千人綱上表請銀絹錢各百万僅得二十万而庶事未成詔趣其行綱入見奏曰臣之行無復還

李綱救太原軍敗而還

理臣既行之後兵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万一朝廷執議不堅臣愚以爲不能有爲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揮淚曰卿爲朕巡邊便可必期歸朝矣綱陛辭而行分諸將兵三道並進以救太原劉韐鮮潛向遼州爲金人所敗張思正張灝違綱節度亦爲金人所敗於是諸軍皆潰威勝隆德及汾晉澤絳等之民皆南奔州

兩河河北河東

縣爲空朝議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范世雄爲宣撫判官綱乃罷還八月金主晟以粘沒喝斡

金人再大擧入寇

太原陷

真宗北征之廟建太宗廟於太原號原廟

諸將拒金寇皆不利

离不爲左右元帥大擧分道入寇粘沒喝旣破李綱等乘勢急攻太原守將張孝純受圍殆一年支力竭乏城遂陷孝純被執副將王禀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通判方笈以下三十餘將皆被殺金人進陷汾州守將張克戩力拒死之九月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師兵赴闕請北御金人少宰唐恪尚書左丞耿南仲專主和議諭叔夜蓋等勿進遣使自海路如金以請和种師道之子師閔與金將斡离不大戰於井陘敗績斡离

朝議復求和放李綱罷种師道

不進攻真定守將劉翊李邈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出戰於巷上麾下多逃亡翊遂戰死邈被執斡离不分兵攻中山朝廷震駭金人自海路來言若獲李綱則議和大臣皆畏懦十月放李綱於江東金人佯許和而斡离不粘没喝等益攻畧北邉大臣狐疑猶以和議爲辭時种師道軍河陽上表請幸長安以避賊鋒大臣以爲怯召師道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十一月給事中王雲使斡离不軍而還乃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與則

何㮚止割三鎮　㮚音摺

進兵取汴京於是廷臣皆集於尚書省議割三鎮以紓國禍獨中書侍郎何㮚言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義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辯不已乃言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上頗悟之遂止割地粘没喝旣陷太原地方連攻河東諸州官吏守將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没喝進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彦質以兵十二万拒之夾河而軍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將禁兵万

官軍潰

騎至河上爲彦質應援俱防河粘没喝臨河望見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敗未可知不若以虛聲刼之每夜擊鼓達旦彦質兵疑其夜襲東西奔馳未數日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將完顔活女師衆渡孟津粘没喝繼之河陽守將燕英西道都總管王襄等皆棄城走鄭州及永安守兵悉降於賊粘没喝巳渡河不復言割三鎮直遣使來言欲晝河爲界盡得兩河地京師戒嚴遣同知樞密院事馮澥兵部侍郎李若水將三万人守中牟兵衆畏懼

岳飛謁康王

途多潰澥乃欲退若水曰強敵臨前懦兵在後今日之事卿與僕唯有死耳敢言退者乃斬衆由是稍定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請申嚴守備上悟詔徵兵於四方唐恪耿南仲等猶主和議以康王構爲大使詣斡离不軍以割三鎮議和康王出至磁州王雲副之磁州民遮路詣雲曰此真賣國姦賊也遂執雲殺之時斡离不至磁州聞康王來欲擒之分兵蹤跡康王奔入相州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

金人入汴

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先是兩河宣撫副使劉鞈募善戰士飛與爲屢擒驍賊鞈敗之後飛歸相州至是出見康王乃說曰三鎮必不可割矣和議必不可諾矣臣請擁王擊賊康王壯之表飛爲承信郎起河北兵守衛州斡离不自真定進入汴州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阿陽進會之屯於青城遣使來議割兩河地且要上親出盟初京師挾和戰兩議以此雖募兵四方將士疑沮無復一人入援者然宿衛尚有七万人上命分守都下以

何㮚諫西遷

備緩急發間使召關西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將士來援金人促盟日急唐恪等不知所爲乃勸上幸關西據秦雍何㮚入見引蘇軾嘗所論言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上翻然曰善朕當以死守社稷南道總管張叔夜父子帥三万餘人應召入衛東道總管胡直孺亦將兵應召途爲金人所敗金人縱兵日攻掠殿前都指揮使王宗楚與金兵戰於城下敗死金人攻城甚急張叔夜父子分兵

張叔夜力戰不利

力戰不利城中衛士亦多死亡上急發間使授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以河北兵入援金人攻城益急諸將悉衆拒戰多死之會大雪連日不止將士凍餒無敢戰者金人焚南薰門入京城遂陷上慟

京城陷

是秋种師道徹卒長安

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何㮚欲率壯士出襲金營金人知之麾兵而退斡离不粘沒喝使人來告曰自古有南朝即有北朝不可俱無也今我所議唯在割地而已豈滅南朝之意耶請迎上皇會飲於郊外以修好和上謂上皇驚憂而疾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十二月上還自青城已而金人徵

欽宗如金營

賂甚急二年正月再迎上至營上有難色會關西諸將合衆二十万入衛即欲與金人戰何㮚李若水等不聽勸上復如青城㮚若水及河東割地使劉鞈等從駕而往金人勸鞈降附鞈曰偷生以事二姓縱死不爲也金人曰軍中既議廢趙氏立異姓卿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鞈仰天大呼曰果有是乎主辱臣死是此時也即三嚼卮酒自縊死金人嘆其忠以厚禮葬之二月上猶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太學生徐揆詣青城上書請上還宮

欽宗再如金營

劉鞈死節

金人廢欽宗及徽宗爲庶人立張邦昌爲楚帝

李若水死節

金人執殺之遂廢上及上皇爲庶人立前太宰張邦昌爲楚帝逼上及上皇易御服李若水抱持上大呼罵粘沒喝等金人怒以刀裂其頤斷其舌然後梟之相謂曰大遼亾時死義者千餘人今南朝破其死之者惟劉李二人耳邦昌素主和議身爲首相嘗竊與金人謀合上遂不能奪至是諸將士忿爭至有歐血死者三月金人弁上及上皇皇后皇太后太子諸王宗室公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

金人収二主及後宮大臣北還

康王夫人邢氏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

張叔夜何㮚死節

秦檜等北還金人在汴州凡七閱月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悉括収無遺都城蓄積爲之空張叔夜何㮚從至燕京不禁慟忿遂絶食而死兵馬大元師康王構有衆八万分屯濟濮諸州及京師急遣副元帥宗澤入援澤進渡河自太名赴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克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懼康

康王次東平

王乃弁黃潛善楊惟忠等兵至東平欲進入京城聞二主北行慟哭不已副元帥汪彥伯曰今聞張邦昌僭位在京城請見機而動康王從之中書侍

郎呂好問御史馬伸勸邦昌歸順先是元祐孟太后廢居私第因免北行邦昌乃奉迎聽政自請東平謁康王伏地請罪且齎孟太后詔勸進康王會有人自河北遁來進上皇手書曰康王構可速正

康王構即位是爲高宗

大位以救父母康王感愴意乃決五月即皇帝位

南京應天府也

於南京改元曰建炎康王道君上皇第九子也詔

李綱復爲相

竄耿南仲等主和誤國者召李綱爲相以宗澤爲京城留守綱專掌邊防軍政而潛善伯彥復主和屢遣使於金請二主還京上亦迎二主之意急綱

李綱罷免相殺陳東歐陽徹

乃上十策以言其不可上弗能從綱遂辭職潛善伯彥代爲相殺太學生陳東及其黨歐陽徹等助綱議者決策勸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宗澤屢上疏請上速還京師起忠義士以圖恢復不

誅張邦昌

報時張邦昌僭居禁中淫姦荒縱上聞而怒遣馬伸數其罪賜邦昌死誅其黨王時雍十月上遂幸揚州會金人復攻河陽汜水王彥岳飛等擊却之

建康在江東即吳都也

然潛善伯彥固執東遷議曰建康天險可據上然之命淮浙諸州繕修城壁諜者言金人欲自海路

遼人寇澶州在真宗景徳元年

兇相竄李綱

犯淮浙上憂懼駐蹕於楊州詔曰有敢妄議沮東
巡者即斬宗澤上疏又諫曰京師天下腹心宗社
所在未可遽棄也昔遼人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
乃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乃勸幸成都惟寇準
毅然請親征遂以成功因條陳五事言黄潛善汪
伯彦等怯弱陰賊以誤國不報李綱亦上疏屢獻
北征策潛善伯彦厭苦之勸上竄綱於鄂州十二
月金主聞上在楊州命粘沒喝等諸將分兵三道
南侵至汜水関宗澤分諸將守要衝移檄募四方

金人敗退

兇相沮宗澤

勤王兵二年正月金將兀朮自鄭州進至白沙距
汴京數里張皇劉衍等拒戰宗澤遣精鋭數千繞
出敵後夾擊之兀朮大敗粘沒喝已破汜水関入
西京宗澤自督兵連戰數日遂大敗之擒其將王
策問金軍虚實得其詳時勤王兵士來集者百餘
万遂決大舉北征之計粘沒喝等知其不可犯悉
収兵引去宗澤上疏請以大兵追擊金軍又請上
還京師潛善伯彦忌其成功沮之於是上遂不報
澤所請澤憂憤疽發背而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

金人復南侵高宗走江南

罷二兇相

二兇伏誅

惟連呼朝廷恢復者三都人將士為之號慟聞者
皆流涕是冬金人聞宗澤已死復南侵三年春將
攻楊州上即南走渡江如杭州潛善伯彦惶遽不
知所出淮陽制置使呂頤浩御史張俊將兵侍衛
韓世忠劉光世等屬之上顧左右曰朕不用李綱
宗澤之計遂為潛善伯彦所誤中丞張徵條論二
人罪上因罷二人中外目曰二兇朱非勝呂頤浩
為相二兇怨望與苗傅劉正彦等謀逆事覺奔竄
上命韓世忠追討之悉伏誅時金人至淮泗右僕

杜充降賊建康陥

高宗走浙州

射杜充守建康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等分兵守要
津自夏至秋淮泗官軍連敗諸將多陥没十一月
金將兀朮自馬家渡渡江直攻建康都統制岳飛
將兵迎戰不利杜充帥兵赴救又敗兀朮進陥建
康杜充降於賊上聞之奔浙州兀朮長驅陥杭越
二州四年春上次台州兀朮進陥明州將襲台州
海舟提領張公祐帥戰艦數百迎戰兀朮敗退鎮
江韓世忠以舟師迎擊設伏大敗之兀朮欲走建
康世忠塞其前路兀朮自間道浮江北去世忠追

秦檜自金逃歸

擊兀朮以火箭射世忠船世忠軍亂岳飛屯六合要擊兀朮兀朮遂大敗僅以身北遁四月上還至越州秦檜逃歸赴行在初秦檜從二主北行爲金將撻辣所任用及撻辣南侵參其軍事金下山東州郡檜專爲之計策至是勸上修好和皆出於撻辣意諸將士疾其姦先是金將婁室攻陝西圖取關中陝州知事李彥仙數月力戰遂大敗之婁室僅以身遁彥仙度金人必併力再來遣使求救於秦鳳總管張浚已而婁室果帥衆十万來攻彥仙

李彥仙敗死 金人取關中

齊 劉豫称帝

吳玠吳璘大敗 金人於蜀道

出兵拒戰不利秦鳳援兵未至彥仙知不可支投河死陝州乃陷婁室進取關中張浚及副將吳玠等皆敗金人以關中地封景州叛將劉豫爲帝國號齊併兵向蜀吳玠與弟璘分兵逆戰敗之於和尚原箭筈關紹興元年夏兀朮復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敗之兀朮中流矢走餘衆引去三年春金人復圖取蜀自鳳翔長安進攻仙人関玠璘兄弟與戰七日夜金人大敗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復大敗之是役也金人期必取蜀而遂不

高宗都於臨安 是爲南宋

得志多棄糧仗輜重而去死者亦万數巴蜀官軍大振然張浚所守之地多陷沒賴玠璘兄弟力僅保巴蜀而已上既自越州還杭州改曰臨安府聞張浚無功召還之以吳玠爲巴蜀總管弟璘副之初張浚屢立功於淮泗間及西鎮秦鳳圖由関陝復中原爲統制曲端所沮軍情乖離乃却失関陝是冬齊人以金兵南侵上親督兵出軍平江張浚嘗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至是上思其言命浚參軍謀浚曰遣岳飛渡江以牽制北兵

張浚督諸將敗 金齊入冦

張浚爲相

兵部侍郎張俊

在淮西者敵自潰上從之使浚至江上助飛軍時韓世忠軍楊州已大敗金兵擒其將撻也聞張浚至江上江北諸軍大振連戰皆克岳飛乘勢大敗粘沒喝於廬州撻辣兀朮等欲分兵渡江爲世忠所扼不得進遂収兵引去於是齊人果大潰棄輜重遁去五年春上自平江還臨安以張浚爲右相兼都督諸路兵馬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韓世忠自鎮江移兵屯楚州張俊守建康劉光世守姑孰浚奉詔巡撫諸軍皆無踊躍不奮金將粘沒喝

張浚再敗金齊入寇

既敗歸失兵柄。怏怏不樂。會金主完顏晟殂。立兄旻之子亶。粘没喝争立不得。遂絶食死。六年春。齊人復寇江北。初齊主劉豫因粘没喝得立。乃敬重粘没喝。而蔑視他將帥。至是請兵於金。金人沮之。已而遣兀朮至黎陽。衆情恟懼。劉光世張俊等棄廬州退。右相張浚聞之。星馳至采石。戒光世等曰。若有一人渡江退。即斬。自督衆守廬州。光世俊等。不得已進戰。兀朮敗退。齊人亦大敗。望風潰去。光世俊及別將王德酈瓊楊沂中等。合兵追擊。復

徽宗崩於金

大敗之。斬首二万級。金齊諸將大懼。無復入寇之意。上歎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初左相趙鼎議退兵。於是大慚。自劾罷職。道君上皇北行。已九年矣。以紹興五年四月殂於五國城。五國城在燕山東北三千五百里。至七年春。凶問始至江南。上慟哭不已。追謚曰徽宗皇帝。右相張浚總中外之政機務叢委。以一身任之。毎奏對。必言讐耻可雪。上爲改容流涕。事無大小。必以咨浚。浚傾心勤王。以呂祉爲督府參謀。祉倨傲。蔑視將士。淮西都統酈瓊

張浚罷

岳飛入奏彈秦檜

漢武誅王恢見漢記中

執祉殺之。以所部兵數万降齊。樞密副使秦檜專主和議。與張浚不協。乃言浚誤國事。遂致酈瓊叛亂。言者亦論之不已。浚自引咎去位。趙鼎復爲相。岳飛入見奏曰。臣與張浚等戮力。以圖恢復。浚已去。秦檜等首鼠兩端。必沮恢復。臣雖致力於外。恐大功無成矣。願賜骸骨以歸畊。上大驚。慰諭止之。秦檜聞而怨飛。韓世忠張俊久已立功。然以飛功出己右。意常不平。檜乃與之結。欲以傾飛。以爲張浚若在。未可圖飛也。因引漢武誅王恢故事。以奏。

金人廢劉豫齊亡

胡銓上疏

上不得已。放浚於嶺南。自粘没喝死。金諸將疾齊主劉豫倨傲。乃欲廢之。豫懼。岳飛聞之。遣間使與豫書。約同誅兀朮。已而謀泄。兀朮大怒。白金主請廢豫。是冬。金主遂廢豫。齊建國八年而亡。金人素知江南不可圖。遣還秦檜講和。且離間忠義士。上不之察。八年春。以檜爲相。檜既得志。奉詔議和。金人遣使來招諭江南。編修官胡銓上疏言。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皆爲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

藁街蠻夷邸所在

李綱上疏

不虜我如劉豫夫使無知童子指犬豕而拜則怫然怒況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奉使王倫誘致北人以招諭江南爲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請斬倫近檜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覊金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不戰氣自倍不然臣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時李綱貶廢在單州亦上疏言王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招諭此何禮也因條陳虜情

梓宮柩欲也
皇兄即欽宗

五事以極論不可和樞密副使王庶禮部侍郎曾開臺諫晏敦御史方廷實等朝士數十人各累疏切諫皆爲秦檜所絀十二月檜既定和議乃欲息浮議揭榜於尚書省曰金人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道君梓宮及皇兄皇母諸族宗室見者惡檜姦詐金右元帥兀术說其主曰江南未奉歲貢正朔欲先復河南陝西地何其悖乎臣請攻取江南金主許之十年夏兀术分兵南侵攻江北劉錡岳飛韓世忠等迎戰大敗之秦檜危懼召

秦檜忌誣岳飛

劉錡岳飛還明年春兀术再攻陷廬州遂侵和州劉錡揚沂中岳飛等自督兵赴戰復大敗之秦檜益危懼獨憂和議破啓上亟班師奪其兵柄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北征之計必殺飛則和可成檜亦恐飛終梗和議禍必及已力謀殺之密與張俊謀是冬誘致飛將王貴王俊張憲乃奏曰飛以失兵柄怨望輙密謀又因制飛僞書數通引貴俊憲等爲證左上不能審理之乃詔檜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於是

秦檜罷世忠

矯詔下飛及其子雲於獄飛歎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手裂裳露背乃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衆見之莫不感歎流涕大理卿薛仁輔大理中丞何鑄李若樸何彥猷判宗正士㒟等引飛及雲於獄庭屢糾彈以反狀無驗請釋之獨政議大夫万俟卨貪秦檜賂百方枉誣樞密使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語塞唯言此上意也世忠怒欲入見白上秦檜恐謀泄俄矯詔罷世忠世忠抗疏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

世忠隱居於西湖

秦檜殺岳飛父子

伐之師。若以和爲主。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因極論秦檜誤國罪。上聞而大驚。召復官。世忠固辭不拜。自是杜門謝客。口不言國事。時跨驢携酒。縱遊西湖。澹然自樂。若未嘗有權位者。已而飛獄久不決。歲將暮。秦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命飛死。於是飛及雲所殺。薛仁輔李若僕何鑄何彥猷士㒞等言飛冤者。皆被黜。構成飛獄者進秩。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曰。江南可取。秦檜可賣。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益州總管吳玠素服飛勇。願與交驩。飾名妹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之秋耶。却不受。玠益敬服。上嘗欲爲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乃天下太平矣。飛用兵。號令嚴肅。凍不折屋。饑不掠人。士卒有疾。親爲視醫藥。諸將士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育其孤寡。凡有頒犒。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万衆於南薰門。又以八百人。破曹成十万衆於桂嶺。其與兀朮戰於朱仙

徽宗梓宮及韋賢妃至自金

鎮。以五百人。破金兵十餘万。金人畏服。至呼曰飛父。凡有所舉。飛先召諸統制與謀。謀定然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則不可。飛好賢禮士。博覽經史。而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拜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遂以此得禍。後賜謚曰武穆。十二年春。和議遂諧。金人歸徽宗梓宮及帝母韋氏。上悅且泣。詔加秦檜太師。封秦魏兩國公。而皇兄靖康帝未歸。遙尊曰淵聖上皇。初金人來議。以淮水爲南北界。盡割河南陝西。及以秦商二州之半。并和尚方山二原地入金。上從之。是時秦鳳宣撫使吳玠已卒。副使胡世將代之。與玠弟璘合兵。屢擊金寇。乃言和尚方山之地不可割。遂以大散關爲界。於是本朝所有僅兩浙兩淮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巴蜀桂廣福建等。一百八十五州七百三縣耳。以杭州臨安府爲皇都。作景靈宮奉祀祖宗。築太社太稷壇及圜丘。時人稱曰南宋。女真

元起

奇渥溫姓也速該名

之北有蒙古部屬金金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蒙古部長奇渥溫也速該叛金吞倂諸部落連歲用兵金不能討當是時本朝猛將精兵日盛恢復實不難然有志之士爲秦檜所沮扼腕歎息張浚趙汾李光胡銓王庶曾開等諸人敢言恢復者皆竄殆盡檜秉政十八年矣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銓趙汾等五十三人不果先是金主亶爲其下所弑旻之孫亮立居燕京已而徙汴京謀渝盟取江南遣使來圖寫臨安山水

金主亮以詩激宋人

欽宗凶訃至

金人大舉入寇

城市且欲激成南侵之名圖已像題詩其上以遺詩曰遠近車書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呉山第一峰使者又見上曰庶人趙桓既死於五國城矣上始知淵聖上皇崩遷起發喪謚曰欽宗皇帝帝諱桓金使以此激怒上三十一年夏金主亮舉兵南侵衆號百万攻陷淮西諸州江淮制置副使王權敗歸於采石制置使劉錡副使李顯忠參軍虞允文等督兵力戰金人攻瓜州錡擊敗之金主欲自釆石渡江顯忠允文以

金主爲其下所殺軍潰

復召張浚

水軍死鬬大敗金兵會荆鄂官軍自上流下又海軍督將李寶與金人戰於海上悉焚其船金主怒甚奴敗卒退楊州召諸將約曰三日可必渡江矣若有過期者卽斬諸將危懼遂弑金主亮初亮之舉兵也渤海一軍叛去聞亮死擁立晟之孫雍於遼陽爲金主於是金軍在南者悉潰去先是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以爲狂至是果驗上服先見之明復召浚鎭建康楚王昚秀王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及太子旉薨上立爲儲貳三十二

高宗遜位孝宗立

張浚等復圖北伐

年六月上內禪昚卽位尊先帝曰太上皇改元隆興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金將紇石烈等衆十餘万人屯河南嚴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以大兵備之上新卽位銳意圖恢復會李顯忠邵宏淵獻北伐策上命二人先圖取虹縣靈壁二城元年四月顯忠自濠州北進渡淮攻靈壁大敗金兵宏淵自泗州進圍虹縣久之不能拔顯忠遣靈壁降卒於虹縣入城開諭禍福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等皆出降宏淵恥功不由於已會宏淵

之卒犯法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和五月張浚帥大兵北渡江爲二將後援顯忠進攻宿州爲金人所敗宏淵不救已而金將孛撒復率步騎十万來擊顯忠求救於宏淵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部兵力戰殆敗顯忠怒單騎執斧挺前斫金將二人餘衆退却顯忠歎曰若使宏淵相與掎角敵帥可擒河南可復宏淵報曰金新出步騎二十万將東西夾擊我兵不退恐生不可救之變顯忠又歎曰天不欲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遂引兵退南至符

離師大潰於是朝士主和者皆言北伐之非上不

張浚復爲相

能奪詔召張浚等諸軍還以浚爲右相復議和數

張浚罷和復成

月而浚罷尋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言和議遺命其二子曰不能復中原雪國恥則不可祔葬先人墓其忠烈若此二年秋和議復成初紹興之時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用君臣禮國使執陪臣禮至是復稱宋皇帝用叔姪禮改歲貢爲歲幣而減其額數其餘國書受授國使往來接伴及地界皆如紹興之時上固有復讐志而無

朱熹獻六策

能輔之者以此爲終身之恨新安人朱熹數上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曰大本在陛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起綱維教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是也上深納之熹宗程顥之學熹同志胡宏李侗張栻呂祖謙等皆一時名

禁道學

士稱曰道學者流有陸九淵者亦名士也獨論道學非孔孟之真旨於是士大夫囂然各樹黨相詆朝議至遂禁道學上在位日已久矣金主雍亦賢明仁恕與民休息上雖齎大志而不能爲乃欲遜

高宗崩

位以太上皇猶在未果淳熙十四年冬太上皇崩

孝宗遜位

壽八十二謚曰高宗皇帝帝遜居德壽宮二十六年矣上孝養備至及崩哀慕尤切欲退終喪制遂

光宗立

詔内禪十六年春太子惇即位年四十四尊先帝曰太上皇明年改元紹熙上多病不能視朝五年春太上皇不豫上亦寢疾是夏太上皇崩謚曰孝宗皇帝上疾未愈乃不能執喪太皇太后呉氏及

侂胄託

參政趙汝愚閤門韓侂胄等相議奏請傳位於太

光宗遜位

子擴上在位僅五年乃遜位七月太子即位修孝

宗喪，呉太后垂簾視朝。先帝疾病，遂不愈。後六年

崩，謚光宗皇帝。汝愚、侂冑負定策功專用事。此時，

金主雍已殂，孫璟立。蒙古部也速該之子鐵木真

善用兵，攻滅西遼，大克西夏，勢益強盛。開禧二年

冬，稱帝於斡難河上，進滅乃蠻，遂逼金。金始多事。

左相韓侂冑謂可乘釁復中原。上以為然，詔徵四

方兵。三年春，西蜀宣撫使呉曦以關外四州降金，

權宣撫使楊巨源、參軍李好問、安丙等討曦，誅之。

四州階成秦鳳

曦，璘之孫也。巨源等謂四州為蜀要害，若不復之，

則必有後患。以好問、安丙為前鋒，擊走金將完顏欽。

金復入寇

未幾，金人大舉來戰，巨源等官軍敗績，金人進陷

蜀漢。金主又命河南屯將紇石烈南侵，連陷荊襄

兩淮。於是東南震懼，上遣使謝於金，金人不許。而

侂冑弄兵之意未已，中外疾之。是冬，官者史彌遠

史彌遠殺韓侂冑以議和

使殿前侍衛將夏震要擊侂冑於途，殺之，送首於

金。和議復成。彌遠以功累遷官。嘉定三年，金人築

烏沙堡以禦蒙古兵。蒙古主鐵木真擊敗之，遂略

其地。自是連歲攻戰，多陷金州郡。是時金主璟已

殂，叔父允濟立，為其下所弒。璟之兄珣立。無歲不

受兵，國勢殆不支。且失將士心。蒙古主乘機分兵

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七年春，金主贈

童男女及牛馬金帛數千，以乞和。然度不能自守，

金主遷汴京

南遷汴京。蒙古主遣兵取燕京。明年，又遣元帥木

華黎等步騎二十万，自河東渡河而南。金人奔散，

地勢大蹙，乃欲南取漢淮以廣疆土，遂破盟來侵。

烏古論姓慶壽名

十年夏，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將兵攻樊陽、棗

陽諸城。制置使趙方、李珏統制扈再興、孟宗政等

力戰。金人敗退。上聞之，詔伐金，大募兵士。京東路

金復入寇

豪傑李全、沈鐸、高忠皎等並起。宰相史彌遠命楚

州知事應純之給之糧仗，號曰忠義軍。於是山東

忠義軍起

江夏陝西兵民競起，多者十餘万，少者七八万，皆

謂之忠義軍。推所在官吏為將，進戰大敗金人。十

一年秋，蒙古兵陷太原平陽諸城，河東州郡悉屬

蒙古。金人猶守關中，欲與西夏併力，陝西忠義軍

攻之，不克。十二年春，蒙古兵進圍西夏城數月，不

能拔。然西夏由是頗衰弱。京東忠義軍李全及其

李全李福敗金兵於渦口

兒福。合兵大敗金人紇石烈等於渦口。斬其數將。追北復敗之曹家莊。金人自是不敢窺江淮。是夏。金將完顏訛可。合兵數万圍棗陽。守將孟宗政力戰八十餘日。殺金兵万餘人。會制置使趙方。統制扈再興。自襄陽來援。宗政出城兵。前後合擊。大敗金兵。訛可單騎僅遁。諸軍追躡。獲貨糧器甲無算。遂入唐鄧二州。焚金人所守諸城。金人自是不敢

趙方孟宗政敗金兵於棗陽

窺襄樊棗陽。十三年。蒙古主鐵木真及其子拖雷

蒙古主伐西域

親將。大兵伐西域。別遣元帥木華黎。徇地至真定。又徇河北諸郡。金主畏懼。十五年秋。遣使復請和於蒙古。時蒙古主西征在回紇國。乃謂使者曰。我嚮請得河朔地。而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我已盡取之。汝輙來請和。何也。遂不許。十七年。蒙古主進軍至東印度。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士曰。汝主宜早還。蒙古主問之侍衛將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万八千里。能曉四方語。性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蒙古主乃悟。即日下令班師。

寧宗崩

是歲秋。上崩。在位三十年矣。改元者四。慶元嘉泰開禧十三年。則侂冑用事。嘉定則彌遠之政也。上性恭敬仁儉。而懷恢復志。終始不衰。屢與金戰。遂不能復中原。謚曰寧宗皇帝。帝多子而不育。取宗室諸子。為皇子。皆不為宰相史彌遠所容。彌遠乃奉太宗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與莒。為儲貳。改名

理宗立

昀。至是昀即位。改元寶慶。太后楊氏同聽政。二年。蒙古主自將兵伐西夏。取甘肅靈等數州。遂踰沙

蒙古主至河原

陀。至黃河源。三年。還圍西夏城。西夏主李遵頊既

蒙古滅西夏

遁。子晛出降。仁宗時自李元昊建國。至是九世百八十年。西夏乃亡。是秋。蒙古主鐵木真殂。號太祖。

元太祖殂。子太宗立

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悉併其地。威震華夷。世子窩濶台嗣。紹定三年秋。蒙古主窩濶台奉太祖遺命。自將兵伐金。弟拖雷。姪蒙哥。從軍直取鳳翔。四年春。進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遣

蒙古伐金

使來假道。朝議惡其無禮。責殺使者。蒙古主怒。從官耶律楚材諫之。是冬。蒙古主遣弟拖雷。將騎六万。由金房道入唐鄧。與金人大戰。敗之陽翟。於是

潼藍二關。金兵皆潰。蒙古後軍自鳳翔進。東破長安。悉會拖雷軍。遂逼汴京。五年春。蒙古主自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陷河南數州。使元帥速不臺圍汴京。是時。金主珣已殂。子守緒嗣。以諸軍日蹙。乃議守禦策。完顏白撒括汴京軍民二十万。分隸諸帥。以禦敵。蒙古主度不可急克。數遣使諭金主降。金主遂遣從子完顏訛可爲質。以請和。於是蒙古主留拖雷及速不臺等。北還燕京。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未知和議爲何也。進兵甚急。城兵力戰

十六晝夜。彼此死者殆百万。速不臺以其不可陷。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何互相攻耶。遂退屯河洛之間。七月。金兵田福等殺蒙古行人。蒙古主大怒。和議乃破。金主懼兵再至。復議守禦策。大括汴京粟。是冬。蒙古拖雷卒於軍中。有六子。曰蒙哥。曰求兒哥。曰忽覩都。曰忽必烈。曰旭烈。曰阿里。皆以英毅著名。

蒙古約共攻金

蒙古主再遣使來議。夾攻汴京。且曰。功成之後。以河南地歸宋。朝議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淮東安撫使趙范不喜曰。

宣和海上之盟
徽宗宣和年間

宣和海上之盟。厥

因漢人高藥師自海路遣馬政趙良嗣等於金約共伐遼復燕京已而約破

初甚堅。至以取禍。不可不鑒。上不從。輒約攻汴。金主以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欲入鄧州。蒙古將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入鄧州。金主未決。完顏白華曰。歸德城雖堅。亡幾食盡。糧運路絶。決不可往。速不臺屯汝州。則鄧州遂不可保。計今事勢。直赴汝州。與之決戰。不如激三軍之氣。若爲避遷策。人心顧頋。禍必不可救矣。金主不從。完顏白撒曰。出據歸德。五六月而

不得還京。則先取衛州。進經略河朔。庶幾大業可復也。金主意乃決。

金主棄汴走歸德

十二月。出奔歸德。留崔立等諸將守汴城。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六年正月。金主遣白撒攻衛州。蒙古將回古聞之。帥兵救衛州。白撒乃引去。回古使別將史天澤以輕騎五千躡其後。大敗之。白撒棄軍東遁。諸將多戰沒。金主怒。執白撒殺之。三月。回古合兵圍亳州。以逼歸德。時歸德糧盡。縱兵就食於徐陳宿三州。城中止留千餘人。

蒲察姓官奴名

元帥蒲察官奴勸金主北渡河。圖恢復。

石盞姓女魯歡名

石盞女魯歡沮之官奴又請金主如海州不從官奴積忿竊懷異志汴城守將崔立受圍殆百日聞白撒已敗歸德諸將内訌遣間使勸金主降報未至四月崔立併城中所留金帛及妃嬪宗室諸子

蒙古陷金人所守汴城

弟男女五百餘人詣速不臺軍降汴城乃陷速不臺遣使請悉屠汴城士民耶律楚材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争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爲用之蒙古主不聽楚材切諫遂除完顏氏一族之外皆原免汴人因是全産業者百四十万戶蒙古將忒

木鵃師二万人薄歸德初完顏白撒衛州之敗蒲察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乃命官奴因其母計講和官奴悦密遣使言忒木鵃曰我近有怨於金主乃欲殺主以降卿果納我降大功可期也忒木鵃信之官奴於是日往其營議計或乘舟會飲忒木鵃不察官奴詐遂還其母以定約已而官奴以

金將蒲察官奴敗蒙古兵

六千人夜斫忒木鵃營忒木鵃信約不備遂大敗僅以身免官奴盡焚其營殺敵三千餘人金主賞官奴功直拜左副元帥出守亳州官奴以此勢益暴横殺石盞女魯歡等異於已者三百餘人遂移金主於照碧堂禁諸將士入對金主日悲泣語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於是近侍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勸金主遷蔡州會蔡州總帥烏古論鎬亦使人勸之金主意决官奴聞之自亳州還力陳其不可乃令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之計六月金

金主殺官奴

主遂與宋珪等相議伏兵召官奴殺之留元帥王

壁等守歸德出走蔡州八月蒙古都元帥增察兒遣部將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城之期制置使史嵩之以師會之攻取唐州斬金將烏古論黒漢進軍

史嵩之敗金軍於唐州斬其將

息州蒙古亦日逼蔡州金主遣完顏阿虎帶來尋盟乞糧朝議却之是冬太師史彌遠卒上始親政勵精求治初彌遠專政首廢臺諫使上不得通事理至是詔復置諫官進言庶政可否右相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擢用賢才黜姦佞小人皆阿附彌遠者日議復中原端平元年正月襄陽制

孟珙攻金人所守蔡城

置使史嵩之遣統制孟珙將四万人攻汴城東南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以二十八万人攻汴城西北時城中饑窘將士四望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知其窘窮問之降卒對曰城中絶糧已三月人相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架雲梯於城上急攻之蒙古兵亦鑿地道攻破西門一角城兵四面分守而饑疲不能支時天方暮諸軍交綏聲言曰詰旦復攻是日金主守緒傳位於東面元帥完顔承麟承麟守緒四世祖劾里鉢之後完顔白撒之

孟珙合蒙古兵陷蔡城

郛也明日孟珙麾兵向南門列雲梯急攻部將馬義先登趙榮繼之万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等金將帥二百人皆降孟珙進立宋旗幟於南城之上與別將江海等俱入戰金相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力拒金先主守緒知事急自縊死忽斜虎聞之曰吾君已殂吾爲誰戰走赴水死諸將歎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朮魯總帥元志紇石烈等五百餘人皆從死爲金主承麟退保子城聞先主死帥近臣入哭因謂衆曰先主在位

金亡

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未畢城已陷衆共舉火焚宮室承麟遂爲亂兵所殺金自完顔旻建國稱帝至是九世百十七年而亡制置使史嵩之令孟珙等諸將還師

史嵩之献捷於臨安

於襄陽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遣使献金主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俘囚張天綱完顔好海等於臨安

周清外史卷之十六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34
SS号=14664134